

Hiding in Plain Sight  
by Xan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Katydid



第 章

概：当Woolsey开始介绍给 Gibbs的时候 John觉得脖子都竖起来这  
个家伙到底是谁他登上 Atlantis,就像 拥有这个地方还带来了 五个  
submissive, 脖子都竖着的 圈一个 top到要个 sub ?

“我明白 为啥我要出来告诉你们做啥。  
动着他腿的时候这样

”Rodney说整身体都没移

他们站在码头迎接的中间看着

Daedalus号靠岸

“三海陆被杀了，Rodney。”John又说，一只握住Rodney的腕，这效果是立竿见影。Rodney停止移动，向John靠过去，他的臂膀紧靠着John，John暗自笑着，下意识地怀疑Rodney是否故意说点话，还是用这样复杂的submissive所带来的动力——结婚后，他想要自己额，为了解何对付Rodney，但他聪明的丈夫能够不时给他带来惊奇，所以他必须时刻保持警觉。

“是我道可在这\*你的\*管辖内！”Rodney抱怨道：“我是说在Atlantis这些事都归管。”

“这是Wraith，或者生命的影子，或者其他，杀死我们的东西，Rodney。”John提醒他：“这是谋杀——单纯的、老式的谋杀，而且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对凶手毫无头绪。”

“是的，但是让别人插手进来，就像说你是不称职的。”Rodney抱怨道，John的身体绷紧。

“Rodney，这几个月来我的人死了三个，一个月一个都被用相同的手法杀死，而不管凶手是谁，我都找不着，我没什么好骄傲的——我要何帮助。”John从牙缝里说，Rodney转过脸看着他，蓝色的眼睛透着得意。

“对不起，我知道这件事让你难过……我是喜欢随便什么人跑到这儿来对你指手画脚。”Rodney轻轻地说。

“我道。”John宠爱地把玩着Rodney的长卷发梢。

“而Elizabeth还在的话，她永远不会批准这个。”Rodney嘟囔着，John叹了口气——起码关于这点，Rodney是对的。

“但是我们有了新领导，Rodney。如果Woolsey想这么做，而且我不会对某个海陆躺在他的宿舍的地板上，喉咙被切开，五脏腑被掏出来我就意见。”John坚决地说。

John瞥了眼Woolsey，有点为这个家伙难过；他是个submissive，这并不是问题——John有过几个最好的长官是sub——但是John怀疑Woolsey刚从一段人窒息的失败婚姻里解脱出来。你能看到他脖子上的疤痕，项圈留下的印记，Woolsey会不时下意识地抬手摸着那里，明显在怀念项圈给他带来的安全感。他是个喜欢规划的男人——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公事上，他喜欢什么事都照计划办，并总能接受John多有点即兴发挥的指挥方式。

John努力不要和这人进行无谓的对抗，但是，象Rodney一样，他要要求NCIS前来调查这些海陆的谋杀并不高兴。但是他也把这种想法藏在心里——他的sub也许注意到，但是John并打算加油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对Rodney的忠心和脾气都很了解——这些东西混起来会产生爆炸性的果。

“那么，Carson，Steven有没有说这些家伙人怎么样？”他对医生说，后者站在欢迎队伍里，摸着Woolsey，眼睛乐呵的。Carson的丈夫已经走了6个星期了，去执行地球轨道之间的通勤。John很确定，如果Rodney离那么长时间，自己肯定活不下去。所以他不知道Carson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分离——尽管这几周来，原本好脾气的医生变得越来越暴躁。

“喂。”Carson转过来，眼睛仍然看着远方。

“Steve从地球带来的NCIS探员——他没有说他是谁儿子的？”Rodney插进来说，显然着要打断小道消息。

“真糟糕，自从Daedalus飞近以后，我们每次短暂的通话都有其它事情要聊。”Carson翻了个白眼，说John哼了一声。

Rodney张口准备继续，John用手攥了攥他的大腿，让他闭嘴。

“但是……”Rodney说，John摇了摇头。

“用不着问——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他说，指着Daedalus正在开启的舱门。

“哦，糟了。”Rodney倒吸一口气。

嗯，糟了。John心想，看着一个男人从飞船上走到码头上。John是自信的top，在过去年半里有着自己的sub，并给他套上了项圈……但是，就像现在在码头的，所有其他top一样，他看这个人，就知道这是个顶级top，这他后脖颈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几乎是意识的，他感到精神兴奋起来，心中涌起一股保护性的占有欲。他转过头，对着Rodney，从腰解下牵引绳，把它系到Rodney的项圈上，把他拉到自己身边。Rodney轻快地靠到他身上，身子紧贴着他，让他感到既愤怒又安心。但是John没有漏掉Rodney的喉咙深处发出来的轻声咽咽。

走出Daedalus的这个top比John要大十来岁，一副坏脾气的样子，让John想起自己十岁时闯了祸，站在父亲Gil面前的感觉。这个top的眼睛蓝得惊人，你会知道它们不会错过任何事情。他个子高的，脊背直，体态健美，带着一股威严，但是人感到威胁的并不是这些。不是那双敏锐的眼睛和矫健的行动，让John的汗毛竖了起来。他长得很好看，以前也许曾经有些孩子气，但是现在成年后，五官变得更硬朗，更锋利。即便如此，John毫不怀疑，任何一个活着的sub都会认为他非常有魅力。他的衣着并没有特意表现出top的特征，只是朴实的黑衬衫，黑夹克，黑裤子，可尽管如此，没有任何人会把他错当成sub。

他的右手随意地垂在身边，里面握着五根牵引绳。他甚至都没有拽它们——他知道，即使那几个sub会服从自己，根本不理睬他们，就这头也不回的大步走过来，吃准他们

会跟在后面。John伸长头颈，急着要看戴着这项圈的sub是什么样的。

这几个人很不寻常——他们看起来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这个top显然有特别的‘偏好’。立刻吸引住John的目光的是一个高个棕发的英俊sub。他的绿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John立刻知道这是个麻烦——和他第一次到Rodney时的感觉不太一样，但仍然是个麻烦。他下面穿着一条紧包着屁股的褪了色的牛仔裤，上面穿着一件紧的黑衬衫，领口低了点，露出几缕诱人的胸毛。他的左耳上戴着个银绿相间的耳环，右手腕上有一只缀满钉的手镯。他大概比他的top高了点，不过也就一两英寸。这个sub很敏锐，那双淘气的眼睛不会错过任何东西。他也很强壮，而且知道怎么和强手周旋；低估他不明智的。

接下来是个漂亮姑娘，脖子上纹着蛛网图案，嘴唇抹成明艳的鲜红色，黑色的头发梳成两个羊角辫。她穿着一条格子呢的短裙，脚上是双厚重的皮靴，身上一件黑色的紧身T恤，胸前有个骷髅图案。她和刚才那个sub正好相反——她的衣服叫嚣着‘害怕我’，但是她的绿眼睛和大的、开朗的笑容暗示她天生甜美。John注意到所有这些人中，她离Gibbs最近。

另外还有个女人，美得惊人，留着长长的黑发，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脸上付‘别惹我’的神情。她穿着紧的绿色套头衫和巧克力色的牛仔裤，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危险。她没有掩饰——不像那个男sub有一种欺骗性。她行动起来就象Teyla，带着战士的力量和优雅。而John对这种人是很尊敬的。尽管他有点困惑——他在她身上感到了和Teyla一样的气息，这种气息不属于一个戴项圈的sub——也许说到底她还是有点欺骗性的。

如果他吃不准她，那他对她旁边的男人则有十足的把握。这个人已没办法更sub了他看起来友善，有一双亮的眼睛，但是看起来很紧张，奇怪地穿着一套笨拙的正装，掩盖了他身材。他的衣服和第一个男性sub那明显带着挑逗性的穿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sub看起来似乎情愿top们摆弄他。尽管考虑他戴着谁的项圈，John怀疑有多少top会迷倒他。个子很高，起码和第一个sub一样高，也许还稍微高一点，肩膀宽的。但是他犹疑的天性让他的身高和宽度都减色不少。

接着，最后，John的目光落到一个比top大了约莫十岁的男人身上。他有一双慈祥的蓝眼睛，带着一种温和的、几乎心烦意乱的神情。但是在文雅的外表下面，John感觉到了钢铁般的内涵。他的金发已经开始变白，眼睛里闪着无法满足的好奇。他穿着身套装，打着领结，态度里透着古怪的友善。

Steven Beckett上校陪着NCIS探员们朝欢迎的人群走来，为他们做正式的介绍。

“Woolsey先生，这是特别探员Jethro Gibbs和他的组员。探员Anthony DiNozzo, Abigail Sciuto, Ziva David, Timothy McGee, 和 Donald Mallard医生。”

John没有打断Woolsey结结巴巴的欢迎辞——一个submissive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在第一次到Gibbs迷的top时站稳脚跟。不过他猜Steven Beckett没有受到NCIS头的影响。Carson的丈夫沉着强壮——John在军队里碰到过很多次迷的submissive，在战

斗中他 可以依靠他们。Gibbs没有 做任何 事情 让Woolsey不安——单 他的 存在就足够让他 语无伦次了。

当Woolsey开始把他介绍给Gibbs的时候 John觉得后 脖颈的毛都竖了起来这个 家伙到底以为自己 是谁？他踏上Atlantis，就好像拥有这地 方，还随身带了 五个submissive，脖子上都套着他的 项圈。一个 top到底要 几个sub？John无法 想象自己的 心里还装得下任何其他 人——里面 满满 当 的是 Rodney。他想需要任何其他sub。另外，他有 一种感觉，Rodney绝对不 善于分享。John一直认为那些圈了不止一个sub的top只是 为了 炫耀——试图自我膨胀，好掩盖 骨子里的安 全感。而这个 家伙……好吧，从 第一印象来看，他有一 丁点不 安全感。

“很高兴见到 你，将 军。”Gibbs说 伸出空着手 John握住 他手 毫不妥协的看 那双明亮的蓝 眸。

“我也 很高兴，特别探员Gibbs。”他回答到，紧紧地握 住Gibbs的手 表明他打算被这个 新来人 压倒，不管他到底是谁。他把Rodney的牵绳 攥的那么紧手指都快缺血了。

“这是我的 丈夫，Rodney Sheppard博士。”他说：“‘他’是Atlantis的科 学 负责人。”

Rodney一声没吭，只是 安静 顺从地在那里 站在 John的身 边。John不确定 他是 敬过头 还是自己 把Rodney的牵绳 拉得太 紧让他 作声不得。Gibbs朝Rodney点 头，但是没有试图和他 握手。John对此颇为高兴——如果 Gibbs要求 碰 Rodney，他觉得 自己 可能不会同意 这 会给整 事情造成一个 非常 不好的开始。他不想这个 男人碰 Rodney；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想这个 男人靠近Rodney十英尺以内。Rodney是\*他的\*，而他喜 欢这种念头：这个 男人已经 有了 五个submissive，还想圈第六个。

想到这里，John低 低 的几乎 不为人 所闻地吼了 一下。而 Gibbs已经走过去正被 介绍 给Carson。John突然发觉Rodney的手 轻轻地却执着的 抚摸着 他的 屁股。

“你知道……如果 拉紧牵绳 让你好 过的 话，你可以这 样做。但是你好 不好要 拉得这么 近？”Rodney对他 耳语道：“我想如果 不 松开一点 的话 我 就要被 你的靴子绊到 了。”

这足以使John重新 站起来他抱 歉地朝他的 sub笑笑 松开了手——但是一 丁点儿。Rodney继续 摸着的 屁股，于是慢 慢 地 很慢很慢，John感觉到自己 突如其来的，极端的top情绪慢慢 退 了。这看来 Rodney也学 到了对付自己 top的 两个窍门儿。他 搓 搓 地暗自想着。

“我会 带你们到 宿舍 去——你们肯定 想安 顿下来——然后，呃，那个我不 确定 你们接下来 做什么，但是欢迎你们……”Woolsey絮叨 着，而 新来的 那些已 经开始离开了。

DiNozzo边走边转过头，把John打量了 一番。他 上下看 着他 然后冲着他眨了眼 睛，脸上露出的神情，John只能称之为挑逗。他 脖子 上的 牵绳 一紧他 喃喃 地骂 了 句“是

，头儿 来头 儿。”然后小跑着赶上其它 人。

现在轮到Rodney闹 了 John屁股 上的轱 变成了 一 捅。

“我没 看。”John抗议道。

“可 你觉得他很 爱 双不 ？”Rodney强调道。

“嗯，可\*麻烦\*。”John哼了 一声。

“你\*喜欢\*麻烦。”Rodney反驳。

“是我喜 欢——可我 手上的麻烦已够 受了，非 常 感谢。”John回 答 道 轻 扯了 一下Rodney的 牵绳 ，把他拉过来 很快地亲 了他 一下。“好像 你有一 看到Gibbs就膝盖 发软似的 ”

“如果 膝盖 发软，那是因为你把我的 牵绳 拉 得太紧 把我勒得喘不过 气来都 缺氧 了。”Rodney抱怨

“所以你正巧没有 注意到我们中间有个 终极 top？”John问。

Rodney睁大眼睛，假装吃了 一惊：“谁？Gibbs？”他 一脸无辜地问。John拍了他的 屁股，Rodney大笑着亲吻 了他下 。“说真的 你吃醋了双不 ？”Rodney问。

John想会 儿。“没有 ”他最后 说：“只是 .....那家伙 让人 心烦。”

“我也 本该如此。”Rodney说 “但是 了解我——我来喜 欢这种top。所有 严格的规矩 ，牵绳 礼仪 ——会把我烦死的我 更喜欢我已经 得到的 ”

“那是？”John挑眉 问 两人 开始走回自己 的宿舍 。

“那个你道 某个懒 的有点 随意的家伙 。”

“你是 说松垮 。”John说

“不我 是说随意 我 太聪 明了，用不着被 一套刻板的规矩 来管死 。”Rodney自豪地说：“你给了我 自由呼吸 的空间 ”

“为这个 ——我应该打你顿 屁股。”John对 他说

“什 么？”Rodney的蓝 眼睛里露出惊恐的表情，但是John没有 错过里面同时闪过的 希望 和期 盼。Rodney会上天入 地去 逃避 真 正的惩罚 ，但是当John这样 谈到打屁 股时他们 都知道 这是为 了 取乐。

“嗯.....只是 为 了 提醒 你 我 可以立下更多的规矩 ，\*如果 \*我真想 的话。”John回 答 。

“\*如果 \*你真的愿意费力去执行的话。”Rodney嘟囔着

“而对于\*这点 \*,我准备开始了。”John说

“哦，糟了”Rodney叹了口气。但是他的声音被吞掉了，因为John一把搂住他，用力亲吻着，直到他瘫靠在John的top身上，彻底地臣服顺从，正如John要求的那样

~\*~

“不错。”Tony把包扔到桌子上，四下打量着。这套间有好几个卧室，其中是宽敞的起居空间有一张大餐桌。套间还有一个狭长的厨房，还有一个小客厅，如果有人想独处的话可以不受打扰。所有的卧室都带独立的浴室，门都通向共同的起居区。“很好。”Tony赞许地补充道，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脚搁到了茶几上。“先是乘飞机旅行，那个嘛，新鲜劲儿过了以后，其实挺无聊的。现在这个！今天晚上我要睡在个完全不同的星球上真带劲儿——我觉得自己像在演电影。”

“那部电影是叫‘太空僵尸’？”Ziva问。Tony冲她做了个鬼脸。

“不对，它叫，‘Anthony DiNozzo—星际警察英雄’。”Tony一边说一边抬起手比划着，想象着电影的抬头：“匡扶正义，惩恶扬善，星际间最好的选择。”

“亏他说得出口。”McGee说着，冲Ziva翻了白眼，她笑了。

“这，呃，‘星际警察英雄’——他是个入殓的呢，还是人帮他的？”Ziva问，脸上带着危险的表情。Tony耸肩，靠回到沙发上，张开双臂搁到靠背上。

“我也有两三个帮手。”他自信地说，“但是主角——明星。那几个人只是装门面——给他跑跑腿，打打杂，他才是最重要的。”

“嗯哼。”Ziva毫无表情地说，Tony太了解这个表情了，他身子僵住了。

“Gibbs在我后面，是是？”他局促不安地说。

“是的。”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很高兴知道你自尊心还容的下两三个帮手。”

“我是那意思……我说你没算在里面！我是……我是指菜鸟，还有Ziva。不是你，很明显，如果你是最重要，那就是我……我根本不是那意思。”Tony无助地瞎扯着。

“很高兴听你这说。”Gibbs说，Tony绷紧身子……而就在他认为没事了，刚刚放松下来的时候，它来了——他的后脑勺挨了一下。“现在也许这个星际警察英雄想干点活儿了。”Gibbs干巴巴地说。

“是头儿。”Tony很快站起来，拿起包，扔到最近的卧室里，然后回到起居区。

“好了。”Gibbs对他的 sub们说：“我知道，这些都很新鲜，很刺激的是，DiNozzo，一想到我们在另外个星系里就很带劲儿——但是我俩有活儿要干。”

“嗯……关于这个。”Tony说，Gibbs挑起一根眉毛。

“就是……我在Daedalus号上的时候和Beckett上校聊了聊，他对我讲了星际之门的事情。”

Gibbs的眉头皱到一起。

“好吧……我不太明白这些技术，但是我们要在一个花里胡梢的铁罐头里窝上十八天？我们明明可以穿过一扇门，一秒钟不到就可以到这儿。”

“Tony说得有道理。”McGee插进来说：“星际之门项目是绝密的，但是既然我在这儿，我猜我有个权限——所以，为啥不用门送我进来？”

“三海陆被炸了。”Ducky沉思着说：“你会认为他们希望我到这里的间宜速不宜迟——有理由不让我们用星际之门过来吗，Jethro？”

“他们说我出来点小故障，用它做星系间的旅行不安全，”Gibbs耸肩：“他们吃不准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好它，所以安排我们乘Daedalus号过来。”

“头三天很酷，可越到后面越无聊。”Tony喃喃自语。

“好啦，这里和我们平常的工作环境不一样，这不是什么条件。”Gibbs简洁地说：“然而我对你们的期望和在老家时样高，我不能利用原有的信息和设备，但是没理由不好好干。Ducky……”Mallard医生抬起头，挺起腰。“去和Carson Beckett医生交朋友——他负责基地的医疗设施，他还是Beckett上校的丈夫。我们设立个检查室，并且开始解剖那些尸体。”

“我相信Beckett医生已经做过解剖了。”Ducky看着手上的案卷记录说。

“再做一次。记住，目前这里每个人都有嫌疑。”Gibbs对他说，Ducky点头站起来走了出去。

“还有你们——出去，和人们聊聊，我想知道这些死掉的海陆的所有事情——谁是他们的朋友，他和谁睡觉，他有没有圈，或者有没有圈过别人……还有，最重要的，谁是他们的敌人。”

“是头儿。”他们齐声答道。

“呃，Gibbs——那我呢？”Abby问：“我是说，技术上是外勤探员，所以……”

“你很会聊，Abs。而且上帝知道你道怎么问问题。”Gibbs对她说，给了她一个少



的笑容。她也朝他笑了，享受了一会儿他明媚的笑容。Tony舔舐她。Gibbs抬起她下巴，蜻蜓点水地吻了吻他的唇。Tony感到舔舐就像一把刀，割得更深了他抖了一下身子。看上帝的面，这是 Abby——他喜欢 Abby，组里每个人都喜欢她，包括 Gibbs。

“出去做你已 就行——你能行的不要 小心。”Gibbs 祝 道：“你们所有人我们都在陌生的环境里，不清楚有怎样的危险。如果有疑问，马上和我说——不要我重复一下，不要 冒无谓的风险。现在去 吧。”

他们都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你等一下 Tony。”Gibbs 说 Tony停下来问道 接下来会怎样。“Sheppard 已经结婚了。”Gibbs 一边说一边在行李里找着什么东西，连看也没看他

“哦，得了 头儿。他是个 好看的 top。一个 sub 总可以过过眼瘾吧？”

“如果 惹出麻烦就不行。”Gibbs 坚决 地说 “我们这 里来是 解决谋杀的不是 引发谋杀的 ”

“你会 让任何人谋杀我的头 儿。”Tony 咧嘴 说：“另外，我 注意到他似乎不高兴你来这儿。”

“我也 注意到了——你总该 记得我没有他的 sub 握手 免得激怒他。现在 问题是 他不 高兴 是因为我们 侵占了他的 领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为什么要 隐瞒 的吗？”

“问得好 头 儿 我会出去找出答案的 ”Tony 重新 朝门口走去

“再等等，Tony。先做 重要的 事。”Gibbs 在行李 里找到了 要找的东西，Tony 的心轻跳了一下。

“你今天已经打过我 屁股了头 儿。”他一边说一边警惕地看着 悬在 Gibbs 手里那 可恨的皮带

“我自己 sub 的屁股 还有限定一天几次吗。”Gibbs 面无表情 地回答，只是眼 睛里 带着一丝挑衅。Tony 叹了一口气。

“没有 头儿。”他说

“好的——去卧室，脱裤子。”Gibbs 命令道

Tony 照办了。出某种他不知道 的原因，Gibbs 的 submissive 里面，只有他 每天都会 挨屁股。每天，一天不落，头儿会 让他 翘起屁股，打他一顿。有时候 打得很重 时间 很长，有时候有两 三下，但是 Gibbs 从来不会 忘记。Tony 觉得他要是 忘了自己 会有不高兴。

Gibbs的卧室，自然而然的是 这套房子最大的 里面有张巨大的 双人床，尽管 Tony 怀疑 Gibbs 戒烟 不着。不过 如果个 男带着 五个拖着牵引 的sub，人们当然认为 他会睡 睡觉，因此帮他做 好相应的安 排。

房间的 角落里有一 张很大的 扶手椅。Gibbs的头朝那边歪了 一下，Tony解 裤子，褪到 脚窝 上他 从来 穿内裤——既然每天都要 挨屁股，这样 省 时间 另外 作为 一个sub，他喜 欢感觉到衣服下面的自己 是赤裸 的 随时可以得到这 自己 特有 动力 他在 椅背上弯下腰，手 撑在 有 衬垫的椅子扶手 上帝，他 恨皮带！他渴望的是 Gibbs的手 握在他的 屁股 上，他身 卧在Gibbs的腿 上——坚实、亲密、可靠。他 不喜欢弯在椅子上那种冰冷 的感觉，更 不喜欢硬邦邦 的皮革 打在他 裸露 皮肤 上的 感觉。Gibbs从 没 把他按到膝盖 上过，也没有用手打过 他 屁股——他那样打过 Abby和Tim，可 对他 却 不这样 从来没有过 Tony知道 这 为 什么，但是这 很难让他 不 忘 另外几个sub。

Gibbs用皮带拍了下他屁股，Tony听话地把腿分得 更开一点这 就像 他俩在玩某 种游戏。Tony清楚 Gibbs对他要 求，知道 他应该摆成什 么 姿势。但是 是个 淘气的sub，不 想 总是 轻易地满足 他 Gibbs从 来 会 让他 穿着裤子挨打 而 Tony也 习惯 起屁股，引起他的 top的注意但是 即便 如此，每一次，他 会 像这样 感觉到无遮无拦 激烈 不安 皮革 冷 的爱抚 只持续了 一秒 钟，马上变成了 一下重击 带来 一阵强烈的刺痛。

“哦，妈的。”Tony说 赶紧 抓住椅子扶手。又是一 下 接着 又是一 下，然后就结束了。只有 三下——照Gibbs的标准，最 多 算是一 种抚摸。然而不 管他多讨厌 皮带 Tony 忍不住感到一阵失望 他 留在原处没动 等着Gibbs允许他 站 起来 接着 他 感到Gibbs的手 揉了揉他的 头发。

“好孩子。”Gibbs说 Tony感到这个 称赞让自己 容光焕发 他 站 起来 转身。

“如果你 把我扔到床上，我 会 让你看 我 多好。”Tony轻 轻 地低声 说他 知道 答案会 是 什么，但是该 死的他在 另一个 完全 不同的星系——也许在 这里，规 则会 有所 改变。

Gibbs微微 一笑 摇摇头。

“你不 死心，是 吗，Tony？”

“永远不会，头 儿。”Tony一边回 答，一 边穿 好裤子，扣好皮带。

Gibbs带着 高深莫测的神情 看着他 让 Tony觉得他要 说 些什 么——但他从 没有 说。他 站 在那 儿，脸对 着脸 过了 好一 会儿，谁也没说话。然后，Gibbs伸 出 手 短暂的，只有 差不多一秒 钟，用手 抚摸 了 一下Tony的脸颊；温柔地 轻 轻 地带着 爱抚 接着 那一刻消失了手 缩了回去。

“出去找到凶手 Tony。”Gibbs重新用简单的公事公办的口气说

“好的 头儿。”Tony叹了口气，准备开路。

“还有，别忘了你属于谁。”Gibbs警告道，拍了下 Tony还火辣辣的屁股。Tony吃痛地叫了一声。

“永远不会 头儿。”Tony回答：“永远不会。”

他不确定这顿屁股是谁的，就象他不确定平时每天挨屁股都是谁的。天晓得他那神秘莫测的头儿从没告诉他。但是Tony感到一股暖意他疼痛的屁股上传来一直传到他心里。

他属于Gibbs。不管作为Gibbs的sub之一他有多不满意，有多沮丧，但是Gibbs每天都花时间打他屁股，他知道 Tony属于他。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既然他只肯给他这么多，所以 Tony会接受下来，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他的工作，让他的 top为他感到自豪。

~\*~

“我就是明白为什么要待在我的实验室里。”John把他送到这个实验室的时候 Rodney叛逆地说

“Rodney——态度好点。”John警告道：“我认为他不会待很久的。”

“你知道这是怎么感觉，让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待在附近，碍手碍脚，东碰西碰。”

”Rodney抱怨道：“你在这里已经够糟了，可起码你还不算很笨。”

“我确实不笨。”John反驳道：“这些人来工作的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提问——现在态度好一点，迅速回答他的问题。否则他们会怀疑你在掩藏什么东西。”

“什么？哦上帝！你不是想……他们不会怀疑我吧，是吗？”Rodney问，吓坏了他连想都没想过这个。

“嗯，我不知道——我想这要看你的行动是否可疑。”John对他说：“而现在你的行动相当可疑，藏了什么东西？”

“好吧，有个实验，你和Elizabeth都明确禁止我做的——他们不会对这个感兴趣吧，是吗？我是说这里来调查谋杀的是那个呃……哦，糟糕……我还是刚告诉你那个‘违者必受严惩’的实验？哦上帝，我是说”

“是的你说，Rodney。我们以后再谈这个。”John翻了个白眼说：“这是我认为他们

不会在你实验室待很长时间的 另一原因。老实说和 Gibbs, 还有他的 小组待上五分钟, 你马上会坦白所有的 罪行。让你开并 不难, 对不对 ?”

“开? 他们会审讯 我吗? 哦糟糕……”Rodney惶恐 地环顾着实验室。

“放轻松。”John双手扶住他的 肩膀, 让他 平静下来在他的上 吻了一下, 把他推进实验室。“还有别人 为我 会忘记 那个禁止的实验。”

“我是 开玩笑的 !”Rodney对着 John的背影撒了个 谎。

“不是在 玩笑 ”John回过来说

Rodney叹了口气, 然后瞪着坐在\*他\*椅子上的漂亮姑娘, 她的黑 发梳成两个 羊辮 垂在两旁。

“嗨 我是 Abby。”他警觉地走过的时候 她说

“我知道是 谁。”他恶狠狠 地说, 抓住椅子靠背, 拽她 推开, 然后拉过另外一 把椅子, 放到自己 的工作台前刚刚 清出来的 空位上。

“酷!”Abby说 Rodney没理她。“你是 Rodney Sheppard。”她说

“我看得出来是个 训练 有素的调查员。”他嘟囔 道。她笑了。

“那个嘛, 说实话 我是我是 凑个热闹。Gibbs知道我 们要 出来几个星期, 想把我个人 留下, 所以就 把我带来了。”

“他, 就象 某些用来炫耀 的sub?”Rodney恶毒地说

“不见得。反正我 很高兴 他这么 太酷了。”她伸手碰了碰她面前的 磁力成像分光仪。

“别碰!”Rodney叫道: “不一要碰 任何东西 这台非常敏 感的仪器, 用确 的方式校准, 不能碰。上帝, 我讨厌 不懂学的在我的 实验室里瞎晃。”

“我是 !”Abby说 “这烦 人了是是 ?你刚刚 按照你想要的 方式设置好某样东西 结果 某个啥 也不懂的白痴跑过来 把按钮 乱按一气, 或者站在 错误的地方, 挡住你的路。”

“你是个 科学家?”Rodney小心地 问: “你有个 实验室?”

“我是科学家。”Abby点头。“我当然有个实验室。实际上……”她四下看了看，脸上露出伤心的神情。“我真想我的实验室。”

“你看不象个科学家。”Rodney说着她的打扮。在他看来她就象个皮装风格的sub和洋娃娃的奇怪混合。尽管他不是个时尚专家。

“你不象。他们一般都又老又没劲，没有好看的屁股，一点也不性感。”她说，欣赏地看着他的臀部。

“性感？”Rodney说：“真的？”John当然这么认为而且他打扮一番，晚上出去玩的时候的确颇有回头率，即使如此……听到别人这么说是很好的

“哦是的”Abby朝他笑着。“一点没错。你是用Vant定理还是用Helsingertable表格来校准分光仪的？”

“Vant。Helsingertable是白痴。”Rodney说“等等——你知道他们？”

“当然。”Abby笑起来，感到自己放松了，真的可能讨厌她多久。“我完全同意Helsingertable算法颠倒了。”

“我一直这么说！”Rodney叫起来，他们互相快乐地笑着

“我还没看到过这个型号。”Abby一边说一边渴望地看着分光仪。“这是最新款，我从来拿不到最新款，即便使出浑身本领求Gibbs也没用。你能让我看看它的功能吗？”

Rodney觉得开心极了，他详细的展示了这个设备的所有功能，还哼起了小曲儿，很高兴可以向某个真正懂行的人炫耀，而是平时他在实验室里容忍的那些傻瓜。

“生活在这里真的很奇怪，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系里。”不久之后，他们喝着上午的咖啡，吃着甜甜圈，Abby接着说道：“你在这里碰到的最奇怪，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你是说除了吸食生命的吸血怪物？嗯，有一次John差点变成只虫子。”

“真的？不可能！”

“是要么……哦，不，我记得最可怕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John陷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那里的人们是……嗯，最后我开始喜欢他们了，可他真有点怪。”

“怎么个怪法？”Abby问，舔着指上的甜甜圈糖粉。

“嗯，他们和我们一样，但是和异性睡觉——他们对同性关系有某种禁忌——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动力的概念。他们就是晃来晃去，完全不知道自己 是dominant还是submissive……就是\*那么\*怪。”

“你在瞎编吧，”她说，眼睛瞪得象铜铃：“这怎么可能？”

“我知道不 过他们 似乎没有很多性活 。”Rodney耸肩说：“这很奇怪，看 自己在另外个 世界 里……”

“等等——那里有另外一你？”

“是的——还有另一个 John，另一个 Carson。它我 们自己的世界很象，却又完全不同。”

“难道 那里有另外一我”Abby说

“也许。”Rodney耸肩。

“难道 她幸福 不幸福。难道 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她沉思着说：“希望 那里的她也有一个 Gibbs照顾她，就象我样”

“他是个好top吗？”Rodney问。“照我看来他有点 吓人。”

“哦，每个人都这说我 可真不明白。”Abby摇着头回答：“哇哦，这咖啡真好喝——够劲儿 我是 更喜欢汽水，但是这个我 很满足。”

“咖啡因——科学家的毒品。”Rodney笑了

“对不过 回Gibbs——他再亲切也没有。”

“你怎么能和其他 那些 sub分享他？”Rodney问：“我知道不 能让别人分享John。”

“那个嘛，不完全是那样”Abby回答。

“你们都不忌吗？”

“不全是起 码我想 也许Tony会也 许如果他的 谁睡觉的话 我 都会。”她若有所思地说

“他问你 们睡觉？”Rodney吃惊地问：“可他 给了你们项圈 。”

“我知道 ——可这是 Gibbs的处事方式 他点 象在收集 sub。另外，他不太喜欢组里有人 没戴他的 项圈 他只能有头 儿 而他 就是头 儿 他想手下还服从别人， 或者还忠于别人——我们这 种工作的迷不 行。”

“可……这怎么弄？”Rodney问，真的 好奇 了：“你们是 的 sub，戴了他的 项圈 ，可……”

“Ziva不是 ——我是 说是 sub。”Abby打断他：“她是 个 top。”

“而她戴了他的 项圈 ？”现在Rodney彻底糊 涂 了。

“嗯——要知道多少 top愿意戴上Gibbs的项圈 ，好有机会和他 一起工作，你会吃惊的这个 男人是个 传奇。”Abby快活地说：“这是 永久性的——Ziva知道但是 目前，这对 她很合适。”

“那到底怎么弄的？”Rodney无助地问 他 听说过这样安 排，一个 雄心的top纯粹出于 工作的需要给事 们戴上项圈 ，但是这 很不寻常 而且 他 觉得Gibbs和他的 sub 们的 关系并不完全 是工作上的

“嗯，他算 算 而且他可以给 我做 规矩，很明显 他 ……以某 种方式 满足 我们 各自的需要对 Tim来说是一直保护和归属感——他总 是需要它们而 Gibbs确保他能够得到对 Ziva来说这 就象中 避难所，好给 她时间 她想明白一些事 情，很沉重的事 情。她人 来说 但是他 知道 ——他真的非常 了解我们对 Ducky来说——嗯，他 俩是老交情了。Gibbs好多年前就给Ducky戴上项圈 了我 从来没有听说过 完整 的故事，但这里面 肯定 有故事——如 果他 俩中有 谁提起这件事 他们 相互之间的 眼神就变得 怪怪的两人都 会蚌 壳 一样 闭紧嘴。然后Ducky就会变得 非常 粘人而 Gibbs则变得 特别有保 护 。”

“DiNozzo呢？”Rodney问。

“啊，Tony。”她摇 摇头 笑了。“从哪儿说起呢？Tony需 要个 强有力的top。他 到处都找遍了，但是没有人 能强过他 看去 也许不象，因为他 太滑头， 但是他 很聪明，Rodney，而且 很强。Gibbs几乎 满足 了他的 需求，但是不 能——或许会 ——满足他所有要 求，因为他 给不了 Tony最想的 ——就是Gibbs他已 。”

“为什么不 呢？如果 他没有和 你们中 任何人睡觉，那他的 生命中肯定 可以容 某 个人 ？”

”Rodney问。

“我希望看到他幸福，而我想 Tony会让他幸福。”Abby叹了口气。“但是他不会那么做，而我知道原因。他就是.....不会也许和他过去有关我想他以前结过婚，好几次呢，可都没好下场。也许他就是受了太多的伤。”

“那你呢？”Rodney问对年轻女人的生活充满了兴趣。

“哦，那个嘛.....我过去是陷进非常恶劣的恋情里。Gibbs有点象在拯救我”Abby说着微笑：“他坚持要见每个约会我的top。如果他说不能和他们交往，那就拒绝。得，没有约会。”她耸肩。

“可他不要你吗？”

“没有他对我说更象个.....父亲他留心我照顾我不提我会反对——我完全赞成父女的角色扮演。”Abby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容而Rodney被她的坦率搞得有点脸红他习惯和别人相当直率地谈论他的偏爱，但是这点太多太快了。不过他很好奇真的这些NCIS探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兴趣。

“说老实话我们俩成不了。”Abby说：“我们俩都没有用那种眼光看待对方。如果我们真有什么话，会破坏我们已有的关系。别误解我——他还是我的top——他是选择不行使他拥有的某些权利罢了。也许你觉得有点怪，但是这很管用——对我大家。起码在目前。”

“如果你碰到了想圈你的人怎么办呢？”Rodney问。

“我知道还没发生过嗯.....只有一次。”Abby拌了个鬼脸。

她静了一会儿，Rodney不确定她是不是打算说下去，但是看着她转向他做个深呼吸，开始说道：

“有这个家伙，他的工作是清理犯罪现场我觉得这很酷。所以我们就开始交谈，还有.....嗯，Gibbs离开了几天，我迷上了这个家伙，所以不想等到Gibbs回来我想这只是场艳遇，但是后来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你瞧，我就知道Gibbs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不？”Rodney问，喝完杯子里最后一滴咖啡，用手指刮着杯口的残留的泡沫。

“我知道——我想尽管我很喜欢Mikel——这是那家伙的名字——但是他身上有些东西让我警惕起来但是我没告诉Gibbs，反而背着他偷出去我脑子里认为我和谁



睡觉不关Gibbs的事——我骗了他。如果想戴他的项圈，就应该遵守他的规矩。”Abby轻叹了口起。“我欠了他——真的他从来没有求过我么。他是要我诚实，可我也失望了。非常。”

说这里，她清澈的绿眼睛变得水汪汪的，Rodney知道该拍她的肩膀，提供一下笨拙的安慰。幸好她接着讲了下去，省去他的难。

“Mikel想把我从Gibbs身边带走。他听了一堆废话——什么Gibbs是在利用我什么戴上他的项圈会更好看什么Gibbs是个暴君。没有一句是真的我最后觉悟过来告诉Mikel我再也不想见了他。气疯了，把我关了起来，拿走了我的项圈，把他自己的套在我脖子上。”她打个冷战。

“哦，太糟了。”Rodney说，吓坏了，因为他曾有过类似的遭遇，现在仍然会从恶梦中大叫着醒来。“他拿走了你的项圈？你也碰到这种事？”

Abby的眼睛瞪打大了，Rodney挥手。

“以后我会告诉你我的事。现在我想听你的。”

“就是那么恐怖。如果Gibbs没有拼命找到我我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他出现了，刚刚好赶上，因为Mikel在说如果他得不到我其他人也得不到我他真会杀我。Gibbs开枪打中了Mikel的肩膀，把他抓起来——他控告他绑架，未经sub的允许拿掉另一个top的项圈，强迫一个戴了项圈的sub。”

“伙计——这听起来就象是电影之类的。”Rodney说

“嗯，是有点象。”她说，但眼睛里透着悲伤。

“Gibbs做了什么？”Rodney问。

她深吸了口气：“哦，可糟了不过我猜你了解这。”

“嗯。”Rodney盯着她，sub和sub之间他们两都明白她面临的漫长。

“我让Gibbs失望了他信任我可让他失望了。”她咬着嘴唇。“一料理完Mikel，他就把我抓起来把我抱了又抱然后带我回家，直接把我放到床上我睡了几个小时他从来没有离开我床边。过第二天……”她做了个鬼脸，然后接着说：“他给了我一个选择。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拿回我的项圈，但是必须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他不能再经受这种事而且如果要回项圈的话，那也得接受他给我的惩罚。”

说这里，她微微颤抖了一下，Rodney看着他呆住了

“我那么要回项圈。”她勉强笑了一下。“我跪下来什么也没问他把圈戴到我脖子上，扣好。我是如释重负，你懂吗？接着什么也没说他攥着我的手腕，把我领进卧室里，坐到床上，把我按在他的膝盖上，撩起我的裙子，拉下内裤，打了一顿我终身难忘的屁股。从夹到尾他一个字也没说——就是把我的屁股一顿好打。”

“哦，太糟了。”Rodney同情地低声说

“你明白。”她喃喃地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我屁股——从来没有。那以后他没有再打过我屁股，除了偶尔拍我一下。只有那么一次，但是伙计……这可真痛。直到我哭得心都碎了他才停下来。我的屁股红得像火烧一样。你都想不出来那么多红颜色。他没有用皮带之类的东西，就是他的手。可他手打起屁股来那叫一有力。”

“我能相信。”Rodney说接着皱起眉：“我不能相信我们俩坐这里而我唠这些sub之间的事——我来和别的sub聊！从来没有！”

通常，和其他sub坐在一起唠唠他们最近挨的屁股，或者他的top最近有多苛刻，又或者说简直就是地狱。可是和Abby在一起完全是两码事。她身上就是有那种东西能让你喜欢她，希望和她一起。而且她的故事也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象Gibbs和他的sub们之间的那种关系，这他着迷。

“我是！”Abby说着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我受不了他们他们就是不停的唠啊唠啊，讲他的生活多可怕，他的top多无聊。我通常都和其他sub出去——嗯，除了Tony和Tim，因为他们很酷——但是因为我们通常不有关sub的事情。”

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互相微笑着都尴尬得微有点脸红，因为发现自己刚刚做了平时从来做的事情

“那么，关于分光仪，”Abby终于说道：“还有怎么样酷的东西可以给我看的？”

“哦，我实验室里全是这种东西。”Rodney说松了一口气。因为话题终于转回到他更熟悉的领域去了。

Ziva看着窗外一个女人一个转身，高挑的身材混给了正在训练的熊一样男人猛击，她穿着制服，两边的腋下直到腿战，她腰摆着金光，闪着光，胸罩在胸前，曲线露在她移动下，穿着非常紧，而他穿着条紧身裤，和他一样，脚上穿着的胸膛和肩膀，浑身都是肌肉，头发战战兢兢垂下来。

他失去了平衡，她再次转身给了他一根，正他的膝窝，他倒了下去，但在空中转了身，使自己后背着他，棍子举在空中，准备继续战斗，可已经太晚了。她的动作比他快，转眼之间，她的棍子紧紧抵住他的下巴，使他动弹不得。

“你不该这么容易跌倒，是上周受伤的膝盖还在痛？”那女人问。

“不，我就是反应迟钝了点。”熊一样的男人回道。那女人伸出手，把他拉了起来。

“我们继续练习，直到我满意为止。”她严厉地说着，她把注意转到Ziva身上。

“欢迎我是Athos的Teyla Emmagan。”她说着，朝Ziva站着的地方走过来，略微点了下头，作为问候。“这是我的submissive，Sateda的Ronon Dex。”

Ziva感到心中涌起一阵妒意，费尽力气才压了下去。Teyla摆了一下手，一个几乎没人注意的小手势，可Ronon Dex立刻走到她站的地方，在她身边跪了下去，挺起肩膀，手放在壮实的腿边，脊背挺得笔直。Ziva又感到一阵妒意袭来，这个男人被训练得这么完美，而她毫不怀疑这个小子女人是训练他的。

“我是特工Ziva David。”她答，行了个正式的敬礼作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这似乎是适当的礼仪。“我想知道是谁杀了三个海军陆战队员。”Ziva说，奇怪地感到词不达意：“并不是因为你不是地球人，我才问你的。请理解——在我工作的地方，我是个外来者，我道融合进去有多难，而你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或人——有移容。”

Teyla定定的注视着她。“谢谢。”她说：“但是有很多人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愉快经历。在你们中间，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她的目光很锐利，Ziva很不舒服，感觉到这个女人正在权衡自己。“至于海军陆战队员——我只看到过他们，但是他的死我很难过，我希望你们能找到凶手。David特工——我道Sheppard将军对他手下的安全非常担心。”

“Sheppard是好长官咯？”Ziva问。

“最好的！”Ronon激动地说。Ziva吃惊地转向他。Teyla把一只手放到他毛茸茸的脑袋上，他平静了点，抬头凝视着她，眼中流露出来，只能说是深深的爱意。

“Rono说得对。”Teyla肯定道。“Sheppard是好汉，也是个伟大的领导，对他手下发生的事，他比谁都担忧。让你们过来，他不容易——但是，如果这样可以找到凶

手的话，他会忍气吞声。”

她的话里有一种强烈的自豪，Ziva觉得她看起来就像个神话中的人物，焦糖色的皮肤上蒙着一层细密的汗珠，闪闪发亮。她那充满异域风情的美，几乎使人无法正视。而她身边这个伟岸的男人，显然像狮子一样狂野，对女主人却又如此顺从，让Ziva想起了在地球时在表演上看过的受过最好训练的Shinzoic的submissive。

Ziva从幻想中回过神来，看见Teyla那苍白的眼睛盯着自己，里面流露出好奇的神情。

“我还没有看过用这种武器战斗的。”Ziva说，指了指Teyla和Ronon扔在地上的短棍，试图转移话题。她没去注意到Ronon的乳头上打了洞，戴着女主人的首饰——金红相间的圆环。

Teyla把牵绳的头扣在连接两个乳首环的链子上，另一头扣在她的腰带上。Ziva希望Ronon能够很好地预测他的top的每个行动，否则的话，他会痛死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让你看看它们是怎么用的。”Teyla说。

“很愿意。”Ziva点头。“现在行吗？”

Teyla迟疑了一下。“格斗练习肯定会产生肢体接触，”她说：“我注意到你戴着项圈。你的top会不高兴吗？”

Ziva微微一笑：“Gibbs不会介意的，我是戴着他的项圈，可我是个dominant——不是submissive。我们没有那种关系。”

“我明白了，你们这些人经常让我感到奇怪，但是这我能理解。”Teyla说，又轻轻打了手势。

Ronon站起来，他和Teyla步调一致地，放着短棍的地方走去。他的乳间的牵绳仍然连在她的腰带上，可他和她们的行动如此合拍，牵绳根本不会被扯到。

“在我们中间这很普通，年轻的top戴上年长者的项圈，在一定的时间里作为学徒，这帮助他们学会怎样当好一个top，还让他们有机会学习top的学问。你和Gibbs之间也是这样吗？”

“差不多是的。”Ziva点头。实际上，她和Gibbs之间的安排就是这样的。

“那我希望你学得好。”Teyla说：“他似乎有很多东西可以教，如果他的学生认真看，认真听的话。”

接着，没有预警的，她解开sub的牵绳，捡起一对短棍，给Ziva。Ziva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做出反应，接住突如其来的短棍，而Teyla已经扑了上来。她自己手里的棍子在空中划过，准确危险。

Ziva迅速举起短棍，隔开最初的几下进攻，接着转身踢向Teyla的腰部。她刚刚要碰到皮肉，可Athos女人闪了开去，接着又向她扑来，压根不给她喘息的时间。

Ziva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训练模式，轻松地唤起让她成为个成功杀手的本能。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只注意着自己的呼吸和眼前这个女人流畅优美的动作。

她一部分的大脑冷静地注意到Teyla战斗时看起来多么美丽。她如此优雅，把格斗升成为一种艺术。Ziva没有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到优雅上——她的动作完全是实用的，猛冲、挥拳，一心只想着眼前的女人想着怎样骗过她，把她打倒。

Ziva踢出一脚，正好击中Teyla，使她向前跌到地上。看到破绽，Ziva扑了过去，就像猎狗向它的猎物。她感觉到心中升腾起一股黑暗的力量，兴奋地接受下来，把它融合进自己的身体里。这就是她，这就是她所做的。

可立刻，她吃惊地发现自己仰面倒在地上，Teyla的膝盖顶住了自己的咽喉。

“你很棒。”Teyla对她说：“但是被我的假拳骗过了。”她低头久久地盯着Ziva的眼睛，Ziva感到自己灵魂里的黑暗都暴露无遗。Gibbs也经常让她有这样的感觉，而她不喜欢这种感觉。“你只是自以为的那样。”Teyla神秘地对她说，然后撤回身子，让Ziva站起来。

“我要所握的。”Ziva脱口而出。

Teyla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

“你是个杀手，像我一样。”Ziva轻声说：“别否认——你身上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手的气息。还有他。”她指着Ronon。“他是个杀手。你明白杀手的阴暗面——你俩都明白。我想这样我有人理解我，我想能和某个在一起，某个不会被我内在伤害到的人。”

Teyla注视了她一会儿，Ziva知道自己还是搞错了，或者讲得太多了。她经常误解别人。

“你和我Ziva David，应该好好谈。”Teyla说，她的眼睛里有着出乎Ziva意料的善意。“但是现在不行。今晚我要在这里庆祝一年一度的逃过Wraith节，我要主持仪式。不过——我非常欢迎你来做客。”

Ziva吃惊地眨眨眼。“我不确定。我得去问Gibbs。我们这儿是来查案子的。”

“欢迎所有的NCIS探员来过节。”Teyla坚定地说：“这是了解人的好机会——问问题的好机会。我确信这对你们的调查会有帮助的。如果你能够陪我，Ronon出席仪式，我将不胜荣幸。”

Ziva觉得如果自己拒绝的话，会大大冒犯这位高贵的女士。这个节日显然很重要。

——而Gibbs要求他们混到Atlantis上的人们去了——解他们

“荣幸之至。”她说

Teyla点头，走上前来。Ziva感到自己的胃部紧了——她不喜欢任何人进入她的私人空间。Teyla没理会她的身体语言，两手捧住Ziva的脸，轻轻地往自己这里扳了扳，让两人的额头碰在一起。Ziva奇怪地对她的碰触感到安慰，开始放松下来。Teyla退回去，笑了。

“今天晚上，Ziva David。”她说，然后拉起她的submissive的链子，带着他优雅地离开房间。

再一次地，Ziva跪倒在地，觉得身体的力气都被耗尽了。这个女人知道她某些难以名状的方面。Teyla理解她，从来没有别人这样理解过她。

除了Gibbs。

~\*~

“那么你会参加今晚在大陆的节假日庆祝活动吗，Mallard医生？”Carson问，把一盏灯移了一下，好让它从一个更好的角度照射着临时解剖室。

“我会去的，亲爱的孩子，不。”Ducky对他说，透过保健面罩注视着面前躺在推床上的尸体。“你呢？”

“我？不。”Carson摇摇头。

“不喜欢热闹？”Ducky抬头问。

Carson嘴角一笑，又摇摇头。他认识这个法医只有几个小时，但是他喜欢这人。开头是因为他是苏格兰人，他们交换了无数个有关这个古老地方的故事，从Ducky到来时就开始聊个没完。

Caron很高兴帮他给被害的海军陆战队员做尸体解剖，指出自己第一次验尸时的发现，给Ducky做帮手，因为他自己的助理没有来。Carson不习惯处理被谋杀的尸体，不过这个过程很迷人，热心地聆听着Ducky描述每具尸体提供的线索。

“啊，我忘了！”Ducky笑着对他说：“你的丈夫是令人愉快的Steven Beckett上校——在到这儿的旅途上我们混熟了他。主持的船长晚餐丰富极了，显然是懂得享受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人。今晚是他六个星期后回到家里的第一个晚上。我推测你有计划给他。”

“我有Mallard医生是。”Carson笑着。“很多计划。”

“肯定的”Ducky笑起来。“还有，亲爱的孩子，请叫我Ducky。大家都这么叫。而且我觉得好像认识你很多年似的——你的sub是个很慎重的人，但如果你喝过一两杯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他就会谈起你。现在碰到了你我必须说照我看来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我该脸红吗，Ducky？”Carson问。

Ducky又笑起来。“你的sub认为你是医学院里毕业出来的最好的医生，而且他显然非常崇拜你，你不仅是作为他的丈夫和top，而是作为个人。”他说：“不过别担心，Beckett医生——他说的话没有么好让你难为情的。”

“啊，现在如果我叫你Ducky的话，你觉得叫我Carson。”

“谢谢你，Carson。”Ducky再次从工作上抬起头来：“我喜欢这样。”

“那今晚你为什么不过节呢？”Caron问。“Gibbs不允许吗？”

私下里，他认为Gibbs探员是那种把sub们管得很紧的top，所以他能够想象他让Ducky去大陆参加派对。

Ducky抬起头，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我想Jethro不会介意我这样或那样的Carson。”他答道：“根本不是那个原因。我想仔细考虑一下我的笔记，趁它们还新鲜的时候。这些尸体有些地方——我不确定是么——但有些地方让我想起了什么东西。我想要回宿舍去理一下我的发现——看看能不能得出什么结论来。我还想——不要见怪，Carson——但我想和这些尸体单独待一会儿。我很喜欢和你谈话，但是我总觉得在这同时我完全忽略了你\*他们\*谈话。”

“你和死人谈话？”Carson挑起一根眉毛。

“为什么不呢？你和你的病人谈话，是是？”Ducky回答。

“是。起码在尸体中，绝大多数能够回答我。”

“是的。一副尸体可以告诉你的事情会让你吃惊的，Carson。如果你准备好聆听的话。”Ducky又对他。“现在走吧，伙计！我看得出来你的手在发痒，要放到你英俊的丈夫身去。”

“六个星期可是很长的时间。”Carson同意地大笑起来，脱下他的实验室工作服。“我今天都没时间跟他打招呼，因为他一直忙着给Daedalus号做靠岸后的检查，还有NCIS的那些事——不要见怪，Ducky。”

“没有见怪。”Ducky轻声笑了笑。“现在去吧——我在这里很好。你知道我理解爱情，Carson。也许年岁有大了，但是我太记得那种能让心脏停止跳动的愉悦和痛苦的狂喜了！”

“记得？”Carson扬起一根眉毛。

“嗯，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那样放纵自己了。”Ducky叹了口气。

“Gibbs怠慢了你？”Carson问。在他的观念里，随便哪个有五个sub，肯定会有点应付不来而他觉得如果Ducky只是因为比Gibbs后宫里的其他sub年长一些就被忽略的话，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天啊，不。”Ducky回答。“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有点冷淡，而且，呃，有时过于专注于而且毫无疑问非常严格，可他手里有那么多牵绳，他必须这样！不，我们得安排——你我之间的——比你想象得要稍微杂点。最别问，亲爱的孩子。现在，去吧——你的丈夫在等你！”

对此，Carson没什么好反驳的。六个星期里他一直独守空床，现在急于占有他丈夫的身体，重新向他宣示自己的所有权。这些NCIS探员之不管是谁的神秘安排可以等等再说——他有个submissive要照顾。

“谢谢，Ducky——我的副手Keller医生就在隔壁的医务室——如果需要任何东西，和她说好了我刚才已经介绍你们认识。”

“啊，对，那个十二岁的孩子。”Ducky笑：“这是我想，还是现在小孩子就可以得到医学位了？”

“她快三十了！”Carson反驳道：“而且很出色，不过……”他咧开嘴，不怀好意地笑了：“我确实想说，她在旁边让我感觉像个老头儿。”

“嗯，如果你像老头儿的话，我就像出土文物了。”Ducky哀怨地说：“不过我肯定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她照顾我的。所以你下班吧，别再担心我。”

Carson激动地朝Ducky很快笑一下，然后几乎是小跑着，离开了手榴。

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屋子里飘荡着一股让人馋涎欲滴的香味。他在门口站着，细品着这味道，然后走了进去。Steven站在狭小的厨房里，在炉子上搅拌着什么。他显然刚刚洗过澡，一缕头发湿湿地蜷曲在后脖子上，紧贴着蓝色汗衫的领口。他的长腿裹在紧身的牛仔裤里，完美地衬托出他漂亮的屁股。

Carson饥渴地盯着看了会儿。天啊，他想念这双长腿，想念Steven的身体移动时，屁股摆动的优美姿态，好像他是在走路，而是在潜行。而他的屁股——结实，美妙，渴望着爱抚。

Steven哼着小曲，显然没有听见他进来。Carson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出其不意地从背后搂住他的丈夫，把下巴搁到他的肩膀上。Steven吃了一惊，然后回过头看他，脸上露出一个微笑。



“闻起来不错。”Carson说，嗅着Steven的须后水，注意到他新刮了胡子。Steven是那种sub——他会为他的top着想，喜欢为他做好准备。这种服务包括做饭和收拾宿舍。

Steven的动力是他喜欢给他的top做好吃的，让他在住处保持整洁。他喜欢给Carson熨衬衫，晚上还会很高兴地在床边跪上两个小时，乘Carson坐在床看医学期刊的时候给他擦皮鞋。Carson会常常伸手抚摸他的submissive的美丽的脑袋，而Steven会向他靠过去，享受这种爱抚。

Carson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能找到这么善解人意的人。以前总是他照顾别人，想法儿给他的submissive带来惊喜。他的浪漫情怀常让他的感觉暴露出来。在一段恋情里，他似乎总是受到伤害，总在付出的那一方。而和Steven在一起，情况完全不同。

“你回来了。”Steven说，低沉的嗓音在宽阔的胸膛里回响。“这个味道嘛——是你最喜欢的。”他指了指身的平底锅，里面是两块鸡胸肉，并排浸在奶油酱汁里。

“嘎，是的。”Carson说：“可我说的是吃的，我说的是你。\*你\*闻起来真好。”他可以感到自己的老二已经硬了，透过牛仔布的笔笼，紧贴着Steven完美的蜜桃般的臀部。

“你想先享用我，还是先享用食物？”Steven带着笑意问。

“都想！”Carson轻咬着他的耳朵，Steven扔下勺子，转过身，用坚实的臂膀搂住他的丈夫。

Carson以前从来没有过个子比他这么多的sub。他已分量也不小，有着宽阔的胸膛和结实的腿。但是Steven比他高了7英寸，而且很壮实——不过他的长腿带着某种优雅，掩盖了他身材的雄壮。

Steven仪表堂堂的外表对他俩并不是个问题——在飞船上，他是个严肃的、坏脾气的指挥官，同任何指挥官一样发号施令，严格地监督着他的下属。但是私下里，他不仅愉快地服从Carson，而且简直是渴望迷样。Carson猜想看到的Steven是他的下属从没有过的。

他双手捧住他丈夫的脸，把他拉下来，给了他个长长的探究的深吻。Steven热情地张开嘴，Carson舌头饥渴地伸进他嘴里。他伸手伸向Steven的屁股，紧跟着让自己重新认识它美妙的轮廓。

“我够。”Carson叹息着松开他的sub。

“肯定没我够。那么多我梦到你按着我，插进我身体。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射在床单上，就像一个学生！”Steven对他说：“有时候我在宿舍里，跪在床边，闭上眼睛，假装你在那里。”

“哦，Steven。”Carson再次捧住他丈夫的头，紧挨着他，吻着他，他可以感到Steven在

他手指下轻轻地颤抖——他的夫妻感情深沉，需要点时间才能把这些感情释放到表面。Steven不是个轻易流露想法的人，所以他很少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感情。但和Carson在一起时他不再掩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而且他相信Carson不会伤害他。

“这里。”Steven把他带到桌子边。桌子已经摆好了，装饰着几枝点燃的蜡烛，还有一瓶红酒和两只玻璃杯，一起都准备就绪。“你最喜欢的。”Steven说着打开酒，倒到杯子里，嘴角上挂着一丝得意的笑容。“我搞到了这。”他朝音响那边点点头，那里面正放着一首缠绵悱恻的曲子。Carson看见了桌上的CD盒，一把抓起来。

“最新录制的。”Steven告诉他，仍然显得很得意。他都很喜欢古典音乐，而Steven清楚地知道回地球的时候应该买什么。

“哦，亲爱的，你让我感觉太差了我没什么最好买给你，除了偶尔来一串Athos的樱桃！”Carson叫起来。

“嗯，这是我工作的特权之一——我可以回地球。”Steven说，“另外……我喜欢你带礼物，你道这。”

“嘎，我道。”

“现在坐下，我们开吃吧。”

Steven端上一大盆食物，然后在Carson的对面坐下。Carson吃了一口，叹了一口气。

“美味——和平常一样。现在你回家了我又要开始跑步了，否则我要变气球了！”

“你总是可以和我一起锻炼的。”Steven狡猾地笑着说，而Carson又叉起更多食物。

“才不！不要见怪，亲爱的——你指挥起那艘船来棒极了，可作为个私人教练，你简直是个老婆婆。我已经健康到足以管理一个医院了，这样就够了。”

他伸出叉子，Steven探过来，吃了大口。Carson朝他笑着——他回来真是太好了。他想念他们间长长的对话和Steven照料他的方式。他确定这个sub对他的爱，而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确定过别人的爱。

“关于这个Gibbs，你有什么了解？”他问。他们交换着分别后发生的事情，同时Carson从共用的盆子上给他俩喂着食物。“他的sub们怕他吗？”

“也许有点。”Steven说，“可话说回来他就是那种top。Daedalus号上的一半的sub害怕他——另一半拜倒在他脚下。”

“你呢？”Carson抬起头问道，突然感到有点威胁。

“害怕他 还是拜倒在他 脚下？”Steven问，脸上带着 顽皮的表情。

“都有 还是其中之一？”Carson低声说 Gibbs身上有某种东西——即使最强势的top都会 感受到他的 威胁。

Steven皱起眉。“都有”他回答。“Carson,你 嫉妒了？”

“不 好吧,有一 丁点儿。”Carson叹了一口气。“像他这样的 top总是 很吸引sub。我这辈子都在 进行这种必败之仗——很难从这里面恢复来。”

“Carson,我人 成人后就一直在军队里。”Steven坚定地他说：“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 top——嗯,也许不\*完全\*像他这样 但是我 碰到过 那些绝对自信,总是 处于top状态的人——像他一样 如果我 喜欢那样的 top,我 早就有了 相信我。”

“嘎,我道 对不起,亲爱的我是 太想你了。”Carson说:“瞧,我 还穿着上班的衣服,感觉就像 个脏兮兮 的笨蛋。让我去 洗个澡,换好衣服,然后我们 可以谈谈晚 剩下的时间 里我想做什么。”

尽管他 很想占有他 丈夫 身体,他 渴望就这 和 Steven待在一起 聊聊 别后的生活——性可以 再 等等。

Steven点头 Carson起身 去浴室,一边洗澡,一边责备着自己 竟这样 质疑自己的 丈夫,哪怕只有 短短的 秒钟。他 换上一 件时髦的衬衫 和 一条卡其裤,回到另一间 屋子……然后猛地刹住了脚步。

Steven跪在屋子的中间,浑身赤裸,头 低着手 放在他 那有着 金色皮肤的腿 两侧。他 抹 涂过了 油,烛光在他 肌肉紧实的 身上 投下柔和 的 橙色阴影。他 浑身 下 在微弱的光线里 闪闪 发亮。

“哦,我的 上帝。”Carson吸一 口气,身体 里所有的 血液 都冲到了老二 上,让它立刻硬了起来。

Steven抬头看他,一手 摸着Carson去年给他戴上 的婚 戒指。

“我是 你的 主人。”他轻声低 语道。“我在这里服侍你——只有你 如果 觉得合适的话,你会接受我 享用我吗？”

Carson的老二 随着 这些话抽搐 起来。所有的 配偶都有他们 自己的 动力(dynamic),而 这他的 动力 不像其他许多sub, Steven对性痛楚,不管是 如何 巧妙精细地给予的 都不 怎么感兴趣——哦,如果 Carson想说的话 他会忍耐的 但是 他 从中得不到 多少快乐。

不 Steven喜欢的是 提供他自己 来服侍他的 主人——就 在这里,就是现在 在这个 私密的空间和 Carson,他的 主人 在一起。

“挺直一点。”Carson说，轻松地进入角色。他一只手划过Steven结实的、肌肉发达的肩膀。他丈夫的脊背已经挺得笔直，但是这样的小细节强调了他对Steven的征服，而作为回答他sub那优美的老二感激地硬了起来。

Carson拿下无线电耳机，把它关上。Steven的耳机整齐地躺在他脱下来的衣服上。他伸过去，把它也关掉了——经过这么长的分别，今晚没人能够打扰他们。

Carson绕着Steven转了几圈，然后在他面前停下，一根手指拂过Steven的嘴唇。

“我想念这张温暖的嘴，可以让我射在里面。”他说：“我能先享用这里吗？”Steven热情地张开嘴，Carson把一根手指探进去，等它变湿以后，又抽回来，把Steven的双唇抹湿了。Steven呻吟着，他的老二现在硬得像铁一样。“你还得忍很久才能射。”Carson对他说道。他知道，达到高潮会让Steven移向兴奋。“我会在你身上爽上两次，然后才会让你爽——如果我做得好的话。”Steven用鼻子蹭着他，而Carson则让自己沉浸在摩擦他丈夫的头皮带来的感官欢愉里。然后他双手握着丈夫的光溜溜的头，让他抬头看着自己。“你得好好做——不要出差错。今晚我要持久地用力地享用你，Steven Beckett。”他说。

Steven的眼睛因为性变得傻愣的这副样子是如此令人兴奋，Carson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他决定先起码消除一些自己的热情，否则在这种情形下，他什么也做不好。

“手放在背后，张口嘴。”他命令道。

他解开裤子，知道不让Steven帮他做这个比杀他还难受，然后把坚硬的老二拿了出来。Steven的眼睛充满期望地亮了起来。Carson双手紧紧夹住龟头，把自己的老二伸进Steven期待的唇间。

“我今晚要好好享用你。”他低声说，手指摩擦着温暖的头皮。“把手放在那儿。除了你的嘴唇，你还有什么服侍我的所以好好用它们。”

他道。这些话对Steven的作用，Steven的头从容不迫地前后摆动着，嘴唇熟练地在Carson的硬挺上移动。这里的感受太好了，只有他们两个人——丈夫，爱人，一个dominant和他的sub，一个主人和他的奴仆。

Carson发出一声快乐的呻吟，彻底把自己贡献到Steven的嘴巴里，他很快射了出来，捧住Steven的头，灌进他的sub那热乎乎的肉洞里。Steven像口渴的人一样喝下他的精液，热爱Carson这样享用他的肉洞。他注视着丈夫的模样，双眸里充满了爱慕。

“这太美妙了我的爱。”Carson低声说，他在那里站了很久，软耷下来的阴茎仍然放在Steven的嘴巴里，他手指仍然摩擦着Steven的头。最后，他退了出来。随着最初的冲动过去，他可以更仔细地享受这件事——他就像喜爱好酒一样，喜欢慢慢燃烧起来的场景。“现在我要你保持你的勃起，同时让我重新了解这美丽的身体。”他喃喃低语着。“不过先说重要的——帮我脱衣服。”

Steven再高兴帮忙也没有了。他站起来，开始解开Carson的衬衫，喉咙里似乎抽搐着，发出一阵咕噜一样的哼唧。他长长的手指敏感地拂过织物，一点也不着急，品味着每一秒钟，只有当他亲吻Carson的脖子，或下巴，或者嘴巴的时候，才停下手里的动作。

Carson允许他慢来——这是Steven所享受的很重要的部分，而Carson也喜欢这样。他从sub那里得到的崇拜爱慕，让他的快乐膨胀开来，满足了他内在的top自我。让他感到自己充满力量，不可战胜。他仍然吃惊于自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sub，并给他戴上项圈。这样一个英俊、体贴，工作如此出色的男人是在船上。Steven能够发号施令，是个自信的、军事指挥官，但是这里，两人在一起时他是Carson的submissive，快活地跪在他面前，用赤裸的身体服侍他。

Carson摇了摇头——他个傻瓜会去嫉妒Gibbs，哪怕只是一瞬间。Steven是的，戴着他的项圈，没有人可以把他从他身边夺走。

Steven帮他脱好了衣服，现在正把它们整齐地叠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的勃起仍然几乎是痛苦地硬挺着，在他身前骄傲地跳动着。

“让我检查一下。”Carson说，一只手抚摸着Steven涂过油的肌肉结实的后背。他双手抚摸过他的sub的全身，宣告所有权。“你有照顾自己——这很好。”他说想起手指在结实的肉体上得到的绝对快乐。他在Steven的屁股上停下来，从容地用手抚住圆滚的肉体，用力捏着。“今晚要用这屁股服侍我。”Carson说。“我要好好享用它。”

“它是我的主人。请尽情享受。”Steven低声说，声音低沉、沙哑。

“我知道的——我也会记得这个事实，一次又一次。”Carson对他说：“在我插进去的时候。”

Steven的老二绝望地渗着液体，但是Carson知道自己还不会对他的sub发慈悲。Steven喜欢被这样吊着——而Carson喜欢这样吊着他。

“上床，爱人。”他说，拉着Steven的手，把他领到床上。他坐到床上，把Steven拉到他张开的双腿间，检查了他的老二，手描摹着它，让Steven因为欲望而颤抖。

“真美——坚持住，爱人。”他命令道。Steven叹了口气，紧贴着他，显然渴望摩擦他的老二。这让Carson轻笑起来。即便像Steven这样乖巧的sub也有弱点。

“到床上四肢着地跪好。”Carson命令。“用你的洞服侍我，Steven。”

Steven热切地服从着，爬到床上，屁股翘了起来，手和脚支撑着身体。

Carson爬到他身后，伸手拿过放在床头柜上的润滑剂，挤到手指上。Steven的洞口

已经为他张开了，没花多少功夫，他就把手指伸了进去——发现它已经润滑过。

“我发现你经为我准备好了，亲爱的。”他说

“我是你的主人。”Steven回答：“所有的一切都应该让自己准备好，为你张开才对。这样，无论何时，只要你需要，我都可以称职。”

“好孩子。”看见Steven的屁股翘在半空，做好准备等待着粉红色的洞穴诱人的张开着，Carson的老二立刻有了反应，马上又硬了起来。他用涂了润滑剂的手摸着自己的老二，然后把它推进Steven的洞口。Steven喘了一口粗气，身体向后退着，让自己在Carson的老二上套弄着。这个感觉太棒了！Carson跪在那里，努力调整着呼吸。

“很好，Steven——用你贫乏的洞来服侍我。”Carson说。他的丈夫不需要更多的鼓励。他身体向前接着又向后摆动着，保持一种平稳的、均匀的速度，同时他体内的肌肉挤压着Carson的老二，做着所有的工作，拼命压榨着Carson。

当Steven前后摆动的时候，Carson的双手扶着Steven的大腿，紧紧地握着。他喜欢Steven运动时肌肉在皮肤下面移动的样子，喜欢看着自己充血的老二消失在Steven身体里，喜欢Steven努力摆动似乎要带出他身体里每一点欢愉的感觉。

Carson头向后甩去，随着今晚第二次高潮的逼近而开始呻吟。

“哦，上帝，Steven……这真棒……我快了……服侍我……哦，嗯。”他呻吟着，再次射了出来，深深地射在他sub的身体里。Steven渐渐慢了下来，最后彻底停了下来。

“真好，Steven——这实在太好了。”Carson说：“你服侍得很好。”Steven因为赞扬而容光焕发起来。“你可以向前移动。”Carson说。Steven撤回身体，让Carson软趴趴的老二心满意足地从他身体里抽出了，发出一记“啵”的声音。

Steven转过身，跪在Carson面前的床上，眼睛向下，肩膀挺起，他跳动的老二仍然骄傲地突出身前。

“好孩子。”Carson说。“现在——我想看你满足自己。”

Steven点头，跪坐到脚后跟上，握住老二，快速的摩擦着。

“慢一点。”Carson警告道：“我想享受一下，我想看着你让自己开心。”

Steven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压低的叫声，手停止了疯狂，快速的套弄慢了下来。他的头向后甩去，汗水像小溪一样从额头上流了下来。“好孩子，”Carson说：“就这散。”

他坐到床上，靠着一堆枕头，手撑着下巴。他会很高兴地吞下Steven的老二，吮吸着给他带来高潮。但是今天晚上Steven做得很好，他遵守承诺，让服侍的场景持续到最后，他的sub会因此更加爱他。

Steven的手很大，指甲总是很干净，修剪地很好。他的嘴里发出一阵呻吟，老二在他手掌中抽动着，慢慢的，紫色的顶端伸出来，又消失不见。Carson喘息着，陶醉地看着他英俊的丈夫服从地裸跪在他面前的床上，不玩花招地，彻底把自己交给他dominant。

“就这样，太美了。”Carson说。Steven的手继续慢慢地动着，整个身体都因为要努力不加快速度，不加大摩擦而颤抖着。“还不要射。”Carson警告道，尽管他知道没有他的允许，Steven永远不会射。

“好的，主人。”Steven低语道。

Carson躺了回去，满意地看着他的丈夫。他知道已有点残忍，让Steven煎熬这么长时间，但是他也知道有一部分Steven喜欢他这样做，而且他喜欢Steven在他面前的表演。

蜡烛快燃尽了，屋里经一半暗了下来，但是还能看见Steven被汗水打湿的身体，而他的老二在他手里抽动着，一次又一次。

“求你，主人。”Steven终于低声说道。

“还不行，我的爱人。”Carson说：“再服侍我一次。我想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求你。”Steven呻吟起来。

Carson直起身子，爬过床，跪到Steven身边，吻着他的脸颊。“还不行。”他说：“记住你是我的Steven。你身在这里服侍我的。”

“我知道我服侍你，我的确服侍你，主人。”Steven呻吟着说。Carson可以感到他整个身体都因为忍住不射而抽搐起来。

“那就坚持下去，把你已交给我，不要想着射精。就想着我的快乐，想着你的快乐。”Carson说。

他感觉到随着这些话，有某种东西改变了。Steven点头，用力咽了口唾沫，Carson看着他，他的头脑从担负着所有责任的Daedalus号的指挥官，变成Steven Beckett，他丈夫深爱着的submissive。他在这里就是了，服侍他在服侍中迷失自己，然后找到真正的自我。

“就这样——放开它。”Carson低声说着，爱抚地摩挲着Steven颤抖的身体。“现在你是我的了，放开它。服侍我，我的爱人。服侍我。”

Steven的身体放松下来，他的动作慢了下来，因为他沉浸到自己的sub状态里——他渴望到达的状态。Carson微笑，他们分开了这么久，Steven太需要达到这个状态了。他需要这样安宁，成为内心渴望的自我——Carson的sub，心甘情愿地服侍他。

现在没有挣扎了。Steven不再乞求；他的头脑已经到达了他需要的状态。他套弄着自己坚硬的老二，迷失在自己的思绪里，Carson轻轻地抚摸着它。

Carson真正地认为如果自己要求的话，Steven能够一直保持勃起，套弄自己一整夜。但是他并不打算迷散——他让Steven保持迷的节奏很久，直到他确信他的爱人已经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sub状态里，然后他推开了他，推开Steven的手，换成自己的手。

“就用你的老二服侍我。”他轻声说：“手放到背后。”

Steven立即服从了。Carson把玩了会儿，沉醉于坚硬的肉体手里的触觉。接着他更加用力地挤压着，越来越快。

“还不行，还不行。”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套弄着Steven的老二。Steven直直地看着前方，他也想彻底把自己交出来服侍Carson，不管Carson要怎么服侍。

“就迷样很好。你真棒。”Carson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射了。现在射吧。”他又用力抚摸了两下Steven的老二，于是Steven射了出来。那么猛，他能够感到自己浑身在颤抖。他的精液射得到处都是。他像老牛一样喘息着，浑身是汗，可看去那么快活。

Carson靠着他的丈夫，接着还在极度兴奋的颤抖中。而他而Steven也靠着他，长长的臂膀搁在他身上，呼吸慢慢恢复正常。

“这真美，亲爱的。谢谢你。”Carson轻声说，温柔地抚着Steven的后背。Steven缩了回去。

“谢谢你。”他说，黑色的眼睛里满是爱意和真诚。“我去拿块毛巾来，把你擦干净，主人。”他补充道。Carson从他，不管他叫‘主人’这点猜想Steven的头脑还处在快乐的状态，暂时还不想离开。

他点点头。Steven下了床，很快带着一块热毛巾回来了。他爱抚地擦干净Carson，然后料理自己。Caron钻进被子，掀起一角。

“过来。”他说：“该死的我太想你了，亲爱的。”

Steven钻进被子，躺到他身边，双臂保护地搂住他的top。Carson发现和Steven相处越久，自己就越喜欢迷样他。以前从没想过会迷样他。靠到Steven的肩膀上，感到Steven虔诚地吻着自己的脖子和后脑勺。

接着，心满意足，心情平和。彻底满足地，Carson闭上眼睛，慢慢沉入梦乡。

~\*~



“嗨，头儿。”

Gibbs走出自己的卧室，来到NCIS套房的休闲区，却硬生生地停下了脚步。Tony站在那里，穿着一条紧身的黑色皮裤，胯部是镂空的，没有留下任何想象的余地。圆摆的紧身衣，可以看到乳头凸起在布料下面。他画着浓浓的眼线，涂了唇彩；左耳上垂下一条长长的镶着祖母绿的银饰，一条银带蛇一样得绕在他的左臂。

“DiNozzo，”Gibbs生硬地说

“喜欢我过节的打扮吗？”

“很好。”Gibbs哼了一声：“如果一整晚都被色迷迷的top摸来摸去的话。”

“听起来很不错。”Tony咧嘴笑了

Gibbs又哼了一声，走进另一边的小客厅。他发现Ducky在里面，浏览着放在面前茶几上的杂志。

“啊，Jethro——你回来了。”Ducky抬起头说：“你看见今天晚上Anthony准备去参加圣诞的晚会所穿的衣服了吗？我的希望你不要让他穿我那样出去。”

Gibbs耸了耸肩：“没关系，Ducky。他这个人，想穿什么都可以。”

“哦，天哪——他会失望的。”Ducky遗憾地说：“我肯定这套行头是挑选来激怒你的反应的而它失败了——所以他现在撞上了只好穿着它出去了这件可怕的衣服。”

Gibbs又耸了耸肩，越过Ducky的肩膀看着他的杂志。Ducky拿眼睛，抬头看着他。

“我的Jethro，你还没有算把那可怜的小伙子从他的痛苦中救出来吗？”他问。

“我把项圈套到他脖子上的时候他知道条件是什么。”Gibbs说不舒服地移动着身体。“现在你发现了什么？”

Ducky蓝色的眼睛敏锐地研究了他好一会儿，Gibbs面无表情地回瞪着他。现在他没有心情谈这个。

“好吧，Jethro。”Ducky喃喃地说：“但是总有一天，你要好好谈这件事。”

“死去的海陆 Ducky。”Gibbs明确地提示道：“你发现了什么？”

“我不确定。尸体被钉在门宿舍的地。奇怪的是……他们的喉咙被切开了，内脏都被挖出来，非常整齐地堆在尸体旁堆成一小堆。这几乎像是凶手在进行他自己的尸体解剖。我不知道的是——为什么？”

“他们身体里有药物吗？洛喜普诺？或者别的迷幻药？”Gibbs问。

“没有。”Ducky摇头。“无可否认的，Beckett的毒理测试设备和我们的不一样，但也相当复杂，只是方式不一样。你不会相信他这里拥有的某些技术的！不管这些‘古人’是谁，肯定相当发达的文明。多年前我一直听到失踪的城亚特兰蒂斯的传言，而结果竟然是真的！我必须承认我有任何疑问，因为看上去太荒谬了。我不是非常支持Ra……”他突然停下来瞥了一眼Gibbs，脸颊抽搐了一下。Gibbs猜到Ducky下面的话，心揪了一下。“好吧，那是另一回事。”Ducky赶紧说：“你知道如果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要……”

“有打斗痕迹吗？”Gibbs打断了他。

Ducky想想：“没有啊，你在怀疑这些年轻健康的海陆没有进行更多的搏斗？”

“我花了一整天和基地的海陆谈话，发现所有被害者都是sub。”Gibbs对他说：“而且还有点滥交的sub；如果有个相当有魅力的top提出来的话，那种sub不会拒绝一夜情。这可能就是解释。也许他们同意被捆起来，没有意识到后面会发生什么。”

“也许。”Ducky点头。

“继续找。”Gibbs的手轻轻放到Ducky的颈背上，亲切地捏了一下，他的老朋友抬头朝他微笑着。

“你应该快乐，Jethro。你应当快乐。”他轻声说。

Gibbs不舒服地动了动身体。“我不想再伤害任何人了，Ducky。”

“你在伤害。你在伤害你自己——每一天。你能否认你关心Tony吗？”

“我关心我的sub，Ducky。”

“你道意思。他对你会有好处的，Jethro——让你轻松一点。你的确有一种不

时陷入忧郁的倾向。他道：“我明白原因，但是过的已经过去了——你得学会放手。”

“做不到，Ducky。”Gibbs耸肩。“谈话结束了。”

“你会放弃的，直到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对吗？”

“没必要解决的。”Gibbs草率说道。他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可Ducky总是盯着他不放。这他很气恼——他现在想谈，如果可以的话，他永远不要谈。“现在我要去参加晚会。你不来吗？”

“不，我想继续研究这些。”Ducky回答，挥了挥手里的验尸录。“玩得开心。”

“这是找乐子，Ducky——这是工作。”Gibbs提醒他。“晚会上，他们会放下戒备，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什么。”他心不在焉地盯着Ducky看了会儿。

“怎么了，Jethro？”Ducky柔声问道。

“只是……对于今晚，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Ducky。”Gibbs喃喃地说：“说不清是什么，但是感觉不好。”

“你总是听从你的直觉，Jethro。”Ducky提醒他。

“我道——只是知道它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他转身离去，但Ducky把他叫了回来。

“Jethro，隔壁戴着项链的那些吵吵闹闹的孩子，刚刚在一艘很小的船上关了十八天。”Ducky对他说：“让他们今晚享受些乐趣——没必要都是工作。”

Gibbs翻了白眼。“他们可以找乐子，Ducky，只要他们记得来这里玩。”

他回到另一个客厅的时候，他的sub们都已经准备好，聚集在那里了。Ziva穿着黑色的皮裤和银色的无袖上衣，头发向后梳起，只耳朵上挂着黑色的耳环。她看上去——充满危险。Gibbs默记着要留心她。Abby的打扮和平时差不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点前卫——今晚她浑身上下都抹了些闪粉，好增加特殊效果。McGee，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翻领短袖T恤和一条灰白色的卡其裤，看上去依旧不准备在top面前任何放松。而Tony，当然，看法截然相反。

“好的。”Gibbs绕着他们兜了个圈子，逐一收起牵绳，直到它们都握在手里。  
“Ducky刚刚提醒我你们都是凡人，所以今晚务必找点乐子。但是不许喝酒，并且记住有三个海陆被杀了。”

“你说的‘乐子’——有没有包括和完全陌生的人来场短暂的随意的性交？”Tony问。  
Gibbs瞪着他：“我是问句，因为你道我有十八天和你们这些家伙在一起看见性感的top——在场的人除外头儿——而且不要见怪，但是我急着要出去。碰到新top，绑成新的姿势——那种情。我是说这我在完全不同的星球上交会的机会！”

“老规矩，Tony——事先请求，保证安全。除此之外。”Gibbs耸肩：“我才不在乎你和谁睡觉。”

他看着自己刚说的谎言让Tony眼中闪过一道沮丧和失望，心中暗想这场游戏会如何结束；Tony刺激他试图迫使他作出反应，任何反应而他予以还击，冷静地仔细权衡。他两都寸步不让。也许Tony认为可以突破他总有一天他恼羞成怒地把他扔在最近的平面上，扒掉他的裤子要他——但是即使他想的话，那他太不了解Gibbs了。他的控制是传奇性的——这是件事，因为他正用他每一滴的我的控制来对付Tony DiNozzo。

“我们走。”Gibbs简洁地说。转身朝门外走去他几乎没有拉绳——这是他的事不落在后面，绝大多数时候他整齐地跟在他后面，就像一个井然有序，纪律严明的小队，正是他教导的那样。

他们到小型飞船码头，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节日服装，排成长队，等着被送大陆。

John Sheppard正指挥人们登上不同的小飞船。他立刻来到他们面前。

“这边这艘是你们的。”他一边说一边朝一艘空着的小飞船挥手：“你们不用排队。”

“谢谢。”Gibbs看了眼Sheppard的军装。“你等会儿来晚会吗？”

“不来。Rodney会杀我。因为Athos人的节日食物总是很棒的而我也不会去。但是我去。”

Sheppard摇头他的黑发乱七八糟的。Gibbs没想到级别这么高的军事长官也会这样——他也不喜欢Sheppard懒散地大步走路的样子。另一方面，自从他离开后，

听到都是这个好话，他手下显然都认为太阳是从他屁股底下升起来的。所以Gibbs准备放他一马，直到他更加了解这个top。

“有原因吗？”Gibbs问，紧盯着Sheppard面部表情。

“没有。”Sheppard看上去有些不安，他的某种身体语言敲起了警钟。Gibbs把手里的牵绳交给Tony，然后拉着Sheppard胳膊，把他引到一边。

“将军，如果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建议你告诉我，因为如果过后我自己发现了，那个让我觉得你不会喜欢的。”

Sheppard嘴角弯成一个微笑。“哦，是吗？”他说。Gibbs盯着他，而Sheppard显然在傲慢和无助间自我挣扎着。最后，他叹了口气。

“瞧，Gibbs……不是我真的知道。这是……瞧，我想说任何话的理由是因为它听起来很烂。但是……我是对的，今晚有种不好的感觉。有些地方感觉不对，不要问我的根据是什么，因为没有根据。只是……”

“你内心一种不好的感觉？”Gibbs挑眉问。

“嗯。”

他们互相看一会儿。“我也有同样的感觉。”Gibbs小声说。“瞧——你留在这儿，Sheppard，留心这座城市。我去留心那里。我们每八点相互点个卯，这样我们能照顾到最大范围。”

“好的。”Sheppard明显开心起来。

“现在你不用一个人解决这些了，Sheppard。”Gibbs对他说。“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只是……这是我的基地，Gibbs。那些是我的手下，你知道我在这儿来经历过什么，面对过怎样的危险。”

“我知道。”Gibbs坚定地说：“你写的每份报告我都读过，将军。我得承认有些地方我不懂，但是我的路上全部读过。你是个勇敢的人，而且，你关心你的人——这是我赞成的品德。现在和我一起工作，我们共同解决它。”

“好的。”Sheppard点头。“好的。”他重复道，伸手捋了捋蓬鬆的头发，让它们竖得更高了。

Gibbs强压住给他一把梳子的冲动——Sheppard也许是top,但他让他想起最令他头痛的sub, Tony DiNozzo。他们都很勇敢,很机灵,而他们的外表却让人们误以为他们不怎么聪明:他们俩都是危险分子,但是战斗的时候有这样的人在身边很好。

大陆的清晨很暖和,空吹着清爽的微风。几簇巨大的篝火照耀着美丽的海湾,周围经常有巨浪拍打着礁石。

一个美丽的女人向他走来,微微鞠了一躬,递给他一盏陶杯。

“欢迎光临我的节日。”她说:“保佑我们不会受Wraith的侵袭。”

他接过饮料,怀疑地嗅了嗅。

“它会让你喝醉的。”她对他说。她身旁站着个高大的男人,根据前Ziva的报告里的描述,他立刻认出了他们。Teyla显然喜欢展示她的sub,因为她只穿了一条皮裤和一双粗重的靴子——腰部以上都赤裸着,只在脖子上套着一个朴素坚固的项圈,还有乳头上闪亮的饰品。“如果有人想喝烈性的饮料,请到那边的帐篷去。”Teyla朝那个方向点点头。“我能招待你的submissive吗?”她问。

“当然。”Gibbs点头,但仍然握着他的缰绳——除非他对这个地方有把握,否则他不会让他们自由行动。他呷了一口饮料,它的味道就象某种风味强烈的果汁,而且肯定是不含酒精的,就象她保证的那样。

“不受Wraith的侵袭。”一个Athos男子从他们身边走过,边说边向他们举起手的陶杯。Gibbs也晃了晃杯子作为回答。他从来没有碰到过wraith,但他看过Sheppard所有关于它们的报告,他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些家伙今年逃过了它们的吸血魔爪。

“哦,我的上帝——这太棒了。”Abby指着Ronon那镶嵌着宝石的项圈说:“瞧,Gibbs——这太有品味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去弄一个戴。”她一边说一边冲他微微噘了一下嘴。

“你要的话,可以去弄,Abby。”他对她说,略耸了一下肩。

“酷!”Abby的眼睛发亮了。

“我要说的是,你也许想等到碰上真命天子,让他或者她给你戴上这个。”Gibbs提醒她:“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而且你只能做一次。你不会想某个冷冰冰的名称像个诊所的工作室去做这件事,然后又后悔没有等一等。”

Teyla点头,她黑色的眼睛在火光中闪闪发亮。“Gibbs探员说得对,Abby。”她轻

轻地说。她这个 top带着心安 心的风度，每个人都 专注地聆听着她想的话。“对我俩来说我给Ronon穿洞是 特殊的时刻。如果有 其他top已经给他穿了洞 我会失望的——或者他已 安排了穿洞的话。”

“它们这么 漂亮。”Abby噤着嘴，手指热切地弯曲又伸直。

“你可以碰 它们。”Teyla说头 略点一下。

“酷！”Abby伸出 手指，轻轻 碰了下珠宝饰品。“穿洞的时候 疼吗？”她问Ronon。

“和腿 中枪相比，还是被 植入wraith追踪 器相比？不疼。”他冷 冷地对她说

Teyla微微一笑 “Ronon认为忍受肉体的 疼痛很容易 我 现在的 问题 是他有所感 觉——不是 受伤引起的愤怒，因为他 一生中受过的 伤太多了而是他 理解接受我给 他的 伤痛，代表他把自己 交给了我 没有敌意，没有保留，同意 我行使一个 dominant对她的submissive的 所拥有的 权利 这 很美妙。”想起 那个时刻，她靠过去，带着 热忱的尊敬，分别吻了 一下两个 戴着饰品的乳头

Abby的眼 睛在 火光里微微 闪着悲伤的光。Gibbs叹了口气，一手 轻轻 地摸着的 头发 他希望 能够 为她做正 确的事情 为 她找到她需要的人。 她太可 爱了，不这么 孤独。但是这个 选择 必须由她自己 来做——要是 她没有 总是 恰 选择了错误的top该有 多好。他 知道 为什么 她总是 吸引那些喜欢虐待人的 top，她善良的心总是 让她看到 性丑恶的一面 而他是 第一眼就 会拉响警报。

“我要 正式举行祝福仪式了。”Teyla说：“作为我的 贵宾，如果你能够 参加仪式的 话 我 将不胜荣 幸。”

“它包括什 么内容？”Gibbs谨 慎地问。Teyla笑起来

“就是站在我 身边。”她说

他们到 最大的一 堆篝火前，Teyla站到一个 小座 上，向人群大声 说道：

“朋友们 共同抵抗Wraith的战友们 欢迎你们。”她一改平时轻柔的嗓音 整个 海湾都能听到她威风凛 凛的话语声：“我们在这 里，共同纪念我们 又和Wraith战斗了一年我们 取得了 胜利，衰 损 失。庆祝 你们的 生命，亲爱的朋友，同时请记住那些逝去的 们”

她举起陶杯，把里面 的液体倒在地上。人群发出 一阵嗡嗡 声，然后每个 人都 把杯中 物倒在地上， 轻声表 示感谢，或者默念着年中 死去 的挚爱亲朋的 名字。Gibbs行礼如 仪，同时示意他的 sub们也照做。 Teyla拍了拍手 每个人都重新 安静 下来

“让我们 欢迎Mara，贤明的预言家 来 宣布明年的 消息。”她说一个 干瘪的老妇人 慢吞 吞地走上前来 周围 立刻变得 鸦 雀 无声。Gibbs诧异地看着 Teyla，问道 这是 怎 么回事。

“Mara是个智者——她帮我俩年轻人找到真正的道路，发现他的本质。”Teyla说。“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到底是dominant还是submissive的人，Mara总是能给予帮助。而对那些寻找不同答案的人，她有时候能透过迷雾，发现隐藏于其中的未来。”

“嗯，我们也有这种人。”Tony喃喃自语。“但是咱们管他们叫江湖骗子。”Gibbs伸手拧了一下Tony的屁股，重重地。“噢，”Tony叫起来，Gibbs警告地瞪了他一眼。

“Mara——你带来了什么？”Teyla大声问。

Mara环顾着人群，目光呆滞，视而不见。她挥舞着手臂，而Gibbs几乎可以听到Tony翻身的声音。

“明年是个好年头。”Mara终于宣布。“Wraith自相残杀一片混乱，我们会有损失——但是数量很少，而且是由于Wraith造成的，我可以预见这些庆祝吧，Athos的人们和我的朋友们——庆祝吧！”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然后笑着、舞着四散开去。

Mara转过身接着站，全身都开始颤抖。她举起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直直地指着Gibbs。

“哦，上帝。”Tony叹了口气。“还有废话。一个字也别信，头儿，除非她告诉你，你准备把一个高个儿的黝黑的英俊sub带上床。”

“安静，Tony。否则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用长长的黝黑的鞭子抽你的屁股。”Gibbs从牙缝里说。

Mara朝他们走过来，呆滞的目光仍然专注地盯着Gibbs，让他感觉非常不安。

“你。”她说，径直走到他面前。她的身体颤抖着看去很疯狂。“我只碰到过很少几个像你这样的Yedahl是很稀罕的——一个封闭的Yedahl更稀罕。不过你经受了巨大的损失，看得出来。”她沉思着说：“尽管如此，一个封闭的Yedahl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个危险。”

Gibbs冷冷地盯着她，他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是她身有人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她说话的时候他无法把目光从她身移开。

“现在，好好听着Yedahl。喂，好了！”她啾啾地说道：“你的时候有五个，可离开的时候有一个。”

她的话让Gibbs感到一阵颤栗顺着脊柱爬了上来，接着她干巴巴的脸上皱起了眉头。“但是首先你必须拥有已经属于你的——而只有在极度痛苦的火焰中你才会找到行动的决心。”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Tony嘟囔道。

“记住我的一个——封闭的Yedahl不管走到哪里，只会引起痛苦，因为他拒绝了这个世界给予他的礼物，他真正的力量。而你来的时候有五个，离开时只有一个。”她重复道。接着她走近几步，近得他可以闻到她呼吸中所带果汁味。“也许你根本不会离开。”她用低沉的、冰冷的语气说。

然后她又突然转起圈来，骨瘦如柴的手拂向别人，接着她走了。

“多亲切的老太太！”Abby笑嘻嘻地说，“也有点怕人。这是什么意思，Gibbs？”

“我知道。”Gibbs简单地说道。他对今晚的直觉果然是的，他不相信预言或者占卜或者其他之类的废话，但是这个女人她非常不安。

“嗯，用不着什么天才就能知道我有五个伙计，Gibbs和我们一起来的。”McGee指出。

“所以这可能是种恐吓。”Ziva说，“他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但是来的时候有五个？是意味着我们有四个会死去？”

所有的NCIS探员都互相看着，想他手下会有人死去，Gibbs心中涌起一阵愤怒和保释欲。

“没人恐吓你。”他严厉地对她们所有人说，“她只是没有恶意的老太太。现在，我们该开始认真干活了。混到人群去，伙计们——尽量有所发现。Abby——别走远了，在这种地方，你不象别人那样有经验。”

他松开他们所有的牵绳，看着他们四散到人群。

“对不起。”Teyla走过对他说，“Mara没有恶意。她只是说出她所看到的。”

“好吧。”Gibbs耸了耸肩。“Yedahl是什么意思？她好几次提到这个词儿。”

“啊。”Teyla点头。“这里有Yeda——我就是——我们在适当的候——一般是刚成年时，认清了自己的道路，成为个dominant。开始我们会挣扎，但是我们学会理解我们dominant的能量，并明智地引导它；有时候这需要很多学习和思考，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努力控制住自己，然后才能控制submissive。我们知道伴随性方面的dominance而不仅仅是巨大的责任，但是我们也需要去了解我们力量的极限。做这些以后，我们就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我是Yeda，我们是平凡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dominant都是迷途的。然而，还有Yedahl——Mara认出了你是其中之一，而根据我所看到的点滴，我相信她是正确的。”

Gibbs挑起一根眉毛。

“Yedah!是天生而你很稀有。”Teyla解释道。“Yedah!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自己是特殊的人。你不需要寻找，沉思或者进行灵魂探索。你自儿童时代就拥有 dominant 的能量，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挣扎——你已经掌控了自己。对自己有很高的标准。同样也有天生的submissive——我们把他叫做Sedah!。他们生来就理解自己的天性的力量，只寻找能够帮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 dominant 的。如果他们找不到这样的 dominant，他们经常会狂野地失去控制，自我毁灭。他们需要人帮助他们脚踏实地——他们很特别，经常能完成丰功伟业。一个 Yedah!和一个 Sedah!相遇在一起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但是非常罕见。”

“她说是封闭的。”Gibbs喃喃自语。他一点也不相信这些话，但仍然很感兴趣。

“关于这我没有发言权。”Teyla回答：“不过我确实知道一个 Yedah!必须表达他或者她的 dominant 能量，否则它会反过来伤害他们，引起巨大的痛苦。一个封闭的 Yedah!的确是危险的——Yedah!必须向安全的、充满爱的伴侣传递他们 dominant 的性能量，否则它会摧毁他和他们周围的人。不过你相信这是真的。”

Gibbs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到Tony身上。他穿着紧身皮裤，和一个优雅的高个 Athos人 top 调情。Gibbs心中刀扎一样的痛楚如此熟悉，他几乎没去理会。

有些时候，然而有些时候在深夜里，他会梦到自己的身体覆盖在Tony身上，坚硬的老二插入 Tony 温暖的诱人的屁股。他会梦到自己亲吻着 Tony 的嘴唇，让他挑逗的眼睛里充满欲望和热切的迷雾。他会梦到他美丽的 sub 融化在一起。他激烈地驱使着 Tony，他俩的身体像一人那样移着，直到两人都开始快乐地颤抖。

Gibbs会浑身是汗地从这些梦中醒来，几乎要开车去 Tony 的公寓，冲进去，夺取他所拥有的；因为该死，Tony\*是\*他的。

他感到一股古老的欲望在内心搅动，要求他的注意。只有找到一个能够回应他的能量和激情的 submissive，这种欲望才能得到满足。他才能够成为真的自己。

结合，融合……内心深处一种猛烈地痛苦向他呼喊着，只要他的自我控制放松，哪怕一小会儿，它就会升腾起来，催他向 Tony 宣示所有权，让他任性的 sub 彻底明白他永远不能再和其他任何 dominant 调情。

然而即使他和 Tony 睡觉，他怎么能责备他从别的地方寻找快乐？不让 Tony 迷惑是不公平的。他是有魅力的 sub，天生喜欢调情——其他 top 当然会对他感兴趣，而 Tony 当然需要这样。

Gibbs收回目光，发现 Teyla 正凝视着自己，黑色的眼里流露出同情。

“我怕这取决于你，Yedah!。”她善意地对他说：“而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找到办法，成为真的自己。”

Abby发现自己处于人群外 围。她啜着饮料，看着在 庆典 的这个 生气勃勃 的快乐集会，通常她会 享受这 集会，但是现在她有 种奇怪的疏离感——还有一点 悲伤。

看见Ronon和Teyla在一起 听到Gibbs谈论穿洞的事情，让 她的孤独感又抬头。而通常她总是 用开朗的 个性压制着它。她梦想穿洞已经 很久了，有 时候 她几乎忍不住要跑到维已 文身的 工作室去，让 他们 给她穿洞。只是 想到 Gibbs的反对，她才没有这 么做。

“嗯，他们说 你会倍感孤独。”她喃喃 自语，靠在一 棵树上，看着 庆典。她感到这 一切都离她很遥远，好象自己 被包在个 茧里面。“这太傻了。”她对自己 说。“我是说，看 上帝面上，你在个 完全 不同的星球上！这太酷了！”尽管如此，她没什 么感觉，所以 她仍然 待在原处。

她看见了 Tony，在 人群中活动着，不 和人 交谈。Abby看得出他在工作，试图找出更多有关这里被 害海陆的 情况，但是她猜大多数人 不会注意。他 轻浮的样 子，让他 看起来是在 寻找一个 top来一 夜风流。

她看着 他在 人群中活动 好一阵子。有 人 误解了他的 行动，不 有 top试图捉住他手 腕，把他 带到 后面的帐篷 区去，但是 每次她 都看见他 用一种特别的诀窍冷静地脱身。一个 top不肯善罢甘休，结果被 扭到背后，Tony咬着牙在他耳朵边说 了些什 么。Abby摇头，她 明白别人怎么会被Tony复杂 的信号误 导，但是对 她来说，一切都明如白昼。不 管刚才他是 怎么对 Gibbs说的，她可以打赌，晚 无论如 都不会到帐篷 区的人就是Tony。

她漫步到离 人群更远一点 的地方。她知道 自己 应该混到 人群去，提出 问题，但是她没有个 心情。好吧，她也知道 Gibbs会不 高兴的，因为自己 离开了 人群，特别是还有个 凶王 逍遥法外。但是她觉得自己够 安全了。他 告诉 她不要 走得太远，但是她毕竟还 能 \*看见\*人群，所以 肯定算 太远咯？

她沿着海滩 徘徊，走上 一条小路，向上 走了好长一段，最后来到 一片长满绿草的高地边缘。

“你没 事吧，小姐？”一个 声音叫道。

她看见远处有个 男人站在一 艘小船边，就是把他们 载到这 里来的 那种酷 的小 飞船。

“我很好！”她挥 手。“只是你道想 看 景色。”

“这里景色很 美。”他大声 说，朝她走过来，而 她停在那里，不 知道 这是 个 好主意。她现 在离开 人群相当远了，如果她有麻烦的话，她甚 至不 确定他们 能否看见 她，或者听见她——这里离开 面的篝火和火炬太远，没什 么 亮光。

“你要搭船回去吗？”那人一边说一边靠近了。“我负责摆渡。”他指了指原来在他身边的小飞船。

“不……起码……现在我要想回去，而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Abby皱起眉。“我是说我不能告诉Gibbs就回去，而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他是的top吗？”那人问。

“嗯。那个，某种意义上……我是说我们没有睡觉，或其它什么——我在他的小组里工作而他是……那个他在照顾我直到我找到某个人。”

“哦，是个好人。”陌生人评论道。

“他的真的很好。”Abby点头。“尽管有时候我希望他在同意我和其他top约会以前他要为难他们，但是必须得到的允许，而这是很正式的约见他们。说老实话，他们大多数人在那个时候就被吓退了。但是Gibbs就是迷的——他道自己在做什么，目前为止，他做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听起来他是很认真在履行他对你的责任。”陌生人说：“如果你戴着他的项圈的话他就必须这么做，那么，你为什么离开集会呢？”

Abby注视着这陌生人，他有着棕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但是她吃不准是什么；只是某种似乎很熟悉的东西。他当然是个top——她很快就感到了他身上的那种气场。她知道Gibbs不喜欢她坐在这里，一个和个陌生的top在一起。外面还有个凶手在游荡。但是看上去并不危险。当然，她对于‘危险’的雷达系统出了名地不可靠——她过去有过几个相当暴虐的top，不过她可不是个容易屈服的人而且最后都会摆脱他们。但是她仍然感到难过，因为她不该忍受他们那么久。

另外，她真的渴望一个强壮的top——某个让她感到安全的人。有时候她把暴虐的top错当成强壮的top，不管Gibbs和Tony多次向她解释过其中的区别。问题在于她头脑里知道这应该是怎样的，但是她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这让她有点心痛。她渴望找到真命top，某个可以用她心中所有热情去爱的人，但是目前为止，她在寻找真命天子方面完全是个废柴。

“我知道我猜我是想个人待会儿。”她承认道，终于回答了他的问题。“下面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开心。他们是对儿一对儿的做爱，有\*穿孔\*和所有这些事情。”

“什么？”陌生人冲他笑了，蓝眼睛里带着好玩的神情。

“对不起……我在唠叨。只是Ronon有那真的很酷的乳首环，是的，top帮他穿上去的，它们真漂亮，我也想要。可是Gibbs说我得等到真命top帮我做这个，我知道

他的。但是我想到那些很酷的卖穿环的店里去买一些——我看到过那些美丽的旭日形状的首饰，它们真是太美了而且……哦……我说得太多了，是吗？”Abby咬住了嘴唇。“对不起——McGee一直警告我别说太多。”

“完全没有我想 这太有趣了。”陌生人大笑起来

她透过睫毛又看他一眼。

“那么你是 Sheppard手的 吗？”她问。

“是的 女士。”她点头

“你认识死掉的那些家伙 吗？”

他身体僵硬了一下 “是的 ”他简单地回答。

“对不起 我是 ……我猜我是个 很好的外勤探员。”Abby耸肩说：“我应该询问Rodney, 可结果我们是 闲聊了一通。”

“你和 Rodney Sheppard闲聊了一通 ”陌生人似乎被逗乐了。“哇噢——干得好。他可是个 容易相处的人。”

“我觉得他很可爱！”Abby抗议道。她相信自己真的应该问一下陌生人的名字，但是像这样不知名的他 交谈真有一种很吸引人的地方。她注意到他也没有问她的名字——但是 NCIS探员们到来 引起了相当的轰动 也许他已经知道 她是谁了。

“这上面真的很漂亮。”Abby叹息道，看着下面人群在蠕动 就象小小的 色彩鲜艳的蚂蚁。海滩上的篝火给周围 拍打到岸上的 海浪罩上一层橙色的光晕。

“真的很美，是吗？”陌生人说 “这里叫做项圈湾。”

“项圈湾？真的？这个名字真酷！可它的形状不像项圈啊。”她说着，把头弯到一边，想看 能否看出来

“不，我想 这个名字不是根据形状取的 Sheppard给Rodney戴上项圈后回来的第二天，他在地图上给这个海湾取了这个名字。所以我猜这个名字和它更有关系。

“你认为他在这里给 Rodney戴上了项圈？哦！这太棒了。”Abby说，手 抚摸着自己的项圈。像Gibbs所有的项圈一样 它是个 朴素实用的黑色皮项圈——很舒服，但是毫无个性 她爱这个项圈，可尽管如此，她仍然渴望一个对她有意义的项圈。

“你很浪漫。”陌生人说：“我看得出来”

Abby朝他笑笑：“我知道！Tony一直这样取笑我”

“Tony？”

“Gibbs的另一个 sub。他是个 很棒的家伙 ——嗯，他有时候 会很讨人嫌，但是那只是因为Gibbs不肯和他睡觉。我也 很浪漫，骨子里面——他是想 让别人知道。我可不介意让别人知道；我有点 像本打开的书，没什么秘密。”

“从那儿看海湾，景色更美——你想 去看看 吗？”那人问。

Abby咬了下嘴唇。他指的地方十分偏僻，如果她跟他说的话，人们就完全看不见她了。她知道 Gibbs会怎么说——她脑海里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我想 Gibbs不喜欢那样的。”她喃喃自语。

“你总是做 Gibbs喜欢的事吗？”那人问，听上去真的很感兴趣。

“不总是这样，但是碰到我的安全有关的事情，Gibbs总是很凶的。”

“他应该这样。”那人说：“我想让你做任何你的top不赞成的事。我们何不就在这里坐一会儿，聊聊天呢？我真的 很喜欢和你说话。”

Abby冲他转过脸，不知道怎样回答。但是他的眼睛离她那么近，而且看起来很善良——坚定果断，但是很善良。他有那种负责的态度，就像 Gibbs那样，还有一种自在轻松的权威——这不太像Gibbs，可她还是很喜欢。

“好的。”她听到自己说。他们 并排坐在长满青草的高地边缘，腿悬在空中，紧紧挨着他 坐在旁边，她感觉很温暖，很舒服。

“你确实 真的很漂亮。”他说。Abby觉得自己的脸红了。

“我打赌你对每个sub都这么说。”她答。

“不，才不。这方面我可不行。”他笑起来。“但是你——你真的很美丽。我喜欢你的打扮。”

她又朝他转过脸，他的脸显得更近了。她用力咽了一口唾沫，发现自己的目光逡巡在他的嘴唇上。它们看起来又柔软又坚实——而且很想吻上去。

“我现在就想吻你，可你戴着另一个 top的项圈，而我 没有得到他的允许。”那人悄声说。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她的嘴唇。

“哦，好吧。Gibbs不会介意的。”她说着向前靠过去，眼睛闭了起来。她感觉到一根手指放到了自己的唇上，攥她推开，她吃惊地睁开眼睛。

“没有允许不可以。”他遗憾地说。

“好吧。”她撇起了嘴。

“我们 再谈 。”他伸手揽住她的肩膀，把她 搂到身 边。她感 觉到他的 温暖 这是 不是 错了？可感觉太对。

他的大手轻 抚着她的手 腕，top们正在 追求中的 sub经常这做 稍微 试探 一下，感觉温和 束缚带的 热度，寻找两之间的 力。

Abby感到自己 放松下来 她不知道 这个 眼睛善良的陌生人给她戴上手 铐，把她的双手绑在她的 感觉会是怎么的 她可以想象那些艺术家般的手 摆弄着她的身体让 她出 美妙的 敏感的呻吟 而她被无助地束缚着 无力 抵抗。

一个 劈刀 的声音在她脑海深处 提醒 她Gibbs说的一些话。那个凶手是 喜欢把被害人绑起来 然后用木桩 把他们 钉在地上 ？这里的土地可真软——很容易 就可以插一根木柱进去 她打了个 哆嗦，把手臂 从他的 掌握中 抽了出来

“对不起。”他喃喃 地说：“这不是的 ”

“不——这很对！只是 .....我还不知道 你的名字 。”她脱口而出。

“我很喜欢这样 ”他低声说 陶醉 地看着 黑暗中她脸部的轮廓。“和个 陌生人在沙滩上的 邂逅 。神秘，浪漫 。”

她感到被 看透了 这太挑逗 了，她可以感到自己 两腿间的 搏动 可她对这 家伙一无所知 。她在地上 没有感觉到危险 的信号，可她很少会感 觉到危险 。她在这儿离开大家很远，如果这 家伙 趁机做些什的 话真是 太容易了。她轻 打了个 哆嗦 。

“哦——你冷了 ”

他脱下的 外套，披到她 的肩上。它 感觉很温暖，还散发着的 味道 这 味道很好闻；皮革、须后水和某种朴实美好的味道。她舒服地蜷缩进外套里。

“你会 让我 再这做 吗？”他问，指尖点着 她的手 腕。“如果不 愿意我 就不做。”

“我.....”她的喉咙很干，她的身体他的 触摸下 颤抖 。她喜欢他手 指在 皮肤上的感觉.....她太 想要 迷醉。 “好的 ”她耳语道 他手 指慢慢地移着，从容不迫的，再次抚住她的手 腕，然后收紧只是 轻轻的

“你喜欢被绑起来？”他柔声问：“你喜欢那样的 感觉？不能动不 能抵抗？”

“是的 ”她低吟道 束缚是这个 世界上她最喜欢的事情。她热爱那 种感觉，经常努力在她的穿着上 制造这种感觉，戴上小 的护腕，缀满 钉子的戒指，项链和手 链，还有紧的 靴子。

“我喜 欢 我 热爱把 sub绑起来的 感觉 我 热爱他 眼中信任的表情 和 她手腕上皮

手铐的味道 我 热爱她 在我不 无力地蠕动的 感觉。”

他手 指温柔地摩 着她的腕 她扭动起来想 象着不 知道 听任这人的 摆布 会是怎 样的 感觉 他手 指看去 那么温柔 这 些手指肯定 不会伤害她吗？

“我喜 欢脱掉她衣服的感觉，她的双手绑在背后，所 无法 阻止我我 喜 欢解 开她 的衫 子，脱她 的乳罩，摸她 美丽的乳房释放出来的 感觉。”Abby凝视着他 完 全 被 迷住他 伸出手 撩开垂到她脸上的一 缕头发。“我会 摸她 的乳房，轻 轻 的 然后 抚 玩 一番 我 会她 的个 乳头含在嘴里，用力 吮吸 让 她哭喊起来而 她的双手被 缚住，只 能听凭我的 摆布。”

Abby的喉咙深处 发出 一声低 的呻吟 。

“我会 慢 慢 脱她 的衣服，一 层一层地剥下来 直到她身只 剩下一条内裤。然后 我会用刀子把 它割下来。”Abby的眼 睛瞪得溜圆。

“刀子？”她低声说 突然被再次吓到。

“是的”他点 头。“我会 把它割下来 然后她 放到床上，摸她 的腕 铐在床头 我会铐住她的脚踝，摸她 的双腿分的很开，铐到床尾，她就这样 四肢张开钉在床上，无法 动弹。”

这个‘钉’字向她拉 起了 警报，但是她 仍然 微笑 着他的 眼睛仍然 很善良。

“然后我会 躺到她 的腿 之间，吮吸她的甘露，直到她快乐地尖叫起来 但是我 不会让她达到高潮。她坚 持住 因为她知道 只有我 进入她之后，她才能达到高潮。”

他手 指现在象蜘蛛腿样在 她的手 腕上 上下移着在 她的皮肤上击打出她 心跳 的节奏。

“你真的非常 美丽，你知道吗。”他说 “而且 关于 穿洞的事，你是 对的 你穿了洞 以后会非常 美丽。你的乳房这 么 圆 这 么 漂亮 我 喜欢摸 它们”

“Gibbs.....”她悄声说

“没事。”他手 指在 她的腕 上收紧了。“我现在不 会 我是耻 你知道吗 我理解 穿洞这事 我 完全 理解 我是 认为给我自己的sub穿洞会 非常 美妙 的经历 在他 们耻 留永 恒的记号，永远 提醒 他是我 会慢慢 来我 会先把你绑起来不 是因为你也许会挣扎 而是 因为我这么做 希望 你不要迷 乱 不会 出错。还有.....因为你喜欢被绑起来”

“是的”Abby叹 息 道。

“我这么做 的时候 会看 着 你的眼睛 而且你 大叫的时候我 会吻你，用我的 嘴唇 封住你的声音。”他轻声说



“是的”Abby又叹了一口气。

“然后我会和你做爱，但是我还是会绑着你。我会用我自己的身体覆盖住你的身体，然后那么用力，那么持久地占有你，好让你肯定地知道你是我的。而且我在你身体里的時候，你会一直感觉到你乳头上冰冷 的金属，它们也是我——放在你身上，提醒你属于谁。”

“哦上帝！”Abby低声说：“就是这样。完全是这样的。”

“我们不会停留在那里。”他保证道。她注视着他的嘴巴张开了。“我还想在 你身上其它地方穿洞。”他说。“如果你想的话。”

她用力咽了口下

“更加私密的地方。”他小声说，用力握住她的手腕，就像手铐一样紧。听着他描绘的场面，她颤抖起来。她的阴蒂因为欲望而跳动着。“你想摩擦自己是吗？”他问，对着她的耳朵轻声说

“是的”她喘息着说

“你不能。”他说，手警告地捏着她的手腕。“只有我可以说你什么时候能够高潮。”他轻轻地吸温暖了她的脸颊。

“是的”她小声说，然后仰起，脖子露了出来，喘息着

“而不能，现在还不行。除非我把你绑起来，除非我在你身体里。”

如果现在他拿出手铐，她会心甘情愿地把手放进去，她想，如果他想把她钉在地上，然后占有她，她会让他释放。Gibbs, Gibbs, Gibbs.....他在她脑海深处，向她警告着危险，但是她不想听。

“我要你”她对他说，于是他微笑了。

“我道”他说

~\*~

Ziva带着某种残酷的决心，闷闷不乐地工作着。她没心情参加派对。她脑子里全是白天和Teyla见面时的情景。她感觉到Athos女人所吸引，却不清楚原因。也许是因为Teyla显然是个战士，而她身边的男人无疑十分凶猛——可是他仍然向她跪下，让她向小狗一样宠爱他；而Ziva知道，顷刻之间就会用生命保护他的女主人。她暗忖Teyla怎么能够驯服这样一个杰出的sub。又怎么能够让他如此顺从地留在她身边？

当Teyla找到他的时候，她正在四处转悠，向他们提问，但是没什么收获。Athos战

士带着另一个女人，比Ziva矮一点，留着刺猬一样竖起的金发。她的身材苗条健美，Ziva不禁注意到她的乳房浑圆坚实，在朴素的战士上衣里若隐若现。她穿着皮质短裤和齐膝的靴子，腰带上挂着好几样武器，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反抗和挑战的气息。

“Ziva——我在找你，我想把Kahla介绍给你。她是新手。”Teyla说。

“很高兴见到你。”Ziva说，毫不掩饰地用贪婪的目光捕猎般地审视着Kahla。Kahla不信任地回视着她，但是Ziva注意到金发女人也粗鲁地公然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挑战，Ziva感到浑身发热。

“Kahla是个submissive。”Teyla说，尽管Ziva已经猜到。

“你是Athos人吗？”Ziva问。

“我是在Athos出生的，十八岁的时候被Wraith抓去了，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逃跑者，然后捕猎我。Teyla找到了我，她的朋友取出了我身上的跟踪装置。”Kahla说，她的声音硬梆梆的，话语短促、单调，态度里带着愤怒。

“我没听说过——逃跑者？”Ziva问。

“Ronon也是个逃跑者。”Teyla严肃地说，“这是一种特别残酷的练习。Wraith穿过很多世界捕猎他，他一直不得安宁，而且，由于他背上被植入了跟踪装置，他永远不能全摆脱他们，他逃过了很多年。Kahla只做了一年的逃跑者，可她能够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大多数逃跑者熬不过几个月。”

“他们抓不到我。”Kahla反驳道：“他们试过，可他们杀了几十个，这感觉很好，用刀子划开Wraith的肚子，听他们惨叫着死去。”

Ziva着迷地看着她。这个女人几乎和Ronon一样凶猛。她暗想着跳入Kahla灵魂里的阴暗，她征服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起码她用不着照顾她——这个女人和她自己的样，黑暗。她们可以结合在黑暗里。

Teyla一手放到Ziva的肩膀上。“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在这里。”她说，然后走开了，回到附近她的sub和几个Athos人站着的地方，留下Ziva独自和这个桀骜不逊的submissive在一起。

“你是谁？”Kahla用好斗的语气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以前是个刺客。现在……我调查军事罪案。”Ziva回答。

“刺客？你是说枪手吗？”Kahla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是的。”Ziva回答。这难道不是事实？

“你是top？”Kahla问。

Ziva点头：“项圈是……”

“我道 Teyla告诉我 你戴着学徒项圈。”Kahla耸肩。“我不在乎。你想操吗？那里面有帐篷 在火堆那边 看看 你能不能占有我。”

Ziva对Kahla的直率大吃一惊，但是来自丹田的热量让她知道自己绝对想征服 统治这个 黑暗凶猛的女人。

“我能轻松地占有你。”她咬着牙说

Kahla笑了，洁白的牙齿在黑暗里一闪。“走着瞧。”她答。

“我还在工作 我去 问问 Gibbs他同不同意。”Ziva说 Kahla轻蔑地看着他。

“我才不会 让谁来告诉我 可以操谁。”她抱怨说

“送你的 权利 而我的 荣誉感让我 尊重 这种权利。”Ziva厉声对她说道。“如果你不愿意等，那就离开。我不在乎。”

Kahla瞪着她，灰色的眼睛里 燃烧着火焰。“快一点——否则我去 找别人。”她说

Ziva觉得心中腾起一阵怒火。她渴望抓住这个女人让她看到 底谁是top。她大步向Gibbs和McGee站着的地方走去。

“Gibbs——我整晚 都在提问，但是没找到任何对我的 调查 有用的东西。”她对他说：“现在我想 请你允许我今晚 离开人群带个 submissive过夜。”

Gibbs注视着她，锋利的蓝眸冷冷地打量着她。他的目光越过Ziva的肩头，Ziva半侧过身子，发现他正看着 Kahla。她看着他的目光扫过她挑衅的瞪视和腰带的武器，然后回到Ziva身上。她不喜欢他目光里的——反感？或者 她在他眼中看到的——也许只是听天由命的失望。他似乎一直期待着她身的 某种东西，可她不知道 是啥。她只知道 此时此刻她让他 失望了，却不知道 原因。

“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过 sub了。”她生气地说。“我总是 请求你的允许 而且……”

“很好，Ziva。如果 这是你想要的去 吧。”Gibbs打断她。“快点 McGee——我们走。”

他从腰带上解下McGee的牵绳，略带夸张地把它扣到McGee的项圈上。Ziva看见了McGee那漂亮的绿眼睛里的神情，努力压下又一阵怒火。McGee愚蠢地迷上她又不是她的错。她从来没有鼓励过他！他不适合她 要多错有多错。看着他站在那里，那么尴尬，就象刚生出来那样柔软、天真。如果她成为他 top的话，就会彻底毁掉他。他一点也不知道 她的阴暗面，如果他认为他们可以相互给对方什的话，那他就是个傻瓜。他这种愚蠢的幻想 她可没有

Ziva看着 Gibbs催着McGee离开，无疑要拯救这朵敏感的小花，不让他看到。她带着 Kahla去帐篷。她感到愈加愤怒了，她大步走回Kahla身边，她正站在远处的地方，观察着。她拽住Kahla的胳膊，把它扭到她背后，另一只手绕到后面抄住她脖子，把她拉过来，狠地吻住她，牙齿咬着她的嘴唇。Kahla挣扎了一会儿，然后用带着怒意的饥渴回应着她，让 Ziva想要更多。她松开对她的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腕，拉着她离开人群，走过火堆，朝帐篷区走去。

这里比较凉快，微风从树丛间吹过。成双作对的帐篷里蹒跚着来不及走进帐篷就闪到路边的。Ziva几乎被躺在草地上的对倒了他正旁若无人地亲吻着。

“他妈的进帐篷去！”Kahla冲他们叫喊着，从他身上跨了过去。

Ziva听见皮革打在肌肤上的声音，还有个 sub被鞭打的低低呻吟。她看见远处有个女人，赤裸的身体抵在一棵树上，一个 top在鞭打她，她的手握起又张开。这个场景原始而又本能，Ziva站了一会儿，贪婪地看着他们。

“真辣。”Kahla说。她搂住Ziva的腰，拽拉过来，再次粗暴地吻着她。

真辣。从 Ziva的角度看还带着某种兽性，但是那个submissive并没有被绑起来而且显然她在享受鞭打。那个top非常克制，很注意鞭子会落在哪里，所以这延长了一酒后的胡闹，不会造成恶劣后果。

她的欲望被撩拨起来。Ziva让Kahal拽着她走向成排的帐篷。她们试了几次，找到一个空帐篷，Kahla拽她推了进去，推到帆布墙上。Ziva抵着她，紧紧地握住 Kahla的手腕，紧得定会留下瘀青，即便这上面不会有手铐留下的痕迹。Kahla灰色的眼睛在黑夜里闪着愤怒的光。

“今晚你是我的。”Ziva咬着牙说：“我要用我的方式操你。”

“如果你行的话。”Kahla挑衅地说。

Ziva几乎下意识地行动起来。她一抖手腕，把Kahla摔到地上，金发女人仰面朝天地倒在草垫子上。Ziva跳到她身上，再次抓她的腕，把它们按在她的脑袋上方。然后她低下头，咬住Kahla的脖子。Kahla尖叫着挺起身子，手挣脱开来。她的指甲在Ziva的脖子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印子。

疼痛让Ziva愤怒起来，丹田里再次升腾起一股热量。她会征服这个 submissive，让她难过。她用力扭着Kahla的脸。

“操，婊子。”她噬咬地说。

Kahla的眼睛因为欲望而闪亮，但是她跪坐到脚后跟上，朝Ziva的脸上吐了口唾沫。Ziva愤怒地抓她的上衣，把它扯开。她用力捏住一只乳房，Kahla大叫起来，跌回

到草垫子上。Ziva跨到她身上。

“操。”她再次说道，压住Kahla，张开嘴含住另一只乳房，咬了下去在她身上留下两排牙印。Kahla尖叫着，身体在Ziva粗暴的爱抚令人满足地扭动着。

“我操！我操！”Kahla大叫，但是Ziva注意到她的双腿分开了，她兴奋的气味浓重醉人。

“不，我会操你。”Ziva说，手挪下去，撕开了Kahla的裤子。她压住个子比她小的女人，撕扯着她的衣服，想剥光她。Kahla扭动着，挣扎着反抗她，但是Ziva找到了她的温暖跳动的阴蒂，Kahla不动，一声被压制的喊叫消失在喉咙里。

“你喜欢这样吗？”Ziva说，手指熟练地抚弄着Kahla的阴蒂。“求我 submissive。求我。”

Kahla的眼睛因为欲望而睁开起来，她抬起小腹，迎接Ziva粗暴的抚摸。Ziva低头冲着她笑了：“求我，否则我不会让你高潮。”

Kahla举起手，撕扯Ziva的衣服，Ziva配合的抬起手，她银色上衣被扔到身边的地上，她的裤子被拉开，Kahla从后面伸下去。她用力捏着Ziva的屁股，指甲掐进肉里。Ziva叫了起来，但是疼痛让她更加兴奋了。她弯下腰，再次咬住只坚实圆浑的乳房，恶狠狠地吮吸着乳头。Kahla抽搐着，手指在Ziva的背上抓出一道火辣辣的长印。

Ziva一边吮吸着，一边用手指快速地、用力地摩擦着Kahla的阴蒂。她让她到达高潮的边缘，然后停了下来。Kahla瞪着她，眼睛因为性爱得傻了的。

“不。”她呻吟着：“更多……求你……”

“等一会儿。你先要服侍我。”Ziva说，她站起来，脱光衣服，然后跨坐到Kahla的嘴上。她按住金发女人的头，Kahla热切地伸出舌头，舔着她火热的阴蒂。Ziva在那饥渴的、湿漉漉的嘴上面上下下移动了几分钟，直到达到高潮，感到一股温热的黏稠的液体顺着腿流了出来。她就这么停了好一会儿，喘息着让Kahla饮下她的甘露，然后放开了她。

“现在，求我。”她说，回到刚才的姿式，手指放在Kahla的阴蒂上，手按着她的乳房，用力摩擦着。

“不！”Kahla咬着牙说。

Ziva残忍地捏着她的乳头，Kahla在她身下拼命扭动着。

“我求你！”她哭喊起来：“求你，求你，求你……”

Ziva松开乳头，马上又更加用力捏下去。她用力夹着它，Kahla抽搐着，大声呻吟。

起来

“今晚谁是你的top？”Ziva质问。

“你！”Kahla大叫。

“好姑娘。”Ziva低下头，再次粗暴地吻住Kahla瘀青的嘴唇，同时用力擦着她的阴蒂。Kahla同样用力地喘息着，Ziva感到一股热流冲到她的手指上。

她在被征服的sub身上坐了一会儿，感觉到搏斗的热量逐渐从身上消失。只有黑暗围绕着她，而她的身体疼痛着。她从Kahla身上下来，把自己甩到她身边的草垫子上。是这样——先是强烈的性欲，热得让人眼花缭乱，然后是内心的黑暗和麻木——然后，早晨……

Ziva转过身，背对着Kahla，膝盖蜷到胸前，闭上了眼睛。

早晨必须照顾好自己。

~\*~

Gibbs头也不回地拉着McGee离开Ziva。他知道年轻的菜鸟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也知道现在他很受伤，最好让他离开这种处境。

“Abby在哪里？”他问，环顾周围，想知道自己sub们在哪里。他都能照顾好自己，除了她，他清楚地知道她不是训练有素的外勤探员——而且，她的确经常让自己陷入麻烦。

“我知道头儿，”McGee说，打量着人群，“她肯定没事。她大概和Tony在一起。”

“不——Tony在哪里。”Gibbs手指着那边说。

他快步向Tony走去。Tony身边围着五个Athos人top，他们大多数都被这任性的sub搞得晕乎乎的，而且Gibbs怀疑他们所有人都希望晚一点能把Tony绑到他们的床头的柱子上，这想法让Gibbs的心抽紧。

“DiNozzo。”他一走近，就厉声喊道。意味深长的语气，Tony毫不迟疑地立刻来到他身边。

“怎么了，头儿？”

“我们找不到Abby。你看过她吗？”

“有会儿没见到她了，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在那里。”Tony指着海滩边。Gibbs只能看到一条沙路蜿蜒到小山的那边，消失在黑暗里。

“那是什么时候？”Gibbs问。

“大约一个小时前——也许更久。”Tony回答。

“该死。”Gibbs扔下McGee的牵绳，朝小路奔去。

他应该更加留心她在哪里。他特别告诫过她不要走远。Abby对他太特殊了他那么爱她——他们都爱她，不能失去她。现在他内心糟糕的感觉更加强烈了他住，停了一会儿，做了几下深呼吸，朝四下里看着。McGee和DiNozzo紧跟在他后面，他们都利用小山边的有利地形扫视着人群。

“我找不到她。”McGee说，人群已经稀疏了很多，因为许多人离开了帐篷区；Abby的打扮与众不同——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她不在这里。

“我们得找到她。”Gibbs简洁地说：“这里有个连环杀在游荡，我都知道他或者她在杀害sub。”

“Abby肯定不会就这样随便跟别人离开，是吗？”McGee问。

“Abby很孤独。”Tony说：“这让她现在很容易受到伤害。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感到她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气氛。”

Gibbs听了吃了一惊——Tony经常伪装自己，Gibbs有时候会忘记他是个多么老练的侦探。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留心每件事，把它们存在脑子里，以防不时之需。

“那边有人吗？”McGee说，越过他的头顶向上凝视着。

Gibbs跑了起来。在他脑海里，他可以看到Abby赤裸着被钉在地上，喉咙被切开，内脏整齐地堆在她的尸体旁被屠杀，就象那些海陆空被屠杀。

他奔到山顶上，发现自己站在一片长满青草的高地上……然后他看见了她，坐在一个陌生人身边——那个陌生人的手握紧着Abby的手腕，眼睛专注地盯着她的脸庞……

Gibbs立刻奔过去，不顾Abby吃惊的喊声，拽她 from 地上拖起来，拉到身后，用自己

的身体抛他和陌生人隔开。

“你他妈的疑心怎么这么重？碰我的 sub？”他咆哮道。

那人一骨碌爬起来。月光下，Gibbs可以看到他穿着军装。Gibbs立刻知道这是个 top。他总不用问就知道一个人的倾向。小时候他以为每个都能这样，可是后来他意识到这是一种罕见的天赋。有时候，你可以从人的穿着看出来，或者从更明显的细节，例如项圈或者结婚腰带看出来，但是很多时候你并不能从外表上辨别 top 和 sub——除非你是 Gibbs，就是\*知道\*。

陌生的 top 站得笔直，向 Gibbs 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对不起，长官。我是在给她做伴。她看上去有点迷路了，独自一人——我想照顾她，保证她安全。目前外面有杀手，我为她担心。我不想吓到她，所以我可以坐在这里和她谈谈。不过你说得对，长官——我不该没有你的允许就碰她。我道歉。她很冷，我是想让她暖和。然后，那个事情就变成那样了。我的错，她没错。请不要因此惩罚她。”

Gibbs 怀疑地盯着这人，但是现在他平静下来，可以看出这个陌生的 top 相当正常。事实上他有双善良的眼睛，而且他看起来很有礼貌，很恭敬。

“求你，Gibbs……没什么事。”Abby 说，拉着他的胳膊，让他注意她。“他真的很棒。他没有伤害我，他对我很好。”

Gibbs 做了个深呼吸，透了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Tony 和 McGee 也到了，站在陌生人的身后，严阵以待地等着 Gibbs 的命令。

“你有名字吗，小子？”Gibbs 问。

“是的，长官。”那人点头：“我是 John Sheppard 的副手，长官。我的名字叫 Evan Lorne，Evan Lorne 中校。”

Ducky 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但是纸上仍然很模糊。他摘下眼镜，揉了揉可卷，挥之而去。他叹了口气，看了眼手表，已经快深夜了。

“我想今晚就到这里吧。”他喃喃自语。答案就在那里，只要他能找到它，但是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光靠盯着验尸报告直到睡着他可什么也找不到。其他人还没回来，他想出去散步。这个城市真是非凡——光是建筑就让人惊奇。他也可以喝一杯好茶。



Ducky决定步行到餐厅去，白天他已经去过那里了。“希望我还记得路。”他对自己说。“难道这时候它还开着吗？啊，好吧，起码我可以过去看看。”

他挺容易就找到了路，而且餐厅还开着门，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里面没有工作人员——只有热水和煮着咖啡的咖啡壶，还有一排点心。他用热水和茶包给自己冲了杯茶，然后扫视着四周——看见Woolsey略带呆板和不安的举止，坐在角落里，正在看书。他无可挑剔地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啊——我发现我是唯一熬夜的人。”Ducky说着，朝他走过去。“我能坐在这儿吗，Woolsey先生？”

“当然。”Woolsey朝面前的位子挥挥手：“我实际上刚准备来杯睡前酒——想和我一起点杯好的苏格兰威士忌吗，Mallard医生？”

“啊——如闻仙乐耳暂明。”Ducky说：“这比茶好太多了。”Woolsey朝他笑着站起来。Ducky把茶留在桌子上，跟上基地指挥官。“那么——为什么要穿西装打领带呢？”Ducky边走边问。

“这个？哦……刚才我刚刚参加集会了我刚做指挥官不久，我觉得应该露个面什么的。”Woolsey说。

Ducky忍不住想到Woolsey穿着迷彩式的服装，在那个场合会很尴尬。“我没待多久。”Woolsey说。

“为什么不待会儿？”Ducky问：“好像应该很有趣。”

“是的，那个……说老实话，我大不适应社交场合。”Woolsey对他说。Ducky知道那是事实，这个可怜的人似乎走到哪里都没办法适应——这可真遗憾，因为显然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很有能力的领导。他是对自己的社交技巧缺乏自信，而Ducky认为这可能事出有因。

他们来到Woolsey的宿舍门前，他冲着门锁挥挥手，门开了，他示意Ducky进去。

Ducky走进房间，发现这是见过的最有条理的宿舍了。没有样乱放的东西——连Woolsey的拖鞋都以军人的精确放在床边。书架上放着好些书；Ducky乘Woolsey给两人倒酒的时候，读着书脊上的书名。

“你这里的收藏可真不少。”Ducky说：“都是经典——但是这些最让我感兴趣，Woolsey先生——Ian Fleming的全套James Bond小说？”他拿起一本，说举在手里，抬起一根眉毛：“照这外表来看，这本书翻了好几遍了。”

“我爱极这些书了。”Woolsey坦白地说，看过去有些不好意思。“我读过好多遍，都快背出来了。”

“啊。”Ducky接过装着威士忌的玻璃杯，坐到Woolsey示意的椅子上。“我想Woolsey先生 在你整洁有序的外表下面藏着一颗热爱冒险的心。”

Woolsey的脸红了起来，有点慌乱。“哦，我不多想...好吧，我想我确实来到了这里，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系，可这是真的.....”

Ducky轻声笑了一下，这个男人真的很讨人喜欢，而且完全不知道己有多可爱。“别担心，我会为你保守秘密的。”他说着，拍了拍自己的鼻翼。

Woolsey腼腆地笑了笑，坐到他对面，倚在椅子背上，晃动着手里的玻璃杯。

“干杯。”Ducky举起杯子说

“干！”Woolsey说接着变得异常窘迫。“呃，这是.....”

“没事。”Ducky笑了。“我很赞成干杯。上帝，这酒真好。”他呷了一口酒说Woolsey显然高兴起来。“那么你到这儿的时间还不长咯？”Ducky问，礼貌地聊着天。

“是的——只有几个月——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显然，如果我还和Jane在一起的话，我不会到这儿来。可离婚发生得有点突然，我想——这儿没什么好留恋的，也许我该试试新东西。我说，如果我们没离婚的话，Jane不会愿意到这儿来的——她根本不喜欢这里。可她甚至带走了我的狗——嗯，我想这是我的狗，但是平时都是我在照顾他带他散步，给他喂食。可是，她根本不给我争辩的机会，而我这就让步了我一直对她让步。”他突然看起来很伤心。

“我亲爱的朋友.....”Ducky说，心想自己原本想礼貌地聊聊天，可这无害的尝试怎么会引发这么让人吃惊的感情发泄呢？他很为这个可怜的人难过——显然他被伤得很厉害，伤口很深，而且尚未愈合。

“不.....对不起，我说得太多了，我就是.....我睡不着，所以去了餐厅，可那里一个人没有，而我——说实话，在这儿一个朋友也没有。嗯，当然，做个指挥官很难，反正我觉得这不容易，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接替了个很受人爱戴的指挥官，而且还和Sheppard将军斗了几次，他可是那种很怕人的top，而且.....哦，天哪，我真的不和你谈这些。”

“没事。”Ducky温和地说

Woolsey抬起头，眨了眨眼，看去完全像从来没有他这么好过

“我亲爱的孩子，这真的没事。”Ducky肯定地说，“你对我什么都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别交朋友——我非常希望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朋友。”

Woolsey又眨了眨眼睛，然后挺害羞地微笑

“谢谢你。”他说：“我很喜欢做你的朋友。”

~\*~

Abby坐在小飞船第二排的位子上，凝视着Evan Lorne那紧贴在后脖子上的头发。这头发长得真好，她真想去摸摸。Evan Lorne。她把这个名字默念了一遍又一遍。Evan Lorne中校……她为他的军衔感到自豪……显然她的陌生人很能干。她对此深信不疑。她从一开始就喜欢他随意却又从容自信的态度。

接着她的目光落到Gibbs身上，他坐在Lorne的身边，嘴巴严厉地抿成一条线。她脑海里回响起今晚早些时候他对她说的话。

“Abby——别在这种地方你象那样有经验。”

她没有听他的话，让他担心了：让他担了那么多心，他不得不到处找她。她想自己今晚睡觉前肯定要挨一顿屁股了。她不喜欢被Gibbs打屁股；她一直是好sub——不像Tony每天都会惹麻烦。另外，Gibbs打起屁股来真的很\*痛\*。

注意到Gibbs的态度，在回城里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Abby喜欢飞行时候Lorne的双手在操纵盘上移动的样子。它们可真是一双好手；结实，但是富有艺术家的气质。

基地到了，飞船降落到地面，他们下了船。可Lorne一手放到Gibbs的胳膊上，止住了他的脚步。

“长官，我知道也许不在这个时候提要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Abby，如果她同意的话，我请求你允许我再和她见面。也许带她出去约会？”

Gibbs怒视着他，Abby则咬住了嘴唇，但是Lorne似乎毫不畏惧。她的心跳加快了一点——他喜欢她？而且他愿意面对正在生气的Gibbs，只为要求再和她见面？Gibbs看着她。

“那么，Abby？”他问。

“是的，我同意！”她说着，给了Lorne一个大大的笑容。

“很好，Lorne中校。明天你可以到我宿舍来，我们讨论一下。目前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是我会考虑的。”Gibbs简短地说，他再次转身，但是Lorne止住了他。

“长官。”他说。

“什么事？”Gibbs气冲冲地转过身——看起来对于第二次被叫住非常气恼。Lorne没有畏缩。

“我之前说都是真心话。请不要惩罚 Abby。她没有做错任何事。”Lorne说 Abby的心一时间充满了纯粹的欢乐。

“我告诉她不要走远，可她没听我的话，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她很幸运，晚上在小山上遇到的是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Gibbs简洁地说 Lorne点头。

“我怕。”他说 “我知道她得不对，她自己也知道，是吗，Abby？”

她喜欢他叫她名字的方式。她热切地点头。

“真的对不起，Gibbs。”她懊悔地说，心中默默地祷告，~~请不要打我~~，同时，在背后交叉起手指祈祷着。她的top转过身来看着她，平时和蔼的——起码看着她的时候——蓝眼睛里带着严厉的神情。

“Abby，要是你不长记性的话，我怎么保证你的安全？”他对她说：“如果打屁股能让你记牢的话，我会这么做的。我情愿让你在我腿上哭，也好过死在哪个臭水沟里。你能想象我的感受——我们所有的感受吗——如果那是的尸体躺在Ducky的解剖台上？真的，你能吗？”

Abby突然意识到有多担心，她的喉咙堵住了。

“你说得对。”她说，坚决地点头。“谢谢你，Evan。可我是自己找的，管Gibbs想怎么罚我。”

“哦，看上帝面上。”Gibbs翻了白眼。“你怎么会小姐。”他对她说，伸出手揽她搂进怀里，亲着她的头顶。

她发现他越过她的头顶看着Evan，然后看向Tony。他俩都满怀希望地看着他。没人会干涉一个top管教戴他项圈的sub，特别是今晚，她闯了这样的祸以后。但是Tony和Evan似乎都希望Gibbs不要打她屁股。McGee则似乎吓坏了——这是由于Gibbs的坏心情，二来是Abby可能被打屁股。她想如果Gibbs真的打了她屁股的话，McGee大概会在旁边吓晕过去。

“好吧。”Gibbs终于叹了口气说。“这次让你逃过，Abby——但下次再像这样，我会马上让你趴到我腿上，快得你甚至都感觉不到。直到两眼盯着地毯。明白吗？”

Abby笑着亲吻他。“是的，Gibbs！我保证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她感到心里涌起一阵小小的狂喜。她碰到一个极好的top，而Gibbs也生她的气了——她的世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

John站在Rodney实验室的门口，盯着的丈夫看了几分钟。他一直喜欢看Rodney工作，特别是Rodney知道已在看他的时候他的sub有一双漂亮的手从来没有停下来的时候飞快地打字，拿咖啡，在白板上写公式，同时重设三种不同的设备——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同时发生的。

Rodney穿着晚装，下身是紧身的黑色卡其裤，完美地衬托出他圆润的漂亮屁股，上身穿着一件鲜艳的蓝衬衫，和他的眼睛的颜色很相称。他甚至画了烟熏妆的眼线，而John喜欢Rodney画眼线。

“嗨，”他陶醉地看了心爱的sub好一会儿，最后说道。

Rodney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被惊讶打断了思路。实验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而他显然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出了神。

“哦，是呀。”看见John，他生气了，故意背转身，继续弯腰忙着他的实验——John根本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感到受了冷遇，相反，乘机好好欣赏了一下Rodney结实的屁股。

“还生我的气？”John说，穿过房间，把带的大盒子放到门边的桌上。

“这是Athos的驱魔节！”Rodney哀叹道。“这是Athos一年里最大的节日——有很多好吃的，不像他们唱着丧歌，哀悼死人时吃的那种垃圾燕麦粥。我不能相信你不跟我们一起去，还特别打扮了呢。”

“你可以去的，Rodney。”John指出。

“没有我才不去。你会负责所有社交，而且和你共用一个盘子，吃饭没意思。还有，那是在阿索斯湾，我们可以……做道……”

“重演一遍戴项圈的情景？”John抬起一根眉毛：“我们每个纪念日都这么做。”

“我道！但是！做道多喜欢那个地方，想看你还是飞行员呢，坐上小船一会儿就到那里了，我去得太少了！”Rodney悲叹着。

John站在他背后，趁他弯腰工作的时候摸着他的屁股。

“别以为摸我的屁股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Rodney说。

“真的？”John轻轻捏了捏Rodney的臀瓣，Rodney硬生生忍住一声低吟。

“不！”他说，站起身来不让John轻易享受他的目标。

“你想让我行使权利吗，Rodney？”John问，双手搂住他的丈夫的腰，轻咬着Rodney的耳朵。Rodney叹了口气，柔软地倚到他身上。

“那个 当然不是”他回答。“但我想 让你道 我非常，非常 生你的气。”

“你今晚吃过东西 吗？”John问，手移去 隔着衬衫 爱抚 着Rodney的乳头让 它们硬了起来

“去餐厅？那里只有 硬梆梆 的三明治，今晚 他们 没麻烦 自己 做饭，因为他们 知道 每个都会去参加Lorne的 宴会。”Rodney激动地 唠叨 着：“不！我没 吃！我觉得没胃口 而我 从来没有没胃口过，所以 这全都是 你的错。”

“好吧。如果没 胃口的话，那你不会想要这大 盒食物 的这我让 Lorne趁摆渡的时候 从宴会上带 回来的。”

“不我不 .....什.....么？”Rodney转过身看他 John笑了，亲吻着吃惊的sub的嘴唇。

“你可以等会儿再 谢我 跪在地， 用你 的嘴。”他说：“因为这 值得一场真正 引人入胜的口交。”

他走过去 拿起盒子，把它放到一 张空桌上，开始把里面的东西 拿出来

“哦，我的 上帝！哦，我的 上帝！”Rodney像只发狂的松鼠一样 绕着桌子跳着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top。”

“是的我的”John同意道

Rodney抱住他 草 地给了他个 深深的吻，然后又绕着桌子跳着看 盒子里的内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Athos美食一个 大盘子，一副餐具。John把食物高高 地堆到盘子上，然后咬了一口，品着味道。Rodney瞪着他 带着 强烈的渴望看着他 top吃东西。John又抄子一 叉子食物塞进嘴里。Rodney的脸耷拉了下来

“你准备喂我吗？”他垂头丧气地问，John好不容易 才没笑 出声来

“我以为你非常，非常 生我的 气。”John说 “生气的时候 吃东西 会让你不消化的。”

“JOHN！”Rodney喊了起来 John咧开嘴，然后软化了。

“好吧——在我身 边跪下，好好 崇拜 我我会考虑的。”

Rodney白他眼但是 John认为他已经 有一阵子没有挫 Rodney的锐气了他们一起总是 很开心，所以他常常 忘记 让Rodney脚踏实地而他 富有才华脾气暴躁 的sub有时需要个 也许他有时候 需要的 甚至比这还要\*多\*，John不安的想假如他把这想法抛到一边。

Rodney在他身 边跪好，抬起头 就像一个 天真的小孩子，满怀希望 地盯着食物。

John抄起一叉子Rodney最喜欢的美味，递给他的 sub；Rodney用嘴接住，仿佛这是肝风髓。

“好孩子。”John赞许地低声说。Rodney一边嚼，一边蹭着他的膝盖。

“哦，上帝，这东西太好吃了。”Rodney边吃边说。John继续喂了他一会儿，喜欢听他的 sub享受食物时快乐地小声哼哼。

John自己也吃了几口，但事实上他没怎么吃。他内心仍有不好的感觉；有些事情不太对劲，但是他吃不准到底是什么。每个小时都和 Gibbs保持联系，同时严格检查他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在哪儿，考虑整个晚上大家都来去，做起来很难。他趁几次情况汇报的时候，反复敲打他们，叫他们不要冒险，不要和熟悉的人搞一夜情，不管这个 top长得好看，多么吸引人。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几个小时里，他跑前跑后，左奔右突，真是累坏了。

“没事吧？”Rodney问，John意识到自己由衷地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叹息。

“只是……担心。”John嘟囔道。

“我道就是那些讨厌的NCIS探员搞的，东游西逛，问些傻问题。”Rodney生气的说：“好像他们在发号施令，而是你。”

“Rodney——我是担心这。”John摇着头说。Rodney的忠诚让他开心，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过火。“我担心的是，上次谋杀已经一个月了，时间差不多了。今晚乱糟糟的，很多人来来去去，这是我的杀机，再次下手的好机会。我可以让我的人取消这个庆典，或者禁止基地的任何人去参加，但是我的人工作很辛苦，每个人都喜欢迷的夜晚。我想他们太严厉了。可我忍不住想，我是做错了。”

“我确信你有做错。”Rodney肯定地说。“你从来没有错过。”

“不管怎样，我想你喜欢Abby。”John换了个话题说，因为担心解决不了问题。“你首先对她赞不绝口。所以，他们并不都坏。”

“是的，她是个好人。可Gibbs让我害怕，而且我一点也不喜欢DiNozzo。”Rodney说。

“我搞不懂Gibbs。你说Abby告诉你他没有和任何人睡觉？”John摇摇头。“这群sub都很看。你会以为他起码会在他们身上找点乐趣。”

“就像你给我戴项圈前，在好几个sub身上找乐趣那样？”Rodney问，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不风流枉少年的韦小宝。”

“也许记得我遇见你时已经禁欲一年了。”John责备地说。

“所以也许Gibbs也在禁欲——~~有什么~~ 原因。”Rodney耸肩。

John心不在焉地点头，一只手缠着跪在身边的Rodney的头发，他~~咬~~用牙齿咬着下唇，~~希望~~能够赶起~~心~~中的感觉。

“我想……我要再去转一圈。”他咕哝着。“检查我的海陆，确信每个都~~没事~~。”

“那个真~~巧~~人入胜的口交怎么办？”Rodney说，靠上前，用鼻子蹭着John的裆部。

“等会儿再说。”John叹了口气。

他伸手捧住Rodney的头，在他嘴上印下个深深的吻。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他在门前犹豫了一会儿，回头~~看~~着Rodney。

“你个~~人~~在这儿要~~紧~~吗？”他问，想到Rodney有三长两短，一股~~焦~~从心底升腾起来。

“我~~没~~事。”Rodney翻了白眼。“~~这是我的~~实验室，John。这儿没人能伤得了我，不过为了让~~你~~好过点，你走了以后我可以把门锁起来，除非我认识~~你~~，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进来。”

“是~~的~~，~~这~~我会好过多的。”John~~对他说~~。

“不开玩笑？我觉得有~~点~~过火了。”Rodney说，不过仍然来到门边。“John？”他环住John的腰，把他搂到怀里，~~紧紧地~~抱着他。John感到能量在他俩之间流动，因为Rodney通过~~他们~~共有的生命纽带不断地把安慰传递给他。“你肯定~~你~~没~~事~~？”Rodney轻声问。“~~只是我知道~~以前~~就~~没有拒绝过一次真正引人入胜的口交。”

John朝他的sub歪嘴笑了一下。“我~~道~~。”他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是~~的~~我~~没~~事。但是等我们抓住~~杀~~害海陆的凶手我~~感觉~~会更好。”

“好吧。”Rodney吻着他，能量在他俩之间快乐地~~嘶嘶~~作响。

John抽出身子，离开了实验室——~~但是~~他站在门外，直到Rodney在后面锁好门，才向走廊走去。Rodney是~~他~~生命~~和~~联在一起的伴侣，John爱他超过~~他~~一生中爱过的任何人。Rodney\*就是\*~~他~~生命~~而~~即使想到任何人碰一下Rodney，就足以让他心中升起一团熟悉的红雾，他保护的天性一旦被~~激~~起，总是异常凶猛的。一旦牵扯到Rodney，这种天性就会强大到令他发狂，同样的，牵涉到任何受他保护的人，这种天性总是相当可怕的。

他的海陆死去了；他不得不把他麾下三个的尸体运回地球，交给他的家属；有三个他~~没有~~保护好。

John愤怒地摆动着双臂，开始朝着小飞船码头奔跑起来，他要~~看~~整个晚上所有来去的纪录。



他会抓住这个狗杂种的他必须抓住这个狗杂种。

~\*~

“那么，情况怎么样？”Ducky问他那些刚回到房间的同事们他看起来有点衣冠不整

“你还没睡，Ducky？”Gibbs问。

“你们在外面，可能在做些有危险的事情，这种情况下我一直都睡不着的。”Ducky回答。

他注意到Gibbs的肩膀绷得很紧，嘴巴也紧紧地抿着。出了什么事；现在他很高兴自己没有睡，而在等他。Gibbs对他对于今晚他的内心有不好的感觉——而Ducky还从来没碰到过Gibbs的内心出过错呢。

“Ziva在哪儿？”他不安地问。

“她找了个sub。”Tony说，异常灵活的嘴角边挂着一丝色的微笑。“头儿放了她假，让她去玩了。Top们的规矩就是和sub的不一样。”他轻声嘟囔着，但是这抱怨还是给Gibbs听到了。

“你要是想玩也可以去玩，Tony。只要问一下就行。她就问了。”Gibbs厉声说。

“不需要。头儿，我是外面工作，就像你要求的。”Tony回答：“没时间做别的——不是，说没人邀请我。”

Gibbs的眼睛闪烁了一下，Ducky能够感觉到空气中紧张。现在他真的担心了。Tony经常会刺激一下Gibbs，看他的反应，这次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Gibbs的行为看上去似乎已经到了临界点，而Ducky以前从未发现过Tony能够让他这样。也许他是累了，也许是今晚给了不好的影响。一个dominant有五个带项圈的sub要照顾，在这样陌生的地方，远离他们平时的环境，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Ducky让自己记住要告诉Tony在这里的时候收敛一点，除非他想今后在飞马星系的日子一直站着不能坐下，睡觉的时候也只能趴着。

“好了，你们大家去睡觉。”Gibbs命令道：“时间不早了，明天一早我就要完整的报告。把你们的闹钟定在九点这样你们能睡六个小时。”

“晚安，Gibbs。”Abby抱抱她的top，亲了亲他，然后走进房间。

“头儿。Ducky。”Tim晃了晃脑袋，回房去了。

“头儿，你今晚肯定不要人陪吗？”Tony一边问，一边朝Gibbs的房间点头。“那张床一人睡太大。你也许会觉得孤单。”

Gibbs没有像平时那样幽默地表示他的厌倦。他只是简单地摇了摇头。

“晚安，DiNozzo。”他坚定地说。

Tony站了一会儿，两手叉着腰，打量着他的头儿，接着叹了一口气。

“那么好吧。你需要的时候知道我在哪里。”他若无其事地挥挥手，会自己房里去了。

“Ducky。”Gibbs冲着Ducky的方向点头，然后步伐僵硬地走进自己的卧室，牢牢地关上了门。

Ducky看着他走，注意到了他行动紧张。“哦，不我亲爱的朋友，我想你没那么容易脱身。”他喃喃自语着。

他做了些咖啡，确定它像Gibbs喜欢的那样浓，然后来到他的top的门边，走了进去，没有敲门——他打算听到“不”，而他确实让Gibbs有机会回答的话。他肯定会说“不”。

他看见Gibbs站在床边，眼睛盯着他拿着的小盒子里的东西。他进去的时候Gibbs抬头看着他，似乎正要生气，但是接着怒气退了他，似乎只是把紧地自己封闭了起来，显得有点脆弱。

“啊。Shannon的项圈。”Ducky喃喃道，认出了那个盒子。Gibbs到哪儿都带着它。

Ducky走过去，越过Gibbs的肩膀，看那个项圈。他以前看过它，但是没这么近。它是纯金的，没什么耀眼的地方，但是朴素中自有一番优雅。

“心心相印。”Ducky读出了项圈内侧的铭文。“这是雪莱的诗，对吗？‘在爱人的唇边，心心相印。’？多优美啊。”这也有点出乎意料。他知道这个男人强硬的外表下面有着一腔深情，但是他从来不知道Gibbs还读诗。

“嗯，我猜——诗不是我读的东西，但是Shannon喜欢它。”Gibbs喃喃地说着，用手抚摸着铭文。“她特别喜欢这句——一直说我和她心心相印。”

Ducky注意到项圈上有一小块扭曲的地方，这是杀死了Gibbs第一个配偶的子弹造成的。“Jethro，你算迷惘自多久？”Ducky问：“她已经死了十五年。你应该放手了。”

“我试了，Ducky。”Gibbs回答：“我甚至试着重新结婚——三次，你知道得很清楚。”

“嗯，那个我亲爱的孩子，是因为你是个浪漫的人。”Ducky对他说：“你试图在她身上找到和她在一起时的感觉，这就是让你失败的原因。”

“我道我道”Gibbs气冲冲地说：“所以我想再试了我一个很难相处的top，Ducky。你懂的我要追求很多——Shannon理解我但是她的配偶不理解。我伤害了她们Ducky，因为我总是在她们上寻找她。”

“嗯，总是找红发女鬼结婚可没用。”Ducky指出：“和长得象Shannon的人结婚并不能重现你和她在一起时的感觉。你要做是接纳一个sub，只是因为她自己，而是他会让你想起某人。”

“不我要做的是再也不那样接纳一个sub。”Gibbs坚决地说

“哦，Jethro。”Ducky叹息道。Gibbs一弹手指，猛地关上盒子，把它放回行李中Ducky环视着房间“我看见你没拆行李。你应该让手下帮你做我不太确定你给他们戴上项圈得到什么特权，Jethro。你肯定没有完全行使你的权利。”

“他们得到他们需要”Gibbs回答：“不是吗？”他问，探究地盯着Ducky。Ducky摸了摸自己的项圈，微微一笑。

“是的”他低声说：“啊，Jethro，你的这种习惯是么？总是收留无家可归的人，给他们戴上项圈，保证他安全？”

Gibbs嘴角歪出一丝笑意：“你认为我有拯救综合症，Duck？”

“那个有时的确有这种症状。”Ducky轻笑着回答：“哦，我继续带了咖啡。”他做了手势。

“起码我的sub中有个在照顾我”Gibbs哼了一声，坐到床沿上，啜了一口咖啡。

“今晚出了什么事，Jethro？”Ducky问，坐到床沿上，Gibbs的身边。“你的内心有不好的感觉，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很紧张。”他把双手放到Gibbs的肩上，按摩的时候发现Gibbs的肩膀硬得像石头样他仍然坚持按摩，Gibbs在他的动作下稍微放松了一点

“我还是没有好的感觉。”Gibbs说：“什么事也没发生——不全是遇到个奇怪的Athos先知让我有点心神不宁。她说让我把自己封闭了……”

“那个嘛，虽不中亦不远矣。”Ducky咕哝道，手指更加用力地按摩着Gibbs绷紧的肩膀。

“嗯——这我更加担心她说的另外一些话。她对她说的时候有五个回去的时候有个”

“啊，呃——你觉得她指的是我们，现在你害怕我们会被杀吗？”Ducky问。

“我知道该怎么理解——但是我知道对于受我保护和照顾的人的感觉，Duck。

”Gibbs低头了下，因为Ducky的手指碰到了个特别酸痛的地方。

“是的我道。”

“接着Ziva陷入了典型的Ziva式困境，所以她明天回来以后会恢复好长时间。然后，为这个夜晚更加令人难忘，Abby和个陌生人私奔了我。我们花了大半个晚上去找她。最后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还好，但是根据我的内心感觉和那个Athos女人说的话——我很担心，Ducky，我不介意承认这点。”

“哎呀。”Ducky露出痛苦的表情。“Abigail真是太淘气了，明天我要和她谈——除非你准备好打她一顿屁股，要这样的话，我要找点特效药膏出来，坐在她身边说些更加温和的话。”

Gibbs哼了一声。“我同意打她屁股了，因为她很幸运，碰到的是基地的副指挥官，他照顾她，还请求我要惩罚她。另外，Tony为了她，用那种小狗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嗯，没人喜欢Abby碰上麻烦。”Ducky说。

“是啊。我承认我也不喜欢。她就是大孩子，是我碰到过最善良的人。”Gibbs叹了口气。“尽管如此，她活该而且应该被好好打一顿屁股。”

“那么我和她谈话的时候会提醒她这点。”Ducky说他让Gibbs的肩膀稍稍放松了一点，但是发现它还有很多绷紧的地方。

“那么，你做了些啥，Ducky？”

“我走到餐厅，碰到了Woolsey先生，结果我去他的宿舍，喝了一杯睡前酒。我比你们早回来一个小时。他真是个很亲切的家伙，当然迷茫得厉害，但是这样很可爱。”

“嗯，他有点想到你，Ducky。”Gibbs说，抬起手盖住Ducky放在他肩膀上的手。

“我？”Ducky皱起眉。

Gibbs转过脸，朝他微微一笑。“你——我第一次遇见你时。”他低声说想起自己过的样子，Ducky的内心感到一阵熟悉的纠结。“没自信，有点过于唠叨，害怕说错话。”Gibbs柔声说。

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Ducky的脸颊。“为他对你的做的事情，我会再打他一顿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悄声说。

Ducky捉住Gibbs的手，吻着它。“不需要。”他回答：“你为我做的已经更多了，Jethro，我亲爱的。”

Gibbs的蓝眸闪着炽热的光，Ducky对此太明白了而 Gibbs的双手突然牢牢地扳住他的肩膀，把他拉紧接着 Gibbs的双唇紧贴住他的嘴唇要求进入。

Ducky喘息着屈服在这个吻下面，他手环住Gibbs肌肉结实的身体该死，如果这并不是么\*好\*就好了。然而有 Gibbs这样的 top，怎么会这么好。这个男人是个顶尖top，不管是在卧室外还是在卧室里。

这个吻悠长，深切，缠绵，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安慰。Ducky爱抚着Gibbs的时候能够感觉到Gibbs的身体绷得很紧他知道这样没什么用而他俩之间必须有做正确的事情。

他好不容易才挣开这个吻，当Gibbs想再次吻他的时候他把一根手指放到Gibbs的嘴上。

“别这么做 Jethro。”他柔声说

“做什么，Ducky？”Gibbs嗓音沙哑地说，眼睛盯着Ducky的嘴唇。

“安慰的性事，Jethro。我们互相保证过不再迷惑。”Ducky提醒他

“但是这管用。”Gibbs歪嘴笑笑，回答道

“只是当时。但是第二天早上我的感觉总是很糟糕。你觉得自己占了我的便宜，而我感觉……好吧，我的确感觉被利用了，Jethro。”

“利用？”这让 Gibbs突然停了下来。“我永远不会利用你，Ducky。”

“我知道。”Ducky摇摇头。“但是尽管如此……我知道我爱你我亲爱的孩子而且上帝知道我也爱你而且我\*真的\*热爱你娴熟的双手在我身上的感觉，但是我们没有\*恋爱\*。我们迷惑是为了做伴，减轻孤独，或者缓和情绪。不管是什么，这有我们自曝其短，你知道得很清楚。”

“你是我的 sub，Ducky。”Gibbs说，眼睛盯着Ducky脖子上戴着的项圈。Ducky大笑起来

“哦，Jethro，你难道不想把性作为你的权利的话我永远不会拒绝你的——毕竟我确实戴着你的项圈我是提醒你当心陷阱我亲爱的孩子。”

Gibbs渴望地盯着Ducky看了会儿，Ducky感到一阵期待的兴奋掠过他的身体。尽管迷惑对成年人来说是成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是准备并且乐于和他所爱的top发生性关系接着终于，Gibbs眼中的光暗淡了他坐回去，叹了口气。

“啊，该死，你知道我永远不会把性作为一种权利，Ducky。我是……”

“Jethro,你真 想带到床上去人就躺在隔壁。”Ducky对他说 “去要他 然后你的感觉会好很多的 ”

“不 ”Gibbs摇头

“可为什么不 ？”Ducky问，像以前一样的 猪头top激怒了

“因为那样会意味着某些事，Ducky,而你知道 得很清楚。这不会是一夜风流，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回到老样子 这会改变我和 Tony之间所有的事情。”

“因为你爱上他 ？”Ducky柔声问。

“是的 该死的！因为我 爱上他 ！”Gibbs爆发了他 挥出手 把床头柜上的 咖啡杯扫到地上， 摔得粉碎，深棕色的液体流得到处都是。 Ducky闭了下眼睛。“瞧——你让我说出来。 你试了够久了！”Gibbs说接着他 皱了一下眉，手 放到Ducky的肩上，轻轻 摩挲 着：“你没 事吧？”

“不用道歉，Jethro。”Ducky对他说 因为这是 Gibbs有可能说的 最接近‘对不起’的话了。“闭眼是条件 发射——我不 怕你即使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 怕。”

“感谢上帝。”Gibbs搂住Ducky,抱他会 儿。

“他点不 像Shannon。”Ducky温柔得对他说 ：“你娶的那些 女人只是 看起来 像她，他们也不样 实际上我不 揣冒昧地问问他要 多不同有多不同你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Jethro？”

“我想 伤害他我 迟早会伤害他的 ”Gibbs回答 。

“你不再信任已 做top了 ”Ducky咕哝道，他 推开Gibbs，凝视着他 ：“会那样吗，真的 ？我说 ——你？”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可这是他 唯一能够 想到的

“我搞砸了三次婚姻，Ducky。她们都 抱怨 我是个 难以 取悦的top，因为我 苛刻，严格，不可理喻，固执，只知道 工作，还有大 堆别的事情。三个女人都样 没必 要再把 Tony的生 活也搞砸了让他 变成第四个。”Gibbs对他说

“和Tony在一起会 迷的 ”Ducky想说服他：“就像和Shannon在一起 的时候是迷的 Tony知道是怎 样的 至于说到 严格——那、子乞求你严格，看上帝的面 上！我能 够对付你 ——你娶的那些 sub更多地是想要 和有个 威望的top在一起 好让其他sub眼红，她们嫉妒想 和你，Leroy Jethro Gibbs，这又在一 起。Tony了解你喜 欢的本人。另外说 老实话，Jethro——你不 真的爱你娶的那些sub，是 不是 ？”Ducky抬起 一根眉毛。

Gibbs想了会 儿，然后摇头

“我以为我爱的”他叹了口气：“我不——我不爱。”

“但是的确爱Tony，你确实爱Shannon。我不揣冒昧的告诉你——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而且这是你的恋情成功与否的关键。至于你的前妻们在离婚后说的这些话——这完全是酒精理论。我怀疑她们中每一个嫁给你的时候都知道你不爱她们，即使你认为你爱，而她们中每一个都以为她们可以改变你，让你爱上她们。她们失败了，并且恼羞成怒——所以她们对你都这么否定。”

“我\*是\*一个很苛刻的top，Ducky。”Gibbs说：“你懂的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给过这个sub安全口令——我懂我们能够承受什么——我来明白那些top怎么会看不出sub的信号。我喜欢把我的sub推到极致，把他们带到他们以为不到的地方，让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是要求他们绝对信任我，绝对服从我。Ducky，很多sub能够做到的，但是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但是她们是害怕走到最后一步——可正是这最后一步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我懂你喜欢怎么做Jethro，我同意这不适合那些胆怯的人。”Ducky点头。

他们一起做的时候，Gibbs一直只给予他能承受的而且Ducky知道的top出于对他的尊重而有所保留。Gibbs需要的是某个极度的sub，就像他自己是个极度的top一样而Tony肯定完全满足要求。

“可是据我了解，Tony也喜欢边缘游戏。”Ducky说：“他肯定属于那些喜欢尝试极限的人——他强迫他周围的人！他每天逼迫你的方式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俩有些非常适合的地方——你是某种极端的top，而他是某种极端的sub。每个看到你俩较劲的都能看得出来——火化四射，心有灵犀。而且真的，那小子那么渴望你的注意——你应该把他从这悲惨的境地里救出来。”

“哦，Tony知道怎么挑选乐意的top。”Gibbs挥挥手说：“他没事儿。他最终会找到某个的——他睡了那么多top，总能找出个把的。”

Ducky听了大笑起来。“哦，我亲爱的孩子，你真不知道吗？”他嘟囔道。

“什么？”Gibbs皱起眉。

“我可以拿性命打赌，Tony自从戴上你的项圈后，就没有和其他top睡过。”他说

Gibbs盯着他。“Tony一直要求我允许他挑的top睡觉。”他反驳道。

Ducky站起来，摇着头：“他这要求是耻于你嫉妒，刺激你把他的床。他并没有继续付诸行动，只要他戴着你的项圈，他就不会这么做。”

“这太离谱了。”Gibbs说着也站起来，看起来似乎要去把Tony杀死在他床上，或者狠狠揍他一顿屁股。“我五年前圈了你，真的要告诉我Tony DiNozzo能够禁欲五年？我是说Tony？不开玩笑？”

Ducky轻声笑了。“看起来的确很荒谬，是吗？但是我说过，你是某种极端的sub，Jethro，而他真的在禁欲。”

“哦，得了！”Gibbs厉声说。“不说其它的，Tony害怕承诺——每个人都道是的，他想在我床上过几夜，试试我的能耐，不过也就迷了——这是我的。如果我把他上床，我希望他会留在那里——一直留下来——这是Tony的风格。”

“我对Tony不这么确定。在油嘴滑舌的外表下面，他是复杂的。”Ducky对他说：“毫无疑问，他去乱交过，但是我担保，他处过的top从来没有让他满意过。他在寻找真的top，现在他找到了，所以不会再和别人玩了。”

Gibbs站在那里，看起来彻底惊呆了。Ducky拍了拍他的胳膊。

“好好想想，亲爱的孩子，”他说：“好好想想。”

“这改变不了任何事。”Gibbs固执地说。Ducky微微一笑，温柔地吻了他的top的嘴唇，然后朝门边走去。

“我想这会改变的，Jethro。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回答。

~\*~

Caron在熟睡中动一下，接着被惊醒了他躺了一小会儿，思忖着怎么把他吵醒了他有没有听到个声音，还是他在做梦？他肯定自己听到了什么。他坐起来睡眼惺忪地打量着四周，接着看到了Steve，躺在他身边，赤裸着肌肉发达的身体真实可靠地躺在他床上。

“哦，感谢上帝。”Carson叹了口气，感到幸福涌过全身他重新躺了下来，搂住他的丈夫。Steven动了一下。

“没事，Carson？”他咕哝道。

“没事。”Carson回答，亲了亲他的耳朵。“我是醒过来，以为自己听到了什么，接着想起来你在这儿——我已经有六个星期独守空床了！我的脑子在我开玩笑！”

“几点？”Steven问。

Carson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四点差一刻。”他回答。

“太早了。”Steven含糊地说对此Carson完全同意他的双手欣赏地抚摸着Steven结实的肌肤。



“你想享用我吗？”Steven一面问，一面热切地挪着腿。

“不，亲爱的我是想抱着你。”Carson耳语道：“过这么久，我想念这样。”

“软蛋。”Steven取笑他。Carson狠拧了下他屁股。

“我是软蛋——我是个浪漫的人，而你我的丈夫，离开top太久了，明天我算好挫挫你的锐气，让你尊重我！”

“保证，保证。”Steven对着枕头咕哝着，声音里带着笑意。Carson笑出声来，亲了亲他的 submissive的肩胛。

“我爱你。”他喃喃地说。

“我也爱你。”Steven说他是个肯轻易吐露心声的人，所以Carson听了非常开心。

他迷迷糊糊地觉得闻到房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但是也很暖和，很舒服，不想动弹。接着手臂搂着他丈夫优美的身躯，他很快又睡着了。

~\*~

“你还没睡？”Rodney的耳机里传来个声音问。

Rodney从某台机器边直起腰来，肌肉的抗议让他哼了一声，但是听到他的top的声音，他还是笑了。

“嗯，我想你今晚不会睡觉了，所以我还是继续做的好。”Rodney对着无线电回答。“不管怎样，现在几点？”

“四点。”John回答。“一般会过来命令你去睡觉，但是这次……这样很好，能经常检查你的状况。”

“你现在在哪里？”Rodney问，坐到一张桌子的边上，小心地伸展着后背。

“我的办公室——不过我准备上再去下小船码头，他们现在回来得没那么频繁了，但是还是得有船回来，我在努力准确地告诉谁在哪里。”John回答。“瞧，Rodney，你应该很快上床，否则明天你会吃不消的。”

“我喜欢一个人在实验室工作。”Rodney说，思绪经飘到John联系他时他在想。

考的问题上。“这我有时真想 问题，没有白痴来打扰我。”

“对不起。”John挖苦地说

“我是说你！”Rodney咧嘴笑了：“我是说那些他们派给我的\*自称\*科学家的白痴。”

“他们派的人你已都知道，Rodney。”John提醒他

“嗯，我告诉你，纸上说和实践接触到的时候会大不相同！他们最近派给我这个，用也没有我，第二天就把他送回去。还有……”Rodney停了下来，因为他听到身后有声音。“是你吗？”他转过身看着门，满心希望看见John偷偷溜到他身后。

“Rodney——怎么了？谁在那儿？”John问，声音紧张、急切。

“没人。”Rodney回答，走到门边。“我想听到有人在门口——也许有人试了下，发现门锁着，又走了。现在这里没人。”他透过门上的小窗朝外看了看，更确定，但是外面看到任何人。

“你确定？我听到了。”John说，从他的声音里Rodney可以听出担心。

“没事。也许我什么也没听到。”Rodney说：“说真的，John——这里没人。就我一个没事。”

“我还是好了。”John对他说，而Rodney知道的也许还不算件坏事，他暗想他们两都可以休息一下。

Ziva睁开眼睛，茫然瞪着绿色的帆墙，衣橱已到底那里接她，记起来发出了呻吟。

她翻了身，看见Kahla光着身子躺在旁边的草垫子上。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她中了什么邪？她就像一个魔鬼，用一种从未平息过的饥渴拥抱自己的黑暗面。现在这种迫切的性饥渴消失了，她对自己感到憎恶。

她哆嗦了一下，意识到自己也光着身子。她的身体上满是瘀青和抓痕，浑身都感到一丝刺痛，不过对她来说并不新鲜。

她躺在那儿，凝视着Kahla苍白的身体，这个submissive看起来比昨晚瘦小，带着某种令人心痛的悲伤。她们都中了什么邪？为什么她们要给对方这么多伤痛？她记起来

Teyla曾经对她说的 Kahla的身世，感到一阵痛心和同情；这个女人受过伤害，而她昨晚并没有让情况有所改善。

Ziva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Kahla的肩膀，然后她把她抱到怀里，搂着她，想给她温暖。

“噢！妈的！”她不会一会儿就叫起来，因为Kahla狠地咬了她一口，迫使她缩回手。Kahla转身面对着她。

“如果你想再操我，那没问题，但是我要搂抱。”她冷笑着说。

“很好。我想再操你。”Ziva厉声说：“我只是想让你暖和。”

Kahla不信任地盯着她。“要是你想操我，那就快滚。”她恶狠狠地说：“要暖和我会穿衣服——我需要你。”她拉过上衣和裤子，躲到这些衣服下面。

Ziva的怒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阵悲哀。她站起来，很快地穿好衣服，离开了帐篷。

外面，太阳在地平线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玫瑰红。Ziva没麻烦去穿靴子，而是拎在手上，穿过草地，冰冷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赤脚。

她知道，自己肯定看起来一团糟，披头散发，脸上有一道长抓痕，脖子和前臂都是淤青。她不愿意去想Gibbs会说什么——尽管可能什么也不会说——可无论如何，他的目光会说明一切。

她发现一个火堆还燃着些余烬，Teyla蹲在旁边的一张毯子上，用树枝拨弄着火堆。Ziva皱了皱眉。

“你晚上都在这儿？”她吃惊地问。

Teyla转向她，嘴角带着一丝苦笑。“这是我的选择，我在等你。”

“Ronon在哪里？”Ziva朝四下里看着。

“我让他走了，我想一个人待着。”Teyla耸肩。

“哦。”

Ziva坐到毯子上，开始穿靴子。她的手在颤抖，没去把皮带子绑到小腿上。一双手伸过来接过皮带，Teyla小心地、温柔地帮她绑好。Ziva感到眼中涌起两道热泪，她眨着眼，努力不让它们流下来。

Teyla温暖的手按着她的胳膊，最终，Ziva忍不住把头埋到Athos女人的肩膀上，哭了起来。Teyla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搂着她，直到她的泪水肆意流淌，同时一直摸

着Ziva的黑发，耐 温柔地吻一下她的头。

最后，Ziva坐直身子，忧郁地盯着在 熄灭的火堆。

“我糊涂了。”她承认。

“是的。”Teyla平静地回答。

“你懂的。昨晚你故意让我和 Kahla在一起。”Ziva指责她。

Teyla点头。“我把你认为你想要的东西给你。”她说：“你做了什么，让自己以为你不配得到快乐，Ziva？”

Ziva摇摇头。

“你寻找的黑暗反映了你内心的感觉。”Teyla温柔地说：“但是我 觉得你是个 好人——我知道你 为什么 恨自己。”

“我杀我 哥哥。”Ziva脱口说道：“他是我 同父异母的哥哥。我爱他，却杀他。”

“我确信 你有 很好的理由。”Teyla评论道。Ziva点头。

“是的，他 背叛了我们的信念。他是个 叛徒，还杀了许多无辜的人。”

“所以你不 得不杀他。”

“是的……但是我 享受这个过程。”Ziva悄声说，声音几乎就在嘴边。“我是怎么 样的人，Teyla？我爱他，可我享受杀他的过程。我是个 怪物。”

“所以你认为不 能让任何人接近你，因为你也会享受毁灭他们？”Teyla问。

“我是个 杀手——这就是我。”Ziva对她说：“也许我就只能这样。”

“所以你想 找其他 陷在黑暗中的人，而是 设法得到能够 展示光明的人？”

Teyla苍白的眼眸里带着 同情，但是并没有妥协。Ziva不作声了，记起了Gibbs昨晚的眼神，和 McGee脸上的 悲哀。

“这是 Gibbs的想法。”她说：“瞧，他道——他道 Ari，我 哥哥。我 射杀他的时候他在 场。所以他给了我 项圈，他想 保护我，直到我想 明白。”

“你想明白了？”Teyla问。

“我知道。”Ziva摇摇头。

“我们每个人都 必须 找到真正的 自我。”Teyla对她说：“否则我们 永远 不会快乐。你

身上并不是只有黑暗，Ziva，我不相信你会伤害你爱的submissive。不过也许，你应该试着找一个能把你带向光明的sub，而是一总是找那些把你拖向黑暗的。”

“Kahla……”Ziva说

“Kahla有她自己的问题。”Teyla打断她。“我们会谈的——她的故事和你不一样，而你和她——你俩不合适，我想你道。”

“是的。”Ziva叹了口气。“她怎么了，Teyla？”

“我问过她曾经是个逃跑者？”Teyla说。Ziva点头。“她的top也是她们一起逃跑——Kahla的top是个温柔的有艺术家气质的女人，但不是个战士。Kahla保了她三个月，直到她俩都给抓住。Kahla看着一个wraith吸走了她top的命，然后在她眼前把她杀死，他们又放了Kahla，因为她很快，很凶猛，他们喜欢捕猎她。但是她变了，不再在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她为复仇而杀死wraith，出于此我能理解她；Ronon也有迷幻的感觉。”

Teyla重新拿起树枝，拨弄着火堆，黑色的余烬里又爆出一道微弱的橙色闪亮。

“Kahla又继续逃亡了九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她慢慢地沉入了内心的黑暗中。最后他们又抓到了她——他们搜获在一艘wraith船的中部。我在一次行动中发现了她，我认出她是我的女人，我把她带回家，但是她变得谁也不能靠近，要用很多时间和耐心才能搜获从黑暗中带出来。”

“我很难过。”Ziva用手抱腿，下巴搁在膝盖上，茫然地注视着前方。

“不要难过——要学习。”Teyla说：“Kahla知道她昨晚想要什么，如果她不是她也会去找其他人。我希望等会儿能和她谈谈，就像现在和你谈一样。”

“我怎么做，Teyla？”Ziva绝望地问。Teyla摇摇头。

“我没法儿告诉你。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不过在你脱离现在的黑暗以前，我想你必须做一件事。”

“什么事？”

“原谅你自己。”Teyla温和地对她说。“你杀人——我也杀过，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凶手。我的确在进行某种战争——你做你该做的事，就像我一样。但是你做的并不只有这些，比这多得多。别一击中定生死。我相信，你周围的很多人也看到你身上有更多的品质。Gibbs探员就是个。McGee探员也是我相信。”她轻声补充道。

“Tim只是……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很善良。”Ziva叹了口气。“他和我——我俩没有任何共同点。”

“有时候那样最好。”Teyla微笑着说：“你可以让他把你带出黑暗，走向光明。难道

不值得一试么？”

“我知道”Ziva耸肩。Teyla点点头，拍了拍她的肩膀。

“想想吧。”她说：“你会找到正确的道路的，还来得及，如果你用真心去追寻它。现在——我得走了，去和Kahla谈谈。你沿着那条路走到山脊上，那边有小飞船，带你回城里。也许你得等一班船，但不会很久。”

Ziva站起来，Teyla也站起来，伸手抱她，把她抱到怀里，轻轻地用额头碰了下Ziva的额头。Ziva突然感到一阵暖流涌过全身。她能做到，会很难，但是她能做到。她不想重复昨晚的经历，再也不了。

“谢谢你。”她耳语道。Teyla放开她，给了她一个美丽的微笑，然后转身大步向帐篷区走去。

~\*~

门口的声音震耳欲聋。刚才Carson还在睡梦中，双手幸福地搂着他熟睡的丈夫，紧跟着，门就被撞得山响，好象有整支军队在敲门。

Carson跳下床，伸手去拿睡袍，发现Steven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见鬼到底出了什么事？”Steven叫着，毫不费力地从Carson温顺的submissive转化为富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官。

“我知道”Carson和他丈夫同时冲到门边。他猛地打开锁，门立刻被推开了。外面站着的员工，Ellie Marsh，一个护士，她的脸因为害怕而扭曲着。

“Beckett医生……请你……一定得过来。”她说，浑身都在打颤。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Carson质问道，当着她的面，找出衣服穿上。

“请你……”她说，他吓不出来什么事，让她怕成那样。

“我也去。”Steven说，军装已经穿了一半了。

“我试过用无线电叫你，但是没有回答。”Ellie说，在门口快步走来走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找谁。”

就在这时，一个海军陆战队员上气不接下气地从走廊那头跑过来。

“Beckett上校……你必须……”他说。

“好了。”Steven大声说，已经穿戴整齐了。

“……到Daedalus号去。”那人继续说：“船着火——我们试过呼叫你，但是你的无线电没有回答，不过说实话你也做了么？我们已经控制了火情，McClusky少校派我来找你回去——刚才腾不出人手。”

Steven瞥了眼Carson，他也看着他。“哦，妈的双手一起，Steven——我昨晚把我的无线电关掉了。”Carson转向Ellie。“我是该到哪里去吗？Daedalus号上有人受伤了吗？Keller医生在哪里？她派你来的吗？”

Ellie看起来马上就要昏倒了。“我知道Daedalus号上的事情。”她悄声说。“我是因为我正准备上早班，我走进医院，然后……然后……你得过来……”她说不下去了——眼泪从她眼里流了下来。

“你——照顾她。”Steven命令他海陆。“Carson你去医院，看出了什么事，我去Daedalus号。”他拿起无线电，打开。“Sheppard将军——看来出了点紧急情况。你必须到医院来。”他对着无线电急促地说，然后快步跑开了。

Carson朝相反方向跑去，暗自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全速冲进医院，但是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里面什么人也没有，但是他们没有住院病人，所以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Keller医生？Jennifer？”他叫道，心想她是是去Daedalus号救护伤员了，自己干吗来这儿呢？如果他丈夫的船上人受伤，他是该去哪里和Jennifer一起吗？

通向隔壁房间的们开着——昨晚他把Ducky留在那个房间里做解剖。Atlantis上没有冷藏设备，但是的确有静态储存室。也许Ducky知道工作流程，出于某种原因把尸体留在了解剖台上，但是Keller医生在场——他能够很容易地要她帮忙，把尸体送回储存……

“哦，不。”Carson来到尸体旁，认出了它，心痛苦地沉了下去。“哦，不，哦，我亲爱的上帝。哦，不不不不。”

~\*~

Gibbs从熟睡中醒来，立刻意识到内心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还有哪里不对。

他爬起来，穿上睡袍，走出卧室，来到起居室，停下来。Tony坐在沙发上，脚翘在茶几上，两手摊在沙发靠背上，眼睛凝视着窗外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太阳。

Gibbs猛地收住脚步——通常没有人能够看到沉思中的Tony，因为他是戴着那副幽腔滑调的面具，但是偶尔，Gibbs会惊鸿一瞥地发现一个更有思想的Tony。现在他看的是那样的Tony，他的sub似乎陷入了沉思。他耷拉着的肩膀和呆滞疲惫的眼神透出某种失败的感觉——似乎他在一个问题上挣扎了很久，已经快要失去解决它的信心了。

“早，头儿。”他毫不掩饰地打量着Gibbs穿谁袍的样子，Gibbs完全能够感觉到Tony饥渴的目光跟随着在房间里移动。

“睡不着？”Gibbs问。

“陌生的星球，陌生的星系，陌生的人……而且某些事情让我费神，头儿。”Tony回答。

“你内心的感觉？我也是——而且越来越糟。”Gibbs叹了口气。

“吃不饱，头儿，可……也许。”Tony耸肩。

“Ziva回来了吗？”Gibbs问，希望这是他揪心的原因。

“大概十分钟前，你看见她不会高兴的头儿。”

Gibbs挑起一根眉毛，知道Tony在搞什么飞机。不过他还是松了口气——起码现在他知道手下的都在哪里了。他必须承认这种感觉不错，他都在屋檐下面，他可以留神照看门下的地球。任何时候他都有自己的公寓，他觉得那样不错。但是这里，在这个像Tony所说的‘陌生的星球’上，他情愿让他们在叫得应的范围里面。

就在这时，敲门声大声地响了起来。Gibbs看了Tony一眼——这声音里有种不吉利的紧急感。他跑到门边，打开门，Tony紧跟在他后面。外面是Sheppard将军，黑色的头发竖立着，军装皱成一团，似乎他整晚都穿着它睡觉。

“你得来下——你们所有人，特别是Mallard医生。”他喘着气：“又有人被杀。”

Gibbs转身回到房间里，一言不发地穿上衣服。回房的路上他走过Ziva的身边。她听到声音从房里跑了出来，他看了一眼她脸上长长的鲜红的看以生气的抓痕，还有她的黑眼圈。现在他知道Tony的意思了。她有着很深的毁灭的倾向；他希望给她戴上项圈，能给她时间和安全，让她想明白——但是时间在流逝，希望在流逝。他看了她一眼，看到自己的目光让她畏缩了一下。

“以后。”他只说一句话，而她点头，苍白的脸庞被清晨的阳光照得发亮。

几分钟里，Gibbs和他的小组沿着走廊向医院奔去。他们前面是Sheppard将军，嘴抿得紧紧的，步子跨得很大，身体因为怒气而紧绷着。

他们来到医院，穿过房间，走到另一边的门边。他们走进房间时，Gibbs第一眼看到的是Carson，站在解剖台旁边，上面躺着一具尸体。

“到底出了什么事？”Gibbs生气地问。“为什么人搬动尸体？我们得先检查犯罪现场——谁愿意把尸体弄到这里来的？”

“尸体没有移动过。”Sheppard说。“Carson就是在这里发现它的。”



“Marsh护士发现的”Carson小声说他脸色苍白，看起来很震惊。

Ducky自信地朝前走了几步，拿出乳胶手套，把它们戴上……可接着，他来到尸体旁——猛地站住了。

“哦，不。”他抬头看着Carson。“哦，Carson。我太难过了。我亲爱的……可她还是个孩子。她这么年轻。”

“是谁？”Gibbs走到解剖台前问。

面是一具女性的尸体，她的喉咙被割开了，身体赤裸着，摆放地很端正在她旁边，有一排医用盘子，里面都是她的内脏，整齐地放着，都称过重量，标上了标签。

“是Keller医生。”Carson悄声说：“Jennifer Keller医生是我的……她是我的副手。昨晚她值班。”

“好的，这里是犯罪现场。”Gibbs说：“我要清场。”他通知Sheppard。

将军点头，伸手揽住Carson的肩膀，带着他朝门口走去，同时也带走了他布置在房间里的海军陆战队员。

“Abby——我要你在附近什么地方建立一个实验室。”Gibbs说：“去问Sheppard将军要个合适的房间，我知道没带正常的设备，但是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你平时用的，所以凑合一下。”Abby点头朝门外跑去。“还有这里的规矩和在家时一样。”他在她身后叫道：“不要打破证据链——每件东西都要封袋，做好标签。”

她又点头，然后离开了。Gibbs转身看尸体，发现Tony、Ziva和McGee已经开始做惯常的工作，照相，检查现场，寻找线索。

“死亡时间，Ducky？”他不耐烦地问。

“很难精确估计，Jethro。”Ducky责备地说：“因为凶手很有心地摘除了她的肝脏。但是如果我把在外冷却的时间估计进去的话……”他在一个盘子里找到肝脏，拿出温度计戳了进去。“有点粗略，而且在做更多的调查前我不能确定，但是我会说最多在大约两小时以前。”他喃喃地说。

“怎么回事？”Tony问：“为什么这个凶手改变了行为模式？”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围着尸体转悠着。“其他被害人都是在他们的宿舍被杀的是吗？”

“是的。”McGee说：“而她们被绑了起来，钉在地上，这个没有被绑起来。”他指着尸体说。

“而其他人都不是海军陆战队员。”Ziva说：“Keller医生是医护人员。”

“而我还有其它发现。”Ducky咕哝道：“Keller医生是不愿和凶手共处一室的。”

他朝前凑了凑，嗅着尸体鼻子周围的味道。“~~靠~~——~~或者~~其它 很类似的东西。她被麻醉了。事实上……”Ducky直起身子，朝四周看着。“我冒昧地假设她正外面独自工作在 医院里，有人 从她 背后过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她。她很 能什么 也不知道。”

“然后她 拖到这儿……”Tony说 走到门边，拍了张门口的照片。

“……她 放到解剖台上，切开她的喉咙 接着 给她做了解剖。”Ducky继续说：“问题是——为什么？”

“他是个 杀手，Ducky。”Ziva冷冷地说 “他需要 理由吗？也许他就是为了 取乐。有些人喜欢杀戮。”

Gibbs锋利地看了她一眼。“也许，”他说：“但是 这个……”他朝整齐地放在标好标签的盘子里的器官挥挥手。“这几乎像某种讯息。”

“不错，Jethro。”Ducky说：“问题是——~~谁~~？”

“还有个 讯息 到底 是什么？”Tony补充道，又拍了张照片。

“Ducky——你见过她，”Gibbs说：“她是sub吗？像其他受害人样？”

“哦，Jethro。我 真的没有你 那样的天赋，可以看出一个的 倾向。”Ducky摇着头说。“我猜道 她是也。我知道 她人很好。我把一具尸体放进他们 那种格子的时候——那叫作‘静态储存室’——就是那个 碰到些困难。所以我把她 叫进来 她演示给我看 怎么做上帝保佑她。她很亲切，很和善，很可爱。”

“哦，像个sub，对我说”Tony说

“你是说top都是 粗鲁，苛刻的？”Ziva挑眉问道。

“接受事实吧。”Tony冲她咧了咧嘴。

“我认识某些极其 粗鲁讨厌 的sub。”Ziva对他说

“仔细点——你在谈论动力中优秀的一半。”Tony眨了眨眼

“你怎么懂的？”

“那个想想 就行了 Submissive比dominant强壮。”Tony说 给McGee拍了张照片，后者 冲他做了 鬼脸，把他推开。

Ziva怀疑地 挑起一根眉毛。

“我们当然强壮。”Tony笑：“你认识多少dom可以承受一个 sub每天忍受 的惩罚？”他看了眼有 睬他的 Gibbs。“所有 这些打屁股。”Tony喃喃地说 眼眶 闪着调皮的光

。“让个 top试试 他们会尖叫着逃跑。所以 我 保留我的 意见两人 里面 Dominant比较弱，sub比较优秀。”

“胡说八道。”Ziva激动地说

“他在逗你玩儿，Ziva。”Gibbs对她说 “别让他 得逞了。”

“噢，头儿——她生气的样子很好玩。”Tony说他 放下照相机，头 朝门口歪了歪。“想说个 话吗 头 儿？”

“可以。”Gibbs点头。“Ziva，McGee——检查完犯罪现场，把找到的 每样东西 都交给Abby。Tony——我 给你 找间审讯 室。”

“马上办 头 儿。”Tony说 朝门外奔去

“Gibbs探员？”Gibbs看见Lorne在门口徘徊。“我听到了消息。我想 Abby在设立实验设施？我刚见过 Rodney，他 要 借些设备给她。”

“没错，是的。”Gibbs说

“请求派我保护她，长官。”Lorne立刻 说看了一眼Sheppard将军请求同意，然后转向Gibbs。“外面有个 杀， 长官 我认为Abby不能独自一人，特别是她要处理证物。”

“我同意。”Sheppard说：“事实上我 认为任何人都不能独自一人我 准备发出全城警报 要求大家结伴工作，晚上共用房间 直到我们 抓住任何做这件事 的人。”

Gibbs探究地盯着Lorne，然后看向Sheppard。他 对Lorne有好感，但是 现在不能拿他的任何手下冒险。

“他是我 最好的部下之一。”Sheppard对他说 “我可以把生命 托付 给他——不我可以把\*Rodney的\*生命 托付 给他而且不止一次这样做——我确信 你知道 这个 意味着更多更多。”

这个 保证对Gibbs来说足够了。他 不太了解Sheppard，但是 有一件事他很确定，这个男人死心塌地的 爱着他的 sub。

“很好——但是 Lorne。”Gibbs把他 叫回来：“好好 照顾她，因为我 发誓，如果她出了什么 事……”

“我保证，长官。”Lorne坚决 地说：“如果何 人想伤害Abby，他们得先过我这一关。”然后，他 大步赶 走了

Gibbs深吸一口气，理了理思绪，想着接 下来要做的 无数事情中什么是 当务之急。

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Tim McGee**脱衣服**的时候**松了一口气**。他**烦躁**了**热燥**，然后**穿上T恤运动裤**，**摊手摊脚地**坐到**面临大海的阳台**上。他**很运**——**只有他的** Abby的**和 Ziva的**房间**有台他**朝**Ziva的**房间**看去**，但是那里**漆黑一片**，所以**他猜她已睡下了**。

**今天很人**——**他觉得自己一次都没坐下过**。Gibbs让他们**脚不沾地**，**光询问****有人**员就花了好几个小时而且**没完**。有**那么多人要**，另外**他还得弄明这些****人所拥有的**不可思议的技术。

他们有**坐探仪**城市**里到处都有**传感器，还有**天晓得**的**什么西**。Tim**忍不住想**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能凶**手——**可是**这件事**他**跟在Rodney Sheppard**后几个小时**看着Rodney**的毫不**费力地在不同的控制面板间**切换**，听着**这些解释**们的工作原理和他**正飞快地操作**的功能。Tim**的确能听他解**释，但是他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找到答案。

**唯一的**选择是**老式的**侦查——等到Tony**在孔**间**审讯**，小**继续**开始带人进来询问，**仔细盘问**不在场**证明**，**试图排除**没有嫌疑的人。像这样处理一个**如此封闭**的社区**并不**寻常——**在地球上**海军之外的人员有可能**被带进**来，但是在**这儿——基地**人员虽然庞大，但是**总是有**限的而且并没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凶**手躲藏**。所以**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凶手就在他们中间，但他们就是**视而不见**，Tim**能够看出来**Sheppard将军**对此不以为然**。

Tim**向往**注视着**下面**泛着**涟漪**的海面——**接着**抬头看着**上**交**辉映**的两个月亮。他感到**脊上**涌过**一阵激动**的**电流**。不管**在的**处境有多**危险**，他**仍然**觉得很难不去**想**在他**正**坐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上**，**属于**这个**星系**的另一个**星系**。他**凝视**着**天上的**星，**思考**着家乡在哪个方向。这真是太**难以置信**了，太让人**兴奋**了——**尤其是**知道**府**对此**完全**保密**以后**他知道NCIS被**允许**调查这个案子是**因为**Woolsey**坚持**要让他们来；否则他**完全**不会知道此事。他想Gibbs也许知道——**可能**连Ducky也**知道**，**因为**医生**很解**Atlantis，**包括**一些他们收到的简报中**没有**的情况。

但是**不**知道**的**尽管这个情形**实在**疯狂，可他很快**就**适应了。乘坐Daedalus号**过来**的十八天旅程**有很大帮助**——Beckett**上校**继续他们**上一节**速成课**继续**他们讲了**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Gibbs还继续他们看了几份**任务**报告，好让他们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况。

看这些报告就像在读科幻小说。

“真他妈的运气。”Tim**喃喃**自语。他签了**保密**协议，因此**所有**这些情节**都**不能写进书里。

他伸手**从**包里**拿出**记事本，把脚搁到**阳台**栏杆上开始**潦草**地**写**笔记。他每个晚上总是这么做，**甚至**在这个外星人的星球上他也不想打破这个**习惯**。也没什么——**只是**一些**意思**，一些想法，**任何**可以**帮助**他**构建**小说情节的东西。他**不喜欢**速记法来写这些笔记，**因为**普通法**可以**继续**回来**构思。

他能够猜到要是Tony知道 他每天晚上就做这个的话，会说什么。但是Tim情愿待在家里写作，而不是出去玩，吸引 top的注意。在那方面他一直不很成功，但是对于写作他在行，毕竟他出了两本书不是？不能说他发财了，但是有了很多忠实的读者，收入上也不差。

Tim停下来 咬着笔杆。有时候他希望能够像 Tony那样很容易地吸引 top，但是Tim在青春期时有关top的经验很尴尬。他对于自己在这种关系上和对相处的能力一直不自信，现在他甚至连试都不试了。说老实话 他害怕 dominant，努力让自己能离他们多远就离多远。

这太讽刺了他 想 结果他戴上了 Gibbs的项圈 而 Leroy Jethro Gibbs大概是世界上最下人的dominant了。

“也许这就是重点。”Tim喃喃自语 “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让其他吓人的 top走开吗？我戴着顶顶 top的项圈，没人敢挑战他。”

他草率写下这个想法，也许以后 可以用作小说的素材。他很高兴成为Gibbs的sub之一。他喜欢在一个集体里工作 成为其中的部分。Gibbs很强硬，但是很公正——Tim仍然用让人痛苦的精确，记得他的 top唯一一次打他屁股的经历，因为他故意把可能继续妹妹犯罪的证据藏了起来。Tim没有算Gibbs偶尔顺手抽的巴掌；一旦数过他的 top真正的巴掌，那些巴掌简直就是爱的轻拍。

那一次，Gibbs惩罚他时 他几乎吓晕过去。他希望自己可以说那次惩罚本身并没有他想那么糟，可就是那么糟——实际上还糟得多。糟得太多太多。

他记得在那个涉及他妹妹的案子结束后，自己 走回办公室，低着头，知道接受惩罚的时候到。他肯定 Gibbs会拿走项圈，赶他走——他不出来头儿还有什么别的选。他仍然能够看到Ziva的黑眼眶里 流露出的同情，仍然听到 Tony的低语 “振作起来 菜鸟，事情不妙，但你能够挺过去。”

他坐下来 思考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无法集中思想工作，只是担斧子什么时候会砍下来。Gibbs在主任的办公室里谈了很长时间他 回来时 候，Tim的身僵住了 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McGee，跟我来。”Gibbs说，没有停下来 看一眼他耻辱的sub。

Tim站起来 跟他进了电梯。他想也许他们要去位于地下的 惩罚室，揍主任的命。他从没去过那里——想到要在这种严格正式 的场合受罚，周围还有人看着他 吓得全身除了他 从来没有趴在top的膝盖上过，更别说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如果他在那些幸灾乐祸的旁观者的注视下被这种正式的责罚 他想自己一定会昏过去。

然而，既然他戴着Gibbs的项圈 他的 top会是个 责罚他的人——尽管 Tim记得Gibbs从来没

在惩罚室里罚过他的sub。大家都知道他每天打Tony的屁股，但是有两次Tony理应在工作场所接受正式惩罚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做。Tim很确定Tony还是受罚了——还相当厉害——只是没在惩罚室里，没有大庭广众之下。也许Gibbs和主任谈了那么久就是在谈这个。Tim以前从未认真想过此事，但是现在他突然意识到他脖子的项圈让他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保护，比他以为的要更广泛。

Gibbs走出电梯，径直走进了车库。Tim跟在后面小跑着跟上Gibbs迈出的大步。Gibbs一句话也没对他说——只是上了车，等着Tim上车坐到他旁边，然后疾驶而去。

Tim紧贴在门坐着，既是想离他吓人的top，又是出于对Gibbs开车的恐惧。过了安静的、恐怖的十五分钟以后，车子停在了Gibbs家的外面。Tim没怎么来过，但是他还是认了出来。Gibbs下了车，还是什么也没说。Tim无助地跟在后面，心里越来越害怕。如果Gibbs把他带到这儿来，事情可太不妙了。

等到他跟着Gibbs走几级楼梯，走进地下室，Tim气都透不出来。他吃不准在地下室看见什么，可是一艘庞大的造了一半的船实在太出乎意料了。他想过也许地下室里会有一间设备齐全的地牢或者活动室，可没有一艘大船。

他跟着Gibbs走到另一头的墙边。现在他彻底确信Gibbs准备拿走他的项圈了，而他罪有应得。他向Gibbs隐瞒证据，还撒谎说他在努力保护无辜的妹妹，但是既然如此……

再也不能沉默，他脱口而出：

“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做了蠢事。我知道你要拿走我的项圈，我活该。对不起，我辜负了你。”

“过来。”Gibbs不理睬他的唠叨，一手按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到一张工作台和一把脏兮兮的旧椅子前。Gibbs坐到椅子上，打开工作台的一个抽屉，拿出一块木板。板很光滑，但是很朴素，没有任何制箍的标记。Tim毫不怀疑这是他的top亲手做的。他的胃里一阵痉挛；让这块板子打一顿肯定疼得要命。

“板子还是巴掌？”Gibbs问。

Tim的嘴张得像条鱼，然后又闭上了。所以他要吃股了。这并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仍然得半死。

“Tim？”Gibbs问。Tim勉强注意到Gibbs叫的是他的名，而不是姓。他很少这样做。

“巴掌。”他很快地说，因为也许他是个非常缺乏经验的sub，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巴掌比起来没有板子那么疼。他想到对于他的选择，Gibbs的脑海里闪过一丝微笑，很快他就明白了原因。Gibbs的巴掌不比板子逊色多少——板子打起来不能更疼了他。暗想还有多少sub犯过同样的错误。

“脱裤。”Gibbs命令道，Tim笨手笨脚地解开皮带，把裤子连内裤一起褪到脚踝上。还没等他适应，Gibbs就一把抓住他的手腕，Tim马上发现自己被摔到了他的大腿上。

到今天为止，Tim很少被责罚过——他总是很乖，他有时候接受的惩罚总是很短暂，很温和。他有一种预感，今天可不会那样容易。他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他没有练习过怎样趴在top的膝盖上，他感觉身体笨重、尴尬。他甚至觉得很难为情，因为他的top看见了他的光屁股。整件事情都这么恐怖、可怕。

事情很快变糟了，他被拖到Gibbs想要的位置上，然后一条胳膊搂住了他的腰，不让他动。接着是一个停顿，然后一记大力的掌击声把Tim吓了一跳，马上他的屁股火辣辣地疼了起来。没有热身，没有说教；只是让他挑了个方法，然后就是这个了。Tony总是对他说Gibbs打屁股是大师水平的训练，现在他明白Tony这么说的原因了。

他尽力忍了一会儿，但是越来越疼的屁股和对自己行为的羞愧超过了他的忍耐限度，他很快哭了起来，比他自已预想的早得多。

Gibbs的巴掌没有停下来，挥打仍在继续，他的眼泪毫无影响。Tim努力压下一阵无感。没有什么能让这停下来，除非Gibbs自己想停——而Tim觉得短时间里Gibbs没这样的想法。这个，Tim想，就是怎样完全地屈服在你的top的意志之下——而他以前从来没有学过这一课。他不知道Tony每次被打屁股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想，接着又暗想Tony怎能能够每天忍受\*这个\*，他对Tony产生了一种新的尊敬。

他没停下来，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低声的持续的抽打。这其实感觉还不错，他不再担心自己看起来怎样，或者Gibbs对自己有多生气，或者他妹妹会发生什么事，或者他自己和他的职业生涯会发生什么事。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到一边。

随着惩罚结束了，Tim颤抖着拉上裤子，系好，很高兴这终于结束了，同时朦胧地意识到屁股痛得要命，一阵阵的疼痛从中间扩散开来，整个屁股都火烧火燎的。

他重新抬起头时，Gibbs回来了。他把一杯水塞到Tim的嘴里，Tim感激地接过来，手微微打着颤。他一口气喝下水，然后把杯子递还给Gibbs。

“你要把我的项圈拿走吗？”Tim问，刺耳的嗓音让他自己吓了一跳。

“在这样打了你一顿之后？”Gibbs摇摇头。“如果我打算留下个sub的话，我不会教训他。这次，我为了一个理由惩罚你，只有一个理由——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Tim想想——只有\*一个\*理由？他隐藏了证据，为了保护妹妹而撒谎，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处于危险的境地。这里面，哪个Gibbs认为最严重？

“证据。”他说，吃准就是这个。Gibbs总是强调要正确包装处理证物。“沾了血的Sarah的套

头衫——我应该马上交出来。我不应该自己检测那是不是人血，然后又把它藏起来。”

“是的，你不该这么~~做~~，但是这不是我的理由。”Gibbs说。他把椅子转过来，椅背朝前，然后跨坐在上面，手臂搁在椅背上，探究地注视着Tim。“再试试。”

“我不应该~~检测~~自己~~调查~~？”Tim试探道：“我应该报警。”他的脸涨得通红，上面带着~~斑斑~~痕迹，但是心里一点也不觉得有打屁股时那么糟糕。

“是的，你该报警，但是，答案不对。”Gibbs说，蓝色眸子里探究的注视一点也没有放松。

Tim又想想：“我对你说~~我~~生病了，不能上班，可那不是真的，我撒谎了。”

“是的，你撒谎了。”Gibbs点头。“但是也不是因为这个。Tim，你的错误是你不信任我。你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到我这里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这是如此的显而易见，Tim暗想，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他忙于努力保持~~抹~~，脑子里把每个人都当作了敌人。他不相信Gibbs会帮助他，尽管他戴着这个男人的项圈。现在他重新思考以后，发现这几乎是对信任的最可怕的背叛。他抽泣起来，他想~~想~~，但是还是哭了出来。

“对不起。”他低声说。

“我知道。”Gibbs点头。“以后你会信任我吗？”

“会。”Tim诚心地点头。“我保证。”

“好孩子好。——现在我要摆弄一下我的船。你留下来搭把手。这件事结束了。”

Tim不确定为啥Gibbs没有就这么让他走——他不~~确定~~他的top怎~~么~~能够忍受他在他做了这么冒失的事情以后。他越想这件事就越觉得难~~的~~情。

剩下的几个小时，他~~拿~~给Gibbs传递着各种各样的工具。Gibbs做~~缝~~他看~~怎~~么打磨料，手把手地和他一起~~做~~。这是Tim和个top有过的最大身体接触了，而这感觉挺不错。他希望可以一直有~~类似~~的接触，但是一点也不懂怎么得到它。

他们结束工作的时候，Gibbs递给他一块布，让他擦手。Tim再也忍不住了。

“为什么你没有拿走我的项圈？我辜负了你。”他说，心中的苦恼让他的脸发烧。

“我决定给谁戴项圈。”Gibbs坚定地对他说。“你的确辜负了我，但是我已经惩罚过你了，我对你说过这件事结束了。”



Tim只是惨兮兮地注视着也。

“你在保护我的妹妹。”Gibbs更温和地说：“这不是个借口，但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现在，\*你\*要理解，只要你还戴着那个项圈，你就是我的。我说了算。我决定留下你，所以就这么着。”他伸出手揉了揉Tim的发。Tim感觉心中升起一股安心的暖流。

“回家吧，Tim。今晚好好休息，因为明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期望看到你的第一件事，是站在壁炉前——因为你肯定有好几天沾不了椅子。”Gibbs把他拉过来，轻轻吻了他的额头，然后转过他身子，向他指了指大门的方向。

Tim仍然很清楚记得，挨打后的几天里的屁股有多疼，第二天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浑身有多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记得和Gibbs一起造船的那个小小时，那个轻柔的吻。

有时候Tim希望可以跟Gibbs谈谈，告诉他自己感觉，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sub，自己是多么的无用，他有多害怕top，但是当他看着Gibbs的时候，他捕捉到了Gibbs眼中的表情，意识到Gibbs已经道出了他想，也许，这就是Gibbs圈他的原因——让他安全地远离那些凶猛的top，继续训练，建立自信，因为Tim知道自己现在比刚接受Gibbs项圈的时候要自信一百倍。

这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他学会了不要时刻害怕他的top。刚戴上项圈的几个星期里他就是这样的，他仍然害怕Gibbs，不过他觉得这很正常——绝大多数都怕他，他学会了怎样接受一顿巴掌，而不会为歇斯底里大哭或者昏厥让自己丢脸。好吧，他哭过，可他觉得也许Gibbs存心要他这样——毕竟，他直打到Tim彻底瘫在腿上才罢休。Gibbs肯定没有因为他的眼泪而调整计划——不过他温柔地抱了他几分钟——甚至还揉了揉他的发。

Tim觉得自己不可能和一个Gibbs这样的top展开一段完整的关系，不过他逐渐学会了放松一点，开始明白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top会有多开心。只要他能够学会怎样充分信任top去做，他总是以为某人对他有兴趣，可实际上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成功过。当然他的身体语言没帮上忙——他知道它大叫‘别碰我’，可对此他无能为力。

如果有Gibbs做top还不够的话，他还学会怎么和Ziva相处。她那么美，她完全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和top交过朋友。起先这让他激动极了，因为他可以和这么令人惊异的top一起谈笑，而没有困惑——嗯，反正没有怎么困惑。有时候他会放松戒备，现在有时候他会发现自己会幻想这将是怎样的感觉：跪在她身边，或者让她牵着他的牵绳。

有时候，就象昨晚，当Gibbs有别的事要做，或者要去别的地方的时候，他会把他的sub们的牵绳交给Tony一会儿，Tim总是有点怨恨他。他知道Tony是高级探员，Gibbs不在的时候，他们听Tony的调遣，但是他渴望知道Ziva拿着的牵绳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感觉。如果说Gibbs很吓人，Ziva也一样，尽管吓人的地方不一样。

当她放松的时候，当他们一起开玩笑的时候，那是多么轻松……但是有时候她眼中会出现

一种黑暗的神情，他知道她陷入了自己心中的某个地方，某个让他害怕的地方。他希望他可以帮她，如果光凭他的热爱就可以做到的话，他会立刻跪到在她脚下……可他知道她想要这个。他是一个朋友，不是期望中的伴侣，也许那样更简单。那样肯定更安全。

门上的门栓轻扣让他一惊，把他从一系列思绪中拉了回来。他站起来，打开门。Ziva站在门外，她脸色苍白，映得脸颊上的暗红色抓痕更加鲜明。

“我看见你的灯还亮着，我能进来吗？”她问。

“那个可以……当然……”他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对不起——灯光打扰到你了？我不是成心想让你睡不着觉。”

她摇了摇头。“你总是那么好。”她对他说，他吃不准那是什么意思。

“我……嗯……我就是那个被教大的。”他含糊地说。

“不——我觉得那只是你。”她说。“我碰到过你的妹妹，记得吗？我觉得她不好，尽管你们是一样的。”

“嗯，那是因为她身处困境。”他叹了口气。“你看的是她的最佳状态，而且……我不想谈这个。”他的脸红了，想起了趴在Gibbs膝上，因为不信任他的top而受罚的感觉——想到这个，他的屁股现在还隐隐作痛。

“可怜的McGee。”Ziva说。“Gibbs为这个狠狠罚了你一顿，是不是？我不责怪他——如果你是我的，我也会这么做的。你可能会毁了你的职业生涯，或者被判刑。不过我想他理解你——他知道你只是在保护妹妹，而且他喜欢你——所以他没有拿走你的项圈，把你踢出小组。我从他那里学了那么多，怎样做个好top——你不知道的，我还是不能像他那样。即便我想那样。”她到床边坐了下来。“我累了，可我没睡着，你呢？”她说。“我看见你在本子上记东西。”

“我？那个……我只是记下一些想法……我每天晚上都这么做。”

“为了你的小说？”她开玩笑地挑起一根眉毛。

“是的。”他小心地说。他们总是拿他的写作开玩笑，其实他并不怎么介意。这不像他中学时受到的嘲笑，那时候他极其缺乏自信，总是笨手笨脚，讲话总是结结巴巴。有几个特别恶毒的top总是喜欢作弄他，这可不是在书里或者是电影里——没有亲切的、强壮的、正派的top站出来反对他们，或者准备为他打架，把他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不，他只能挣扎着去忍受所有的耻辱，直到最后可以离开去上大学。起码大学里的情况好了一些。可他仍还在那里，只是藏起来。也许这就是他一直没把自己交给一个top的原因。

“我喜欢你的小说。我觉得它们很棒。”Ziva说。“我特别喜欢你对其中一个侦探的描写——”

那个你老是说和我根本不搭界的损友！”她冲他笑了，他叹了口气。

“她不是完全像你。”他说。

“我不介意。”她耸耸肩。“这是种恭维。我希望我可以更像她——我喜欢她胜过我自己。”

她看上去有点悲伤，所以他坐到她身边。“Ziva……如果你不想我问这个，就告诉我……但是，你没事吧？”

她凝视着他，黑色的双眸里充满了某种深刻的沉重的感情，让他无法理解。

“不，我不这么想。”她回答。“但是我愿意没事。”

他伸手摸了摸她脸上的抓痕，轻轻地她哆嗦了一下。

“我很难过。”他轻声说。

“别这样。”她粗暴地说。“我不值得你可怜——另外，我那个时候想要这个。”

他缩回手，苦恼地咬住下唇。“我……我不明白。”他对她说，她身体防备地绷紧了。

“你不明白什么，McGee？力量游戏？动力？原始的主宰和臣服？粗暴的性行为？”

他畏缩了一下，想象平时那样回答她，可结果只是摇了摇头，他一直在假装，他已经厌倦了。

“所有这些。”他对她说。“我一样也不明白。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她站起来，他的话让她放下了戒备。“McGee……你是……？”她停下来，注视着，表情里一半是玩笑，一半是震惊。

“处男？”他扬起眉毛。“是的，Ziva，既然你问了，我是处男。”

他硬起心肠，准备接受她眼里必然的怜悯和嘲笑，但是当他看向她，她似乎只是……很好奇？她有一种迷惑的、同情的好奇。她按住他的肩膀，一时间僵住了，接着她放松下来，开始享受她的碰触。

“怎么会？”她问。“你是好看的sub……你的眼睛那么美。而且你很温和很优秀，和你在一起很有趣。哦……是不是个top伤害过你？”她放在肩膀的手指收紧，陷进去了一点，他可以感觉到她心中的怒气。

“没有！要是有什么大故事就容易了，是不是？一个暴虐的top，或者母，或者某种早期

的经历让我终生受惊吓。可事实是没人真正看上过我，当然我也没去找。我不.....我想我不擅长这个。我渴望崇拜某个人，Ziva，把我真正交给他，让他们拥有我，但是我知道我会辜负他们的。我不知道怎么做，从哪里开始。”

“很多top会觉得这很刺激。”她对他说，用一种温柔的语气。“你知道——某个他们可以训练的，完全从零开始；某个需要循循善诱、温柔对待的。”她放开手指，体贴地抚摸着肩膀。

“你不明白——我对自己一点也不了解——\*一点也不\*，”他低声说。“我听到 Abby说要去穿洞，我就想——我喜欢吗？——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那种喜欢被绑起来的 sub，还是喜欢被捆绑的 sub，还是喜欢被鞭打的 sub。我不知道我的动力是什么，Ziva。我不知道我是想服侍，还是想屈服，还是想被压制——或者我只想被爱抚，被纵容，就象一个宠物。我就是.....我就是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做任何书里写的、杂志里登的、电影里演的那些事情。我没法保持勃起让我的top开心，或融化在他们的爱抚里。我会被自己的脚趾头绊倒而不能跪到正确的地方，我也不喜欢被人碰，更别提把我身体交给别人，让他们开心了。”

Ziva微微一笑。

“你在笑我。”他指责道。

“只有一点——是因为你那个脚趾头的说法很滑稽。”她对他说。

Tim摇头时间已很晚了。他说得太多了。他看得出来他认为自己是个彻底的笨蛋，可不知怎么的，现在他公开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而且似乎停不下来了。

“我看到 Tony，他那么自信——昨晚在节日上，如果他想要的话，会有一打 tops，我知道他们会让他们有一段好时光。你就是能够看出来他很擅长性事。他把我逼疯了，但是有时候我想成为他，把事情变得那么轻松。”

“做 Tony 可没那么容易。”她对他说。他知道她和 Tony 的关系不错，尽管另外那个 sub 开她的玩笑毫不留情。他们互相喜欢对方——这个，瞧，Tony 觉得和 Ziva 说话很容易，尽管她是个 top，而且非常有魅力，反过来 Tim 会结结巴巴，要么罗嗦得像个傻瓜，就象他现在这样“他抛自己的问题。另外，如果你是 Tony，你就得每天给 Gibbs 打屁股。”她开玩笑地说。这起码让他露出了一个微笑。

“是这回事。”他低声说。“他为啥那么做，Ziva？我经常在想，他很少惩罚我们其他人。我打赌他从来没有惩罚过 Ducky。”

“他给我们每个人我们所需要的。”Tim，你知道的。”她回答：“我猜他认为 Tony 需要每天打屁股。”

“也许他需要。”Tim 叹了口气。“可是瞧——Gibbs 怎知道 \*我\*需要什么？我自己都不知

道呢。”

“那个 Gibbs和我认识的所有top都不一样——他似乎就是知道你的事情，甚至你不告诉他的时候。”Ziva回答，有点紧张地耸肩。

这让 Tim突然停下了来他的目光又落到她脸颊上的抓痕上。“他有和你谈昨晚的事情？”他问，难道该不该提这个，也许她不想谈。他很吃惊她还在这里——此时此刻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她该吓到了吧？

“是的他让你们去睡觉以后，把我叫进了房间”她对他说。Tim做了鬼脸。

“我打赌这不好玩。”

“是好玩.....他很快就挑明了他期望我选择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做怎样的top。这场谈话不轻松。他期望我的太多了，我想我做不到。”

“嗯，我想最好的top总是会引导你达到最好的境地。”Tim回答。“我们查案子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做的。我从来不知道我会把工作做得这么好——而且，说老实话，我想就是时刻害怕让他失望才让我的工作这么好的。我想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不是吗？甚至包括Ducky？”

“对。”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喜欢她微笑的样子。她有黑暗的，让他害怕的地方，而她微笑的时候，他看到她爱的，那个top，他爱得那么无助，完全不期望自己的爱会有回报。“你会成为一个很可爱的submissivie。”她柔声地对他说：“只要你足够相信自己——和他们——去尝试。”

“而你.....你总是游走在黑暗中，可你并不真的是那种top。”他也对她说：“你应该有个爱你，崇拜你的sub，不是某个把你脸抓下来的人。你理解得到更多。”

“你也是”他俩坐在那儿，互相凝视了好一会儿。“很晚了。”她最后说。“我累了，但是我不想入睡。让我睡在这里，和你在一起，好吗？只是睡觉——就这些。我.....我想你抱着我。”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坦白——他看得出来，而且他觉得很荣幸，在这当口儿，她选择他来保护她。也许他对他坦诚相待并不怎么坏。也许，恰恰相反，这让她卸下了心防，同样地对他坦诚相待。

“而我喜欢抱着你。”他耳语道。说这话的时候，一道灵光从他心头闪过。也许他就是这样的sub；温柔地保护他的top，永远惦记着他们，只想成为他们忠诚的朋友和自愿的仆人。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报？他不确定。肯定是某个他确信不会嘲笑他，伤害他，为难他，羞辱他的人。某个可以信赖的人。

他走过去关上阳台门。等他回来时候，她已经脱掉了外衣，穿了一件棉布背心和短裤。

他吃惊地盯着她颈上的瘀青和抓痕，胸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保护她的念头——这很奇怪，因为她是那种可以照顾自己的top。只是除了现在她似乎做得并不怎么好。

他庆幸她穿着睡衣爬上床，睡到他身边，然后双臂抱住她。她好像很瘦小，很脆弱。他知道她平时从不这样，所以觉得很荣幸，她让他看到了自己身的另一面。

她长的发散落在肩膀上，他喜欢这发的味道离他如此之近。

“睡吧，”他对她耳语道：“我会让你安全的，我保证。”

“谢谢你，Tim。”她回答，身体在他的怀抱中舒展开来，放松下来，他也放松下来。这个感觉太好了；他抱着她，照顾她，而她允许他这样做，让他靠近，让他服侍她。

他听见她的呼吸声变了，很快在他的怀中睡着，而他躺在那里，非常清醒地，保护她远离任何侵扰她的麻烦。

“我爱你。”他对她的黑发低语。

Tony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了三个小时，可还是怎么也睡不着。即便手淫了两次，也没什么用。

知道Gibbs就躺在隔壁的床上，咫尺天涯，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肉体的折磨。前两个晚上他都在痛苦地幻想Gibbs悄悄进入他的房间，粗糙的手堵住他的嘴，然后把他钉在床上，操得他欲死，直到黎明在他的另一个幻想中看见自己被绑在Gibbs的大床上，而头儿用各种各样的夹子和软鞭玩弄他。他还幻想自己跪在地上，双手反缚，慢慢地把Gibbs的分身吞进嘴里；或者他弯腰俯在外阳台的栏杆上，Gibbs在他身后慢慢地操着他，海风轻抚过他俩的身体。或者Gibbs只是压着他，双手握着Tony的手腕，把它们反剪在Tony身后，细细地，甜蜜地亲吻他，舌头爱抚地撩弄着Tony的口腔。

还有很多幻想——无法靠手淫满足的幻想，让他无法入眠。他看见自己走在Gibbs的身边，作为他深受信赖的副手和终生伴侣。他从来没有对别的top有过这样的幻想。他渴望那种轻松的亲密，超越性事的，只是为了陪伴和爱情。他想要Gibbs对他说话，和他交心；不过最主要的他是在那男人的身边。

他幻想坐在他top的沙发上，和他一起看电影，和他一起在沙滩上散步，手牵着手；或者住在隔壁和他一起建造那艘该死的船，分享啤酒，逗Gibbs开怀。上帝，他多爱Gibbs的笑声——这种声音太稀罕了他，总是尽其所能逗Gibbs发出这种声音。Gibbs太严肃了，显然他曾经爱过，但他的生命中失去了太多的东西。Tony想驱散那种痛苦，让Gibbs明白重新爱上一个sub，一起分享生活和床铺，会有多好。

他的幻想没有穷尽，而这些幻想的主人公就躺在隔壁房间，这超过了Tony的承受极限。起码在老家的时候，他俩之间有十分钟的车程。这里……，好吧，这里早上他可以看的第件事是穿着睡袍的Gibbs，而他就睡在他隔壁房间里，知道Gibbs就赤裸地躺在几英尺之外——近在眼前，却不可及——他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

他刚戴上Gibbs的项圈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对付得了他，甚至以为这是考验他作为一个sub的能力——等待，从远处膜拜，把自己奉献给一个也许吻都不会吻他的人——尽管他始终满怀着希望。

自从Gibbs把项圈套在他脖子上以后，他就没有上过别的top的床。而且事实上，这并不困难。当然，他怀念往事，可他遇到Gibbs以前已经有过太多性事了，他甚至不想假装和另外一个top在一起——Tony知道，没人比得上Gibbs。

他还能忍受多久？离这个男人如此之近，却只能是这么多，sub中的个他，实在觉得熬不下去。他浑身是汗地爬起来，走进浴室冲了个澡。

冲完澡，他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看着镜中的自己，他看起来糟透了。昨晚他一宿没合眼，今晚也没根本没睡着过，再过几个小时，他得起床重新开始办案了。Tony的眼睛周围有黑眼圈，头枕部在钝痛，他知道需要睡眠，可怎么也睡不着，躺在床上等天亮也没办法。

他慢慢地擦身体，透过镜子检查着自己的屁股。昨天有史以来第一次，Gibbs忘记了每天必修的擗臀。该死，他们在老家的时候，Gibbs甚至会在周末打电话叫他过去，就为了打他的屁股。他住院的时候，或者出差的时候，错过了两三次，可Gibbs肯定每天都会擗他，即使在打不成的时候。昨天他们都有点手忙脚乱，从早到晚，似乎Gibbs彻底忘了这个茬儿。两天前他挨的那几下皮鞭留下的印子现在已经消失了，Tony打量着自己白花花的屁股，感到一阵沮丧——差不多五年来的第一次，他的屁股上没有Gibbs留下的记号。他不喜欢它现在的这个样儿。每天的打屁股也许算不上什么，可他拥有这个，所以视之如宝。

他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他的，说句公道话，他给自己制造的形象曾经是真实的。他曾经害怕承诺，从一个top的床上跳到另一个top的床上，次数如此之多，他几乎都记不住他们。他还无可救药地喜欢调情，戴上项圈也一点没有改变这个毛病。他已经不得不多少次向Gibbs求欢，不管是私底下的，还是公开的，每次都被断然拒绝。人们认定他就是这样，他们都知道他想和Gibbs上床，大概也认准这就是他想要的全部——一个床伴，某个可以一起滚床单的人，没有牵绊，没有感情投入。他们压根儿不表示真情，他也没打算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Gibbs。

Tony穿上衣服，翻开昨天审讯时做的笔记。目前他有一种服侍Gibbs的办法，就是为他解决这个案子——如果只有这样，才能向Gibbs提供服务，那么他就会这么做。

三个小时以后，Gibbs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刚冲澡的头发还是湿的，Tony已经做好准备。

在等着了。 Tony递给她一杯咖啡，冲他晃了晃手中的笔记。

“头儿，我想叫Kate Heightmeyer, Rodney Sheppard和Carson Beckett回来接受询问。”他说  
“我过了一遍笔记，还是搞不清楚。可我——我还准备询问 Steven Beckett和John Sheppard——有些事情让我不舒服，可我还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好的。”Gibbs拿过笔记，一边啜着咖啡一边翻看着。“你睡得好吗，DiNozzo？”

“好极了。头儿，”Tony撒了个谎。“你呢？”

“很好。”Gibbs咕哝了一声。“好吧——既然这是你的主意，Tony，而且是你感到不舒服——你来询问，我会观察。”

Tony点头。他喜欢这样和Gibbs一起办案。他们相互激发灵感，他热爱Gibbs思考的方式。这个男的是一个完美的专家，Tony觉得这非常令人兴奋。Gibbs让他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显而易见。

他决定先叫Kate Heightmeyer。她是有魅力的金发top，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

“对不起又请你过来。”他说，带着最孩子气的笑容，只有那么一丝sub腔的讨好。Top们都吃这一套——嗯，大多数top。Gibbs从来就没有过。不过在Heightmeyer身上他取得了很的效果；她回馈给他一个宠爱的微笑。

“没问题，DiNozzo探员。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做。”她对他说，看起来常舒服。

“如果我重复了昨天问过的问题，请你原谅我——我只是想搞清楚一些事情，我有点糊涂了。”他说，又傻呵呵地笑了笑，似乎他是个呆笨的sub，有些事情做好除非有个top告诉他怎么做。这好像引出了她的dominant，她冲他微笑着好像他是个漂亮的宠物，深受宠爱，可有点愚蠢。

“好的。”他说。“你说Keller医生被杀的那个晚上，你没有见过她？”

“是的。我没见过她。那个时候我在飞赴而 Jenny得上班。”她回答。

“可你和Keller医生在相处，是不是？你们是情人——但是Jennifer希望从你这儿得到更多的承诺，是不是？她是个年轻的sub，相当沉迷于一个年轻的、自信的top，就像你这样的她甚至想戴你的项圈，是不是？”

“呃……”Heightmeyer看起来似被他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晕头转向。Top们是如此容易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Tony喜欢这种感觉——先尽量sub腔地和他们调笑，给他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翻手为云，给他们致命一击。



“那个嘛，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算不上在相处。我们一起玩过几次，我喜欢她，但是我真的还没准备圈她。”

“可想，你圈她是？”Tony问。

“我不知道。”金发女人摇头。

“可昨天你说你觉得她想。”Tony假装查了下笔记，给她施加压力。

“那个，她曾经提到过，但是我没当回事。就像你说的她是一个年轻的sub，远离亲人——我觉得她是想要一些安全感。”

“这是你专业上的观点吗？”站在门边有利位置的Gibbs插了进来：“还是私人观点？”

“这有区别吗？”Heightmeyer回答道：“瞧，她是个好姑娘，我喜欢和她玩，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我们没有相爱，我也不介意她和别的top玩。”

“你确定？”

“你想说什么？我发现她和别的top玩，然后因妒生恨，把她杀了？”Heightmeyer问：“这太可笑了。撇开其它事情不说，Jenny并没有甜搞——要是和别人玩的话，她会告诉我的。”

“也许她的确告诉了你。”Tony说，“也许你不喜欢这样。”

“事实不是这样的，DiNozzo探员。”她轻声说，“而且我想你知道。揪住我不放破不了案子，而Jenny是可爱的女人——你们该给她个公道。”

Gibbs清了清喉咙，于是Tony点了点头。“好吧，Heightmeyer医生。谢谢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再找你的。你帮了我们大忙，非常感谢。”

他又给她一个最sub腔的微笑，但是她没有再上当，而是严厉地盯了他一眼，离开了房间。Tony听见Gibbs轻笑了下。

“她看透你了，DiNozzo。”他对他说，“而且她没有杀Jennifer Keller。”

“我知道。”Tony叹了口气：“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嫉妒的恋人总是头号嫌疑犯。”

“我感兴趣的是，”Gibbs说，嘴边挂着一丝罕见的微笑：“你刚才玩的sub小把戏是不是对你碰到的每个top都有效？”

“哦，是啊，”Tony咧嘴笑了：“每一次。”

“\*每一次\*？”Gibbs挑眉问道。

“嗯，对你没用，头儿，可对大多数top有用。不过我还坐在我妈腿上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和top玩了。你要是知道你们top有多容易预料，你会吃惊的。”

“在你妈腿上？”Gibbs看起来吃了一惊：“你几岁开始发现自己的倾向的，DiNozzo？”

“我甚至都不知道，头儿。我生下来就知道。”Tony耸肩。

Gibbs看起来更吃惊了。Tony吃不准是为什么。他知道这样不寻常——大多数人要到青春期才明白自己的倾向——可Tony没把这个当回事。

“我甚至可以发现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长大后会是dominant还是submissive。”Tony耸肩说。“配合他们玩给了我很多早期经验。我想我太早熟了。”他笑嘻嘻地说：“知道得太多，太快——别的孩子还在操场上玩‘捉住打毽’的时候，我已经全明白了。我爸给了我很多麻烦，因为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会偷溜出去见年纪大得多的top。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可也没帮上啥忙。”

“我想没有一个父亲会高兴未成年的儿子溜出去见未经介绍的top的。”Gibbs评论道，他的话不失公允，可Tony还是很生气。

“哦，他还是很关心我的安全。”Tony耸肩。“他是不喜欢在生意伙伴面前丢家族的面子。”他的童年不是最幸福的时光。Gibbs知道这个——和Gibbs一起工作的这几年来，Tony从来没有隐瞒过这点。

他的父母很富有，但是关心自己。他的母亲是个美丽的体面的submissive，经常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他的父亲是个有地位的商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充满激情，充斥着酒后的争吵和过分浪漫的和解。他们总是一会儿忽视Tony，一会儿又表示出他们的宠爱。他对他们即崇拜又困惑。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一夜之间画上了句号。他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和秘密情人起死于一场车祸。

他的父亲本来有饮酒的问题，在这以后失控成了彻底的酒鬼。他不但失去了所爱的美丽妻子，而且她死之前一直在欺骗他。这让他心中充满狂暴的、苦涩的悲痛。Tony看起来多么像她一样地爱撩拨人，他是一个submissive，这让他又爱又恨。他清醒的时候觉得看也没法看儿子一眼，喝醉的时候则忽而笨拙地宠爱他，忽而对他拳打脚踢。

“我很久之前就道，dominant很容易被操纵——任何动力里面，sub都是最聪明的。”Tony说。

“果真如此？”Gibbs扬起根眉毛，看起来简直就像在挑衅。Tony又感到心中产生了熟悉的热力。眼前这个男人是一个他没法操纵的top，强到可以拿下他，可以看透他的一切。除非他对他彻底地诚实并臣服。Tony渴望有个top能把他引领到他内心深处的sub-space。他想发现

自己的极限，在真正优秀的top手中——那种能够知道他在胡说八道，还是在故作媚态，别有所图的top。

“是的。”Tony扬起下巴说，对Gibbs的挑衅毫不示弱。

他们互相凝视着对方，屋子里气氛突然变得火花四溅，几乎像通了电一样。Tony有种感觉，Gibbs已经站在了悬崖边，摇摇欲坠，可能眨眼之间，Gibbs就会把他按倒在桌子上，成为他身体的主人。可接着，那一个瞬间消失了；Gibbs的目光转向一边，Tony觉得自己内心就像被打了一拳。他重新看着自己的笔记，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希望自己疲惫的大脑重新开动起来。可他太累了，头一阵阵地痛。

下一个他叫来了Steven Beckett。这个男人个子很高，是一个仪表堂堂的sub。在来Atlantis的路上，他们在这艘船上待了十八天，Tony已经很了解他了。

“请坐，上校。”他说，语调轻快，公事公办——没必要在他这个sub身上浪费sub花招。  
“Daedalus上的火警——你知道原因了吗？”

“不，我们还在调查。”Steven回答：“怎么回事？你认为这和Keller医生的谋杀有关？”

“我不知道。大火发生在他被杀的晚上，这也太巧了。而且，好吧，我不相信巧合。”他朝Gibbs的方向看了一眼：“火是什么时候烧起来的？”

“大约凌晨3点30分左右。”

“但是你到早上6点，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到你宿舍的时候才发现？”Tony皱起了眉头。

Steven看起来生气了。“是的。”他简短地回答。

“他们为啥过了这么久才通知你？”

“我的无线电关掉了。”他看起来很不安，但并未掩饰。

“为什么他们不早点派人来叫醒你？”

“他们原本可以的，但是McClusky少校在值班——她是我的副手——她认为她可以应付。他们一控制住情况就派人过来。”

“Daedalus号上的安保措施怎么样，上校？”Tony问，身子靠到椅背上，专心地观察着对方。Steven动弹了一下，看起来很烦恼。

“老实和你说吧，DiNozzo探员，我认为前天晚上的安保措施没有到位。”他承认道：“那是我们回到Atlantis的第一夜，每个人都很兴奋，船上只留下几个必须的手，因为那么多人到

飞赴过节去了。我不应该批准的，但是我的下一周来直在努力工作，而且……”他摊开双手，叹了口气。

“你没有理由相信Daedalus会成为目标——如果。可实际上真的是那样。”Gibbs在Tony的肩后评论道，

“我知道。”Steven的喉咙里发出一声恼怒的轻咳。“可是……我初步的调查发现留下的人没有严格执行条例。安保很松懈——毫无疑问。”

“所以，完全有能力溜上船，放了火？”Tony问。

“是的。”Steven点头。“Rodney在调查，可破坏面很大，所以要过一些时间才能确认。也许不是蓄意纵火——可能是一个意外——这个月里Daedalus号一直在执行任务，错过了全面维修检查。频繁的飞行会给飞船造成严重负担——也许出了什么问题，而我们没有发现。”

“好的那个——如果你有什么答案就让我们知道。”Tony说。

Steven点头，站起来准备离开。“对不起。”他说。Tony觉得这更像是对Gibbs说的。“这次我搞砸了。”

Tony料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sub在这种情况下会不向Gibbs寻求一些安慰，可Beckett上校得到这种冷冰冰的Gibbs式的安慰。

“是的，你搞砸了。”Gibbs坚定地说。“你给下放一晚上的假，我没意见，但是安保措施应该按照条例不折不扣地执行。”

上校微微皱了皱眉头，但是Tony认为Gibbs说的话他自己也知道。

下一个是John Sheppard将军。Tony打算等到将军起床就喜欢他，他有点让他想起Gibbs，只是非常放松。将军进来时，Tony给他一个非常挑逗的招牌式的sub微笑，可将军没理会他。Tony觉得Gibbs好笑地轻哼了一声。

“我们估计谋杀发生在凌晨4点15分左右，将军。”他单刀直入地说。“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他的语调里只带了一点暗示——他故意这么做的他有一种感觉，这个top冷静的外表下面藏着一抹猛烈的黑暗。他想刺激他，让他不安。果然，这个问题让Shepherd的眼睛闪了闪。

“Rodney有项目的时候经常通宵工作——有时候这样更容易，让他自由行动，自行解决问题，等过他需要休息的时候再挫挫他的锐气。”Sheppard回答。

Tony感觉到一阵嫉妒，Rodney有个如此了解的top，知道怎样照料他，接着他意识到他也有一个这样的top——只是这个top不爱他而John Sheppard显然全身心地爱着他的丈夫，

就像本来应该 的这样

“至于我.....我只是整晚都有种夜的感觉。”Sheppard说：“没办法解释，但是我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从我的内心感觉到，就像特别探员 Gibbs所知道的。”Sheppard越过Tony的肩膀看着 Gibbs。

“所以你根本没睡？”Gibbs问。

“是的。”Sheppard摇头。“可我还是没有抓这个杂种。我只是没想到医院会出事。我在巡视海陆宿舍，注意往来于内的人。之前的谋杀案都发生在海陆宿舍。”Sheppard举起手捋着他乱糟糟的黑发。“应该巡视整个基地。可怜的Jenny——她是个傻孩子，我喜欢她——她刚来的时候迷上了我，不过我和她解释清楚之后我们相处地不错，她就像我的妹妹。妈的——我查过Rodney以后在监狱停一停就好！”

“放轻松，将军。”Gibbs喃喃地说：“你不能知道的。”

“你什么时候呼叫 Rodney的？”Tony问。

“大约凌晨4点。当我在实验室的时候，告诉他锁好门。他做到了——我看着他锁的。我呼叫他的时候，他说他听到有声音。我吃了一惊，所以我跑了过去.....可他没事。”

“你待了多久？”

“大概五分钟——然后我回到小飞船码头。”

“好的——谢谢你，将军。”

Tony又给出一个sub腔的微笑，透过眼睫毛，斜眼看着将军。这次 Sheppard看出来眼睛闪烁了下他似乎觉得有点好笑，然后摇了摇头。

“别让Rodney逮到你这么做，DiNozzo。”他警告说：“他能让你早上的洗澡水变冷变烫，你不会想得罪他的。我得罪了他一次，结果裹着毛毯跑过了走廊。”

“你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将军——对此我非常感谢。”Tony一面说，一面欣赏地眨眨眼。Gibbs哼了一声，Sheppard歪起嘴角笑了笑，越过Tony的肩膀看着 Gibbs。

“看来你手头的活儿可不轻松啊，Gibbs探员。”他评论道：“他肯定让你鞭子挺忙的。”

“你根本没概念。”Tony可怜地嘟囔着而 Gibbs又好笑地哼了一声。

Sheppard走了出去，Tony正准备叫下一个人进来的时候，Gibbs拍了拍他肩膀。

“该吃饭了。”他说。

是吗？Tony没觉得很饿，不过他瞥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过了中午了而他连早饭也没吃过。

他们向餐厅走去。Tony觉得头痛减轻了一点，因为他享受和Gibbs单独相处的时间，只有他们两个人，Gibbs拉着的牵绳。他想象着直——这样会是什情形——走进餐厅，只用一个盘子盛满食物，端到桌子，Gibbs用他自己的叉子喂他吃。摸着摇了摇头。共盘是最低级的把戏——只有最笨的sub，或者最差的爱情片里的sub，才会花时间梦想和一个top共盘。他也从来没想要这样过，直到遇见Gibbs。

他们看见了Abby，坐着一张桌子边，兴奋地和Rodney Sheppard说着话，而Lorne上楼坐在她对面，傻乎乎地盯着他俩。Carson坐在Lorne旁边，徒劳地试图和他交谈。John Sheppard坐在Rodney对面，不怎么开口，可一等Rodney的嘴消停下来他就从他们共用的盘子中拿食物喂他的sub。看到Rodney和John Sheppard共盘，又让Tony的心感到一阵嫉妒的刺痛。他不知道像Sheppard这样强有力的top看了Rodney哪一点。当然，这个科学家自有他吸引人的地方，而且他眼睛很蓝，但是他的脾气似乎很暴躁，而Sheppard对此也未加约束。

Tony暗想Gibbs会怎么对付像Rodney Sheppard这样活跃、狂热、有才气的sub，他觉得Rodney会马上老实下来的——很少有sub敢于长久面对Gibbs严厉的目光。另一方面……Sheppard将军看起来也不是那种能容忍很多胡扯的top，所以也许Rodney比他的外表要强壮。

Abby看见了他们，冲他们挥手。于是他们拿上盘子，走过去和她及她的新朋友坐到一起。

“Gibbs——我发现Carson也会手语！”她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多酷啊。”

Carson笑了，朝Abby做几个手势，Abby回以几个手势。

“我的弟弟是聋哑人。”Carson解释道：“没人知道原因——我小时候，我们去好多趟医院——我想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医学感兴趣的。不管怎样，我们全家都学会了手语——我们一共是7个孩子，加上爸爸妈妈，所以有时候我们吃晚饭时会大谈特谈，却一点没声音。”

“你知道……我总是在想你是怎么学会手语的，Gibbs。”Tony说。“我是说，Abby的妈妈是聋哑人，Carson的弟弟是聋哑人。你呢？”

Gibbs从眼角瞟了他一眼，表情一如既往地莫测高深。接着他向Abby和Carson打了几个手语，他俩都笑了起来。Tony翻了个白眼——他觉得Gibbs有很多事情都很让人着迷，会手语就是其中之一，可他头儿从来不泄露任何私人信息。这真令人沮丧。

Abby喋不休的时候，Tony什么话也没说。他头重得像灌满了铅。他肯定自己漏掉了案子中某些非常明显的东西。他心不在焉地揉着后脑勺，希望可以赶走盘踞在那里的沉重感，真

想把手指伸进脑壳里，揉一揉里面疼痛的地方。

他模模糊糊地听见Abby和Rodney在说话——大多数都不着边际，他能够看出来为什么Lorne显得那么傻愣愣的。Sheppard只是坐在那里，脸上挂着宠爱的微笑，似乎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有时候Rodney给我看的東西太让我激动，接着我会想起有一个可怜的姑娘被杀了，马上又难过起来。”Abby说。

“Jenny Keller是好人。”Sheppard将军轻声说。Rodney猛地抬起头，看着他。

“她很迷John。”他说。“就跟基地一半的sub一样。”他似乎对此不怎高兴，可Sheppard将军只是翻了个白眼，又抄起满满一叉子食物塞进Rodney的嘴里。

“她死了你不难过吗？”Abby问他。

“唔，事情是……”Rodney嘴里满是食物地说。“人们死去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应对的办法——这里好像死了很多，由于Wraith和某些危险任务的关系。所以……你记得我告诉过你的，我和John几个月前陷在那个平行宇宙吗？那个没人知道他们的能力，对同性关系有着奇怪禁忌的地方？”

Abby点头，而Tony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好吧……我几年前刚到这里的时候，我组里有个科学家名叫Zelenka。他很棒——当然我聪明，可谁能比我强？不管怎样他和我……嗯，我想我们算是朋友，可他一年后被杀了，我很难过。”Rodney看着他的丈夫，后者点着头表示同意。

“可事情是Abby——我们陷在另一个宇宙的时候，那里的Zelenka没有死。他还活着！我又看见了他，和他说话，和他一起工作。”Rodney谈到这个Zelenka的时候，脸上显得生气勃勃，Tony觉得自己被吸引住了，不由得讨厌起自己来。“所以现在像Jenny Keller这样事情发生以后——我就想在另一个宇宙里有另一个John，另一个Rodney，另一个Carson，等等——嗯，Jenny也许还活在那个宇宙里快乐地生活着。”他耸肩，张开嘴接住他丈夫给他的又一叉食物。

“哦，真太酷了！”Abby叫道：“好像没人真的会死！”

“完全正确！”Rodney透过满嘴的食物说。

Tony甚至没法开始消化这个说法。他头太痛了，他把盘子里的食物推过来推过去，直到发现Abby看着他，绿色的眼睛里透出担心。

他振作起精神，坐直了身体——他最不想的事情就是让Gibbs发现自己没在吃东西。

“他们该拍一部关于那个宇宙的电影。”他笑着说：“尽管听起来没人会相信。我可以看到演员阵容——Tom Cruise扮演这里的将军，Nic Cage可以演Sheppard博士。”

“哦——我能里面吗？”Abby拍着说：“谁来演我？谁来演你，Tony？”

Tony朝她咧了咧嘴。“没人能够可爱疯狂到演你，Abs。当然没有人能够酷到演我——或许吓人到演头儿。”

立刻，他后脑勺感到一记熟悉的拍打。“嘿——你觉得Sheppard博士谈到的那个宇宙里头儿生他缢气的时候，是不是不会打他们的头？”他问，警惕地看着Gibbs，以防第二下打击降临。

“他不会——在那个宇宙里。”Rodney坚决地摇着头说：“相信我。我碰到过那些人，他们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

“听见了吗，头儿。”Tony说：“Sheppard博士的这个宇宙里，人们听起来相当文明。”

Gibbs摇头。“Tony，我打赌没有任何一个宇宙里的Gibbs会不想打DiNozzo的后脑勺。”他说，语气里带着某种宠爱，让Tony心里暖洋洋的。

他笑嘻嘻地开了一连串电影的玩笑，让每个人都笑起来。似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什么东西也没吃下肚。

他们回到审讯室，继续询问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似乎在看一幅拼图，一块很显著的地方没有了；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她，整幅图就讲得通了。

接下来，传唤了护士，Ellie Marsh，不过显然这个可怜的女人帮不了什么忙。大约早上6点，她来院上班的时候发现了尸体。她试过用无线电呼叫Beckett医生，但是没有回答，所以她跑到Beckett的病房去找他。

下一个他传唤了Rodney Sheppard。他意识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这个sub，可吃不准是因为他太累了，想不出来这是真正的直觉，还只是因为John Sheppard对他太明显的爱意让他嫉妒。Rodney用着像Tony那样隐藏对他top的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相互的，完全的，毫无保留。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关于任何谋杀案的监控录像。”Tony对Rodney说：“我是说这里到处都是设备——你会认为这里这么多摄像机里总有一个会拍到点什么。”

“它们不是摄像机，它们是传感器。”Rodney没好气地说。“这没那么简单。我承认，我很吃惊我们没有在医院的传感器上找到任何东西。而Daedalus号上的传感器在火灾中损坏了，所以也没法告诉我们什么。”



“有没有能 这些 摄像机——哦，对不起——传感器”，Tony带着一丝不必要的嘲弄强调了这三个字，看着Rodney变得像一个上紧发的 弹簧：“被故意弄坏了？”

“有能可不太像。我是说，这样做的话需要对基地有一定的了解。”Rodney皱起了眉。

“那么谁有这样了解呢？”Gibbs问。

“除你之外。”Tony意有所指地补充道。Rodney显然没有领会他的弦外之音。

“那个 我想我部门里任何人都”他说。“可他们谁都不会.....我是说，我认为他们谁都不是凶手 事实上 我很确信这点。”

“说出他们的名字。”Tony说。Rodney的蓝眼睛瞪大了。

“什么？为啥？”

“只是说出你部门里人员的名字——这又不难。”Tony靠到椅背上说，双手交叉在胸前，密切地观察着Rodney。

“嗯.....那个 我和呃，嗯，Zelenka, 不过他走了，和Miko——对，有Miko——矮仔 日本人看起来 很温良谦恭，可有三个sub，管得他们很严。还有Hargreave——小个的 sub，老是碍手碍脚。还有Mortimer.....还是叫Morton？嗯，是也 ——高个 黑发，总是和每个跟他打招呼的sub调情，其实也没几个 因为他有点粘糊糊的 还有呃，那个 灰发的 矮个子女士，那个 switch.....他叫 什么 着？呃.....”他停了下来 显然在努力回想。

“你部门里有几个人，Sheppard博士？”Tony轻声问。

“三个。”Rodney立刻回答。

“而你只说得出口三个人的名字？”Tony扬起根眉毛。“我以为大家都认为你是个才华横溢的科学家。”

“我是的”Rodney抗议道：“我只是记不住住名字。”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部门里都没有嫌疑？你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Tony追问道。Rodney绝望地摇摇头。

“你不懂——我了解他们，我当然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的为人——不是他们的名字！”

“好吧。”Tony点头，然后给了Rodney一个钢般强硬的眼神，sub之间的眼神，因为Rodney也许能够用那种屁话骗过某个笨蛋top，可不会上当。Rodney的蓝眼睛瞪得更大，有那么一瞬间，Tony觉得自己明白了像Sheppard将军这样男人会在他身上看到什么。Rodney

身上有某种脆弱的东西，不过你要挖得很深才会发现。“目前我们谈到这里吧，Sheppard博士。”他说，朝门口点点头，示意他可以离开。

Rodney走了出去，看上去有点茫然。

Tony觉得有些尴尬。他不安，不禁希望自己的头脑能够清醒到找出窍门。他必须这样——他必须向Gibbs证明他的工作有多出色。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证明，这样也许有一天Gibbs终于会发现他配得上。他只需要他能够集中精力，摆脱头痛就好了。

他传唤了Carson Beckett，医生走了进来，看起来很紧张。

“Beckett医生……”他给了医生一个最好的sub式微笑，Carson明显地放松下来。多年来的无数次艳遇让Tony磨练出了一种直觉，能够立刻分辨一个人是哪一种top。他马上知道Carson是那种善良的top，会同情sub，想照顾他们。他也感觉到这个好医生外柔内刚，也许不像第一眼看到的那么容易被操纵。“你能到任何理由，有想要谋杀Jenny Keller吗？”

“不。”Carson断然摇了摇头。“她是可爱的、亲切的姑娘，工作也很出色。”

“好的。现在……我想复习一下你昨天的陈述。你说Jenny被杀的那天晚上，你在3点45分醒了过来。你觉得你听到并闻到了一些什么？”

“这个……我不太确定。”Carson回答，显得有点困惑。“我是醒了过来，是的。可也许在想象，我不知道。”

“闻到了什么，Beckett医生？”Gibbs问。

“我不知道……瞧，我甚至都不准有没有闻到什么！”Carson大声抗议道。

Tony的脸抽搐了一下，提高的声音让他头更痛了。他揉着眼睛，看得更清楚一点。它们就像塞满了沙子。

“你没事吧，孩子？”Carson轻声问。Tony抬起头，吃了一惊。“你看起来糟糕了，如果我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也许你做完这里的事情以后，应该到我的医院做一次小的拜访。”

“我们做完了。”Gibbs突然说道，出乎大家的意料。“谢谢你的帮助，Beckett医生。”

他点头。Carson离开了。显然这么快就可以走让他松了一口气。

“Gibbs！”Tony抗议道：“我们刚传唤他！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是尸体被发现时最早到达现场的人之一而且……”

“这个可以等。”Gibbs简短地说，锐利的蓝眸像两道强烈的激光，一眼注视着Tony，亮得让人

疼痛。Tony闭上眼睛好 减轻压力，等他重新睁开眼，Gibbs已经把牵绳扣 到的 项圈 上，领着他朝门口走去。

“我们上哪儿？”Tony问。

“回宿舍。”Gibbs回答。“今天 就到这里。”

“可现在还是下午！”Tony抗议道。Gibbs静静地瞪了他一眼，立刻 闭上了嘴，跟在后面，暗忖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到达宿舍的时候，里面空荡荡的，这么 好奇怪的 Tony知道 Ziva和McGee在帮忙调查Daedalus号上的 火灾，Abby和Rodney一起去的 实验室里忙着 而Ducky在重新 查看尸体。

“我的房间 现在。”Gibbs冲他卧室的方向 摆了头，同时解开了 Tony的牵绳。

Tony叹了口气，左右 转转 脖子，试着放松放松。“头儿，你把我 从那里拉出来之前，我觉得我们有点眉目了。你觉得 我走得太远 了？所以你把我 叫了出来？如果我 能够让头脑清醒一下，我肯定能搞明白 是什么事 让我心烦。”他说，根本没朝卧室那边走。Gibbs一手 按住的 肩膀 把他推进房间转身关了 门。

Tony看了眼 床，强压住一个哈欠。上帝，他可真累。在其它情况下他和Gibbs单独在一个有张大床的房间里 会让他做些暗示，可现在他 没力气这么做。

“你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DiNozzo？”Gibbs问。

“昨晚。”Tony小心地说。

Gibbs的手 太快了，Tony几乎没有发现一点儿蛛丝马迹，它已经 成功地拍到他的后 脑勺上。

“噉！”他抱怨道。

“我再 问一次。别再对我撒谎。”Gibbs问：“你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你已经 起来了，昨天晚上我起来的时候你也已经 起来了。这几个 晚上你睡了没有？”

Tony的确想过继续 撒谎，因为 随便你怎么看，这也不是好事情。他不打算告诉Gibbs他花了两个晚上——还有之前好几个 晚上在 Daedalus号上——挣扎在他 对头儿的感情 上。

“没有。”最后他 承认了。

“为什么？”Gibbs站到面前，而他就是没办法 逃开这锒铛一样的 视线。

“我不知道，头儿——我只是 发现很难停止思想。”Tony喃喃 地说，希望 这半真半假的回答能

够满足他的 top。他吃不准有没有彻底说服Gibbs，但是他也似乎准备放他一马。

“我知道让你停止思想的办法，Tony。”Gibbs说，Tony抬头看着他

“我也知道，可从来没人向我提过头儿。”他回答。这让他后脑勺又挨了下，不过他并没有错过Gibbs眼中闪过的一丝好笑。

“我昨天太忙了，没打你屁股。”Gibbs对他说。Tony大声地呻吟起来。“我的错。错过了事情。今天早上我应该补上的。可你似乎案子办得很顺手。我不想打搅你。还是我的错，而我不会再错了。脱衣服。你知道程序。”

Tony叹了口气：“你真的用为我这么做头儿。”他一边说，一边拉下裤子的拉链，踢掉鞋子。

“我得这么做，Tony，我真的得这么做。”Gibbs说，听起来很开心。

Tony脱下裤子，胡乱堆在边，然后站在那儿，等着进一步的命令。

“我说脱衣服，Tony。”Gibbs命令道。Tony正在钝痛的脑袋终于明白了过来。Gibbs有时候的确会让他脱光，可只是在他准备结实打他一顿的时候。

“哦，头儿。”他呻吟道：“非得这么糟糕吗？”

“要看你怎么定义‘糟糕’，Tony。”Gibbs说。他走到床头柜前，打开最上面的抽屉，拿出Tony恨得要命的皮鞭。“可如果你错过了一次打屁股，你知道下次会是一场好打。这是规矩。”

“这个，这是你定的规矩。”Tony嘟囔着：“又是非得这样。你可以改规矩的。”

“不行，Tony。”Gibbs说着，摇了摇头。“这些规矩是你的依靠。”

Tony真的不想这么想，可他还是脱光衣服，僵硬地走到扶手椅前，摆好了姿势。

“别这么快。我准备给你一个选择。”Gibbs说。Tony感兴趣地站起来。这可真新鲜了；Gibbs通常从来不给他选择。“皮鞭打十下，或者你试试我的手——可我不保证你会挨几下。”Gibbs说。

Tony咽了口唾沫。他恨皮鞭，而且自从他戴上Gibbs的项圈那天起，他就渴望他再来打他的屁股。他不确定为什么今天Gibbs会提出来，以前他从来没有提过，不过他也不准备错过这个机会。另外——Gibbs的手，即便打上几十下，也不会比那该死的皮鞭更疼。

“你的手，请吧，头儿。”他说，透过睫毛给了Gibbs一个标准DiNozzo的sub式眼神。

“这对我没用，记得吗，Tony。”Gibbs讽刺地说。“好的，我的手。”他把皮鞭放到床头柜上。

，Tony觉得自己 在Gibbs的眼 中捕捉到一 丝奇怪的表情，好像他的选社 Gibbs觉得 很好 笑。这到底是为什么 ？Gibbs坐到床上 拿过一个枕头放到膝盖 上 “过来 ”

尽管 他累 尽管 他的 头很痛，尽管他知道 要被狠狠 打一顿股 ，Tony还是热切地走他 的top面前。他 幻想趴在Gibbs的腿上的 次数够多了，现在他 要亲身领教 了。

他趴到Gibbs的大 腿上 熟练得就 像一个这、做过很多,很 多次的sub。他 知道自己看起来 不错,身体展开 屁股 放在枕头的 正中央，四肢的位置恰到好处,两边有 床垫支撑 着他 放松了来 ；这是他 最喜欢的姿势,他 不反对这样磨 很长的时间

他觉得 Gibbs的胳膊 环住了他腰 立刻 明白 不会有缓慢 的热身他 不知道 为什么 自己会期待何 不同的情况 ——Gibbs打屁股 的时候就是打屁股 他 不会用热身、抚摸和它 任何 狗屁 事情来混闹——而这些 恰巧是Tony颇为喜欢 的 因为 这通常预示着一 场美妙的 专家级的打屁股 游戏,而结局是他 得到一 场放松的性事。这可不是这种法 。

他还没 时间 完全理解这 个发现，耳边就响起一 阵呼啸，和一下 清脆的掌击声 ——攥他 右边的 屁股 就火辣辣 地疼起来

“噉！你说还不 用皮鞭的！”Tony抗议道,转 过头怒视着的 top。

“我没 用 ”Gibbs说，朝床头柜的 方向 点点头 那儿，果然,皮 鞭还躺在刚才Gibbs放下地 方。

“这不可能是你的手 .....哦，妈的.....真 是你的手 ”Tony说，因为 Gibbs又重 地打了他的 屁股 。“伙计，你是个魔 鬼。你让我选择 的时 候，你\*知道 \*.....哦，妈的.....”他没时 间 想完这些想法，因为Gibbs正专心致志地打着的 屁股 。

Gibbs的手 感觉好像是用温暖的 活生生 的铸铁 做的一下的 重击雨点一样 落在Tony翘起的 屁股 上。它带来的 疼痛比 Tony想的一个 top的能 够带来的 \*所有 \*疼痛 都要厉害，可尽管如此 ，这里虽然 有某种亲密,他 热爱这种感觉 ，Gibbs温暖 的体 和 自己的如此之近，Gibbs的胳膊 紧紧 地箍着他腰 不让他离开 不让他移动 他喜欢能够听到Gibbs打他屁股 时的 呼吸声，椰 男身的 味道。

Gibbs不停地打着他不 留情，带着他一 贯的专注。Tony的屁股 越来越痛，现在他 知道十下鞭子和这比起来 简直就是毛 雨,他的 屁股 火辣辣 的 肯定红得发亮。它一抽一抽地痛着 这种抽痛扩展到的 全身 让他感到温暖。

他闭上眼睛 ，感觉到 的 敲打随着 每次掌击就减弱了几分,他 没有抵抗 屁股 上的 疼痛 ，反而欢迎它，放慢自己 的呼吸，去迎接每一波从屁股 上发 出来发 烫的感觉 。

除了臣服他 无法 做它 任何 事——他是 Gibbs的submissive,他 戴着Gibbs的项圈 ，如果Gibbs想把他按在这里,打到的 屁股 火烧一样的 痛，他坐 不了,他只能 受——对此 他

别无选择。他把自己放弃到那里，完全彻底，而且真的有 Gibbs 这样的 top，这样做很容易。

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被这阵掌击安顿了下来。尽管它强硬而又强烈。这是该待的地方，趴在这个男的膝盖上，承受任何他想施予的东西。他相信 Gibbs 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不会让他承受他无法承受的东西——剩下他要做的，只是屈服而已。

掌击的速度变慢了，最后停了下来。Tony 挪了挪身体，抬起迷蒙的双眼看着 top。

“你打完了，头儿？”他悄声说，觉得自己七零八落的，似乎有人触及了他的灵魂，把他拆成了一片一片的。

“嗯。”Gibbs 轻轻地说。他奇怪地看了 Tony 一眼，然后伸出手，擦开他脸上的一缕发。“现在你该睡觉了，Tony。”他低声说。

“嗯……我马上来到隔壁我的房间去……”Tony 咕哝着，从侧面滑下床。他劲的时候，浑身在火烧火燎地疼。他觉得自己四肢就像果冻一样。真的想爬到隔壁房间去，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走到那里去。

“不是隔壁房间，这里。我能看着你。”Gibbs 说，下床，揭起被子，让 Tony 爬进去。Tony 太累了，什么也没说——他是照着规矩，钻进被子，趴在那里。

Gibbs 把被子拉到 Tony 的脖子这儿，然后站起来，走到屋角的写字台前，找到一本资料，回到床边。Tony 睡眼朦胧地看着 Gibbs 踢掉鞋子上床，坐到他身旁，打开资料，读起来。

“闭上眼睛，Tony——我陪着你，哪里也不去。”Gibbs 说。Tony 不知道头儿怎么会知道自己睁着眼睛，因为 Gibbs 看也没朝看。他仍然读着资料，Gibbs 伸出手，温柔地摸着 Tony 的头。Tony 叹了口气，爱死了 Gibbs 的手指滑过他发丝的感觉，接着，几秒钟后他就沉沉地睡着了。

Gibbs 在床上坐了很久，浏览着 John Sheppard 继的 Evan Lorne 的服役记录。他不时用空着手，懒散地抚摸着 Tony 的发，沉浸在拥臀后的保护欲里。他已经很久没有畅快地满足自己，更为 top 方面矢性了，而今天它们让他大吃一惊。不——这说不——对——今天是 \*Tony\* 让他大吃一惊。Gibbs 一生中打过很多 submissive 的屁股，在正确的情下，这件事情经常让他感到享受，可即便如此，今天仍然出乎他的意料。

很久以前他就立下规矩，每天打 Tony 的屁股，因为他本能的知道这是 Tony 需要的。能让他脚踏实地，帮助他出色地工作，并且，以某种捉摸不透的 DiNozzo 的方式，让他快乐。Tony 的 sub 天性深入骨髓，而始终如一地带着关怀的调教和牵着牵绳的手能够得到他最好的回应。

这和其他的 sub 不同——他很少需要他们的屁股，而需要这么做的时候，他

是相信自己 作为个 top的天生的直觉，采取自觉 得正确的行动 Gibbs觉得自己 作为个 top的直觉很少出错，就像 他工作时的 直觉一样他 很少打其他组员的屁股 不过一旦打了他 会让他们 牢牢 记住——照他看来 除非有着明确的目的 否则调教是没有意义的——他的 sub也许不喜欢它，但是他 知道 他实施的调教\*总是 \*目的明 确的

Tony不 一样 偶尔 为的 严厉掴臀对是 一种浪费——他以前经历的太多了而 且 也没起 什么 作用 不他 需要在他 生活 中更加 有规律的东西 。Tony需要 Gibbs的注意——而Gibbs知道 即使 每天打他 屁股，即 使只是 那么几下 Tony就会找别的方式来博得他的 注意——而Tony的方式 总会 会给他惹来一 堆麻烦 。

大多数情况下 Gibbs总是 打得挺轻，偶尔 在他 觉得Tony最需的 时候 会好好打他 一顿 而且为让 Tony总是 小心谨慎 他 从来不他 知道 他凶候 会打他 或者会打得多重。大 多数情况下，Gibbs留下的 印子 一天内 就会消失——不过有候 当他觉得Tony需的 时候他 会确保留下 几道 深一点的 印记，会持续得 稍微 久一点 ——Tony真的要 这样 好让自己 踏实下来

Gibbs第一次看到Tony的简历的时候他 几乎不想 麻烦 面试他 但是行为不 轨的某种模式和 不断被 同的执法机构及警局开除的结果 引起了他的 注意 他 同意 面试Tony主要是 出于好奇，可 等到他看见他立 刻 他 知道的 小组需要个 sub。Tony出现的时候 一副乱糟糟 的样子 他的一 举一动带着 满不 在乎的神情，可他的 眼神却急切地想打动对 方。显然这 个 sub需要 严格的调教 这 唤起了Gibbs血液 里某种古老的天性 与此相 应的 Tony接受了Gibbs的规矩，几乎在一 夜之间 聪明 了起来 成为Gibbs有过的 最棒的探员 正确地控制Tony，激发出 他的 潜能，不他 胡闹 这 就像 演奏一件精细调整好的乐器。Gibbs是个 很有耐心的人，不 过他的 确喜欢挑战 ——而Tony确实 是种挑战 他 收他进小组后三周就给他戴上了 项圈 这他来说是 破纪录 的——可让没戴项圈 的Tony留在身边实在太危险 了，Gibbs知道 没法保护这年 轻探员，除非他开他该 死，Ducky说得对——他的 确有拯救 情结

今天，看见Tony疲倦 不堪，并且 尽管嘴上不说 心理显然被么 事情困扰着 Gibbs强烈地感觉到他 最麻烦、最气人的 sub需的 比趴在椅背上吃一顿冷冰冰 的皮鞭要更多 他 从来没有看过 Tony这样 ——他似乎 心烦意乱 而且显然筋疲力尽 。这天的大部分时 间里，Gibbs都没 去理 会这件事，因为Tony在追查线索，就象一只 猫在追赶一只 老鼠，Gibbs以为不 管么 让Tony烦恼 都和 案子有关。现在他不 太确定了 只是 当Beckett医生表示了对Tony健康 的关切时 Gibbs才终于决 定介入了——如果 Tony状态不佳的话 他不 可能在案情上取得突破。

所以他向Tony提出了掴臀的选 择 ——通常他不 这样 对待Tony——当Tony选 择 趴在他膝上 领教他巴掌的时候他 没有吃惊 大 多数sub都以为这 个 选 择 更容易——他们都错了。

可他 错了，错在没有意识到这 里面的意义会有多深远 他 知道 Tony是有 经验的sub，虽然让个 好看的 戴着项圈 的sub乖乖 地趴在他腿上是 一件令他愉快的事情，但Gibbs经验老道，能把这种愉快放到一 边，以达到他 目标，也就是挫 败 Tony的锐气 让他 老实下来

事情本来就只是这样。可Tony采取了那种\*行为\*。不是那些他成天搬演的sub式花招——微笑、闪睫毛和那些Gibbs觉得很好笑的废话‘哦，强大的top，我不值得跪在你脚边’。不——这次是货真价实的。Tony把自己交给了Gibbs，完全彻底的他臣服到了一个很深的境界——很多sub在没有很多帮助和指导的情况下达不到这样的境界。而对Tony来说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而Gibbs回应了Tony给予他的彻底的信任。

趴在他腿上的Tony，身体很放松——Gibbs没有手下留情，Tony火辣辣的屁股可以证明。大多数sub在这种情况下会紧张，会绷紧身体，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呈盘，抗拒到底，直到最后别无选择，只有放开。只有技巧熟练的top才能让他们达到他们需要达到的状态，而Gibbs\*就是\*一个技巧熟练的top，这方面的大师，能够本能地从sub的回应中判断他们状态的起伏，从而调整的方法。

可今天，他需要那些技巧，因为Tony就这样舒展着奉上自己的身体，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Gibbs。这太美妙了——就像top和sub之间精心设计的舞蹈，双方都知道每个精确的举动不需要相互说个字——Gibbs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体验了。自从.....Shannon之后。

Gibbs静静地下了床，没有吵醒熟睡的sub。他走到还没有打包的行李前，找到了前一个晚上寻找的盒子。他打开盒子，摸了摸Shannon项圈上的金链子。他为她特别定做了这个项圈，想让她戴上项圈的那一刻成为他们生命中永恒的记忆，美好的记忆。她对他的信任就如同Tony刚刚所展示的，而他另外几个妻子都没有这样的信任——然而那也许是他错过。也许Ducky说得对，她们有所保留，他爱她们从来不是因为她们自己，而是因为她们想起了Shannon。而Tony——Tony和Shannon一点儿也不像。

Gibbs看着Tony，头发乱蓬蓬的光溜溜地躺在他床上，项圈正好从被子下露出来。Gibbs的床上已经很久没有躺过sub了，而尽管他们没有睡在一起，不知怎的让Tony躺在那儿显得那么容易，那么自然——好像他就属于那里。

尽管Tony是个麻烦——Gibbs圈他的时候就知道这点他很聪明，洞察人情世故，无所畏惧；可他也滥交、不成熟、喜欢恶作剧。他确实点也不像Shannon，然而.....他们共有某种难以界定的品质——作为sub，他们回应作为top的Gibbs的方式。

~\*~

Tony微笑着嘟囔了几句，慢慢地从迷迷糊糊过渡到完全清醒。他在床上，暖和和的安多芬涌过他的全身，他觉得飘飘然。火辣辣的屁股表明他穿了一顿掌掴，结结实实的一顿，而Tony热爱挨打后的朦胧感觉。他觉得全然放松和安全，他的top那令人安心的味道笼罩着他，他就躺在top的床上.....Tony彻底惊醒了他，赤裸地躺在Gibbs的床上——过去五年他一直盼望的事情，而且，好吧，没有真的\*性事\*，



可那屁股几乎一样亲密。他和 Gibbs 从中分享了某种东西——他吃不饱，可那种感觉真他妈的太好了。

他睁开眼睛，看见 Gibbs 坐在屋角的写字台前，凝视着他。

“嗨，懒鬼。也该起来。”Gibbs 笑嘻嘻的说，他看上去比平时更温和、更放松，尽管那双蔚蓝的眸子依然锋利。

“我睡了多久？”Tony 打个呵欠问。

“大概五小时。其他人快回来，我正准备叫你起来。”Gibbs 又说。

“五小时？”Tony 迅速坐起来，吃了一惊，马上又叫了起来，因为疼痛的屁股发出了抗议。“我睡了五个小时？”他不相信地说。Gibbs 翻了白眼。

“起床，过来，Tony。”他说，“对你，我还完呢。”

Tony 呻吟了几声，因为他不得不离开温暖的床，离开令人陶醉的 Gibbs 的味道。他光着身子，很自然地走到 Gibbs 面前，感觉很放松。Gibbs 也许是他的头儿，可他也是他的 top，所以 Tony 的身体属于他。Gibbs 刚给他戴上项圈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他不会行使某些权利，可他仍然拥有这些权利，即便他选择不使用它们。看到赤裸的 Tony 当然是其中之一——另外，Tony 喜欢这样，他知道他很养眼，如果 Gibbs 只是想饱眼福的话，嗯，有东西值得一看。

等他走近了，Gibbs 说：“转过去。”Tony 照做了，让他的 top 检查他的屁股。Gibbs 用手轻轻摸着仍然疼痛的皮肉，而 Tony 咬住下唇，努力想着和肉欲非常不相干的事情，好不让他分身立刻跳起来。Gibbs 曾经看过他勃起的样子，不过那总是令他困窘。“好的——看起来不错。”Gibbs 说。

“也许看起来不错，可感觉像火烧一样头儿。”Tony 哭丧着脸说。

Gibbs 只是微微摇了摇头。“不管怎样，就像我的头儿，你还完呢，Tony。跪在我旁边，脸对着桌子，手放在背后。”

Tony 叹了口气——Gibbs 之前让他停止思想的话，显然不是玩笑。他知道 Gibbs 喜欢在严厉惩罚过他的 sub 以后，和她们待一段时间，可他从来没有在打过他屁股以后和她们一起待过这么久。

Tony 希望 Gibbs 不会追究他之前半真半假的谎言，因为现在他感觉已经很脆弱，跪

在Gibbs的膝边，脸朝着桌子，火辣辣的屁股暴露在外。如果Gibbs真要追问真相的话，他吃不准自己能撑多久，而他觉得说出真相也让他受不了。

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当他承认自己爱着他，Gibbs眼中的怜悯——欲望是另一回事；他们可以一笑置之，可爱情过去，Tony一直是一段感情中不可捉摸的一方，害怕承诺，拥有一切让人心碎的能力。现在他陷入了爱情，他不打算把这些不需要的感情倾倒在另一个男人身上。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没理由让Gibbs为此烦恼。Gibbs说得很清楚，他不感兴趣，这个Tony可以对付，他总能对付，他一直都能感到内心的孤独，已经习惯了他会没事的……只要Gibbs不发现真相。

“你上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Tony？”Gibbs出其意地问。

Tony耸了耸肩，在不睡觉的事情上他碰壁了，可他确信自己可以尽快应付完这一个，摆脱Gibbs，这样他就不会发现真相了。

“午饭的时候头儿在餐厅。你看我吃了——我们在一起。”

“嗯哼。”Gibbs站起来，走到床头柜前，拿起了皮鞭。

Tony转过脸，看着他，top的一举一动他的胃因为害怕而微微抽搐了一下；他的屁股现在可吃不消再挨几下。Gibbs回到桌旁，把鞭子放在上面，就在Tony的鼻子底下。“午饭的时候我看见你把食物在盘子上推来推去，同时弄出很多响动，掩盖你没有吃东西的事实。”他平静地说：“现在让我再问你一次；你上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回答之前好好想想，Tony。”他把手搁在皮鞭上，Tony看着它，却不算撻降。他打算让Gibbs知道真相。

“今天早上——在你们大家起床之前，我吃了点Ducky留在厨房里的蛋糕。”他说，Gibbs拿起鞭子。Tony咬住了嘴唇。到底为什么，Gibbs总会知道他在撒谎？这太可怕了。

“你确定，Tony？”Gibbs一边问，一边危险地用鞭子拍着他结实平坦的手掌。

Tony叹了口气。“不瞧——我有阵子什么也没吃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昨天的某个时候，甚至，是前天的，我真不记得了，这里什么都不一样——太让人兴奋了。也许你没注意，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星系里。也许我太激动了，忘了吃饭，是的，这听起来不太像我，可想想吧，对不起——我知道我太不专业了，让你费心了。下次不会了，我保证。”

“上次你不吃东西的时候，你在生病，Tony。”Gibbs说，手里虽然拿着鞭子。

“我道可 那是极端情况，头儿 我 得了癌症 。”Tony回答，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不过 记得最清楚的是 Gibbs来到病房，告诉他不许他死去——所以，就像一个听话的小sub，他没有 死。

“我要让Ducky来看看你吗？”Gibbs问。“谁也不知道他这儿会有什么毛病。”

“不”Tony坚决地说，因为Ducky有种能够看透他的本领，只比Gibbs在这方面的天赋差那么点点。“我很好，对不起我搞砸了，下次不会了。”

他必须停止想Gibbs，自我控制得更好一些。只是全天候对付这种情况太难了。在Daedalus号上，有十八天他们在很近的舱房里，而现在他就睡在Gibbs隔壁的房间——难怪他在挣扎。起码在老家他有时候可以脱离这种情形。

“好吧。”Gibbs叹了口气。他放下鞭子，这让 Tony松了口气，接着，他坐到椅子上，双手捧住Tony的脸，探询地凝视着他。“如果你说没问题，我相信你。如果发现你对撒了谎，我不会这么宽容的——明白吗？”Gibbs说：“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这是你告诉我的最后机会，Tony。”

Tony吞了一口唾沫，凝视着那双锐利的眼睛。坦白他的感情是那么的容易，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让Gibbs处理一切吧，可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这么做。要是这个男人的爱情不是他的怜悯。

“什么事也没有”他坚定地说，同时交叉起放在背后的双手，指，乞求上帝保佑。Gibbs点头看起来对 Tony的保守秘密感到失望，可还是接受了他的回答。

“那么好吧。”他说，接着出乎意料地吻了下Tony的额头。“你让情况失控了，DiNozzo。”他放开Tony说，现在他的语气变得干脆利落，公事公办。“所以你就跪在这里，想想你的屁股为啥痛，直到我让你走。”

Tony点头，放松地进入臣服的姿式。这样消磨时间并不太糟。起码Gibbs就在他身边，他可以假装他不止如此。他感觉到自己陷入了他自己的sub-space，和Gibbs在一起的时候，这太容易了。他希望他可以把下巴搁在Gibbs的膝盖上，就象小狗一样。可他没被允许这么做，而且他知道，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得到允许。所以，他闭上眼睛，朝坐在桌边的Gibbs的脚趾，略微靠靠——起码他可以做到那样。

他们安静了一会儿，Gibbs翻阅着他的笔记，Tony在他身边对周围的世界浑然不觉。这种安静如此亲密，他陷入自己的sub-space如此之深，门口传来的敲门声让Tony吓了一跳。

“放轻松。”Gibbs一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安慰着他，不过仍旧没允许他站起来，所以他仍然跪在原处。门打开了，Evan Lorne走了进来。

“别打起打搅你，长官。”他在Gibbs面前立正，说Tony的喉咙里轻轻噜了一下。他并不喜欢在其他top前赤身裸体，屁股还红通通的，可他是Gibbs的sub，而Gibbs似乎对此并不在意。Lorne也什么都没说——这很常见，一个top身边有正在受调教的sub。Gibbs把手放Tony的肩上，没移开，既安慰了Tony，又清楚地向Lorne表明Tony属于谁——她对此有任何疑问的话。

“我知道这时间选得不好，长官。”Lorne说：“但是昨天太疯狂了，我不敢向你提。我知道你正在办案，可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小组会在这儿待多长时间，而我想再和你谈一下Abby。你说过你见过我的？”

Gibbs靠到椅背上，他的手仍然放在Tony赤裸的肩膀上。Tony冒险抬起头，看见Lorne就在接受阅兵。他穿着蓝色的空军装，鞋子擦得锃亮，军装上的所有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的，头发一丝不乱。Tony对Gibbs面试Abby潜在的top的程序感到好奇，他轻轻动动，思忖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是Gibbs的手放到他头上，往下按了按。

“低头，Tony。你在深深的臣服中。”Gibbs坚决地说。Tony咽下一声叹息，低下头，盯着地板。然后Gibbs把注意力转回Lorne身上。“我读了你的人档，上校。”他说。

“是，长官。Sheppard将军跟我说你要看我的档案，长官。”Lorne回答。

“你的服役记录很优秀。”Gibbs评论道：“每个人对你的评价都很高。你还是个画家，我看到？”Tony从眼角看到他翻桌上的档案。

“是的，长官！那是我的业余爱好。”Lorne说。

“对于一个军人top，这个爱好可不常见。”Gibbs评论道。Lorne锃亮的靴子稍稍移动了点。

“我还是那种常见的军人，长官。”他轻声说。“这就是我喜欢Abby的原因——她不同寻常，而且很有趣。她不像我在部队里碰到的sub。我会用最大的尊敬对待她，长官，如果你允许我和她约会的话。”

“好吧。”Gibbs靠到椅背上。“你可以约会她，上校，但是有几条规矩。”

“当然，长官。”Lorne回答，双眼闪着快乐的光。

“首先——我必须知道她在哪里。如果她和你在一起，没问题。但是如果她和你在一起，她就必须和你在一起——你不能把她留在任何地方，或者把她带到任何你认为她会安全的地方。如果她和你在一起，她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你照看她的時候出了事情，我唯你是问。明白吗？”

Lorne深吸一口气：“明白，长官。”

“好的。”Gibbs点头：“其次——她回来的时候你要让我知道——你亲自带她进来见我——即便只是说声晚安 Abby很安全之类的。”

“没问题，长官。”Lorne点头。

“第三——如果你想玩的话，要冒险，Abby想怎么玩你就怎么玩。你忽视了她的安全口令，或者强迫她做她不想做的事情，你会希望从来没有生出来。”

“是，长官。”Lorne说。Tony察觉到的声音里有一丝颤抖。Gibbs肯定能够把人吓得够呛。

“最后——不许伤害她。”Gibbs说。“也许你们两个合不来，没问题，我不会因此责怪你。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喜欢拈花惹草，故意让sub心碎的top，那就仔细想想；因为我不會放过你。”

“还有我。”Tony抬起头，极其严肃地说完才发现自己开了口。他咬住嘴唇，等着Gibbs拍他的后脑勺，因为他应该在深的臣服中。不过Gibbs只是轻哼了一声，手重新回到Tony赤裸的肩膀上，轻轻摩挲着。

“我保证——向你们两个。”Lorne说。从Tony看到Gibbs。“我会给Abby带来任何伤害。”

“很好——我允许你约会她。”Gibbs说。

“谢谢你。”Lorne立正，给Gibbs行了个干净利落的军礼。“如果不介意我这么说，我的感觉像在中學時不得不请求一个sub的父母同意的约会请求。”他微笑着说。“而且还要得多得多。Abby肯定非常特别，如果她有你们两个照看她的话。”

“她是的。”Tony和Gibbs异口同声地说。Gibbs朝他笑笑，手指摸着他的后脖颈。Lorne噗嗤一笑，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开了房间。

他们只单独待了两秒钟，敲门声又响了起来。Ducky走了进来。Tony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作为个sub，他已经习惯在top的裁决下赤身露体，不管周围有谁，而且，毕竟这是Ducky而已。他是个医生，以前在很多场合看过Tony的裸体，这个事实至少让他稍微好受了点。

“我是在想你们要和我一起吃晚饭。”Ducky说道：“啊……我看见Anthony又惹麻烦了。”他说，朝Tony的方向和蔼地笑了笑。“我希望没那么严重的？”

“没有——他只是要安定下来。”Gibbs回答。“他已经不吃不睡好几天了，需要挫挫锐气。”

“我亲爱的孩子，不吃不睡——任何都会以为你恋爱了。”Ducky轻声笑着说。Tony身子一僵，Gibbs放在他脖子上的手收紧。

“是这样吗，Tony？”Gibbs问：“是是，外面哪个top吸引了你的注意？”

“不是头儿。”Tony回答，既坚定又诚实。越过Gibbs的肩膀，他看见Ducky一眼看穿了他即使Gibbs并没有识破。

“这里，让我看看伤势。”Ducky说。Tony看得出来他在努力掩盖错误，因为他让Gibbs注意到了Tony感情状态。

Ducky走两步，Gibbs点头让Tony站起来给Ducky检查他的屁股。

“我发现这是你惯常的手工杰作，Jethro。”Ducky一边检查Tony的臀部，一边喃喃地说：“没有挫伤或者痕迹——如果实际使用了工具的话。我去拿点减轻疼痛的特殊药膏来，Tony，如果Jethro同意的话。”

Gibbs点头说道：“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准备去给我们拿些食物过来。今晚我想我在餐厅吃饭——我要和每个人过一遍今天的成果，看看我的进展如何。我也想确保你吃东西，Tony。让Ducky做他的事情，然后穿好衣服，到客厅去。”

他俩都离开了房间。Tony站起来觉得松了一口气。这次好险过一会儿Ducky回来了，来到他跟前挥了挥药膏管。他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里面装的什么，但是他也给Tony的屁股涂过好多次这种药膏，Tony知道这有效。

眼下他心里装着比减轻屁股上的疼痛更为重要的事情。他抓住Ducky的腕，专注地盯着他。Ducky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吃惊地瞪大了；Tony很少让面具滑落到足以让任何人看见真实的他。现在他不得不这么做。

“你永远不许告诉他。”Tony用低沉、急促的语气说和他平时玩笑的举止完全不同。这让Ducky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当然不——我向你保证。”Ducky回答：“不过——也许你想亲自告诉他我亲爱的孩子。”

“不。”Tony坚决地说，手收紧。Ducky露出痛苦的表情，Tony松开他的腕抱歉地笑笑。

“也许这没你想的那么糟糕。”Ducky说。

“不。”Tony回答：“他给我带项圈的时候我知道条件。他告诉我我能得到的全部，而我告诉他我能应付。我不会逼他给我更多。我有我的尊严，Ducky——而且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甚至都不想让我上床，更别提让我进入他那颗该死的冷酷的心了。”

“他的心没想的那么冷酷。”Ducky喃喃地说。“多长时间了？”他一边问，一边打开药膏管的盖子。

“五年。”Tony回答。

Ducky叹了口气。“自从他给你戴上项圈？你爱他\*那么\*久了？”

Tony点头，然后转过身，让Ducky给他的屁股涂药膏。它涂上去的时候是冰冷的，不过Ducky的动作很轻柔，一点也不痛。他的屁股会疼上几个小时，特别是坐下来时，而且它也许会红上两天，不过也就这样。即便Gibbs给他留下印子，就象他有时候会做的，Tony怀疑更多的也是他好。就象Gibbs\*知道\*Tony过后会多喜欢在镜子里审视这些印子。Ducky涂完药膏，把Tony转过来，面对着他。

“当然，我们都知你想他，你没把这个当作秘密。实际上，你快把这个变成笑话了，是是，Tony？”Ducky悲哀地摇摇头。“我应该早就知道你太聪明了，不会没来由地这么装傻充愣。这个很好的伪装，Tony——假装只要他\*的人，其实你要的是他的心。”

“让你们视而不见，Ducky。”Tony平静地说：“这是最好的障眼法。”

“而我们都爱你爱得这么深——甚至他口都说道——大家都把你流连的目光简单地理解成你纯真的欲望——根据你的历史，这也并不奇怪。你真的爱着他，Tony？你确定？”

“是的，Ducky。”现在Tony放下所有的伪装，对Ducky，这已没有必要。“我爱着Gibbs，从我第一天看见他起而且愈来愈厉害。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和他在一起快把我逼疯了。我得控制住自己，否则我会把事情彻底搞砸的。”

“我希望可以把你们的脑袋碰在一起，你们俩的脑袋。”Ducky说：“可这得由你俩想清楚，我是希望你真的能够想清楚。”

“没什么好想的，Ducky。”Tony说，干脆地摇摇头。“我要想办法把它克制下去，控制好自己，不让它影响工作。”

“哦，Tony。”Ducky叹了口气。“我很难过我亲爱的孩子，我实在太记得这种恋爱引起的巨大的痛苦和消魂的喜悦了。”

“可他拥有他。”Tony指出：“你已经拥有他很久了——他待你不一样。我说我感觉得到你和他之间……”

Ducky清了清喉咙：“别打听，Anthony。这是隐私。”他说

Tony点头，脸有点发红，可仍觉得忌妒。Ducky和Gibbs有老交情，他们间有种轻松的亲昵。Ducky也是唯一Gibbs会袒露心扉的人。Tony经常好奇，窥探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他们怎么会在一起的。但是两人都从来没有提过这个话题。他知道Gibbs收下Ducky这个sub后还结过三次婚，可他和Ducky结婚而尽管这两人显然都爱着对方，Tony觉得他们之间是爱情。所以他怀疑另外某种感情——几乎同样重要的，却不同的感情。这肯定是种深厚的友谊，而Gibbs对Ducky的保护和其他sub的一样强烈。不过Tony从来不知道Ducky还有其他的恋人，有时他会暗想是什么。

“你甚至都是sub吧，Ducky？”他突然问，意识到这个问题经常在困扰他。有时候他觉得Ducky很sub气，而另一些时候……不怎么sub。他肯定是戴着Gibbs项圈的这些人中，唯一可以偶尔给头儿下命令的人——而且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Gibbs通常会听他命令。

“多么离奇的问题，Anthony！”Ducky说，吃惊地笑了。“我戴着Gibbs的项圈，对吗？”



？”

“Ziva也是。”Tony指出：“而她肯定是个top。”

“啊，这个……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Tony，是是是，我们这些戴着Gibbs项圈的人？”

“嗯，这个谜，他打过你屁股吗，Ducky？”现在Tony好奇了——Gibbs和Ducky的关系对他来说是个谜，他经常在想办法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多年来如此亲密。

Ducky笑了。“你在套我的话，Anthony。”他说

“嗯。”Tony也冲他笑着。“那么——打过吗？”

“一两次。”Ducky承认道。Tony大声笑起来，知道Ducky也得和他们一样向Gibbs的调教屈服，让他暗自高兴。Ducky不怀好意地凑到他面前。“不过有我，好声好气地要求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补充道。Tony收住笑声，做了鬼脸。

“你觉得要我好声好气要求他的话，他会\*停止\*打我的屁股吗？”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拉上裤子，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因为尽管Ducky的特殊药膏不错，Gibbs的手段更厉害。

“你总可以试一试的。”Ducky沉思地说：“不过，你也许想等一两天，等你臀部的疼痛减轻少许，Anthony，再采取如此危险的策略。”

“是啊。哈，哈。”Tony酸溜溜地说。Ducky拍拍他手臂，走出了房间，一边走，一边龇牙地笑着。

Tony穿好其余的衣服，跟着医生走出房间，到客厅，发现Gibbs、Ziva和McGee已经用餐回来，带回来几盘吃的。他吃惊地发现这些食物闻起来味道不错，从来没有第一次有了饥饿的感觉。显然Gibbs的方法奏效了。

他不舒服地沿着沙发边坐下来，脸上露出些许痛苦表情。他看见McGee眼中的震惊，显然菜鸟意味他刚刚被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接着McGee看了眼Gibbs，那种眼神就像好被猎人逮住的兔子。Tony强忍着没笑出来，心想McGee是是总会被top吓到。可接下来出乎他意料的，McGee的目光犹豫地投向了Ziva。这是McGee惯常看她的那种又爱又怕的眼神，而是温柔地，几乎带着思索。Tony默记在心里，准备以后再来理会。

“那么……你们今天有什么发现？”Gibbs问，同时把一盘食物推到Tony面前。眼睛虽然还在说如果不把它们吃了，就会被整晚倒吊在Gibbs卧室的天花板上。这想法不算\*太\*坏，不过坏到足以让Tony马上拿过了盘子。他有多着急——实在是饿了他——开始狼吞虎咽，同时听着大家讲每个的进展。

Ducky没什么好说的，他还是花了十五分钟，当中穿插了好多Ducky式的典故。Tony喜欢医生说话的方式，所以他小心地用疼痛的屁股坐在沙发上，让Ducky的说话声淹没自己。

接着Abby报告了她的结果，而Tony则彻底沉浸在被掴臀后的朦胧中，不过他仍然下意识地捕捉着那些字眼，因为有时候样会让他的灵光闪现。肯定有什么东西能解开这个案子的所有谜团——他是不确定到底什么。

接下来是Ziva，用她惯常的爽利的语调做了汇报，McGee偶尔插进来补充几句。

“Daedalus的火肯定是故意放的。”Ziva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型的燃烧弹。它本身的威力并不强，但所放置的地方会产生最大的破坏作用。它就放在一个氧气箱的附近，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控制住火情。”

“所以我们要找的不但能够拿到火药，而且还对Daedalus的结构知道得很清楚？”Gibbs问。

“没错。”McGee点头。

“这和Keller医生的被杀有什么联系？”Abby问。

“转移视线。”Tony想了想地说，“有人想某人离开。问题是——谁？为什么？”

“Carson Beckett是很好的候选人。”Gibbs思索着说：“Jenny Keller是在医院被杀的——也许凶手希望Carson离开，去Daedalus号上救助伤员。”

“可Carson Beckett没在医院。”Tony指出：“他有当班，而他的无线电整晚都没开。”

“可凶手知道放火能保证万无一失。”Gibbs回答。

“我们还发现……”McGee不安地看着Gibbs。“嗯，至少……我发现……我不确定这是不是重要，我说它和案子没有直接的联系，可……”

“干脆点，菜鸟。”Tony翻了白眼，说Gibbs够不着他的后脑勺，不过还是瞪了他一眼，才把注意力转向McGee，扬起一根眉毛，示意他继续。

“这个……几周前他们说不可能用星门从地球过来，因为那门临时出了点故障，不能进行星系间的传输。”McGee说，微微有结巴，只要Gibbs严厉的目光

注视着也他 就会这样

Gibbs清了喉咙，催促他快一点解释，McGee磕绊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这个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头儿，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星际之门似乎工作得很好。我查了日志，我们坐Daedalus号从地球出发的时候他们对星际之门做了些日常维护，但是它运行良好。”

“这个谎话对谁有利？”Gibbs问：“谁不想来这儿？”

Tony觉得每件事情都解释得通了。“Rodney Sheppard博士。”他肯定地说，“想想看——他能够拿到火药，他知道Daedalus的构造，他能向Woolsey谎称星际之门有故障。”

“可为啥？你认为他是凶手吗，DiNozzo？”Gibbs皱起眉头问。“动机呢？”

“这个嘛，我是说忌妒的情人嫌疑最大。”Tony流利地说：“看事实吧，头儿！我们知道Jenny Keller迷上了John Sheppard——Sheppard亲口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们Rodney是那种会吃醋的sub——记得他的关于洗澡水变烫的事吗？Rodney亲口承认他爱吃醋，午饭的时候——记得他的关于Atlantis一半的sub都迷上了Sheppard将军吗？他看起来可不太高兴。”

“不可能！”Abby猛烈地反对道。“Tony，你错了。Rodney不可能这么做！这几天我和在一起的时间比谁都多，他就是……他可能做这个，他不会伤害任何人，他不会喜欢这么做。”

“等一等，Abs。”Gibbs举起一只手说：“继续，DiNozzo。”

“好好想想。”Tony继续发挥道：“前面三个受害人都不是陆战队员——而且据我们所知是相当轻浮的sub。而Sheppard将军——英俊，有魅力的top，他是个上级——是不是他们都勾引了他？而Rodney忌妒了——所以他开始除掉他们，每个目的很明确——离我丈夫远点，否则要你们好看。”

“可John全身心地爱着Rodney！”Abby抗议道：“他可能和别人上床，即使别人勾引他！”

“你知道多少top会拒绝一个投怀送抱的sub？”Tony问。“top们很容易上钩——只要几句恭维，低声下气地扇几下睫毛，挑逗一下。”

“你对top的评价很低，Tony。”Ziva说，乌黑的眉毛皱了起来。

“嗯……这个……我认识很多top。”Tony回答，耸了耸肩。“我不在乎Sheppard看起来多爱他丈夫——他可能上了钩。”

“不，我不这样想。”Gibbs喃喃地说，“抛开你的偏见——昨天你怎么说的？‘动

力中软弱的一方’？”他朝Tony的方向瞪了眼。“我想Sheppard将军不是那种花心的人。不管他有没有外面花——重要的是Rodney认为他花了没有——或者Rodney的醋心重到受不了别人对他献情。他当然有动机，有机会实施谋杀。”

“就是！”Tony咧开了嘴。“他在Daedalus号上放火，确保Carson不会在医院里，并转移众人的注意力，然后去料理了Keller医生——好一个勾引他丈夫的人。”

“我们知道凌晨4点的时候Rodney在实验室里。”Gibbs快速翻着笔记说，“因为将军和他在一起。”

“嗯——他只待了五分钟。Rodney有足够的闲之前在Daedalus号上防火，之后去杀了Jenny Keller，他甚至可能是打电话给将军谎报险情，让将军去实验室，给他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

“这些够吗？”Ziva问Gibbs。

“足够让我重新询问Rodney了。”Gibbs说着，扔下盘子站了起来。

“不——求你——Gibbs，你们错了！”Abby哭了起来。“不是Rodney干的，你们不了解他。”

“我们知道他粗鲁，不喜欢交际。”Tony一面对她说一面跟着Gibbs站了起来。Abby抓住他的胳膊。

“是的……可……那是表面——内心，他只有些不安全感，而他真的很善良。他喜欢任何人受伤害，别说死去。”

“他看起来怎么为Jenny Keller难过。”Tony指出：“吃午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那个荒谬的故事，说她可能还活着别的宇宙里，好掩盖他根本不在乎她死活的事实——如果她杀了她，他怎么会在乎？”

“不，你错了——他真的这么想。”Abby说，“他就是这么应对这种事情的。”

Gibbs伸出一只手挽住了Abby，把她搂到怀里，吻了吻她的脸颊。“Abby，我们必须这么做。”他坚决地说，“如果Rodney是无辜的，我们会发现的——可现在他是我的主要嫌疑，所以我们必须再问他几个问题。DiNozzo，McGee，David——跟我来。”

他大步朝门口走去，Tony紧跟在他身后。他们快速走到Rodney的实验室，Tony觉得精神振奋。一切都讲通了！这个……几乎讲通了；还有些地方不合理，可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知道\*自己第一眼看到Rodney Sheppard就不喜欢这个家伙，看他的内心终究是的。

Gibbs用力推开实验室的门，Tony第一个冲了进去。Rodney Sheppard正独自一人在工作。这突然的入侵让他吃惊地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合。

“Rodney Sheppard博士。”Tony说着，走上前去。“我们想再次询问你，关于Keller医生、Maloney中士、Evenden下士和Sarkovsky上尉的谋杀案。”

Rodney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什么？为什么？哦，我上帝——你们以为我杀了他们，是吗？”

“是吗？”Gibbs问。

Rodney看上去快晕过去了。“当然不是！你开玩笑我吗？我是说……我？我为想杀他们？哦，我上帝……你不能说我……”

“你能和我们一起去看审讯室吗？”Tony问。

“不！”Rodney看起来惊惶失措。“我也没干！”

“那你肯定不介意接受询问。”Tony走上前一步，伸手示意他朝外面走。Rodney扭着身子躲开他。

“不不不！”他抗议道：“你们不能这么做。别\*碰\*我，John会不高兴的。”

Tony当然知道他是不高兴的，但是个top的感情不能凌驾在联邦调查的必需之上。

“你也喜欢任何人碰他是吗？”Tony问。

“你什么意思？”Rodney显得很困惑。有那么极短的一瞬，Tony差点许他们弄错了。

他伸手想把Rodney朝门口推，接着踉跄了起来，因为未经允许碰触一个top戴项圈的sub总是不好的。然而这么多年，Gibbs一直向他灌输的是，执法的时候根本不用拘泥这些小节，所以他把这种自动的本能搁在一边，重新伸手去抓Rodney的胳膊。Rodney甩开了他。Tony上前一步，试图控制住Rodney，两人推搡了起来。科学家绊了一下，跌了下去，头撞到了桌子上。Tony骂了一句。

Gibbs走过来，扶起了Rodney。Rodney的额头裂了个小口子，血渗了出来。Tony叹了口气——嫌疑人在关押期间受伤终归很难看。Gibbs显然也不高兴——他又看了一眼伤口，想确定它严不严重，不过这是个小口子。

“Sheppard博士，”Gibbs干脆地说，这种语气总会引起sub们的注意。听到的声音，Rodney安静了下来，停止了挣扎。“我们准备带你去审讯室接受询问——如此而已。你最好跟我们走，充分配合我们。如果你\*是\*无辜的话，我确信你可以证明。为了你自身安全，我们准备给你戴上手铐。”

“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Rodney大声说。“真的——你知道这根本不对。”

“好吧……我们会知道的”Gibbs说 朝Tony点头

Tony把Rodney反铐起来 按住他的肩，推着朝门口走去。开始的时候他 兴冲冲地认为也许他破了这些谋杀案——这会让Gibbs觉得他很不错。可现在……他的心中不安起来他对Rodney的厌恶以及对他和 将之间关系的疑虑是会影响他太多了？当然，证据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显示Rodney有罪，……但是这个男人真的会进行谋杀吗

~\*~

Gibbs不高兴——他喜欢Rodney Sheppard受伤，尽管只是一个小伤。Gibbs对submissive们有种老成的态度——半是沙文主义，半是骑士精神——他喜欢他们受伤；top们可以照顾自己，可sub们应该受保护被珍惜，就象结婚誓言中的他 也无法摆脱抓错人的感觉。是是 Tony对人与人关系的偏见会影响太多了？

无论如何 他必须搞清楚 Rodney为什么要 谦称 星标之门出了故障——这他知道得很清楚，送他们 掌握的 切实证据。其余的是 推测罢了。

他让McGee和David站在门外 自己 和Tony及Rodney一起 走进了房间 Tony把Rodney按到一把椅子上，仍然铐着双手 Gibbs拉开自己的 椅子，坐到桌子对面，注视着Rodney Sheppard。他 看起来 头晕目眩 不知所措——而且 \*真的\* 非常 不安。

“你有什么想 坦白的 吗，Sheppard博士？”他问。“你似乎很 紧张。”

“是的——John知道会 发狂的”Rodney回答。

“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再 处理。”Gibbs说他 认为在 Sheppard发现 之前，自己 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Rodney的确有罪的话，那个时候 也许他已经 让Rodney坦白了

“不……你明白 John马上会到的”Rodney说：“我知道他 到这里的时候会 失控到什么 程度。”

“为什么 你谦他 马上会到？”Gibbs皱着眉问。

就在这 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听起来很像有人在 愤怒地咆哮；Gibbs可以听到Ziva在努力 控制局势 他 朝Tony点头 示意他留神Rodney，然后走了出去。

John Sheppard站在那儿，在Ziva和McGee的手中挣扎，看起来愤怒、烦恼，极端危险。

“Sheppard将军。”Gibbs平静地说，示意Ziva和McGee松开对他的钳制。

“你们他妈的到底在干吗？”John大叫着：“你们把Rodney关在里面。哦，我的上帝，你们把他怎么了？他受伤了……妈的……”他朝门口冲去，Gibbs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开。局面一时有点僵持——将军如此愤怒，Gibbs毫不怀疑他可以把他们全部打败。

“是的他在里面，但他很好。”Gibbs用一种低沉，安慰的语气说，他记得\*这种\*感觉——没有理由地爱着个sub。他记得他上门告诉他Shannon被害的情形……他还清楚地记得追踪杀害他和他们女儿的凶手，把子弹倾泻到他身上——比实际致命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他可能和最近的谋杀有关，我想重新询问他。”

“什么？”John看起来义愤填膺。“你们认为Rodney杀人？我的上帝，你们疯了吗？”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Gibbs好奇地问。他没有察觉到有人在看他们去实验室，Rodney也肯定没时间，没机会呼叫任何人。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John咬牙切齿地说。“我感受到了你们他妈干的事情。你们他妈受伤了……他在痛，而他真的很伤心，有人\*碰\*了他，你应该感谢你的徽章保护了你，Gibbs。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话，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Gibbs叹了口气。上帝，他痛恨那些结成生命共同体的伴侣。首先，法律上，你得把他俩当作一个，所以他无法在John不在场的情况下询问Rodney。他压根不想让他用探究的目光盯着John。将军棕绿色的眼眸里充满强烈的感情，看起来马上就要爆炸了。Gibbs明白John的心情；Tony曾经被陷害成谋杀嫌疑人，被带走询问，Gibbs的耐心和自我控制能力都被逼到了极限。然而不管他现在多么同情John Sheppard，Gibbs知道自己有工作要做。

“你们是生命共同体？”他扬起一根眉毛。“好的——如果你能够证明，那么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你可以坐在审讯室里。”

John充满厌恶地看他一眼。“我他妈的当然能够证明。”他忿忿地说。“现在，你是让我进去，还是要向你的人开枪？”

“要我 就不会 这么做 将军 。”Gibbs冷冷 地警告他 对他 submissive们的 威胁 他不会等闲视之 不管在么 情况下。“你伤害了个 攸 的NCIS探员，你会受到鞭刑——我会 很高兴亲自 执行 。”

“要我 进去 。”John严厉地说 “因为如果 不能马上 看他 我 能 保证我会 做么 事情出来 。”

Gibbs点 头 清楚 地 看到 了 失控的边缘 他 打开门，John奔了进去 冲到 Rodney身边，跪了下来 伸出 颤抖 的手 摸着 他

“哦，妈的.....Rodney.....”他手 指碰到了Rodney额 上的 伤口，轻 轻 探了探。

“没事。我 没 事。这是 他们 弄的 。”Rodney语调急促地说

Gibbs感到不舒服——比起 涉嫌 谋杀，Rodney似乎更在乎 他top准备做么 。“是 我 自不 好——我 吃 惊了 绊子 一 跤。”Rodney说

John的手 探到Rodney的 胳膊 上，脸色阴沉了下来 Gibbs 打起 了 精神。

“你们把他铐起来了 ？”他牙 缝里 说：“谁干的？谁铐了 我的 sub？”

“我干的 。”Tony说 听上去点 也不害怕。John站起 身 喉咙里发出 低沉的怒吼。

“除了 我 没 人——\*没人\*能够铐我的 sub。”John一面压低嗓音说一 面朝Tony走去，浑身散发着怒火。Gibbs插到John和Tony的中间 真 他 担心起这 个 局面来

“放轻松， 将军 。Rodney没事。你 来 的 时候我正 准备 拿掉手铐。”他用镇定的语调说；“我们现在就拿。”

Tony站起 来 Gibbs捻了手 指，示意他 退后。。 Gibbs很高兴Tony立刻 照做了 因为 他 毫 不 疑 随 便 什 么 人 现在去 碰Rodney的话，即使只是 给他解开手铐，也会尸横当场 他 又捻了下手指，Tony把手铐 钥匙 交给他；Gibbs把它递给John。

John打开Rodney的手 铐，把它们扔到地 上 然后把Rodney搂到怀 里，抱着他 Rodney的双臂绕到了 John的背后。Gibbs知 道 已 做 对 了 ——现在唯 有 可能让 Sheppard将军平静下来 人 就是 他 的 丈夫 而 Rodney显然非常 清楚 该怎么做他 摸 着 他 top的背脊，在他耳边 喃喃 低语着 将 军 的 身 体 他 丈夫 的贴得那么紧，好象他 想 马上 和他 相融在一 起。



终于，John的身体不再颤抖。他放开他的丈夫，转向Gibbs。

“你要证明？”他厉声说。“这就是证明。”他把手指放到Rodney的伤口上，然后把自己的脸靠过去，用鼻子嗅着伤口，接着又舔着它。

Tony看着Gibbs，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但Gibbs只是看着，被他俩之间的动力深深吸引住。不管现在的局面如何，他几乎对解开他丈夫之间的纽带感到忌妒。

就在他看的时候，那两之间似乎发生了什么。John的喉咙里发出一阵低吟，他的手指拂过Rodney脸上的伤口……接着，就在他们的眼前，伤痕变浅了。它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伤口结起了痂，血红色变成了淡淡的粉红。等到John转过身来的时候，他自己的额头上也出现了一道差不多的结了痂的伤痕。

“哇哦。”Tony喃喃地说，显然被打动了。

“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活的生命共同体吗，DiNozzo”Gibbs问，目光仍然停留在暴烈的Sheppard将军身上，不知道他下面会干什么。

“他们是生命共同体？”Tony话音里的忌妒那么明显，Gibbs吃了一惊。“好吧，这就讲得通了。嗯，没有……我没见过。从来没有碰到过结成生命共同体的伴侣。”Tony说。“不过电影玩过——总是觉得太疯狂了，我是说——如果将军死了，Rodney会起死，对吗？反过来也这样。”

“是的。”Gibbs。“我很吃惊，作为个军人，你会冒这样的风险，将军。你的工作并不安全。”

“他的sub坚持迷惑。”Rodney用颤抖的声音说。“反正我们也差不多那样，他不进行到底的话我会很生气的。”

Gibbs点头。他曾经对Shannon有过类似的念头，但是放弃了——他们有个孩子，他不打算让他们结成生命共同体的自私念头让Kelly冒同时失去双亲的风险。Shannon从来没有向他提过，不过他猜她的想法也差不多。在任何情况下，生命共同体的生活都是艰难的，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他习惯的生活。

“好吧——这会让事情有点变化。”Gibbs说：“显然，法律上，Rodney被询问的时候，你有权利坐在这里，将军。”

“我不能相信你在这做。”将军忿忿不平地说：“没人会相信Rodney能杀。”

“甚至当他深爱的丈夫——他深爱的结成\*生命共同体\*的丈夫，在欺骗他的时候？”Tony问。

Rodney的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响，Sheppard转过身握紧了拳头。

“你到底在说什么？”他质问道。

“全给我坐下。”Gibbs命令道，指了指椅子。John坐了下来，他仍旧攥着Rodney的手，紧紧地。

“Rodney知道那种事。”他咬着牙说，“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他——永远不会。”

Tony翻了个白眼。“所有的top都这么说。”他嘟囔着说，“我爸爸曾经因为我到处鬼混，整天用鞭子抽我，可起码我年轻，自由，单身。”

“而且未成年。”Gibbs指出。Tony耸肩。Gibbs对他的探员感到一阵极度的同情。怪不得Tony对Top有如此的偏见，想想他童年的经历吧。在某种程度上，他怀疑Tony孩提时所受的惩罚是在有爱的情况下实施的他知道这里面没有慈爱和尊敬——在Gibbs的头脑里，对于有效的调教，这两者缺一不可。

“John没有欺骗我。”Rodney抗拒地说，“你听我们所说的——他骗我的话，我会知道的。”

“嗯，所有的sub都这么说。”Tony回答。“面对现实吧，Rodney。John是个英俊的top，魅力无穷，那些海陆追起他的目标来可不会害羞。你发现了，所以……”

“不。”Rodney轻声说，“是这个吗？这就是你的想法？”他摇摇头，轻声笑了下。“你知道这有多好笑。John和我……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那样我不知道你的恋爱是怎么样的。DiNozzo探员，或者碰到过怎样的混球top，但是逐和你说不一样。只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碰到个好top，并不意味着我们其他人也没有。”

Gibbs没有漏掉DiNozzo脸上闪过的痛苦表情——Rodney赢得了这个回合，虽然房间里的两个sub并没有摊向相。

他不得不承认，越是询问Rodney Sheppard，他的内心越是觉得他和谋杀无关。不过有件事情他确实是有罪的而Gibbs必须把这搞搞清楚。

“Rodney……你为啥撒谎说星之门出了故障，不让我们用它到这里来？”他直截

了当地问。Rodney的眼睛瞪大了，接着他内疚地看了看丈夫，又看回Gibbs。

“Rodney？”Sheppard转过脸，露出困惑的表情。“你说星际之门不能进行星系间的传送。”他喃喃地说。“你说本地传输没问题，可你不能保证从地球过来安全，你不确定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好。”

Rodney咬着嘴唇。

“这是假的是吗，Rodney？”Gibbs温和地问。“你为什么不想让我来这里？”

“因为我不需要你们！”Rodney大声喊起来。“John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不需要你们来这里来架空他，命令他。Elizabeth永远不会同意这么做！”

“所以你说谎，Rodney？”Sheppard问。Gibbs注意到他捏着Rodney的手，看起来很沮丧，可并不吃惊。“我会很快就把它修好了——可现在我明白那是在NCIS探员坐Daedalus号出发以后。”

“是的，John，我说谎了。”Rodney小声说。“我以为我可以争取点时间——他们来这里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找出凶手。”

“就在这段时间里，又死了个人。”Sheppard轻轻地说。“Jenny Keller死了，Rodney。如果NCIS早点到这里的话，也许她还活着。”

听到这里，Rodney的眼睛惶恐地睁大了。“我想……我是以为……”他说

“他在努力保护你，将军。”Gibbs直截了当地说。“问题是什么？”

Sheppard在椅子上不安地挪了挪身子。

“对不起，John。真的对不起。”Rodney绝望地说：“当时看起来不算什么，我是……”

“这不好，Rodney。对我们俩都不好。”Sheppard轻声说

“肯定的。”Gibbs评论道。“瞧——我们把Rodney带进来的时候，他可能杀这些人，但现在我这么想了。”

他的话让Tony的头猛地抬了起来。

“但是，这个严重的事件；他对远征军的指挥官——Woolsey先生——说了谎，并且

干扰了NCIS的调查。我的报告中肯定会包括这件事。”

“我明白。”Sheppard点头说。Rodney的脸变白了。

“请……”他说。可Sheppard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没事，Rodney。我会处理的。”他坚定地说。“Gibbs探员，如果你问完了，能让Rodney走吗？他会直接回我的宿舍。我保证他不会立刻，万一你想再和他谈话的话。”

Gibbs点头，没理睬Tony抗议的哼唧。

“没问题。DiNozzo——让Ziva送Rodney回他的宿舍。你去门口站着，我想单独和将军谈谈。”

Tony和Rodney都站起来。Rodney搂住他的top，吻了吻他黑发。

“对不起，John，真的对不起。”他悄声说。Sheppard叹了口气，重重地吻了吻他sub的嘴唇。

“我知道。”他回答。“现在走吧。我们等会再对付这个。”

Gibbs看着Rodney和Tony一起向门边走出去，注意到他投向Tony的目光是多的警惕——两人显然相互没有仇怨感，可Gibbs不确定为什么Tony对科学家这有敌意。

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Gibbs靠到椅背上，一只手仍然放在桌子上，手指敲击着桌面，盯着Sheppard看了好久。Sheppard也注视着。Gibbs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知道他要谈什么。

“你以前也这么做过吗？”他说。“替他承担罪责？”

“他是我的sub。”将军回答，似乎这是唯一的选项。Gibbs对此很佩服——他碰到过一些top愿意替他们的sub承受公开的惩罚，可这样的人并不多。

“Woolsey不喜欢你。”他冷静地说。

“我知道。”Sheppard点头。

“所以结果可能很糟。”Gibbs继续说。Sheppard耸肩。

“除了我没 人能 教训Rodney。而我会 当着别人的 面教训他我 猜Woolsey肯定 要求有人 在场，所以 他只能将就一下，打我的 屁股 而不是 Rodney的屁股 。”他说。“这是我的 权利——我会 再次让Rodney经受这种情 况。”

Gibbs不~~知道~~也 说的‘再次’是指什么，但是有 追问。他想 也许自己 对这个 男人的 判断不 正确。故作~~懒散~~的举止，悠闲的态度都是 骗人的。这个 男人有 黑暗的倾向——难怪刚才他们 碰了Rodney让Rodney吓得够呛。这是 最高水平的top——他用少~~地~~激情爱着并保护着的 sub，但是 这种激情偶尔 也会过头让人 害怕。Gibbs对此很 理解——只不 过Sheppard的愤怒像火一样 炽热，而他 自己的则像冰一样 寒冷。

“你和 DiNozzo一样善于隐藏自己 的真 面目。”他喃喃 地说。希望 有候 自己 可以更多地瞥见面具后面真实的Tony。那个严肃的、坚定的 负责 的Tony，而是 装傻充愣，误导他大 家的Tony。Tony到底在隐藏什么 ？

“只有 Rodney能够对付真的我”Sheppard回答 。

“这我 相信。”Gibbs点 头。

接下来是 长的沉默。接着 Gibbs的手 指停止 敲击桌面，人 往前靠 了靠。

“他到底出过什么 事？”他轻声问。Sheppard脸色一沉，眼 里 又出现 了那种阴暗的神情。“他出过事，”Gibbs提示道：“这上 你很受伤——你~~没~~法克服这次伤痛 。所以 他想 保护你，John。所 以他撒谎说星际 之门出了故障。他 知道 现在很脆弱——而你 让他 迷惑 你活该他 闯的祸接受惩罚 ，John Sheppard，因为你们当中你是top，可 已经有段时间 表现得不像个top了。是是 ？有~~多~~久了？”

Sheppard瞪着他

“我猜有几个月了你 上次挫他的 锐气是~~在~~候 ？你上次做困难的决定是~~在~~候——为~~他~~做的 决定？”

Sheppard摇头 没有说 话。

“你应该和 别人谈 这个 问题 ，John。”Gibbs说：“我想~~眼~~是 你能找到的 最理解 你的人了 ”

他站起来 让Sheppard好理解 他的话。他在屋子里兜着圈子，大 声 说出自己的想 法。

“拥有一个 sub是巨大的责任，有候 你须 做你不~~想~~做的 事情。”他说：“看看 DiNozzo——他个 大麻烦，就象你刚才对你自己 的准确定义一样我 并不~~是~~想 挫他的锐气，有候 我很累，或者很忙，或者没这~~个~~心情 ——但是不 这~~做~~的话，总会有料想到~~结果~~ 发生。而你……你在纵容你的sub，而是 惩罚 他还~~不~~像~~你~~——你内心深处不~~是~~这样的 top。一般你会 逃避 自己的 责任，可最近你在逃避，你~~自己~~也知

道。”

他靠在墙上看着 John Sheppard用修长的手指抓着乱七八糟的头发。又是一阵沉默接着 Sheppard讲了起来 声音嘶哑，低沉，好象被打败了。

“我失去过他”他低语道：“我们都在这个 另外地方……他跌进了个 裂缝 到达了另一个 宇宙 他被 枪击了……我不 在 这里 。我不 在 这里 。”他抬起头 回忆他的眼睛变 暗了。

Gibbs感到一阵同情 想起了指挥官来到 自己 的面前，脸色凝重地把Shannon沾血的 项圈 交给他他 辜负了她们的 妈的他 辜负了她们的 余生都要 为此忍受。

“他躺在那儿，在一个 陌生的 世界 里，身边没有个 关心他的人，而我 一点都不 帮他”

John喃喃 地说 “我甚至没法去找他 因为他 快死了我们 生命共同体的 能量变得 很低 我 走不了 路 什么 也\*做\*不了 只能躺在那儿，努力 通过我的 纽带他 活着我 能够 感觉到的 痛，能够 感觉到的 生命在逐渐 消失 而我 甚至 不能把他抱在 怀里 他 离得 那么远 我 只能从我 这里另外派人去 ——能干的我 能相信的人，但 不是我 辜负了他”他小声 说 Gibbs点 头

“是的我道”他说 因为他的 确知道 他 知道 得一清二楚。

“他可 能死掉——我会 死，但我 们相距遥远 不 能最后相互碰一下。现在……我好像 被封闭起来。”John说：“我 不能 告诉他 可他感觉得到他 知道 我很不安 但是不 知道 原因 我想告诉他 ；他会 感觉 灼 疼的 你说得对——我 没法挫他的 锐气，甚至 在他 需要的时候有候我 知道 他需要我 试图这做 ——所有我 看到的他 躺在地 板上，胸前个 巨大的伤口，血流了地 孤零零 的我 能够 感觉到在 逐渐 离开我——于是我不 弄我 就是不 弄 因为我 没保 护他 不受 枪击。”

“他知道 现在很脆弱 他 必须 保护你。”Gibbs轻声说 “所以他撒谎说星门出了 故障 不 是他的 top在最虚弱的时候 受到挑战 。”

“是的”John点 头 抬起头迎住 Gibbs的 目光，棕绿色的眸子中目光黯淡。“是 的 就这 回事 我 彻底搞砸 了。”

“你是 搞砸了。”Gibbs同意得很干脆，因为他 自己 不喜欢沉湎于自怨自艾中 也不想 让 别人这做 ——尽管John Sheppard不像喜欢 自 怨自艾的人。“但是 我道 现在 做 什么。”

“是的我道”这会 杀了 Rodney——上次就差点杀他在 Doranda之后，这次更 糟 他 不愿意让我 替他受罚的——他宁愿 自己 受罚，可他 知道 我 不 能——我\*不 会 \*让他 那么做”

“我和 Woolsey谈的。”Gibbs说，“我看让你为这件事当众受罚没有什么好处。不管该怎么做都是你和Rodney两人之间的事情——不关别人的事。”

“嗯，这个，祝你好运。”John微微牵了下嘴角。“Woolsey恨我从到这里那天起，他就在找机会给我一下马威。他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不会轻易放过我。”

“我们会知道的。”Gibbs说，心中有个主意。“你——等在这儿。我和我的小组通报一下，然后陪你去Woolsey的办公室。”

“好吧。我会呢……认为自己向你低下了头。”John嘟囔着，悲哀地摸着下巴。“不过我猜你也习惯了是是，Gibbs探员？”

Gibbs摇摇头。“你暂时迷失了自己，不过我不能责备你。”他说，记起了Shannon之死的冲击和内心中他麻木的冰冷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没有怎么消失。他也记得在她死后，那冰冷，灰暗的年里，他如何从一个法医那里得到了友谊。他忘记吃饭的时候，Ducky给他带了午餐。别人都他阴暗的眼神和灵魂里触手可及的自毁倾向吓坏了和他保持着距离，只有Ducky和他交朋友。那个时候他也迷失了做了一些蠢事，很多时候失去了控制。在需要的时候有个朋友帮助了他——Ducky是真正的朋友，因为当时没人愿意管他。他希望现在能够成为眼前这个男人的朋友。即使最好的top偶尔也会犯错，他的内心告诉他John Sheppard是最好的top之一。

Gibbs带上自己的sub们回到宿舍，发现Abby和Ducky正等着他们。

“这个，你是的Abs。”他对她说。

她站起来，猛地搂住他的脖子。“哦，Gibbs！我太高兴了！我知道是Rodney干的！”她尖叫着。

“嗯，他没有谋杀任何人，可他肯定惹下了别的大麻烦。”Tony说，而Gibbs觉得他的sub对此很高兴。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搞清楚为什么Tony不喜欢Rodney，但眼下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应付。

“Ducky——我需要你的帮助。”他说，Tony已经向小组通报了最新情况，他又向Ducky总结要点。

“我明白有什么问题。”他听见McGee对Tony咕哝道：“所以Rodney搞砸了——有人要受罚，这关Gibbs什么事？将军当众受罚很要紧吗？和我有关系吗？”

“嗯，我不知道，菜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Tony问，脸上露出一次嘲讽。“我知道会有什么感觉，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有个菜鸟在一起谋杀调查中给他妹妹打掩护，而他的top替他承担责任？假设那个top对主任说没有这种可能——没可能——他会让他懦弱的小sub因为闯下的——让我们老实说吧——大祸，当众接受严厉的惩罚。菜鸟的top和主任之间的会议一直开啊，开啊，开啊——因为你瞧这个top就是那么该死的固执，对他的sub就是那么该死的负责，他不会放弃。所以在任何情况下，这个

菜鸟的top替可怜的小菜鸟当众受罚，他对此有充分准备。要，她只好让这个top自来惩罚菜鸟——私下，秘密地，我想，过后还会好好安慰他一番。我不知道，现在你感觉如何，嗯？有没有让你对眼下的情形产生一点小小的同情？”

McGee的脸明显地变白了。Gibbs脸抽搐了一下——显然McGee之前并没有完全明白那件事，Tony说的并没有添油加醋。Tony说得对——眼下的情况正和当时一样。这也是他准备全力以赴替Sheppard争取到相同结果的另一个原因。英雄惜英雄，为了自己的sub，Sheppard决心当众接受令人羞辱的惩罚。这他想起了自己。

“你同意我吗，Ducky？”他问。Ducky点头，眼睛在镜片后面眨了眨。“你和Woolsey成了朋友，他相信你。”

“我尽力而为，Jethro，我觉得你高估了我们。那天晚上小小的交谈，我们相处得很好，但是Woolsey先生听不听我是另一码事。”Ducky叹了一口气。

“只要试一试。”Gibbs说。“这是复杂的情况，我不明白死守规矩有什么好处。”

“很不幸，Woolsey就是那种死守规矩的人。”Ducky回答。

“这种事应该在dominant和的sub之间处理。”Gibbs坚定地朝McGee的方向扫了一眼。McGee看去快晕倒了。他想起了他那天受到的惩罚，明白了为什么不进公共惩罚室，Gibbs做了什么准备。

“好的——你们剩下的人——重新检查证据。显然我们没有抓到凶手，这意味着她——或者她——还逍遥在外。”Gibbs对戴他项圈的探员们说。“我和Ducky出去的时候开始进行查看，你们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

Ducky赶在Gibbs和Sheppard将军的旁边，心里不禁一阵阵地担忧。当然，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他希望Gibbs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信心没有摆错地方。一次深夜的小酌可称不是一段深厚的友谊……尽管他怀疑那次友好的交谈让他勉强成为Richard Woolsey在Atalantis上的朋友。

John Sheppard脸上的表情即冷酷又疲惫，就像一个奔赴刑场的人。Gibbs，则一手放在Ducky的肩上，显出他保护自己的submissive时一模一样的坚毅决心。Ducky觉得这很有趣，这只能说明Gibbs对Sheppard目前的困境比他应该的更加感同身受——也许Tim McGee最近为他妹妹惹来的麻烦留下了阴影。

Ducky很明白Gibbs对于公开惩罚的感觉——除非是由法庭判决的是法律程序的一部分，否则Gibbs非常不喜欢这种做法。Ducky知道Gibbs永远不会让自己的sub接受公



开惩罚，并且，作为他的 top，他当然的确有权代表他们受罚，就像 John Sheppard现在打算做的。

Ducky崇拜这对对待这个问题的立场。更好的办法是让当事人的top自己实施惩罚，在私人场合，就像 Gibbs对McGee做的那样。但是，从技术上来说，多少有点投机取巧。大多数主管不赞成这么做，还取决于些许信任——人们不得不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相信那个sub得到了适当的惩罚，而大多数主管对此并没有这样的信任，也不想让任何破坏了规矩的人逃之夭夭。

总而言之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Woolsey有权命令Rodney接受惩罚，而 John也有\*他\*的权利，作为Rodney的top，代替他的 sub接受惩罚。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John也没有权利要求Woolsey让他私下处理这件事——而Ducky知道什么样的理由能够说服Woolsey同意这么做。

当然，名下有五个戴他项圈的sub，Gibbs承担了很大的风险——Ducky怀疑这也是他要求这么严格的原因之一。如果Gibbs的五个submissive不守规矩，老是自己陷入困境，Gibbs会成为惩戒室的常客，替他们领受教训。这想法让Ducky不禁一阵哆嗦。让 Gibbs迷的在公众惩戒室挨揍的想法实在让人受不了——真的是大错特错。

Ducky总是尽力循规蹈矩，确保不让自己给他的 top带这种耻辱，并且他知道 Gibbs的其他 submissive也在努力这么做——即使是调皮捣蛋的Tony为此努力控制自己的行为。事实上，Ducky有时候怀疑 Gibbs这么定期地打Tony屁股，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他老实下来不要突然做些蠢事，只为了得到Gibbs的注意。不可否认，Tony是个杰出的探员，但是在 Gibbs把他招进NCIS以前他在哪里都待过很长的时间。他的工作记录到处都是恶评和公开的纪律处罚。也许Gibbs对这个迷茫任性的sub的第六感觉让他插手干预，免得Tony在追求他正拼命寻找的东西时害死自己。

Ducky也喜欢让身边这个高个黑发的男人被公开处罚——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Sheppard将军是个好top，深切地爱着自己的submissive，对自己的工作竭尽所能。如果说他还有种危险的任性的魅力，那只是增加了他的吸引力——不过Ducky愿意打赌这种魅力过去曾经让他主管面前陷入困境。但是John Sheppard有担当，会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包括他sub的错误。没人能指责他是个懦夫。

天已经晚了，但是Woolsey还在办公室里工作——Ducky怀疑没什么事情能够让这个男人离开自己的职责。他们走进 Gibbs轻轻关好门。Woolsey从书桌上抬起头吃惊地看着他们。

“先生们有麻烦了吗？”他问，目光闪烁地投向Sheppard，接着是Gibbs双肩紧绷的站姿，最后落到Ducky身上，要求他回答问题。

“这个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了。”Ducky说，打算用点策略来引出问题。Gibbs没耐心这么做，用他一贯的直截了当插了进来。

“是的——麻烦。”他回答。“我先得说我们还没找到凶手。然而我是告诉你有些事情我别无选择，只能写进我的报告里。关于星标之门暂时无法进行星系间传输的故障，Rodney Sheppard博士对你说了谎。Rodney想让NCIS乘Daedalus号到这里来——路上要十八天，而是穿过星标之门——只要几分钟——目的是给Sheppard争取更多的调查时间，希望他能尽快解决这个案子。他动机很好，但误入了歧途，他的行为干扰了一项联邦调查。他没有重复一下，没有在任何方面和谋杀有牵连。他是在努力保护他的top。”

Woolsey显得大吃一惊，他盯着Gibbs，接着又看着Sheppard。

“真是这样吗，将军？”他轻声问。

“是的，先生。”Sheppard回答。“我刚发现，但这真的对不起——我知道Rodney会说星标之门的谎话。”

“这很严重。”Woolsey说：“我不能让IOA认为我这儿自说自话，就是因为离我们太远。他们派我这儿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非常关心Atlantis正在发生的事情。Elizabeth夫人是个优秀的指挥官，但是有时候她的报告让IOA非常担心。我们遵守的规章制度仍然和家里一样，将军。我想基地的\*某些\*人员常会忘记这点。”

Ducky皱了一下眉——Woolsey显然早就想谈这个问题了，现在Rodney让他的将军成了砧板上的肉。可怜的Sheppard。Ducky看过一些他的任务报告，这个男人显然很勇敢，喜欢随机应变——而且显然他也本能地知道，有些情况下，规则没什么用，你必须抛开它们，听从你的内心。Ducky怀疑那是Gibbs如此热心保护Sheppard的另一个原因——那也是Gibbs的处事方法。

而Woolsey——Woolsey热爱规则，紧抓着它们不放，就像将死之人抓着救命稻草。对此Ducky能够理解，实在太理解了他，也看得出来像Sheppard这样的人，会自信地让规则为他服务，会和Woolsey这样的人起冲突。他们个性截然相反，并且，Woolsey是个缺少安全感的sub，刚从一段长久的而且根据Ducky的感觉，颇受虐待的关系中解脱出来，而Sheppard是个魅力无穷，自信满满的top。这种对比实在于事无补。

“对此我完全理解，Woolsey先生。”Sheppard说：“并且我打算让Atlantis不遵守地球的法律。然而.....在地球上，他们不用每天面临死亡的危险——没有Wraith以他们为食。他们是一个遥远星系里的陌生人。这我有某些不同的责任，先生。”

“是的，但是这是\*谋杀\*调查，将军。我不能让别人认为我在干扰调查。NCIS会让IOA的日子很难过。如果他们想说的话。”

“我们想怎样？”Gibbs打断他。“我不能掩盖这件事，但我也不能把它搞大。这是个错误，但我确信John能够在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处理好这件事。”

“哦，不。”Woolsey摇着头，眼中显出恍然的神情。“哦，天啊，不。这根本没可能。这是法律事件，Gibbs探员，必须依法处理。我乐意听到有可以宽大的情节，但是如果事情像我了解的这样，那么我必须命令Rodney去惩戒室接受教训。我想根据你所说的，很可能判处三十大板。”

Ducky的脸抽搐了一下。三十大板是相当大的处罚，但是符合过错的性质，并非严厉地离谱。不过，这会让即使最顽固的违法者濒临极限，让他们痛上好几天——如果不是好几周的话。

Ducky看见John的嘴抿成一条细线，想到别人拿着大板接近他sub，他身体轻轻地颤抖起来。

“不。”他用嘶哑低沉的嗓音说。Woolsey看起来很震惊。

“将军，这没什么好讨价还价的。条例很清楚地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不。”John愤怒地打断他。Gibbs把一手放到将军的肩上让他冷静。Ducky露出痛苦的表情，问道：“John能否克制自己。”“除了我没人能碰Rodney，而我不會公开惩罚他。我知道他为什么做我的责任和一样。我会替他挨打。”

“好吧，这是你的权利。”Woolsey说。Ducky不禁觉得他看起来颇为高兴，因为可以当众杀Sheppard的威风。

“瞧，事情是。”Gibbs调解道。“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让个受欢迎的指挥官，工作很出色，在公众面前为自己的sub犯的错接受教训。这会降低士气——而Atlantis上的士气已经很低了，先是失去了Elizabeth Weir夫人，每个人都要适应新的指挥官，现在除了所有这些，又出了这几起谋杀。我对基地是个错误的行动。看见Sheppard将军趴在惩罚凳上——这会引来很多怨恨。”

Woolsey看起来很吃惊。“我还以为，Gibbs探员，作为个执法人员，你会要我那么做——执行法律。”他厉声说

“法律不见得总是最明的选择。”Gibbs耸肩。“我是说——让John自己和Rodney处理这件事。我也会向你保证会正确处理，不会逃避他的责任——是吗，将军？”

John显得既疲惫又挫败，可还是点了点头。“我会竭尽所能。”他喃喃地说

“所以我们只能听他一面之词？”Woolsey问：“尽管我们知道他宠溺他的丈夫，Rodney Sheppard可以为所欲为？”

“没那回事！”John抗议道。

“这是我这儿来以后的亲眼所见。”Woolsey反驳道。John张开嘴想说什么，却明显地垮了下来。Ducky对他感到深深的同情。

“我犯了一些错。”John承认道：“另外，你知道如果我不得不领受三十大板的话，我会的是我撞墙了。几个月前有些该做的事情我没做，现在我自食其果。”

“嗯，我很高兴你承认了，因为我个人认为，自从我这儿来以后，你和你sub的行为一直傲慢无礼。”Woolsey气冲冲地说

“你没给我们点机会！”Sheppard气冲冲地回道：“我们失去了Elizabeth，而IOA似乎很高兴，因为你们想找借口换掉她已经孔年接着你就这么神气活现地来到这儿，在我们还在\*伤心\*的时候开始发号施令，非常清楚地告诉每个人，你不赞成她和她在这儿做的每件事。而IOA根本不明白，因为他们在这\*这儿\*，他们没有在Wraith侵袭的不断威胁下生活，没有经历过这里发生的无数其它事件，你这么执着的狗屁规矩在这里根本行不通。”

“够了！”Gibbs大声喝道自己看起来也很生气。Ducky觉得他必须介入了，免得每个人死守自己的立场，谁也不肯让步。

“你知道……我认为现在不用做任何决定。”Ducky轻声说。“Woolsey先生——你能看我的薄面，让我分享一些你那晚给我上的好的威士忌吗？我想我都需要从目前的情况中解脱一会儿，稍后再做决定。”

Woolsey看起来吃了一惊，不过显然并不反对暂时从这里离开一会儿，所以他冲

Ducky点点头。

“当然，Mallard医生如果你愿意陪我去我宿舍的话。”他站起来，看也不看Sheppard，朝门口走去。

“你们俩——留在这儿。”Ducky小声说，“还有Jethro——好好让宰平静下来，免得他做出些我真的无法补救的事情。”

Gibbs点头。“我的Ducky。”他转过脸，看着Sheppard将军，他看起来快爆炸了。起码Ducky把他留在可靠的人手中——如果有任何人能够让个怒火中烧的top平静下来，那就是Gibbs了。

Ducky跟在Woolsey后面回到他的宿舍；Ducky并不完全确定要怎么做，只是希望会有灵感闪现。

他们走进房间，Woolsey转身面对他。

“谢谢你，Mallard医生。刚才我都太激动的，确实应该打断一下我自己。应该想到Sheppard将军能变得非常吓人，而且……”

“你这想吗？我是觉得他相当有魅力。”Ducky带着温和的笑容说：“现在Richard，你为什么不下来我去拿酒。”他手稳稳地放到Woolsey的肩上，揉了揉几下。Woolsey深深地吸一口气，Ducky觉得他紧绷的肩膀稍稍放松了点。他走过去倒了两杯酒，回来发现Woolsey仍然笔直地站着，看上去似乎在等他告诫他做长。

“我说了坐下来。”Ducky说，语气温和，但仍带着命令的口吻。Woolsey立刻坐了下来。Ducky对这个男人感到一阵怜悯——他需要的是正确、坚定的指引，如果没有这种指引，他只能犹疑不定。

他把酒递给Woolsey，然后坐到他的对面。

“你知道……我完全理解你的立场，Richard。”他说：“我知道，你会让人多安心。没有它们——这，会有多混乱？你知道\*哪里\*是最后底线？”

“就是这说嘛！”Woolsey对他说，呷了一口酒。Ducky想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叫他的名字，而是姓。

“我想讲个故事给你听。”Ducky说，靠到椅背上。“这个故事以前我从来没有对别人

讲过，Richard，所以我~~要~~对此~~要~~守秘密——你能做到吗？”

Woolsey眨了眨眼可 Ducky注意到他似乎觉得很荣幸能够和Ducky分享秘密。

“当然，Mallard医生。”

“叫我Donald。”Ducky对他说。Richard感激地点头。“很好。从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他恋爱了——疯狂的、盲目的、深深的——和另一个医学院学生，一个出身良好的富家公子。这种感情是相互的——两个学生相互爱慕，这也许蒙蔽了他的双眼。你瞧，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富家子，是个top，而是控制欲很强的top。他很容易因为嫉妒而发怒，需要掌控一起。如果他正确的sub在一起的话，也许没什么大问题——但他选中的男人他深爱的男人是个switch。”

“啊。”Woolsey靠到椅背上。

多年来，这一直是某些严肃文学喜欢的领域和题材。Switch，集dominant和submissive于一身并不常见。但他们同时被sub和top所厌恶，因为他们不能进入对方希望他们进入的角色。

“你知道我总是觉得switch的生活很艰难。”Woolsey喃喃地说：“你记得几年前引起巨大争议的书吗？‘多余的人：社会对权力中少数派的偏见’。我必须承认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从来没有怎么想过我的社会中做个switch经常会有多艰难。”

“的确。”Ducky回答，轻轻点了下头，露出一丝悲哀的笑容。

“不起，Donald。请继续。”Richard摆摆手说：“多讲讲这个医学院学生。”

“这个开始他们爱得那么深，没有介意他们有多不匹配，但是后来那个switch需要更多的空间，更少的约束，而那个top没有准备这么做。渐渐地他的爱情变质了——变得面目丑陋。那个switch失去了自信，因为那个top坚持让他遵守一套严格的规矩，完全违犯他的天性。随着那个top继承了他家族的财富和地位，他要求变得越来越极端——他要体面的sub，和他的财富地位相配，而是个含糊的switch，不能满足他的家族对他的期望。”

“听起来这个故事的结局似乎并不幸福。”Woolsey嘟囔道。

“恐怕是这样。”Ducky同意道：“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事实上太长太长了——很多很多年。那个top变得越来越暴虐，但没有人愿意干涉，因为他有钱有势，而那个switch变得越来越不快乐。他迷失了不再是自己，并且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

情况。”

“后来呢？”Woolsey向前靠身子。

“这个，那个switch很幸运。他和一个比他年轻几岁的男人交上了朋友，他跟他样迷失了自己。他是个处于哀恸中的top，他的家人被害了他很伤心，没法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他觉得他辜负了他的家人，没法在她们需要的时候保护她们。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自毁倾向。他离开了军队，接受了一份新工作，那个switch也在那里工作，他们就这、认识。”

那个switch为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感到难过，给予了他些许爱护。他想照顾别人，他有所帮助，能够让他表达关怀的本能。也许甚至帮助他记起自己原来switch的天性。为向一个已经开始折磨他人臣服，他已经压抑这种天性很久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年轻人一直沉浸在悲伤中，没有发现他朋友的困境，但是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他朋友的top对待他朋友的方式让他非常生气。他看到了他的朋友变得多么惶恐不安，说话也不利索了，时刻紧张害怕。他的朋友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迷惘的，更为镇定，充满好奇，对周围的世界有浓厚的兴趣。这让他对他朋友的top所作所为十分愤慨。”

“这个年轻的top做了什么？”Woolsey问。

“这个我恐怕得说他自行其是。”Ducky微笑着说，“你瞧，这是他的天性。他\*可以\*照规矩办事，也许他可以向警察举报他所看到的，不过我怀疑这样没用。或者，他可以说服他的朋友最终离开他虐待成性的top——不过他的朋友当时又困惑又害怕，他不太可能成功。无论如何，我们倔强的top那么激情四溢，不会采用刚才说的任何办法；他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他们在一个酒会上，他看到他朋友的top为些琐事在责骂他朋友，当众贬低他朋友。于是他挺身而出，向那个暴虐的top挑战，他们争斗了起来。”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远没有这么文明，Ducky想Gibbs咆哮着冲进来，浑身充满火药味，一拳打在Randolph Jordan的下巴上，把他打倒在地。然后他拽住了Ducky的胳膊。

“你想他待在一起吗，Ducky？如果他的话，现在就说，否则我要把他的项圈从你脖子上摘下来。”

“Jethro……我……”Ducky盯着倒在他脚边这身材挺拔，仪表堂堂的男人，他与之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的男人，很久以前他就不再爱他了。Randolph Jordan身无长物，

黑色的头发梳得很光滑，两鬓已经开始变白，有着一双沉思的褐色眼睛。他躺在地上，擦着下巴上的血，双眼茫然地望着Gibbs，不知道到底是谁居然敢当众向他挑战。

“你还爱他吗？”Gibbs问。“我看到了他对你的所作所为，Ducky。我看到了你身上的伤痕——别否认，我看到他怎么让你变成了个结巴巴的白痴，不管什么时候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的，让我自由吧。”

他用双手解开围在Ducky脖子上的项圈，然后在完全把它拿走前停了下来，寻求Ducky的允许。Ducky看着Gibbs蓝色的眼睛，点点头。

“请你拿掉它。”他低声说。Gibbs不需要更多的催促。他拿下项圈，把它扔到Randolph Jordan的身上，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现在自由了，不许再骚扰他。”他厉声说。

“我要控告你。”Jordan怒吼着站起来。“未经sub的允许拿掉他的项圈……”

“他允许了——我有证人他会在站在法庭上，亲口这么说。”Gibbs回答。

“他有主见！他从来没有过！”Jordan大声喊道。“我碰到他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个switch。可他是个sub。他么，决定也做不了，更别说像拿掉项圈这样的大事。”

“你是说他连把他所有的观念和本能都打掉了。”Gibbs怒气冲冲地说。“你说这个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我。他单独相处的时候，你甚至不了解他——我打赌你从来都没花时间和他谈过心。”

“我们俩的事情管不着。”Jordan说着朝Ducky走去。Gibbs把自己的身体横在他们中间。

“他不再是我的了。”他说。

“他永远是我的！”Jordan咬着牙说。

“想为我打一架吗？”Gibbs恶狠狠地问。Ducky不禁缩了一下脖子。电影里两个top为一个sub打架的场面都比现在这个情形浪漫得多。现在的感觉就是粗鲁丑陋。他不想任何人为他争斗或者受伤，特别是Gibbs——不过话说回来，他觉得Randolph不会接受挑战。他个子很大，但只会欺凌弱小，是个懦夫，平时的交接应酬让他肚子松弛了下来。相反，Gibbs精干壮实，他战斗的本能刚刚经过伊拉克战争的磨练——



Ducky毫不怀疑 Gibbs能轻松地打赢一架。

“我会自 贬身份。”Jordan傲慢地说 Ducky注意到Gibbs嘴角露出一丝笑 他能够一眼认出一个 胆小鬼。“你打我 ！”Jordan怒气冲天 地说不 相信地用手摸着又青又肿，裂了口子 的下巴。“我要的 婚。我要 若 你会 追你到天涯海角，Jethro Gibbs。你是个 无名小卒——我要 把你踩碎。”

“你在虐待他 这世上没一个 法庭会支持你 看 ”

Gibbs拉过吃惊的Ducky，抓住他的 衬衫，把它从他的 背上扯了下来 然后把他身体转过来让他 背朝着屋子里的门 周围 立刻响起了一阵惊呼，因为每个人都看见了他 肩上伤痕累累，又青又肿，绽开的皮肉中还渗着鲜血。

“你会 无缘无故地把一个 sub打成这样 ——妈的我说是 Duck——会有什么 理由？不你 根本 不会 这样 打一个 sub——这是 虐待，十足的虐待。”Gibbs怒吼道 Ducky不知道 怎么会道 这些伤痕 他和 Jethro在一起的 时候 已经 很小心不露出痛苦的表情了这个 男人有着 鹰一样 锐利 的眼睛。

“他是我的 ”Jordan说 挺直身 子，居高临下地瞪着Gibbs。Gibbs强壮结实，但Jorda的块头比他大 得多。“跟我走，Donald。”他把冰冷，占有 的 目光 转向Ducky。

“我不 这想 ”Ducky低声说他 朋友的行动最终鼓起了他的 勇气 让他 敢于反抗 这他 曾经深 爱过 现在也深 痛恨的人。“Randolph，你不 爱我我是 你的另一项财产——可以让你随意控制和虐待 我的 爱情很久以前就消失了。”

“你是我的 ”Randolph怒气冲冲 地说 Ducky能够想象当着所有这些人的 面 这样失去的 sub对他有多 丢脸。

“不 ”Gibbs伸手从 Ducky已经扯坏的衬衫 上撕下一条布片。“他是我的 ”他说 把布片 绕到 Ducky的脖子 上，成为个 临时的 项圈。“同意吗，Ducky？”他问。Ducky点点头 因为相比Randolph套在他脖子 上的价值不菲的项圈，Gibbs这个 粗糙的代用品让他感觉更舒服。“现在你不能碰他了 ——他戴着另外 一个 top的项圈，并且他想 戴着它——这他有 法律保障。”Gibbs说

“你逃不掉的 Gibbs”Jordan大声 喊着，而 Gibbs则挽着Ducky的胳膊，领着他 走出了酒会。“他是我的 ！我会 把他夺回来的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要 毁掉你 我保证，Gibbs。我会 让你知道 失去你爱的sub是么 感觉。”

“已经知道 了。”Gibbs干脆地说 Ducky看见他 眼中阴暗的表情 他已经 承受了最

大的痛苦，没有么好失去，所以也没有么好害怕了——即便是有钱有势的 Randolph Jordan。“已经道了。”他轻声重复着，带着 Ducky 走了出去。

他们来到 Gibbs 的车子前，坐了进去。Gibbs 两手搁在方向盘上，长吁了一口气，悲哀地摇着头。

“妈的，瞧——Ducky，我的项圈，你想戴多久就戴多久。明天我会给你一个新的项圈。我知道我是朋友，你也知道我失去了么，我并不要再找一个 sub。只要戴着这个项圈，它就能保护你不受他骚扰。”

“谢谢你，我亲爱的小伙子。”Ducky 说，声音因为感情而变得嘶哑。

Gibbs 在座位上侧过身子，捧住他的脸，让两人的额头靠在一起。Ducky 双手搂住 Gibbs 的肩膀，心中百感交集，身体不住地颤抖。他被 Randolph 关在暴虐的笼子里已经太久了，忘记了自由的滋味，直到这年轻人把他救了出来，他不会辜负他。现在不会。永远不会。

“没事了……我们在一起。”Gibbs 喃喃地说，轻轻摸着 Ducky，小心不去碰他受伤的地方。“上帝，Ducky，我一刻也忍不下去了。看他这样伤害你，我受不了。喜欢虐待人的 top，而是最糟的那种，以为仗着财势就可以日夜毒打你……时时刻刻让你难堪。妈的，我想回去再揍他一顿！”

这话让 Ducky 的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响。Gibbs 紧紧地抱了抱他，表面自己哪里也不去。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Ducky 一遍又一遍地低语着，紧紧地抱着这个成为他救命索的男人。

Ducky 讲完了他的故事，眨了眨眼睛，心中有点小小的惊讶——这么多年以后，他选择这次来听他的故事，这感觉像一种释放，似乎经过很长时间以后，他心中的某种东西开始散去。

“谢谢你，Donald。”Richard 轻声说，“现在，原谅我的假设，可我想你说这个 top，这个救人的 top，是 Gibbs 探员？”

“没错，是的。”Ducky，轻轻点了下头，喝了大口手的威士忌。

“那个 switch 呢？”Richard 问，目光从镜片后面认真地注视着 Ducky。

“那个switch就是我自己。”Ducky回答。

“啊。”Richard若有所思地点头。“你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他问。Ducky微微一笑。

“这个，出于某种理由，我是觉得你是想听人这么讲。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另外，Gibbs知道这件事，但他不会告诉任何人。”

Ducky停下来，晃动着杯中剩下的酒。

“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显然，我做法有点疯狂，Richard。你瞧……你让我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你对我说过你妻子的一些事情，而我，知道我过去的感觉，当Randolph——我前夫——试图控制我的时候，从这段关系中解脱出来会让人非常困惑——你怀念这个人，但是突然失去他们强加给你的东西，生活好像变得困难了——你试图从其他地方寻找确实感。我知道我曾经迷茫。”他悲伤地笑了笑。

“我甚至试图让Gibbs给我确实感，可他是埋藏告诉我。尽管我戴着项圈，但我还是我自己的。渐渐地，终于我开始明白这段一片苦心——他在给我重新成长的空间，重新发芽开花。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给了我支持，但是不会成为我生命中的另一个Randolph。现在我感谢他，可当时确实很难。调整是困难的。”

“是的。”Richard悄声说：“是很难。”

“而如果旁边有个朋友的话会有所帮助。”Ducky柔声说。“你瞧，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Richard。”

“我也愿意。”另一个人说，有点害羞。“不过说一句公道话，Donald，我跟我妻子的关系没有你形容的这么糟。她没有在身体上虐待过我……”

“但是，她无时无刻不在贬低你……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底下，对吗？”Ducky说。“她让你死守苛刻的规矩，你做到的时候，就无情地惩罚你。她让你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给她忠诚和热爱，而她想要有人好好欺负。”Ducky低声说。

Richard镜片中的眼睛变得雾蒙蒙的，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盯着酒杯。

Ducky站起来，走到Richard坐的地方。他站在他身后，双手扶着Richard的肩膀，温柔地摩挲着。

“你的工作很出色，我亲爱的小伙子。”他坚定地说，双手一直抚摸着。“你需要一些信任和勇气。要——每件事都循规蹈矩——偶尔使用一下你的本能——它往往更可靠。”

“我对我的本能再也不确定了。”Richard用略带破碎的声音承认。

“那是因为她一直把它们从你身上赶走。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重新找回来？”Ducky温和地建议道。

Richard抬起头，眼中亮起一丝希望，Ducky没法抵抗。他弯下腰，在这个sub的唇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他已经很久没有对某人产生迷幻的感觉了，但是这个男人明显的脆弱以及和多年前Ducky自己处境的相似打动了他。Richard的嘴唇柔软地随着他的吻张开了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吻，但他可以感觉到Richard放松了下来。

这个吻结束了，Ducky撤回身子。“我想你现在做决定，亲爱的小伙子，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从现在开始我很愿意在空闲的晚上看你。”他提议道。Richard注视着他也似乎有点发晕。

“我也愿意。”他终于承认道。“事实上，那样很好。”

“我们可以谈……或者游戏。”Ducky建议，目光一直停留在Richard的脸上对方看起来有点惊惶。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做了。”他坦白道：“呃，我是说游戏。说老实话我不怎么善于……”

Ducky用一根手指封住他的嘴。“这是水平竞赛。”他坚定地说：“我要求的是你的诚实……我们会慢慢来，我想我们会真的非常享受，并且也希望你会享受。”

“我想会的。”Richard回答，脸上又浮现出羞涩的表情。

“很好。”Ducky点头。“不过现在……我们要解决一桩事情。你觉得我刚才讲的对你的决定有帮助吗？”

Richard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我是什意思，Donald。”他说：“我不清楚这样做对不对，但我理解而且……也许我有点报复心理，我没有完全理解这些人对Elizabeth夫人的感情深度，不知道他们有多悲痛。我想我以为她是冲我的——在我妻子纠纷之后，我之前刚这儿的时候感觉有点受伤，没能做到客观地看待这种局面。”

“这也难怪。”Ducky同情地评价道。“我们回你的办公室好吗？看看能不能友好地解决这件事。你来做主——我不想干涉。我相信你会做出对所有方面都是最好的决定。”

他们回到Woolsey的办公室，Ducky对他朋友坚定的肩膀和坚决的表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精神抖擞地走进房间，看见John Sheppard坐在椅子上，胳膊肘在膝盖上，脸上一副冷漠的听天由命的表情。Gibbs坐在他对面，凝视着他们，两人都没有说话。Ducky和Woolsey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抬起来头。

“很好——我考虑一下这件事情。”Woolsey说。Ducky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他看起来比NCIS刚刚到达的时候更自信了。“Gibbs探员——你说得对。如果公开惩罚Sheppard将军的话会降低士气。Sheppard将军……John。”他转过身对另外那个说。“你我之间的开局并不好，但是我决心改变它。我对你的行动报告知道得很清楚——它们读起来比James Bond的小说更吸引人。”说着他朝着Ducky的方向笑笑。Ducky报以一个愉快的微笑。

“你是个勇敢的人，杰出的指挥官。Atlantis很幸运拥有你——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行动，即使并不严格遵守规则。”他说着微微一笑。Sheppard看起来呆住了——显然这出乎他的意料。

“然而Rodney做了非常错误的事情——我相信你让你来处理，用你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我让你自己决定应该用什么方式，但是完全相信你会做你该做的。你和Rodney从现在起都停职四天，在此期间不得离开你们的宿舍。有人会送食物给你们，不过这不会记到你们的档案上。不让你们出舍不是一种惩罚，更主要是为了帮助你们解决你和你夫人之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显然你们有问题要解决。”

Sheppard点头看起来她松了口气。接着他站起来向Woolsey潇洒地敬了个礼。

“谢谢你。”他衷心地 说。“如果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这是Elizabeth会做的。”

Woolsey轻声笑了一下。“那么说我是好人咯？”

“最好的。”John回答。“我会忘记的，Woolsey先生。”

“去吧。”Woolsey朝门口摆了摆手。Sheppard朝Gibbs点头，朝Ducky做了个“谢谢你”的口型，然后跑了出去，显然急着要回到他sub那里去。

Gibbs和Ducky也向Woolsey说了再见，然后Gibbs搂着Ducky的肩膀，带着他走到走廊里。

“你知道我没有说够我有多爱你。”Gibbs一边走，一边低声地对Ducky说。Ducky大声笑起来。“真的，Ducky。”Gibbs说着，停下脚步，拉住Ducky，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你到底怎么做的？你把Woolsey带回来的时候，他就像换了个人。”

“啊，这个，我跟他讲了我从来没对别人说的故事。”Ducky轻声说。“关于一个年轻的、悲伤的鳏夫，和一个跟他交了朋友的有点古怪的法医。还有他的规矩，没照顾到每种情况，还有成为真的自己，而不是别人希望的自己，会有多困难。我跟他还有一个财有势、喜欢虐待人的top，和他愤怒的submissive；还有一个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一场争斗，一次拯救。”

Gibbs凝视着他，蓝色的眼睛闪着特别的光芒。“别……”他用嘶哑的声音说。Ducky捧住他的脸，拉下来，温柔地吻住他的唇。

“我永远不能说够谢谢你，所以，谢谢你。”他耳语道。

Gibbs什么也没说，他是重新挽住Ducky，把他拉近，然后两人一起走回他们的宿舍，肩并着肩。两个老朋友都沉浸在旧年往事的回忆中。

John Sheppard半走半跑的来到他的宿舍。他急于回到Rodney身边，因为他知道他的sub现在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同时他自己的脑袋里也有些事要想清楚。通常，他作为一个top的本能能够让他准确地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过去一个月里，这些本能并不太灵光，他需要把它们重新找回来。

他放慢脚步，理清思绪，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挺起了肩膀。他能做到；他必须做到。他不能老想着Rodney垂死时发生的事情，不能纠缠在他辜负了Rodney的想法上。Rodney也许不喜欢他的计划——事实上，John肯定他不喜欢，最起码是开始的时候——但是这是必须的。他打开无线电，和Lorne通了一次话，然后重新走起来。这次，脚步变慢了。

他走进去的时候，宿舍里一片昏暗。他皱起眉，感到疑惑不解。他肯定Rodney不会已经上床了。

他环视着房间，看见Rodney坐在餐桌旁，肩膀耷拉着，茫然地注视着前方。

“Rodney？”他轻声问。

“对不起 John。”Rodney回答，没有碰触 ~~“我在想~~ “我在想 这件事。我知道 你~~不会喜~~ 喜欢的，但是 我不能让 你为了我做的事情 接受 开惩罚。我打算去找Woolsey，坚持让我受罚 而 不是你。”

“所有 三十大板？”John问。“当着全基 地面 ？”

Rodney抬起头，John可以透过暗淡的线 看见他的 眼中 闪着 恐惧，但是Rodney仍然 倔强地 抬起下巴，显得很坚决。

“三十下？他这、说的吗？这个.....那么好吧。我能接 受。以前我 在惩罚 室里只 挨过十二下，而三十下.....这个.....~~能~~ 更厉害.....也许你得把我 绑起来 可我会接 受的 ”

“不 你不会。”John说，打开灯，走到桌边

Rodney眨了眨眼 “我不会让你替我挨板子的 ”他坚决地说。

“由不得你。”John摇了摇头 这是也 让精 失控到什么 程度的又一个证明。在 这件事上 Rodney应该 服从他的 决定 而 不是和他争论。绝大多数时 候 他 俩的关系是平等的 相 轻松，但是当关系到 他们的力 力的时 候，Rodney知道 John说了算——而这件事完 全是和他们的力 力相关。

“John——这是我的错。你什么 也不道 ！”Rodney抗议道。“我搞砸了，我承 担后果。妈 的 我一想到可怜的Jenny Keller.....”

“那是 你的责任。”John对他说。Rodney摇 头

“就像你之前 说的——如果没 有说谎，NCIS可以早点到这儿 她 就不会死。”

“推测而已。”John说，干脆地摆摆手。 “NCIS\*在\*这里，可她还是死了。这~~只意味着~~ 她 也许几周 前就会死 而 不是几天 前。瞧，Rodney，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法让回 头。我们不知道 如果NCIS早点到这里来 会发生什么，可他们没 有破案，所以 这和他们怎么来的没关系。你再怎 么为Jenny感到内疚，也不能 让她活过来

“她是个 甜妞儿。”Rodney嘟哝着 “我喜 欢她 ”

“我知道 。我也喜欢。但是\*我们\*没有杀她 Rodney。别人干的——应该 责备 他们 而 不是 我们。”

Rodney想一 会儿，然后点 头 不过 John知道 这~~这容易~~ 。

“我还是对你说了谎。”Rodney喃喃 地说，眼神转向别处，没法迎视John的目光。John伸出 手 碰了碰Rodney的脸蛋，让他看着自己 。

“是的 你说谎了，我们必须处理这个事情。”他说。

“会很糟吗？”Rodney，声音有点颤抖。“我是说.....我猜会的可.....”

“是的”John严肃地说。对我俩都是他暗自想。

“我会去惩罚室接受三十大板，还有你给我的任何惩罚。”Rodney说。

John叹了口气。这完全就是Rodney；他总是愿意承认错误，急切地想弥补它。他希望人们可以透过他暴躁的行为，看到他善良，忠诚的内心。他看得很清楚——也许这就是他对Rodney一再迁就的另一个原因。

“没事了——Woolsey说我 可以已 处理这件事。没人会去惩罚室挨三十板子。”John温和地说。

“可你.....”Rodney似乎被搞糊涂了。“Woolsey真这么说的？可他恨咱们！”

“不 我想不 恨，不 真的恨。而且他来 这里以后，我们也没怎么让他好过。”John指出。

“他是 Elizabeth。”Rodney顽固地说。

“对，可那不是他的错。他是来得不是时候。你我刚从另一个宇宙回来，接着Elizabeth被杀了，还有Peter.....这个，我们失去了Peter。然后他们给我们派来了 Woolsey，然后谋杀案发生了——所以，我想我们没有他很多机会。”John说。

“他也没给我们机会。”Rodney指出：“他从来没见过Elizabeth的一句好话，还改变了她一半的条例，害得每个人都 不开心。”

“嗯，这个，我们都会犯错；这件事情是他错了。”John叹了口气。他坐到床边开始解鞋带。Rodney走过来，跪到他面前，开始帮他。John笑了，手放到Rodney的头上，轻轻抚摸着。在他们的助力中，Rodney并不怎么做私服务，可有时候，他的sub会给他惊喜。

Rodney脱他的靴子 John拍了拍身边的床。Rodney坐下来 瞪着蓝色的眼睛 稍稍有点害怕。

“你准备用棍子打我吗？”他问。

John知道 Rodney有多痛恨棍子他 自己也不怎么喜欢挥棍子。也许它能够有效地达到目的，可他不想勉强自己。他举手揉了揉自己的脖子，感到了僵硬。他活动下肩膀，满意地感觉到一记咔哒声，觉得稍微放松了些。

“我不知道。我们做下去的时候，我会看什么合适。”他回答。这让 Rodney的眼睛 瞪得更



大。

“我们做下去的时候？”他重复道。

“嗯。我们有些事情要做。”John对他说。“事实上，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事情要做，可我一直

在逃避。”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Rodney防备地说。

“我想你多少明白的。”John叹了口气。他伸出一手，隔着衬衫流连在Rodney的伤疤上他自己的伤疤有一道同样的伤疤。“没做完的事情。”他低声说。Rodney伸手握住John的手腕，把他手推开。

“不。”他说，眼睛闪烁着。

“是。”John坚决地说。“Rodney，你也许不想做，可这根本由不得你，明白吗？”

Rodney盯着他。John可以看见他眼中掠过各种感情——Rodney的眼睛比他碰到过的任何人的眼睛都会说话。他看到了反抗、痛苦，然后，终于，是接受。

“去浴室，脱衣服。”John说。“然后回到这儿来。接下来几天里，你不许穿衣服，也不许出寝室。”

“可我的工作呢？”Rodney吃惊地问。“我正在做一系列很精细的实验。还有Abby怎么办？她了解我们的技术，她会需要……”

“Rodney，我才不在乎呢。”John打断他，让他很生气。“我现在根本不在乎你的工作或者NCIS，或者其他狗屁事情。我在乎的只有为什么我的sub要我撒谎，为什么他要向他的头儿撒谎，向NCIS撒谎，还有为什么他觉得可以这么做，甚至被他的妈的停职以后，还站在这里，为一个直接的命令和我争辩。现在去浴室，脱衣服。”

Rodney哑口无言，灰心丧气。他重重地咽了口唾沫，然后站起来，慢慢地朝浴室去，好像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肩上。而这个，John想正是问题的部分。

他走进去，打开宿舍的门。外面站着两个陆战队员，他们道歉地向他笑了笑。他叹了口气——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不怪Woolsey派人守在门边，好确保他和Rodney会在停职期间待在宿舍里。

门外还有他要Lorne拿来的装备。他把门拉进房间，把单人床垫放在他那一侧的床边地上，然后把盒子放在桌子上。接着他从衣柜里拿出一个他自己的盒子。他把两个盒子都打开，拿出自己需要的东西。

浴室的门打开，Rodney悄悄地走出来。除了项圈，他什么也没穿。尽管和John在一起的这几年里他学到了怎么骄傲地裸体走路，可现在他看上去还是很舒服。John不记得上次他命令他脱光衣服和自己在一起是什么时候了。他们最近事情太多了——先是Elizabeth，接着是Peter，再接着是谋杀案。以前他告诉过Rodney，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想让他不穿衣服，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强制他这么做了。他太傻了。

Rodney看着他的垫子，又抬头看着John，摇起来。

“求你，别这样。”他说。“别告诉我不能和你一起睡。”

“你必须重新争取这个权利。”John对他说。“你也必须重新争取我对你信任。你对我撒谎的时候，这种信任就没有了。你不能再睡到我的床上，除非你的行为让我满意。”

Rodney的身体佝偻起来，失魂落魄，还有点生气。John了解Rodney的怒气——知道他们必须控制住它，把它引导出来，免得它对他俩都造成毒害。也许，它已经有点毒害他们了。

“你在折磨我吗？”Rodney问。John大声笑了出来。

“不，Rodney，我永远不会这么做。我只是在提醒你谁是top，因为我想你已经忘记了。现在你睡在我旁边的地板上直到我说你可以回到床上来。你知道为什么吗？”Rodney摇摇头。“因为我说算了，Rodney，而你是我的submissive。现在过来。”

Rodney走过来，看上去正处于坚决反抗和彻底臣服之间。John自嘲地想，只有Rodney能够走在这样复杂的感情钢丝上。

等他走近了，John伸手把他拉到面前，双手抚摸着Rodney的全身。他温柔地摩挲着赤裸的皮肤，喜爱指尖下的感觉。Rodney双臂本能地抱住他，John微笑着吻了吻他sub的头发。接着他松开他，摸了摸Rodney额头的疤。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生气，Rodney。”他说，感觉到火红的热量再一次在心里升腾起来。“我生气有人未经我允许碰了你。我生气有给你上手铐。”

“我知道。”Rodney点头，目光不安地搜寻着John的脸。

“我生气你让他们\*能够\*这么做，因为你撒了谎。”John更严厉地说。Rodney点头。

“是的，我知道。”

“手伸出来。”John命令。

Rodney伸出双臂，John从桌上拿起一副带衬棉的黑色手镣。他把它们铐在Rodney的手腕上，试了试。接着又拿出一副脚镣，把它们铐在Rodney的脚踝上。最后他拿起一条长的锁

链。Rodney强忍住一声低低的惊呼，John摇了摇头。

“本来就要不好受的Rodney。接受吧。”他命令道。Rodney点头一脸的紧张。

John把他领到床垫前，命令他躺下来。接着他把Rodney的手反绑到背后。在前面会好过点，可他必须更加严格，不然Rodney不会向他低头。他把Rodney的脚踝也绑到一起。然后用链子把他脚连在一起。最后他又拿出一条链子，把它穿过第一条链子，把两头分布系在床头和床尾的圆环上。Rodney现在被紧紧绑住了一一他手脚被绑在一起人被绑在床的头。每个方向都只能挪动几英寸。John试了试捆绑，直到满意，然后点头。

“从现在开始，你每件事都要求我的同意。”他低声说。“如果你想上厕所，或者你吃东西，喝水，你要问我。明白吗？”

“是的John。”Rodney回答，但是John能够看到的眼神。Rodney讨厌被束缚，通常这也不是他们动力的部分一一起码不是长期的被绑起来。接受一次轻微到鞭打是一回事一一这样又是另一回事，这会要求Rodney彻底屈服于John的意志。

“你越早放弃反抗，向我臣服，我就放了。但是每件事都必须付出代价，Rodney。”John对他说。Rodney僵硬地点头。John有种感觉，这会花上一些时间。

他回到盒子那儿，拿出一副黑色的蔑制眼罩。他拿着它回到垫子前，Rodney想从他身边挪开。可只挪出几英寸就被锁链牵制住了。

“求你，John，别用这个。你知道我讨厌眼睛被蒙起来。”Rodney抱怨道。John知道。他知道Rodney总是喜欢对周围的情形过度关心，所以他讨厌看不见事情可能会怎么发展。这正是这么做的另外一个理由；接下来几天里他想让Rodney什么也不想。把他带到一个超出理性的地方，把他屈服的天赋还给他。毫不怀疑这会很难，但是这\*是\*必须的。

“嘘。”他说，温柔地摸着Rodney的头发。“我要把你眼睛蒙起来。Rodney，不过你相信我，对吗？”

他看见Rodney的眼中闪过一丝犹疑，感觉好像肚子被打了一拳。啊，这就是所有这事情的原因。

“Rodney一一你必须学会重新相信我。”他说。“我准备让你学会这个。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眼罩。你是戴了我圈的sub，我是你丈夫和top。我会\*让你带上这个的。现在闭上眼睛。”

Rodney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内心挣扎着。接着照他说的闭上了眼睛，同时发出一声轻轻地叹息。John起码对此有点感激。他正在削弱Rodney的抵抗，一点一点，但是有一种感觉，这要花上一点时间。妈的他为什么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他为什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几个月前，Rodney会问也不问的屈服于所有这要求，想也不想地相信John。变成现在这样让他心痛。

。

John系眼罩，温柔地吻了他的嘴唇，让他安心。Rodney现在赤裸裸地被束缚在垫子上，蒙着眼睛。他几乎动弹不了，什么也看不见。

“从现在开始，你一切都会依赖我。”John对他说：“你哪里痒，这种事也要告诉我。你不允许碰你自己，或者自己做任何事。”

“是John。”Rodney悄声说。John看得出来有多紧张，多不高兴。通常他不会把Rodney逼得这么不舒服，但是这次他别无选择。

他拿过一条毯子，把它盖到Rodney的身上，然后轻拍了拍他。

“我就在这里在床上。”他说，“你很安全——但是你要相信我。如果你叫我，我就在这里。”

Rodney哆嗦了下，John知道这是为什么。Rodney以前叫过他，当他在一个陌生的宇宙，躺在地上，胸口冒着鲜血的时候。那时John无法靠近他身边，现在他们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John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上了床。他关掉灯，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这对他自己也是一种惩罚。他们相互碰触、肌肤相亲的时候，他们生命共同体的连接会产生律动。他们耳鬓厮磨的时候，两都会感觉更舒服。当他渴望抱着Rodney，和他做爱的时候，让Rodney躺在床边的地上是一种特别的折磨。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把他硬挺的老二插进Rodney的屁股里，在他sub欢迎的身体里冲刺。有时候他们太累了，还没有做完就睡了。John会在Rodney的身体里软下来。有时候他们做得很快，就为了能够再次接触。有时候John会慢慢来，花上几个小时探索他sub的身体，直到两个人都瘫倒在欢愉的晕眩中。

可他必须这么做，直到他们俩都能克服他们之间出现的问题。

“John，”Rodney在他身边的地板上轻声说。“会好起来吗？”

John翻身，摸着Rodney的头发。“是的。”他坚定地说，因为他的sub需要安心。“但是不会很容易。”他躺在那儿，手停在Rodney的头发上，暗想今晚他们谁能睡得着。

过了很久，John终于进入了梦乡。不过他不确定Rodney有没有睡着。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从Rodney的体态上他看得出他的sub是醒着的。他看起来很不舒服，那就是重点。像那样被反绑着他的胳膊，肯定会痛，尽管John尽量确保他能够枕在枕头上，并且可以容易地呼吸。但是，这紧的束缚总是会让人不舒服的。

John在床上动动，Rodney抬起了头，眼罩让他什么也看不到。

“感谢上帝。”他低声说。“我要上厕所。”

“那你应该叫醒我。”John警告道。“这不是耐力测试，Rodney。这是让你学会重新相信我。”

“我相信。”Rodney不高兴地嘟哝着。John站起来，扯掉他身上的毯子，重重地打在他光滑的屁股上。Rodney惊跳了一下，因为他没法预先看到落下的巴掌。

“别对我耍态度，Rodney。”John厉声说。他解开把Rodney系在床上的链子，接着解开他脚镣，好让他走路，不过他没有解开他的手铐。他帮Rodney站起来，Rodney舒展着脊背，同时发出一阵呻吟。

“我浑身都痛。”他责难地说。“我的背不好——你知道我的背不好，可你还是把我绑成那样，把我整晚丢在那里。”

“嗯——我知道你的背不好，所以我才给你搞了个垫子。算你走运——你本来应该睡在硬地板上的。”John干脆地说。“现在，如果你乖的话，今晚睡觉的时候，我可以把你的手绑在前面。如果你不乖，那你可以趴着绑在打屁股的长凳上睡，我会每隔一小时爬起来打你五下板子。”

Rodney脸变白了。“你不会的。”他说，可语气不太确定。

“想试试吗？”John危险地问。他可以看出Rodney在调整思路，想着接下来会怎样。通常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开心，他们的动力只是下面快乐地冒着泡。John很少表现出来是Rodney的top，除非他觉得必须这么做，情愿给他更多自由。显然，那么做个错误。

“不。”Rodney咕哝道：“你说了算。”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不。”John接口道。

他陪着Rodney走进浴室，站到马桶前。Rodney的手还反绑着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John站在他身后，拿起他的老二，对准马桶。

“我讨厌这样。”Rodney对他说，身体不听话地剧烈颤抖起来。

“嗯，我知道。”John回答着，吻了下Rodney的脖子。他没算强迫Rodney臣服——他想把他引领到那里，他们两个一起感觉到他们的道路，直到让Rodney重新信任他。最开始的几步总是最艰难的。

Rodney渐渐放松下来，能够解出小便了。然后John把他推进淋浴房，接着跟了进去，开始继续淋湿。Rodney的老二有了反应，就像每次John触摸他的时候一样，充满希望地跳起来。

“你真的以为你会有机会很快高潮吗？”John强忍着轻笑说。

“不 我 有 ”Rodney叹了口气。“可对我的老二这、说吧。它一直 充满 希望。”

“这个，它理 由这样 ”John坚决得说。“你禁止高潮，直到我亲口允许你。如果你违背我，那我保证我刚才描述的夜间擗 会变成现实。如果你现在觉得 情况不妙的话，它们能 够变得更加糟糕得多。”

Rodney的喉咙里发 出一阵轻响，John安慰地抚摸着他。

“转身。”他说。他把Rodney转过来，背对着自己。John用沾着肥皂的手 揉 摩着Rodney的 背脊，让那些因为不舒服的睡眠姿势而紧绷肌肉 放松开来。Rodney叹息着 打 哆嗦，慢慢松 下来。“就要 这样。”John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需 要的时候，我要享用你。而 你要打开身体，让我享用。这是要你让我高兴。这不是为了你。明白吗？”

Rodney在的 触 下颤抖 着。John知道 在某种程 度上，这会让他兴奋——这样挺好，因为Rodney兴 奋起来，却不能高潮，正是现在他 所需要对他sub采取的控制。

“你不会知道 是什么时候。”John补充道。“眼罩还会留在那里——你只要张开嘴巴，或者你的腿，不管什 么时候我想要你的时 候，明白 吗？”

“是。”Rodney点 头。

“手铐也会保留着。”John警告说。“我要你用你那对天赋的嘴唇和你的洞穴来让我高兴——你 不能 碰，也不 能 看——你只服 侍。”

“好的。”Rodney叹了口气。John知道 这会让他多气恼——Rodney喜欢用的 双手 喜欢能够用它们 抚摸John赤 裸 的 身体。他是 极其依赖感 觉的，现在这样剥夺了他 很多的快乐。

John解开Rodney背后手 铐，不过 立刻 从前面把他铐住。接着他 拿过浴刷，用浴刷 背用力 打下 Rodney裸露的 屁股。Rodney惊叫起来，可 John不动声色地检查着他 刚刚 弄出来红印。他喜欢 在Rodney的 身体 上留下记号，他已经 有一阵子没有这、做了——他最近疏于意 细节的又一个信号。

他又 拿起 浴刷 结实 地打下下。Rodney喘了一 口气，朝 前跌去，他被缚住的双手抓住了水管的 一侧。John等着他 摆好姿势，然后 又打起来。他有 节奏地打着，喜欢 自己让Rodney的 屁股 泛出一道 红印。Rodney乖 顺 地挨着打，没有移动，也没有抱怨，只是 偶尔发出一声闷闷的“噢”。他 俩都知道 这不是为了取乐——不过这也并不严苛。John知道 他必须继 续努力。Rodney经常会在一次正 当的惩罚 性擗 的过程中生起气来，而John知道 那种怒气埋藏得很深，要过一段时间 才会冒出来。他们有时他的 工作 就是巧妙地把它引导出来，指导Rodney正确地表达这种怒气，然后 排遣掉。这是个良好 的 开端。

他打完Rodney，然后拿过他们放在浴室里的 润滑剂。他 扒开Rodney发红的 屁股，迅速地润

滑他，然后把他硬挺的老二插进他sub温暖的屁眼里，感觉真好，Rodney继续的感觉总是妈妈的那么好。不管眼前的情形多困难，在Rodney身体里一直是种欢愉——而且他知道Rodney对他在他的感觉也是样的。不管别的任何事，这是必须的——Rodney需要感觉到是和他联在起，他也需要重新感觉到John是他top，是强壮的，可以对他的sub予取予求的人。Rodney最近承担的责任太多了，太久了——他需要把这一切还给John。

John在Rodney的体内快速地大力抽插的时候，双手直牢牢地抓着他大腿。他知道Rodney的老二很硬，渗着体液，可他也知道没有他的允许，Rodney不会高潮。他不会得到允许，除非John满意地挫掉他sub的锐气，而Rodney完彻底地向他臣服，毫无保留。

随着一声满意地叹息，John达到了高潮，深深地射在Rodney的身体里，他那里站了一会儿，靠着他的sub，喘息着，然后决定再来点稍难一点的行动。

“把你的屁股并拢，留在这里。”他命令道，然后他从Rodney的身体里抽出来，离开淋浴房，回到房间里，拿出一个上好的结实的阴茎塞。他回到淋浴房里，看见Rodney正待在他刚才离开的位置上，他紧绷的屁股表明他服从了John的命令。

“好的。”John拍了拍他的屁股。“放松。”Rodney照他的命令做了，然后John润滑了阴茎塞，把它牢牢地塞进Rodney的洞穴里。“这会让我的精液留在你的身体里，直到我准备好再次把它们射进你里面。”他说。Rodney的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John暗自笑了笑。哦，是的，这也许要花点时间，但是了解他的丈夫，知道到达他内心的最好办法。“你是我的sub，Rodney。”他耳语道，用手指顶着阴茎塞，确保Rodney感觉到它。“你会向我臣服的，我会在你身上取得想要的东西，在你身上留下记号，用我的气息，我的精液，我的鞭子，我的嘴，我的牙齿——任何我喜欢的方式。你会接受，并且臣服是吗？”

Rodney轻声吟起来。“是的，John。”他悄声说。“我会的。”

John笑了，退后几步。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放松下来，因为他让自己进入了top-space。这个月里紧张开始消退，他的疑问也随着一起消失了。

他知道自己是誰，他知道Rodney是誰——重新想起一些基本事实的感觉真好，最近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彼此的了解。难怪Rodney不再像相信一个top那样信任他，因为他已经不再信任自己。他需要重拾自信，就像他要让Rodney重新信任他一样。现在他在听人自己的本能，成为Rodney偶尔需要的坚定的、不妥协的top，他希望他们都能解决问题，重新变得强壮起来。

Rodney讨厌这样，他讨厌被绑起来，他的脚踝被一条短链锁在一起，所以他只能小步走，他的手被反绑着，眼睛被蒙起来，他讨厌只能让John领着他走来走去，看不到要往哪里走，甚至快要跌倒的时候也不能伸手平衡一下的。的确，John就在他身边，当他从浴室到起居室的时

尽管他爱他的 top, 他不喜欢感觉如此依赖 赤露 身体没有帮他什么忙。他觉得似乎每天的保护被剥夺了：他衣服、他的视力、他的触觉、他想走到哪里 的能力，或者晚上睡在他丈夫身边的权利。就连他的工作也被剥夺了。

他走路的时候，感觉到臀塞深深地嵌在身体里。这很吧舒服，但是他不介意。他喜欢把 John 的精液留在他身体里的主意，还有让他保持开放，以便 John 可以随时再次享用他。John 的双手他身上的感觉和他的老二在身体里的感觉永远是受欢迎的。

他被领到桌边。John 让他跪下来。他慢慢跪下去。John 的手放在他身上，让他保持稳定。接着他感觉到链子被套到了桌上。他叹了口气。

“我哪里也去了。”他嘟哝着：“眼罩和镣铐还不够吗？你用不着把我系在屋里的每件家具上！”

他没看到，也没听到。但是的确感觉到 John 的手打在他裸露的屁股蛋儿上。

“我不记得要求你指导我该怎样，或者在哪里系我的 submissive，”John 对他说。“我要求的只是你的臣服。此时此刻，我没看到很多臣服。”

Rodney 想说些俏皮话来回答他，可还是决定不这么做。他脑海里滚过很多反抗的念头。他感到很生气——甚至愤怒——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是 John 的权利；如果他的话，他可以每天对他这么做，只要 Rodney 还戴着项圈。他除了臣服别无选择。那为啥他会这么生气？为啥他不能把自己交给 John，就像他的 top 要求的哪样？

他把头靠在椅子上，内心激烈地斗争着。也许如果他想想工作的话，他会好点。他在脑海里回想着几个公式，用数学让自己冷静下来。通常这很管用，可 John 不让他这么做。Rodney 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的。只是突然间，一只手放到了他的头上。John 对准他的耳朵说：

“不，你不能这么做，Rodney。”他说：“你不能躲到你脑子的什么地方。留在这儿，和我在一起。”

Rodney 静静地摇晃着，愤恨无处发泄。他感觉一波又一波的挫折感涌过他的身体，怒火中烧，为了舒服，为了不适，为了暴露……而当他默默地与处境挣扎的时候。John 始终把一只手放在他身上，抚摸着。终于，挫折的浪头破灭了。他精疲力竭地倚到 John 坚实的腿上。

“这样很好。现在，让我们吃点东西。”John 说。他走开了。Rodney 可以听到他在准备食物。接着他端着食物回到桌边。Rodney 听他坐了下来。“我先吃——然后我会喂你。”John 对他说，Rodney 长叹一声，把下巴搁在 John 的大腿上。John 轻轻哼了一声，可他的手放到 Rodney 的头上。吃饭的时候重新抚摸起来。

Rodney 闻到了吐司，水果和咖啡，还有他喜欢的所有东西。他开始流口水。他暗想着 John



会不会喂他些恶心的东西，一些他讨厌的东西，接着开始痛苦起来。因为他担心John会不会根本不喂他。也许他改了主意，想让Rodney挨饿。想到这里，Rodney坐直了身子。John大笑起来。

“伙计，你太容易猜到。”他说。“Rodney，没事。你应该相信我。我告诉过你会喂你，我会的。”

Rodney不确定地点头。一会儿，他感觉到一把叉子放到他嘴边。他张开嘴，尝到了美味的巧克力夹心羊角面包；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食物。它融化在他的嘴巴里。他快乐地叹息着把它吞了下去。

“谢谢你。”他小声说。“对不起，我没有相信你。”

“嗯，这个有点伤人，Rodney。”John对他说。他把整个羊角面包喂给Rodney，然后把咖啡杯放到他嘴边。Rodney咽下咖啡——热热的，浓浓的，还加了糖，正是他喜欢的口味。

John喂好他，然后让他跪在桌边自己去洗盘子。接着他解开链子，把他带到沙发前。他再次系好他，然后坐了下来。Rodney听到碟片被放到手提电脑里的呼呼声从茶几上传来，接着部分电影开始响起来。

他的膝盖跪得发疼，他不舒服地挪动了一下，感觉心中升起一阵怨恨。他们被关在宿舍里，但是John可以翘腿坐着，看着电影，而Rodney却像小狗一样跪在他旁边。他知道这是对他撒谎的一种惩罚，可他仍旧感到怒气重新升腾起来。

“你的膝盖疼吗，Rodney？”John问。

“是的好，像你关心一样。”Rodney抢白道。

“我的确关心。”John用讲道理的语气说。他把手放到Rodney绷紧的膝盖上，温柔地摩挲着。“如果你请求我让你起来坐到沙发上，我会同意的。但是你没有。你可以待在这里。如果你乖的话，过一个小时我会让你起来的。”

“我怎么知道我得问你？”Rodney气哼哼地说。马上，John的叉子打在他光溜溜的屁股上。“噢！”他抗议道。

“我已经告诉你很多遍了——你就是没在听。”John对他说。

“我恨你。”Rodney说，可仍然把头靠在John的大腿上。John叹了口气，手放到Rodney的头发上。

“我知道，伙计。”他回答：“我知道。”

放电影的时候，Rodney有点听而不闻，跪在那里，倚在John的大腿上，试图不去理睬越来越痛的膝盖。这真没劲。多少时间给浪费了，本来可以做多少工作。John始终抚摸着他的发，这有点帮助，可不太多。

过了一个小时，John信守诺言，解开Rodney，让他坐到沙发上。Rodney坐到他身边，可John不许他这么坐。

“不，Rodney。位置不对。”他说。他拉过Rodney，让他趴在沙发上，手仍然反绑在后面，脸侧放在John的大腿上。“那样好多了。我想一边摸你一边看完剩下的电影。”

Rodney放松下来，而John一边看着电影，手边懒散地玩弄着他的身体，心不在焉地摩挲爱抚着他。Rodney满足地轻叹一声。他也许闭着眼睛，但是和John这么亲近总是件好事。

电影放完了，John的手中开始更加有目的地梳理着Rodney的发，同时把Rodney推向自己的膝盖。他的老二开始硬了起来。Rodney隔着John的牛仔裤，充满希望地闻着它。他喜欢给John口交，就像John喜欢接受他口交一样。

“就这样，好小伙儿。”John快活地叹息着，拉开裤带，拉链。他的老二刻硬挺着弹了出来，紧贴着Rodney的脸。John挪了挪Rodney的身体，让他到地上，重新跪好，摸着Rodney。感觉到John的双手捧住他的脸，让他低头，他把John硬硬的老二吞进嘴里，吸吮起来。被绑成这可怜的姿势，做这样的事，太奇怪了，可感觉一样好。这上口交有了新的视角；他的手反绑着，眼睛看不见，所以他有口用嘴来服侍他的top，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赤裸。John的双手紧按着他的头，熟练地操着Rodney的嘴巴，一次也没有让Rodney不受控制。

“放开你的喉咙……就这样。”John呢喃道。“为我张开……别……别动，就让我来享用你的嘴。”他紧抓着Rodney，前后冲刺着，越来越用力。这个角度很深，Rodney没法动弹。他不能舔，也不能把温暖的气息吮过龟头，也不能完成他惯常的极致的口交；他做的是跪在那里，让John享用的嘴，就像他刚才享用他的屁股一样。

John紧抓着Rodney，越来越接近高潮，最后他射了出来。Rodney感觉到温暖的精液冲进他的嘴里。John的老二仍旧停留在他的唇间，开始变软。John鼓励地抚摸着Rodney的脸蛋。

“把我弄干净，Rodney。”他命令道，Rodney服从了，把他top疲软的老二上最后一滴液体舔得干净。

他做完了，可John并没有挪开——他就坐在他的老二仍然放在Rodney的嘴巴里。Rodney不确定该做什么，可他动不了，也说不了话，所以他是跪在那儿，绕开John柔软的老二呼吸着。过了一会儿，他挪动了一下膝盖，John警告地摸了摸他下巴。他重新在John的两腿间安顿下来，陷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John想坐在这里，把老二放在Rodney的嘴里，那他也没问题。

他们就这样待了好像好几年，Rodney开始暗想，top不是睡着。这感觉起来有点奇怪.....不过，他的确喜欢John在里面的感觉。John会把老二放在Rodney屁股里进入梦乡，现在有点不一样，但同样给他联成一体温暖感觉。最后，他不再胡思乱想，只是接受现状。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感觉到John的老二又开始硬了起来，他挺起了身子，思考着John是不是想再次在他的嘴巴里冲刺.....可是John退了出去，把Rodney拉到了沙发上。

“骑在我身上，Rodney。”他指示道，拿掉了Rodney的臀塞，让Rodney坐到他大腿上。Rodney感觉到自己的屁股蛋儿被扒开，他小心地坐下去，把自己套在John的硬挺上。由于刚才他直含着的缘故，John的老二还是湿的，而且他的肛门里还残留着些润滑剂，可整个进入还是干得让他感到刺痛。John牢牢地扶着他的胯部，把他往下按，一直往下，直到他的老二填满Rodney的洞里，把他完全撑开。Rodney低声地叹了口气，接着感觉到John的手指放到他的乳头上，掐着，戏弄着。

“不要动.....就这样，让我深埋在你里面。”John说，Rodney照他说的做，彻底投降于John的硬挺填满他的感觉。他听到John探出手去拿什么东西，紧攥着，完全没有预警的他，左边的乳头感觉到一阵剧痛。

“哦，妈的！”他大叫起来。一般来说，他喜欢乳头夹，可仅限于他能够看到它们靠近，事先对这种感觉做好准备。这回他完全吃了一惊。

“放轻松，”John边说，边抚摸着他。Rodney绷紧身体，等着右边的乳头遭受同样的袭击，可什么事也没发生。左边乳头的疼痛开始减弱成持续的抽痛，而John什么也没说。

“John？”他低语道：“哦，妈的.....John.....那样很痛。”

“嗯.....看起来不错。”John回答。就在这个时候，Rodney感觉到另一只夹子夹住了他，他抽搐起来，让他的括约肌围着John的老二夹得更紧，深深地嵌在他里面。双重的刺激让他眼前绽开了烟花。他摇晃起来，轻声吟着，感激John的双手扶住他的胯部，不让他跌下来。

现在两个乳头在痛——Rodney通过感觉知道John用了特别厉害的夹子；这种夹子会嵌进肉里，戴的时间越长，就越痛。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冒汗，在他的胸前流成了小河，John的双手仍然扶着他，让他镇静。

“承受，Rodney。”John悄声说，而实际上，Rodney别无选择。他被束缚着，蒙着眼睛，完全听凭John的处置。所有他能做的，就是相信John不会迫得他太远，不会让他沉沦。“这样很好。”John宠爱地低吟着，“你做得真好，现在坚持住.....”

John捏住两个夹着夹子的乳头，拧了拧，Rodney的头往后一仰，发出一声哀号。他的乳头能够承受很多戏弄，可John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强硬地让他忍受这种痛苦了。有几次，他们玩到一半的时候，Rodney会渴望它快点结束，希望John不要再折磨他可怜乳头，可等真的结束

了，Rodney会暗自愉快地回忆这种感觉。他的乳头很敏感，当John玩弄它们的时候，痛苦和欢乐的界限往往会变得模糊。

John拧了很长时间，然后松开。Rodney垮了下来，只有John埋在他身体里的硬挺和握住他大腿的双手才让他没有倒下去。

“求你……”他喉咙沙哑地说。

“什么，Rodney？”John问。Rodney不知道自己现在请求什么。他想让这停下来，同时像这样完全被控制他。top手中又让他感到全身涌起一阵暖意。“你的身体是我的，Rodney。”John提醒他，而这样——\*这样\*——是他们的动力。“我喜欢怎样就可以怎样玩它，对吗？”

“对，John。”他呻吟道，温暖在他身体里撒开来。一阵短暂的缓和，接着他的乳头又被拧起来。他仰起头，大声叫喊起来——喊着，叫着，号着——爆发出来的感觉太好。

他忘记了工作，忘记了NCIS，忘记了自己说的谎话。他是戴着John项圈的sub，他的身体是供他top享用的玩具。他失去所有意识，只有夹子上的乳头带来的疼痛，只有John的硬挺把他肛门撑开引起的疼痛。他的双手被反绑着，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没做了——他能臣服。

接着John把他推到沙发上，慢慢地，注意让他的硬挺仍然深埋在他sub的身体里。现在Rodney仰卧在沙发上，被缚的双手压在脑后，John在他的面前又在他后面。他紧张起来，然后又放松下来，等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感到John温暖潮湿的嘴含住他的乳头，绕着夹子边缘戏弄着，从一个乳头到另一个乳头。这既安慰又痛苦，Rodney蠕动着，挣扎着，设法逃开的top。John的身体紧紧压着他，他被无助地束缚着。

John用的舌头和牙齿拉扯着夹子转动它，每次都让受虐的奴隶引起一阵疼痛。Rodney喘息着，呻吟着，喊叫着，可没法让John停下来。他把Rodney按在身下，折磨着的乳头好象有几小时样。Rodney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他什么也没做，只有接受，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好象变得更容易了。他是John的，John对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是John的，John想玩弄他。他是John的，不能期望任何回报——没有欢娱，没有射精的机会。他身体的存在就是为了现在取悦他的top，所有他能做的就是把它奉献出来，臣服。

他脑海中有什么地方被触动了。他感到安多芬涌过他的全身。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深地进入到自己的sub-space了。他过去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想念这样。问题是，他讨厌到达这里。可他到达以后，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他感到自己好象漂浮起来。唯一能够束缚住他的是胸膛上John野性的嘴，和他身上、身内，John的重量。

他的老二很硬，可他并没有射精的许可。这和他无关。这是他的top在攫取想从他身上获得的任何东西。他可以感到John的手指放到他左边的乳头上，接着夹子给拿掉了，他感觉到一阵自由和解放，接下来又是一阵剧痛，因为血液重新流回饱受折磨的肉紧。接着，正当疼痛

袭来时 候，John的嘴又落了来 把乳头整个吞了进去，接着他 重重 地咬了去

Rodney觉得 好象死了他的 意识在上面的什么地方，在天花板下盘旋着 如果 他往下看他 以看底下 沙发他 俩的身体；他自己的身体被捆绑着 John修长敏捷 的身体 压在他身上， John的嘴咬着的 乳头 眼中 露出野性。哦，上帝，真痛；他确定 过度的感官刺激快要让他 晕过去了。

接着一切 结束了，痛苦 减轻了，John温柔地吮吸着的 乳头他又重新回到自己的 身体里

“现在你有一个美丽的记号。”John对他说。“绯红 的好极了。”Rodney感觉到他用舌头舔着那印子。

接着所 知道 的是他 右面乳头的 夹子被去掉了他的 思想走得那么远，疼痛袭来的时候 他甚至 没有颤抖 ；他对周围的事物浑然不 觉，当John的嘴巴落到刚被解放的皮 肉上 咬下去的时候 他甚至 没有因为 预期而紧张 他是 John的 所以在他 身上留下印记，可以咬他，可以玩弄他

接着 John吮完了 现在在他身体里律动起来的 硬挺野性地中 刺着 宣示着他身体的有 权。John通常不会这样在他身体里冲刺，野蛮、猛烈、饥渴 而 Rodney没法支持 自己，因为他的 双手被缚住了，所有他能做的只有 躺在那里，承受体内每一下 强力的冲击 轻声呻吟 着 同时John则毫不怜惜地享用着他。 John刚通过 交得到过满足，所以 他确实是 精力一点不 放地在Rodney的身体 里抽插着好象过了小小 时样

Rodney感觉到双臂在沙发上 压出了印子两个乳头痛得要命 他 感觉到汗水从 身上流下来，感觉到自己的双腿搁在John的臂上 感觉到John压在身上的 重量。但是他 感觉到最多的是John粗大的 老二埋在他 身体 里用 每下野蛮 的冲刺宣示对他所有权。

他俩好象被某种奇特的魔法则抓住了，陷入了永恒。Rodney感觉好象自己 一直 这里 还会在这里待到永远，整个宇宙 只剩下他和John，还有John这样在他身体里律动 完全彻底 地拥有他 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接着好象从遥远的地方 他 意识到John的动作停了来他 耳边想起一声急促的喊叫，接着来 什么也 听到只 感到一阵暖流从他腿上 淌下来 然后 结的 塑料臂塞又难进了他的 身体，因为John把它塞回了老地方。它 进入的时候他呻吟起来 渴望感觉到John温暖的硬挺，而不是 冷冰冰 的塑料，可 John把它推进来他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包裹住它 John把它放在这里，所以 它该待在那里，不管他喜欢 不喜欢。它被塞在里面，不让John留下的 东西 流出来他是John的精液的容器，如果 John想用 这种方法在他 身上留下印记 在他身上 留下气息，填满他，那么就 这样好了。

他感觉到自己 被侧放到沙发上他 被束缚的双手又被系到地上的 什么东西 上——也许是茶几 搭着条 毯子盖到他 身上 John的双唇落在他 的 额头上。

“睡觉。”John对他说，这是的 top想要的所以他就睡了。

过了段时间他醒了过来——他不知道有多久——被温暖的围绕着他。老二的什么弄醒的毯子被掀在一边他又朝天躺着。他吃了一惊，意识到John在吮他。John把他吞进喉咙的时候，他愉悦地咕嘟作响，在John的唇间抽插着。John老练地吮吸着他，直到他濒临射精的边缘……然后嘎然而止。Rodney大声呻吟着，仍然摇晃着，渴望高潮。

“不许射，Rodney。”John警告道，Rodney失望地呜咽着。他快到了，他太想射了！可John告诉过他不可以，所以，他挣扎着，最后成功了，让感觉骤降了他，感到自己的老二垂了下去。可马上叫了出来，因为他的老二被拍了下。“让它硬着，Rodney。保持勃起——但不许射。”

Rodney暗想：妈的这怎么做得到？

“我要你处在边缘上，Rodney。”John警告说，用感觉好象是指甲的东西戏弄着Rodney老二的底部。“不过你今天别想射。你要一直保持硬着，因为你是我的，而我告诉你这样。”

Rodney挫败地又息着他，回忆着John温暖潮湿的嘴巴吮吸他的感觉，老二又硬了起来接着他努力保持这样。

“我有阴茎鞭，Rodney。”John警告地对他说。Rodney感觉到冰冷的皮穗轻轻拂过他的硬挺。“你的勃起一软下去，我就会抽它。”

这是酷刑！Rodney觉得所有的内心都在反抗这残酷的要求。

“我做到。”他嘶哑地低语道。

“你别无选择。”John坚决地对他说。Rodney思想斗争了一会儿，心中想着的办法，直到意识到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即使好点，John也会让他这么做。他必须想法一直硬着，保持兴奋、激动随时准备射，可不能越雷池一步。

他努力回想能想到的每一个性感的场面。他记起了刚才，他的洞穴紧绕着John强求的老二，他自己的老二因为欲望而抽搐起来。

“这样很好。”John轻声说，他听上去近得危险，就坐在那里，看着，等着随时准备挥鞭。Rodney努力保持着，可缺少了进一步的刺激，他的老二渐渐垂下去。还没等他知道，John的鞭子就痛苦地扫过他的鼠蹊。

“哦，妈的！求你……我在努力——我在努力！”他呜咽着说。

“还不够劲。”John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邪恶的笑意。“准确地讲。”他轻笑着，鞭子又袭击了他的老二，Rodney同束缚挣扎着，想逃开，可没用——他被绑得紧紧的。他哀号着，因为John

的鞭打变得认真起来，在鼠蹊处引起一阵痛苦的火焰，直到达到他的睾丸。

起码这种刺激让他重新勃起，于是鞭打也停了下来。Rodney瘫倒在沙发上，重重地喘着粗气。

“我还在看，Rodney。”John从牙缝里说，听起来像猎食的猛兽一样危险。Rodney记得自己有多少次得到 John 是大的黑豹，他打了个哆嗦——他喜欢这个形象，可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想了。近来 John 变得脆弱了，满腹心事，Rodney 曾经在抵触他而这里这个男人，站在他身边命令他保持勃起，否则就会挥鞭的人——看起来根本不脆弱，并且如果他有心事的话，那也只有 Rodney 的身体是否服从他的愿望。

Rodney 挪下身子，感觉到臀塞不舒服地挤在他身体里，他的乳头在刺痛，浑身都在酸痛，可他还得保持勃起，因为 John 要求这样。他试图放松，什么也不想，同时集中所有的力量让他的老二充满希望地跳动，却没有宣泄的可能。

时间又开始流逝——双眼被蒙着他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中间他失败了几次，鞭子让他的老二刺痛，于是又成功了。在高潮的边缘颤抖，知道这是不被允许的，在这两者间摇摆着。这极其痛苦，可又有些美妙。接着，这种痛苦结束了。John 解开他，把他带到桌边，再次给他喂食。他饿吗？他无法辨别——可如果 John 让他吃，那么他就吃。

等他们吃完了，臀塞又被拿掉了，只是小一会儿，只为了让 John 可以把他推倒在沙发背上，再次拥有他。又在身体里射了一轮，然后重新塞好塞子。Rodney 能够感到他的 top 的精液在他的身体里变得冷得重重的，从塞子的周围渗出来。John 把他带到垫子上，松开他反绑的双手。

“今天你表现很好，Rodney。”他说，表扬让 Rodney 感到一阵喜悦。“所以你睡觉的时候手可以绑在前面。”

Rodney 侧卧在垫子上，John 开始把他重新系到床柱上。Rodney 能够听到链子被拉紧的唧唧声，直到他被牢牢地绑住了，几乎无法动弹。起码他的手比起昨天来舒服了点，这挺不错。

可现在发现自己思念 John 的双手，还有一天来 John 是如何触摸他，填满他的。

“我能和你睡一起吗？”他小声说。“求你。”

“不。”John 坚定地对他说。“你得争取。”

“我知道。对不起。”他耳语道：“我努力。”

“我知道。”John 对他说，然后一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发髻，他可以感到 John 吻了吻他的额头。他渴望他亲吻他的嘴，所以仰起他的脸。可 John 退开了。“这也要争取。”他说。Rodney 发出一声呻吟，把脸埋进枕头里。

那晚,他睡得比昨晚好多了。醒过来时,他发现John在解开他,他被扶着坐了起来。接着,还等他彻底清醒,John捧住他的脸,把老二塞进了他的嘴里。他想也不想地吮吸着,喜爱它在他舌头光滑的感觉,还有他这么干的时候,John温柔抚摸着他的手。

这是他被蒙住眼睛的第二天,他发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时间感。只有John,还有他。还有John的双手抚摸着他的老二在他的嘴里,或者在他的身体里。还有John的臀塞封住他的精液留在他的身体里。

John不享用的时候,会把他系起来。Rodney甚至忘了抱怨他疼痛的膝盖或者臀部。他只是瘫在John的身上。相信John会照料他,因为他总是这样的。他\*曾经\*总是这样的。只有一次.....他生气地把这个想法推到一边。因为那不是John的过错,可它啃咬着他的内心。他可以倚靠John。John强壮,结实,总是在他身边。

他不确定现在是什么时候,只是觉得很累,所以也许已经晚了。这时,John突然拉着他站了起来。

“现在是我惩罚你的时候了,Rodney。”他说。“我准备为了你说的谎惩罚你。你已经准备好承受了。”

Rodney在眼罩后面皱起眉。什么谎?哦,是的.....他费了好大的劲把自己从现在的状态中拉回来。他说了一个很严重的谎,John是对的——他活该受罚。

“是John。”他顺从地低语道:“我现在准备好受罚了。”

“好小伙儿。”

他感觉到John的双手放在他的臀上,把他推到墙边。他们有一张很好的带衬棉的专门用来打屁股的凳子,可Rodney知道John准备用力鞭打他时,更喜欢他撑着墙。

他感觉到自己的双手被松开,然后身子被转过去。他把手放到墙上,感觉到John把他的双腿分开。他本能地摆成正确的姿势,双手撑起屁股翘起,等着他的top的鞭子带来的刺痛,或者他的板子,或者他的棍子,或者他用他身上的任何东西。

他站在那里,等着John告诉他接下来该怎么做,接着他感到坚硬的木头被放到他的唇边。

“吻一下棍子,Rodney。”John对他说,Rodney照做了。没有提问。John从来没有要求他这么做过,不过这问题——如果这是John想要的。他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亲吻的棍子而他讨厌棍子,可没关系。如果John想用棍子打他,那么他会心悦诚服地被棍打。

他听见John在他身后移开了一点,接着是棍子在空气中挥过的呼啸,接着最后,一记恐怖的火烧一样的疼痛落到他的屁股上。他强忍住一声痛叫,可John对此并不满意。



“我想听你大叫，Rodney。别忍着。”他警告说。Rodney点头，等到棍子第二次落到赤裸的屁股上时他叫了出来。这很痛，可哭叫出来的感觉很不错。某些深沉的阴暗的东西从他的心底泛起来，想冲出来，想叫出来。John的棍子无情地落在他的皮肤上用残酷的爱抚在他身上留下印记。

眼罩让他留在黑暗里他记起了另一个地方，不一样的黑暗。他躺在地上，浸在自己的血泊里他的胸口痛极了.....他把这记忆压回去，他不想去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他不想回到那个时间，那个地点。

棍子停下来的时候，他吃了一惊，接着他感觉放到他乳头的双手；他还因为前一天的折磨痛着他大声叫了起来。

“嘘，放轻松，Rodney。”John在他身后安慰他。“我想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是吗？”

他摇摇头，茫然的不喜欢这个发展趋势，接着，他回来了，前一天那邪恶的，恶毒的，咬人的夹子。John没有理会他的哭喊，把它们紧紧地夹在他乳头。现在的胸口在痛，痛苦地抽动着提醒他.....

John把他推回原来的姿势，然后推开几步，棍子挥起来，再次落到他暴露的屁股上；接着下又下，形成一种持续的令人痛苦的节奏。他没法推开那记忆，他的胸口在痛，在提醒他，棍子在他面颊上生起火焰，让他无法集中思想把那记忆压下去。

黑暗摇曳着，突然，他掉进一道亮光里，穿过一个窗口，掉进另一个宇宙。他几乎没有时间调整，就看见一个穿着制服Genii人向他举起了枪。他举起手表示投降，可已经太晚了，Genii人开了火。他感到胸口一阵剧痛，把他撕开，接着他跌倒在地，鲜血浸透了他的衬衫，一道殷红的细流淌到地上在他身边漫开来。

“John！”他大喊着：“John？你在哪里？”

可他一个人，没人，哪里只有他，躺在这，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在这里。”John说。他可以感觉到，双臂膀温柔地围绕着他，有紧紧地贴着他，紧紧地抱着他。

“不，你不在，你没在那里。你没在那里！我叫了你，可你没在那里！”Rodney哭喊起来，举起双拳，愤怒地落在John的胸口。

“我在哪里。”John说，声音破碎地：“我在Rodney，记得吗？”

Rodney感觉命共同体的连接在他俩间律动，治愈能量在那里流转。他孤身一人.....可在哪儿，从遥远的地方，他可以感觉到John的存在，向他传递生命的力量，让他活着，努力，安慰。

他

“我在——不，在那间屋里，可我在那里，和你在一起，一直在起——”John对他说。“我在——Rodney，我向你保证。”

Rodney瘫倒在他丈夫的肚上，猛地伸出手，然后他感觉到John的手指在他的乳头移动，弯曲，夹子被温柔地拿走了，传来一阵熟悉的疼痛，可不知怎么的，这只是让他清醒。

“你在哪里？”他耳语道，用手指在黑暗里感知John那深爱的脸庞。

“是的，Rodney，现在我在这里。”John回答，手指和Rodney的交缠在一起。“你可以信任我。我很强壮……我和你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跌下来——始终为我跌下来，因为我会抓住你。你可以相信我。我永远，永远不会辜负你。”

“我知道，”Rodney低语道。“我知道。”

John用双手把他扶起来，半抱着把他带到床边，温柔地让他躺到上面，接着John上床，躺到他身边，紧紧地搂着他，倚在John的胸前，紧紧地依偎着他，而John捧起他的脸，然后他感觉到——感谢上帝！——John的双唇落到他的嘴上，John的舌头温柔地寻求进入，这个感觉太好了。John在吻他，这让他安静下来，让他昏昏欲睡。

“Elizabeth死了。”John的亲吻结束的时候，他在John的颈畔耳语道。“我们只回来了几个星期，她就死了。”

“我知道。”John嗓音沙哑地说。

“还有Peter……”Peter Weir留下来埋葬他的妻子，当她和复制人的战斗中被杀以后，她勇敢地战斗了，让他们赢得时间，重新集结，把城市从大灾难中挽救过来，可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接着在葬礼之后，Peter没有来实验室上班，是Rodney去他办公室，是Rodney发现了Peter的尸体，手放在一张字条上，上面只有一个词：“对不起”。

“我知道。”John再次说道，抚摸着Rodney。

“接着人们开始被谋杀。”Rodney继续说。

“是的。”John的胳膊紧紧地搂着Rodney。“可我还在这里，Rodney。”他的双手带着安慰，温暖地落在Rodney的身上。“我还在这里，哪里也不去，现在不走，永远不走。”

“对。”Rodney简单地说道，他把下巴搁到John的肩膀上：“对。你哪里也不去。”他轻声重复着。“现在我知道了。”

John的双手抚摸着他的全身，安慰着他，让他驯服。他除掉了镣铐和臀塞，用毛巾把

Rodney擦干净，把清凉的药膏涂在他疼痛的肌肤，每个疼痛的地方。接着John的手指移到了他眼罩上，Rodney用手止住他。

“再等等。”他说。“我能这样再待一会儿吗，John？求你。”他现在还不想离开。这种黑暗温暖舒适，他知道已经能够相信John会保证他的安全，当他留在黑暗中的时候照料他。

“好的。”John没有拿掉眼罩。他是在他丈夫身边安顿下来，重新搂住他，两个人盖好毯子。“好的。”他轻声说。“我和你在一起，亲爱的。我和你在一起。”

Tim McGee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他感觉累极了，特别是Gibbs只给他们晚上八小时的空闲，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睡觉了，而其它十六个小时，他们都在一遍又一遍的重新审查证据；录像，档案，面谈——他们掌握的所有东西。问题是他们什么发现也没有，这让Gibbs的脾气坏透了，自然而然的他俩和sub都紧张起来了。

自从他们对Rodney Sheppard进行了错误的询问以来，已经四天了。显然Tony觉得自己对这次询问的糟糕结果负有责任，Gibbs也很清楚地表明他对此次失误的看法。Tim甚至有点为Tony感到难过，因为Gibbs派他跑遍全城，做各种又累又闷的差事，而且他有一种感觉，Tony最近这几天从top那里领受的每日一打非常厉害。

他希望自己可以停止思考，但他們可怕的工作节奏让他累得都快睡不着了。他甚至没有精力像平时那样记下他的创作构思——Gibbs一同意他们回房间，他就把自己扔到了床上。

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Tim坐了起来。

“谁啊？”他悄声说。

“是我。”Ziva在门口踌躇地说。“我能进来吗？”

“当然。”Tim坐了起来。自从几天前那个晚上之后，Ziva每天夜里都到他房间里来。他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他们谈心，他喜欢这样；有时候只是静静地坐着，这种感觉也不错。如果她晚上不再过问的话，他还会去问原因，但是真的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你介意我这么做吗？”她问他，穿过房间来到床边，用她一贯的坦然脱掉外衣，钻进被子里。

“不。”Tim摇头。

“你还穿着衣服。”她指出。

“我睡不着。你呢？”他说。

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Tim，前几个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努力了，现在我放弃了。”

“你认为我啥 每天夜里跑到你房间来？”

“哦，呃。我 真的知道”Tim小声说“我以为……这个我不 知道。”

“对 你真的知道是 吗？”她说道，微微一笑。

“这 我 是 有点 奇怪。”他说“在一个 陌生的 星球，远离家乡 在 加 这 里 发生的所有事情。”

“是的”她点头。“可这是我 睡不着 的原因。”

“哦。”他不 清楚 她想想 让他 问下 去，还是 让他 坦白，所以 他是 坐在那里，希望和top们谈起话来可以容易一点。妈的，甚至 当一个 top坐在他床上的时候他 \*仍然\* 知道 该说什么。

“你在担心案子吗？”最后 他问。

“这案子看起来很难破。”她答。“离开 我们平时的 设施 那么远 什 么事都 不容易。从 地球 把 信息 传过来 需要 花上几小时。”

“嗯 我想 Gibbs觉得很挫败。”

“你想？”她扬起一条眉毛。“侦探工作做得不错，菜鸟！”

Tim摇头 轻声笑起来“不过我 希望 他对 Tony宽容一点——这可不是我 常说 的话！可他错看了 Rondey也是 他的 责任。”

Ziva凝视着他 笑了起来“你真的点不 理解 top, 是 吗？”她说

“呃……这 不说 实话。怎么？我漏掉了么 吗？”他皱起眉。Ziva凑到他面前 这 近 他 可以闻到她头发的味道他 渴望能够把鼻子埋进去 深深 地 呼吸 那种 味道。

“呃，Gibbs不能对Tony宽容，否则Tony会做傻事。”她说“比平时更傻的事。”她澄清道

“为 啥 说 ？”Tim问，仍然 皱着眉。Ziva叹了口气。

“因为 他是 Tony。他 那么 努力 要 给Gibbs留下好印象，这次却搞错了——错得厉害了。如果Gibbs不为此惩罚 他，Tony会惩罚 自己 而 Tony最会别出心裁了，所以 肯定 会出事。”

“你能明白 这里面的道理，就因为你是top？”Tim问。Ziva又笑了

“是的 Tim。还因为我 了解Tony——还有Gibbs。”她补充道。

“自从我们询问Rodney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就没看到Tony舒服地坐下来过。”Tim说，“所以我猜Gibbs肯定把他的屁股打得很厉害。我怀疑Tony的皮会多厚，才能受得了这，每天。”

他记起刚才的晚上他们重新核对案件记录的时候，Tony一直靠在墙上。还有前一天晚上他们回到宿舍的时候，Tony脸朝下趴在沙发上。

“Gibbs不会让他受不了的。”Ziva回答。“他对此有种奇怪的第六感。大多数top会热爱有他那样对付sub的直觉。这种直觉……很多时候让我迷惑。”

“真的？”Tim朝她笑着。他很高兴她也有不擅长的事情，因为绝大多数时候她都很酷，一点也不费劲地迅速摆平坏蛋，表现得像个完美的探员。

“真的。”她靠过来，用肩膀捅了捅Tim的肩膀。“Gibbs说……”她停下，接着继续说道：“Gibbs说在sub身边，我必须学会更相信我的本能可……我害怕。”

“为啥？”Tim眨了眨眼，她会怕什么？

“我害怕我的本能也许会……伤人。”她轻声说，“也许我会伤到我关心的sub。”

“你会的。”Tim说，一点也没有怀疑。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他。

“你这么相信我。”她说。

“这个……不……可……我以前碰到过一些很危险的top，而你……你在别的地方有点怕人，可和他们不一样。”他笑着对她说。她盯着看了很久，用那双深沉的黑棕色的眼睛接着，她的表情柔和下来。

“谢谢你，Tim。”她说。她舒适地蜷缩到被子底下。“现在我只剩下几个小时，如果我们还想睡会儿的话。”她做了痛苦的表情。“所以，我们都必须更加努力，对吗？”

Tim咧开嘴，点头。他站起来，脱掉衣服，只下T恤和短裤，然后上床，躺到她身边。他伸出手，就像过去几个夜晚一样。然后也同样吃惊地发现她居然这样搂住他。他拽她拉了拉，她情愿地靠过来。他希望自己不用总是等她睡着，才敢对她说他爱她。

他小心地抱着她，好像她是一件宝贝。如果他有这样一个top，他会牺牲自己的身体，服从她的每个命令，永远跪在她身边，如果她要求的话，他可以为她去死。然而，黎明到来的时候，她就会离去。她总是这样，他在床上孤零零地醒来。当他爬起来的时候，她会在那里，头发向后扎着，美丽的脸上没有表情。没人知道她会在夜里像个受惊的小孩那样爬上他的床，让他抱住她。

他把脸埋进她的黑发里，亲吻着它们。“我爱你。”他悄声说，接着僵住，暗

想她是醒着，因为她的手好象在抚摸着，放在她腹部的手。不过，她什么也没说，呼吸也没有改变，所以，他放松了下来——她肯定终究已经睡着。

Tim也进入了梦乡。这次很容易，现在她在他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她离开了，就象他知道的他走到起居室的，发现 Gibbs坐在餐桌边，不耐烦地在案卷上奋笔疾书，浑身上下都显露出不佳的情绪。

Tony趴在沙发上，脸朝下，读着摊在他的一份档案。Gibbs让他通读过去三年半里到过 Atlantis的每个人的个人档案——不管是军人还是科研人员——甚至包括那些已经离开的。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但Tony毫无怨言地承担了。最近，每个人在 Gibbs身边时都点如履薄冰。

他走进房间的时候，Tony抬起了头。“嗨，菜鸟。”他说，从沙发上滚下来站起来的时候，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你看见Ziva了吗？”

“我？没有……呃……为啥？为啥你觉得……呃……”Tim瞥了他卧室的门，荒唐地暗忖着他还是出某种原因，没有注意到Ziva还在他房间里。其实，她在的话也没什么关系，对吗？他不知道 Gibbs会不会介意——他的 top对于他的 sub们带陌生上床有严格的规定，可他从来没说他们相互之间睡在一起的话也要取得他的同意。

“放松，菜鸟——这是审讯……不过，窃以为也许菜鸟有种内疚的负罪感……嗯？所以，出了什么事，McGee。”他说，靠得更近了，绿色的眼睛敏锐地打量着Tim，嘴里却带着嘲弄。“你在房间里藏了哪个top吗，嗯？”Tony问。“是是，麦处男终于失身了？”

“DiNozzo——过来。”Gibbs打打响指，Tony冲Tim做了个鬼脸，然后很快地低声说：“我听见了头儿。”走到桌边，在他 top身边跪了下去，头被狠狠拍了一下。Tony顺从地低下头，可在之前他还是朝Tim调皮地咧咧嘴，色色地眨了眨眼。

Tim觉得自己脸红了——他肯定Tony只是像平时那样在惹人讨厌，其实并不真的知道他的贞操情况，可他的话仍然触到他的痛处。Gibbs抬头看着他，Tim感到那双钢铁一样的蓝眸把自己一览无遗。Gibbs朝他微微一笑，Tim震惊地意识到，即使Tony也许只是在瞎猜，Gibbs肯定知道他还是个处男。

几分钟后，Ziva，Ducky和Abby加入了他们。大家都出发去餐厅吃早饭。到了餐厅以后，Gibbs松开他们的牵绳，让Tim，Ziva和Ducky去给其他人拿吃的。Abby看见Sheppard将军高高的身影，牵着他的丈夫的牵绳一起走进了房间，立刻尖叫着冲过去。几天来，他一直禁足在自己的宿舍里，这是他第一次出来——Tim知道Abby很想念脾气暴躁的科学家。他不清楚为这两人之间会建立怎样的友谊，可显然Abby很喜欢Rodney，而这种感情似乎是相互的。

将军身带一种狩猎的，几乎是致命的神情，Tim以前没有注意到过——他看起来还剪了头发。Rodney，则洋溢着一种高采烈的快乐，好象漫步在只属于他自己的幸福的云端。他平时像卷进的发条一样，体态现在变得很放松，怎么看也不紧张。他看

起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他的丈夫；他的身体相互紧靠着一举一动似乎浑然一体。

Tim停下来想转身对Tony说些什。Tony和Gibbs也看到了将军和他的丈夫看到和Tim所看到的一样情形，可Tony的肩膀不高兴地绷紧而Gibbs似乎比平时更严厉了，蓝色的眼睛冷得像冰一样。Tim注意到Gibbs仍然握着Tony的手，紧得指关节都发白了。Gibbs和Tony之间的张力强得几乎可以触摸到。Tim端着盘子悄悄地向他们走去，思忖着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在桌子边坐下开始用餐，Tim坐下来一直在观察着被桌子周围暗涌动的奇怪气氛深深吸引住了他们。分享早餐的时候，Rodney的眼睛闪着光，而将军简直就没法把眼睛——或者手——从他身上移开。Tony靠在Gibbs身边的墙上，故作淡定地站在那里吃着早餐，好像在暗示他是\*特意\*站着吃饭，因为他喜欢看的风景，而不是因为他的屁股疼得坐不下来。Tim还注意到Rodney扫Tony一两眼，显然这两个男人之间相互没什么好感，而另一方面，将军和Gibbs，似乎关系不错。

“我看到你解决了问题。”Gibbs哼了一声，对将军评论道。

John笑笑：“解决了——在你的帮助之下，再次感谢你，Gibbs探员。”他喃喃地说，Rodney从食物上抬起头，眼睛瞪大，John的棕绿色眼睛立刻回到他身上；他眼神里流露出来的他丈夫的深情让Tim几乎透不过气来。

“而且发型有了很大的进步。”Gibbs说，John大声笑起来。

“本来一直是迷的。”他说，“最近忙晕了我忘了理发。今天早上我让Carson料理了。”

“嗯，关于这点。”Rodney说，嘴里塞满了食物。“你知道Carson真的是理发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给他理发。”

“噢，你是很紧张，因为他对你向我大家说的谎很生气。”John咧了咧嘴，说Rodney的脸红了，John笑出了声。“没事，Rodney。我会确保你下次去医院的时候他对你的报复不会太厉害。”

“他确实保存了一些特别的医疗器械专门给我用。”Rodney说，惨兮兮地盯着Abby。

“这听起来并不太糟。”她说。

“他把它们保存在\*冰箱\*里。”Rodney补充道，脸上露出悲惨的神情。

听到这里，Gibbs大笑起来，Tim吃惊地看着他。他平时沉默寡言的头儿并不常笑——如果有谁能让他笑的话就是Tony。Tim没有漏掉Tony投向Rodney的酸溜溜的目光，可Rodney对此浑然不觉，他是傻乎乎地凝视着他的丈夫。将军宠爱地摸着Rodney

，Tim注意到Gibbs似乎石化了，这时他才注意到Gibbs\*仍然\*紧跟着 Tony的牵绳——尽管不久前他已经把其他都松开了。Tim想 Ziva是否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肯定这里面肯定有事，只是他猜不透是啥。

吃完早餐，Gibbs把他们带到南面的码头，每天早上他们都这么做。Atlantis是个美丽的城市，而照头儿让他们干活的方式，他们最多只能看到城市的内部。他们散步的时候，Gibbs没有牵他的牵绳——这其实不算娱乐，照Tim的看法——这更多是脑力激荡的机会，如果有谁的脑子可以在努力跟上Gibbs的同时激荡点东西出来的话，因为Gibbs走得太快了。Gibbs喜欢把前一天工作的要点重新过一遍，然后在散步结束的时候他们布置新一天的工作。

他们一般总是走到码头的尽头才开始谈论案子，所以开始的步伐并不太快。Tim走在Ziva身边，喜欢可以挽住她的手。他们可以一路同行，手牵着手，就象情侣一样。这天的天气特别好，Ducky正在给Abby讲一个关于他童年在苏格兰的很长，很复杂的故事。

Tim沉浸在Ducky的说话声里，凝视着大海。Atlantis那橙色的大太阳已经高高地升上了天空，而那小一点的、更加明亮的白色太阳还低悬在海平面上，两个太阳都在蔚蓝的大海上投下闪烁的光芒。

“打赌你希望可以乘着你的船在这样的海面上航行，嗯，头儿？”Tim听见Tony对Gibbs说。Gibbs看起来有那么会儿，几乎变得和蔼了他，注视着大海，嘴角挂着一丝温柔的微笑。

“嗯，Tony。看起来很适合航行。”Gibbs喃喃的说，接着他俩同时向前探出身子，用同样的姿势，一起靠到栏杆。

Tim心中突然闪过一道亮光，让他看到一副拼图。他一直意识想拼凑起来的拼图——可接着这道亮光就熄灭了。他看见一只彩色的怪鸟在他头顶盘旋，连忙指给大家看。Tony转过头，朝他和Ziva靠近了一步，正当Tim想说啥的时候，一声巨响破空而来，好象同时有东西击中了他。他听见有人大叫，而他在哪里，整个时间似乎慢了下来。每个人好象都在用慢动作在移动。

他看见Tony，没有思考，没有迟疑立刻扑到Gibbs身上，把头儿推倒在地，抱着他滚到个雨篷下躲避。他看见Ducky抓住Abby，看着他们本能地弯下身子，然后朝着旁边的建筑物跑去，寻找遮挡。而他站在那儿，而周围的每个都在移动。他的腿上传来一阵疼痛，他能感觉到有些热热的、湿湿的东西，没过他的衬衫。接着Ziva叫了声啥，推着他——用力地——他跌倒了。她行云流水一般地转过身，拔出枪，朝什么东西开着火。

这几乎有点滑稽，躺在那儿，耳边嗡嗡作响，看着DiNozzo从Gibbs身上滚下来，转过头看他。现在Tim可以清楚地看见每样东西了。Tony的眼睛，平时总是带着笑意，带着戏弄，现在却严肃得要命——还带着一种担忧，注视着。他朝Tim喊着什么话——Tim听不到的话——似乎摇身变成了迅捷的致命的探员，就象一到要时



刻他就表现的那样

他看见Tony向前蠕动着，匍匐着从这 里爬过来。他太 笑，因为Tony是个 大个子，那副样子看起来有点 傻，可接着 Tony停下来 双手护着， 又一声巨响传来

Ziva在喊着什么，再次开 枪，现在Tony朝他爬得更快了，爬到了他身 边。在 Tony身后，Tim看见Gibbs翻身站了起来，敏捷地拔出了枪。他 也开始射击起来，朝着 Ziva射击的相同 方向——一座远离他的 亮银色塔楼 。

接着Tony俯在他身 上，挡住了 太阳，双手用力按在Tim的上臂上，这时 Tim才意识到 那里真的 \*真的\*很痛。

“哦，妈的……我很你在一起 Tim。坚持住。”Tony说 “该的 菜鸟，如果你想让 Ziva注意到你我 肯定又比让你自己 中枪更好的办法。”

他朝Tim咧了咧嘴，可 那掩盖不了他眼 中的担心。在每样东西 恢复原来的 速度，意识渐渐 消失之前，Tim想着为他 从来没有看 出来Tony——惹人讨厌，爱作弄人让人苦恼的Tony——关心着 每件事，每个人，比任何 人能够猜想的要多。

“你喜欢我”他嘟囔着 闭上了 眼睛。

“嗯，菜鸟。”Tony回答，他 两手抓住Tim的肩膀，Tim感觉到他 把自己 拉到大 楼安全的一 边，Ducky和Abby正躲在那里，躲开不知是谁的枪手。“别出声，可我有 点 问题。”

~\*~

“这， Abby确认了。”Tony结束无线电通话后说 鉴证 家正在 她的临时实验室里工作着 “Tim是被P-90射中的 ”

“Sheppard将军说的 军械库了没有P-90失踪。”Gibbs厉声说在 宿舍 里逡 巡着 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浑身充满克制住的 怒气。

Ziva漠不关心地看着 他 她会找出她需要的 然后，她会采取行动

“是 有 ”Tony确认道。“可几天前Daedalus号上的大火呢？真够 好 笑的 它正好发生在船上的 武器 库旁边。爆炸 的威力马上把门炸 开了。”

“武器呢？”Gibbs问。

“火灾的损害很 严重 他们 花了点时间来 清点库存。似乎所有的 武器 都符合记录

——除了 把……”

“P-90。”Gibbs替他说完，冷冷地摇着头。“看来Daedalus上的炸弹不仅 是了 转移注意力。”

“看起来 那样头 儿。”Tony沉思着，用笔搔着脸颊。

“Tony——让Sheppard将军给我 一张名单，列出所有手 下能用 这种武器，从这种距离射中移动 目标的人。”Gibbs命令道

“马上办 头 儿。”Tony说 转身重新打开无线电。

Ziva闭了一下眼睛，回想 着 枪击的那一瞬 看到 鲜红 的圆点突然出现在Tim的衬衫上。那时她转过身 本能地寻找着枪手的 位置，开了几枪，然后把Tim推开，免得他被再次击中接着 她掩护Tony爬过去 抢救Tim。Gibbs加入了她，他们一起射击了几分钟，直到他们 意识到对方没有任何回击。

接着她、Tony和Gibbs去追枪手而 Ducky和Abby用无线电呼 助，照料Tim。Sheppard将军马上就赶来了他们一起朝子弹射出的塔楼跑去 等到他到 那里的时候 那里经 查无人迹了。

Ziva知道 她有 看到过Gibbs如此愤怒 他 生气地拍打着射出子 弹的窗户 接着他在 犯罪现场工作了几个小时 寻找枪手的 蛛丝马迹。目前为止 他们什么 也没发现 这人不管他是 谁 似乎在城里没 有留下 任何踪迹 他 拿走了弹壳，没有留下 任何指纹，或者可 以用来追踪 他任何 东西。

“这个 枪手我们 开枪到底想达到什么 目的？”Tony问。“他打 得并准 ——McGee受了轻伤 我们 其他都 没有被 击中。”

“允许他没打算打中任何人。”Ducky在屋子的一角嘟 道。

Ziva猛地抬起头看 见 Gibbs转身朝Ducky大步走去。

“你在说什么， Ducky？”他质问道。

“我知道 ……只是有 很多枪声 我们 几个凑得很近，可尽管如 此 他只 射中了我 的一个 ——还是轻伤。”Ducky沉思着。“为什么要 费事偷武器，如果你枪打得并不准？”

“也许他是 走运。”Tony说

“也许。”Ducky耸肩。“或~~者~~不 走运。”他思索着皱起眉。“也许只是吓退我们？”

“他以为他 能用几 下随意的枪击把NCIS吓走？”Gibbs说 语气里交织着鄙视和~~不~~信。

“这和 谋杀又有~~何~~么 关系？”Tony问。“这是 凶手干的吗？还是别的~~人~~ ？如果是别的~~人~~他到底~~为~~我们 死？”

“目前为止 我的 凶手以sub为目标，喜欢已 实施解剖，还能 开枪。”Gibbs怒气冲冲 地说 重新踱起步来。“这表明他~~是~~~~人~~ ？一个 受过某种医 疗训练的士兵？”

“你是 说像战地卫生兵？”Ducky问。“有 能——Jennifer Keller的尸体 打开的方式 不象一个 训练 有素的法医，可器官切 割的手 法显然表明~~他~~ 手知道 它们大 致位置 的确，就象~~它~~ 尸体样 ”

“Tony——找出Atlantis上~~有~~多少 战地卫生兵同时能~~够~~ 开枪，并且~~知道~~ Daedalus号上武器库的位置，还能 拿到炸药。”Gibbs说 Tony点 头 转身再次打开无线电。

Ziva眨 眼 看见 一道闪光，Tim站~~在~~那里，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似乎他~~不~~ 知道自己 被击中。她又眨了眨眼，很快地 试图抹 掉这~~个~~ 图像，可它就是~~不~~ 走。有人 打中他有~~燃~~ 死他——她必须为此杀掉~~什么~~这是 她的权利。她~~感~~ 到心底涌起一阵黑暗的情绪，朝自己 微笑 这是 她理解的事情 这是 她擅长的事情。她会 走出去 找到~~凶手~~，把刀子捅进他的 肋骨之间 她会 割开他 直到他 恳求速死，可他的死亡会是缓慢的 痛苦的 她会 确保迷~~迷~~

她站起~~来~~ 朝门口走去……接着，她停住了 因为~~有~~人到 她面前，挡住了 她。Gibbs。

“你~~他~~ 妈的~~想~~到 哪里去？”他尖锐地问。

“去医院看McGee。”她冷 冷的回答。

“不~~不~~ 行。”

“你挡~~不~~住我 ”她说 嘴角拧成一个 阴暗的笑容。

“见你的鬼。Tim McGee是我的 sub, Ziva, 你是不是 忘记了他 脖子上戴的我的项圈。”Gibbs对她说 她几乎没注意到他 语气中的 危险。“没有我的 允许，没人能够 在我的 sub受伤的候 探望他——明白 吗？”

“Beckett医生说 他会好的 亲爱的”Ducky从他 坐着的桌边对她说 “伤口很干净——他流了点 血，可 现在已经好 了。Carsn说明天他就可以回宿舍 了，Ziva。”他用 调停的语气说 她越过Gibbs的肩头看着他 目光冷静，不带 感情。

“尽管 如此，我要 去看 他”她冷冷 地说

“这样子不行。”Gibbs咆哮 着。他 拽她的胳膊， 把她 揉进他的 卧室，跟进来 生气地关好门。“振作 起来！”他对她说在 她面前 用力 弹了下手指 这个 声音甚至 没让她皱一下眉。她正在个 遥远的地 方，某个黑暗，阴冷，熟悉 的地 方。她喜 欢那里——那里 的感觉很好。

“我会 去看 Tim，然后我会 杀死对他 开枪的。”她说 好象事情就那么简单。

“然后呢？你充满杀气地回到McGee身边，用你的牙齿 把他撕开？”Gibbs问。“听我说 Ziva David, 你 这副样子完全 不能靠近 McGee. 你会 把他吓个半死，他 再也不会靠近你你想 那样吗？母 你想这么 吓坏他让他看到 你就 缩起脖子 吗？”

她紧张地 盯着他 努力 理解他说的话。

“你有个 选择——就此时 就在此地”Gibbs用低沉的、急促的语调对她说 “我知道 你喜欢Tim, 我知道 肯定也非常 喜欢他 我知道 晚上偷偷 溜进他的 房间 我知道 他允许你这么做”

这些话他 听懂了。她移移 脑袋，更近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的？”

“我都知道”他冲她摆摆手说 似乎这能解释一起。“听着，Ziva——就是现在 就在这 里，你要决定你想成为哪种top. 你 仍然可以拥有 Tim, 如果你也可 是像你 这么 如果你真这么 你必 须学会控制你内在 的情绪 而 眼下 我 没看到 你这么做”

“Tim是的”她机械地说：“有人想杀他我要 报仇 我要……”

“不他是”Gibbs打断她。“Tim McGee是的 直到 他拿下他 脖子上的项圈，或者我把它拿下来 明白吗？”

她的大脑花了一点时间来理解这些话。她吃惊地意识到 Gibbs 是对的。Tim 不是她的。她还没有宣示过她的所有权。她甚至还没有和他睡过觉。她闭上眼睛，看见一股红的鲜血染了他的衬衫，他的眼睛，那双美丽的绿眼睛看着她，因为疼痛和惊讶而瞪大了。她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Gibbs 紧贴着她，站着他的脸靠得这么近，他的目光强烈得好像要烤焦她。

“现在你想他，你能赢得他——我对此毫不怀疑。”Gibbs 对她说，“可首先，你必须赢得他的战斗。你能做到吗，Ziva？你能成为他需要的，而不是你过去一直是的那个人吗？”

“我……我知道。”她说，感到黑暗情绪减弱成了心底的一阵阵钝痛。“我要血债血偿。”她悄声说，“我要有人付出代价。”

“嗯，这，眼下我们还能还债的。”Gibbs 厉声说，“我们的确有个受伤的 sub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希望从他疯狂热爱的 top 那里听到一句友善的话。”

“我……”她迟疑。“我想伤人。”她喃喃地说，“假如我伤的是他？”

她的确想伤害他。她想伤害他，因为她让他害怕，让她关心他，还让自己命悬一线。她想伤害他，就像她伤害 Ari——她爱他的异母哥哥，而他背叛了她。这就是爱——它让你软弱。你得在他们摧毁你前先摧毁他们。她握紧拳头，指甲嵌进了肉里。她真的会那么做吗？她会走到 Tim 的床边，故意伤害他，就因为她不敢爱他？

Gibbs 冷冷地，狠瞪了她一眼。“就在这里，就是现在——你做决定，Ziva，因为我不会让你离开这个房间，直到你做出决定为止。”

她用力咽下唾沫，感到血珠从掌心滴落下来，从她指甲嵌进皮肉的地方。

“我有过一条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悄声说，“我那么爱那条狗，但是……我他妈就为过后我可以吻他，让他重新爱我，就是这样做的。他那么爱我，只会忍受我。每次我伤害他的时候，我可以看他眼里的表情。背叛，痛苦……也许我就是喜欢看见那种表情。”她喃喃地说。

“也许是。”Gibbs 上前一步，把她迫在他和墙壁之间的小空间里。“Tim McGee 有颗温柔的灵魂，Ziva。他不像你，不像我不像 Tony。他没那么顽强，没那么自信。有些 sub，你可以和他们睡觉，然后再伤害他们，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可 Tim 不要这样。他也没有邪恶的失落的灵魂，而你以前似乎天生能够挑拨这种灵魂。你不能粗暴的对待他，攻克他，用暴力让他臣服。他是那种 sub。他没有经验，很害怕。你需要找出办法温柔地引领他，让他完全听从你。同时你得决定你配不配得上他，因为如果

他完全听从了你，而你却虐待他。我保证，我会追着你不放，让你没有好日子过。明白吗？

她突然害怕了——不是因为Gibbs，而是因为她自己。她的内心真有这么黑暗吗？她真的会走得那么远，伤害像Tim McGee这样和善、信任她的人吗？她记起了他那双大大的、天真的眼睛，突然之间，她想拥他入怀，亲吻他，告诉他，一起都会好起来的。她不想伤害他——她想照顾他，她想爱他。

“好的，你回过神来。”Gibbs说着，退后了一步。“现在，你一劳永逸地做个决定，Ziva——你是谁？你是某个我能相信的人，还是你要永远和你的阴暗面做斗争？因为我想，你能够打败它，可你必须开始行动做决定吧，Ziva，现在就做。你是谁？在这里的是谁？”他伸出食指，用力地戳了戳她的胸口，她心脏所在的地方。

“我是Ziva David。我是摩萨德特工，也是NCIS探员。我想成为……我想成为Tim McGee的top。”她对他说，喜欢这种说法。

“你能够过去，成为他眼下正需要的那种top吗？”他问。“因为好top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先想到sub，然后再想到自己。”

她低下头，盯着地面，然后深吸一口气，重新抬起了头。这个人他是能够看透她的心思，紧逼着她，强迫她做困难的决定。他那么苛刻，那么强硬，可他能够看到她身上的某些东西，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东西。当她失去家人，陷入迷茫的时候，他把圈套戴到她脖子上，把她招进自己的小组，给她归属感。

他总在刺激她，让她达到最佳状态。和他在一起，她感到被理解。他和她一样是个top，而且看到过那么多，忍受过那么多。他经历过痛苦的时刻，变成了谜。人——伤害累累，这是肯定的——却百炼成钢。他理解她——她看着他眼睛的时候，能够看到这种理解。关于top，没有什么是不能理解的。也许他自己也曾这样天人交战过，在很久以前。

“是的。”她坚定地说，从他的眼里看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他对她的信任。他坚信她不会败。“是的，我能成为那个top。”她说，她心底的黑暗消失了点。她知道它一直会在那里，她要一直竭尽全力控制它，但是现在，她也知道她\*能够\*和它作战，并且赢得胜利——以前她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好的……那么你可以看他。”Gibbs退了回去，朝门边摆头。“但是要想清楚了，Ziva。别让他要挟你，然后又决定你不能为这种sub操心。他永远不会成为像你一样的战士。他的精神世界和你的不一样——但他会把余生的忠诚都奉献给你，如果你允许他这样说。别把它扔还给他。”

“我全的”她悄声说 突然对自己的感觉肃然起敬。Tim McGee一直就在她的鼻子底下想 抽她需要的东西给她——爱情，忠诚，坚定不移地奉献他的心灵。可一直以来，她都迷惘的 礼物不屑一顾。她是傻瓜。他是天生的对；他\*正是\*她需要的那种sub，能让她忘记烦恼，开怀大笑，给她的生命抹上一道亮色，给她被爱的感觉。

她缓步走出房间向医院走去这很重要——她不能犯错，既是为了Tim，也是为了她自己。她知道他有多害怕top，多担心自己的性能力

Tim坐在床上，胳膊上吊着绷带他的脸那么苍白，让他的眼睛——那双美丽的眼睛——显得更可爱了。她走进病房的时候，那双眼睛亮了起来。她感到自己的心碎开了点。她怎么能够那么随意的抛开他的忠诚？他很美好，如果她温柔地对待他，她就可以拥有他。温柔对她来说是件新鲜事——她总是把sub们甩到地上，他们予取予求。现在这种感觉.....好得让人吃惊。

“嗨。”她轻声说，然后靠过去，轻轻吻了下他的唇，是个小小的深情的吻。能够碰触他的感觉真好。

“嗨。”他抬头看着她，脸上一片茫然。“我刚刚在想 你会不会过来看我 其他都来了。”

“我知道我.....想等到我感觉不太难过的时候”

“你难过了吗？为我？”他问，那双大的会说话的眼睛充满希望。她坐到床边，握住他的手。

“是的我 很生气，有人伤害了你 我担心你很痛。”

“是吗？”他似乎很吃惊，她轻轻地捏了下他手指。

“是的”她轻声对他说 “Tim.....Gibbs允许我待在这里，照看你。你有问题吗？”

“呃.....这，没问题——这样很好。”他说看上去有点累，可很开心。“Tony喜欢我”他没话找话地对她说 “现在不肯承认了——他说我那个时候神志不清，听错了，可他肯定说过他喜欢我”

“他当然喜欢你。”Ziva轻声笑了 “他一直喜欢你。你不知道吗？”

Tim皱着眉。“我错过了每件事吗？”

“这个……也许你没有我和Tony那么善于观察，可你在进步。”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梳理着的短发。他朝她笑了接着强忍住一个呵欠。“你肯定累了——Carson说你流了很多血。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呢？”她对他说：“我会留下来陪你。”

他点头，闭上了眼睛，马上又睁开了。“我睡着了你会走吧？”

“不走。”她承诺道。

“甚至在他们找出朝我开枪的人以后？”他问。

她想了一会儿，如果让Gibbs和Tony代替她报仇的话是什么感觉，那特别的杀戮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她发现她不介意。眼下Tim需要她，别人可以料理凶手，如果他们找到的话。

“不走，那个时候也不走。”她说。“这儿——你看我。”她爬上床，躺到他身边，伸手抱住他，把他搂紧，温柔地，当心不碰到他的伤臂。

他轻叹了一口气，在她身边放松下来。她想起这几天夜里他都抱着她，让她远离心中的魔鬼。现在她要他做同样的事情。

他的呼吸变慢了，边沉了，进入了梦乡。她用一根手指，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同时把鼻子靠近他的短发，闻着他的味道。她想起了过去几天里，当他以为她睡着的时候他曾经很多次做过同样的事情，这让她想起了他以为她睡着时候做的别的事情。她微笑了，更靠近了一些，看护着他，让他安全。

“我爱你。”她低语道。

Abby坐在房门的地上，蜷着腿下巴抵在膝盖上，凝视着月光笼罩着大海。平时上床前她喜欢坐在阳台上，享受温暖柔和的海风。可出了枪击事件，现在Gibbs禁止他们坐在外面。从城市的别的地方看不到他们的阳台，枪几乎打不到这里，可Gibbs不会冒任何风险。

大海，她到这里就爱上了它，现在看起来黑乎乎的一点也不友好。多么美丽的城市，银色的塔楼耸立在海面上，充满了技术奇迹，可现在变得阴沉沉的。有在城市里潜行，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行凶杀人，还朝她和她的朋友们开枪。她在这里再也感受不到安全了。

她记起曾经有一次她在出庭作证前收到了死亡威胁，曾经在电梯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不



停地上下 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背靠着墙，害怕得不敢离开。Gibbs过来 和她一起坐了一会儿；他搂着她的肩膀，她紧紧依偎着他，因为只有Gibbs能让她感到安全。有Gibbs在身边她知道她永远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根本不会允许。

她手指感激地摸着的项圈，她很幸运，他让她戴着它。她想起几年前，他是怎样把它戴到她脖子上的。当时她进入NCIS已经几个月了，私下有点嫉妒Ducky和外勤探员Stan Burley都戴着Gibbs的项圈。她干了些漂亮活儿，好象让Gibbs很高兴，而她刚刚和另一个完全不合适的top分手，日子过得很糟糕。

“你似乎的确明白他们，Abs。”一天Gibbs在他的实验室里对她说，给她一种让人紧张的眼神——那种眼神似乎能够直达她灵魂，剥掉它的外壳，让她感觉什么也瞒不过他。“这个top到底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值得接受这堆狗屎？”

“我喜欢给人机会。”Abby回答。“而且她过去对我很好，这个开始的时候她还是个歌迷，像我一样，所以我以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而且她还是干殡仪馆的。”Gibbs温和地评论道，嘴角露出一丝笑意。Abby翻了个白眼。

“好吧，所以我们合睡一个棺材的想法很辣——开始的时候。”她说，回给他一个微笑。因为这件事伤到她而一笑置之比痛哭流涕更容易。“我以为我遇到一个志趣相投的人，Gibbs！”

“这个志趣相投的人在银行收回她的贷款的时候，提光了你的帐户里的钱，好让她的殡仪馆继续开下去。”Gibbs耸肩说。

“嗯。我就是那个时候明白她和我不会有结果的。”

“不，你没明白，Abs。如果你明白了，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场谈话了。”Gibbs告诉她露出不同意的眼神。

什么谈话？Abby暗想他们好象只是在闲聊——不像什么特别的谈话。

“可你还继续和她交往，为她干脱，直到绑架了你，用枪逼着你到你姨妈家里，想把她一辈子的积蓄也诈出来。”

“这个，Gloria没上当。”Abby说，好象这样就没事也没有。Gloria知道了毛病，因为Abby向她打了手语，而Cicely不明白这些手语是什么意思。Gloria躲到浴室，用手机给Gibbs发了短信。

“Gloria是位聪明的女士。”Gibbs摇摇头。“比她女儿聪明。”他补充道。

“Gibbs！爱情让我盲目了！”Abby声明道。“我当时不知道Cecily会变成疯子加骗子！”

“我可以告诉你。”Gibbs说。“根据我的回忆，我的确告诉过你。”

“你没说她是个疯子加骗子！”Abby抗议道。

“没有——我说了她是个麻烦，你应该离她远点。”Gibbs提醒她。“Abby，我知道你喜欢疯狂的人。我知道你容易被悲伤的故事打动——越是悲伤的，你越喜欢。”

“我没听说过‘悲伤’这个词儿。”Abby反驳道，转身走到实验室的其它地方去，因为她真的不想听到这些话。可不管她转向哪里，他总是又出现在她面前，嘴角的笑意软化了他眼中的强硬。

“我觉得你并不是真的想要疯狂，心底里。”Gibbs说。“你只是为那些top难过，因为他们被社会排挤了，你从没给过他们机会。我想你甚至没考虑过他们也许有过很多机会，就是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才没人会再给他们机会；就是说除了你，没别人。”

“这个，我就是这样的。”Abby说。“我不做没劲的事，Gibbs。我想要与众不同，酷，不同凡响。我想要……”

“安全。”他接过话茬。“因为这是我一直从你身上读到的，Abby，可你总是选择那些会让你陷入危险的top。”

“我不是故意的。”她说，感到有点懊恼，因为他不得不到她妈妈家里救她而且Cecily逃跑的时候，这个来自地狱的疯子top的灵车差点把他撞倒。

“我知道。”他耸肩，她喜欢他这么说——Gibbs的语气从来不是干巴巴的——他的音调是有点小起伏，好象他真的知道。他总是什么都知道。“所以我想能让你安全的方法——你想这样上帝知道，我也想这样——同时还起码让你有机会激动疯狂地调情——你想这样，可我不怎么感兴趣。”他的嘴角牵起一丝微笑。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她放下她的证物袋，疑惑地盯着他。

“我的项圈。”他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棕色的黑色皮项圈。

“多浪漫！”她笑了起来。

“和浪漫无关——只是实用。”他对她说。“就像Ducky还有Stan。我不会再找sub上床，但是……”

“这太遗憾了，Gibbs——你肯定会孤单的。”她同情地说，眼睛瞪得大大的。“你是好人——你应该得到一个真正特别的人。”

“曾经沧海，有三份赡养费可以证明。”他牵了牵嘴角说。

“那么这个项圈有什么作用呢？”她皱着眉问。人们的确会做各种安排，不过大多数top给和他们睡觉的sub戴项圈。她不确定Ducky是怎么回事，可Gibbs肯定和Stan上床，因为那个外勤探员是这样对她说的。

“如果你戴上它，你就是我的sub——就像Ducky和Stan。没有性，没有共盘，没有任何这类事情。但是项圈也许能吓退某些似乎会被你吸引的疯子top——我所要求的，就是如果你要和某人约会，你得先介绍我认识他们。我说他们是疯子，你就不能和他们约会。”Gibbs耸肩。

“就这些？”Abby拿起项圈，用手指捏着它。这主意有点让人动心。她嫉妒Ducky的项圈很久了。她和Gibbs之间的爱，尽管深沉、持久，事实上并非和性有关。

“嗯，就这些，还有规矩。”他笑了。她觉得胃抽搐了下。“放轻松。”他大笑起来。“规矩很简单——只有你向我撒谎，或者违背我直接的命令的时候，我才打你的屁股。哦，如果你在牢里惹了麻烦，他得经过我才能对付你，因为别人不能动你一个手指头。不过你是个好姑娘，Abs——你不会惹麻烦。而且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惹了麻烦，我总是在你这边。”

他会这么做。她能感觉到他是那种不会让sub轻易借口逃脱的top，可他也坚持和你在一起，不过你闯了多大的祸。

意识到自己多想这样她被吓到了。好吧，所以这不是\*完美\*的她想象中的戴项圈肯定不是这样的。可感觉……也挺不错的。

“你打算让整个小组都戴上项圈？”她问。“先是Ducky，接着是Stan，现在是我？”

Gibbs咧了咧嘴。“这样可以让你们都只对我负责——没有别的top在场，也就是说我可以保证你们都安全，并且集中在工作上。”

“呵——奴隶主！”她说。他听了笑起来。她不清楚他为啥圈Ducky，可她知道Stan在努力戒酒，而Gibbs继续戴上项圈，帮助他保持清醒。这也很有效；Stan已经两年滴酒未沾了，并且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探员。她也知道上给了Stan一个新职位，在想什么时候他会走。“如果Stan接受了这个职位，你会拿掉他的项圈？”她问。

“嗯。如果他在几百英里以外作的话，没法让他继续留着项圈。”Gibbs耸耸肩。“可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让Stan继续前进了。”

Abby知道，尽管Stan真的感激Gibbs为他所做的，他还是需要找到某个人，让这个人的项圈给他比纯友谊更多的东西；他和Gibbs对此都很同意。

“我会想Stan的。”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

“你会再找一个外勤探员吗？”她不喜欢新人；要花好长时间熟悉他们。

“也许吧。”他耸肩。“我正忙着看简历呢——烦死了。”

“可怜的Gibbs。”Abby若有所思地手指摸着项圈。她暗忖他配偶的是不是也是这朴素的黑色皮项圈，还是某种对她们更有个人意义的项圈。接着她心想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前妻的——他是一个好人——为啥他的婚姻总是失败呢？Ducky戴他的项圈已经好多年了，而且显然爱着他。Stan也总是为他的项圈而骄傲。也许Gibbs更善于给他的sub戴上项圈，而不是和他们结婚。

“想想吧，Abby。”Gibbs对她说。“别着急。如果这样不行的话——我不会逼你。你可以拒绝我的项圈。也许你会找到真命天子，最后想戴上他的项圈。”

“在你的帮助下？”她恬着脸扬起根眉毛。他朝她笑了笑，吻了她的额头。

“我只是想让你安全，Abs。”他回答，朝门边走去。她知道他的想法。她忍不住要想戴上Gibbs这样一个人的项圈会是什么感觉，让他牵着牵绳，和Ducky还有Stan走在一起。“就像我说的，你好好想想，然后……”

她在他前面冲到门边，快得差点在跪下去的时候绊倒。她在他面前举起项圈。

“我想过了。”她说。“好的，请吧！”

这让他大笑起来。“你确定，Abs？”他揉揉他的黑发。

“是的！这听起来真酷——呃，除了规矩那部分，所以如果你以后真的要打我屁股，请尽量轻饶我。”

“这个……”他停下正在解开项圈插扣的手。“我没保证，Abs。还没有给sub做规矩的时候轻饶过。看出这样做的理由。这会让sub迷惑，起不到作用。如果他们不该被打屁股，就不打，如果他们该打，那就揍他们。还想戴这个项圈吗？”他拿着项圈，眼里带着询问的表情。

她等了一会儿。她是那种调皮的sub，老是给自己找麻烦——她不知道Gibbs会怎么对付那种sub，觉得看他那样做肯定很有趣。可她不是那种人，所以她觉得很安全。

“是的。”她思索着说。“我只要相信你就好。”

“这正是我要求的。”他把凉凉的皮项圈系到她脖子上，插好插扣。她把自己的手放到他正

在动作的扭上。

“你的手真奇怪。”她说。他觉得好笑地扬起根眉毛，显然知道这场谈话会被狂的 Abby带到哪里去。

“怎么个怪法？”他问。“还是我要重复那个问题？”

“不.....只是我以为像你这样的人——你知道，前陆战队员，执法人员，大坏top, 所有这些.....你的手会又又钝。可你不是这样 你的手很有创造性。”

她拿起他的手 查看起来他的手 方方的 很灵巧 手掌平滑，指甲修得很干净。

接着她意识到了什么；这双手打磨过船身 喜欢把木料加工成形。这双手端过狙击步枪，从容耐性地等待着致命一击时刻，安静迅速地扣动扳机。

这双手精细，熟练，善于使用工具 她暗想这双手和sub做爱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抚摸着 一具束缚着的裸身 躯体，充满意图和目的她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这双手既美妙又让人害怕 她觉得自己不会想要这双手来打她的屁股，或者宣示对她的所有权，可她想要这双手保护她的安全 她握着那手，举到唇边吻了吻，然后抬起手看着他。

“谢谢你，Gibbs。”她说。

“不用谢，Abby。”他回答，接着她抬起她下巴，第一次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嘴唇。

回忆让Abby微笑起来接着她 从坐着的地方起身。不早了可还没到上床的时候。大约半个小时前她听到Gibbs和Tony回来了，哪时她不想从窗台边她坐的角落移开。Gibbs还是在门口探了探头，看她是否没事 她蜷腿坐在黑暗里的时候，看见眼中闪过的关切，可她挥手让他走开。

现在她感到孤独——还有点害怕。Ducky在他的新朋友，Richard Woolsey消磨晚上的时间——她不清楚他俩之间有什么事情，可她注意到Ducky这几天经常边走边哼小曲 Ziva在医院里陪Tim过夜。这让她很吃惊；Tim对Ziva无望的痴迷很明显，可她从来没发现过任何证明Ziva会回报这种感情的地方。

Tony和Gibbs工作得很晚，询问基地上所有一切关于他们的医疗技术和他们使用P-90的能力，现在她已经一个人在宿舍待了好几个小时。

Rodney问过她想不想和他跟John一起度过这个晚上，可她拒绝了他 们被禁足在宿舍里的这四天发生的事情似乎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眼下她很确定他俩想单独待在一起。

她回到起居室，在门边停住了。Gibbs坐在扶手椅上浏览着笔记。他到底戴上了老花眼镜，这总会让她发笑，因为他喜欢假装自己不需要眼镜。他翘着二郎腿一只胳膊肘支在椅子扶

她 阅读的时候，手指敲打着下巴。

Tony躺在Gibbs脚边的地上，肚子朝下，这几天这是他除了站立以外的主要姿势。她想为他难过，可他似乎对此适应良好，从来没抱怨过，所以她也许这是她想要的——必需的——或者诸如此类的。他穿着一件黑色衬衫，一条褪色的牛仔裤。读着Gibbs让他仔细检查的又一堆人事档案。他右边是大摞没有读过的，左边是小摞已经读过的，中间更小的摞是他读过，觉得也许有蹊跷的他读完一份，就把它放到这两摞中的任一个上。

不过打动她的是他把下巴搁在了Gibbs的脚面上。档案摊在他面前，他俩看起来都很舒服，彼此十分安逸。如果 Abby不知道底细的话，她会以为他俩已睡在一起，而Tony是Gibbs不折不扣的sub。他们看上去正是一对top和sub应该有的样子——sub待在top脚边的地上下巴搁在脚面上而top对此很安逸，动也不动两个都没说话。

她那里站了很久只是看着他们，孤独又让她感到一阵极度的苦闷。

Gibbs注意到她抬起头朝她笑了笑。

“嗨。”他轻声说。“你好吗，Abs？”

“我.....我有点害怕。”她承认道。“人们被分成小组，躲在宿舍里，接着人朝Tim开枪.....这里感觉再也不安全了。”

她用胳膊抱着自己的身体。她知道事到临头的時候她能够照顾自己——她以前这样做过，当有坏人抓住她的时候——可这还不能让她停止害怕。她记得那些枪击，还有Tony、Ziva和Gibbs跳起来回击的样子，还有Tim躺在那里，鲜血浸透衬衫的样子。

“今晚你想睡在我的房间里？”Gibbs问她。这很诱人，她知道他会整晚搂着她，而她会感到安全，因为没人能够越过Gibbs来抓她。她正要说是的时候，看见了Tony的眼神。他什么也不会说，而且她知道他不会对她不满，可那样还是会伤到她。

“不。”他摇摇头。“没事，真的。”她转回自己的房间。

“你想在Lorne上校的房间里过夜吗，Abs？”Gibbs问她。觉得胃抽搐了一下，她转回身来。

“你觉得他会介意？”她问。

自从Lorne自告奋勇当她的保镖以来，她每天都看见他在Gibbs的允许下。她喜欢他们之间轻松的戏虐，还有他的目光在屋里追随着她。她没有很多空余时间，可当Gibbs没有把他们大家都累到散架的时候，她和他一起消磨了几个晚上。她越来越喜欢他，可不知怎么的，这上一步变得更困难了。她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她从来没有碰到过别的人，让她有这样的感觉。她直等着出些怪事，让一切变成泡影。他很耐心，从来不做不想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他只吻过她几次，握过几次她的手腕。他从来没有提过更多的要求，只是待在那里，让

她决定节奏。

Tony大声笑了起来，翻过身，好看着她。“介意？我想我要高兴死了。”他说。

“酷！”她咧开嘴，朝他走过去。

“别这么快，Abs——Tony会带你去那儿。”Gibbs边说边摆了头。Tony站起来朝他迈步去。

“出了今早这样的事，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

“可那样Tony会一个人回来。”她说，害怕再失去任何同伴。“你还记得我们到这里第一个晚上那个奇怪的老太太说的谎吗，Gibbs？她说什么你来时侯有五个，回去的时候只有一个。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也许我们会被干掉，一个接一个，Tim只是其中一个？”

“这个，首先.....”Gibbs站起来说。“McGee没死——他会好的其次，Tony是受过训练的外勤探员，知道怎么用枪，而你不是。第三，Tony有二十分钟带你过去再回来，如果到时候他没有回来，我会呼叫Sheppard将军，派海陆去找他。这样有没有让你感觉好些？”

Abby想了一会儿，然后点头。Gibbs笑出了声。他到她站着的地方，轻轻吻了她的嘴唇，他想让她安心时侯，总是这么做的。她不明白为啥人们会这么害怕他——他总是那么爱她，那么保护她。

她离开了宿舍，Tony在她身边。

“所以.....看起来今天晚上你得睡地板了。”她对他说，调皮地斜了他一眼。“只有你和Gibbs——单独在起非礼行，Tony！”

“嗯，好。没机会的。”他叹了口气。“这确实是个浪费，你知道。像他这么好看的top，正当壮年，五个sub，可我们谁也没给他暖床。这个男的自我控制肯定是.....”

“传奇。我知道。”Abby点头。“可他过去受过伤害，Tony，你知道的那些前妻.....”

“嗯。”Tony点头。“可那以前呢，Abby？那是我想知道的。”

Abby停下脚步，抬头看着她。“什么意思？”

“我做了一些调查，可没人肯说。Ducky显然知道，可很明显什么也不会说。有时候我想Ziva知道——可如果她知道，她也知道她说出来的话，Gibbs会杀了她。Gibbs说他结过三次婚，可找到了四张结婚证.....”

“Tony！”Abby惊呆了。“Gibbs真的不喜欢。如果他知道你这样调查他的话。”

“我知道。”Tony叹了口气。“所以我收手。可 尽管如此，这 是快让我发疯了他 为啥要  
为这种事说谎？他在 掩藏什么？”

“我不知道，可 要是我想 告诉我们，那我们也没办法。”Abby回答。她看他的 表情  
，伸出手碰了碰他的 脸蛋儿。“你真的喜欢他是 吗，Tony？”

“只是 前所未有的 挑战 努力 脱掉 一个top的裤。”他对她说，眨了眨眼睛。“还从来没有被  
别人拒绝过。”

Abby盯着他有 一点为他难过。“这个，你的确一直在 努力。也许他是 那种需要追求sub的  
top——你从来没这样想过吗？”

“你是说停止和他调情吗？”Tony问。

“这个.....如果 你能 的话，和Gibbs调情对你来说似乎就像吃饭呼吸一样 所以 你也许做不到  
。”她笑嘻嘻 地说。

他想想 “我能试试。”最后他 说。“也许我欲擒故纵的话 他会回来 找我，吭？”

“也许。”Abby说，尽管私下里她 觉得 不太可能。Gibbs圈她的 时候对这个问题谈得 很清楚  
她 很确定他对Tony说过相同的话。“你知道，Tony, 今天 早上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你做的第  
一件事 是 把他推到安全的地方，扑到他身上 掩护他。”她说。Tony没有表情地注视着也

“条件反 射。”他耸 肩说。

“好吧。”她不 信地说。“如果 你想这么 假装的话。”

“不玩爱情那一套，Abby——从来 不玩。”Tony对她说。“总之，最终 Top总会让你失望的。”

“你怎么 会知道？”她挑眉 问他。“说真的 Tony——你从来没有和 别人长 期交往过，到 让人  
欺骗 你。”

“而这 是我想保持下去的。”他笑咪 咪地对他说。

他们来到 Lorne的门前 她紧 张地敲了敲门，暗想他会不会真 的高 兴看到她。门开了  
，她的 心漏跳了一 拍。他只 穿着条 褪色的牛仔 裤——宽裤腿 上 什么 也没穿，露  
出光滑 发达的胸脯上 什么 都没穿

“哦.....呃.....”她茫然地 凝视着他

“夜道尔 看上了他么， Abs。”Tony在她耳边顽皮地低语。她看他的 眼睛同样  
欣赏 地扫过Lorne那人 入胜的体



“一切都好吗，Abby？”Lorne一边说一边拿过一件衬衫穿了起来。

“不！呃……我是说，你不用为我的缘故穿衣服——就这么半裸着……哦，糟糕，这听上去太离谱了。”她喃喃地说。Lorne笑起来，不过停下了穿衣服的动作。这让她很高兴。

“出了什么事？”Lorne的目光从Abby扫到Tony，又扫了回来。

“我是……Tim出了那样的事情，我今晚不想认待着。”她嘟囔着，觉得自己现在完像个傻瓜。怎样粘人的sub会出现在一个约会过几次的top门前，像个低能儿一样朝他囁嚅呢？

“Gibbs同意这样吗？”Lorne问。Tony点头。

“她只是有点吓坏了——我们只是想，她需要有人陪——Gibbs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讨人喜欢。”

“能在这儿过夜吗？”Abby腼腆地问。“我觉得这里感觉安全。没什么猫腻。只是睡觉——行么？”

“当然。”Lorne坐到一边，她蹑着脚走进房间，四下看看，然后朝Tony挥手。他冲她眨眨眼，眼睛性感地闪烁着，接着就离开了。Lorne在他身后关上门，转过身面对着她。

“你确定这样吗，Abs？”他问。她喜欢他叫她‘Abs’。

“是……不……只是……”她突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哭。“Tim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哽咽着说他强壮的臂膀马上绕住了她，她把脸埋进了他赤裸的胸膛，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有很多血……我以为他死了……”

“嘿，没事了，他没出事。医生说他会好的，对吗？”Lorne轻轻摸着她的头发。

“嗯，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有人朝我们\*开枪\*，Evan，我们所有人。假如我失去他们？他是我的家人。上个礼拜在纽约有个疯子老太太告诉Gibbs他会失去我们所有人，吓坏了我，感激安全，Evans。”

他退开一点，好让自己看着她的眼睛。

“我这个主意可以让你感到安全。”他轻声说。“你相信我吗？我想那样有用。”

“是么？”她皱起眉。

“你相信我吗？”他问。她凝视着他清澈的蓝眼睛，知道且相信他。

“好的”她悄声说

“你会让我继续脱衣服吗？”他问。“我会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保证。”

“好的”她又说。她知道自己想要他睡觉——她渴望在自身体感到的双手探索她，戏弄她，可这看起来似乎仍然超前跨了大步。Lorne不是她约会过的那些疯子——他很友善，很正常，很有趣，如果她开始向他臣服，她觉得自己可能会堕入情网。这想法让她吓得够呛。“也许我比我的更像Tony。”她咕哝着吃了一惊。

“什么？”Lorne低头朝她微笑着

“没什么。很好。你可以给我脱衣服。”她说着，坚定地点了点头。

“很好……现在……我要你站在这里，闭上眼睛。”他小声说。她感觉到手指拂开了她脸上的几缕发丝。这是他给她的第一个小命令，她感到一阵紧张的期盼，暗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她闭上眼睛站在那里，身体轻轻地摇晃着。她听到在房间里移动，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些东西接着他回来。

“好了——眼睛睁开。”他说。她服从的时候，轻轻喘了口气。他把灯光调暗了点，起了几支蜡烛。房间看起来变小了，更加私密。她注视着睡床，现在上面覆盖了一条猩红色的绒毯。

“我要继续脱衣服了。”他低语道。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期待地放松了。“现在睁着眼睛，我要它们再闭上眼睛的时候会告诉你的。”

他修长的艺术家般的手，轻轻拂过她的衬衫，她颤抖了他解开一个扣子，接着另一个。他的手指在布料下流连，温柔地抚摸着她。她开始发现这个美好的开始。

他解开衬衫上所有的扣子，把它打开，慢慢地把它从她的肩头褪下。她穿着一副黑色的蕾丝文胸，他的指尖滑过蕾丝，轻抚过她的双峰，在蕾丝上暂停了一下。她喘了口气，看着他的眼睛，看到它们正凝视着她的身体。她喜欢他看她的样子——好像她很特别，而他目光专注，就像一个真正知道如何照顾sub的top。

他的手指沿着文胸绕到她的身后，解开了搭扣，娴熟地把文胸一拉，解放了她的双乳。接着他把文胸丢到地上，退后一步，凝视着她刚刚释放出来的酥胸。

“我一直知道它们很漂亮。”他嗓音低沉地说。她用了咽了下唾沫，目光无法从他身上挪开。他伸出手，用指尖微微碰了碰她的蕾丝，轻轻摸了一下，她发出一声低吟。“行么，Abby？告诉我如果你想我停下来的话。”

“不……很好。”她喃喃道

他握她的双峰，温柔地爱抚着它们，用坚定强壮的手描摹着它们。她更加放松了。

“好的……现在……”他手指往下探去，解开了她的皮带。马上皮带也到地上，跟着她的格子呢短裙，现在她站在那里，身上有底裤、及膝的皮靴，还有她的项圈。

他跪下来，拉开靴子上的拉链，帮她脱下靴子。接着他的大拇指勾住了她的底裤，她哆嗦了一下。

“想让我停下来吗？”他停住手问。

“不……很好。”她说。想着接下来会怎么样，他把底裤从她腿上褪下来，她从底裤里拿了出来。现在，她已经全裸了，除了项圈。而这，她知道他不会去碰的。

他走到桌边，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条长绳。

“站着别动。”他对她说。他把绳子放到她身上，绕起来在她的乳房下面，然后绕到另一边，一面弄着绳子，一面围着她的身体转来转去。接着他打好结，把绳子抽紧，让她可以感到绳子牢牢地绕住了她，但没有碰到她不舒服。

“这是什么东西？”她问，手指摩挲着纤维。

“特制的麻绳，用来把sub系成美丽的姿势。”他对她说。“我是Shinzoic绳索捆绑的爱好者，Abby。”

“真的？”她觉得很惊讶。“我没看出来是个Shinzoic大师，或者不管他们怎么称呼的那种人。”

“我是。”他微微一笑。“我对其他的那些规矩都没兴趣——所有牵绳礼仪啦，彻底的臣服和主宰啦，sub和dom行动起来像个人啦。那些废话我只喜欢束缚——而他们的确有些非常酷的捆绑点子。你能接受吗？”

她点头，被引起了兴趣。她也喜欢捆绑，就像他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她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她以前被绑起来过，很多次，可通常都是手铐和锁链——这次不一样。

“那好吧——让你看看我能做什么。”

“你真是充满惊奇。”她说。

他朝她笑笑，继续围着她转着，把绳子结成图案。

“我喜欢绳子让sub变成的样子，Abby……我喜欢漂亮的图案，肌肤在绳子和绳子之

间露出来这里或者那里被挤压着。现在做是把你绑成一个姿势——下次，我可以把你绑成另一样子……让你感觉到脆弱，暴露……可今天，我想让你感觉安全。你喜欢被绑起来，这是一种美丽的捆绑方式。”

他继续把绳子绕来绕去，在正确的地方拉紧而喜欢他手指在她身上轻轻扫过。他拽她的胳膊，捆在她两侧，然后让绳子在她双乳间交叉，再绕到下面，给乳房一点感觉很好的挤压，乳头突了出来，变得异常敏感。

很快，她就动弹不得——她就像具木偶，受到层层束缚，十分无助。

“好了——现在要把你举起来，放到床上。”他对她说。

他拽她，拽来，她连一块肌肉也没动。他把她放到床上，他的绳索围绕着她，让她完全听凭他的处置。他上床来到她身边，解开她的羊辮。

“这个应该放开。”他低语道。“我想看它拂过你肩膀的样子……就像这样。”他梳理着头发，让手指纠缠着她的发丝，接着他开始摩挲她。

这是最奇异的体验，躺在这里，在这个烛光摇曳的房间里，完全不能动弹。她喜欢绳子贴着她肌肤的感觉，但最重要的，她喜欢是他把这些绳子系到她身上。绳子给了她稳定感，让她感觉被宠爱，就想襁褓中的婴儿。她喜欢它带给她的安慰和安全。

她的眼角扫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把刀，她立刻紧张起来，重新感到脆弱。

“嗨——没事。那只是防止万一出了意外，我可以很快把你松开。”他对她说，安抚地摩挲着她。“我能让你五秒钟内脱身，所以不用担心——你相信我，记得吗？”

“是的。”她说，抬眼凝视着他的蓝眼睛。他朝她微笑着，然后低下头，轻轻吻住她的双唇，温柔地吮吸着，她喘息着，更多地放松到束缚中去。

“现在感觉好点了？”他问，她笑了。

“嗯。”

“很好。现在再闭上眼睛。别担心——我也会做。我可以保证你会一直闭着眼睛——好吗？”

她悄声同意，按着他的话做。她听见他下了床，重新在房间里忙碌起来，可她没说话。她开始更加放松。绳子很结实，拽她，紧紧围绕在它们的包围里；在这里她可以安全地放开一切。她听见Lorne在房间的另一地方，还有一阵刮擦的声响，她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可她还是闭着眼睛。她感到那些绳子紧紧包裹着自己，皮肤上的感觉让她安静，渐渐迷糊起来，意识开始朦胧。她是安全的，她是安全的，她是安全。

她肯定那个时候睡着，因为她被他的笑声吵醒了，他手指又放到了她的肌肤上。

“什么？”她喃喃着。

“现在你能睁开眼睛了。”他对她说。她照做，看着他微笑的脸庞。他吻了吻她，然后举起一大张白纸。“这是你——我看你的你。”他对她说。

她开心地咯咯笑了——他把她画了下来，躺在那里，从大腿到脚都被绑着，沉沉地睡着。她白皙的皮肤泛着红晕，猩红色的毯子映衬着她的黑发。她看去那么安详，她的双乳被挤压着，蓓蕾从绳子间突了出来。

“你真\*棒\*。”她叫了起来。“我是说，你真的会画！”

“美丽的缪斯帮了我一忙。”他回答。她笑出了声。

“你真可爱，Evan Lorne。”

“不见得。”他咧开嘴。“你真的让我展现出最好的一面。”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能留着它吗？”她问。

“当然——我为你画的。现在，你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她盯着看了很久。“Evan……我……你会和我做爱吗？”她问。“现在我真想做。”

“你确定？”他用手背抚着她的臂膀。“就这么躺在你身边，整晚抱着你，我就很开心了。”

“是的……我知道你一直很贴心，可这种绑法让我真的很要！”她说。他俩都笑了起来。“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荒凉的小山边相遇的那个晚上，你说过你想对我做一些很性感的事情。”

“我记得。”他说。眼中露出狼一样的表情。“好的，Abby。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

他俯下身，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多柔弱，躺在这里，完全听凭他的处置。他吻着她的脖子，接着他的嘴唇沿着她的肌肤，热烈温暖地朝下移去。他在一朵突出在绳索之间的蓓蕾顶端流着，接着他张开嘴，把它吞进去，开始吮吸起来。Abby呻吟着，整个身体想在绳索间颤抖起来，可她被绑得紧紧的，所有她能做的就是享受着甜美的折磨。他的嘴又移到另一个乳头上，舌头戏弄着它，她哽咽着，希望能用双臂抱住他，把他拉近，可她做不到。她能做的，就是躺在那里，被绳索缠绕着动弹不得。

“我进去以前，你不能高潮。”他对她说。她叹了口气，向自己保证会努力服从他。

他朝下移着，嘴巴覆盖过她身体的每一下小部分，吮吸着，亲吻着，她的双腿并拢着。

被绑得紧紧的，可他手指在绳索间滑了进去，找到了她的阴蒂。她受惊地叫了一声，他缓慢地揉搓着它，汗水从她身上冒了出来，让她的身体闪闪发亮。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现在她已经湿了，充满欲望，可他还没有停止折磨她。他的嘴巴在她整个身体上游移，手揉搓一直有节奏地在她的两腿间坚持。

“你不进来的话，我马上就要死了。”她哽咽着。“我要……我要你……”

“嘘……”他撩开她脸上的发丝。“你迷晕起来多美。”他更加用力地揉着她的阴蒂，她想说再这样忍受下去，自己可能要爆炸了。她不能动，不能高潮……这是一种甜蜜的痛苦，她喜欢这样。

他低下头，蓝色的眼睛钟情地看着她，然后吻住了她。她张开嘴，他的舌头温柔地伸进她的嘴里，然后他开始更加热情地吻她，同时仍然揉搓着她的阴蒂。

她能够感到的皮肤紧贴着她自己的，他半裸的身体压在她全裸的身躯上。绳子好像让她的每寸肌肤都变得敏感起来，现在她真的幽咽起来，因为他牛仔褲的粗糙面料摩擦着她赤裸的受缚的双腿。

他撤回身子，朝她微笑着。

“好吧——你很乖。”他说着，坐起来，解开牛仔褲。

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勃起的老二跳了出来，坚硬的，急切的，朝上翘着。虽然他的欲望显而易见，可他没有着急。他脱下牛仔褲，裸露着全身，然后慢慢解开下半身的束缚，让她的双腿解放出来，接着把它们分开。这个解放让她悲喜交集。她喜欢被绑着，可她太想现在她身体里的感觉。她渴望让他进入她的身体，用唯一能够的方式膜拜他。当她被束缚着，毫无抵挡的时候。

“嘘。”他分开她的双腿，跪到它们中间，让她感觉到老二顶着她的入口。她想动腿让他快点，可他摇摇头，退了回去。“呃-哼——不许动。”他警告她。

她强忍住一声挫败的呻吟，接着他推了进来。她轻叫了一下。上帝，他感觉起来真好！他的老二又温暖又坚实，他慢慢地推进来一寸又一寸，彻底充满了她。当他完全进入她的时候，他低下头，再次用舔过她的乳头。束缚让它们肿胀，敏感异常。她能做的，就是动一动，可她知道这是他要的。她尖叫起来，在悬崖边摇摇欲坠。他终于可怜她，开始冲刺了。

“你能坚持到我高潮以后吗？”他问。

“我知道……”她低吟道。

“试试。”他命令道。她知道她会做他要求她的任何事情。他保持着稳定的有节奏的冲刺，深深地埋进她里面，他的身体随着每一下抽插摩擦着她的身体，抚过她敏感的乳头。

“哦上帝……哦上帝……”她呻吟着，她感到身体僵住了，看他的表情，知道他达到了高潮，这对她来说足够了。现在她投降了，任凭一波又一波让人晕眩的欢愉席卷过她的身体，随着它们起伏，大声尖叫着，达到高潮，高潮，高潮。

她不知道已心神荡漾地躺在那里有多久，不过最后，她感到用毛巾擦干净了她的身体，他躺到她身边，拉过她，而她还被束缚着。

“要我解开你吗？还是你想再待一会儿？”他问。

“嗯……。”她答。

“我确信哪里有个答案——就是知道到底什么。”他轻笑起来。

“嗯……。”她对他说，他笑了，吻了吻她。

“好的，明白了你想出来的时候告诉我。”

“你绝对不闷。”她评论道，他大笑起来。

“你是。”

他紧紧抱着她，就像缠绕着她的绳子那么紧。她闭上了眼睛。他很疯狂，她对自己说；疯狂，令人激动，富有创意——但也稳定，保护，有几分可以信赖。而且他是个军人，他知道怎么用绳子做那些奇怪的事情，他喜欢那么做，就像她喜欢他做那些一样。他甚至可能会\*画画\*，看在上帝的份上！而他认为她美丽……好像他就是Gibbs心目中她完美的top，好像他就是根据Gibbs画的某些特别蓝图设计出来的。Lorne吻了吻她的脖子，她快活地长叹一声。

“我感到真正的安全。”她对他说。

“和我在一起你总是会安全的，Abby。”他回答，而她知道这是真的。

除了Gibbs，没人给过她这样的感觉。

~\*~

Tony靠在起居室的墙上，用他自己的方法读着另一份人员档案。档案堆变矮了，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每个字上也变难了。有时候他发现自己读完整份档案，却什么也没读到脑子里去。这时候他就会坐下来——屁股上的痛会让他的思想牢牢地集中在工作上。自从Rodney Sheppard差点被捕的重大失误以后，Gibbs的每日打变得相当严厉，可Tony不介意他活该，因为他搞砸了。最起码这表明头儿还没有放弃他，还关心他，愿意在他身上花功夫。

他朝房间里四下看看，发现每个人都安静的读着书，或在工作。Ducky靠在扶手椅上，在看他的笔记，眼睛严肃地在镜片后面闪烁。Abby盘腿坐在大落地窗边。

的地板上，轻敲着 Rodney 给她的那些数码板中的一个，远程处理着她实验室里的数据。McGee 坐在沙发上，蜷着腿，胳膊上吊着绷带，帮着 Tony 查看人员档案。Ziva 坐在他身边的地板上，头枕在他没受伤的胳膊上，翻阅着审讯记录。

Tony 凝视了他俩一会儿，感到一阵嫉妒的刺痛。自从 McGee 回到宿舍以后，Ziva 从未离开他身边。她不是那种老母鸡一样护着 sub 的 top，可她递药给他，给他端饭，如果他需要的话，用一种安静的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方式帮他帮忙。私底下，Tony 觉得菜鸟有点索求过分——他的伤并没有他们开头以为的那么严重，并且，除了绷带 McGee 可以平时样行动自如。

Gibbs 坐在餐桌旁，四周全是案卷，他面无表情的脸上什么也没透露，一如往常。可 Tony 是有经验的 Gibbs 观察者——事实上这几乎是她最喜欢的研究，所以他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注意到 Gibbs 下巴上的肌肉时不时地绷紧，他读完一份档案的时候会猛地把它们丢下。案子缺乏进展让他们大家都感觉很挫败，不能使用他们平时在地球上的设施让情况更糟，而头儿的感觉比他们还要差。Gibbs 不喜欢失败，而且他\*真的\*不喜欢有人朝他的 sub 们开枪。

Gibbs 已经教训了他们大通，让他们回到教的老式的侦探工作上来，还朝 McGee 的方向瞪了眼，清楚地表明这篇高科技帮不上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得进行那么多漫长的询问——为过去五天里每天晚上，Gibbs 都让他们花上几个小时检查笔记和案卷，最后才允许他们睡上几小时。

Tony 实际还不介意教的老式的侦探工作。他的工作方法和 Gibbs 的多大不同——跟着直觉走。他很愿意通宵看这些案卷，希望找到突破口。

他重新回到手里的档案上，试图继续看下去。他瞥了一眼日期，然后又看看档案上方的照片。正当他准备把它扔到地上那堆‘完成’的案卷时，一些东西让他又看一眼。

“McGee……Beckett 上校用 Daedalus 号把任何人带回地球以后，是不是应该签一份声明？”他问。

McGee 抬起头。“是的，Tony——这些案卷里有几十份声明。有些人待的时间不长——特别是 Rodney Sheppard 部门的人。我看过他们的离职面谈，他们通常不会说 Rodney 任何好话。”他身旁的堆文件里捡起一份。“粗鲁，小气，讨厌，无法共事。”他引用道。

“嗯，听上去很对。”Tony 说。“没事，Abby。”他咧了咧嘴，因为她抬起头，张开嘴，准备为她爱的 Rodney 辩护。“我知道他被误解了，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还有你一直告诉我的所有废话，可你得承认，给他干活很可怕。”

“其实我发现他很容易相处。”Abby 说。

“那是因为他聪明。”Tony 回答。“Rodney 喜欢聪明人，我猜他们派给他的人当中有些不够聪明。像这家伙，他呆了一天，就算按照 Rodney 的标准，这也破纪录了。”



而Rodney把他扔出了实验室，说：“如果他接触任何比下水道更臭的东西，他就会毁了整个城市，Rodney可不想冒任何风险。”他读着Rodney手写的简洁、暴躁的评语，咧嘴笑了。“伙计，Rodney真的痛恨这个家伙。这很奇怪，因为根据他的档案，他是顶尖的科学家，写了一系列论文，正是关于Rodney想让他研究的东西。”

“你要点DiNozzo？”Gibbs简短地问。Tony做了个鬼脸——自从McGee中枪以来，Gibbs的情绪一直很糟，让他等可真是个好主意，不必要惹恼他也一样。

“我要是Rodney把他扔出了实验室——可有Steven Beckett的条子说Daedalus号安全地把他送回了地球。”

“可能是通过星际之门回去的。”McGee评论道。

“嗯哼。也没有控制室的Chuck的签字——我查了星际之门的名单，他是从那里回去的。还有他干的一般不把ZPM能量浪费在日常传输上。”

“也许只是管理错误。”McGee说。“我找到了它。面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是……”Tony停下。“啊。好吧。这个家伙是在Elizabeth Weir死后的两三天里到的。难怪文件乱糟糟的。一般是她处理回去的人员，安排他们乘Daedalus的常规飞行回去。几个星期，管理很乱，直到Richard Woolsey接管——接下去，程序变得非常苛刻，什么事都要一式三份，官僚主义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呃，要见怪，Ducky。”他一边说一边抱歉地朝Ducky的方向笑笑。他道：“最近花了好多有限的空闲时间在Woolsey身上。他猜他们是朋友，因为Woolsey是个sub，可Ducky这几天的确显得很高兴。”

“没怪你我亲爱的孩子，我肯定Richard只是在按照他知道的最好的办法工作。小心驶得万年船。”Ducky说。

“你说得倒容易，你不用看档案里的所有文件。”Tony小声嘟囔着。管理错误解释了条子的缺漏，他要再次把档案扔下，却又停住，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

“DiNozzo？”Gibbs问。Tony意味头，儿正像老鹰一样看着他。

“我是在想……假如这个家伙没有回去呢？假如他还在这里？Rodney不会留意——我们已经知道Rodney不怎么善于记住谁是谁，特别是如果他见过他。一次，一天还不倒。所以这个家伙——呃，Robert Hancock——理应乘Daedalus号回去，可Elizabeth的葬礼举行了，接着Peter Weir自杀，没人真的注意到这种事情，没人检查文件。所以Hancock就留在这里，在城里随意闲逛，没人管他。”

现在Gibbs注意了——事实上，现在每个人都注意他。

“让人视而不见。”Ducky喃喃地说，从眼镜后面真挚地凝视着他。

Tony嘴角牵了一下。“每次都有效，Ducky——最好的障眼法。”他一边说一边看

向Gibbs。

“你是说这个家伙就是凶手吗？”Gibbs问。

“不。”Tony猛地合上案卷。“我是说这种可能。我说……他的档案被归到‘闲置’一类里，所以我们甚至没有传讯过他，以为他不应该在这里。这个鬼基地里我们唯一\*没有\*谈话过的人，就是因为他真的很苛刻……呃，我是说彻底头儿，你坚持要我连那些经离开基地的人都查。”

“为什么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被 Rodney Sheppard炒了鱿鱼，然后开始杀人？”Ziva。“这点也不难说通啊。我说——如果这杀了 Rodney 还说得过去，是说他那么多坏话，赶他走路，又不是随便哪个sub。我的理论有漏洞，Tony。”

“嗯。”Tony又准备案卷扔到文件堆里，可又停住。“除非……”

每个人都叹了一口气，重新抬起来。

“DiNozzo，我发誓，如果你不马上说出理由，我会把你的嘴塞住。”Gibbs恼怒地说。

“对不起头儿——我是在想……为什么这个家伙这么没用？他应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我知道 Rodney 是可怕的天才，可他手下有很高的标准，以前他从来没有一天到晚就把谁给炒了。也许……也许这个家伙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他\*应该是\*的那个人？也许他是个冒牌货。Abby——你能找到任何 Robert Hancock 博士的照片吗——从我知道的科学期刊上，或别的什么地方？”Tony问着，朝她走去。

“当然！”她高兴地打了几行字，然后调出来些东西。Tony越过她的肩膀看了看，然后又朝手里的档案比了比。

“呃-哦。”他咕哝道。“除非他出了什么大病，否则这是同一个人。Robert Hancock 看上去像 Frankenstein 的哥哥，就是难看得多；而照片里的这个家伙看去……”他歪过头，笑了，“有性感——以一种长者的方式，就像 Ricardo Montalban。伙计，我小时候那么迷 Ricardo Montalban。曾经重看过那部星际迷航的电影，可汗的愤怒——那部里面他是变坏的 top——看了一遍又一遍。Montalban 浑身都是肌肉，你可以看出来 Kirk 对他有意思，可 Spock 一点也没有。还有……”

“DiNozzo！”Gibbs 严厉地打断他。

“对不起头儿，这个……看你怎么想。”

Tony 把档案递给 Gibbs，他不确定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反应，可肯定不是现在看到的这样。Gibbs 下巴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起来，然后他站起身大步走到 Ducky 身边，手腕一抖，把档案捅到手里。

“想起谁了吗？”他问。

Ducky朝那照片凝视了一会儿，皱起眉，接着Tony发誓Ducky的脸发绿了看起来马上就要吐出来。

“不可能。”他低语道。“肯定不是这么多年！”

“这能说明问题。”Gibbs怒气冲冲地说。“医学经验，能够相对准确地开枪。上帝——甚至他处置尸体的方式，Ducky！我们说这像个讯息，可我们假设是给Atlantis的某人留的——不是给我们。”

“我们？”Tony挑眉问道。

Gibbs不耐烦地摆摆手。“给Ducky……我是说妈的，现在看起来这么明显。尸体事实上已经被解剖了——多清楚地表明是针对Ducky的？”

“你说了‘我们’。”Tony轻声说，Gibbs的下巴又剧烈地抽搐起来。

“讯息是给Ducky的——可谋杀是冲我的。”Gibbs厉声说。“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把我引这儿——到Atlantis。他不得不杀了三个，但最后他们召来NCIS处理这个案子。现在我们离开了我们平时的环境，成了他的靶子，不管他在计划什么。”

“等等——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计划，我们这已经两三个星期了。”Ducky指出。“他早就可以袭击我了。”

“他做了！”Gibbs怒吼起来。“他开枪打了Tim！”

“他为什么要杀Jennifer Keller？”Ducky问。“她被谋杀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里了。如果谋杀的目的是为了引我进的话，那么……”

“这个欢迎礼物，Ducky。够多的。”Gibbs厉声说。“我想他不是实际打算杀害的人。”

“那是谁？”Ducky问。

Tony希望他俩能够停下交谈，向其余的做些解释。

“Carson Beckett。”Gibbs回答。“想象吧；我们的那天，你和Carson一起待了几个小时后有了交情。Carson是个苏格兰医生——就称一样，Carson应该对你的一个警告、一个意图声明，如果你喜欢的话。现在他知道Carson的丈夫那天晚上会在宿舍里，所以他在Daedalus号上放火——这能达到两个目的——能让他偷枪，以防万一，还能引开Steven，只留下Carson，独自一人，容易攻击。他没料到他们俩都把无线电关掉了，所以Steven一直到很晚以后才听说火灾。他闯进他的宿舍，发现Steven还在那里，知道不值得冒那个险，所以又离开了。”

“我的上帝……”Ducky小声说

Gibbs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快速地来回踱步。“记得Carson醒过来？”Gibbs从桌上的一堆文件里抓起一份案卷，找到了他要找的记录。“Carson醒过来，因为他听到了什么动静——有人闯进了他的宿舍——他闻到什么东西……”

“晕倒。”Ducky喃喃地说“这是他用在Jennifer Keller身上的——它的味道很强烈，非常特别。你是打算用这个弄晕Carson？”

“是的——然后把他割开，留给你解剖。他的计划受挫了，可他下了决心，所以沿着走廊寻找另一个猎物。”

“他在Rodney Sheppard的实验室停了下来……”Tony说，越过Gibbs的肩膀看案卷。Tony不确定事情会何发展，可他能猜到一点。“试了试门，可它锁上了——而且Rodney向John报了警。也不值得花力气杀Rodney，特别是Sheppard将军可能就在来的路上——时间不够。”

“所以他去了医院——发现了Keller——不是他计划的猎物，可她也可以凑合。起码她和Ducky有接触，所以他认识她，她的死对你会有点意义，Ducky。这是要点——它必须对你有点意义——让你有切身体会他——甚至不用移动她的尸体；他能就在那里解剖他。肯定对这个结果相当高兴。”Gibbs简洁地说

“可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Ducky悄声说“我是说……我知道他很傲慢，专门欺压弱小，可谋杀犯？”

Gibbs朝前方瞪了一会儿，思考着。“我不确定。我知道我内心是怎么告诉我的，可我不能确定。”

“这个家伙有名字吗？”Abby问。

“还有你俩准备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Tony请求道。

Gibbs看起来好像准备用拳头打碎最近的墙壁，他看着Ducky，Ducky也看着他，接着Ducky轻轻点点头。

“好的Jethro。你可以告诉他们。”他轻声说

“Randolph Jordan。”Gibbs简洁地说“凶手的名字是Randolph Jordan。”

“他曾经是她的丈夫。”Ducky轻声补充道。

~\*~

“那么你结婚 Ducky？”Tony问。他都跟着Gibbs朝会议室走去要和Woolsey, Sheppard将军还有Atlantis的指挥人员开会。“还是日蚀的精神病top？”

“这个，公平地说，Anthony，”Ducky回答：“我他结婚的时候他肯定是个杀的 精神 病top。”

“如果你问我的话，他的确是个 精神 病，Duck。”Gibbs头也不回地说。Ducky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不认识十九岁时他，Jethro！”他抗议道。“不……那时他真的 完全 不是那样的。嫉妒，也许，占有欲很强，有点 傲慢，可谋杀犯？不。”

他记起了在一次解剖课上在解剖台旁，第一次坐在那个高个子，宽肩膀，非常英俊的年轻top身边，Randolph的大手如何挥舞着小小的手术刀。那种不协调的样子让他大笑起来。Randolph抬头看着他，用他那双深色的、沉思的眼睛牢牢的盯着他。Ducky感到一阵纯粹的、肉体的欲望狠狠地击中他的内心，差点他失去平衡。

“你在笑我吗？”Randolph用一种平静的口气问。Ducky摇摇头。

“天啊，不！只是你的手！他们得产 大一号的手术刀。”他说

Randolph褐色的眼睛仍然盯着他，脸上渐渐浮出一个笑容。“你很有趣。”他说。“我喜欢有趣。Randolph Jordan。”他伸出手。Ducky握了下手，感到一阵激动。

“Donald Mallard。”他说：“不过我的朋友都叫我Ducky。”

“我会。”Randolph用一种缓慢的、热切的语气保证道。“我会叫你小子，或者也许，宠物。如果你乖的话，我会叫你Donald——可我永远不会叫你Ducky。”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上帝知道，如果他 能了解到结局，他会奔出那个房间，永远不回头。医学研究见鬼去吧。

他们来到会议室，发现 John、Rodney、Teyla、Ronon和Richard Woolsey都已经到了。Carson和Steven Beckett不会 儿也来了，最后 是Evan Lorne。

Gibbs尽量简单地给他们 通报了情况。Ducky坐在那里，思忖着他的世界怎么会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分崩离析。

“真是太对不起。”Gibbs说完以后，他开口道：“我觉得这多少是我们 缔约 们大家带来了 麻烦。”

“不是的 责任，Ducky。”Gibbs坚定地说

“为什么是 Atalantis？”Richard问。“为什么 把你们弄这儿来？如果想 引起Gibbs

注意的话，为什么他 地球上人？”

“这个他对 失落的城市 Atalantis的有关传说非常入迷，甚至远在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Ducky沉思着说。“说实话，我觉得这有点傻，可当他在书籍和古代工艺品之类的东西上花很多钱的时候，我还是迁就了他。接着他的姐姐在一场突然的悲剧性的意外去世了他，放弃了医学学习，接管了家族公司。”

“Jordan科技。”Gibbs简单地说。

“哦，妈的。”John叹了口气：“他们是少数几个知道星际之门的科技公司之一，他肯定经常和一些顶级科学家有联系。他们的一些肯定为星门项目工作过。”

“呃……Robert Hancock的个人资料显示他来 Atlantis工作以前是在Jordan科技工作的。”McGee拿着档案说。

“而Randolph有足够的金钱和影响确保Robert Hancock安静地消失，从而代替他来到这里。”Ducky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一箭双雕——既能够看到失落的城市 Atlantis，一个他毕生梦寐以求的地方，又能够把Jethro引到这里来，远离相对安全的NCIS。我怕这一定是他的计划，报复Jethro多年前把我身边带走。”

他感觉到Gibbs的手放到了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按了按。他把手放到Gibbs的手上，感谢他安慰。

“我戴上另一个top的项圈，要求和他离婚的时候，Randolph很难堪。”Ducky继续说：“我没有他那里拿走一分钱，尽管上帝知道我有这个权利，可我不想和那个男人再有任何纠缠。”

“可他还想纠缠你。”Gibbs说：“他跟踪你，继续寄那些信……他曾经等你下班，试图恐吓你回到身边。最后我不得不申请对他的限制令。它现在还有效。”他补充道。

“自那以后，我一直提心吊胆。”Ducky喃喃地说。“这我非常感激Jethro的项圈，因为它至少给了我一些保护。他一直在试图和我联系，甚至过这么久，甚至不管限制令。我猜是因为Jethro他才收敛——他心底里是个懦夫，害怕Jethro。我想过去几个月里他安静下来了我，还希望他终于把我忘记了。”

“问题是——他到底要怎样报仇？”John问。“我意思是……他朝McGee开了一枪，可除此之外，你们到了以后，他一直都没有打搅你们。”

“我知道这是迷惑的地方。”Ducky思索着说。

“我就知道是个狗屁科学家。”Rodney说。

“恐怕他根本不是个科学家。”Ducky说。“他没有完成他的医学学位，尽管在他学习的那几年里，他确实学到了足够的知识，能准确地解剖那些陆战队员，还有可怜的Keller医生。”

“但是不要低估他。”Gibbs干脆地说。“他是个聪明人——他让Jordan科技成为美国最大、最先进的科技公司。他很专注，对细节非常注意，而且极其残忍。”

“那么他下一步是什么？”Tony问。

“希望是被捕。”Gibbs怒冲冲地说。

“我已经把他的照片发到整个基地了——他藏不了多久。别指望他能躲出来吃饭吧。”John说：“我已经查过他的宿舍——没迹象表明他住在哪里。不过很明显他最近才离开。我们找到这个。”他把一件碗口大的设备拍到桌上。“他的皮下发射器——Atlantis上的每个人到达的时候都会植入一个。他肯定把它取了出来，让我们无法追踪他。”

“你们的生命探测器呢？”McGee问。“我知道它们无法确认哪个生命信号是真实的，可要是生命信号藏在城市的主要地区之外，它们能够把它显示出来吗？”

“我已经扫描过了，”Rodney说：“有几十个落单的生命信号——对这样规模的城市来说也是意料之外的——它们都在我估计的地方。”

“我派了一组陆战队员去跟踪每个单独的生命信号，看是谁。可这需要一些时间。”John说。

“我给地球上发了个讯息，询问关于他的每一个细节。”Rodney说。“下次数据传输的时候就会有消息了。”

“我们会找到的。”Woolsey说。

“我希望这样。”Ducky叹了口气。“可Jethro是对的——不要低估这人；我跟他结了二十多年婚；他有势力。Randolph想要什么，Randolph就会得到什么。……所以我离开他的时候他才那么生气。他是个不能忍受失败的人。”

“我是。”Gibbs用一种低沉的、危险的语调说。

Ducky苦笑着摇头，这是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接着四周一下子黑了下来，他的头碰到了桌子上。

~\*~

“醒醒，Rodney。”

他感到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脸上，不由得呻吟起来。有什么东西系在他脸上，他咳嗽着想赶走嘴里恶心的味道。他呼吸着新鲜空气涌入肺中，让他醒过来。他眨

着眼，视线清晰了起来他看见一个穿着生化防护服的人跪在他面前。那人又打了他一个耳光。

“我说，醒醒我们没多少时间。”那人又说。Rodney又眨了眨眼想辨认出那人的特征接着他意识到这是谁想叫起来可还没出声就又吃了一记耳光，这次他被打得飞了出去。

“我看到你认出了我。”Jordan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Rodney说把嘴上的面罩拿开一点好让自己说话接着又马上把它按了回去好重新呼入一口新鲜空气他扫视了一下房间发现所有人都昏了过去。Gibbs倒在地上，Mallard医生脸朝下，坐在桌边，DiNozzo摊手摊脚躺在McGee旁边而John……John倒在桌子的另一边，眼睛闭着没有知觉。

“John！”他站起来可Jordan抓住他又扇了他一个耳光。

“他没事——而且要我合作，他就会一直没事。”他说“如果你不合作——我会杀他。”他指着捆在John脖子上的个小型爆炸装置。

“你做了什么？”Rodney惊骇地问。

“只是为了保证你合作，Rodney。”Jordan说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他个子很大，很高，肩膀宽阔，仪表堂堂。“我在Atlantis的通风系统里下了药。它是循环的所以在我完事以前这会让他们全都没有知觉。至于捆在你脖子上的炸弹——这是为你好。它很小——也许只会让坐在他旁边的人受点轻伤。可如果我引爆，他就会人头落地——马上。”

Rodney惶恐地盯着这人。“你做不到迷晕。”他咬着牙说

“我已经做了，Rodney。”

“Atlantis有防范系统——它能够侦测到空气中的……”Rodney开始说Jordan又给他一个耳光。

“我让系统失效。”他说“而你必须停止说话，学会聆听。上帝知道，你的top怎么会受到了你如果是我会一直塞住你的嘴。”

“你让系统失效了？”Rodney问接着他缩起了脖子，等着下一个耳光，可它没有落下来



“是的 Rodney。我知道你对我作为个科学家的看法很低，可我知道 Atlantis的很多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多。另外，我有三个月的时间研究她所有的图纸。我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运作的。”然后他又打了 Rodney一个耳光，重得让他跌倒在地。“你会学乖的。”John说。“如果打得够狠的话，sub最终会学乖的。”

“你想让我干什么？”Rodney惊惶地问。他下巴被这些耳光打得很痛，他努力不让自己的痛苦通过生命共同体传到丈夫那里。他的 top昏迷着，他不确定到底会不会传过去。可他想他的丈夫醒过来，免得让Jordan炸掉他头的威胁实现。

Jordan抓住他的衬衫，把他拽起来。

“我要个同谋。”他说；“我有一些计划，Rodney——而我要你实现它们。”

“如果我不呢？”Rodney倔强地抬起下巴。Jordan大笑起来，朝John的方向摆了摆头。

“那我猜你的 top就会掉脑袋。”他说。

“如果他死了，我也会死。”Rodney嘟囔道：“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没关系。如果那样的话，我就再弄醒一个科学家。”Jordan回答，满不在乎地耸肩。“我挑你是因为你最好的，可另外人也行。没人会来救你，Rodney。城里每个人都睡得死的——没人会醒过来，直到我们醒。”

他扔给Rodney一件防护服，朝他点头让他穿上。Rodney照他说的做。也许过后他可以找办法挫败这次的计划，可眼下，除了合作，他看不到其它的选择。他看着 Jordan走到Ducky坐的地方。Jordan在医生身边停下来，然后蹲下来，轻抚着他的金发。

“别伤害他！”Rodney发现自己在说，接着露出痛苦的表情，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惩罚。但是Jordan只是摇了摇头。

“Donald是我的 Rodney。如果我的话，我会伤害他。可这不是我这里的目的。另外，他是我真正伤害的人。”

他站起来来到Gibbs躺着的地方。Rodney穿好了防护服，看着 Jordan蹲到昏迷的探员身边。

“我想伤害的是他。”Jordan低语道，带着一丝扭曲的沾沾自喜的满足。

“你准备杀他吗？”Rodney问。Gibbs昏迷不醒，无法抵抗，Jordan可以对他为所欲为。

“哦，不。”Jordan冷冰冰地笑了。“我想杀他，我想他痛，Rodney。有比杀他更好的办法让他痛。啊……Leroy Jethro Gibbs……起码我可以摆布你了。我等了一段时间，可他说等待的时间越长，复仇的滋味越好。”

他站起来，用力踢了踢Gibbs的上腹。Rodney的脸抽搐了一下。

“希望疼痛能让你集中精神。”Jordan对着Gibbs俯卧的身体低语道：“因为从现在开始，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Gibbs动下胳膊，哼了一声。他的嘴里有一股怪味儿——他想把它吐掉，可马上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被推到他脸上。他吃了一惊，马上捂住了肋部，因为那里传来一阵剧痛。他的战斗本能立刻启动起来，试图推开脸上的面罩。

“放轻松，Gibbs。”一个苏格兰口音在他耳边说。“这是氧气面罩。它会帮助你头脑清醒。”

Gibbs朝四下里看着，视线里的东西好像都在浮动。“Ducky？”他低语道。

“不是Carson。不过Ducky在这里——他没事。”Carson告诉他。

“我的肋骨……”Gibbs的脸抽搐了一下。Carson撩起他的衬衫，他俩都低头看他身上的瘀紫。“这他妈的哪里来的？”Gibbs皱起眉。

Carson小心地用手指按了按，Gibbs忍住没有再次抽搐。这很痛，可比起他以前受过的伤，算不了什么。

“没有骨折——只是严重的瘀伤。不过似乎只有你一人受到身体攻击。”Carson说。

“出了什么事？”Gibbs拉住Carson伸出的手，在医生脚下站起来。Gibbs环视着房间，看见周围是几张熟悉的面孔。他看见Ducky，坐在桌边，看起来彻底垮掉了。“Ducky？”他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DiNozzo？”他朝四下看着。“Tony在哪儿？”他问，一阵寒意直透心底。

Ducky摇摇头，没法回应他的目光。Gibbs疯狂地扫视着四周，寻找着Tony，可哪里也没有他的影子——而且失踪的不只有他。

“McGee？”他问。这次Ducky抬头看着他，然后又轻轻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还有……”Gibbs最后扫视了一下房间，身体摇晃了一下。Carson扶住他，帮他坐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Abby？”Gibbs低声说，感觉好象肚子被打了一拳。“Abby没有？”

Ducky点头，什么话也没说，眼里闪着泪花。这时，Ziva进入了他的视线，他抓住她，抱了她一会儿。起码她在这儿。起码有两个戴他项圈的sub还在这儿——Ducky和Ziva。可为什么是她们？Tony、Tim和Abby在哪里？Ziva紧紧抱着他，身体颤抖。她知道她在拼命保持理智，不要沉沦到黑暗中。她伤心生气的时候，这种黑暗经常会淹没她。

“打败它。”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们需要你头脑清醒。”她点头，放开了他棕色的眼睛，目光阴沉。

Sheppard将军用他大步走来，带着一脸快要爆炸的神情，好象胸中有一股烈焰在燃烧。Gibbs立刻知道。

“Rodney也？”他问。John阴沉地点头。

“多久？”Gibbs生气地问，看着房间四周茫然的面孔。“我们昏迷了多久？”

“十二个小时。”Ziva回答。

“十二？十二个小时？上帝这么多时间里什么都可能发生！”Gibbs感到心底的寒意结成了坚冰。

“我知道。”Sheppard咆哮起来。“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脖子上捆着个炸弹——只有一个人是迷的，所以我只能假设这是保证Rodney的合作。”

“合作什么？”Gibbs绝望地问。

“我们不知道。”John回答。“可基地上哪里也没有Rodney、DiNozzo、McGee或者Sciuto的影子。他们死了，Gibbs。”

Gibbs站起来。“那我们去找找到他们。”他愤怒地咆哮着，他的sub们身处险境，而他的责任就是保护他们。他瞪着John Sheppard，目直达他的灵魂，看到这个男人比他料想的更像已。

“我们会的。”Sheppard冷冷地说。“而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

嗯，Gibbs想，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我要复仇，狠狠地复仇——可假如时间已经太晚了呢？假如Jordan已经杀了他们呢？Tony、Tim和Abby——假如她们已经死了呢？他受得了吗？他记起了他上级把Shannon血迹斑斑的项圈交给他的情景，房间又开始摇晃起来。他紧紧抓住桌子，眼下他的sub们需要他，他们需要他头脑清醒。

“我们能用皮下发射器追踪他们吗？就是你们植入的那个玩意儿？”Gibbs问。Sheppard摇摇头，指了指桌子。四个小发射器躺在那里，欢快地闪着光。

“他把它们拿出来。”他说，“就像他的那样。”它们就植在皮肤下面，所以这并不难。

“我们能假设Jordan抓Rodney是为了某些技术上的原因。”Gibbs咬着牙说：“他需要的某种知识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找到答案，那么我们也许能发现他对Tony、Abby和Tim做了什么。”

就在这时，房间里爆发出一下响亮的电流声，接着一阵尖锐的啸叫声。

“这他妈的是什么声音？”Gibbs问，而Sheppard只是摇摇头，朝房间另一头大屏幕奔去。它闪烁了一会儿，接着图像出现了，Gibbs面前出现了他多年未见的男人。

岁月对Randolph Jorand很仁慈。他黑发依旧浓密，尽管Gibbs怀疑它们的颜色是染上的。他棕色的眼睛仍然深沉、阴郁、专注，他身材保持得很好，宽阔的肩膀和强健的臂膀表明他是健身房的常客。Gibbs慢慢地走到大屏幕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这个行吗？”Jordan问身后的某人。

“当然。”回答他的是Rodney暴躁的声音，接着科学家出现在画面上。他的项圈上挂连着Jordan给他加上的锁链，双手反绑在背后，下巴上脸上有好道青紫。“是的，这是复杂的通讯系统，我得用些天才的办法才能把它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设立起来，不过如果你肯帮忙……”

Jordan随意挥出一记反手把Rodney打倒在地，科学家的脸上露出眩晕的表情。John Sheppard发出一声愤怒的低吼，就像一只惨遭人袭击的黑豹一样狂怒。他身边的Gibbs警告地攥住他手腕，John的吼声消失了，可他身体还是绷得很紧。

“啊……这样好了。”Jordan说，“现在我能看见你了，Gibbs——而且通过你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你可以看见我。”

Gibbs点头。“我的人在哪里，Jordan？”他问。

“安全。眼下。”Jordan说，恶毒地微微一笑。“也许安全不了多久，可这都取决于你。”

“我喜欢有人威胁我的探员。”Gibbs冷冷地说。

“啊，可他们不仪是你的探员，对吗？”Jordan回答。“他们是你的sub，Gibbs。现在我要你坐下来，听我说——他们的生命取决于此。坐下。”他挥了挥手。Gibbs看了眼John，他俩都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两部一模一样的交叉在胸前。

“很好。现在……Rodney告诉我，你猜到我引你过的计划，所以让我补充一下，迷魂药就在同一层面上。”他又恶毒地微笑了一下。“很久以前 Gibbs,你偷走了样属于我的东西。”他说

“Ducky不想再称在一起”Gibbs说，可他还说完，Jordan又挥拳打在Rodney的下巴上。John Sheppard的身体在Gibbs旁边抽搐了一下，他的每块肌肉都绷紧，嘴巴愤怒地抿成一条线。

“请别插嘴。”Jordan说“这是我的故事，我要按我的方式讲，谢谢你，Gibbs。”Gibbs咽下挫败，朝屏幕略点点头。

“很好……我谄到哪里了？啊，是的，你偷走了我的东西，用最让人丢脸的方式。”Jordan说：“你一直让他远离我，毒害他的思想，让他反对我，拒绝把他还给我。”Gibbs听见Ducky在他身后发出一阵哽咽，可还是没说任何话，为了Rodney的缘故。

“现在我不确定你还记得那个晚上的多少事情。”Jordan继续说“我记得每个细节。你朝我走来，没有警告，挥拳打我，没有任何理由。你摘掉了Donald的项圈，换上你自己的。”Jordan呸了一下。Gibbs知道这是最让他怨恨的地方。“你带着他私奔。现在——轮到你了。你还记得你离开时我说的话吗？”

Gibbs闭上了眼睛，时光倒流了回去，他记得他去酒会只是因为那时的主任坚持要他去，他痛恨酒会，站在那里，闲扯一通——不是他做的事情。Randolph Jordan在他的宅邸主持了这场酒会——他刚刚和海军签了个大合同，邀请他丈夫所有的同事一起来庆祝——这的确喜欢炫耀，而且他和主任是好朋友。

Gibbs窝在角落里，看着Jordan对着Ducky颐指气使，把他呼来喝去，Ducky犯了一点错就把他训斥一通，他看着Ducky从一个有教养的有趣的人变成一个语无伦次的傻瓜，说话结结巴巴，对他暴虐的夫战战兢兢。

Gibbs痛恨Jordan用恃强凌弱的语气贬低Ducky，称是白痴。他本来打算插手，可看着一个top虐待sub，他胸中的怒气变得越来越冰冷。他是个天生的top——他生来就知道怎么对待sub，他们需要么——所以看见有人把top错误地理解成自高自大，欺压虐待sub，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这让他心痛。就像有人用指甲刮过黑板——让他齿冷，让他恶心。

他尽量忍着，可Ducky是他的\*朋友\*，自他妻子死后，很少几个把他当朋友的人中的令他还在NIS（这是NCIS的旧称）的最初几个月里有受欢迎的感觉，而且他是个好人，他该被善待。

“哦，看上帝的份上，小子。”Jordan发起飙来，因为Ducky绊了一下，撒了点酒到地上。“在别人滑倒以前把它擦干净，不——不是用你手绢。”他把Ducky摁到发亮的地板上。“用你的舌头，也许这会教你以后更小心些。”

Ducky倒下去的时候他屁股上踢了一脚。Gibbs完全是意 地走过去，身体绷得像跟弹簧，一拳打在Jordan的下巴上，很高兴地听到皮肉接触的声音，满意地看着Jordan这个小子倒在地上接着拉起Ducky，把自己的身体横在Ducky和Jordan之间。

“我记得那个晚上。”Gibbs说，重新回到现实中。“我记得你那时是个胆小鬼，只会欺凌弱小。Jordan，你现在还是那个欺凌弱小的胆小鬼。你杀了三个无辜的人，就为了把我们引过来。你杀了Keller医生就是为了给Ducky一个实际的教训，对吗？惩罚他离开了你，引起他的注意。”

Jordan伸手重重扇了Rodney一巴掌。John又不自觉地发出几声低吼，像狼一样的看着屏幕，绝望地想扑上去。

“这是我问的问题，Gibbs。”Jordan厉声说。“我问的是你还记不记得那晚我说的话。”

Gibbs点头。“我记得。你说有一天你要毁了我，把我爱的人从我身边夺走。”他说。

Jordan笑了。“对——你回答已经发生了。所以我问了些问题，发现真这样。你没有任何人好失去，因为你爱的人没有。反正那个时候没有。”他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带着一抹极其邪恶的表情，Gibbs他心底的冰块更沉了。现在他知道了事态会怎么发展了。

“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Gibbs。”Jordan继续说。“漫长的等待。我看着你结了几次婚，可你不爱他们的任何一个，对吗？每当我以为这个也许不一样，你也许爱上了这个——你就离婚了，开始追另一个。事情平静了一段时间——我定她核查你的情况，发现你圈了几个新sub……好吧，我猜也许你可能爱上了至少其中的一个。你看我想夺走某个你爱的人，Gibbs，就像你夺走\*我\*爱的人一样。”

Gibbs觉得他心底的寒冰碎开了，随着鲜血涌进血管，寒意淹没了他的全身。

“可夺走哪一个呢？”Jordan问，带着一抹揣测的表情。“我以为这很容易看出来，可并非如此。你很少泄露感情，Gibbs。”

Gibbs感到寒意深入骨髓，挥之不去。

“所以……我得试试用第一套方案找出真相。显然我还有第二套方案，你很快就会有所了解。但是第一套方案——很简单的。你记得我几天前朝你们开的枪吗？打中了可怜的McGee的胳膊的那次？你会很高兴地知道我没有瞄准那小子——也许你知道我枪法很好，如果想命中的话绝无问题。我是朝他的上方瞄的，可他在最不当的时候举起了手，意外开了枪。你看，Gibbs，我以为在你反应的那一霎那，我可以看出你最爱哪个sub。我以为你被迫的反应会泄露你平时紧藏在心中的感情，你会

扑到他的身上，那就是我的答案。可不幸的是我得到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的答案。”

他又微微一笑。Gibbs知道他 现在享受极了。

“我没有 找出你最爱他的 哪一个， 因为你没有问 反应，他冲过来 保护\*你\*，而是 倒过来。所相应的我 发现了你的哪个sub最爱你——居然是亲爱的 迷人的 Anthony DiNozzo——不过那不是我 知道的。”

“那天在码头上， Tony离开 我最近——这证明不了什么。”Gibbs干脆地评论道。

“啊，可怜的DiNozzo——他爱你那么深，可以为你去死，可你却看见。”Jordan说 “我给整件事 拍了录像，事后研究了一下 我 开枪的时候他 离David和McGee都 更近，Gibbs。你 错的次数比你以为的 多 我猜。”他转过身， 扇了Rodney一个 耳光， 后者吃惊地叫了一声。“还有请别再插话了， Gibbs。”

Gibbs强忍住一声受挫的慨叹，意识到身边的John Sheppard变得 多僵硬。他 希望 这个 人要 走得太 远，免得等会儿 帮不上 忙——因为他 感觉到有什么 事情要发生，而且 他感觉得到不 会喜 欢这件事。

“所以，我别无选择，只好实行第二套方案。我 花了几日来布置，可结果 很好。现在， 仔细听着 Gibbs，因为我 准备 给你 一个 选择。你的sub们都 很好——眼下 这儿 ……瞧。”

他按另一个 按钮，屏幕 的一角出现 了一幅画面。Gibbs站起来 同时感觉到Ziva 突然来到了他 身边，眼睛紧盯着屏幕。

“这是 McGee。”Jordan说 Gibbs只能勉强分辨出菜鸟，躺在不知哪里的一块石板上，手脚都被紧紧地 绑着他 能够 看到他臂上有一 道红色，知道 他的 枪伤又绽开了。他看 不出很多细节，可McGee显然醒着，并且很害怕。接着他看 到了 连在McGee项圈 上的小装置。他 皱起了眉。在他 旁边，John朝桌子上做了手 势，上面躺着 他 醒来时 发现 绕在脖子 上的 爆炸 装置；Tim的脖子 上的装置看起来 和它 一模一样。

“我想会 认出这个 星球的 Sheppard将军。”Jordan说 “不久前你 到过那里——我听你的 个 陆战队员 说一个 疯狂的老科学 家坐在餐厅 的角落里，喝着咖啡。你会 吃惊地发现 人们 会乐意对他 讲多少事情！”

“那是PBX-250。”John说他 猛吸了一口 气，朝Gibbs瞟了眼。Gibbs知道 情况不妙。

“对了， 将军。就在这个 星球上，你快 差点给野蛮的土著当了供品——为了 取悦 Wraith。我 把McGee给了他们——他们很高兴，准备 日落时用他献祭。所以你 们有 ……”Jordan看了眼手 表。“大概六小时 Gibbs。”

Sheppard朝Lorne点头，后者开始用无线电呼叫。

“别那么快，将军。我不要你做任何仓促的决定。”Jordan轻笑了起来。“等我让Gibbs做好选择再说。”

Gibbs深吸一口气，点头。Jordan按了另一按钮，另外一幅画面出现了。

“Abby。”Lorne压低声音说。

Abby独自坐在一个看起来像小岛的地方，手脚都被链子锁在身后的树上。她坐在树干上，像McGee一样。她的项圈上也绑着个小的爆炸装置。她看起来既苍白又害怕。Gibbs想伸出手，把Jordan从屏幕里拉出来，把他的脸打成碎片。

“这个星球是PMB-090。”Jordan说。“这个好星球。她没有任何危险，直到日出……”

“我记得那个星球。”Lorne说。“那里有致命的太阳射线。”

“对了！”Jordan笑了。“那个星球的日出还有……哦，六个小时。所以如果在这之前把她救出来，她就没事。当然救援不容易——她所在的小岛离开最近的星门有点距离，那里还有些相当不讨人喜欢的野生动物。白天它们都躲起来，因为射线的缘故——可夜里，这个……会有点不愉快。也许觉得救援不容易，可只要你在日出前找到她，就没事了。”

Gibbs希望能够和Abby说上几句，告诉她不会有事，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可他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只是看着这个男人，旧日的仇敌，用图像嘲笑他她没有保护好他自己的sub。他感到一败涂地——作为个领导，一个勤探员，特别是作为个top。保护sub是他的责任，妈的！这里面还有一种讽刺——他给他们戴上项圈，好保护他们，而似乎正是这个行为把他们置身险境。

“最后……”Jordan扳了个开关，Abby的画面消失了。“是DiNozzo。做道Gibbs，我真的知道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么顽劣的sub。我恐怕不得不狠打他一顿，好让他合作。他似乎也不喜欢我打Rodney，尽管他被绑得很紧。可他还试图袭击我。我恐怕必须相当野蛮地绑住他。”

屏幕闪了几闪，一个新的画面出现了。Gibbs感到心中响起一阵尖叫，因为他看见Tony，躺在夜知哪里的那个房间里。像其他人一样，Tony的项圈上也绑着一颗小炸弹。Gibbs的目光落在Tony下巴上的青肿上，感到自己的下巴绷紧。Tony被绑在一张医院用的铁床上，粗大的镣铐紧锁着——太紧——他的双手、双腿、脖子、胸部和腰部——一根邪恶的管子插在他的胳膊上。

“我知道DiNozzo多久献一次血？”Jordan问。“这个，今天他要献好多血。他连在一台机器上，它每个小时就会自动抽一些血出来。每六点。每次都不多，可过这样吧，六个小时他就会死。”



Gibbs看到Tony无意义的在锁链下挣扎，Gibbs觉得下巴抽搐了起来。“但别担心，Gibbs。”Jordan说“我把他所位置的坐标发给你。当然，他在被遗弃的Genii人堡垒的最深处，有几扇门上有诡雷……我确信如果你真的努力的话，能够救出他。”

Jordan又扳了个开关，所有三幅画面都出现在屏幕上，包括Jordan自己的Gibbs淡然地审视着他的三个sub，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啊——总是一副扑克脸，我就喜欢你这样，Gibbs。”Jordan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可我会找出我问题的答案。现在我确信你在想啥，选了这三伙人而留下了Ziva和亲爱的Donald。这，首先，我知道你那么爱我亲爱的Donald，但也是你的生挚爱——我注意到你没有和他结婚，可你的确又结了几次婚，所以我有了那个答案。至于Ziva——她是top，很明显，除非你改变了性向，否则你对她没有那种兴趣。所以这就留给了我另外三个sub。是时候找出你最爱他的哪一个了。选一个，Gibbs。你个人救不了他们全部，在规定的时间内。你必须选一个来救。别想通过派别人来回避这个问题——你已经注意到了放在他们脖子上的小型爆炸装置——和我放在Sheppard将军身上，保证Rodney合作的东西一样。除非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你踏足到你的sub们所在的三个星球中的一个，否则我会引爆弹，把他们三个都炸了。”

“我没做那个选择。”Gibbs咬着牙说，盯着屏幕上的三个图像。“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不，很难，我承认——但是可能。”Jordan说“现在——我该走了。你有一个小时，Gibbs。”

随即他切断了信号——可是他的另外三副画面还留在屏幕上。

“长官——我们有音频信号。”Lorne对Sheppard说

“他们能听到我们？”Gibbs问。Lorne摇头。

“不，长官——但是我们能听到他们。”他说。Sheppard点头，声音传了过来。

“唱歌。”Abby在说：“我可以唱歌，直到Gibbs赶过来什么歌呢？”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接着轻声叫了一声，朝四下里看着。“那是么？哦，糟糕……这地方太怕人了。”

McGee的信号里传来是狂野的庆祝声，虏获了的土著们绕着篝火叫着跳着，期待着即将到来的献祭。

Lorne切换到Tony的信号，Tony在他的镣铐里挣扎，毫意义地牵扯着它们，发出含糊的咒骂声。“妈的被绑起来应该比现在有趣得多。”Tony遗憾地说，头向后撞着绑着他的铁床。Gibbs摇头，不相信自已居然微笑了。

“看来我们能保持音频和视频。”Lorne说，“应该能够帮助确定他的位置，长官。”

“哦，他是为了帮助我们留下信号的。”Gibbs干巴巴地低语道。“他留着信号是为了折磨我们。如果他们死了我们会看到，但是没法帮他们留下信号的时候，知道已在做么。”

这是为了把捅到他心里的刀子在搅那么一下——他做到了。Gibbs对自己发了誓，就在此时此地，如果有机会把刀子搅进Jordan的心中的话，他绝不放过机会，而且他肯定要重重地搅进去。

“妈的，信号怎么能从三个不同的星球上传过来？”Sheppard转身问Lorne。

Lorne召来个戴眼镜的高个男人。“我们不完全确定他是怎么做不过Conway博士有个推论，长官。”他说，朝Conway点头让他解释。

“这个，首先他有Sheppard博士。”Conway说，同时脸上露出一痛苦的表情，好像他真想给Rodney那么多信心。“他每隔五分钟就告诉我一次，他是个天才。其次，我看了下Genii人堡垒的图纸——去年我们去过那里，可只待了几天，没法好好研究它。因为那里有Genii的射线。”

“猜到了。”Sheppard叹了口气。Gibbs觉得这简直都是胡言乱语——他知道他们都在说么，而且他也并不特别关心他们怎么能接收到音频和视频信号的。Jordan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并且显然周密地计划了这次行动。

“我们认为Genii用前哨作为通讯中继站。”Conway继续说，“它们在试验古代技术，试图不通过星门进行通讯，让信号在不同的星球间反射，用一种中央通道处理它们。也许Rodney让它工作了。”

“或许他是Jordan弄的。”Gibbs说。Sheppard看着他，扬起一根眉毛。“我是说这个家伙管理着地球上最大的科技公司。”Gibbs不耐烦地说，“他必须接触所有最先进的东西。不管是怎么——我真的不在乎他怎么做到的。就算这是个邪恶的、扭曲的天才好了——我关心的是他的sub，这些话都是在浪费时间。”

John Sheppard点头，他拉起Gibbs的胳膊，把他领到个角落里。

“你准备做这个决定吗？”他问，热切的目光注视着Gibbs。Gibbs很高兴他在这个时候能够把自己的痛苦放到一边，只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困境。他感到John Sheppard是在危难中可以依靠的人。

“看起来我必须做。”他喃喃地说，“可这里有个陷阱。不管我选了谁——他都会杀了那人。”

“也许。”John耸了耸肩。“如果他不选一个的话，他会把他们全杀。你可以骗他……”

“什么——选一个我最不在乎的去救，让他去送死？我这么想干嘛。”他厉声说，想这屋里他浑身变得冰冷。“我会对你们的任何一个做这种事。”

“不，妈的，这不是可能的事——我同意，那么，你准备选哪一个？”

“长官……”他抬起头，看了Lorne焦虑的蓝眼睛和Ziva愤怒阴沉的棕色眸子。他们走了过来。“恕我直言，你不用做这个选择，我愿意带我去救Abby，长官。”Lorne对他说。

“而Tim是的。”Ziva坚定地说。“Teyla和Ronon说他们会和我一起去。”Gibbs看着他俩，注意到他们眼中感情的力量。他叹了口气，疲惫地抹了把脸，然后点头。

“那么，看来DiNozzo是的。”Sheppard说。

Gibbs低下头，忧郁地盯着地板。

“是啊——DiNozzo是的。”他喃喃自语。一直是的，永远是他的，就因为他和他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能够让他免去爱上Tony DiNozzo的痛苦。他以为留着Shannon的项圈和Tony保持距离，他就能保护自己，可现在他意识到这不是在自欺欺人，而Jordan识破了他的谎言。

Sheppard将军利落地在房间里走着，下着命令，几分钟里面，不同的小队已经集合完毕，装备停当，安静而有效。Gibbs对此印象深刻——他怀疑自己能否做得更好。

Carson走了过来，带着医疗设备。“我和你一起去，Gibbs。”他说。“准备好了DiNozzo血型的血浆，所以，我于救出他，我就给他输血。”

“这。”Sheppard把装备递给Gibbs——防弹背心、物资、P-90、刀。

“我已经有把刀了。”Gibbs说。“到哪里都带着。”

“那就带两把。”Sheppard回答，扣好大腿上的枪套。“有备无患。”

“你和哪个小队走？”Gibbs问。

“你的。”Sheppard干脆地回答。“照我看，Jordan需要一个行动基地，Genii堡垒正合适。所以Rodney就在那里。”

“你认为Jordan还在那里？”Gibbs问，穿上防弹背心，手指利落地把它拉紧。

Sheppard耸肩。“不一定。他能够利用星门，可以随意来。眼下他可能在其它任何地方。这。”他把一样东西塞进Gibbs的耳朵。

“这是什么？”

“音频——所以我们能够听到DiNozzo那里 的情况。不过我只 把它作为背景，以防情况有变，无线电通信优先。”

“当然。”Gibbs点头他 能够 听见Tony又开始和镣铐搏斗。“希望 他要 挣扎 了。”他喃喃 地说

“不可能。”Sheppard摇摇头。“我猜他唯一愿意戴的镣铐就是你的——别的任何人想把他绑起来他 都会搏斗的。”

Gibbs轻轻 摇摇头。“嗯——这听起来像DiNozzo。”他朝Lorne看去，后者正在 和他的组员们说话。

“别担心。”Sheppard拍拍 他的 肩膀。“他是 最好的如果何 人能够救出Abby，那就是他。”

“应该是我。”Gibbs嘟囔 着

“不可能。忍着 吧。”Sheppard怒吼道 Gibbs叹了口气 想起了几天前在审讯 室里和这个 男人的 谈话，那时他是 给出强硬建议的那个伙。

“似乎我被压了头。”他低语道。

Sheppard摇摇头 嘴角挂起一丝浅笑。“我有 种感觉，永远 不会有那一天，Gibbs。”

Ducky朝他跑来。“Jethro……地 球 过的 数据包里有Randolph的 信息。”他说接着 他停了下来 眼中流露出 不安。

“坏 消息，Duck？”Gibbs问，伸手拿起Sheppard给他的 刀，把它塞进背心里。

“恐怕是的 Jethro。”Ducky叹了口气。“做 道 我 告诉过 你 我觉得Randolph可 能杀人？”

“嗯——可事实证明你 的想法错了，Ducky。”Gibbs对他说

“我道 ……可我 一直在想——为 是 现在？我的 意思是我 知道 他还要 等到你足够关心某人，才能让你在失去他的 时候 感到痛苦。可我觉得这不 可能是全部原因。”

“好吧。是 么？”Gibbs问，拿起P-90检查着 熟悉 武器 的性能。

“Randolph是有 钱人，很受尊敬 的商人有很多 东西 不能失去他 以前就可以袭击你，可我想 那时他 想 冒这个险。然而我 看 下他 们 发过的 病历……”

Gibbs猛地抬起头

“他快死了 Jethro。”Ducky叹息道：“所以他不在了他快死了想在临死前报仇。难怪他认为值得冒险了——到这里来冒充Hancock，杀人把你引过来他没什么好失去了……”

“这他变得非常危险我知道。”Gibbs摆了下手腕

“是脑瘤。”Ducky解释道：“他的脾气一直不好，可肿瘤压迫人格有关的那部分大脑——这他更糟了。”

“所以他既凶残又疯狂。”Gibbs说穿好战斗服，戴上无线电。

“差不多是。”Ducky叹了口气。“Jethro……”他按住Gibbs的胳膊。“小心。”他警告道Gibbs很快低下头

“没法保证，Duck。”他说

“那么请把Tony带回来。”Ducky恳求道。

Gibbs感到下巴又抽搐起来“如果没有……我不会回来”他慢慢地轻声说道。Ducky的眼睛瞪大了“无法在一生里失去两个我爱的sub。”Gibbs又对他“不能。Tony死……我也死。”

“Jethro，不要……求你”Ducky说可Gibbs抽出胳膊，朝大屏幕走去。

他不动声色地审视着屏幕上的图像他看了Tim惨白的脸色和太惊恐的眼睛，还注意到他胳膊上的绷带渗出了血迹。

接着他的目光转向Abby，她坐在昏暗的夜色里，几个月亮低低地挂在天上，月光笼罩着她。她抱着双腿下巴搁在膝盖上。她的眼睛显得很大，里面闪烁着恐惧；过不一会儿，她就会哆嗦一下，紧张地朝四周张望，似乎有什么声音吓到了她。

接着，最后，他看向Tony。他面无表情地凝视着Tony下巴上的六七道淤青，他头上的伤口，还有乱七八糟竖起的棕发。他的目光顺着Tony的胳膊移到绑着的镣铐上；这些镣铐太紧了这些镣铐是\*他\*绑的他听到John Sheppard来到他身边；将浑眼角瞟着他

“光是Rodney我就要发疯了。”Sheppard低声说“他们三个在外面想象不出你的感觉。”

Gibbs转向他“我们会找到Jordan的”他自信地说“等我们找到了——他是我知道的，Sheppard。我知道他为什么对Rodney做的事情，可是我明白吗？”

Sheppard盯着他“如果有机会——我会放过的”他阴沉地说：“但如果有选择——你可以先下手”

“很公平。”Gibbs点头。

“看，长官。”Lorne指着屏幕说。Jordan出现在Tony的画面中，手里牵着一 条锁链，它的另一头 挂在Rodney的项圈 上。

“就知道 在这里 。”Sheppard吼起来，专心地盯着屏幕 。Gibbs知道 他在逐一查看Rodney脸上的 伤痕，静静 地把它记在心里，酝酿 着仇恨，磨砺着自己 的战斗本能，但不让 它们完全 主宰自己。

Jordan冲着摄像机笑了笑，接着 转过身，把Rodney的锁链牢牢 地系到墙上，然后转身离开。

“有机会让我 走吗，小子？”Tony在他经过他身 边的时候 问，给了Jordan一个 最有魅力的 sub式微笑。Gibbs痛苦地皱起眉——那个微笑以前对他 没有用，他 非常 肯定 对Jordan也有 用——可他 很明白 Tony并不 期望它有用。他是在逞一时之 勇。

“哦，DiNozzo。”Gibbs叹了口气，因为Jordan重重 地打在他的 嘴上，探员的头 砰的一声向撞到了 铁床上。

“我想 这说 ‘不’咯。”Tony吐出一口血水说他的 嘴唇被打破了。Gibbs只能苦笑——相信DiNozzo总有 话说他 感到心底的寒冰又翻腾了 一下——他的 sub也许决不服输，可每个都有 临界 点；Tony的在哪里？

Jordan没理睬Tony，而是 抬头看着 摄像机。“我要 离开了，Gibbs。”他说。“你有.....三十分钟做决定，我会等着。”然后他大步走出 房间，留下 了Rodney和Tony。

“我会 去的。”Gibbs低声说。

他走到Lorne面前他的 小队集结在他身 后，整装待发。

“把他 带回来上 校。”他说。Lorne立正，向他敬了个 礼。

“我的 长官。”他保证道。Gibbs凝视着他，感到一 阵痛苦，遗憾 自己不能亲手解救Abby，带她回家。他看着 Lorne的手，记起Abby曾经对他说过 的话。“它们看起来 很能干。”他朝Lorne的点点头。“而且 安全。确保它们是这样的。”

Lorne看起来有点 吃惊，可他 又敬了个 礼，然后召集起他的 小队，一起出发了。他们是 第一支通过星门的队伍。

Gibbs走到Ziva身边，她正在 Teyla和Ronon身边，三个都 已经 装备停当。他 捧住她的头，专注地凝视 着她。“把Tim安全 地带回来，Ziva，还有，如果也 愿意，你可以给 他戴上你的项圈 。”他对她说。

她注视着他，眼睛瞪大了。接着 他 可以看到 那双深 色的眸子里浮起了希望。他 并不

认为她需要额外激励，可他还是想让她知道——任何能够帮助她集中的事情。如果她不集中注意的话，他毫不怀疑她会血洗整个星球——这话天知道她或者Tim会不会活下来。

“是头儿。”她坚定地说。

他用双手挤了一下她的头。

“控制住自己。”他对她说，用最大的可能紧紧盯着她。她能做到的——他道。她能。她只需要控制住自己的黑暗面。

“我的。”她用低沉的嗓音一字一顿地说。“我保证。”

“好的。”他吻了一下她的前额，然后放开她，转身离开。

“头儿？”她说他停下了脚步。“Tony……”她说。

“Tony不会有事。”他对她说他的脊背绷紧了他的决心像种P-90的枪托一样冰冷而坚硬。

他转回身看了她眼中的恐惧——在所有的人中间，Tony是最危险的一个。一旦Gibbs穿过星门，去到Tony被关的星球，Jordan就会得到他的答案——这就让Tony成了主要目标。Gibbs记得Ziva是Tony的搭档，他们有一种轻松的默契和良好的工作关系。她当然会担心他。

“他不会有事。”Gibbs坚持道。

“你怎么知道……？”她说他转回身，目光如炬。

“Tony不会有事，Ziva！他会死，因为我妈的不允许他死。”他可怕地说，然后急转过身和Sheppard将军一起大步走出了房间。

~\*~

Tony尽力扭过头，好看Rodney。另一个sub靠着墙，蜷缩在那里，手反铐在身后，另一根锁链连着他的脖子上的项圈，把他系在墙上。也许他俩相互厌恶，可现在他们都陷在这里了。他一点儿为Rodney难过，这件事一点干系，而Jordan把他当成沙包来打。Tony醒过来的时候，试图干涉，可他昏昏眼花，四肢无力，只能是把Jordan的愤怒引向自己。那个top反手打他，好几下，直到他又昏了过去。他醒来的时候，躺在一张铁床上，手上插着一根管子，他被紧紧地绑住，那么紧，勒得他生疼。

他道 Rodney醒着，尽管另一个 sub的眼睛闭着他不知道他是否真有什么好谈的 Rodney讨厌他而不能怪他。也许他聪明的话还是不开口的好。他想一会儿，还是张开了嘴——他还没有养成做聪明人的习惯，没必要从现在开始。

“你还好吧？”他问。

Rodney睁开眼，Tony意味也是 因为恨他才不说话，而是因为他觉得惭愧，没法看自己。

“嗯……我是说不好，不过 嗯。”Rodney回答。

“我能够看到 你脖子上的链子——你是 绑在背后，还是在墙上？”Tony问。

“在墙上——那个杂种不想冒任何险。”

“对，猜也不会。”Tony打量着Rodney下巴上的伤口和淤青。“他肯定喜欢他的反手对吧？”

Rodney疲倦地点头。“我一直在想John抓住他以后会做什么；有他爱做的。”

Tony轻蔑地哼了一声。“Gibbs先到的话，就没有John什么事。Rodney——你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我知道我们已经不在 Atlantis了我能够看到我胳膊上的管子，刚才我注意到里面灌慢了我的血这是干吗？”

Rodney迟疑一下。

“告诉我我受得了我是大孩子。”Tony咧开了嘴。这他嘴唇的口子裂得更大了他又尝到了自己的鲜血那咸咸的味道。

Rodney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似乎羞愧得没法直视他的眼睛。

“对不起，DiNozzo——他在抽你的血——每个整点他给了你六个小时，除非有人过来救你。”

“病态的杂种。Gibbs知道吗？”Tony皱着眉问。

“嗯。”Rodney点头。

“那他会的。”Tony自信地说 Rodney瞪着他，仍然不能看他。“好吧，Rodney，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Jordan还抓了Abby和McGee。”Rodney回答。“他把你们放在不同的星球上，可他们的生命都有危险，就和你一样。Gibbs必须选择亲自去救你们的哪一个，另外派人去救哪两个。”

“Jordan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Tony问。

“他想找出你们当中Gibbs最爱谁。”Rodney咕哝道。

“哦，伙计，我明白了。好吧。嗯，哇哦——这让‘病态的杂种’到达了个新水平！”Tony轻笑起来。

“你觉得Gibbs会来救你吗？”Rodney问。Tony猛地转过头看着科学家。可这个问题没有恶意，只是好奇。

“没戏。”他回答，在束缚允许的范围内容量摇着头——其实也没多大程度。Rodney的蓝眼睛瞪大了。

“那他会救谁？”

“Abby。”Tony自信地说。“他最喜欢她——一直这样，永远这样。另外……最近他有些生气。即使他生我的气，我也真的很让他头痛。所以肯定不是我。”

Rodney凝视着他。Tony有点着迷地发现他的蓝眼睛能睁得那么大。

“他为什么生你的气？”Rodney问。

Tony笑出了声。“你在那儿！”他说。“你知道……就是差点把你逮起的那件糟事。”

Rodney的脸红了。“哦，那个。”他嘟囔道。“你对待我的时候真蠢，DiNozzo。”

“嗯，这个……这多少就是我知道。”Tony对他说。“做个蠢蛋。人们期望我这样。如果你对你有安慰的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法舒舒服服地坐下来。”

“为此，Gibbs罚了你？”Rodney问，把头靠到墙上，发出一声疲惫地叹息。

“一点不错。狠着哪。不过说实话，我也活该你和John怎么样？他有没有因为你说的 那个谎教训你？”Tony问。

“嗯，这个，差不多。”Rodney回答。Tony又转过头看着他。

“狠吗？”他问。

“嗯，这个，……不……狠，不过，是好的那种狠。”Rodney说带着一丝笑意。

“啊，那是\*最好\*的那种狠，Rodney！”Tony叫了起来。“我喜欢那种狠法。”

这话让Rodney给了他一个愉快的笑容，Tony可以感觉到科学家对他不信任褪去了一些许。

“你在针对我。”Rodney轻轻地说。“那天你对我的态度。”

Tony仰起头撞了撞铁床，茫然地盯着天花板。他不清楚他在哪儿。可这个四壁剥落的旧房间开始让有幽闭恐怖症的感觉。

“嗯，这个，Rodney……也许是这样。”他叹了口气。“也许是这样。”

Gibbs以前从来没有穿越过星际之门，那种体验让人完全丧失方向感。他一走进Atlantis上的控制室，就感觉好像走在黏答答的液体里，除了嗡嗡声，他什么也听不见。接着，他似乎进入了条蓝绿色的隧道，接着，突如其来地置身于一一片茂密的森林里。

他花了点时间分辨方向，然后看见Sheppard，Carson和Sheppard带的金发女海陆在等他。

Sheppard检查了一下音频讯号，点点头说：“还在。”他说，听到耳中响起Tony的声音和Rodney温和的回答，Gibbs松了一口气。起码他们还活着——可还能活多久？他环顾四周，寻找着是否有Jordan泄漏他们行踪的监视装置。Sheppard已经在找了，很快朝一个小小的暗藏的摄像机微微摆了一下头。那个摄像机正对着门。

“看起来是Rodney做的。”他说：“估计Jordan不仅只是使唤他，叫他做事情。”

还扇他大耳刮子，Gibbs暗想，可他聪明地没有说出来。Rodney Sheppard看起来被打得够呛——Tony也是。Gibbs感到自己的世界集中到了一点。以前，他看到Tony被毒打，尽管那总是让他感到心中的愤怒结成了寒冰，他从来没有让自己向这种愤怒屈服——事实上他几乎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次不同——他感到被推倒了悬崖边缘。他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依赖陌生人的帮助，通过星际之门在星球中旅行，而他很久前做的事回来报复他——严重地。

“好吧，他确实选了谁。”Sheppard说。“所以我想接下来要看他。”

“嗯——这也意味着我的时间不多了。”Gibbs简短地回答。他留心听着耳机里的音频讯号，等着出现变化，等着听到Jordan重新进入房间杀死Tony来向Gibbs报仇，可他听到只有Tony零乱的呼吸声，还有Rodney的锁链撞在墙壁上的当啷声。

“这里。”Sheppard看着手里的仪器，迈开了步子——快速地——穿过树丛。Gibbs毫不费力地跟在他后面。这就像回到陆战队，他和同伴们一起作战的日子，好象就在昨天。

大约十五分钟后，他来到一片开阔地对面就是被弃的Genii人要塞，包括三座破败的陈旧建筑。

“有问题？”Gibbs问，因为Sheppard绕着圈子，两眼一直看着仪器。

“嗯，这里有三座塔楼，在这三座建筑的下面……得搞清楚要突袭哪一个。”John回答。

“地下？”Gibbs问。John做了个鬼脸。

“这是Genii人的爱好。他们就是喜欢待在地下。”

“有生命迹象？”Carson问，越过John的肩膀看那仪器。

“嗯……”John转着圈，脸皱成一团。“两个生命信号——就地下——很深的地方。那边那座塔楼。”他指着最远的旧楼。Gibbs迈开大步朝那边走去。“但是……”John说Gibbs转过身。“那也太明显了吧？”John紧锁着眉头。“三幢楼，一座的地下有两个生命信号，就在那里等着被营救。假如不在那座楼里——而我们直到下到里面才发现？”

“你认为这是个陷阱？”Carson问。

“他道这是个陷阱。”Gibbs厉声说。“他担心的这不是还是个烟幕弹。其它地方都没有生命迹象吗？”Gibbs问，朝四周看着。

“没有……可这幢楼……”John指着最近的那幢。“比其他的吸收的射线多——我不能从那里收到可靠的信号。”

“那杂种知道——所以把他们关在这里。”Gibbs愤怒地说。“他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

“我说我们生命迹象的那幢楼。”Carson说。John和Gibbs相互注视着对方。“起码有头绪。”Carson说。Gibbs叹了口气，摸了摸下巴。

“你拿主意，将军。”他说。“你是作战指挥。”

“好吧。”John朝有生命迹象的那座建筑走去。“也许我把事情想复杂了，Carson说得对——起码那里有头绪。”

Sheppard拆下铰链松动的门。从外面看这幢楼像个被废弃的谷仓，里面则长满了杂草。

“看起来最近有人来过。”Gibbs指着倒伏在一扇很大的地板活门周围的植物。

“嗯。不过仍然可能是烟雾弹。”John说他走到地板活门前，挥手叫金发女海陆过来。“Cadman——这里有诡雷吗？”他问。她跪到门边，拿过一袋设备。

“Cadman少校是位爆破专家。”Carson对Gibbs说“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她也是我碰到的话最多，最烦人的sub。”他笑着补充道。“铁石心肠，专横——我们到这里后，差不多有年都以为她是top，直到有一次她试图引诱我——这，多少是她吧我说的确是\*她，可那时候她在别人的身体里——呃，说来话长。”

Gibbs哼了一声。那个金发女海陆介绍给他他就道她是sub。不过他知道不是每个都有她那样天生的本事，能够一眼看出别人的性向接着Carson说的最后一句话穿过他的大脑他转过身皱起眉。

“她在别人的身体里？”他问。Carson冲他做了个鬼脸，指了指John。

“我们别谈这个。”他打着手语。

John转过身。“你们在谈我不提的那件事吗？”他问。

Carson做了个苦相。“没有绝对没有。”他坚决地说

“很高兴你这么说。”John转身看着Cadman。

“是Rodney。”Carson对Gibbs耳语道。“她在Rodney的身体里，亲了我John的反应，呃，不太好……”

Gibbs毫不怀疑这是非常保守的说法他暗忖着自己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在一个远离故乡的星系，碰到人经常和吸血鬼一样外星人作战，还交换身体看上帝的份上。现在他的sub分散在三个不同的星球，每个人都身处不同的险境——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太疯狂了要是现在已经是一千钧一发，他真要笑掉大牙了。

其他人情况如何他想他另外两个sub，还有他派去救他的人？他们能活着回来吗？他记起了Athosis女先知的预言，Mara。她说了吗？他会全部失去他们吗——除了一个？如果真是这样——谁会活下来？眼下他的sub中只有Ducky安全地待在Atlantis上——也许他会失去其他所有他想让他的心抽紧了——他已经告诉过Ducky，如果Tony死去的话，他也不打算回去了这真的如果他失去了四个sub，他肯定不可能回去。先知见鬼去吧。

耳边响起的声音让他轻跳了一下——Rodney和Tony在说话。重新听到Tony的声音很好。他能够从Sheppard的眼神里看出他在听——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都为听到他的sub讲感到一阵安慰。

Cadman发现了一些电线，跟着它们找到一些C4炸药，然后轻松地卸掉了连在活门上的小炸弹。

“这个，Jordan说有诡雷。”Sheppard嘟囔着。“问题是——如果她们在里面，如果是烟幕弹，他还会麻烦装诡雷吗？”

“还有个问题——有多少？”Gibbs问。“看看你从数据库里调出来的图纸，这里一共有七层，每层都有一扇门连着楼梯。如果她连所有七层楼都装了诡雷，我到那里的时间要超过六小时。”

“我们会到的。Cadman在压力下面干得最好，对吗，少校？”Sheppard朝她阴郁地笑了笑。“下次她会更快的。”

这次她已经够快了，Gibbs想，但是显然sheppard了解手的人，而且她看起来喜欢接受挑战。

“是长官！”她大声说。

Sheppard拉起活门，他们沿着一架狭窄的金属楼梯下到一条普通的黑暗的走廊。

他们走到走廊尽头的门，Cadman又开始工作。

Gibbs靠到墙上，抚摸着P-90的枪托。他不熟悉这枪，不过喜欢它的手感。门上又有一颗炸弹；Cadman迅速高效地找了出来。然而，她的双手快速在电线上移动的时候，他能够看到她眉毛上挂着的汗珠。

“别担心。”Sheppard小声对他说。“我们会及时到那里的。我在。你的男孩不会失血而亡的。”

Gibbs猛吸一口气。他故意不去想Tony，躺在铁床上，血被从血管里抽出来，因为他不能分心。他看着Cadman的动作。Gibbs从耳机里听到Tony和Rodney在说话，Tony的声音让他高兴，他知道他的sub还活着，他痛恨没有声音的时候，希望可以命令Tony一直说下去，但是Tony知道Gibbs在听，所以Gibbs出了强忍寂静，做不了什么。

“还得Gibbs会来吗？”Rodney的声音。

“没戏。”Tony。

“那会救谁？”

“Abby。他喜欢她——一直这样永远这样另外……最后有点生气即使他生气我也很让他痛所肯定是我”

John不动声色地盯着Gibbs。Gibbs也同样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可Tony那完全肯定的语气让他觉得好象被Jordan反手抽了一巴掌。Tony对吗，他暗想。如果真的要选的话，他会选Abby吗？她最能引发他的保护欲——他们三个中只有她没有受过外勤探员的训练，另外……她对他说，就像一个女儿。如果Kelly没有被杀的话，现在要比她小得多，可她身上有些地方还是会引起他父亲的本能。她爱他——然而他爱他所有的sub。

他想到了Tim，聪明得可怕，可一碰到sub，就一点也不聪明了；他一辈子都在害怕有人会猜出他还没和个top上过床。这是怎么个秘密，Gibbs挖苦地想。记起了他自己多年来深藏的许多秘密。他手下任何探员都没提过他的发妻，他的女儿，还有她们是怎么死的。Ducky知道，Ziva显然也知道，但只是因为她们加入NCIS前调查过他。而可怜的Tim还在为一个无伤大雅的秘密折磨自己。他一直很喜欢菜鸟；他会去救Tim吗？

当然还有Tony。Tony从不让任何人接近他，把误导当作自己的秘密武器。关于他生活中的同样事情，Tony告诉他几十个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不一样，所以不容易搞清楚哪些是真的。而这是Tony的花招。他知道他爱Tony，他爱了他多年，可什么也没做。而眼下，Tony非常确定Gibbs一点也不爱他。Gibbs向后用头撞了下墙。他感到痛苦，就像Jordan希望的一样痛苦。

“他为长生的气”。

“你那儿知道……就是把你建的那件事”

“哦那。你待我的时候蠢DiNozzo。”

“嗯这个……这就是我做蠢蛋时期。望我这样。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从那时我就一直穿着衣服地坐下来。”

“进展如何，Cadman？”Sheppard问。这小小的走廊里，三个男人挨个在一边，Cadman在门口忙活着。这有幽闭恐怖症的感觉。Gibbs强压下去愤怒和焦躁；拆这个炸弹花的间比上个长。

“快好了，长官——这个很厉害。”她答。Gibbs用所有的钱控制不让自己分心。他们就在这这里，而他们在下面，很远的下面，Tony正在流着血走向死亡。

“为这Gibbs罚你？”

“一点不错。狠着那。不过说实话，我也该你和John怎样。他没有因为你说的哪个计划你？”

“嗯这个，差不多。”Rodney回答。Tony又转过头看他。

“狠吗？”

“嗯这个……不……狠不 过是**那根**”

Gibbs看着 John的嘴角为此牵 出一丝笑意。他 闲 地暗想 如果是 Tony说 那个谎，自己必须 惩罚 他的话，他会怎么做他 很确定自己能 当地有 创意，可找到正 确的方法对付一个 sub并不 总是 容易的。Tony会说那样的 谎吗？他 暗想为了 保护他的 top而说的 谎言？他迷想 ——他道 Gibbs最痛恨 的就是他的 sub对他 谎。然后他想起了Jordan说的 话，他被 枪击的时候 Tony的第一本能 是保护他。也许Tony\*会\*对他说 谎……也许Tony\*一直\*在对他说 话，很久以来 关于 一些非常重要的 事情。

“啊，那是\*最好\*的那种狠，Rodney！我喜 欢那种狠法”

John觉得好笑地轻哼了一下。“你的 男孩很**滑**，Gibbs。我 必须这说”他咕哝道。

“嗯。DiNozzo是个 合格 的**滑** 演员。”Gibbs干巴 地评论道。

“你在 针对我”Rodney轻 地说。“那**你** 对我的 态度。”

“嗯这个，Rodney……也许是**这样** 也许是**这样**”

Gibbs握紧他的 枪。Jordan肯定知道 他们这 儿——那么他的 计划是么？他为什么要 等？为什么他 不直接走进去做他 打算对Tony做的事？他有 种被 耍了 的感觉，他不 喜欢这样他点 也不喜欢这样

“为啥 **我**做了 啥？”

“没啥。只是……看**你**和 John……我**猜**着**你**”

Gibbs皱起了眉。

“他爱你 Rodney。不他 为你 \*疯狂\*。所有那些**命**共同**共** 盘类的你们 胳膊上你们 名**毒** 的花字 还有 情配饰 他**你** 精**制** 的手**婚** 项圈 他看你们 样子……”

“哦”

“现在明白 了？”

“可Gibbs爱你**对我**是 说 他**圈**你？”

“Rodney，也许你没有注意 到 Gibbs圈**破**多 sub。我不 过是另一个 需要他 救助的sub，他**从没有** 说过 我更多的 东西，说公 道话是我 爱上他 撞上了约定

”

Gibbs低下头，凝视着她面，眼睛眨都不眨。现在，话说出来了，他再也不能继续假装对真相一无所知了。

“你跟他说过这些吗？”

“不，Rodney——就像我说的，他来的时候我道约定他，没有爱上我，他永远不爱我，没关系，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

“哇哦，”John说，冲Gibbs挖苦地扬起一根眉毛。“你的那个男孩搞错事情的时候，可惜得够离谱的对吗？”

“都是DiNozzo魅力的一部分。”Gibbs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你怎么知道的？”他问，因为他觉得这是个藏得很好的特殊秘密。

Sheppard英俊的脸上绽开一个笑容。“因为他是个麻烦。”他说：“而你就像我——你\*喜欢\*麻烦。”

Gibbs好笑地哼了一声。“Rodney很棘手，对吧？”

“嗯——所以他才那么有趣。”Sheppard闪了闪眼说。“就象DiNozzo。另外——你在这里，对吧？告诉我，你会让别人——我是说\*任何\*别的来救他吗？我才不管你说的是不存在选择的话——有选择的，Lorne和David让你的选择变容易了，可它还是选择，Gibbs。你做了，尽管你当时不知道自己做了选择。你爱的是他——我敢说，他不吃惊，对吧？”

“当然不。”Gibbs摇摇头，Sheppard瞪了他一样。

“所以，问题是——为什么会让他吃惊？”他问。

~\*~

Ziva走向小飞船码头，Ronon和Teyla走在她身边，后面跟着几个Sheppard手的陆战队员。她认识Teyla和Ronon的时间也许不长，可她信任他们，没有保留的。这样一场战斗来说，他们俩象是很好的同伴——他俩都是战士，就象她自己。

她努不去想Tim。Gibbs告诉过她要集中思想，如果她想到他的话，她感到心中的黑暗会蠢蠢欲动，想压倒她。过去几天里，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急躁，就象Gibbs建议的，对他很温和，照顾他，并没有向他宣示所有权。现在她知道有一天她会想要做sub，但只有当他准备好的时候而这，也许需要一些时间。

对她来说这是种变化，以前她总是还没有解他们，就把sub带上床，对他们予



取予求。她发现自己喜欢现在这样 温柔的节奏，慢慢地培养感情，让他学会信任她，为此她感到一丝自豪。她把 他带到有 梦中才有的地方，她对自己允诺。她会让他了解让自己的身心和灵魂向深爱他的 top 探索会多 好。她会劝导他，挑逗他让他发挥最佳潜能，直到他对她惟命是从。这会带来 那么多的满足，相比所有那些夜里愤怒的 空虚的性事。可首先——首先她要把他安全地带回来。

他们来到码头，Sheppard派来开飞船的陆战队员上了船，把住方向。Ziva跟着他

“等等！”一个声音叫到。她转过身看见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女人朝他们奔来。

“Kahla？”她皱起了眉。“你来这儿干吗？”

“我在城里等着和Teyla进行战斗训练，给毒气弄晕了，象大家一样。”Kahla说。“有人告诉我发生的事情我……”她停下来看起来有点紧张。她看了Teyla一眼后者朝他点头让她继续。“我需要帮忙。”她坚定地说。“我能打Ziva。你需要有能够找到的好战士。”

“我有好战士，你不欠我么。”Ziva对她说着转过身。Kahla按她的胳膊。

“那我想象朋友一样帮忙。”她轻声说。Ziva转回身看见Kahla的眼里有着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她朝Teyla看了眼。Teyla微微一笑。

“过去几天里，Kahla和我谈了很多。”她说。“Kahla选择要救怎样人，Ziva——我相信她一样。”她低声说。

“我们准备去救我爱的人。”Ziva对Kahla说。“他名叫Tim McGee，还有，如果——\*当\*——我带他回来，如果他愿意我会留他。你还想我干一起去吗，Kahla？”

Kahla带着强烈的自豪注视着她。“荣幸之至。”她说。照Athosis人的礼节低下头。“你会接受我的帮助吗，Ziva？”

Ziva感到很吃惊，有人愿意冒生命危险来帮助她。她认识这些人只有两三个星期，可他们选择来帮助她，为她的sub而战。她喜欢他的陪伴，他们单纯的友谊，他们战士的灵魂，就和她一样。他们曾经和心魔斗争，才能安然地做自己——就和她一样。

“我接受，Kahla。”她感动地说。“还有——谢谢你。”

~\*~

Lorne上校叹了口气，因为小飞船已经第二次熄灭了他使出浑身本事才没让它撞毁在沼泽地上——他做了个灵巧的俯冲，让它降落在相对安全的干地上。然后他转过身，瞪着Conway博士，他正疯狂地努力让飞船重新启动。

“什么问题？”Lorne朝他的科学家厉声说。Conway摇头。

“是太阳辐射，上校。”他说。“它给这个星球外面包上了一层离子层——一直干扰飞船的控制。”

“Jason——Abby正坐在那边23英里外的小岛上。”Lorne朝正南挥了下手臂。“Jordan没有别的办法能带她来这儿，他和Rodney肯定用了Jordan偷走的小飞船。\*他们\*怎么能让飞船正常工作的哪？”

Conway认命地叹了口气，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来。“尽管我恨这说上校，我不是Rodney Sheppard。他也许是我遇到的最难缠，最喜怒无常，最讨厌的头儿，可他跟别人是个天才的时候，没说错。他匆忙中就能做的事情，我们得坐下来好好研究。现在我能让小飞船重新飞起来，可我得花点时间想好怎么弄。”

“好的。”Lorne点头——Conway恨Rodney，即便在称赞Rodney的话，那事情肯定不妙。“你觉得要用多长时间？”

“几个小时。”Conway咬着嘴唇。太长了，Lorne想，再过四个小时太阳就要出来了，然后没有防护的Abby马上会被烤焦的。

“那么我们这么做。”Lorne说着站起来，从小飞船后部抓起两套防护服，把它们塞进背包里。“我步行去Abby那里。你留在这里，找出让这玩意儿重新飞起来的方法，然后飞过去救我们。防护服能在你到达前保护我们，始终保持无线电通讯。Rice中尉，你跟我走。Hansen中士——你留在Conway这里。好，我们出发。”

Lorne没停下来听Conway的抗议——他确信他有很多话说，他是跳出飞船舱，开始跑过湿地。很快，他听见Rice赶了上来。

“你确实知道我们得跑23英里，然后带着两套防护服游到那里，对吗？”Rice问他。Lorne白了他一眼。

“不，\*我\*得跑23英里，带着两套防护服游过去。”Lorne对他说。“你和我起跑，然后在我游泳的时候掩护我。那些盘旋在开阔水面上的恐龙鸟喜欢和top狂欢。我记得上次我游的时候，它们多喜欢向任何在的东西俯冲。我在水里的時候，你的任务是当它们袭击我时，把它们打下来。”

“好的。”Rice说。“长官……我喜欢Abby……我真的希望她没事，就算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算没有那些恐龙鸟，这仍然是要命的行动。”

“我能行，Jamie。”Lorne坚定地说。“如果我 能，你也能。你一直在做体能锻炼，你的腿比我年轻十五岁。现在——跑吧。”

“是长官！”Rice说，朝他笑了笑。

Lorne对每一份爱都很认真，但他爱过很多次——他有过很多sub，不过每次都过

几个月。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圈里的sub,没法想象和别人共盘,可Abby不一样。Abby是特别的。他爱她的每样东西,从她高尚的心灵到她绿色的大眼睛。和她在一起很有趣,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床下。她喜欢被束缚,就象他喜欢束缚她一样。这也让他爱她。他喜爱绳子在她身上绑出漂亮的图案,喜欢她被束缚的时候在身上蠕动的样子。他从来没有哪个sub象Abby那样完美地回应他——赤裸的她看起来如此美丽,肌肤上交错着的绳索。

他们关系中唯一可能的障碍,朝Lorne目前来看,是Gibbs。他认为另一个top相信他能照顾Abby,可他必须向那人证明,他配得上她——如果他得冒着生命危险,跑着游着横穿这个星球的话,他会做的。没问题。

~\*~

Rodney挪了挪身子,想坐得更舒服点可这不容易,因为他的脖子和臂膀被锁在了墙上。Jordan曾经隔几分钟就狠狠打他头,现在这些地方很痛,他忙不停地为Jordan布置他的复仇,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休息过,累坏了。Rodney不确定帮助Jordan对不对;不过他觉得自己有过任何选择权,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他所作所为的后果吓坏了。

他看了眼躺在铁床上Tony。他手臂上管子现在已经红过三次了他可以看到探员的脸上明显失去了血色,那惨白的脸色衬得他下巴上的青紫更加鲜明。他们已经安静了一会儿,Rodney突然惶恐地想到他可能最后会和一具尸体共处一室。

“我该让你一直说话吗?”他冲口而出。Tony慢转过头,凝视着他,眼里带着疑问。“呃,我知道头部受伤的人得一直说话——是吗?现在也是这样吗?我是……我不想让你昏过去。”

“怕我烦你,菜鸟?”Tony咧了咧嘴说:“别担心——我会的。”

“菜鸟?”Rodney皱起眉。

“我那么说了吗?”Tony笑起来。“肯定在想别人。你知道他把他们抓到哪里去吗?Tim和Abby?他们会没事吗?”

“说实话?”Rodney摇摇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没事。不过我确实知道他把他们抓到哪里去。”

“他让你帮忙了?”Tony问。Rodney又动动手,痛恨自己。

“嗯。你怪我吗?”他轻声问。

“你刚才说他 把一颗炸弹绑在了 John的脖子 上？”Tony挑眉问。“不 Rodney。我不怪你如是 Gibbs, 我会 做一模一样的 事情。是说 那个冷心肠的混蛋值得那么做。”

“你真的认为是 那样人 ？冷心肠？”Rodney问。

他看见Tony叹了一口气，盯着天花板看了 好长时间。

“我知道”他终于说。“有时候的 .....别的时候他看着我 那里\*有些\*东西，可接着 它消失了，于是我想 也许那是我想 象出来的。”

“你不 太喜欢top们是 吗？”Rodney喃喃 地说

“从没 碰到过不 能打败的。”Tony微笑着回答。“这， 除了Gibbs。而我来 不停 留很久，免得他们搞乱我头 脑。不 爱被约束，菜鸟。”

“Rodney。”

“随便吧。”

“我从不 相信恋爱，项圈，共盘——所有 这些东西，直到我 碰到John。”Rodney坦白道：“我的 父母是switch——疯狂的switch。我 就像在战场上长大的，或者是实况象棋赛 我我 妹妹 就是赌注。”

“哦对我 知道 那种感觉。”Tony轻笑起来接着他头 落了下来他 深吸了一口气。“是我的 错觉，还是这间 屋子现在沉到水里去了？”他问。

“是” Rodney小声 说

“嘿——你父母喝酒吗？”Tony问。

“我爸喝。我 妈为和他着 干，就滴酒不沾。他们都是 switch, 所以他们随时改变，就为了 可以相互作对。”

“我父亲酗酒。”Tony对他说 “你肯定这房间没在水里？”

“很肯定。”

“好吧，菜鸟。相信你 我到 哪里？哦对——父母。我 父母喝起酒来就像别人呼吸一样 那是我 妈去世之前。后来我 爸待在一连串的时髦酒 店里 这我 爸可

以喝到烂醉，不用担心弄脏房间他会出去，勾搭那些 sub，带他们回我的套房，把他们绑在我的卧室里，操得他们天昏地暗，然后睡死过去。我差不多什么都能听见——他醉得太厉害，不可能不发出声音，而他们则根本不知道我睡在隔壁。”

“听起来很糟。”Rodney评论道。

“啊，好时光，菜鸟，好时光。因为到了早上我必须过去，把他们解开，否则他们会一直被绑到中午他醒过来。我会说他们几句，告诉他们要安全性交——我是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笨蛋 sub 会和个喝醉的 top 去酒店，让他绑起来？傻瓜。”

“那么如果他一直喝醉的话，谁照顾你呢？”Rodney问。

“女仆，行李员——碰到过一些很酷的门房，他们总是知道好玩的地方。后来我到了青春期，我觉得不能让他一个人风流快活，所以我开始在晚上溜出去，穿着紧身裤子，给自己找乐子。Top们太容易上了，我爸抓住过我几次……不喜欢我不肯罢休——也许只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事与愿违——结果他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

“妈的——Tony，这听起来真可怕。”

“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Tony叹了口气。“喜欢寄宿学校，当然他们试图把 top 和 sub 分开来，我们都很年轻，但是每个人明白自己的性向。那些不确定的家伙……这个我很高兴帮他们搞清楚！等到我把自己的宿舍里的‘不确定因素’都解决了，我开始在晚上爬出去，沿着下水管下去，闯到隔壁 top 的宿舍里找乐子。当然，最后被抓住了。”

“出了什么事？”Rodney没想到会碰上童年和他一样糟糕的人，可Tony的实在和他彼此彼此。

“有个星期，女舍监每天晚上都教训我。”Tony说，快活地叹了口气。“可那个周末，DiNozzo魅力对她起了作用，剩下的这个学期里，我每天晚上都被绑在她床上。”

“你还未成年？”Rodney问，吓坏了。

“嗯。可不是她的错——我勾引了她。她没点机会。”

“我不奇怪你对 top 的评价那么低。”Rodney评论道。“你生活中，他们差不多总是让你失望。”

“哦，我还没让他们近到可以让我失望，菜鸟。”Tony对他说，“只是利用他们然后离开。”

“直到 Gibbs。”Rodney悄声说 Tony变得一动不动着 长长地叹了口气。

“嗯。直到Gibbs。他会让我利用他他肯定也不会利用我”双关语让他笑了起来。“他要是真的 Rodney。”他轻声说“我是个讨厌鬼。”

“我想 Gibbs能对付你。”Rodney说 Tony重新记起了他的客 他还不知道是好兆还是凶兆。

“嗯 这个我们永远不知道了，Rodney？”Tony回答。“没时间了。”

“你为啥留在身边？”Rodney问。“为啥离开去找一两相情愿的top？”

Tony沉默了一会儿。Rodney希望他还清醒着摸着 Tony动一下脑袋。“从没想到会让别人圈我”他说。“可Gibbs提出来的时候……这个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而且……”他没声音了，然后叹了一口气。“John圈你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Rodney？”

Rodney想起一顿海滩上的晚餐，晚霞映照着他们让 John把项圈套到自己脖子上的感觉——“顺理成章”的感觉。

“那意味着一切。”他喃喃低语。

“我也一样”Tony说“他告诉我他不会睡我 可他把项圈扣到我脖子上的那一刻起 我发现我是个老派人。如果要戴着项圈 我就不会和其他top上床。”

“你已经禁欲五年了？”Rodney难以置信地问。“你？”

Tony轻声笑了起来。“人们看到想到的东西，菜鸟。”他轻声说

“这是种姿态吗？”

“不全是”Tony的声音变轻了，然后又响了起来。“你瞧，项圈有某种意义……而我想向自己证明我配得上他那样人这多少是种自我测试，你知道我想做不错。”他瞥了眼手臂上的管子，里面再次充满了他自己的鲜血。“觉得有点累。”他嘟囔着“太累了，游不动。你骗我 Rodney；这房间在水下面。”

Rodney再次拉扯着束缚他的锁链，尽管自己已经被紧紧地绑着 如果他能够挣开

他就能过去，停止这一切。Tony的头转向一边，眼睛合了起来。

“Tony！”Rodney疯狂地扯着锁链。“DiNozzo！醒醒！”

可这次，没有回答。

## 接 篇

Tim不清楚自己在哪儿。上一秒钟他还在Atlantis开会，下一刻他就在一块石板上醒过来，周围有人瞪着他。可怕的，腰带上挂着骷髅头，项链上缀着牙齿。他的大脑甚至都不能开始理解这件事。他昏了过去，重新醒来的时候他——觉得胳膊在抽痛，低下头他看见枪伤又裂开了。鲜血浸透了绷带，开始从沿着胳膊滴落下来。

“哈罗？”他大声叫起来。可怕的土著人没理他。“我死了吗？”Tim皱着眉问。“不过要是我还活着，这是太吓人了。”

一个土著抬起头，冲着他大笑起来。接着，她举起手，做个抹脖子的动作，然后又大笑起来。

“好吧。宇宙里所有的星球可能都很糟。”Tim咕哝道。他不知道他的小组在哪里，会不会有来救他。他想Gibbs大概有生气——而Ziva……他露出了痛苦的表情。Ziva大概会发飙，而他以前看过她发飙的样子，那样子可不好看。他不喜欢她眼里那黑暗，强烈的表情，希望她永远不要他用那种眼神。

“日落。”一个土著说道，指着她的天空。Tim可以看到太阳正无情地向地平线落去。

“日落时会怎样？”他问，她转过身，指着几英尺之外的一堆篝火，周围放着几十把做工粗糙的刀子。她朝他笑了。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一口烂牙，闻到她嘴里的臭气。

“日落。”她又说道，讪讪地笑着。“到时候我要向Wraith献上供品。”

“呃……供品？”Tim紧张地问。

她朝他笑着，眼中映射着火光。“你。”她告诉他。

Tim用头撞着身下的石板。“哦，糟糕。”他喃喃地说。

~\*~

跑23英里穿过开阔地——有些是危险的沼泽——让Lorne想起体能训练的日子。这一次，跑全程的功力更加强大，他把自己推到了极限。Rice努力跟着他。Lorne知道在这样地形上，用这么快的速度奔跑，他俩都有扭伤脚脖子 的危险，或者更糟，可他别无选择。太阳快要出来了，他们 没多少时间了。日出后，任何没穿上防护服的人几秒钟 就会毙命。

这个星球上的个月亮已经落下了，另外四个正缓缓地地平线沉去。Lorne不时听见Abby在自言自语，有时候 她会唱歌，这使他的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从耳机里听到她的声音能让他 集中注意力，肾上腺素加速分泌。

当他到达水边的时候 已经很累了，可他没时间休息。他迅速把包扔到地上，抓起水壶，喝了几大口水，然后把包里所有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只留下了防护服、水壶和匕首。他脱掉所有衣服，只穿着短裤，把枪裹在防护服里，好让它保持干燥，然后重新背好背包。背着包游泳不容易，可他没有选择；没有防护服，阳光一照到他身上，他们 就会死去。

Rice跑了过来，弯下腰，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喘着气。他干呕了几下，看来精疲力竭了。Lorne打开无线电。

“Conway——我下水了。在我冒生命危险和恐龙鸟搏斗以前，小飞船 有什么进展吗？”他问。如果小飞船修好了，他就必须要游泳了——他们可以马上飞到Abby那里。

“对不起，上校——快了，可 还好。”Conway回答。“我们第二次降落的时候一半的水晶体烧掉了，我在 更换，还要重新校准……”

“我要道 歉。”Lorne迅速说。“快点弄好，来救我们。我要 下水了，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无线电联络都交给Rice。”

“是 上校。Evan？祝你好运。”Conway说。Lorne微微一笑。他的小组相处融洽，私下里，他很喜欢他的科学家。好吧，也许他是 Rodney Sheppard，可是个 好人，即使Lorne的确暗中怀疑他 也许是性冷淡。Lorne认为这是 Jason Conway的私事，和别人无关。他已经在Atlantis上教训了个陆战队员，因为他听到那家伙对Conway的性向冷嘲热讽。

Lorne把无线电丢到从包里倒出来的那堆东西上，深吸了一口气，看着 远处墨黑的水面。从这里游到Abby被绑的小岛很远——大约有两英里，在跑了23英里以后，这实在是很长的距离。Rice做了个鬼脸。



“你确定你想这么做，长官？”他问。“我们可以就等着Conway修好飞船……”

“假如她日出前修不好呢，Rice？”Lorne说。“你以为我能坐在岸上，完全地裹在防护服里，听着她被太阳烧焦的时候尖叫？你看过死于这种太阳射线的人吗？完完就是把骨肉烧尽，只留下一堆胶质，要过五分钟才会死——痛苦万状的五分钟。”

Rice重重地咽了下口水。“只是……要游很长距离，那些会飞的爬虫很凶，长官。”他咕哝着。“还有，呃，我们……我想失去你。”

这话让Lorne感到一丝苦涩。Rice是个sub，他们刚到Atlantis的时候他曾经和他玩过几次，他们并不太和谐——Rice不喜欢束缚——这段恋情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他们相互之间还保持着好感。年轻的陆战队员有种本事，能让自己看去老是邋里邋遢，笨手笨脚，可他是个好孩子——大大的棕色眼睛总是讨人喜欢。Lorne喜欢用手捋过他乱糟糟的黑发。

“Rice——Jamie——你是个孩子，我不指望你会理解，可我必须这么做。”Lorne按住他的肩膀，对他说。Rice咬着嘴唇，眼睛盯着他面，然后抬起头看着他点了点头。

“你爱她，是吗，长官？”Rice问。Lorne笑了。

“嗯，是的——做道恋爱中的top多疯狂，中尉！现在——你是个好射手，你必须是个好射手，因为我在水里的時候，你不能让那些爬虫杀死我。我游泳的时候需要你给我断后，Jamie。”

“我没法全程掩护你一直到对面，长官。”

“我知道。”Lorne点头，绑好腿的枪套，把匕首插在里面。“游远以后我只靠自己应付它们。现在你必须记住，日出前穿好防护服——好吗？就在天最黑的时候，因为这里的日出很快，天一亮就晚了。明白吗？”

Rice点头。Lorne拍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开，摸着毫不迟疑地一头扎进漆黑的水中。

水冷彻骨，一开始他气都透不过来。他花了点时间让自己定下来——他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游。他的水性很好，开米的一半英里游得不错。他动力是肾上腺素，还有些其它的东西。他血液中某些古老的东西让他必须去拯救，去保护他爱着的sub。也许这种东西就在他们最基本的基因里面，尽管还没人找到这种基因，但是它让决大多数的top想保护他的sub。这就是为什么Sheppard、Gibbs、Carson和他绝大

多数Lorne认识的 top 都碰到一个 暴虐的top。他想着Bates中士，他 曾经那么可恶地折磨过Rodney，中士身上的某些东西 总是他 感到‘不对劲’。后来他 找出了Bates让有这种感觉的原因，就在他和 Sheppard设法把中士拉开以后——不过他们 可费了很大劲儿。

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 思绪，一样 很大 蒙着灰皮的东西 溅入他旁边的水中，让他立刻沉入水中。他冒出水面，喘着气，把恐龙鸟的尸体推出水面。它就象一只 巨大带翅膀的蜥蜴，有着 锋利的嘴巴，里面还有同样锋利的牙齿。Lorne朝岸边挥挥手，他能模糊地看见 Rice持枪站在那里。现在周围 很暗了，所有的 月亮都逐渐 消失了；这让 周围的能见度变糟了，也提醒 他离日出的时间 实在很短了。

他努力 游得更快，可他 已经很累了，水又很 冷，身的 背包 越来越重，这些都阻碍着他前进。他 能够 看到 前面的地 方，可它离 他还很远。他 希望 Abby没事；恐龙鸟一般在 开阔的水面上攻击，而她绑的地 方离 水边有点 距离。如果她就在岸边，他 会更担心，因为只 迷路的恐龙鸟可能会乘机攻击她。

他希望 她知道他 正赶来救她。接着他意识到 她盼望 的是 Gibbs，这让他 胸口一紧。他希望 她别让失望流露得太明显。

有东西 在他是 盘旋，接着 鼓着翅膀，向他 俯冲下来，接着他 感到么 锋利的东西 扎进了他的 肩膀。

“我操！”他大叫起来，赤手空拳地驱赶着恐龙鸟。那动物停了一下，然后又回来攻击他。Lorne听到岸边传来了 枪手，可他已经 在射程 之外了——现在他 只能靠自己了。他潜入水中，躲开恐龙鸟的又一次攻击，等他冒出水面时，手里握着 匕首。那鸟向他俯冲下来，张着嘴巴，尖利的牙齿 闪着光。

Lorne用力把匕首扎 向它的 侧面，给予它致命的一击。那鸟大声尖叫着，像铅块一样落入水中，仍然 在尖叫。它拍打着水面，Lorne淹没在它掀起的 海浪 里。他 沉了下去，背包的重量 拖着他，接着他又浮出水面，大口 透着气，马上又沉了下去。恐龙鸟仍然尖叫着，挣扎 着，溅起很大的 浪花，让 Lorne很难一直停留在水面。Lorne伸手抓住 它的 翅膀，匕首再次捅进它的身体。这回它不叫了——身体 软了下来。Lorne把带血的匕首插回鞘里，继续 向前游去，竭尽全力 游到最快，没有回头张望。

三只 恐龙鸟在他上 盘旋，相互叫着他 能看出来经过另外两只 鸟的遭遇，它们不确定要不要 继续 攻击。但是它们的 会有其中一只 飞近，他被 迫停下来，朝它们大声呼喝着，希望 能赶走它们。他 没法 再进行一次搏斗了；他肩膀 被鸟喙撕开的地方很痛——他没法 判断伤势，可的确 痛得要命。他不 清楚 自己 流了多少血到水里，

可他感觉真累，现在他 能做好不 停地游。他的 四肢像灌了铅，每一下划动都 很费力。

现在小岛变近 了——燃起他的 希望 ——可月亮都落下去了，他 以看见地 平线上闪出一丝微光。他 没多少时间了 .....如果他 不能 快到达那里，他和 Abby都会 用一种特别痛苦的方式死 去。他 暗想着 其他的 营救行动进展如何 ——Ziva, Gibbs和 Sheppard。他下 水前他 们曾有过 几次无线电联络，可没 什么 实质性的东西 ——大家都太专注于自身的 行动了。

他的 脚触到了什 么 东西，发出 一声惊叫，马 上他 意识到他 瞥了一 眼天际，他明白如果跑起来的 话，也许正好来得及。他 半游半爬地冲出水面。游完这 么 长的距离，他想 停下来休息；他腿 好象是用混凝土做的。他 觉得自 己没 法 跑起来。他的 胸口上很快淌下一 缕 鲜血，因为没有水刷洗着。他 肩膀 上的 伤口。他 没有理会这些，强迫自 己 朝着显示是Abby被绑的 地方跑去。他 没有带 生命信号探测仪——他不 确定 它是不 是 经得起长途游泳——可 他 背下了 她所在方位的细节。他是在 打开背 包，拿出裹在防护服里的枪时，才停了一 下。

他的 腿失去了控制，因为有 东西 向他 俯冲下来。恐龙鸟在袭击他。趁他还没 有离开岸边太 远，觉得有把握抓住他。他在 最后一刻才勉强举 起了枪，朝那只鸟扫出一梭子子弹。它抗 议地尖叫着，重新东倒西歪地飞了去。一只 翅膀耷拉了下来。Lorne继续 奋斗着，穿过灌木丛。他 必须 靠近.....他必须.....

他看见 一道小船 留下 的痕迹，肯定 是Jordan带她过的 时候 留下的。现在他的 双腿他 疲惫 的大脑下达的命令回应得更快了。

接着，他 看见了 她。她穿着黑色的作战裤和黑色的T恤，胸口印着骷髅。她的四肢被锁链紧 紧 地 绑在一起，锁链的头 绕在身 后的树上紧 紧 锁着她。听到他 穿过树丛的声音，她抬 起了头。

“Gibbs！”她说。即便已经 筋疲 力尽，他 仍然 振作起了精神。当她看来 营救的是他而是 给她戴上项 圈的top，不是 她崇拜的那个人后，她的眼 光黯淡了。

“对不起，Abby。”他喘着气，来 到她 身边，拔出了枪。“是我 ”他解下她项 圈 上的小炸弹，把它扔进灌木丛。“现在，护住。”他命 令道。

“Evan？”她说。声音里带着 惊讶和疑 惑。可她仍然 服从了他，尽量在锁链允许的范围里缩起身子，双臂掩住脑袋，引得锁链一阵刮响。

他朝链子开 了火，一 枪又一枪，直到它断开，紧 紧 着他 扯下了背 包。

“没时间解释。”他气喘吁吁地说“先穿上这个——快点！”他把防护服扔给她，然后拿出自己的

“你受伤了！”他叫起来跑过来检查他肩上血淋淋的伤口。

“穿上防护服！马上！”他吼起来看见第一缕阳光已经照到了离他们几丈之远的地方，随着太阳在空中升起，正快速向他们靠近。

她的眼睛瞪大了，可问也不问地马上照做。Lorne谢谢她过去几年里一直属于Gibbs迷的top，已经学会不加分辩地服从紧急的命令。就在阳光终于照到他这之前的几秒钟，他穿好了自己的防护服，然后他就这么倒在地上，筋疲力尽。

他做到了，她全了他救了她。她是他的……起码会是的，如果他能够让她过度保护的top相信他配得上她的话——还有如果她要的话。她要他吗？还是和他玩玩？也许他太当真了而她根本没这想，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过机会——也许她的心永远属于Leroy Jethro Gibbs，永远不属于他。

“Evan？你没事吧？”Abby爬过来，躺到他身边。她举起手，捧住他的头盔，透过透明面罩，凝视着他。

“对不起，我是Gibbs。”他疲惫地对她说。

“你为我来的吗？你来救我吗？你为我冒生命危险吗？”她说，听起来非常震惊。“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些透明面罩吻一个人？”

“不行。”Evan朝他微微一笑，“不过你可以以后吻我。”

“我会等的。”她说，快活地蜷在他身边。他搂住她，喜欢地感觉到她的身体和重量紧贴着自己。还留在她身上的链子在防护服了当啷作响。“答应我除了你，没人会把我绑到任何地方，永远不会。”他说他大声笑了起来。

“我很高兴答应你。”

“Gibbs没事吧？”她不安地问。

“没事。等我透过气来我会全部解释给你听的。”他回答，紧紧搂住了她。

“看，日出多美。”她说，抬头看着这片林中空地的四周。“刚才那么黑，我那么害

怕……可在白天，这儿方很美。”

是的——太阳发出深粉色的光芒，把他们周围的一切映照成紫罗兰一样的颜色。

“漂亮但是致命”他告诉她。“射线会把身体烧焦——所以我们要穿上这些防护服。”

“哇哦——你真正是在千钧一发的候赶到。”她说，依偎得更近了一些。“你怎么来的？”她问。“你来的时候是湿的……还差不多半裸着。”

“我跑了23英里，然后又游了两英里，才到这儿。”他对她说

“23英里？上帝，Evan——那几乎是马拉松了。”她说，“然后你还有精力那么游过来——都是为我？”她的眼睛面罩后面闪着光。

“是的”他回答。“都是为了你，Abby。”

他渴望吻她，然后她压到身下和她做爱，可眼下只能满足于隔着防护服揉着她。

“那是么？”Abby坐起来，Lorne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吃惊地朝四下看着。

很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叫声，声音断断续续，痛苦地起伏着

“也许是我打的那些鸟中的只——也许它们有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困在水面上。”他心神不宁地嘟囔着

Abby重新靠到他身上，紧紧抱着他。“我以为这个地方夜里很怕人，可现在我觉得白天更糟。”她小声说

她正靠在他的伤肩上，可他什么也没说——他是抱得更近，双臂紧紧地围绕着她。

“没事。”他对她说，“结束了。现在我在这里和你在一起，你永远安全的。”

“安全是的”她朝他微笑着。“可不无聊，对吗？”过了一会，她不再问他，大声笑了起来

“不……不无聊。我保证我会永远让它刺激，只要你答应我，你会永远让我保护你。”

“我答应。”她笑了

他们在那里躺了很久，谁也没说话，只是相互拥抱着。过一会儿，Lorne听见小飞船发着低沉的轰鸣声向他飞来。他用尽浑身的力气站起来，紧握着Abby戴着手套的手，慢慢朝它走去，

“总算来了。”他们坐到舱里的時候，他向Conway抱怨着。Conway朝他笑笑，又向Abby笑笑。

“干得好，上校。”他说，“很高兴看到你平安无事，Abby！”

“去接Rice，然后我们回家。”Loren疲惫地搂着Abby，闭上了眼睛。“然后我要睡它一个星期。”

Conway的笑容更大了。“没错。”他说

Hansen把飞船开到和Rice分手的地方。他们打开舱门，可没有中尉的影子。

“你确定这是你离开他的地方？”Conway问。

“嗯……我去看看。”Lorne叹了口气，说他累得不想动弹，可没必要再让别人穿上防护服。他走到外面，沿着岸边走着。白天这里看起来那么不同——Abby说对；景色很美。夜里墨黑的水面，现在在阳光下泛着不同的紫色，沙滩则是一片漂亮的粉黄色。

他看见一堆东西，认出是自己留下的。他走了过去。他的衣服和无线电堆在原来的地方，可看到Rice。他走过几块岩石，接着滑进了一摊红色的粘胶里。有东西在他脚下嘎吱作响。

“哦，妈的。”Lorne蹲下来，仔细检查着那摊东西。

“Evan？”Abby在他身后走过来。“没事吧？Jamie在这里吗？哦。”她瞪着他的脚下。

Lorne看见Rice的背包原封不动地躺在几丈之外。他走上去，捡起了它，打开，拉出一件没有穿过的防护服。他的心沉了下去。他看见附近有具恐龙鸟的尸体，它那坚韧的皮革比人的肌肤更能抵御太阳射线。它的侧面有一道很长的伤口，似乎是被枪打的。

“哦不，Jamie。”Lorne摇着头。“这只可恶的鸟肯定冲下来弄伤了他，他不及跑到

背包那里穿上防护服。”他悄声说

“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Abby的眼睛惶恐地睁大了。

“是他被太阳烧死了。”Lorne。“哦，妈的，对不起，Jamie。太对不起你了。”他蹲到Rice的遗骸旁，找到他的军牌，揣进兜里。然后他和Abby拢起软胶一样的遗骸，把它们放进空的防护服里，准备把Jamie剩下的东西带回Atlantis。”

“我真难过Evan。”Abby轻声说“他是个好孩子，他是为了帮你救我才死的。”

Lorne捡起Rice的背包，Abby捡起他的。然后他们慢慢地走回小飞船。他之前的高兴都消失了；他成功了——他救了Abby，他永远不会为此后悔——但是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他感觉到Abby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

“我知道这种感觉。”她对他说“我们也失去过一个组员。Kate。她是我朋友——我仍然思念她。”

他点头，也握握她的手，然后他俩一起走进小飞船。

“带我们回家，Hansen。”他轻声说。舱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可Rice……？”Conway说接着他看见了Lorne脸上的表情。“哦，妈的。”他叹了口气。

Lorne坐到椅子上，飞船飞了起来。Abby脱下他的头盔，然后开始解开他的防护服。

“你的肩膀受伤了。”她说“我想看看。”

“别。”他对她说“只要……过来。请你。”

她脱下自己的防护服，然后像猫一样的蜷缩到他腿上。他紧紧地抱着她，把脸埋进她的辫子里。

“没事了。”Abby低语道。她的手轻柔地梳理着他的头发，抚摸着她安慰着他。“我们在一起Evan，我永远不会让你离开。”

他以为这完全是关于他保护她安全的，可结果证明恰恰相反。她结实的双臂抱着他，而在她的发间安静地哭泣；滚烫的、苦涩的泪水带着疲惫和悲痛。“我你在一起”她重复着。“我你在一起 嘘。没事了我在这里结束了。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

梗概：“你赢了。对不起。就是不要再伤害他。求你。”

Ziva沉着地注视着在巨大的篝火圈 狂欢的村民。在篝火的那一边，Tim躺在石板上，等着自己被用那可怕的仪式中。

整个部落的人都在这里，但是Ziva毫不怀疑。如果需要的话，自己一个人可以向他们全体挑战。当她摒弃一切感情以后，她会成为一部冷酷无情的杀人机器——她能够感到感情已经开始退去。如果她能够找到引导内心黑暗的方法，让她能够利用这种力量带给她优势，却不让她完全毁灭她——那样肯定没问题了吧？随即她想起了Tim中枪以后Gibbs的眼神。他有过同样的体验，就像她现在体验到的样他。曾经在植发妻被杀以后杀人报仇，他知道这种感觉。她认为他一刻也没有后悔过。她知道他会毫不迟疑地重复这种行为，但是她也能猜到如果他现在在这里，会对她说什么；她心中的黑暗不会那么容易地被用好就抛在一边。她必须控制它，否则就会永远被它控制。

“我建议我们来个调虎离山。”Teyla说。“Ronon，Ziva和我自己先开火，把他们引到那个方向，然后Kahla救下Tim，带他到达安全的地方。陆战队员在后面掩护我们。我们回到飞船汇合。”

“那是你的计划？”Ziva皱起眉。整个部落都在这里，而他们只有十个人——她自己，她的三个朋友和Sheppard派给他们的六个陆战队员。他们都很能打，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这计划有点蹩脚。”

Teyla微微一笑。“我们以前实施过这样的营救。”她低声说。“Rodney Sheppard被他们抓住的时候。”

“Sheppard干过两次。”Ronon咕哝道。“说他在另一个宇宙的时候，他们又这么做过一次。”

“每次都成功？”Ziva不相信地扬起根眉毛。

“是的。”Ronon坚定地说。

“很好，那么我们照你的计划来。”Ziva歪了歪头。Teyla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她比Ziva更了解囚禁Tim的野蛮人。即便如此，即使这些新朋友很好，她仍然希望她自己的小组在这儿——她习惯了Gibbs和Tony的工作方式，她能够预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Tony在办公室里也许是个滑头，



可在战斗中她更希望身边的是他而不是别人——除了Gibbs。“不过——我去救Tim，不是Kahla。”她坚定地说。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好。”Teyla流利地说。

“为啥？”Ziva问。

Teyla坚定地注视着Ziva，Ziva在她眼中看到了答案。她不确定能相信Ziva，就像Gibbs，她担心如果Ziva先找到Tim，他会有危险。Ziva强压下怒气。她可靠的！她能够控制自己，她不会伤害Tim——她想营救他，不管怎样，似乎争论不休没什么好处，所以她让步了。

村民们在大吃大喝，庆祝他们即将到来的献祭，所出其不意对他们有利。从好的地方来看，这些人看起来真的不是善类。他们中间，即使是小孩子，没有一个不戴着用人体的部分做成的装饰品——牙齿、骨头片、发髻。一个男人甚至在腰带上挂着一个完整的骷髅头。显然这些人崇拜死亡。

“这是件好事。”Ziva就位的时候喃喃自语。“很快他们要亲身面临死亡。”

Teyla一声令下，刹那间天崩地裂，他们向那些土著开了火。他们的武器占有绝对的优势，可那里有几百个土著，他们很快陷入了混战。他们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但没有时间重新装弹药。Ziva干脆扔下枪，拔出了匕首。在她身边，Teyla挥舞着她的昆侖，Ronon则抡起两把大斧，给敌人造成巨大的伤亡。他粗大的胳膊在空中挥舞着，对他这么个伙子，他的动作中带着种奇怪的优雅，好像他在跳舞，而不是在打斗。战斗队员们都在进行白刃战，保持着战斗队形，就像她对Sheppard的部下预期的那样训练有素。他们战斗着，把村民从Tim身边引开，好让Kahla能够解开他，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Ziva一边打，一边留心着Athosis人sub。Kahla来到Tim身边，发疯似地努力用刀割开他的束缚，可他被绑得很紧，Kahla的行动并不容易。村民中爆发出一声大叫，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人类祭品要逃走了。一群人向Kahla的方向涌去。Ziva发出一声怒吼，向他们杀去。

现在她陷入了重重包围，身边全是村民。她能够看到Tim，他困倦地眨着眼睛，想挣脱剩下的绳索，鲜血从他手臂上重新绽开的伤口中汩汩而出。Ziva感到心中什么开关被打开了。现在她几乎是下意识地，那些挡在她想要的sub前的人，搏杀着她的身体，被别的什么东西占据了。她觉得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砍瓜切菜般地杀开一条血路，向她的sub冲去。

她心中的黑暗占据了切，浑身充满杀气。她\*就是\*黑暗，这种感觉令人战栗，令人兴奋，令人愉快！Gibbs错了——Teyla错了——这就是她战斗着，感觉自己像个无情的冷血女神，对所有被踩在脚下的都毫不留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大人还是小孩。她已经刀人合一，冰冷的刀锋就是她的正义。

她到石板边闪过迎面而来的具身体，举起刀，正准备捅出去，割开肢解.....

“Ziva！不要。是我！”一个声音叫起来。这声音穿过了她的意识。她感到自己的视线清楚了一点，看见她正把Tim压在身下的石板上。她的刀压着他的脖子。他的眼睛瞪得老大。皮肤下面暴起一根青筋。她暗想割开那根青筋，看他流血会是什么感觉。她会享受这种感觉吗？就像她享受杀死Ari的感觉？

“Ari？”她悄声说，把刀压进去一点，看着一点殷红的鲜血从他的颈侧冒了出来。

“我知道……Air伤害了你，对吗？”Tim轻声说。“你不得不杀了他，因为他背叛了你，可我没有，Ziva。是我，Tim。我没有伤害你。”

Ari伤害了她——是Ari最先向她显示了她的内心；Ari用的谎言和操纵，他对阻碍他目标的人从不留情——包括对她。她爱他，可他背弃了她。她杀了他，因为她必须这么做——但是她不需要享受它。这都他的缘故；这就是她。

“我不是他。”Tim低语道。“Ziva——我不是他。”

她盯着他看了好久，接着，不知怎么地，从悬崖边晃了回来。

“我们得走了。”她突然说。人群向他们围过来。Kahla正在抵挡。Ziva解下Tim头颈上的炸弹，突然计上心来。她拉开引线，把炸弹朝人最多的地方扔去。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带起一团浓重的烟雾，掩盖了他们的身影。

Ziva抓住Tim的胳膊，拉着他向树林中的飞船奔去。他跟了上来，可动作迟缓。她不得不拽着他，疾速奔跑着他跌撞地跟在她后面。很难跟上她毫不松懈的步伐。他们到达安全的树林时，她停下来转身，看她的同伴们进展如何。Teyla看见她成功脱险，就命大家边打边退。

知道他们能够摆脱敌人，Ziva重新抓住Tim的胳膊，拉着他停步地向飞船奔去。

飞船隐匿在树林中，Tim差点撞上它，而她差不多是把他推了进去。飞行员等着他们，等大家到齐后，飞船就会起飞。她为了一个sub而战，为了\*这个\*sub而战。她身上某种古老的本能要求她吃了他，占有他，这是她的权利。

“Ziva——你吓到我了。”他说。“Ziva……嘿，慢一点。”

她把他推到铺位上，注意力集中在手臂上的鲜血上。她用指尖蘸着鲜红的粘稠的液体，然后放到鼻子下嗅着他闻起来有死亡的味道——她喜欢这种味道。

她粗暴地推倒他，他仰面倒在铺位上。她跨到他身上。

“Ziva。”他低声说。“请……别这么做……”

他为她战斗了，赢得了她。现在她要向他宣示所有权。她扯开他的衬衫，用带血的匕首挑开纽扣，苍白的粉色肌肤暴露了出来。接着她俯向他的脖子，想用牙齿咬住那柔软的肌肤，撕开它。她要在他身上留下记号；她要用她的痕迹标记他的全身，好让他知道自己属于谁。她知道他是纯洁的，没有被别的top碰过，这会让一切变得更甜美。她会向他展示成为她的sub是怎样的。她会抓挠，撕扯，啃咬，伤害，还有……

“Ziva。”他又轻声说。他举起双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发。 “嗨……Ziva……是我。Tim。”

她感到好像有在很远的地方叫她，可她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她再次低头凝视着Tim的脖子，肌肤这么柔软，好像在邀请她……有在温柔地低声地对她说话，在她头，脑里引起一阵嗡嗡声，让她烦恼。而他似乎没法赶走它。她重新看着他，现在看得稍稍清楚了一点。她发出一声低吼，因为她看见了围在他脖子上的棕色的黑色项圈……和她的脖子的一模一样。可这是不对的；他应该戴着\*她的\*项圈，而他却没有。他不属于她。可他应该属于她——她为他战斗了……

“Ziva，”他再次说道。他的脸庞变得清晰起来。他很害怕，可还很镇静。他躺在铺位上，注视着她的眼睛，充满爱，坚定不移的爱。“如果你想就要了我。”他轻声说，在她身下放松，奉上自己。“我准备好了。我是你的。你想怎样就怎样。我信任你，Ziva。”

他信任她。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可他还是信任她。她醒了过来。这突然，差点让自己透不过气来。她趴到他身上，头枕着他的胸口。他举起双臂，轻轻地爱抚着她。她躺在那里，愣愣地。黑暗减弱了，渐渐消失了。Tim没事——他救了她，活着她救出了他。

“我不会伤害你。”她耳语道。“我永远不会伤害你，Tim。”

“我知道。”他轻声说，温柔地摩挲着她的背脊。“我相信你，记得。”

她记得——正是他对她的信任拯救了她。她能够听到的心脏在她耳边快速跳动。她喜爱他的身体在她身上的感觉，伟岸、坚定。感谢上帝，她不会在早上醒来发现他身上带着她狂暴性爱的痕迹。她永远不想再次带着心底的空虚，在一个充满敌意的sub身边醒来。

很快，营救小队的其他人也回来了。他们朝着星门飞去。Ziva什么话也没说。她就躺在那里，在她的sub的身上。他的双臂围绕着她，在不平稳的呼吸着，让她感到踏实。

他继续抚摸着她的背部，鼻子埋在她的发里。她感到自己回应着他宁静的拥抱。他对她的完全信任给她所需要的力量，能够和黑暗作战并取得胜利——她知道有他在身边，那种黑暗再也不能靠近她。打败她的一切都结束了。

~~~

Gibbs看看手表,又看看Carson。他们已经过了十六扇门,其中七扇上有炸弹,难度各不相同。可已经过了五个小时而Tony已经有四十分钟没发声音了他们没有门。

“快点。”Gibbs小声说。“赶快!”

“我已经最快了长官。”Cadman回答,汗水从她的脸颊上滴下来,滴到她的金发上。她知道她已经快了一——她就像Carson说的那样能干,可迟了就来不及了。如果他们不能在剩下的十分钟里通过这扇门,Tony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他毫不怀疑Jordan,作为一个前医学院学生,精确地丢失多少血会让Tony的身体停止运作,主要器官发生衰竭。

“好。”她说,剪断最后一根电线。Gibbs把她和Sheppard都推到一边,用力砸开门,沿着长的、昏暗的走廊向另一扇门奔去。就是这里,Tony就在那扇门后面。除非.....那个陷阱,或者是炸弹,还是两者兼具?为什么Jordan让他走到这么远?为什么不在Gibbs穿过星门那一刻,引爆Tony脖子上的炸弹,Gibbs来到了这个星球,已经向他显示了他的偏爱。

他检查着最后一扇门,但没有发现炸弹。无论如何他不能等多一秒钟了。

他踢开门,冲进房间——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

里面没有人。

不过有来过。门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液晶显示屏,那上面.....那面显示的是Tony被关押的房間根据相似的布置来判断,也许在另外一个塔楼里。这是几小时前Gibbs第一次看到的探员。而在这段时期,Tony的情况显然恶化了他苍白得像个死人,身体一动不动。青黑色的伤痕衬在惨白的皮肤上,显得异常鲜明。Rodney仍然被锁链锁在原地,看起来筋疲力尽。

“妈的!”Gibbs大力捶向身边的墙壁。

Sheppard瞪着屏幕,Gibbs看得出来他在如饥似渴地看sub。他跑到控制台旁,查看着,然后转过身摇摇头。

“Jordan让Rodney生成了一些假的生命信号,把我们引到这个房间。”他说。

“所以说我们选错了塔楼?”Carson看法快要哭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是我建议.....”

“不是任何人的责任。”Gibbs厉声说。“除了Jordan;他想我们到这座塔楼来,所以他留下线索引向这里。现在我猜他要给我们来场实况转播,结束这一切了。”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重新搜索另一座塔楼了;Tony撑不了那么久。John看看手表,然后看着Gibbs,摇摇头。

“还没有。”他说。Gibbs点头。

“最好快点。”他说。“我们差不多没时间了。”

就在这时，屏幕上发出一阵响声，Rodney和Tony所在房间的们打开。Gibbs看到Jordan走进来，他到摄像机前，直视着他们。John打量了下四周，指了指屏幕上方的个摄像机，它让Jordan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就像他们能够看到他一样。

“啊。Gibbs。我真难过——你又做个错误的选择。你一生都是这样对吗？”Jordan说。“首先，多年以前，你做个错误的选择，把我从我身边偷走。现在，你做了另一个错误的选择，要为这后果煎熬。这时我的时刻，Gibbs——我为此等了很久，我要你非常仔细地看。”

他到Tony躺着的地方，拔下他胳膊上的管子。Tony动了一下，嘟哝了几声，起码让Gibbs确信他还活着。Jordan解开Tony颈圈上的炸弹，把它放到地上，在别人够不着的地方。接着他回到Tony的身边。

“他很漂亮。”Jordan说，用手指划过Tony的脸颊。Gibbs觉得心抽紧了。“我看得出来你为啥圈他。我没想到过他是你的类型，可他的对吗？所有能说会道的魅力，加上那么一点DiNozzo的弱点。他是个麻烦，是个挑战。你喜欢那样对吗，Gibbs？”

Gibbs哼了一声。Jordan挥拳打在Tony的下巴上。Tony的眼睛睁开，发出一声惊叫。

“我问了你一个问题。”Jordan说。“请回答。”

“是的。”Gibbs咬着牙说。“我喜欢Tony是个挑战。”

“我就是这样想的。”Jordan对着摄像机笑了。“他最早问你的是啥？”

John做个手势，示意让Jordan说话，拖延时间。Gibbs朝他眨眨眼，表示了解。

“这个……他第一次到NCIS面试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像被硬拖进来的猫，可他的眼神有点不同。他的姿态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可他的眼神说明他想取悦。”

“你喜欢那样？”Jordan问，手慢慢滑向Tony的胸膛。Gibbs用力咽了下唾沫。

“嗯，我喜欢那样。”他同意。

“从那以后，你就一直喜欢，是吗？”Jordan大笑起来。“你喜欢让他紧张不安，你喜欢让他为了你的肯定而努力工作。你肯定他时，那么吝啬地继续一点点，总是让他想要更多，因为你继续的永远也不充足，是吗？”

Gibbs觉得自己握成了拳头。真是这样的吗？也许有那么一点。

“这帮助他好工作。”他生硬地说。“用这个办法，我让他达到了最佳状态。”

“这总是和工作有关吗？还是有时候是更私人的原因？”Jordan问。

Gibbs想了一会儿，可他太慢了。Jordan的叉子又挥出去，Tony的嘴像刀子一样割着他，让他畏缩了。

“是有时候是更加私人的原因。”他轻轻地说。

“很好，这正是我想听到的。”Jordan说，“因为我准备对亲爱的Tony做点事情。一点非常私人的事情。而且我要你看着，如果你看别的地方，我会让他非常难过。”

Gibbs什么也不做，只能看着他的内心怒涛汹涌，因为Jordan开始解开Tony衬衫上的扣子。

“哦，亲爱的上帝，不。”他悄声说。

“你瞧，我不想让他死翘翘的。”Jordan说。“他很衰弱，可还有意识。我想在我要他的时候，让他能感觉到。”

“Jordan.....不.....求你.....你不必这么做。”Gibbs嗓音沙哑地说。“现在还不晚。你还有机会停止这一切。”

“哦，我知道。”Jordan朝摄像机微微一笑。“可我不想停下来，Gibbs。我一直盼望这么做。Tony也不是我通常的类型，可他是你看中的男孩。我会很高兴地享用他，就像他应该被享用的那样——因为你没有好好享用他。”

“你怎么知道的？”Gibbs，试图做点什么——随便什么——来避免悲剧。

“我一直在听他和Rodney的对话，Gibbs，就像你过去几个月里做的样子。他迷上了你，可你对这孩子很残忍，Gibbs，你可以带他上床，给他想要的，但你总是让他紧张，让他为此努力，不是吗？你让他为每样东西努力——每句称赞，每个宠爱的眼神，每次微笑。我快要为他难过了。”

他解开Tony衬衫上的所有纽扣，让它敞开露出sub的胸膛，上面覆盖着细密的深色胸毛。Gibbs竭力让自己不动声色，可他做不到。他转过头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Jordan反手抽在Tony脸上，Tony嘶哑的叫声让他重新转向屏幕。

“请让你的眼睛停在屏幕上，Gibbs。我不想让你错过任何部分。”Jordan对他说，透过摄像机直

直地看着他 “如果你转过去，我会让他叫得更响。”

Jordan解下Tony的皮带，把它从搭裤中抽出来，然后拉开他的门襟。Gibbs站在旁边，无动地站在一旁，当Jordan继续脱衣服的时候，什么也做不了。Gibbs身上的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他能够感到Sheppard、Carson和Cadman在看着Jordan，意识到他们无声的同情，可这对他有个屁用。

Jordan停了停，把Tony绑在床上的各种镣铐，他把它们都解开，显然认为Tony没法进行任何挣扎了。现在Gibbs对Jordan的计划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都是一丝不苟地筹划好的，精确到每个细节。

他拉起Tony，而Tony懒洋洋地靠在他身上。

“你想做吗？”Tony含混地说，鼻子拱着Jordan的脖子。Gibbs皱起了眉头，他太了解DiNozzo了……“嘿，帅哥，”Tony说，他笨拙地抚摸着Jordan的身体，又拍又揉。“你要我吗？”他在Jordan的耳边低语。“我想你要的。”

Jordan笑了起来。“你的男孩像只叫春的猫，Gibbs。他跟任何人没差。”

“我很在乎。”Tony说。“总是这样的。”他重新懒洋洋地向前靠去，好像失去了平衡，但是Gibbs没有上当。他注意到Tony的口袋里多了串从Jordan口袋里偷出来的钥匙，正当他向前靠去，让Jordan抓住他的时候，他把钥匙扔到Rodney脚边，同时用手敲着铁床，弄出当啷声，好盖住钥匙落地的声音。

Rodney的眼睛睁大了，他伸出一只手，把钥匙拖到自己身边，接着努力扭着身体，用被绑的双手捡起钥匙。他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还几乎把钥匙掉在地上，可最后还是拿到了它们，开始疯狂地寻找能够打开他锁链的那把钥匙。Gibbs努力不看他们，以防引起Jordan的怀疑，可他希望Rodney能够成功让Tony继续俩的机会。

Jordan突然行动起来，把Tony脸朝下扔到铁床上。Tony叫了一声，因为Jordan把衬衫从他的背上扯了下来，然后把他压到床上，他的脑袋紧贴着Tony的屁股，双手紧紧握住Tony的手腕，不让他动弹。他俯在Tony半裸的身体上，舔着Tony的后脖颈。Gibbs感到他心里的什么东西碎了——某些熟悉的、冷静的东西，让他一直压抑住自己的东西。但是他还不能投入其中，他必须保持思想集中，看在Tony的份上，因为那一刻到临的时候，他必须有所准备。他看见Carson做了手势，于是微微点头，双手藏在控制台下面，回了个手势继续。

Gibbs用眼角的余光看见Rodney打开手铐，接着脚镣在Jordan的身后，没让他看见。他已经被锁了几个小时，身体有点摇晃，但是他还是静静地站起来了。

“你喜欢我这样大个子？”Tony在对Jordan说话，继续拼命分散他的注意。“完全没动地在你身下，那感觉不错，吭？总是喜欢性感的家伙——你有没有听说过Ricardo Montalban？”

Gibbs翻了个白眼；这真让人惊讶，Tony的诱惑技巧永远会成功。

“你让我起来，怎么样？这样你要我的时候，我能看着你。”Tony问。Gibbs明白这个要求的意义。脸朝下，Tony没多少地方可以耍花招，不过如果Jordan让他起来那么Tony有稍纵即逝的机会，可以打败攻击的人——如果他是太虚弱的话，而看着Gibbs一点也不确定他能行。

“那样很好……如果你让我起来的话，我可以让你看看DiNozzo之吻会有多棒。”Tony说。Jordan咬住肩膀，Tony发出一声压抑的叫声。

“我就喜欢你这样。”Jordan对他说。“你的位置好，让我操你。”

第一次，Gibbs看见Tony的脸闪过一丝真正的惊恐，而他做的只有两眼盯着屏幕。

现在Rodney偷偷向他们爬了过去。他手里握着一截锁链——它很结实，打一下很厉害，Gibbs想如果挥得准确的话。他知道Rodney Sheppard是个科学家，不是斗士，但是也希望将军向他传授了一些格斗技巧，哪怕只为了让他们经常执行的危险任务中能够自保。

Tony脸朝下，不可能看见Rodney有多近，而Rodney发出一声挑战大叫，把锁链重重地向Jordan的背部打去。Jordan吼了起来。Tony在他身下挺起来，摇晃着扑向Jordan，后者正和Rodney争夺着锁链。

“我抓住了，Rodney。快跑。”Tony叫着朝Jordan的腰上打了一拳，考虑到他现在虚弱的状态，这一拳着实不赖。“跑出去，Rodney——走！”Tony嘶哑地喊着。

但是Rodney没有跑，Gibbs一刻也没想过他会这么做。Rodney Sheppard是那种危难中方显本色的人。平时尖酸刻薄，看上去像个懦夫，可在危机降临的时候，他是那种会表现出天生的勇气的人。现在他和Jordan争夺着锁链，而Tony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在后面攻击他。Gibbs看着他们，心提到了嗓子眼，希望两个sub能够打败他的仇敌。

突然，Jordan松开了锁链，接着用一个流畅的动作，把它砸到Rodney的头上。很响，记破裂声，一缕鲜血从Rodney的额上流出来，他轰然倒地。

Gibbs听见有在尖叫，可Rodney已经昏过去了……随即他意识到叫声是Sheppard将军发出来的。他正两手抓住自己的头，Gibbs突然想起了生命共同体。

“他好吗？他还活着吗？”他问将军。John点头，目光阴沉，充满痛苦。

“他失去了知觉，但是我感觉到他还在那里。”他透过牙缝说。Carson蹲到他身边，检查着他，接着又朝Gibbs做着手语。Gibbs不耐烦地急速移着手，用手语回答他。

屏幕上，Jordan得意地转过身，而Tony又摇晃起来，接着双膝软倒在地，摇着头，试图让视线



清楚一点。

Jordan朝摄像机咧嘴笑着。“我到哪了？”他说。“哦，对了，Gibbs，我想Tony活该为此吃鞭子是吗？我在想我的皮带能够给这、细致的年轻皮肤造成怎样的损害？”

他粗暴得用锁链绕住Tony的手腕，把它们反绑在身后，然后再次把Tony推倒在床上。他扯掉Tony的裤子，让他裸着。Jordan咧着嘴，手指拂过Tony屁股上淤青的鞭痕。

“我看到你一直在好好教训他，Gibbs。”他评价道。“我能够明原因。这样一个sub——如果你不能一直好好操他，那你只好一直好好打他的屁股，否则他就会离开你，对吗？”

“他需要一只坚定的手。”Gibbs生气地说。他压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可害怕如果不回答的话，Jordan会报复在Tony身上；Jordan希望他的问题都能得到回答。

“是的，他需要。而且马上就会得到。”Jordan说，松开他的皮带，把它从裤腰里抽了出来。他把皮带的头绕在自己的手上，然后举起手臂，狠地把皮带挥在Tony的背上。Tony跳了一下，抽搐着，唇间发出一声低沉的动物般的哀号。

“不要。”Gibbs嘶哑地耳语道。“求你，Jordan。我恳求你。你想要我为Ducky的事说对不起——我会说。随便你要么，我都会说。你是这里重要的top，Jordan，不是我。你赢了。对不起。就是不要再伤害他。求你。”他诚挚地说着，喉咙发痛。Jordan再次看着摄像机。

“但是我喜欢伤害他，Gibbs。”他低声说。“我喜欢sub在我手下害怕发抖。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

“不。”Gibbs诚实回答。“这一直是我俩之间的不同，Jordan。我喜欢我的sub们快乐，安全。你就是喜欢欺负他们。”

Jordan的叉子又落了下去。Tony发出一声痛苦的轻哼。Gibbs的脸抽搐起来，因为他看见金属皮带扣撕破了皮肤，鲜血染红了Tony的后背。他曾经教训过很多sub，有时候很严厉，可他从来没有打破过他们的皮肤。从来不需要这么做，而且他肯定不会从中得到快感。他也从来没有用过皮带扣——没用过任何比皮鞭、棍子或者板子更厉害的东西——或者比他手更厉害的东西。他相当确定他的手和大多数工具一样厉害，如果不是更厉害的话。被他打过屁股的sub们肯定也这么想。

Jordan一下又一下地重抽打着Tony的皮带下辗转。第一记鞭打以后，Tony就没有再叫喊过，Gibbs知道原因。他以前看见过疼痛中的Tony。如果痛得不厉害，Tony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来博取同情——然而，如果真的很痛，他身体里的什么地方会停止工作。他会安静下来。他的呼吸凌乱，每次Jordan的皮带猛抽到他身上，撕破他皮肤的时候，他都会喘息。可Gibbs知道他想让Jordan听到他的尖叫或者哀求而感到满足。

Gibbs只能站在那里，冰冷、愤怒地沉默着，看着Jordan不停地用皮带抽打着Tony，直到他后

背和双肩 全是鲜血，皮肉 绽，又青又肿。然后，终于，Jordan打完了，把皮带扔到地上，Gibbs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到了美妙时刻。”他说，冲着摄像机微笑着。“你有一阵子没做这个了，Tony？”他说，双手占有地滑过Tony的臀瓣。“也许你比以前更紧……这就 像给你破处。”他一边说，双手一边揉搓着Tony的臀部。

“已经很久没有人 摆比 俺 男，Jordan。”Tony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嘲讽，却足以让Gibbs振作起来。这顿鞭打很结实，可看起来Tony更结实。

“不幸的是，尽管我的计划很精密，我却‘忘记’带润滑剂了。”Jordan轻笑起来。“所以你也许会发现这比你过去习惯的要辛苦一点，Tony。可这样没事，不适感不会持续很久，因为等我做好了，我准备用刀划开你的喉咙。”

“你真他妈的知道 怎么让 一个sub兴奋。”Tony回答。“我一想到 这个就硬了。”

Jordan残暴地捏着Tony的屁股，让他吸了一口气来。“我插进去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嘴贱了。”他说。“你会求我饶你一命吗？我希望 你会。我喜欢 Gibbs看到 你这么做。”

“你为什么 做这些，Jordan？”Tony问，这次他的声音很真诚。“你想惩罚 Gibbs——我明白了，他会很生气——这我明白，可这不会像你想要的那样伤害他。他以前失去过探员，而他很快恢复过来。我没么特别。如果你对Abby~~是~~ Tim这么做，也许更能伤害到他，但不是我。这不像你和Ducky。你没有像他伤害你那样伤害他，相信我。”

Tony扭过头直视着摄像机。“Gibbs。”他嘶哑地说，第一次斜看了一眼屏幕，双眼前努力地盯着它。“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亲自来救我，而不是其他人，不过我猜那是一种烟雾弹，好让他摸不着头脑。所以告诉他真相。告诉他你不在乎这个，告诉他你不在乎\*我\*。”

“做到，Tony。”Gibbs回答，直直地凝视着他sub的眼睛。“他已经知道这不是真相。”

那双绿眼睛看起来立刻疑惑了。“可这是……”他低声说。

“不。”Gibbs柔声说，朝摄像机走近几步。如果这是Tony的最后一刻，那么他想要他知道真相。“这不是真相。我爱你，Tony。你一走进那间面谈室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你。你穿着皱巴巴的衬衫给了我一个愚蠢的DiNozzo式微笑——你认为可以吸引所有top的微笑。这对我没用，可那双眼睛吸引了我。你的眼神——你没法作假的眼神，让我想把你压到桌上，让你明白你属于谁。你逼迫了我很久，Tony，可你用着 这样 我一直 爱你。”

“那为什么……？”Tony喘息着，目光时而集中时而涣散。

“我没有准备好。”Gibbs简洁地说。“对不起，Tony。”

“永远不要道歉——软弱的表现。”Tony喃喃地说。

“对你，不是。”Gibbs柔声说。

“啊.....终于，伟大的Gibbs探员承认自己有感情了。”Jordan说。“只是太迟了和我在一起，Tony——是时候让我们结束这一切了，可最重要的.....曾经，很久以前，你对我做了件事，Gibbs，一件真的伤害到我的事情；你公开地，在一屋子的证人面前做了这件事。现在我要报答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种感觉。”

他朝Tony的项圈伸出手，Gibbs感到内心一阵绞痛。

“我知道戴上项圈对你的意义有多大，Tony。”Jordan说。“但是这个你已经戴得够久了。你该自由了是吗？另外，你不是说只要你戴着Gibbs的项圈，就不会和别的top上床么？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个新人，可这还是值得赞扬的；所以更加应该在我操你以前，把它从你身上拿掉。”

Jordan打开项圈的搭扣，然后把它从Tony的脖子上拉下来。Tony发出一声窒息的嘶声。Gibbs感到自己的手指在身边弯曲着。未经sub的允许取下项圈——除非是继续戴上项圈的top本人做的——这是事实是一项犯罪，并且是有理由的。Jordan拿起项圈，批评地检查着。

“就像我对你的预料到样，Gibbs。这个花了多少钱？两美元？起码我给了Donald一点价值的项圈——事实上值几千美元。”

“那是为了你的自负。”Gibbs轻声说，然后立刻后悔了，因为Jordan用力拍了下Tony受伤的后背，迫使Tony痛苦地吸了一口气。

“这是我对你便宜项圈的看法，Gibbs。”Jordan一边说，一边轻蔑地把它扔到地上。它落在离昏倒在地的Rodney几英尺远的地方。“现在我希望你明白你圈的sub被夺走的感觉，未经你的允许，取下项圈的感觉。我很高兴你的朋友见证了你的无能和耻辱，因为你无法保有你的圈的sub。”

Gibbs眯了眼，Sheppard和Carson，但是看见Sheppard眼中的愤怒，和Carson眼中完全的同情和惊恐。

“现在，Tony。”Jordan一边说，一边把注意力转到瘫卧着的探员身上。现在Tony看起来已经心神涣散了；失去了项圈，自己却无法阻止它，加上失血过多，还有他受到的毒打，耗尽了他的精力。他的眼睛睁着，却茫然无神，Gibbs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如果Tony现在还没有垮掉，那么很可能在Jordan强奸完他以后垮掉。“看着Gibbs。”Jordan软绵绵地说。“看着我，我要了你的男孩。”

Jordan解开他的裤带，Gibbs站在那里，完全无力做任何事情。这不是他习惯的处境，他感到身上冒出一阵冷汗。他真的要站在一旁，让这一切就在他面前发生吗？他要看着Tony被强奸，然后被谋杀吗？现在的愤怒在内心结成了一个坚硬的冰球，他用尽全部的自我控制，才能让它

留在他心里不 向它屈服不 让它 毁灭他他们 还有机会救出Tony, 他 必须时刻准 备着

他看 见John朝Carson挪过去 , 并扬起根 眉毛。

“十秒钟。”Carson说, 专心地注视着里的 装置。

十秒钟.....感觉就 像一 年。Gibbs一 手握 着枪, 手 握 着刀, 看着Jordan踢开Tony的双腿。Tony 挣扎着 向后顶着他 Jordan抓住他 浓密的发, 用力把他 的头撞到床上, 把他的 额头撞在铁的 床板上。Gibbs露出痛苦的表情——Tony看起来晕眩了, Gibbs暗想他 甚至 撑不到 割脖子 的时候了。他 看起来 已经 死了; 他们要 太迟了。

然而顷刻之间他发 现自己 站在了 Daedalus号上

“感谢上帝——~~赶快~~。”Sheppard厉声说。“让我们降到那里——马上。”

一转眼, Daedalus号上瞬 间消失了他 站在了 曾经在液晶屏 上看到过的房间里。 Jordan正忙 着努 力和咬紧牙关挣扎的Tony搏斗 让他困 住, 好强奸他 没有注意他 们在另 一个房间里 消失了无 论如 何, 他 们只消失了几秒钟。

Gibbs听到 Sheppard发出一声能让 血液凝固的怒吼, 朝Jordan奔去 Gibbs没有奔跑, 不 知怎 么的他 两步 就跨过了房间 Jordan抬起头, 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接着 Sheppard从他 身后 把他从Tony身上拉下来 把他的 胳膊 扭到背后 Jordan什么 也没说——他闪烁着失败的眼神已经 说出了一 切。Gibbs几乎看都 没有他

Gibbs紧握着刀, 煞那间他的 目光对上 了 Sheppard的 Jordan也许没有拒捕, 但是他 们都知 道根本不会有逮捕。Gibbs不会让如此 恶劣地伤害了他 sub的人 活下去他 非常 肯定 John Sheppard 也不会这 样做。Sheppard拉起Jordan, 双手反扭着 Gibbs等了下他和 Sheppard进行了一 次 无言的交谈 两都 完全了解对方 , 接着 Sheppard把Jordan往前一送, 让他停在那里——抓着他 不 让他办 把他奉给Gibbs。

Gibbs的手 臂往前一推, 他 感觉到冰冷的刀刃直插进Jordan的肚子能 多深有多深。他 靠上去 近得能够感 到温暖的血溅到的 衬衫上, 能够感 到Jordan的呼吸痛苦地喷在的 面颊上。

“没人能 够伤害了我的人 还活下去。”他对Jordan说, 用一种低沉的 强烈的声音。“而Tony DiNozzo是我的。”

接着 慢 慢 地 故意地 Gibbs转着 刀。Jordan哽住了 Gibbs又把刀慢 转回去。然后 他完 了他 放下, 再次无言地盯着Sheppard。Sheppard点 头, 双手抓住 Jordan的头一 扭, 就 那么用力的下 很响的下 咔嚓声, 接着Sheppard让死尸掉到地上发 出轰的一 声。

Gibbs看也不看 的 转过身 立刻 来到 Tony身边 Carson正蹲在他 身边一 根输液管接到他身上 , 鲜血正流进 他身 体。Sheppard把Rodney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 Cadman呼叫Daedalus好把

他们接出去。Sheppard抬头看着他。Gibbs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耻辱。他浑身发冷，他知道对John Sheppard来说，这件事还没结束——也许还要些时间才能结束。

“他怎样？”Gibbs问Carson。Tony安静惨白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死了？”Carson很快地回答他，双手十分有效地在Tony的身上移动着。

“只要我他妈的还是的医生，他就不会死。”Carson怒气冲冲地说，第一次，Gibbs在通常和蔼可亲的Carson身上看到了真正的top。

很快，他们被送回到Daedalus号上，到处都是医护人员，带着担架床和医疗设备把他推来搡去。

“Gibbs探员。”Beckett上校朝大步走来。“我让Woolsey先生在公开频道上等你和Atlantis通讯。”

Gibbs看着昏迷的Tony被放到一个担架床上。

“我的人？”他问，看着Steven Beckett。“他们都立功了吗？Abby？Tim？Ziva？他们没事吧？”他害怕听到消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不了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Beckett的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微笑。“他们都活着回来。”他确认道。

Gibbs感到自己好像离开了躯体，朝着自己，孤零零地站在屋子中间，每个人都在他周围忙忙碌碌。他们活着，他们都活着。这很难让人领会。他一直在担心他们每一个人，可他们都成功了——而且，最重要的，他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成功了。

“Lorne上校损失了一个人。”Beckett补充道，语气忧郁了一些。“但是Rice中尉是谁的伤亡。”

Gibbs清醒过来，不幸的消息让他恢复了理智。

“请向Lorne上校转达我的哀悼。我们回去后，我会亲自向陆战队员的家属致信。”

他们把Tony安置在担架床上了。Gibbs跟在旁边边走边走，边伸手握住Tony的手。Tony仍然昏迷着手，感觉很冷。他的情况一团糟，脸上是伤痕，发土、身体上血迹斑斑，几乎认不出了。

“长官？Gibbs探员？”Beckett在他身后叫着。“Woolsey先生想和你说话，你要通报战斗情况，和……”

Gibbs回头看着他。“我不会开我的sub。”他厉声说。

Beckett转向Sheppard。“将军？通报怎么办？我对Woolsey怎么说？”他问。而Sheppard正跟着

Rodney的担架床，跑过他身边。

“你听到 Gibbs探员的话了。”Sheppard咆哮着，“我也一样。”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在某个时候，他们必须决定报告怎么说，怎么描述Jordan的死亡，但是眼下他们谁都不在乎任何事情，除了他们的两个sub。Gibbs现在在John的身上，看到他初次见面时他没有看到的共同点。John Sheppard也隐藏在一种懒散的外表下面，但是这个男有着一股黑暗的激情，会为了他所爱的sub上刀山，下火海。Gibbs太理解这种激情了；Sheppard这种top正合他的心意。

~~~

Tony睁开眼，然后又合上，接着重新睁开，意识慢慢回到世上。

“嗨。”蓝色的眼睛凝视着他。Tony试着坐起来，可屋子在旋转，让人脑袋发晕。Gibbs靠过来，重新让他躺下。“也许这么做太早了。”Gibbs说。Tony的脑袋重新掉在枕头上，感觉四肢无力。“你感觉怎么样？”Gibbs问。

“好极了。”Tony回答。“哪里都不疼。妈的.....Carson给我用了什么？大概是真正的开药丸。”他一动就天旋地转，可飞翔的感觉棒极了。他环顾着房间；它看起来很陌生。“我们在哪儿？”他茫然地问。

“Daedalus号上的医务室——我们在回Atlantis的路上。”Gibbs回答。Tony没有往下看，所以不太确定，但是想也许Gibbs正轻松地挽着自己的手。他把这归结为止痛药的副作用——Gibbs不搞换手这一套。

“出了什么事？”Tony问。接着潮水般涌来的回忆让他畏缩了一下。他能够隐约感到身体上的各种痛，潜伏在药物的制约下面。他怀疑药效过后，自己会痛得天昏地暗。他记起了被压在下边，记起头撞在金属上，记起了Jordan分开他的双腿.....“Jordan，”他喃喃地说。“他不是.....”

“是的。”Gibbs脸上的表情可没看。

“很好。”Tony点头。“你干的？”

“嗯。”Gibbs的蓝眼睛闪着冰冷的光。Tony注意到他的衬衫有大滩红色，但是明智地决定不去提它。

“在这之前，他有没有.....？”Tony记起了粗鲁的双手抓住他的屁股，分开他的臀瓣，他完全

身的方 挣扎着 扭动着 但是他 知道已 被打得太厉害，支持不了多久，后他 失去 知觉，所以地面 发生了什么。

“没有”Gibbs坚定地说。“我们及时赶到。我们通过星门的时候，Daedalus号出 发了，但是它飞了六个小时 我们知 道 时间 很紧 不能依赖他们来营救。Beckett拼命用最 快 的速 度 赶到我们的位置。他 们一进入有效距离，就把我 们传送到你们所 在 的 方。Daedalus号上 的 扫描技术 更先进，能够确定 你们的生 命 信号。由于你的身 体 状况，我们不能冒险直接把你传送回来——我们不知道 哪个生 命 信号是谁的——所以Beckett上校把我 们送到了 你们的位置——我们就是这样过去 的。”

“其他人 呢？”Tony问。“Abby和Tim？他们好吗？Ziva好吗？”

“是的——他们都很 好。他 们都安全回到Atlantis了。”Gibbs对他说。“他们关押的星球超过了Daedalus的传输范 围，所以 我们派小队乘小飞船过去。Lorne上校救了Abby，Ziva救出了Tim。”

Tony突然再 一次感到精疲力竭。他 倒回到床上眼 皮颤动着 接着，用很 的 意志力，把它们重新睁开。

“Rodney？”他 小 声说。“他 好 吗？”他朦 胧地 记 得Rodney躺 在 地 板上 头 上 有 大 滩血迹。“哦，妈的.....他没有.....？他撑 下 来 了吗我 真的开 始喜 欢 这个家伙了。”

“他没事。”Gibbs说。“Carson在 继续 拍X光，可 他 已经恢复知觉了——他问候你。”

“应该 离开我逃跑。”Tony嘟 囔着。

“不是 的 风格。”Gibbs摇 头。Tony想 说 什 么，不过 确定说 出来 的 也是胡言乱语。“我想现在你需要睡觉。”Gibbs对他说，接着Tony感 觉 到 手 抚 摸 着 他 的 发 一 个吻落 到 他的 额 上。他 还 没 想 过 这 有多好，就睡着 了。

他梦 见 自 己 在 空 中 飞 翔，而 Randolph Jordan在 他 面 飞 着，手 拿 着 一 把 明 晃 晃 的 刀 子。他 越 来 越 近，直 到 刀 子 压 在 了 他 的 脖 子 上。.....他惊 醒 了，发 现 自 己 正 盯 着 另 外 一 双 蓝 睛——这双眼睛 大 的 有 一 点 天 真——这不是像Gibbs那 样 锐 利 的 无 所 不 知 的 眼睛。房 间 的 轮 廓 清 晰 起 来。Tony看 见 旁 边 还 有 张 床，Rodney Sheppard正 躺 在 面 头 裹 着 厚 厚 的 纱 布。

“嗨.....你醒 了 很 好。因 为 要 是 你 死 了，或 者 出 了 什 事，你 知 道，我 可 不 想 待 在 Gibbs 旁 边。”

“他 哪 里？”Tony无 神 地 环 顾 着 四 周。，医 务 室 里 没 有 别 人，只 有 Rodney和 他 自 己——还有斜 倚 在 墙 上 的 John Sheppard。Tony一 点 没 有 被 Rodney的 top 那 闲 散 的 姿 势 骗 到；他 身 体 的 每 块 肌 肉 都 绷 紧，他 的 眼 神 阴 暗，几 乎 像 只 掠 食 的 猛 兽。

“他 去 浴 室 了。他 和 John 轮 流 去，所 以 任 何 时 候，这 里 总 有 一 个 人 留 在 我 们 身 边。”Rodney靠 近

了一点。“我想这是种top的特性。”他神秘地说。“如果 他们中的一个因为任何理由不得不离开他们唯一能给我们站岗的有 对方 。我难道 他们认为在Daedalus号上会发生什么事 。我是说，已经 没有坏蛋了——现在他们认为谁会来抓我们？”

“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Rodney。”Tony说。“我想这更是某种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们现在正在某种top式的精神 状态 在他们回到正常以前，我们只能期望他们有点过度保护。”

“嗯——你也许是对的。”Rodney点头。

“你好吗？”Tony的眼睛 扫过Rodney包着纱布的脑袋，落到他 满脸的青紫上，接着是 手腕上的红印。

“嗯。Carson说我 的脑壳没有破裂——这是好事。这个脑壳保护着一个相当天才的大脑。”

Tony听大 笑起来。“啊，Rodney，我真的\*喜欢\*你。”他说。Rodney看起来吃了一惊。

“真的？”他好像对此 很高兴，Tony突然能够毫不费力地看到 Abby和John Sheppard，甚至，他怀疑，Gibbs在这个男身上 看到的东西。那些气势汹汹的话语 都是 伪装——Rodney Sheppard远比他表现的缺乏 安全感，而他的 外表下面有一颗高贵的心灵。他也非常的勇敢。

“我告诉过你快跑。”Tony对他说。Rodney的眼睛 睁大。

“他要强奸你，然后割开你的喉咙！”他抗议道。“另外，我想如果我 不留下 帮你的话，Gibbs会杀了我。”

Tony笑了起来。Rodney也轻声笑了笑。Tony抬眼看了下 John，尽管 他到他们的对话，却什么也没说。他 就是站在那里，斜靠在墙壁上，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他的 sub。

“他还好吧？”Tony问。Rodney的表情变了，变得更加严肃，若有所思。

“还没有。可他会好的。”他说。“现在他 正硬撑着，等我好一点。然后 我必须压住 他的 脾气。”

“你压制他？”Tony吃惊地问。“他是 top吗？”

“嗯，他是 top——可有时候，我是掌控的。”Rodney说。“这就是他 就是这样的 \*我们\* 就是这样的。”

每个人 都有他们自己的功力，而这个引起 Tony的好奇。他不知道 压制Gibbs会是什么样的。不过 他连想 都不会去想。他认为Gibbs不会被压制。

就在这时，Gibbs回到病房。Tony吃惊地发现他头 儿看见自己 醒着时候，眼睛 变亮了，非常明显，毫不掩饰。



“嗨——你觉得怎样？”Gibbs用一种Tony闻所未闻的柔和的声音说。他头儿疼他身边手放到地上，梳理着他的发，接着又在他额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Tony躺在地上，吃惊得没法做出反应。他隐约记起一场谈话，他怀疑那也许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和Gibbs现在的行为有关，可所有的细节都是一片模糊。

“呃……很好？”他说。他再次试着坐起来，这次设法没有倒回去，可这个动作让每个地方都痛了起来。他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后脑勺和肩膀像火烧一样，而且他突然意识到下巴和脸颊有多疼。他能够感觉到止痛药的效果在逐渐消失。他头儿像被什么东西在敲。

“那有一些撕裂伤。”Gibbs一边说，一边朝他的肩膀点头。“应该会好的，不过可能要痛一阵子。”他靠过来，手指滑过Tony的脸庞。“眼下你看起来不怎么漂亮，DiNozzo，”他说。“但是青紫很快会褪掉的。”

Tony用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记起了吐出的鲜血。他发现了下嘴唇上的大口子，温暖的舌头碰到那里时，他抽搐了一下。

“那么……Ricardo Montalban？”Gibbs挑眉问。Tony叹息起来。

“你没看过那部电影吗，头儿？别告诉我你也从来没有喜欢过Kirk船长。疯狂地穿过整个星系，等着Spock采取行动，试图挑逗他……不过你知道，Spock变成了火神星人，否认自己有感情，可我们都知道他有。接着Khan出现了，看起来彻底醉了，然后……呃……”Tony停了下来。“通常这时候你会叫我闭嘴了，头儿。”

Gibbs微微一笑，靠到椅背上。“Tony，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我很高兴你还活着说这些，所以继续吧。反正我也没什么地方去。”

Tony疑心重重地注视着Gibbs。这实在不像Gibbs的举止。好的一面是他目前的身体状况的确阻碍了Gibbs拍他后脑勺。或者也许没有他记起曾经因为癌症，病得快死了，而那时Gibbs拍了他的脑袋，所以也许眼下过于招惹头儿来测试这个理论也许是明智的。特别是当Gibbs一直这么看他时，好像他不能把眼睛从他脸上挪开。Gibbs的目光好像仔细描绘着他的整个脸庞，紧紧地扫过他的每寸身体，好像他在把Tony记录下来，准备传诸后世。这让人心神不安，而Tony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端着一个小药盘走了进来，来到Tony的床边。

“你感觉怎么样，DiNozzo先生？”他愉快地说。“我来给你送药，还有……”

他的话突然变成一声压抑的喊叫，因为Gibbs攥住了他的手腕，紧紧抓着他。

“我不认账。”Gibbs咆哮着。

“我是Bryant护士。刚刚 接班。”那人 急促地说。

“那去 找Carson来 除了他 没人能 碰Tony，或者 靠近 Tony，或者 给Tony他妈的任何东西 ——明白吗？”

Bryant睁大眼睛，点点头，退出了房间

“瞧，我告诉过你。”Rodney大声地对Tony‘耳语’道。

Tony靠回到枕头上，皱起了眉。他 从来没看到过Gibbs如此表现，有一部分的他 喜欢这样——而另外一部分的他 真的希望 能够在Gibbs吓退护士以前拿到止痛药。

几分钟后，Carson走了进来，严厉地看了Gibbs一眼。Tony看得出来那是 为了装装样。

“上帝帮助我，通常他在这里就够糟了。”他说，朝Sheppard将军的方向 点头。Sheppard动也没动他，仍然 站在那里，用狼一样的 眼神盯着Rodney。“现在有 你们两个，把我 手肘的 命都要吓掉了。”

他停下来，审视着Tony。“很高兴看到你醒过来，孩子。”他说，用一种Tony从来没有从他那 里到 过的 坚定却又温和的语气。他 记起Carson给的 最初印象，是能够 吸|，并且操纵 的温和的top，接着 意识到在 医院外也许是这样在 这里，最为Carson的病人他 一点机会也没有。这里的 Carson是最 top式的Carson。他 坐到Tony床边。“你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很好。我们一回到Atlantis，我就准备回宿舍，医生。”Tony说，他的 面具毫不费力的 回到他 脸上给了 Carson一个 最好的 sub式的微笑——这让他裂开的 嘴唇很疼，所以他没坚持 多久。

Carson摇头，挖苦地微笑着。“孩子，几方面 你还不能回 宿舍。你要待在Atlantis我的医院 里，直到我说你已经 能够回去了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你也有几个 星期不能 上班。”

Tony痛恨生病或者 受伤。他 痛恨离开工作 的时候，特别是离开Gibbs的时候——可最重要的 他痛恨无休无止的睡在床上，让他有 太多的时间 思考。如果他有 太多时间 思考的话，他 就会难过。

“嗨，医生，就是我得癌症 的时候，我也是两 三个星期就回 去工作 了。”他说。“我回宿舍后 Ducky会照顾我。我不会有事的。”

“你会待在这里，让Carson照顾你，直到 放你走。”Gibbs坚决地打断他，Tony的心沉了下去，因为他能够无所顾忌地和 Carson争辩，可和Gibbs从来没有什么好争的。

他躺回到枕头上，感到一阵无能的愤怒。经过 发生的所有事情 以后，眼下他 最不想要的 就是思考的时间。现在止痛药的效力确实 实实在在地消失了，他的 好心情和乐观 的感觉 也随之消失了。

“我还要你和Rodney回去以后 都去见Kate Heightmeyer。”Carson说。

“那个心理医生？没门儿。”Tony说。“我不看心理医生。”

“如果在这 主 会先送你去做 精神 评估，然后 再让你重新执勤，所以 我们在这里也要照章办事。”Gibbs说。“而且.....那样也许对你有帮助，Tony。”他补充道，身子向前靠了靠。他的眼神很和蔼，却绝不妥协，而 Tony看他的 目光很快地扫过了自己的脖子.....他不想去那里有什么——或者 没有什么。对于一个sub来说，被迫去掉项圈总是一种创伤——所以法律不允许这么做，而 Tony在过去 的24小时里 就经历了这种事，还有很多其他的 伤害。

“你从来不会看心理医生——看不出来为什么我要去。”Tony嘟囔着，闭上眼睛他又 吃惊地睁开了眼，因为 Gibbs轻轻地拍了随头他 拍得并不重，可Tony知道 这只是 因为他眼下的身体状态。“是 头儿，对不起头 儿。”Tony叹了口气。

这很蠢，可不知 怎么的 那记 轻拍 让他的 感觉 好多了，甚至 超过了止痛药的效果。他 重新闭上眼睛很快沉沉 地睡去。

Gibbs在陆战队里学会了抓住一起 机会打盹，不过 多冷，多潮，多热或者你有多不舒服 如果需要的话 他 甚至 能够站着睡觉。可现在 尽管 他已经累透了，可还是睡不着 所有能做的 就是凝视着躺在病床上的 Tony，想着他 竟怎 会做 这么长时间的 傻瓜。

五年是段很长的时间来 假装你不爱某个人；既是对 Tony,也是对 他 俩都是该死的傻瓜。他想 营救时 听到Tony在那 漫长的几个小时里说的 那些话是种煎熬——让他 受到启发的煎熬。透过Tony的视角看自己 的行为让 Gibbs痛苦；接着听到Jordan的看法——这， 几乎一样 糟糕。

Shannon和Kelly被害 的时候 Gibbs没有 在她们身边保护她们 事前他怎么 也知道 等他道了一切已经都已太晚了而看着 Tony被拷打 死在他面前 被杀他却无能为力 这在 某种程度上更糟。即使知道 Daedalus号正在 路上也没 让他 好过多少，因为他不知道 它能不能及时赶到

Gibbs坐在Tony边上的 椅子上握着 他的 手指一直轻轻地摸索着的 皮肤。Shannon没能撑下来但是 Tony做到了而 Gibbs学到了没有 带个 sub上床并不重要 因为失去你爱的人不管怎样都样 痛。

Gibbs看着 Carson走进房间 走到Rodney躺着的地方。John绷紧身子，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Gibbs被他们劲力吸引住。尽管 Rodney现在安全了，John似乎还是不能从他所在的 top状态里走出来 把每个人都看 作了威胁，甚至是Carson，所以后者小心翼翼地在他周围活动 Gibbs知道 几乎 失去一个 sub是多么 感觉 他 还继续 下他对

Tony也是保护过度的，但即便如此，他的状态和John的并不相同。他们早前在战斗中轻松建立的友谊早就消失了，现在John甚至都和他搭腔了。

Carson站在Rodney的床边，John走了过来，仍然低声吼叫着，就像一只被关在房间里的疯狗——难怪Carson变得这么小心。

“我做了所有必须的化验，结果都很好。没有内伤，也没有骨折。所以如果你想通过那个生命共同体来帮助治疗，那没问题。起码这能够加快Rodney的恢复。”Carson说。“我无法假装我真的喜欢这个主意——让别人在治疗过程中承受伤痛，可我知道现在跟你提一下这都是浪费口水。”他对John说。

Sheppard甚至没有答理他；他的双眼紧紧盯着Rodney的脸庞。

“没事，Carson。现在交给我吧。”Rodney说，仰脸看着他的top。

John没有等待邀请；他用一种狼一样的优雅跳到床上，趴在Rodney的身上，手和膝盖分别放在Rodney身体的两侧，接着他低下头，开始做Gibbs以前看到过的怪异事情——他嗅着Rodney的伤，特别是割开的口子，或者任何开放性伤口。他的嘴巴沿着Rodney下巴上的淤青移动，接着他的额头一路舔过去。这个情景奇怪地从让人感到很色情。Gibbs发现自己保护地握紧了Tony的手。

Rodney抬手解开自己头上缠绕的纱布，但是John咆哮着拍开他手。

“没事……留在我身边。”Rodney说着，躺了回去，让John解开纱布。Gibbs惊讶地看了一眼Carson，但是医生摇头，用手语无声地告诉他没事，接着Carson退后一步，靠到墙上。

Gibbs看着John扯下Rodney头的纱布，他动作出奇地优雅，却又异常果断。Rodney的额头有一道严重的裂口，Carson把它整齐地缝好了。伤口周围一片青肿，眼眶周围也因为受伤而发青。他看起来和DiNozzo一样糟糕。

John盯着伤口，一动不动，随即他动作轻柔地双手捧住Rodney的头，他嗅着新露出来的伤口，朝那里伸出了舌头。这是奇妙的私密行为，Gibbs几乎觉得他好象不该旁观。

Rodney一动不动，轻声呻吟着，而John回应以呢喃。有事发生了，但是Gibbs不知道是什么。那两人似乎都进入了恍惚的状态。John跪着，跨在Rodney的胸口上，双手碰着Rodney的头，而Rodney的双手放在John的膀上。他俩有那么一瞬间看起来似乎合而为一，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转瞬即逝，接着John倒在Rodney身边的床上。Rodney叹息着，伸手挽住他的丈夫，紧紧搂住他。

Gibbs凝视着他们，感到好奇；Rodney额头的伤口现在看起来好多了。肿明显消失了，伤口变成了粉红色，收缩了起来。比起刚才，愈合的程度高多了。他皱起眉头，抬头看着Carson，后者耸了耸肩。

“生命共同体”Carson叹了口气。

Gibbs靠近点他，可以看见John的额头上多出了一道新伤口，愈合程度和Rodney的差不多。下巴和眼眶周围也出现了一些淡淡的伤痕。

就在这时，John抬起头，明显地对Gibbs靠近他们的动作做出了反应。Gibbs立刻一动动他，本能地感觉到John把他看作了个top和潜在的威胁，而不是Gibbs。

“放松。”他小声说，重新靠回椅子上。“我根本不靠近他。”

他立刻决定从现在起，离开Rodney远的他，记起了和这个人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他本能地知道不要和Rodney握手。Gibbs相信些与生俱来的top本能。

“剩下的？等到我们回到家。”Carson走到他身边，轻声对他说。

“剩下的？”Gibbs难以置信地低语道。“还有更多？”

“没有Rodney的帮助，John不会起来。”Carson回答。Gibbs记起了John曾经对他说过的一些事情：‘Rodney是唯一能够对付我的。’现在Gibbs开始理解他意思了。他看得出来Sheppard是个倍受煎熬的top，而他怀疑自己知道Rodney究竟准备怎样对付John，等到他俩都从刚才的治疗中恢复以后。

如果对他来说，Jordan攻击Tony是件很糟的事情的话，那么John和与他结成生命共同体的伴侣一起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他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Gibbs没有假装理解生命共同体，他知道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生命共同体的一方死去，另一方也会死去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他们还是结成生命共同体的愿望，所以它必定向有很大的好处——就像他刚才见证的，通过分享伤痛来加速痊愈的过程。

半小时后，Daedalus回到了Atlantis。整个旅程中，Tony一直在沉睡，这是一种安慰。Gibbs很了解他的sub，他怀疑困难的日子在后面——对他俩都是这样。

他陪着Tony的担架床来到医院，看着Carson把Tony和Rodney安顿到走廊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

“我的人呢？”Carson的下一工作的时候，Gibbs问。“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事实上我知道。”Carson回答。“他们在隔壁。”他朝主病房的方向指了指。“他们不需要长期治疗，但是有点轻伤要照顾。我相信我手下，但是他们把你的人留在这里，让我可以查看他的治疗，如果正确的话，我会同意他们出院。这个房间做长期治疗的——我们要留Tony在这里一段时间。John和Rodney应该只需待一天左右，然后就可以出院了，但是你的男孩需要更长的时间。”

Gibbs看着Tony，接着看着病房的门。

“他在这里没事。”Carson坚定地他说。“看你的人。”

这很艰难，但是Gibbs设法让自己转身离去为了自己，他的需要看着他所有的sub都平安无事，而他知道Tony在可靠的人手里。

他才刚刚走过主病房的门，就有人朝他扑来他随即发现自己怀里的是 Abby。她的手脚紧紧缠着他身体他几乎被她拥抱的冲力扑倒。

“放松，Abs。”他说，双手搂住她，闻着她头发的味道。

“Gibbs！”她尖叫着，热情地吻着他。“感谢上帝，你没事。我是说他告诉我你没事，可这和亲眼看见你没事不一样，你没事，对吗？”她不安地问，终于从地上跳了下来不自觉地打量着他。“你看起来\*不像\*没事的样子。”她说，目光从他的脸上移下去，定在他衬衫的血迹上。“哦，我的上帝——你没事！这是你的血吗？”她问，手指伸向他的衬衫，他半当中捉住了她的手。

“不是的。”

她的眼睛瞪大了，看起来甚至更加难过。“那不是 Tony的血，对吗？”她问。“因为他们说他伤得很重，这是 Tony的血吗？”

“不，Abby——这也是 Tony的血。”他柔声对她说，挽住她的肩膀，吻着她的腮。

“这是坏蛋的血？”她问，惊恐地低语。

“你有没有受伤？”他问，没理会她的问题，而是探询地凝视着她。她\*看起来\*没事——她的眼圈发黑，脸色苍白，可他猜他大家都这样。

“我很好。Evan差不多跑了个马拉松，然后又游了几英里来救我。”她说他注意到她谎上校的时候，眼睛里闪过的小火花，这让他感到有点痛楚，知道她找到了另一个能和他一样好照顾她的top，但他仍然为她感到高兴。

“他是个好人。”

“是的，他的。”她快活地同意道。“他被一只住在那个垦地的恐龙鸟啄伤了。他们缝好了他的伤口，但是要等Carson同意才会放他出院。Carson所有的手都怕他——原来Carson在病房里真的很像top——谁会知道？”

Gibbs微微一笑。“Tim好吗？”他问。Abby握住他的手，拉着他朝病房深处走去。

“你自己看吧。”她说，带着他朝几张病床走去，那里坐着几张熟悉的面孔。Ducky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拥抱。

“Jethro。”他轻声说，真挚地紧紧拥抱了Gibbs好长一会儿，才松开了他。

“嘿，Ducky。平安无事。”Gibbs对他说，尽管Ducky的眼神告诉他他的谎话没有成功。

“Anthony？”Ducky问。

“还好。相对而言。”Gibbs嘟囔着他，知道Ducky一直在Atlantis上通过大屏幕看着整个事件，所以他知道Tony经历了什么。

“我告诉他们Tony的情况很糟，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细节。”Ducky低声说，朝病床那边比了一下。

“谢谢。”Gibbs疲倦地点头，暗想着他们需要知道多少。

他走了最后几步，来到其他人面前，他松了一口气，看见Tim坐在床上，胳膊重新包扎过。Ziva在他身边紧靠着他，从她的眼神里，他看得出来她经历了一些转变。她看起来比他认识她以来所有的日子都更快乐，对自己更满意。

“Tim……你好吗？”Gibbs问，靠过去，轻柔地揉了揉Tim的头发。Tim看起来吃了一惊，就像每次Gibbs对他和蔼的时候。

“我很好。比起Tony来我算安然无恙了，我想。”Tim回答。“他好吗，头儿？”

“现在不好，但是他会好的。”

“我们能看他吗？”Ziva问。

“能吗？”Abby急切地重复道。

他摇摇头。“还不行。等他准备好的时候。”

“没人肯告诉我他出了什么事。”Ziva说，她深色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Gibbs的脸。“只说他受了伤，情况很糟。”

“他的祖……这么说来……”Gibbs轻松地回避了问题。

“很糟，是吗？”Tim问。“我是说我，知道Abby和我都经历了艰险，可发生在Tony身上的事情更坏，是吗？”

Gibbs深吸了一口气。“是很糟。但是你知道DiNozzo。”他苦笑着，下意识地试图让他的语气保持轻松。“他很快会恢复的，我肯定。无论以后他就会把你们都烦得要死。”

他们好象被这些话满足了，都明显放松了下来。

“还有Rodney呢？”Abby问。“他们谁也都受伤了。”Gibbs朝她微笑着，知道她有多喜欢这个性暴躁的科学家。她一直在Rodney身边看的东西，他和Tony花了长得多

的时间 才看到

“他会好的”他回答。“他和 Sheppard将军在……相互治疗。我多少认为这几天里面 他们 也不会接待任何访客。”

Gibbs转向另一张床，Lorne上校正倚在**面**，**胳膊**上裹着**厚**的纱布，吊在绷带里。

“上校，谢谢 你做得这、好。”他说。“我理解 你失去了个 部下，我想 向你表达我的哀悼。”

“谢谢 你，长官。”Lorne说。Abby说他跑了并游了很长的路去救她。**看这**，Gibbs能够相信她的话 他累得要死。“我们过几天要给Rice中尉举行葬礼，长官。”

“我会 参加的”Gibbs承诺道。“现在我要 回Tony那里，也许他醒了。”

他**道**他们还在担心，但是既然他抽空和**他们**谈了谈，**希望**现在**他们**可以少担心一点。**他握握** Lorne没有受伤的手在 Abby的额上印了个 吻，又揉了揉Tim的头发，拍了拍Ziva的脸蛋，随即转身离去。Ducky跟在他**身**后，正**如**他**所**料。

“Jethro——不要 见怪，不过 你看起来糟透了。”Ducky赶上来 抓住他的 **胳膊** 说 “你吃过**么** 吗？究竟 有没有睡过？你真的 需要洗个澡，刮刮 胡子，换套衣服。”他目光若有**所**指地 流连在Gibbs**衬衫**的血迹上。

“不是 现在，Ducky。”Gibbs**说着** 把他推开。Ducky再次抓住他 这次他**不**会轻易放手。

“你一直在担心他们大家 而我一直在担心你。”Ducky**对他说** “我了解你 Jethro。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表演伟大的 强壮的top。”Gibbs在那儿站了会儿，身体绷得紧紧的**接着他** 叹了一口气，**在**他的朋友面前垂下头。

“他的情况真的很糟。”Gibbs向他坦白道 “而我发现 很难对付我听到的**看的**……他经历过的我一分钟也**不想**他 分开。我想这 可怜的家伙 一辈子都**要我**跟踪，所以 我**希望**这种感觉**逐渐**消失。”

“你俩都经历了很多。”Ducky安慰地**对他说** “自然**你**会有 迷**的**感觉。过两三天，你会觉得更像原来的自己。另外，你不是超人，Jethro，**你**需要 睡觉，就象大家一样。你为啥去 洗个澡呢——病房里有浴室，所以你会 离开 Tony很远。我会继续拿套换洗衣服来，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找张床休息一下。我肯定 Carson**不**会有任何 反对意见。”

他们到 Tony的房间。Ducky指了指John和Rodney，他们正蜷缩在对方的怀抱里，沉沉地睡着。

“瞧——伴侣显然允许留在这 里。”他带着一丝微笑说。



“我是 Tony 的伴侣，Ducky。”Gibbs 回答得很干脆。

“他是戴项链的 sub，Jethro。”Ducky 指出。

“不——他连这个也不是。”Gibbs 提起他 看见了 Ducky 的眼神，那个回忆让两人都 退缩了一下。

“Jethro，在他的 心里，这永远是他的 全部。”Ducky 叹息道。

他们在 Tony 的床边停了下来这是 Ducky 第一次瞧见 Tony，Gibbs 看到他脸上掠过痛苦的表情。无法 否认 Tony 的样子有多糟；他的 苍白和伤势也让他 显得更年轻，更脆弱 他们 以前谁都没有看过他这 副样子。

“哦，Anthony。”Ducky 低语道，一手 温柔地捋过 Tony 的头发 他 抬头看着 Gibbs。“Jethro，真对不起这、多年以前，如果我 知道 会发生这 样的 事——而多少 因为我……”

“不关你的 事，Ducky。”Gibbs 坚决 地说 “Jordan 要对他 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 有没有脑瘤。另外他 一直是 暴力的 嗜虐的 杂种，甚至 早在你 和他 离婚时 候他 那时还没 生病。疾病只是他 感到 对付我没有什 么 办法 失去了他想 伤害你，可最重要的他想 伤害我他的 确他妈的 疯了。”

“但是没 赢。”Ducky 说 “你及时赶到， Jethro，你 所有的 sub 都活下来了。”

“那么我 猜那个 Athosis 先知错了， 吭？”Gibbs 苦笑着 哼了一声。

Ducky 摇摇头 “我 并不 相信预言家？”他带着一 丝笑意说 “当然她是错的 Jethro！我 一刻也没 想过你会 失去他们 你把他们都 训得太好了。如果你能 看到 战斗中的 Ziva——还有 Abby 和 Tim 在极端的胁迫下 令人景仰的坚持 我也必须 说 根据我的 了解，Lorne 上校完全是个 英雄。”

“你认为他 打算把 Abby 从我 身边偷走？”Gibbs 问。Ducky 微笑

“你是 拯救 我们 Jethro——你 从没 说过 你要永远 留着他们 你让 Stan 走了 记得吗？”

“嗯。”Gibbs 点头他 感觉那么累 都快站不住了。

“洗澡。”Ducky 说 扳过他的 身体 对着 浴室 的方向

“除非你陪着他——如果他 醒 过来我想他 会。”Gibbs 说 “另外 派人去 给我拿 替换衣服——但是你要 离开 他。”

“很好，Jethro。”Ducky 拉下他的 头 吻了吻他的 双唇。“现在去 吧，否则他醒来的

时候 你也对他 没用。”

Gibbs走了；Ducky总是他的 sub中唯一能命令他的人。

~\*~

Tony醒来的时候 已经 回到Atlantis了他是 在睡梦中被从Daedalus号上的医务室送到城里Carson的病房的

这个 房间更大 更亮，可他感到不可名状的沮丧。现在，刚被解救时的欢欣消失了，断断续续的记忆不停地在他脑海里重演着被紧紧地绑了那么久，鲜血无助地被从身体里抽走；Jordan剥他的衣服；Jordan用锁链打Rodney，Rodney倒在地上；身体被摁住 Jordan用带着金属扣的皮带抽打他；粗暴的手抓着他的屁股，寻找入口.....

他不眨眼地盯着旁边的床，回忆无休止地在脑海中闪现过了几分钟，他意识到隔壁的床上有两个人，其中一个穿戴整齐，另一个穿着病号服。他注视着他们，试图把注意力从不断在他脑海中闪回的记忆片断上挪开。John Sheppard搂着Rodney，就像一个暴风雨中的人抓着礁石。他看上去精疲力尽，身体绷得很紧，充满了他无法理解的原始情感。当他们躺在那里的时候，Rodney只是抱着他一手，温柔地抚慰着John的脊背。

Tony嫉妒他们的亲近。他们显然正在经历一些颇为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相互拥有他，毫不怀疑他们能够成功。

他突然痛苦地感觉到一种孤独和自己脖子上的赤裸。他举起手，摸着自己的脖子，摸到是裸露的皮肤。而去五年里，这地方一直没有裸露过他。记得Jordan把项圈从他脖子上扯掉时的感觉；这多年来他一直膜拜着它，使得它对他有一种也许与之并不相符的力量。现在它没有了他。暗想什么，Gibbs没在他昏迷的时候就把它戴回去。Gibbs没有这么做的事实让他怀疑Gibbs是否还想让自己做回他的sub。这个想法让他的胃痛了起来，但是，同时他意识到有个很轻的声音在问，无论如何，这次他是否还会再次接受Gibbs的项圈。过去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是时候面对长久以来他一直回避的一些问题了；这就是所有这些强迫卧床的时间会杀他的另一个原因，。

他别过脸，逃开隔壁床上涌过的相聚感，发现Ducky坐在床边，在看一本书。

“皇家赌场？”Tony低声读着书脊上的名称。Ducky抬起头，微微一笑。

“啊。Anthony。看到你再次醒来有多好啊。”他说，眼里涌过一阵快乐和安慰。

“Gibbs在哪里？”Tony问。

“他在睡觉。”Ducky的头朝他身后的床摆了一下。越过Ducky的肩膀，Tony看见Gibbs躺在里，疲惫地闭着双眼。“Carson想让他回宿舍，可他不能，所以医生同意他睡在这里。我认为这里这不是寻常的事情。”Ducky轻声说着，看着隔壁床上John和Rodney Sheppard交缠的身体。“尽管多有不合规矩。解剖室里不能这样，但是我想大家对活着的人必须更加宽容。至于Jethro——他累坏了我不清楚他已经坚持了多长时间，但是如果Carson不在这里给他一张床的话，也许他只好让自己住院了，因为纯粹的疲劳。事实上他只同意小睡片刻，如果我保证我会坐在你旁边不离开的话。”

“你不觉得他把这些top的保护之类的事情做得太过了吗？”Tony问。“我是说事情结束了我很好。又不会长太事。”

Ducky看了他眼中交织着怜悯和信念。“Tony，这\*是\*件大事。”他轻声说。“这是件很大的事。”

“得了，不是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比起我上次……”

“Tony，我们看了。”Ducky打断他

Tony愣住。“什么？”

“我们看了，所有的事。”Ducky对他说。镜片后面，他诚挚的蓝眼睛充满同情。“我很难过，你不得不在Randolph的手里经历所有这一切，我感到有责任，我不知道他做得出这种事情，这多少源于我的……”

“我们是谁？”Tony悄声问。

“哦。呃……”Ducky眨了眨眼，看起来好像自己刚才没有大嘴巴。“这我自己，Richard Woolsey，还有Atlantis这儿基地的另外几个人员。Steven Beckett让信号传到Daedalus上，好让他随时掌握发生的情况。还有音频……”Ducky停下来

“哦，继续，Ducky。让我开心开心。”Tony喃喃得说，摆了一下头，示意Ducky应该继续。

“这个，Gibbs，John Sheppard，Carson和Cadman在整个营救过程中一直有音频信号。”

“音频？”Tony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自己到底说过什么。

“他们听到了那个房间里发生的每件事情。”Ducky用一种抱歉的语气说“从一开始。”

“好了。”

他脑子炸开了来，Tony必须摆脱这一切。他把身的床单掀到一边，坐了起来，腿甩到床下。Ducky警觉地站了起来。

“Tony，你想干什么？”

“我要上厕所。”Tony用坚决的声音说。

“我亲爱的孩子，就等一下，然后……”Ducky开始说道。Tony试图把输液管从胳膊上拉下来，匆忙中他笨拙地摸索着。

“帮我把这个死的管子拔掉！”他咆哮起来，一刻也忍受不下去了。

“我要去叫Carson。”Ducky说，拼命环视着四周，寻找帮助。

Tony的手指捏住了手臂上的输液管，同时另一波无助的愤怒涌过他的全身。他回想起了被绑在铁床上，另一个管子插在他胳膊上，一连几个小时就这样无助地躺在那里，鲜血从他身体里抽了出去。这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他无法把这个情形从脑海中赶出去。

“把它拿掉！把这个死的管子拿掉！”他嗓音嘶哑地说，手指疯狂地摸索着。

Ducky赶了过来，安静轻柔地料理好输液管，等他弄好了，Tony下了床，身体摇晃着环顾四周，寻找着浴室。房间在他周围旋转，但是他的决心已定。他不能待在这儿。Ducky对他说过，这些以后，他不能就这样待在这儿。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躲在仔细打造的面具后面，而Randolph Jordan在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就把他的面具撕成碎片。他感到浑身不舒服。

“这儿……我搀着你。”Ducky说，在他跌倒以前，抓住了Tony的胳膊。Tony靠在他身上，让他搀着他朝浴室走去。接着，Tony笨手笨脚地找到门，把它推开，走进去，然后关上了门，把Ducky锁在外面。

“Tony！你站都站不了！”Ducky抗议着，试图从外面打开门。“Tony——请把门打

开。”Ducky恳求道。

“我操，Ducky。我是废物——我妈肯定能给我撒尿。”Tony透过门冲他喊着

接着，他朝台盆转过身……随即停下来，因为他看了镜中的自己。

“这，Gibbs说得很对——你看起来不漂亮，DiNozzo。”他对镜中说

他踉跄着走近镜子，手放在台盆，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他白的像纸一样，头发乱七八糟地支棱着，脸上的青紫巍为壮观。它们的颜色从深紫一直到浅黄，中间还有青绿和浅紫，布满整个下巴。他裂开的嘴唇看起来肿着，感觉很疼，额头上还有一片丑陋的瘀伤。他的病号服在背后半开着，露出他双肩上的纱布。他的双腿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伤痕，但是，最重要的，他的目光落在他的脖子上，看到平时戴在项圈的地方一片空白。

他手指摸着项圈造成的白印子上，凝视着自己被绑在那间屋子里，和Rodney关在一起的六个小时里，他都听了些什么？零乱的对话片断回到他的记忆里。他的脸变白了。他到底怎么可能会泄漏所有的秘密，即使他以为是和Rodney说话，而这是他妈的整个宇宙和里面的每个人？还有Gibbs，特别是Gibbs。

他把心窝里的话都告诉了Rodney，就像一个为情所困的年轻sub。他没有承认已经五年没有和任何人睡觉了？他的胃抽搐了一下；这些年来所有的调笑，请求Gibbs允许他和各个好看的top上床，现在他被抓住了，突然之间这好象成了非常拙劣的谎言，因为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走到最后一步。这都是为了设法让Gibbs忌妒，引起的反应，试着看他能否让Gibbs\*在意\*。

“失败了，DiNozzo。”他喃喃自由，随即又记起了另外一些事情。他记起Gibbs看着摄像机，对他爱他。“可怜的混蛋。”他对镜中说。“一连几小时听你像白痴似的抱怨，在你被强奸、被杀害以前，他起码能做的，就是对你说你想听到的话。”

他的胃痉挛起来。他跌跌撞撞地转过身，勉强在吐出来以前，倒在了马桶前。他猛烈地呕了几分钟，吐得肋骨隐隐作痛。接着他靠着墙壁坐下来，身体因为虚脱而颤抖着。

妈的，每年的掩藏，那么小心，从来不让任何人看真相，现在他就这么向全世界晾了出来。他感觉如此……为人熟知。大家看到了他赤裸着，屈辱上，见证了某个疯子反复殴打他，试图强奸他，还有最糟糕的，他们听到他对Rodney Sheppard说的每件该死的蠢事。他是太傻了。

“Tony。”Gibbs的声音，就在门外。“你在里面好吗？”

“我很好。就他妈的我一个人待着。”他厉声说他最不想做的，就是走出去，面对所有那些人，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离开他，好让他独自沉湎在窘迫里呢？

“DiNozzo，打开该死的门。”Gibbs说。Tony听了，做了个鬼脸。这个命令他可不想很快听从。

“孩子，你真的不该下床。”Carson的声音——坚定却温柔。“这不仅 是伤口和青肿——你失去了很多血，身体还处于极度震惊中。之前我们差点失去你。你不能就这么起来，开始走来走去，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小伙子。”

Tony盯着自己的手腕；上面覆盖着伤口和深深的青紫，都是他试图挣脱Jordan的镣铐时留下的。Ziva，Abby和Tim知道吗？他暗想他不怎么介意Abby，可Tim？想到菜鸟如果知道了他的top无望的单相思，会怎么看他不禁打了个哆嗦。他是那个傲慢的家伙，那个吊儿郎当，玩世不恭，从不让任何人靠近的家伙。但是他没做到他谁都靠近了；Gibbs，Ziva，Abby，Tim，Ducky。

“所以你不该在任何地方停留超过十八个月，DiNozzo。”他责备自己。“嗯，那个原因，还有你总是太多次在工作地方被抓进惩戒室，那样不好玩。”他扮了个鬼脸补充道这不就是Gibbs圈他的原因吗？这他能够不让Tony进NICS的惩戒室，而由Gibbs自己料理任何惩罚，从而在这过程中把Tony从他手里救出来？“不管怎么样，这他爱上你关个鸟事。”他提醒自己。“只是Gibbs的拯救情节做怪。”

“Tony，孩子，你需要输液。”Carson透过门说。“你为啥不开门，让我们把你送回床上，再给你点药，让你感觉舒服一点。”

“这恐怕是我错过。”Tony听见Ducky嘟囔着。“我不该告诉他我在观测监听，我点不知道他的反应会这么消极。”

观测、监听。Tony觉得又恶心起来。他俯到马桶上，又吐了起来。他浑身都在痛，好象有东西在敲他头。他感到自己快死了。他从来没有感觉这么恐怖过。甚至在生黑死病的时候也没有。

他听见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敲在门上，然后是第二下，第三下，Gibbs的靴子砸在上面，门突然打开了，Gibbs大步走进了浴室。他看了一眼两手抱着马桶的Tony，叹了一口气。

“别让我回到外面去头儿。”Tony哽咽着，哀伤地盯着Gibbs，接着他转回到马桶上，又吐了起来。

“好的 Tony，坚持住。”Gibbs把Carson和Ducky推了出去，不过还得先和Beckett医生进行了一场简短的争论。接着 Tony听到一阵小声的讨论，Carson似乎生气地警告着他。他们在吵什么，反正显然是Gibbs赢了，因为他很快又走了进来，带一条毯子。他把毯子盖到Tony的肩膀上，然后关上破掉的门，给他们点私人空间。

他走到台盆前，倒了一杯水，静静地递给Tony。他感激地接了过来。

“还要吐吗？”Gibbs问。

“眼不了。”Tony说，小心地啜着水。他身上那么多地方都在痛，不清楚哪里疼得最厉害。他意识到自己在哆嗦，于是把毯子更紧地裹到身上。

Gibbs坐到他对面的地上，靠着台盆，凝视着他。Tony注意到他洗了个澡，刮了胡子，还换了衣服。他暗想着Gibbs是什么时候做这些的。

“我记起似乎说了些话——蠢话。”Tony说，力争找回他平时的傲慢，但是她失败了。“那个时候我迷糊了，所以也许那都是些废话。”

“不是废话。”Gibbs坚定地声明，他决定性的语气容不下任何争辩。Tony盯着对面的那双蓝眼睛，看了很久，暗想着接下去会怎么样。难怪Gibbs不想再圈他了；这个男人肯定认为他是个彻底的废物。

“我在那个房间里把心窝子都掏出来了。有多少人听到了？多少人看我被压在下面，差点被那条种强奸？他们又告诉了多少人？”Tony粗声粗气地说。

“没很多人看到——而我向你保证他们谁都不会说个字。”Gibbs对他说。“不会对你，也不会对其他任何人，除非你想；如果你不想谈这个，你不用非说不可。”

“除了对心理医生。”Tony做了个鬼脸。

“她就是干这的。”Gibbs回答。“Tony，这没一样是你的责任，而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在那里坚持着，就象一个很棒的探员，尽职尽责，不管那哪种对你做什么。你保持头脑灵活，从Jordan那里偷到了钥匙；你设法把它们交给了Rodney，甚至在你身上一半血都被抽掉的时候。”

“可没成功。”Tony说。“只好等着坏 top冲进来，干所有营救的活儿。但是，你肯

定很享受。你喜欢拯救别人。”

“Tony……”Gibbs开始说

“我操，Gibbs。你是吊在屋的人，你没有光着屁股，被个疯子到处乱摸。”

“这是最让你心烦的吗？”Gibbs问，蓝色的眼睛探询着

“不——只是许多事情中的一件。”Tony咕哝着他盯着地板看了好长时间，然后抬起头。“他拿走了我的项圈头儿。”他悄声说

“嗯，我知道。”Gibbs疲倦地点头

“你准备放回去吗？”

“你想我这么做吗？”

“我知道。”Tony重新盯着地板。

“那么让我们以后再谈——等Carson说你好一点的时候。”Gibbs说，理由很充分。

Tony想用拳头砸什么东西，最好是Gibbs的脸，可他累得动了。现在他身体抖得更厉害了；他似乎就是不能暖和起来

Gibbs站起来走过来，坐到他身边。他伸手搂住他，让他靠在他身上。Tony想反抗，可他没有力气，另外这种感觉很好，很温暖。他不习惯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得如此脆弱。不能想象在任何情景下，他会让Gibbs这么做——或者Gibbs会愿意这么做的。从Gibbs站的地方看起来，和Jordan在一起的整桩事情肯定显得非常糟糕，才会让他表现得这样

“我以前结过一次婚，很久以前。”Gibbs突然出人意料地说。Tony抬头看他一眼。

“呃，你结过三次婚头儿。”他揣出。

“四次。”Gibbs对他说

这引起了Tony的注意。他再次抬起头。“都是红发女人？”他问。

Gibbs苦笑了下，点头。“嗯，都是。”



“你是……你是 在坦白你是 单性恋吧？”Tony问，因为他 以前也 这么说过。“不是 说成为单性恋有 不好。”Tony赶紧补充道，Gibbs低头看着他 眼中露出困惑的神情。“而且 这个 没有那么怪……呃，自然……或者 随便什么，性 冷淡不同。那个才真的古怪，而你 肯定不是 冷淡。亢奋，有人 也许会说 根据你圈的sub数量来看。但是你和 女人结婚 那也许你是单性恋。当然这也很 好……呃……如果是的话。你也 可能不是。”

Gibbs一直等到他说完，抬起头来。“真有趣。”他评论道。“我一直在想她 打断你这种‘大声 思考’的说话，你可以 持续多久。现在 我有点 高兴 我以前总是 止住你。不，Tony，我是 单性恋，或者，照你这正 确鉴定的 性冷淡。”他手 抬起点，轻轻 拍了下Tony的后脑勺，随即让手 停在那里，温柔地 抚摸着Tony的头发。

“是 头儿。”Tony点头 感觉已 又开始暖和 起来。“那么你的 第一个 妻子怎么了 头儿？”他轻声问。

“Shannon见证了一 场和毒品有关的凶杀，那时候我 在伊拉克打仗。”Gibbs对他说“她是NCIS的明 星证人……她被 谋杀，还有我的 女儿 被她准备 作证起讞的那个人。”

“你有 过个 女儿？”Tony抬起头 吃了一 惊。

“嗯。她死的候 才八岁。她的名 叫Kelly。”

“就像你的 船。”Tony喃喃 地说

“以她命名的”Gibbs对他说“他们被 害以后，我 追踪那个凶手，把我枪里的子弹全打在他身上。我 希望 我能说 有用 我 以为这样 会有用，会有点 用。可这样 没有治愈任何事 情 我 加入了NCIS，碰到了Ducky……又结 了三次婚总在 寻找我和Shannon在一起 时拥 有的 东西，但总是 犯同样的 错，就像 Ducky想 我 指出的 好几次了。”他另一只 手 悲哀地 搓着下巴。

“和红头发结婚 ？”Tony问。

“结婚 就是这 话。”Gibbs的脸抽搐 了一下。“不过 嗯，和 看起来像Shannon的人结婚 因为我 不能忘记 Shannon。经过三次失败的 婚姻以后 我 放弃了。显然问题 在我上，所以 我决定不再带别的sub上床了，而且 绝对不 再结婚。”

“为什么我这些 头 儿？”Tony轻声问。Gibbs的胳膊 温暖强壮地围着他身体

他喜欢这种感觉。他疲倦地把头靠在Gibbs的肩膀上。

“因为，就像你说的——前你把心窝子都掏了出来。我想，如果我投桃报李的话，你也许会高兴的。”Gibbs对他说。

“谁道？”Tony问。“关于Shannon和Kelly？谁道？”

“Ducky。他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就道。还有Ziva……”Tony猛地抬起头。“我没有告诉她，Tony。我永远不会在你之前把这些告诉别的任何人。”Gibbs坚定地说。“她对我搞了个调查，当她在摩萨德的时候。等她加入了NCIS，我要求她发誓保密。他是唯一知道的人。现在还有你。”

“我很难过。”Tony真诚地说。“这么多年来守着这样一件事，真可怕。我点不知道。你是个能保密的混蛋。”

“彼此彼此，Tony。”Gibbs喃喃地说。Tony的脸抽搐了一下，看着他。“五年，Tony——那么多次你来问我能不能和那么多不同的top睡觉？”Gibbs觉得好笑地挑起一根眉毛。

“只是想让你嫉妒。”Tony嘟囔着。

“起作用了，Tony。起作用了。”

“如果起作用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迹象。”

“不能责备我像你一样善于保守秘密。”Gibbs苦笑着回答。

Tony感到心里的痛楚减退了，身上紧张消失了一些。好吧，整个经历还是一场活生生的噩梦，但是Gibbs让他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历，让他找回了一些失去的东西。现在，起码这是单相思了。

“我很难过。”Tony喃喃地说。“那样失去你的妻子和女孩……我不能想象这种感觉会是什么样的。怪你要把这些事埋在心里。头儿，我有些事情要坦白——不久前我觉得好奇，我必须承认我对你做了些调查。感觉不好——我知道我做了件烂事——所以我收手了——但是我找到四份结婚证明。我想，你有理由骗我。骗了三次婚，所以我把这件事丢下了，可……我是想让你知道，我很抱歉我去查了。”

Gibbs耸肩。“没事——我知道这件事，Tony。”他说。

“你知道 ？怎么会 ？”Tony惶恐 地问。

“我都知道 ”Gibbs对他说 Tony听了只能笑了

“嗯……有时候真这么想 儿。”他低声说

Tony感到眼皮耷拉了下来 上帝,他 真累。Gibbs转过身 双臂都 抱着他 把他拉到怀里,轻轻 地吻了下他的 额头

“来吧,该让 你回床上去了。”他说 Tony抗议地哼 起来 因为Gibbs离开 了他那双温暖坚实的臂不 再围 绕着他 Gibbs打开门,Carson立刻 来到他身 边,给他作检查。

“你是可 怕的病人。”他警告Tony,两眼闪烁着安 “你比Rodney Sheppard还差不 你甚至 比John Sheppard还差 而他 已经 是我 认识的 最差的病人。”他用手电照了照Tony的眼 睛,使得Tony生气地 拍开他锤 Carson看了看马桶里的东西 ,叹了口气。“瞧——那就 是为什么 你不应该起床。”他责备道。“Gibbs——你能帮我 把他弄回去吗?”

Gibbs架起Tony的一 条胳膊 , Carson架起另 一条。Tony很高兴有人 撑着他 因为无论如何 他止点 力气也没有了他两个 把他架回床上,然后Carson围着他 忙碌着 给他插上输液管,注射了一些让他 马上感到温暖舒适的东西 他和 自己的困倦挣扎 了一会,但是Gibbs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松 弛地握 住 Tony的手 于是Tony朦胧地意识到看 起来Gibbs终究\*搞\*换手这 一套。

“睡吧,Tony.我们 在一起 ”他说 Tony立刻就 睡着了

整个世界 似被 一片红雾照亮了,它让 每样的 东西 的外表都闪 烁着一 团光晕,把他看见的每样东西 都笼罩在它奇怪的轮廓 它看上去像赤雪做成的 毯子 让他周围 的声音都消失了,而他身旁的东西 变亮了,却又有点模糊

他感到他的 感觉似乎加强了——他比记忆中的 自己 更强,更快 他 能够 感到他身体像紧 发条的弹簧,随时准备 弹向他的 sub哪怕最 轻微的威胁。

他不 清楚 这是何时 开始的 但是他也 知道 很久以来他 一直能够控制它 他做 得到——坚持下去 直到危险 过去 把他所有的 愤怒、痛苦和悲痛化作心中的 深沉的红雾,压制着它,直到能够 安全地把它发泄出来他有 那样的 控制——他必须有控制,因为他们 实施营救的时候他 必须保持 冷静,镇定,只让 心中的 狂怒冒出来点,好让自己 反应敏捷,锋利 ,但是现在……现在行动结 束了他 再也无法 压制胸中的 怒

火。

它像斗篷一样裹着他，不肯离开他，直到他能够释放出那些被压抑的情感，安全地驱散那团红雾。

他的 sub 在他不动一下，他吼了起来，感觉到了危险。

“没事。Carson 说我们 现在能回宿舍了。”他的 sub 对他说，感到一波轻松涌过全身。感谢上帝，这些人围着 Rodney，让他靠近他，让他的神经紧张。危险——他们周围到处都是而他必须保护 Rodney 远离危险。

几天前他道，这里还有个 sub，就躺在 Rodney 旁边的床上，他还能给他两个站岗，现在做不到。红雾太强了。现在他所有的感觉都集中在 Rodney 身上，要保护他安全，他无暇顾及他了。

他能够感觉到附近还有 top。他能够\*闻到\*他们，他心神不宁，对他说他们已经不是他了，只是模糊的轮廓，对他们散发出来的动力比他的肉体更真实。

那个那个人——他带着科隆水和药物的味道。那是种干净的味道，暗示着朴实。他很强壮，但是把力量隐藏在温暖和天生的温柔后面。John 只接近他的 sub，因为他是个治疗者，但是他仍然对他很警惕。其他 top 是危险的，他不惜为他的 sub 而战。治疗者的手很快地碰了一下 Rodney 的手臂，他发出一声低吼，Rodney 再次摸着它，这让他多少平静了一些，尽管他不明白原因。

那个还有个——John 意味他，坐在远处的角落里，看着他们，他身上有腥和汗水的味道，另外还有么——强硬，坚定，原始的味道。他身上还有一缕咖啡，木屑和皮革的气味。他很有力，而且不屑隐藏他的力量。他的气场比任何人都强大，交织着强势的支配和深深的静谧。他就像网上的蜘蛛，安静但威严，让 John 不安。

不过他和 Rodney 保持着距离——事实上他离他远的，所以 John 准备好让他留在房间里。不管怎样，他感觉到这个 top 心有所属，也许另外那张床上受伤的 sub 就是他的。John 对其他 sub 没有兴趣，他觉得这个强势的 top 知道这点，并且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他对 Rodney 没有兴趣。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任何人想碰他的 sub，John 肯定会把他们给生吞活剥了。

他道已走得太远，他不清楚为什么不同的时候，红雾对他的影响会不一样，但是这次的影响很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他和 Rodney 分开的时间太长，知道他的 sub 身处险境，却只能站在一旁，听着，看着，无能为力。

记忆的片断在他脑海中闪过一遍又一遍。另一个 top 把 Rodney 锁了起来，反铐了他的双手，把一根锁链扣在他的项圈上……差点杀他。John 看着，看着全部过程，无力制止，他不能保护他的 sub，这深深地割进了他的灵魂，让它有个裂口，红雾就是从这里升起的。

“过来 John。”Rodney悄声说着，~~握着他的手~~，~~领着他~~朝门边走去。John感到一阵轻松。他~~也想~~留在其他top周围，免得他们~~会碰~~Rodney，因为如果发生~~迷的~~事，他~~不~~知道~~已~~会做出什么~~事来~~。

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正~~好~~有人走了进来。John~~停下来~~发出~~一阵低吼~~。他认出了这人~~.....不是 top,也是 sub,而是~~两者兼是~~或者~~在这两者之间~~不是~~很危险，但~~也不是~~毫无害。那人退后几步，~~嘟囔~~了几句。Rodney捏了~~他~~。

“你~~知道~~现在有多疯狂。”他小声说。“Ducky是~~很~~好的老人家。他~~打算~~碰我。”

John~~转头~~，目光落到~~他~~热爱的脸庞上~~他的~~sub；他唯一信赖的人~~他想~~爬到Rodney的~~身体~~里，永远不离开。一条锁链~~飞过的~~情景在~~他~~眼前~~闪过~~。他~~呻吟~~了起来，重新感到生命共同体的连接里传来的剧痛。Rodney温柔地~~抚慰着~~他~~让他~~清醒过来，可这是~~暂时~~的他需要更多，他需要更多更多。他找到Rodney的~~嘴唇~~，索取了一个吻，Rodney随即撤回身子，John发觉已~~轻声吼叫着~~；Rodney~~是~~的他~~想~~攫取他，插进~~他~~身体，重新~~拥有~~他~~.....~~。

“嗯，我知道，老伙计。”Rodney~~对他说~~，抓住~~他的手~~，敏捷地把他推开。“但~~不~~在这里。相信我~~这样~~会很尴尬的。眼下你也许~~不~~在乎，可等它结束后，你~~就~~在乎了。而我~~\*真的\*~~在乎。”

他们走过一个女人~~.....~~她朦胧的气场闻起来像个sub，所以John没理会她；她~~不是~~个威胁。他们~~走过的时候~~，她紧贴着墙让开他们。

Rodney~~让他~~握着他的手，引导着~~他~~这是目前唯一~~能够~~让他保持理智的方法。他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但他相信Rodney会~~让他~~安全抵达目的地。Rodney~~是~~的；Rodney理解他而~~别人~~做不到。

他感觉~~很好~~，象是个瞎子——红雾让所有的东西都模糊一片，~~让他~~意识到~~最~~奇怪的事情。他能够听到Rodney的每次心跳，~~但是~~他的声音都是一片嘈杂。他能够听到Rodney说的每一句话，清晰得~~让他~~耳朵疼，但是~~他~~无法理解其他~~说的~~任何话。别人和说话的时候~~他~~能意识到，但是~~他的~~话语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抑扬顿挫，他~~什~~么也听不懂。他能够感觉到Rodney的体温，~~但是~~知道~~自身~~何处地。他能走，能跑，能动，但只是凭本能，而是~~凭~~理智。

他~~身体~~动起来的时候比平时~~优雅~~得多，敏捷得多。他~~知道~~已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技巧跳跃，扑倒，俯冲——~~但是~~他看不清~~眼睛~~的路。这是种奇怪的感觉，好象他是只鸟，蒙着眼睛在空中飞。和~~这个~~世界的连接是一条~~纤细~~的跳动的线~~.....~~就像连接~~他和~~Rodney的~~生命~~共同体。

现在的血液在~~身体~~里沸腾，让生命联结跳动。需要~~他~~头~~疼痛~~。他快不行了~~.....~~Rodney在这里，John必须~~拥有~~他，彻底占有他，重新~~让他~~成为自己的。

“快到了。”Rodney一边对他说一边跑起来，领着他穿过无尽的笼罩在红雾里的走廊。一个top走过他身边，John转过身朝她咆哮着：“这是Miko，她已经有三个sub了，真的需要更多了——现在你揍他，彻底吓坏了。”

John不在乎。他知道，另外一个top路过，离Rodney很近，而他必须保护他的sub，确保他不会被人伤害或占有。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个top强行除去了Rodney的项圈，换他自己的玷污了Rodney。John徒手杀死了那个top。现在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必须\*看好\*Rodney。

John脑海中回荡的声音让他咆哮起来——铁链敲在Rodney额头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断重复着一遍又一遍；刺耳地铿锵作响，割开皮肉，敲到了骨头……

“我道我道。”Rodney安慰着他，双手握住John的双臂。“但我们没事，是吗？我们没事。\*我\*没事。嘘，嘘。”

Rodney是他的生命线，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他盲目地跟着他sub进行着恶梦般的旅程。终于，他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他被推了进去，门在他身后重新合上。

“好吧。现在我到家了。”Rodney对他说：“我们单独在一起了——让我们开始吧，吭，个子？”

他感到Rodney的手捧住了他的脸，看见Rodney的蓝眼睛靠近了他的。Rodney身上的气息让他狂野。他热爱气息。它让人陶醉，让他因为欲望而疯狂。它里面混合了咖啡、牙膏和这座繁忙的城市所有的红尘气息。这里面有机器，有想法，还有记号笔刺鼻的味道。这里面有蓝色的眸子，有灵活的大嘴，还有柔软白皙的肌肤。这里面有爱情和友谊，还有性和陪伴。这是他的。

他抱起Rodney，用力吻着他的唇，生命线联结他们之间，闪耀。他胸中的疼痛平息了一些。他扯着Rodney的衣服，需要感觉到肌肤，渴望感觉到肌肤。Rodney在帮他很快扯掉身上的衣服，让John能够接触到身体的每一英寸。

最后，衣服被去掉了。John的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声，稍稍退后几步，随即扑向前去。他抓起Rodney，把他整个儿扔到床上，然后俯到他身上。他的双膀感觉灵活，就象黑豹或着野狼，它们压到Rodney赤裸的身体上，把他钉在身下。

这个感觉很好。这个感觉太好了。他抓住Rodney的胳膊，把它们举过头顶，然后低下头，呼吸着Rodney的气息。这气息淹没了他，而他还需要更多。他舔着Rodney的下巴，然后是柔软诱人的头颈。他用牙齿咬了下去，感觉到Rodney在他身下弓起身子，他咆哮起来。

“要动。”他说，声音陌生而沙哑。

“嗨……没事……我不动，留下标记，John。”Rodney安慰地对他说：“让我重新成为你的。”

这是他需要的。另一top在Rodney的身上留下了标记，John用了命 共同体的治愈能量，Kacira，来 分担伤痛，让它们传到自己的身上。现在他必须抹掉任何碰过Rodney的人留下的任何 痕迹；Rodney是的是他个人的

到处都是他的 嘴，吸吮，舔舐，啮咬。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控制很强，却几乎失去控制。而自始至终，Rodney都在那儿对他 耳语着 给他倚靠，让他 慢慢 清醒过来。

Rodney的味道就像 甘露——让他 无法 餍足。他 吻着Rodney的嘴唇，舔着Rodney的皮肤，咬着Rodney的乳头，还有他腿 内侧柔软的肌肤，接着他 分开Rodney的双腿，舌头伸进他身体 里，品尝着他 最本质的地方。

对他 脑袋的敲击减轻了一些，红雾开始消散，但他仍然 需要更多他需要 肌肤相亲。他 需要在 Rodney的身体 里，和他 彻底融为一体——只有 这样 内心的疼痛才会消失。

Rodney似乎感觉到他的 需要，笨拙地扯着John的裤子和T恤。John知道已 闻起来是 汗水和战斗，他已经 很长时间 没有洗澡了。但是这 无关紧要。

很快他赤裸 身体 感觉好太多了。现在他 能够 卧在Rodney的身上，感觉到肌肤相亲的狂喜——从手指尖到脚趾头他 爱Rodney柔软的腹部紧贴着他的 温暖，他 爱Rodney亲吻着他的 脸颊的方式。Rodney是的是 ；他想 让他 扭动——他需要他的 接受，需要他 动动 把自己 奉献给John，让他 占有他。

John抬起双胯，感觉到这动作让他 俩坚硬的老二释放了出来。刚才它们被 夹在他 身体之间。

“老伙计……我需要 润滑剂。如果你不我办 那你得自己 去拿。”Rodney对他说。他感觉到Rodney的胳膊 朝床头柜伸去。他 吼起来，Rodney停住了，捧住了他的 头。“John，听着——你要 拿起润滑剂，把它抹进我身体 。”Rodney对他说，用非常 清晰的声调。“明白 吗？如果这样的 话，事后你会恨自己的 。”

他会 做任何 Rodney让他 做的事情。此时此地，如果Rodney让他 下去他 肯定会，但是他 知道 Rodney不会 这要求他，因为Rodney知道有需要 这个。眼下Rodney在掌控一切——强烈的情感攫住了他，让他 无法 抵抗，无能为力，但Rodney是的是 定海神针，能够 引导他穿过风暴。

他伸手在床头柜上找到润滑剂，用牙咬掉盖子，挤了大 堆在手指上。他 记得怎么做，仿佛 在梦中。

“好吧……我认为我们 用不这么多，不过 继续吧。”Rodney说。John的手指滑进Rodney的身体，他 也许应该更慢一点，但是也有 耐心，Rodney也有 让他 手。他 压住Rodney，一条腿 抵在他的 肚子上，另一手 把润滑剂抹到他身体 里。他不喜欢润滑剂那冷的 医院一样的 味道。他不能信任自己 去吮吸Rodney，因为眼下他所有

的冲动是 啃咬，所以 他  
让自己 满足 于舔舐，品尝着Rodney的味道 感觉它涌 过他的 全身让他 再次沉醉。

现在他一刻也等不及了；他必须 进入Rodney的身体 否则就会爆炸 了。

“我好了 John。”Rodney对他说 分开双腿让 John能够跪到它们间

他的 胯部大力地向前 挺，重重 地插入Rodney的身体 Rodney喘了一口 气，不过他已经 进入了Rodney温暖的躯体他 挺下来 感到心中的疼痛 又减去了几分。他还不想 动他想 品味 这种感觉 他 卧在Rodney的身 上，尽力深入到他身体 里，他抓着Rodney的双手 在腿 卧了一会，栖息在 他身上，听着 耳边Rodney的心跳声。现在就好 象温热的蜜糖在他们 的生命联结里流动安 慰着他 驯服着他

他动一 下胯部 向后，然后向前，用力 的 感觉到Rodney又发出 一声那种美妙的轻喘 他 脑海里的影 像开始褪去，一个 接着一个他 抽插了下 铁链敲在Rodney头的 声音变轻了，再抽插一下，另一个 top锁住Rodney的记忆消失了。现在他有 节奏地动着 Rodney的身体 如此热情，Rodney蓝色 的双眸向上 凝视 着他 充满爱意，始终连接着他 把他安 全的带 回现实。

现在他 能意 识到 自己的胯部的运动向 前、向后，还有他 老二在Rodney的身体 里进出的感觉。每个神经末梢都因为需要而 刺痛——他需要 在Rodney的身体 里，占有他 让他 重新成为他的 Rodney再次成为他了 ——他在这里，在身 下。John用不着站在旁边，当Rodney受伤害的时候 眼巴巴 地看着 Rodney很好。他 在这里 他很安全。John记起双手抓住个 男人的头 颅，那么用力，那么快速的 一扭，折断了那人的脖子，当时的 感觉好 极了，但是还是没有现在好，没有这 样好——Rodney在他不喘息，皮肤是鲜艳 的粉红色，肌肤温暖而热情 他 那么美，躯体开放而放荡 让 John能深深 地埋进他身体

他射了白 光在脑海中闪过，照亮了所有 的事物，突然红色的迷雾消失了他 卧在Rodney的身 上，仍然深埋在他身体 里，重重 地喘息着。Rodney抬起双手 温柔地抚 着他的 后背。

“你现在没事 了，John。嘘。”Rodney对他说

John感到宁静。他 趴在Rodney赤裸 的身体 上，对他说 是 全世界 最好的地方 他不清楚 他这样 躺了多久，但是终于，Rodney在他不 动了一下。John呻吟 着，抬起身子，痛恨 离开 Rodney身体 的感觉，不过 Rodney马上拉住他 他们 脸对脸地侧卧着 Rodney温柔地吻着他的 唇。

他闭上眼睛 让 Rodney吻着他 感觉生命能量在他 俩之间 快乐地噬 作响 过了一会 他 重新睁开眼 看见 Rodney探询地凝视着他

“你回来了 ？”Rodney问。



“嗯。”他悄声说。“你还好吗？”他手指温柔地划过Rodney肿胀的嘴唇。

“很好。”Rodney微笑着。“不过你之前可不好。”他说。“你的情况越来越差。我只好在差不是贿赂Carson让我们马上出院，好让我照顾你。”

“对不起。”John把脸埋到Rodney的脖颈里。Rodney抚摸着他的

“我是在抱怨。”他一边说一边吻着John的头发。“这是以我的方式一直知道会发生什么。同时……我也知道我能随时制止你。这就像你是只人就咬的野狗而我驯服了你我到那里你都跟着我多少喜欢这样。”

“你爽了没？”John低头看着问。Rodney摇摇头。John的阴茎不去，握住Rodney僵硬的老二，稳稳地摸索着让它重新完全勃起。Rodney低吟着，靠近他喘着气。John加快节奏，快速摩擦着直到Rodney在他手里射了出来。然后John举起涂满精液的手指，放进嘴里舔着。

“兽类。”Rodney微笑着说。

“尝不够你。”John回答。他仍然能够感到红雾的后遗症。他的感觉比平时更敏感，Rodney的气味和味道更强烈，仍然那么\*必须\*。“我爱你，Rodney。”他悄声说。“对不起我没有保护你，远离那像种我做的所有事情……”

“我知道。”Rodney举起一根手指，放在他的唇上。“我知道你在赶过来我知道你会找到我们把我救出来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你。”他捧起John的脸。“John——那时候我知道。”他热烈地说。“这不像那一次我打了枪而你不过来这次我知道你会来救我我相信你。你帮我到了那样；你让我有了信心。”

John微笑着他们一起被禁闭在宿舍里的日子对他们俩都不容易，但是也很高兴他跟随了他的直觉，因为通过这样他给了Rodney信心，支持他挺过这次危机，甚至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形下。

他拉过毯子，盖住他俩，然后抱住了Rodney，沉湎在紧贴着他深爱的sub那赤裸的身体感觉里对重新回到家里心存感激。

因为要Rodney在里——那他就是家。

~\*~

Gibbs看着镜中的自己；黑色西服，白色衬衫，黑色领带他看上去很适合将要出席的场合——他是希望那个场合不需要出现。也是他们幸运地脱险了在和Randolph Jordan的最后较量中失去一个，但是试着和Rice中尉的父母谈这些吧。

Gibbs也许应该觉得庆幸，因为他没有失去任何一个 sub——他很庆幸——但你们都经历了那么多，很难感到任何感激。

他走到宿舍的起居室里，发现他的 sub都站在里等他——除了还在医院里的Tony。

“好吧。”Gibbs把他们都打量了一番，他们都穿得很正式，衣冠楚楚，因为他们都知道送他所期望的“我道最近不在这儿……”

“没事，Gibbs——我们知道你和Tony在一起。”Abby打断他。“我们能很快去看他吗？”

“事实上，可以。”他带着一丝浅笑对她说。“他能见到你，Abby——今天下午，仪式以后。”

“那我们呢？”Ziva问，Gibbs注意到她的手悄悄滑进了Tim的手里。

“先从Abby开始。”Gibbs轻声对她说，他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受伤的表情，于是朝她摇摇头。“Ziva，这和你们没关系。Tony受了很多罪——他是想一步一步来。”

她看起来平静了点。“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他出了什么事？”她问。

“因为这由他自己来说。”Gibbs厉声说。“如果你想告诉你们，那么很好，但是我不会讲，也没别的人会讲。现在我 知道这几周对你们大家都很艰难，但是我 要在明天结束以前，把完整的报告交给我。”

他们谁也没答茬，只是彼此相互交换着目光。Gibbs知道他们在思念Tony关于在最后截止日期前交上长篇报告的俏皮话，或者，至少是他的抱怨声。Gibbs也思念这些。Tony对小组是那么重要；他可以成为个非常讨厌的眼中钉，但是他的精力和幽默给他大家带来了活力。现在他在这里，这种感知变得更明显。

“然后……”Gibbs微微一笑。“这个，你们休整一下，所以好出去玩玩。显然冲浪不错——这个，反正Sheppard将军是说的——他还拨了一些小飞船给你们。如果你们想来的话。显然这个周末，Athosis在大陆有个集市，如果你们想去逛的话。随便你们做什么——明天结束以后，你们就放假了——没必要报到。”

“放多久？”Abby问。

“这个……乘Daedalus号回去通常要花十八天，你知道。”Gibbs说。“但我和Sheppard将军谈了下，他觉得这次我们可以用星际之门回去。”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也许并不令人吃惊，但是Rodney很乐意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个请求。“不过……没必要告诉主任——她以为我要花十八天才能到家，所以就这样吧。”

“我们可以在Atlantis上待十八天？”Tim难以置信地问，他的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Gibbs能够想象，他年轻的书呆子sub会用绝大部分的时间来研究这个城市的科技。

。

“对”Gibbs点头。

“我爱你，Gibbs！”Abby猛地搂住他，亲着他。Ducky和Ziva看起来都很欣喜他对此很高兴；他都受了很多罪，理该快活快活。

“但是首先……”Gibbs挣脱Abby，理了理被她弄乱的领带。“我们要去参加一个追思仪式。”

他把牵绳扣到他的项圈上，感到一阵痛楚。照Ziva和Tim相互看着对方的样子，送他最后一次这做他，把这想法抛在一边——就像Ducky说的他从来没许诺要永远留着他们而且他们感到高兴。

他们一起朝大厅走去，然后他解开了Abby的牵绳，因为她她可不可以和Lorne及他的小队坐在一起。他知道她和Lorne的整个小队都走得最近——开始是因为她在Keller被杀后给她保镖，后来他们又营救了他们。她走到大厅的前排，把手插进Lorne的臂弯里。Lorne转过脸，他的眼睛变亮了。Gibbs可以看到他因为在战斗中失去一个部下而难过——Gibbs完全了解这种感受——但是他能看到Abby出现时Lorne眼中的表情，他了解那种对sub的感觉。

Atlantis人似乎很熟悉这些仪式的举行，照它进行的顺利程度来看。遗骸已经通过星际之门被送回去了，Lorne打算下次回地球的时候亲自去拜访Rice的父母，归还他的遗物。Gibbs和他的sub们在那里，记起了另外一次追思仪式，大约一年前，当他们安葬Caitlin Todd的时候这永远不会变得容易一点。

仪式后，他们推开阳台的门，来到阳光下，吃起了放在那里桌上的三明治。Gibbs解开他sub们的牵绳，好让他们和大家一起站在栏杆边。他自己则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见Sheppard将军从他的盘子里拿了些吃的喂给他的sub。John喂他的时候Rodney正生气勃勃地说着话，John则懒懒地低着头，目光里亮着柔和和愉快，看着他的sub。起码John从刚救出Rodney时，那种奇怪的top状态中回来了。他知道不管他俩之间曾经发生了些啥，肯定是很强烈，然而又是他俩都非常健康的。

他看着Ducky轻声和Richard Woolsey说着话。他从来没有见过Woolsey和Ducky在一起的时候这么轻松；他通常在top身边的习惯性的轻微口吃没有了他整个人似乎都柔和不再僵硬。Gibbs为他的朋友感到高兴——多年以来Ducky一直没有感到可以随意拥有一段正常的友谊。看他进行迷幻的试探很不错。Gibbs知道做一个switc是怎样的感觉——除了在性方面的支配，他无法想象任何别的事情——但是很显然这很适合Ducky，让他能够把压抑已久的一部分天性表现出来。

接着是Ziva——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样子。她的头发随意地垂在肩上，她的一只手是放在Tim McGee身上，要、挽着他的手要、按着他的胳膊要、就这么轻轻地搭在他的屁股或者肩膀上。她那种黑暗的强烈的神情消失了，从他认识她以来，第一次看起来真的快乐。他在她身上看到了她一直有潜力成为的那种top，如果她

没有迷住他的话，他不知道她有没有已经带Tim上床了，但是对McGee探究的瞥，告诉他她还没有这么做。

她走到哪里，Tim都跟着她，他俩之间有一种美妙的协调，就像关系良好的top与sub之间的协调。John和Rodney是他看到过的最好的例子，总是步调一致，腿和手臂相互接触，两人似乎都准确地知道对方在想什么。Ziva和Tim向那个方向迈出了实验性的第一步，很好。Tim还有点儿紧张，他的眼睛仍然急于取悦，仍然带着那种还没有被第一个top占有的sub的那种害怕。Gibbs毫不怀疑Ziva是带他展开这段旅程的正确top，他简直要嫉妒她的这种体验了，他能够想象Tim急切取悦的愿望会多么美妙，他需要多么温柔的带他。他很善于判断sub，认为成为Tim的第一次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奖赏。

他能够已经来做他想这样能够省去很多时间和麻烦，他相信自己能够治愈Tim的很多自我怀疑和担心，但是这种感觉是一段Tim需要已经走过的旅程。Gibbs满足于只是给他指明方向，让他习惯有只坚定的握他的牵引，起码他少许理解最终臣服是什么感觉，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奉献给一个top，满足他的愿望和需求。Tim再也不是Gibbs刚圈他时那个吓唬的男孩了，那时Gibbs发现这年轻的探员在top会如此地胆战心惊，给他戴上项圈纯粹是种必须，没有项圈的保护，McGee在询问top时会一无是处，完全无法在工作期间有效对付他。Tony，当然，和他截然相反，能够毫不费力地把top们玩弄于股掌之上。

Gibbs发现自己思念Tony的出现。五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已经如此习惯有Tony修长、结实的身躯站在他身边，在他牵引的另一端，他想念他想念Tony的精力和滔滔不绝的饶舌，最重要的他想念Tony总是能让他大笑的本领。

今天是他第一天长时间地离开Tony。过去几天里，他一直睡在病房里，或者坐在他探员的床边，确定Tony没有做任何傻事，就像他们把他带回Atlantis的那天那样，他确保Tony按时服药，用轮椅推着他沿着走廊送他去看Kate Heightmeyer。他相当确信Tony在带着心理医生愉快地跳舞，一会儿讨好她，一会儿戏弄她，就像她还在审讯室里，但是她在工作上的训练有素，所以Gibbs让她自己去弄明白。如果Tony从中得到的只有哄骗，战胜了有魅力的top，那么也许单这样就值得了。Gibbs怀疑那样至少能够让Tony多少重拾起一些在Jordan的噩梦一样的囚牢里失去的作为个sub的骄傲和尊严。

他们还没有认真讨论过他们接下来要发生什么。Gibbs不想让任何事情打搅Tony的康复——他们可以以后再谈，等到Carson最终让Tony出院的时候。

“Gibbs。”Ziva打断了他对Tony的思考。“呃……我在想等会儿我能不能和你谈谈。”她用一种柔和的语气说。“关于Tim？关于我们谈到的？呃……关于他的项圈？”

他被她的谨慎逗乐了，她是个微妙的谜——请求一个top放弃他圈的sub——但是他曾经承诺过，另外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尽管首先，他必须确信他都准备好了，他也必须让他们意识到，如果她圈了Tim，他们的工作关系会有什么改变——有可能会改变。

“那很好，Ziva。晚上六点到宿舍来见我——我会确保我们被打扰。带Tim一起来。”

“谢谢你。”她说看起来超乎想像地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Ziva在驱魔节上见过一夜情的小个子金发sub向她走来。Gibbs更加接近地看着她——她和那晚看起来不一样，那个时候她浑身都是仇恨和愤怒。现在她看起来小了一些，柔和了一些，不那么敌对、易怒。她的眼里带着一种疲倦的悲痛，但是也比以前有更多的希望。

“Kahla。”Ziva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让Gibbs吃了一惊；Ziva可不多愁善感的类型。“我想再次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帮营救Tim。”

“不用谢，Ziva。”Kahla对她说，坚决地摇摇头。“瞧……我……”她的视线穿过房间，Gibb看到Teyla正看着她。Athosis人首领点头，Kahla深吸一口气。“我想带点东西。”她羞涩地说。“也许不喜欢——如果合适的话，你可以不用它……但是……你瞧，在Wraith抓走我以前我曾经是个专业的皮匠。Ahna——那是我的top——她是个很有创意的人。她设计了所有这些样式——而我把它们做出来。她总是说我对材料的感觉很棒。”

“听起来你们是很棒的。”Ziva轻声说。

“是的……我们当时正打算通过星门，在整个星系里旅行，把我的作品卖到飞马星系的所有市场上。”Kahla说，她的眼睛变红了。“结果我是旅行了——只是不像我们打算的那样。”

Gibbs听说过这个sub的一些故事，她触动他身上的top的本能。他痛恨sub受到伤害，而显然Kahla被伤得很深。在别的时间，别的地方，他知道他会想把自己的项圈套到脖子上看看能否帮到她，但是看着房间对面的Teyla，他看出来她已经在掌握了。

“Ahna死后，我再也没碰过任何皮匠活儿，当Teyla第一次把一些皮革放到我手里的時候，我确信过这么久我已经记不得怎么做。但是我记得。事实上……我发现我在工作，几小时以后，我抬起头看，太阳已经下山了，Teyla在朝我笑。”Kahla带着个腼腆的微笑。“我那么容易就想起来了——气味、感觉。我现在就象Ahna和我在一起时那样喜欢它，只是现在我自己设计式样——但是我能够做到。我们曾经专门制作项圈。”Kahla说，从衣兜里掏出一只小小的天鹅绒袋子，把它放到Ziva的手里。“你说你希望有一天会圈Tim。我想……这，就像我的已经过了很久了，也许它不怎么好，但是如果你想用它的话……”

Ziva看起来被打动了。她的眼睛闪亮着。她打开天鹅绒袋子，拿出一只用最好软皮做的项圈。它的颜色是一种饱满的深棕色，边缘镶着各种形状的图案，颜色是更柔和的棕褐色。Gibbs能够辨认出一扇星门，一艘小飞船，一把刀和围绕着Lantea

星球的那些月亮。它的缝制和手工多少最好的，像这样一个项圈，要在地球上，会花上好多钱。

“我想把你们这里的象征包括在上面，”Kahla说，“这样你就不会忘记我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Kahla，”Ziva柔声说，万分小心地摸着项圈。“这个太美了。谢谢你，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它，会把这个项圈放在你脖子上。”

Kahla微笑着点点头，稍稍快了那么点接着，她在Ziva的面颊上印下一个匆忙的吻，然后跑回到人群中。

Gibbs把手放到Ziva的肩膀上，按了按他道：“她不善于表达感情，但是她显然被Kahla的举动上深深触动。她在这里交了些好朋友，这她高兴；在她认识她的所有时间里，她都避免和过于接近，被自己的天性吓坏了，不能让任何人走进她的内心，害怕伤害他们，这是起初她圈她的原因之一。”

他很高兴她开始卸下足够的心防，让他接近她——这他的另外一个决定变得容易了他知道Tim已经准备好拿下他的项圈，但是刚才他还不那么确信\*她\*也准备好了。

现在他想，也许她准备好了。

~\*~

Tony茫然地注视着，捋脑，这是Gibbs动身去参加Rice追思仪式作准备的时候给他的。

“这是干吗，头儿？”

“你的报告，觉得你可以开始把它打出来。”Gibbs对他说。

“我的伤还没好呢。”Tony抗议道。Gibbs朝他微微一笑。

“Carson说一点轻微的工作不会累着你，而且我想不在的时候，你也许会无聊。”他说。

“没你缠着我，逼我吃药，逼我见鬼心理医生？我不知道你怎么会那么想。”Tony做了个鬼脸。

“随便你，只要不让你捣蛋。”Gibbs对他说。

“在Carson的牢房里能捣什么蛋——哦，对不起，我是说病房？”Tony回答。

“Tony,你 十四岁的候 就习惯 溜下落水管去见 top了。”Gibbs对他说 “所以我不会冒险,让 你等我 转身就从这儿溜出去。等我回来的候 你的报告 一定要写好一半。”

“我不溜的!”Tony对着头 儿正在 离开的 背影说 “我十六岁的候 就不做 种事了。”他对着手 提脑 说 “还有说 老实话 想他不 相信我会在他 离开的候 待在床上 像个乖 的小探员那样我 很伤心。”他用一种受伤的语气说

一个 护士从门边探出来 “危险清除了——想和我 们一起打牌吗?你问过的。”

Tony做了个 鬼脸。“不行。看样子我个 报告要 写。”他说 妈的 Gibbs太了解他了

他相当 厌恶地盯着电脑 。从哪儿说起?Gibbs到底期望他把多 事 写进报告?通常Gibbs坚持每一个 细节都要 写,仔细到每人 穿了么 衣服,吃了么 早饭 这上 报告写起来又长,又 吃力,简直超过 一般为想 象,而Tony真的讨厌 吃力。

他做了一些初步的笔记,随即决定如果站 起来走 的话,也许会有助于他的 思考。在去 几天里,靠了 一种Tony只能称之为‘仗top欺人’技巧, Carson和Gibbs基本上 一直让他 待在床上他 觉得现在候 活动活动腿 脚了。

“top一走开 , sub就狂欢。”他喃喃 自语道,把腿甩到床沿下 他 晕了一会,但很会就恢复了他 穿上睡袍 在 房间里兜着圈子 。

他现在的 感觉多 了——他身体 还在痛,但是他 背上的 伤愈合得 很好,已经 结疤了——不过这 些疤一直在痒,快让他 发疯了。

Tony是个 傻瓜 ;他道 做决定的时间在 很快逼近,即便眼下他可以回避组里其他人他 也很 快就要面对他下 一部分的他真想他们, 但是发生的事情仍然 让他不舒服 他想他的 目光里看这 种不舒服引起的反应 他 答应待会儿 见 Abby——这是 很好的开始 他 会看果 怎样 再走下一步。

不过现在……Tony看看 躺在床边的电脑 ,又看 门。

“我操。”他低声嘟囔 着 慢慢朝 门口走去他 打开门,小心翼翼地朝外面看看 确保 有危险 接着 蹑手蹑脚地走到主病房 他 发现 自己 古老的木门 始工作了——不仅是作为个 很好的探员 他 还是 孩子的时候 就开始暗中活动他 很擅长这 做

他悄悄 地穿过病房 来到 护士台前 看见 四个医院人员正在 偷 懒打牌 他 偷偷 溜到 他们 背后。

“哟，你们这 些小子不 是 应该在 当班吗？”他问，努力 模仿着Carson的苏格兰口音问，尽管 结果 听起来更象是Sean Conner的James Bond。他 们都 内疚地跳了起来而 Tony 笑得直 不起 腰。“我改主意 了”他对 他说 走 过去 坐到 他们 中间 “带我 一起 玩。”

他玩的时候 觉得周围 的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起码这 能让他去想 那些在他 脑中盘旋的大 问题 ——好吧，起码是 其中的一 部分。没有 项圈 绕着的 脖子 他 感觉几 乎是 赤身裸体这 么 多年来他 一直自豪地戴着这 个 项圈，现在他 失去 了 它 而且他相当 确定，照Gibbs的举动 它不会回来 他不 清楚 原因——他能够猜到很多理由，但是他吃不准Gibbs在这 件事 上想 法。也许Gibbs认为他 不再需要 拯救 了。或者也许他 只是想 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因为Tony戴了 他的 项圈 就拒绝和别的top睡觉。关于 他婚 姻 失败 的原因，Gibbs说的 很清楚，还有他想 再带sub上床的 原因。Tony起码能够 理解 他 几 儿这种想法的由来不 管是怎 么 原因，Gibbs坚持等到Tony更好一点 Carson让他 出院以后再谈 说 实话 这 种等待 快杀死他。

嚼着 护士们嚼舌头的时候他 发现 自己 在想念他的 小组。休息放松 很开心 而且 Tony喜欢嚼舌头 所以 他很快就开始了解Atlantis上所有 人的小道消息。

“最后一圈。”一个 护士说一 边发牌，一 边不 停地看一 眼钟。

“哦，帮帮 忙！我刚开 始赢！”Tony说 敏捷地拈起他的 牌。

“Beckett医生很快会回来 了”那个护士答 复，做了个 鬼脸。“如果 我们在 干活的话 他 会让我们 用牙刷刷 便盆的。”

“啊，他 听起来 就象 Gibbs情绪好 的时候”Tony咧开嘴。“但是他的 时候我们 能看到 你们可以散开。”

“我们没看到 你过来”另一个 护士揣出。

“啊，这个 .....你瞧，我的 师傅是绝地大 师。”Tony说向 前探了探身子，拍了下鼻子。“一个 异常阴险的绝地大 师 来自原力的黑暗面，运用他的 力量，当你正在做一 些 不 该做的 事情突然冒出来。”

“就象 现在？”一个 干巴巴 的声音传进他的 耳朵，问道 他 吓了一跳，脸抽搐 了一下，丢下手里的牌。



“见鬼，Gibbs。”他叹了口气。“总有一天，你得教我个花招。”

他转过身看见 Gibbs 站在他的椅子后面，挑起一根眉毛。

“糟了 Tony。”Gibbs 说 “你唯一能够解救的方式是在离开病房，出去散步以前，把报告写完。”

“如果我不答应呢？”Tony 小心地问。

“那就别看了。”Gibbs 摊了摊手。“也就是说？”

“就是说不行。”Tony 叹了口气。他站起来，稍微晃了晃，因为头又晕了一下。Gibbs 立刻扶住了他的胳膊肘，帮他站好。

“来吧，带你回床上去。”Gibbs 说

Tony 刚要听他平时那些含沙射影的评论，突然停了下来——让别人视而不见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任何让 Gibbs 和他一起上床的邀请都肯定会被当真。他胸口发闷，有点生气，因为这么简单的欢乐都被剥夺了他。沉默着走向病房，突然感到很累；这次行程比他预料的累得多，现在他很高兴。Gibbs 强壮的臂膀挽着他，支撑着他。

“那么你会因为这个打我屁股吗？”Gibbs 帮他回到床上的时候，Tony 问。一部分的他想被打屁股——起码这是个信号，说明他俩之间的事情恢复正常了——但他也非常清楚，他已经不戴 Gibbs 的项圈了，当他需要的时候，Gibbs 没有惩戒他的绝对权力了。在过去的日子里，这会让他在两下重重的巴掌，他想，但是眼下过的日子似乎早就逝去了。

“也许——等你好点。”Gibbs 回答，模糊的回答让 Tony 的坏心情更糟了。

他跌到枕头上，Gibbs 用坚实平坦的手掌抚摸着 Tony 的头发，自从他把 Tony 救回来，他就一直在这做。Tony 生气地转过头。

“一步一步来，Tony。”Gibbs 柔声对他说，随即退开，走出了房间。

Tony 盯着墙壁，想着自己的情绪波动是否正常。说实话，尽管他喋喋不休地抱怨 Gibbs 待在病房里时他管头管脚，实际上他发现过去几天里，Gibbs 一直在他身边让他安心。当他哪里疼痛，或者中生气，或者无法把 Jordan 从脑子里赶出去——或者者皆有的时候——Gibbs 的存在成为了一个可靠的安慰。他的 top 从来不多说么，但是他的手从来没有远离过 Tony 的头发，或者手指，或者——当他深深沉湎在自我

怜悯的时候——Tony的后脑勺。难道今天上午他轻微的反抗不是为了Gibbs的注意力牢牢地回到他身上吗？因为这是Gibbs第一次短暂地离开他身边。

门又开了，打断了他的思绪。Abby悄悄走进了房间。她站在那里，躲在门口凝视着他。Tony知道她在细看他下巴上的在褪去的青紫，想从他的眼神里知道他怎样。她的神情让他心碎了他，张开了双臂。她立刻冲过房间，扑到床上，紧紧抱住了他。

“呀……放轻松，Abby。”他说，因为她的膝盖碰到他身上好几个疼痛的地方。

“对不起。”她说，坐了回去，大大的眼睛凝视着他。“我一直在担心你，Tony！”

“这，我很好。”他对她说，捻着她的辫梢。

“不过你被打得很厉害，吭？”她问，手指轻轻拂过他脸上的伤痕。

“嗯。”他轻声承认道。“嗯……是有点。”

“Gibbs不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谁也不肯说——甚至连Rodney都不说。”

“这个，因为我们别说了。”Tony对她说。

他看见她的目光落到他光溜溜的脖子上，那里原来有个项圈。她双手捂住嘴巴，无声地“噢”了一下。

“是Jordan干的？”她问，眼中闪是愤怒的光。

“这个不是Gibbs，也肯定不是我。”Tony小声说。“嗯，是Jordan。他想报复Gibbs从身边偷走了Ducky。显然多年以前，Gibbs从Ducky身上拿掉了Jordan的项圈，所以Jordan想报复在Gibbs的个子身上。”

“我很难过。”

她温柔地摸着他的脖子，他吃惊地发现那样的确帮到他。Tony想这真滑稽——他看了几十部有sub被强行取下项圈情节的电影，耐着性子看完由此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和情感上的纠葛，他是个主题太夸张了。那是这种情况实际发生到他身上以前——那时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的心理影响会有多深远。过去几天里，Kate Heightmeyer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而他几乎没有理睬她，但是，也许她是对的。也许

这让他心烦。

“我搞不明白。”Tony对她说：“为什么Gibbs不在我昏迷的时候就把它戴回我脖子上。”

Abby看起来惊呆了。“Gibbs永远不会那么做Tony！”她叫起来。“他是个绅士。他永远 不会未经一个sub的允许就把项圈套到他们脖子上。”

“这个他多少已经有的允许了，Abby，”Tony指出。“我是说这个鬼东西我已经戴了五年。”

“是的但是……把项圈戴到个昏迷的sub身上，就像用迷奸药之类的。”Abby指出。“这真的很hinky；有点强迫，有点怕人。他永远不会那么做。”她坚决地重复道。

“这个，那好吧，让我们假设Gibbs在做‘绅士’。”Tony的手指在空中打着1号，因为他极肯定永远 不会把这种词儿用在他们强硬的头儿身上。“那后来为什么没有还给我？”

“因为你在治疗。”Abby说，用种‘废话’的语气说。“他只是想等到你准备好重新做那个决定以后，Tony。”

“我知道为什么认为我还没准备好？”Tony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也许因为你没有？”Abby轻声回了他一句。“Tony的项圈吗？”

Tony不舒服地凝视着她——这还是他一直试图回避的问题吗？从他醒来发现项圈失去以后？

“想听实话吗，Abby？我还没想明白。”他回答。

“那么你会一直等到你想好。”她说。“Tony——你记得那个叫Mikel的家伙夺走我项圈的事吗？”

“嗯，我记得。”Tony的脸抽搐了一下。“照我起来的Gibbs真的喜欢那件事——他不是开枪打了那家伙？”

“是他喜欢；是他打了——可重点是我道 那种感觉，Tony。”

“哦，瞧，我会变成电影里那种多愁善感的白痴sub，为了失去项圈就无精打采！

”Tony抗议道。“没必要用你的大眼睛惨兮兮地看我，我是在想Gibbs为什么没有再圈我，就这样。”

“这个，Gibbs一直到征得我的同意以后把项圈还给我——这就是我的意思，Tony。”Abby说，“跟你也一样，那个时候真的恍惚的，所以我睡了一觉，等我能够做那种决定以后，他现在对你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给你时间想清楚。”

“嗨——为了Mikel那档子事，Gibbs是给了你一顿好打？”Tony取笑道，拉着她的个辩梢。

“是的，打了Tony。”她欢快地回答。“但是他打过我一次；不像我们能提到的另外某些sub，得每天打屁股。”

“哎哟。”Tony朝她笑着。“一针见血，Sciuto小姐。”

她的手指抚摸着她腕上的伤痕——Jordan给他的手铐实在太紧，割破了他的皮肤。他挣扎的时候，伤口切得更深，所以到现在还好。他明白她很想知道Jordan对他做了什么，但是她也知道她永远不会问——她会等到他准备告诉她的時候。如果她永远不说，那么她也会接受。

“关于项圈，”Abby说有紧张地清了清喉咙。“我在想——你觉得要是个top，和个带着其他top项圈的sub在一起会不会高兴？”

“要是送上门来的，从来没碰到过个top会为此不高兴，如果你是问这话。”他说。“我戴着Gibbs的项圈好几年，可一直有其他top追我，我们一些人实际上把这当做一种挑战——看他们能不能勾引别的top圈的sub。当然，那些实际\*碰上\*Gibbs的通常会很快退开，坦白的说这真叫人失望。你以为他们会坚持下去为了能和来一场火热的性爱，可不——他钢铁一样的目光一落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溜走了。我从来没有再碰到他们。”

“我是光在谈性，Tony。”她责备道，他翻了个白眼。

“好吧，那么你找错了人。”他回答。“因为我不搞恋爱那一套，记得吗，Abs。”

“真的？”Abby一眼看穿了他。“因为我是以为你疯狂地爱着Gibbs，而且说老实话，尽管你说得很多——\*真的\*很多——关于你睡过的所有那些top，可我认识这么久，从来没真看到你和谁一起回家。”

他盯着她看了一会，被自己的白痴行为吓到了。似乎用不着由Randolph Jordan逼

他说出真相，让 每个人 听到；有些人已经 搞清楚 了。

“Abby——你说得对我 爱上了 Gibbs。”他严肃地轻声对她说 “但是 我们是在 谈我我在 谈你和美男 Lorne，对吗？”

她红着脸，点头。

“这，如果你想知道我想 法，如果 有要 你 我说个真的 适合你，你从心底里\*感觉\*到非得和他 在一起的人，那你应该去 试试。你必须 让自己 冒这个 险，不管这有多怕人，结果 有多不确定，我 从来没做过，因为我 是个 懦夫，但是你应该 敬 Abby。Lorne是个 坏人——你 应该来 见Gibbs，进行‘请我和 Abby约会’的谈话的时 候，穿着军装吗？”

她摇摇头，眼睛闪闪 发亮，接着 她的脸耷拉了下来。

“我 在担心Gibbs，Tony。”她说 “他待我那么好，我想 让他 以为我 抛弃了他或者别的什么。”

“Gibbs是个 大男 孩，Abby——他能照顾自己。”Tony向她保证。“反正我认为他 从来没有打算一直留着我们，甚 包括Ducky。只是 碰巧 是这样 罢了。对他 从来没什么 好处，只有大 一堆麻烦。”

“你他 为什 么没有圈Kate？”Abby好奇地问。“我总是在想我说他 说过一些 话，关于 他的 小组只他 负责，他 怎么想 圈我们，所以 他好照看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 守规矩——可他 一直没圈Kate。”

“这，很容易，Abby。Kate多都 搞明白了——反正她喜欢那么想 Gibbs只圈那些需要 救助的 sub；就像你载 “

“那我们再也不需要拯救 以后怎么办？”Abby问。

“我想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了。”Tony轻声说 “对吗？”

她凝视着他，绿色的眼睛充满忧虑，接着 她点点头。“我猜是的”她喃喃 地说。

“这不容易，对 吗？想象没有Gibbs的项圈，生活 会是怎 样的”Tony说 “但是你 没法戴它一 辈子，当它真不 能再满足 你的需要的时候是 吗？”

“你是在说我 还是你，Tony。”她问。

他笑了。“我们俩，Abby。Gibbs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再带sub上床，我理解他的理由，但如果我永远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我是不是继续戴他的项圈一辈子，即使我知道这样？也许我该继续前进了。至于你——他圈你是为了保护你，因为你对top的品味糟糕透顶。噫！”她打他胳膊一拳，他冲她咧了咧嘴。“但是你现在找到了值得拥有他的人，项圈不是有点多余了吗？”

她躺到他身边，头枕在他的肩膀上，手轻柔地摸着受伤的手腕。他抬手搂住她，吻着她的辫子。他从来没有过姐妹；Abby是他碰到的最近的人，他觉得自己是她的大哥。他俩沉默了很长的时间，就这么搂住她，感觉很舒服。他意识到她是家人，他能够对她做任何事。

“Jordan把我绑在一个仓库里，把一根管子插在我背上。”他轻声对她说。“他抽了我好多血，在几个小时内。后来他扒光了我的衣服，用他的皮带扣抽我，我太虚弱，昏沉的没还击。”

她的身体变硬了，但是没有动。她继续用温柔的手抚摸着他的手腕。

“他让Gibbs一直看着，作为惩罚。”他继续说道。“最精彩的是准备强奸我，然后割开我的脖子。我知道有点盼望那个部分，因为他一直这么对我。”她握紧他的手腕，他再次亲了亲她的头发。“没事，Abs。他没能走到那么远，因为Gibbs及时抓住了他，用刀捅进了他的肚子。”他说完了。

她的喉咙深处发出一阵轻柔的、动物一样的声音，他把下巴放在她的头上，这没他想的那么糟糕，而且她知道以后，他的感觉好点，尽管这让她伤心。如果她说的话，她的想象也许只会提供更糟糕的画面，但他俩之间没有任何秘密。

“Lorne告诉我，Gibbs必须选择去救我们的哪一个。”她说。“他必须选一个他最爱的，他选了你，Tony。”

他道她想做什么，他爱她这样，但是他无法接受这种说法。“哦，我确信Lorne和Ziva自愿去救你和Tim，所以这个问题只是他去救其他人最不爱的。”他咧嘴笑了。

“不。”她抬头看着他。“你错了，Tony。你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Gibbs想见我们？”Tim紧张地问，绕着宿舍的沙发踱着步。Ziva看起来一样紧张——她靠在墙上，咬着指甲。“为啥只有我们俩？”Tim嘟囔着。“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还是关于 Tony？还是他想要我们从地球收到的信息包里的细节……可我们能把这些都写到报告里去，而他让我们明天晚上前交报告……尽管我的快写好了。所以，为什么……”

“Tim！嘘！”Ziva打断他。

“好的，对不起。”他回答。“我知道我能跟烦人我紧张的时候太唠叨，而你紧张的时候，你变得非常，非常安静。说实话，我觉得那只有以安而……”

“Tim！”

“哦。对，好的，又唠叨了。”

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Gibbs走了进来。Tim感到胃部抽搐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和Gibbs在一起，而他的top总是让他感觉紧张，特别是不知道Gibbs的情绪如何的时候。

不过今天，Gibbs看起来心情不错——或者起码在Tim看到的里面属于好心情。他端着一托盘，里面有三杯咖啡。他把托盘放到桌子，然后示意他们每人拿一杯。

“你给我带咖啡？”Tim皱着眉头问，因为这是闻所未闻的。Gibbs从不给任何人带咖啡。“我们有麻烦了吗？”

Gibbs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半是恼怒，半是好笑。“McGee，你知道我在你有麻烦的时候给你带咖啡吗？”他问。

“不……可……呃……”

“你实际上从来不给我带咖啡，头儿，从来。”Tim指出。有会儿，Gibbs看起来很关切。

“嗯，我猜你是的，McGee。”他微笑着说他坐到沙发上，示意他们坐到对面。

Tim坐了下来，Ziva过来坐到他旁边。她变得非常安静，动也不动，让Tim很不安。他意识到自己正和平生遇到的最危险的两个top独处一室，这让他更加不好。他希望Tony在这里。不管Tony会多烦人在他身边，Tim总是有种安全的感觉。Tony知道怎么对付top，这让Tim面对他的时候也能放松下来。

Gibbs探出身子，注视着他们，那探询的目光让Tim想钻进地板里。他一生都在希望top们要注意到他，而Gibbs他们是最可怕的。

“那么……我看见了PBX-250星上行动的录像。”Gibbs说。Tim咽了口唾沫。“我还问了Teyla，还有带你们通过星门的小飞行员。我想你们做得很好——你们两个。”他祝福道。Tim抬起头，吃了一惊。

“真的吗，头儿？”

“是的，我为你们感到自豪。”

“自豪？为我们？”Tim惊奇地问。自从Gibbs圈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想这个男人为他自豪，可他吃不准自己有没有做过任何令人印象足够深刻的事情，能让他这样

“是的，McGee。自豪。你超是算质疑我的每句话？”

“呃……不，头儿。”Tim赶紧摇着头，冒险瞟了一眼Ziva。她以此他还紧张，Tim知道这实际上怎么可能。

“自从圈了你以后，你们都经历了很多事，”Gibbs继续说道。“Ziva……”他探出身子，直视着她的眼睛。“你在可能是最艰难的考验中保持了冷静。你是一直人，为你能做的，那种top。”

“那你比我懂得更清楚。”她回答。“以前我不确定。”

“你怀疑过自己，但是我一直知道，如果必须的话，你会挺身而出的，而你的确做到了。”

Gibbs喝了一口咖啡。“而你，McGee——那是个残酷的折磨，但你一直很机警，在应对情况的时候，头脑冷静。胳膊怎么了？”Gibbs朝Tim裹着纱布的胳膊点点头。

“没事。好多。”Tim重点地点着头。

“很好。那么……”他盯着他俩看了很长时间，Tim暗想他还是忘记要做什么了。接着，Gibbs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了下。“那么……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总有一天，可还是很困难。”他站起身，走到Tim面前。“站起来，McGee。”他说。

Tim照他说的做，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Gibbs把手伸到他的项圈上，Tim呆住了。

“你再也不需要它了，Tim。”Gibbs柔声对他说。

“呃……什么？”Tim感到胃翻了好几个个儿。“呃……不，我是说……我还没准备好……我做错什么了吗？所以你要拿掉我的项圈？”

“不，孩子，你什么都没做错。”Gibbs轻声说，宠爱地拍拍Tim的脸。“但是自从我把这个项圈戴到你脖子上以来，你成长了很多，我认为你该走下一步了，不管你决定下一步是什么——这个取决于你。”

他双手捧起Tim的头，温柔地吻了下他的额头。

“再见，Tim。”他说。“我很荣幸你戴了我的项圈。”接着，他解开项圈，把它拿了



下来。Tim用手指摸着空下的地方，感到一阵失落。接着他感到一只手伸进了他的手里。他低下头看见Ziva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她棕色的眼睛里充满温暖，于是他知道自己能做到的。Gibbs说得对他——该\*走下一步了。

Gibbs把项圈扔到桌子上，转向Ziva。

“轮到你了——你是困难的部分。”他对她说。“我已经知道Tim准备好拿下他的项圈了，但是对你——直到今天早上才确定。”

“我准备好了。”她坚定地说。

“是的……我是的。”Gibbs微笑着对她说。“站起来。”她照他命令做了。然后他双手按在她的肩膀上，直视着她眼睛的深处。Tim不清楚出了什么事，但是管他，其意义都很深远。“Ziva，永远不要再失去自信。”他对她说。“黑暗——它永远会有，但是你能掌控它，如果在PBX-250上你没有陷进去，那我想你永远不会了。”

“我也这样想。”她轻声说。

“然而……”Tim看见Gibbs放在她肩上的手收紧。“记住我那次对你说的话。你伤害了我，我会追住你不放的。明白吗？”

“明白——但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她说。Tim皱起眉，暗想着她都说些什么。

“我希望不会。”Gibbs松开手，慈爱地摸了摸她的头发。“再见，Ziva。”他说。“谢谢你足够相信我戴我的项圈——我知道对这个top来说这是个容易的决定。”

“我称这里学到那么多。”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

“哼，我会让你忘记的。”Gibbs哼了一声。他解开她脖子上的项圈，然后把它扔到桌子上，就在Tim戴过的项圈旁边。“现在……就这样说定了。你们也许不再戴我的项圈了，但是我仍然拥有你们——作为探员。工作上什么也不变——你们干你们的活动。我让你们跳的话，你们甚至不问‘多高？’——你们就是跳下去。Ziva——在工作上，Tim是我的对线负责，就象在任何指挥系统里一样。明白吗？”

“是头儿。”Ziva叹了口气。

“很好。”Gibbs点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Atlantis那种楔形的大钥匙。“这是走廊边那些宿舍的钥匙。”他说。“它们比这里的更温馨一点。”他环视着他们几个星期的套房。“我想那会适合你们。”他给了Ziva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Tim知道那是故意意思。

“呃……我们在这里了吗？”他吃惊地问。

“不住了。”Gibbs摇头。“本来我们住一起，只是因为你们是我圈的sub，我想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照看好你们。现在你们已经不戴我的项圈了，危险也过了。另外……我想你们俩家伙也许想有些独处的时间。”他补充道。

Tim看着Ziva，发现她也看过来，嘴角带着一丝微笑。他不清楚她为什么笑。自从Ziva把他救回来以后，他俩就形影不离，可她只轻轻碰他，晚上溜到他床上来，好和他抱在一起。他并不清楚她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如果有的话，他知道自己想给她什么，但是不知道她有没有兴趣接受这份礼物。而照Gibbs抛向Tim的顽皮眼神来看他，似乎很清楚。

“拿好你们的東西，走人。”Gibbs一边向门口示意，一边说：“明天晚上以前务必把报告交给我！”他补充道，Tim匆忙走进房间去收拾东西。

“是，头儿！”

Tim拿好行李，重新在起居室的Ziva碰头。Gibbs的人影已经不见了。Tim环顾四周，Ziva朝阳台的方向点头。Gibbs已经走到那里，关上了阳台门。他在那里，肘支在栏杆上，眺望着大海。

“我们是应该……呃……”Tim踌躇着。Gibbs看起来有点伤心、孤独。

“不。”Ziva说：“他说了再见，Tim。我想他现在就是想让我们离开。”

“是……不过……”Tim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他的头脑迷惘，可他的内心却那样说。他从Gibbs那里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自己的内心。他放下包，鼓起勇气，目的明确地走向阳台。他打开门，跨了出去，笨拙地抱住吃惊的头儿。

“谢谢你。”他小声在Gibbs耳边说：“为了所有的一切。别人都看到的时候，你发现了我的东西；在我思考的时候，你保护了我；我把我妹妹那件事搞砸的时候，你在主任面前保护我。”

他撤回身子，心中忐忑着——他道Gibbs并不热衷于展示情感——所以当他发现Gibbs看起来不快，也没有生气的时候，有点吃惊。Gibbs只是微笑着，摇着头。

“看起来你终于明白用不着害怕top了。”Gibbs柔声说：“不过我猜任何一个sub有力量，有技巧，把Ziva从极度的top状态里带出来，那他就不用害怕任何事，是吗，McGee？”他用大拇指抚摸着Tim的脸颊。“去吧——她在等你。还有Tim？照顾好她。”

“我的。”Tim承诺道。随即，他转身离开了——不是抱歉地蹣跚而行，而是迈着坚定、明确的步伐。这个sub知道是谁，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他需要的人，正站在门边，等待着他。

“嗨。”

Tony抬起头，他正用两根手指打着报告，看见Rodney Sheppard站在门口——看起来有点羞怯。

“嗨，Rodney！”他咧开嘴，招手让科学家进来。“感谢上帝——让我放下闷死人的报告，散心。”

Rodney慢吞吞地走进房间，来到床边，把一袋子陌生的水果丢到床上。

“Athosis的樱桃。”他说，“适合病人。每个人都带这个。很好吃的。”他抓了一把塞进嘴里，证明他说得对。

“过得咋样，我的朋友？”Tony问，锐利的目光注意到了Rodney脖子上的咬痕。“现在在那个——那边那个——看起来过得不错哇。”他说，捻了个响指，指着Rodney的脖子，心照不宣地笑了。

Rodney抬手摸了摸咬痕，笑起来。“嗯，这就是我们碰到的好的坏事情。”

“啊，是我记得那些好的坏事情的日子，我想。”Tony叹了口气。“已经很久了。”

Rodney同情地看着他，他俩都记起了那段谈话，当他们都被绑在那个房间里的时候，Tony也看着Rodney。两人都没说话。Rodney抓了一把樱桃，躲开了Tony的目光，可Tony看过太多Gibbs的审讯，知道只要你一直保持沉默，最后他都会开口。所以Tony等待着。

“嗯……”Rodney说，“呃……就是……”

Tony眯起眼睛。“Abby派你的是吗？”

“是。”Rodney坐到床边的椅子上，瘫到椅背上，看起来情愿待在牢里的其它任何地方。

“是为了项圈的事，对吗？”Tony叹了口气。

“嗯，我说过，她有一次有人拿走了我的项圈，她告诉我她也经历过这种事。现在你也出了这种事，她想我……我知道……她说天下sub是一家，让我帮你共度难关。”

Tony做了个鬼脸。

“我知道。”Rodney叹了口气。“我能不能告诉她我和你谈过？实际上，你知道我们不用真谈。”

“我意见我的朋友。”Tony点点头说“哇哦——瞧瞧这。”他从电脑里调出来一张照片。“这是地球发给我的文件里的Gibbs在让我写报告——尽管我搞不懂为什么我已经好到能写一次复杂行动的报告，却没有好到能够离开这该死的房间我发誓他甚至门口派了岗哨。”

“没有——他有Carson。”Rodney说着做个鬼脸。“那样还要糟。那么，你找到什么了？”

“是Ducky和Randolph Jordan很年轻时的照片。某个报纸社交版上关于他婚礼的报道，哇哦——你得看看这。”

Tony转过电脑，Rodney轻声吹了下口哨。

“那是Ducky？”

“我就知道！”Tony看着照片。“他那时很\*性感\*，对吗？”

他俩都盯着照片。Ducky只有二十多岁，留着浅金色的头发，有着蓝色大眼睛，简直是空灵的美丽脸庞。现在年纪大了，但还是英俊的男人而那个时候他简直是摄人心魄。

“至于Jordan……”Tony叹了口气。“我讨厌这说，可他也挺性感。”

“嗯。”他俩盯着折磨他的人，Rodney的脸抽搐了一下。“杂种。”

Jordan身材高挑，仪表堂堂，还没有像晚年那样硕壮。他浓密的黑发像马鬃一样披在脸上，棕色的眼睛沉思地凝视着Ducky。

“你知道我想Ducky真的是他的挚爱。”Tony说“就是那种爱真的很扭曲。看这张照片，多少能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对。以前我不能想象Ducky和他在一起，可现在我能看出来他和Jordan之间真有一种东西。”

“他们结了二十几年婚。”Rodney指出。

“嗯——Ducky显然是结婚的好对象。”Tony盯着照片，喃喃地说“他来自富裕的家庭，上过依顿，长得又好，人又聪明……我是说你能看出来为什么Randolph认为他是个拿得出手的sub，能够向每个人炫耀。Gibbs这么公开地把他的项圈从Ducky身上拿掉，换上自己的肯定大大损害了他的自尊，超出了他的忍受极限。”他皱了下眉。“我开始明白他为什么要复仇——尽管本来我可以不用成为复仇的媒介。”

“嘿——我才是那个无辜的路人甲，结果却被卷了进去。”Rodney嘟囔着Tony朝他笑着。

“好日子，Rodney——好日子。”他说Rodney看起来会顺气，接着，他明白了DiNozz的幽默，回以一个微笑Tony大声笑起来“啊，我就知道喜欢你，”

他说“你让我想起了那个家伙，有一次卧底的时候和他铐在一起。他叫Jeffrey，情况很类似——我们被命运扔到一块，我不应该相处融洽，可不知怎么的我们就是合得来。我真的喜欢那个家伙。”

“他出来么事？”Rodney问。

“我不得不杀他。”Tony回答，惋惜地叹了口气。他抬起头看见Rodney郁闷的表情。“哦，比起来我对你的喜欢多\*很多\*。我是说他是个杀人犯而你……这个你不是Rodney。你能够成为朋友。我用不着担心有一天得杀了你。”

“我从来没有和你迷的sub交过朋友。”Rodney说，摇着头。“这说句公道话，我根本没啥朋友。可你——你上中学的时候是最热门的sub之一，对吗？我过去常常看着你迷的sub——总是注意的中心，每个人都想和你交朋友。我打赌所有的top都追着你不放，舌头伸得老长。”

“送上门来找我。”Tony说，感到又老又累。“是的，Rodney——我很热门。我擅长运动，在班级了扮傻瓜，惹很多麻烦，想和谁睡就睡谁。我猜你的高中经历有点不一样？”

“嗯，我从来没有和那些酷小孩出去过，直到John开始对我感兴趣。甚至现在有时我醒来的时候仍然在和他怎么会在一块。”

“他是那种酷毙了的小孩。”Tony笑了。

“他应该和你迷的sub在一起——不是我。”Rodney说，摇着头。

“才不会。我会把他逼疯的。”

“你究竟碰到过你不能大大超越的top吗？”Rodney用一种好奇的语气问。Tony猛地抬起头。

“这个诱导性问题，Rodney。”他说。

“他们都像你想象的那样，Tony。”Rodney对他说。“我知道，对top的评价不高，但是我在这里碰到过一些了不起的top。Elizabeth是……这，你会喜欢她的，那么镇静，那么高贵——她真的想把事情做好。还有Carson——他很好——这，反正他在医院之外很好。还有John，当然——他是个伟大的top。”他微笑着，Rodney眼中的表情让Tony感到一阵熟悉的嫉妒之痛。

“没事。Rodney——你用不着说服我。我遇到了Gibbs，记得吗？我知道他在那里。我是想……我要这种\*感觉\*，Rodney。你对John的感觉，我再也不要假的了——我厌倦了假装和Gibbs，这种感觉总是真实的，可我从来没有对别的top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猜我只好看重新去找了。”

“你不回Gibbs身边了吗？”Rodney的眼睛瞪大了，有点被吓到了。

Tony咬着嘴唇，随即露出痛苦的表情，用舌头舔着血，因为他把Jordan弄出来的伤口又弄破了。

“我想会了，Rodney。五年的等待够久了，对吗？”他问。“我或许会扮傻瓜，可我是个彻底的白痴，是时候继续前进了。现在让我们换个话题，因为我想，如果有人拿掉了你的项圈，John一定会发飙的。”

“哦，他发了。”Rodney点头。“这个家伙——Kolya——他把他的项圈套在我脖子上，所以能想象John的反应。他遛Kolya，照我的理解，几乎把他撕成了碎片。他回到我身边的时候简直一团糟；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让他走出来。现在他还为此做恶梦。”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悲伤地摇摇头。“好日子，Tony——好日子。”他说。

他俩对视了一会儿，随即爆发出一阵笑声。

~\*~

Ziva打开他们新宿舍的门，走了进去。

“你要用一次钥匙。”Tim对她说。“然后它就自动设定好了，它会读取你的DNA，以后就会自动给你开门了。”

她走到沙发跟前，扔下自己的大包，小包仍然背在肩上。他跟在她后面，仍然惊讶于Atlantis的科技奇观。她转过身，看着他说话，暗想着她怎么可能不有这种感觉。她喜欢他高大的身材，喜欢他善于表达的双手，喜欢他美丽的眼睛，喜欢他的亲切和天真的本质。他不像她通常带上的床的sub——事实上他和她截然相反。他个子高大，举止优雅，讨人喜欢，老是在担心做错事，说错话。她渴望触摸他，品尝他成为他的第一个，但是她不想行差踏错。她必须找到一个轻松的触摸方式，诱导他完成被top的初体验。

她有点紧张。他刚刚放弃一个项圈——她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快想要另外一个。

Tim拿起她的包，依旧说着话，同时朝四下打量着。

“嗯……”他说，拿起他俩的包，朝卧室走去。“这里，呃……这里只有个卧室。这样可以吗？”他不安地看着她。

“Tim，我们这儿来以后差不多天天睡在一起。”她提醒她。

“我知道”他点头。“但是……这个……”他的脸红了。“我们是睡觉而已。”他说

“这个我在哪里也是睡觉。”她指出。

“对是。”他点头。她不得不强忍住一声大笑。即使在所有发生过这些事以后，他仍然有不~~确定~~他俩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那我去打开行李。”他说“我能……你会允许我打开你的东西吗？”

“我非常愿意 Tim。谢谢你。”她说他看起来高级了，她不由微笑起来，也许还不知道自己的功力，但她相当确定她知道。

她拿出自己的~~提~~电筒，放进一张他最喜欢的音乐CD，然后把灯调暗。她打开小一点的包，拿出Teyla给她的蜡烛，放在房间四周，点燃。屋外，Atlantis的太阳刚刚下山，天色暗了下来。

把房间布置满意后，Ziva走进浴室，换上Teyla借给她的奶油色的丝质长裙。她自己一件裙子也没有，但是Teyla告诉她也许她喜欢了解自己天性中更感性的一面，所以她准备试试。她什么内衣也没穿，喜欢衣服面料贴在她皮肤上的那种凉~~的~~诱人的感觉。她松开头发，让它像斗篷一样披在肩上和淡色的丝裙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抚摸着脖子上原来戴项圈的地方。现在她是top，不用再戴其他top的项圈了。知道自己是谁的感觉很好。

她最后看了自己一眼，然后拿起丝绒小袋子，回到了起居室。

Tim站在房间中间，四下打量着蜡烛，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

“哇哦，这看起来棒极了——我没料……”他转过身，看见她站在浴室门口，他的嘴张大了——有好一会儿没有闭上，因为他沉醉她的外表里。“我有……”他低声说“呃……”他闭上了嘴，接着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他双膝跪下，低下了头。

她走过来，一面走一面感到自己的top-space在内心膨胀着。她有力，美丽，安详，一切尽在掌握，这不像她过去的性，需要战斗来攫取——它可以慢慢来，温柔，充满美感。她走到他面前，手抬起他的下巴，他仰头看着她，眼中充满崇拜。

“Tim……愿意成为我的吗？”她柔声地问他。“我知道你刚放弃了个项圈，也许对你来说戴上另一个太快了，但是……你会给我这个机会荣幸吗？你瞧……我要你，但是我很想这样做的时候，你戴着的项圈这也是你想要的吗？”

他看起来似乎会沉溺在她的眼睛里，接着，他点头他自己的眼睛放出亮光。

“Ziva——我是的”他说“这一直是我唯一想要的如果你要我的话？”

“我要”她俯下身，双手捧住他的脸，嘴唇轻触他的双唇。他抬起手，轻轻扶住她的双股。他的嘴在她的唇下惊人地柔软灵活，她分开他的双唇，吻着他他的嘴张得更开了，所以她能够把舌头伸进他的嘴里，品尝着他探索着他尝起来坚定，成熟，心甘情愿，她发现这很撩人。她想向前冲，充满饥渴地猛烈地占有他但是她控制着自己，把自己从那个地方带回来这该怎么做

她撤回身，向下凝视着他他的眼睛还闭着，嘴唇微微张开，还带着他们亲吻的潮湿，手指温柔地纠缠在她的衣料里。她打开天鹅绒袋子，拿出Kahal为她做的项圈。她喜欢它的柔软，喜欢它美丽的做工。

“Tim，我圈你的时候看着我”她对他说他睁开眼睛，茫然地凝视着她，似乎他不能真的相信这正发生在他身上。“这个项圈并不仅为了现在”她对他说“这不仅是为了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它是永远的，你对此真的确定吗？”

“确定。”他低声说手指隔着她衣服的缎子面料轻抚着她的腿。“拜托，”他补充道，微微一笑。

她报之以一个微笑，打开项圈接着把它绕到他的脖子上，用颤抖的手指系上插扣。她人没意识到她喜欢这样，她总是希望有一天能给她自己的sub戴上项圈，但是她不知道这会让她心中充满所有这些感情。她弄好绕在他脖子上那柔软的皮项圈上的插扣而他跪在那里，颤抖着，眼睛一刻也没从她身上挪开。

“我以前就没做过这个。”他对她说

“我知道”她微笑着。“你告诉我”

“是的……可……我或许真的在这方面很糟糕。”他不安地说

她皱起眉。“你现在是我的，Tim。我要求你的臣服——对我说，那除了美丽还会是么？”

“我怕搞砸了。”他承认道。

“那不可能。”她向他保证。“这儿。”她把手伸给他，把他拉了起来他是穿得那么正式，衬衫、领带、西装，她渴望让他摆脱这些衣服，看见里面血肉之躯的臣服，



但是 她会慢慢 来他 们有疑问 ——很多时间

她双手抚过他的肩膀，把外套从他身上脱了下来，扔到沙发上接着，她解下他的领带，也同样扔到一边。她解开他衬衫的第一粒扣子，而他就站在那里，脸上一片茫然，随她给他脱衣服。

“很好……这样很好，Tim。”她让他安心。作为他的 top，现在她对他的身体有完全的权利，但是她觉得应该慢慢地、温柔地主张这些权利，好让他有时间适应。他不是像Tony这样的 sub，Tony一到能够勃起的年龄就开始做这些事了。他知道所有的诀窍，而Tim对这些一窍不通，他需要时间适应这种理念，即现在的身体属于他的 top，要用来满足她的愿望。而她不想过于激烈的抓住他，对他宣告她的权利，这样会吓到他。

“我们跳舞吧。”她说，握住他的手，把他拉近。他靠向她，屏着呼吸，脸上泛起红晕。她让自己的身子贴着他，享受着裤子底下的坚挺变大的感觉。“学会为我坚持，”她说，下身轻轻朝他贴了贴，戏弄着他。他喘息起来，她微笑着在他唇上印下又一个轻吻。

“我努力。”他耳语道。

“这会让我高兴。”她说，看他的眼睛因为这句话而发亮。“现在明白你的功力了吗？”她低声说。当他们随着音乐摇摆的时候，移下一只手，罩住他右边的臀瓣。

“我是的。”他小声说。

作为top，她引领着舞步，一只手放在他手中，另一手坚定地放在他右边的屁股上。她领着他，在房间里移着他，跟随着她的指引，他们跳舞的时候，两个身体慢慢相互适应起来。

“你跳得很好。”她说。她多少有点预料他会笨手笨脚，就象他对电脑以外的任何事情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多少天生的韵律，但是他能跳得很不错。

“我……呃……这个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让我上了舞蹈班。”他说。

“她是top吗？”Ziva问，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他有多不了解。

“不，实际上——我有两个妈妈，不过我上舞蹈班的那个是 sub。她说，一个好sub应该知道怎么跳舞来让他的 top 高兴。我讨厌跳舞——我觉得好象我长了两只左脚，班上没有个 top 想让我跳。”

“那你怎么会跳得这么好？”她问，用手摸着他的臀瓣。

“是因为你。”他羞涩地说。“我所有的舞步——我小时候练习得够多了——但是那时候和一个真的 top 跳舞的时候总是紧张得跳不对和你在一起，跳舞变得这么容易。”

她毫不费力地推开他，然后又把他拉近，他轻松地吻她。现在她加快了舞步，随着音乐的节奏领着他，在房间里穿梭，她惊异于他的身体多么甜蜜地移动在一起。她喜欢他俩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对方——他个子很高，而她身材纤细，然而不知怎么的，他在一起正合适。他开始放松，而他越服从她的引领，舞蹈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他朝她微笑着看去，真的吃惊了，她报之以微笑，渴望让他更吃惊。

音乐变得舒缓了，她拉近他，让他贴着自己的身体，他还硬着让她高兴。她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特别考虑到这么青涩。

他们跳舞的时候，她的双手在他移动着手，则放在她的胯部，下巴靠在她肩膀上。她的手摸入他的背，移下去，抚过他的屁股，然后又移来。

“马上。”她悄声说。“我准备要求你脱衣服。在这之前……你想挑一个安全口令吗？”

他在她的双臂中僵住了，她紧紧抱着他，又摸了摸他几下，让他平静下来。

“女神。”他小声说。她推开他，看着他的眼睛。“那是我的安全口令。”他对她说。

她仰起脸，冲他微笑着，手指捋过他的短发。“是的，当然是的。”她答。

他再次跪倒在地，接着，出乎她意料地，他亲吻了她赤着的双脚。

“我想做件事……如果你允许我的话。”他说，抬头凝视着她。

“说吧，我喜欢惊喜。”她说，很高兴他能放松到建议某件事情。

“你会让我给你放洗澡水，给你洗澡吗？”他看起来既窘迫又充满希望。

“这是你的个幻想吗？”她问，喜欢自己的问题让他的皮肤变成了粉红色。

“是的，我……这个，显然，你不同意……不过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她说，产生了兴致。他再次虔诚地吻着她的双足，然后热切地站起来，朝浴室走去。“别这么快。”她说，拿回一点掌控权。他转过身，露出惶恐的神色。她微笑了。“首先……脱掉衣服，让我点东西看看。”

他深吸一口气，看起来在挣扎，她知道他有多讨厌top们看他。

“你现在是我的Tim。”她坚定地说。“你身体是我想看它。”

他点头，尽管眼睛中还流露着不安。他开始解衬衫的扣子，手指笨拙地在纽扣上移动。她藏起自己的微笑——她会教他慢慢来，好让她享受这番景象，但对于第一次，她会让他尽量自己做完。他脱下衬衫，然后是汗衫，接着踢掉了鞋子，在房间里单脚跳着想脱掉袜子。看他胳膊上的绷带，她的下巴绷紧，但是他的伤正在痊愈，没有给他惹麻烦。

她松了一口气，欣赏着眼前的他。她喜欢他身体——他不像Tony那样肌肉发达，但是她喜欢他柔软的小肚子和胸前的一小片胸毛。他又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解开了裤子，把它从腿上推下来，踢掉。然后他在那里，赤裸着他的坚挺差不多激地贴着肚皮，一跳一跳的而他吸着肚子。

“别那样。”她对他说，摇了摇手指。“自然地站着就好。我喜欢我看到的，没必要为难为情，Tim。”

这话让他即害羞又高兴。

“转身——慢慢地——让我完整的你看你。”她命令道他照她的话做。

她让自己的目光在他甜蜜饱满的屁股上流连，接着他重新转过来。她喜欢他的老二那平滑的曲线，喜欢他修长的双腿。他是个好看的sub，而是她的她第一次给一个sub戴上了项圈，现在她要第一次占有他。这更加激发了她的兴致，超乎了她的想象。她能感觉到自己的阴蒂在双腿间搏动，能够轻易地把他推到沙发上，纳入自己的身体。但是她建议了个幻想而她想满足他。

她允许他去放洗澡水，于是他热切地消失在浴室里。她跟了上去，慢慢地。当她走进浴室的时候，他再次跪倒在她脚边。水正放入浴缸，她能闻到他滴到水里的精油。他热切的抬头看着她。

“我能……允许我继续脱衣服吗？”他问，充满渴望。他看见她裸体的希望，让她轻笑了一下。她不能责怪他——毕竟她希望看他的。

她点头，于是他用颤抖的手指捏住她缎裙的裙摆，然后慢慢地、轻柔地把它撩了起来。他仍然跪在地上，手指收起衣料，把它们朝上提。衣服撩过了她的腿根，她的阴户露了出来。他甜蜜地喘息着，凑过去，他的鼻子正好在她阴蒂的高度，她渴望把他的脸按到自己身上，让他用舌头服侍她，但是这会太快了。

他站起来，仍旧提着她的裙子，她注意到现在他服侍她的时候，平时的笨拙消失了，现在他显得放松，优雅，好像正处于最舒服的状态。他慢慢提起她的裙子，她举起双臂让他把裙子完全脱下来。然后她站在那里，第一次在他面前裸露出身体。他跪下来，再次吻着她的脚，然后留在那里，谦卑地伏在她脚边。

她喜欢让自己感觉有多强大。她无须压倒他，无须欺压他。他臣服，在此之前，她对这么多其他sub一直是迷的。他把自己奉献给她，甜蜜地毫无保留。这比任何事情的感觉都要好。她用脚轻推了推他，他抬起头看着她，眼睛因爱慕而闪亮。

“看看洗澡水。”她说。他照做，关掉了洗澡水，带着一根从柜子里找到的缎带回到她身边。当他系好掉到她脸上头发，然后牵着她的手，帮她跨进浴缸的时候，她被他在每件事上投入的关心和考虑打动。她注意到他仍然硬着，尽管她渴望触摸他，但还是认为不公平——他太没经验了，如果她那么做的话，他坚持不了。而她希望他保持着。

他跪在浴缸边，拿过一条毛巾，浸到热水里，然后在她乳房的上方绞了起来。这感觉真好，她靠到浴缸上，允许他再次这么做。她喜欢看他干活，他整身心都集中在她身上，集中在取悦她。他的眉头皱着，露出全神贯注的表情。

他的手划过热水，爱抚着她的皮肤，她打了个颤，现在她的兴致那么高，她觉得自己忍不了多久。她伸出手，把他拉过来，给了他一个温暖芬芳的吻，用舌头探索着他的嘴巴。他轻声地低吟着。

“给我擦干。”她命令着，放开了他。他跨出浴缸，然后拿起一条温热的毛巾，开始用它拍着她每一寸肌肤。她喜欢他做事的时候有多专心，多投入。她发现他的奉献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发性欲，简直无法想象。这是那个笨拙、不善交际的Tim McGee，那个害怕top的处男菜鸟。

等他做完了，他跪到她脚边，再次吻着她的脚，然后匍匐在地，脸贴着她，脊背暴露在她面前，彻底地、谦卑地臣服在她面前。

“跟着我。”她命令道，转身离开了浴室。

她走进卧室，知道 he 服从了她的命令，正紧跟在她后面。她考虑要把他手腕

和脚踝绑到床上让他用那硬挺的老二为她服务，但是决定以后再玩这个。今天，她想感觉他的双手在她的身上和她做爱，膜拜她。她在化妆包里找到一管润滑剂，把它放到床头柜上他的眼睛跟着她每一个动作，她能够感觉到他又紧张了起来。

“躺到床上，”她命令道。“我想探索我圈的sub。”这话让他战栗，正如她的羞耻，不过他还是很热切的了床。“趴着，”她说，坐到他身边。

他翻了身，趴在那里，脸朝下。她的指尖划过他赤裸的身体，享受着它们在他白皙的皮肤上留下的浅浅的红印。她停在他隆起的屁股上，把一团润滑剂挤到指尖，然后把它轻轻送进他体内。他绷紧，她安慰着他，用另一手摩挲着他的臀瓣，直到他放松下来。

“我想塞住你，”她对他说：“你会为我接受臀塞吗，Tim？”

“会，”他耳语道。

“你的安全口令是什么？”她问。

“女神。”他坚定地对她说。

“记住它，我会慢慢来，我会让你接受，不过，如果你需要时间适应，或者你需要我再慢一点，你可以要求。”

“谢谢你，”他悄声说，就像她一样知道对她来说是一种仁慈。她可以就这么使他屈服于她的愿望，但她不打算这么做。她不想吓到他——她想引导他，奖励他。她玩了他的开口很久，用涂了润滑剂的手指进进出出地戏弄他的洞口，他逐渐张开来，慢慢地，越来越松弛，在她身下越来越放松。

“下次，我会操你这里，用我的假阴茎，”她一边做一边许愿。“你会学会为我张开这里，每当我想享用你的时候。”

“是 Ziva。”他顺从地说，她微笑起来；他如此甜蜜地臣服着。

她从包里拿出臀塞，涂满润滑剂，然后贴到他的开口，他颤抖起来。然而她看得出他的努力保持张开。她戏弄地伸进伸出，只推进去一点，于是他又放松了。当他彻底放松以后，她才把它坚决地推到他里面。他吃惊地叫起来，手指揪着床单，但是没发安全口令。

“好孩子。”她的手指摩挲着他的屁股，让他镇静下来。“觉得痛吗？”她问。

“不……进去的时候有点火辣辣的……我想我开始习惯了。”他回答。

“你会学会喜欢它的。”她保证道。他看起来对此不怎么确定，但她心中有数——事实上，她怀疑今晚结束之前他就会学会喜欢它。

她跨坐到他背上，沿着他的脊柱印下一连串吻。当她到达他屁股的时候，她玩弄着臀塞，按着它，移着它。他在她身下呻吟起来。他那么美，他的反应那么坦白；每件事对他来说都是新的。她的每下爱抚都会让他震惊，让他战栗，让他喘息。

“转过来。”她命令着，从身上下来。他服从了，稍稍畏缩了一下，因为新的姿势迫使臀塞更深地进入到他身体里。“允许你碰我。”她说。跨坐在他的胸口，他立刻抬了起来，温柔地、甜蜜地、触碰着她的乳房，留下柔软的、温情的图案。在她坚硬的乳头上流连，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让他在哪里玩了一会儿，在他身上摩擦着她的强烈搏动的阴蒂。他手挪那么小心，那么虔诚地在她的乳房上而，她喜欢腿下他结实的身躯。

渐渐地，她移着，挪了去让自己靠近他的嘴。他双手在她的臀瓣上留下更多那些可爱的图案，他的舌头热切地伸出了拥抱她的阴蒂。

意识到他的生涩，她温柔地引导着他，让他知道怎样最好地在她里面轻拍，让她的阴蒂因为欢愉而悸动、刺痛。她没有压住他，而是给他时间适应，在做的时候调整呼吸。他急切地想取悦她，学得很快，所以很快她就接近了高潮。

“我等不及了。”她对他说，从他温暖的嘴唇上挪开。“我必须拥有你——马上。”

他仰起脸，用因为性而变得傻乎乎的目光看着她。她微笑着，吻着他肿胀的双唇，在上面品尝着自己的味道。接着，她撤回身体，和嘴沿着他的身体一路往下，回到他仍然坚挺的老二上。

“你属于谁，Tim McGee？”她问，手握着它。他喘着气，身体因她的碰触而颤抖。

“你……Ziva……Ziva David，”他闭着眼睛哽咽着。“哦……求你……我想我坚持不下去了……”

“你会的。”她命令道，坚决地。

他战栗着，整个身体都因为努力而打颤，不过他睁开了眼睛，她看见里面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她再次跨坐到他身上，然后把他坚硬的老二纳入她的身体，慢慢地，非常

非常慢，坐到他身上，直到他完全套入她体内。上帝，他的感觉真好！她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垂下目光，凝视着身下戴着她圈圈的sub。他眨着眼睛，表情晕眩，但是看着她的目光中毫无疑问地带着崇拜。

她向下在他身上碾着自己的双股，他喘息着，双手攥起来又放开，她知道她放在他体内的臀塞正触发着他体内的每个神经末梢。她用力收紧围着他老二的肌肉，向上抬起她的胯部，然后又用一个流畅的动作坐了下去。他大声叫了起来。

“哦，我的上帝……哦，求你……哦，我的上帝……”他喊叫着，脸上渗出了汗珠。他看着她，眼中带着完全不知所措的惊讶，于是她知道他从来没有梦想过这会这么棒。

“你是我的……服侍我 Tim。在我骑你的时候坚持住。”她命令到，一起一伏，一次，又一次。他的尺寸很好——不是太大，但是很硬，很粗，而且她喜欢他是多么热切地努力服侍她。“我做掉你之前不许射。”她命令着，他再次哽咽起来。“Tim！”她厉声说他的视线再次集中起来。他点头。

“不……在……你……做完……之前”他说，努力集中精神。“我是的 Ziva——享用我”

她开始热切地驾驭他，兴奋地撞击着他。她的手指划过自己的乳房，轻轻挤压着乳头，同时在他身上下摇摆着他。他在喘息，拼命坚持着他在她体内的感觉棒得如此难以置信。他双手放在她的胯上，她看得出来他全副精神都集中在要射精上，好让她从他那里得到快乐。她兴奋起来，因为他的奉献，因为他明显想取悦她的愿望，因为她驾驭他时感到的全然的力量。

他是她圈的sub，她可以对他说——她可以让他因为欲望而战栗，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她。她品味着他的臣服，更加用力地驾驭着他，感觉令人晕眩的兴奋感开始在他体内深深跳动，慢慢积累成一个高潮。她骑在他身上，目光和他的胶着在一起，现在他俩浑然一体，移动着他的身体就像刚才跳舞时样轻松地保持着节奏。

“为我射吧。”她叫道，身体爆炸成一大团感觉。她感到她的高潮让她体内每一个神经末梢都刺痛起来。接着她丢了，她的身体甜蜜地悸动着，而他射在她的身体里，叫了起来，体验着第一次top给他的 高潮。

她停在那里，经历着一波又一波的欢愉。她垂下身子，四肢无力，身上蒙着一层细汗，闪闪发光。他看起来晕目眩，却极度快乐，目光凝视着她，手指仍然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双股。

她喘过气来以后，从他软掉的老二上爬了下来，俯卧到他身上；他双臂绕过来紧紧搂住她。

“我爱你，Ziva。”他在她发际狂热地低语道：“我这么爱你。”

她吻着他的双唇，慢慢地，温柔的，充满爱意，喜欢他赤裸的身体在她下面的感觉。

“我也爱你，Tim。”她对他说。听到这些话时眼中流露的幸福让她容光焕发。

他在他身边蜷起身子，脸朝着他，依偎到他怀里，他拉过被子，盖住他俩出汗变凉的身体。皮质项圈散发出的味道让她激动——\*她\*套在他脖子上的项圈——她喜欢他搂着她的样子，就像他在夜里一直搂着她的那样，好像她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现在你觉得那臀塞的感觉如何？”她故意问他，咧开嘴笑了。

“令人惊奇。”他对她说。“我原来不知道！”

“我会享受它的。”她用手摸着他的脸，然后移他的项圈上。“有这么多情我对你做Tim；这么多事情我想你会享受。”

“你有很多事情要教我。”他喃喃地说，吻着她的头发。

“你有很多事情教我。”她回答，记得那沐浴时纯粹的情色。“我想听你所有的幻想，Tim。”

“唔……”他用鼻子蹭了蹭她的头发，手贴着她的皮肤，她闭上眼睛，两人一起睡着了。

她感到一刻不安，等着那空洞徒劳的感觉抓住她，她一直在性事后体验到的感觉——但是没有出现。Tim感觉到她的紧张，紧紧搂住她，安抚着她。她放松了，更紧地依偎着他，温暖坚实的躯体，知道现在她拥有他，再也不会再有那种感觉了。

“一起顺利的话，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这个了，Tony。”Carson说，解开Tony病号服肩带的带子，小心地揭下他肩膀上的一块敷料。

Tony扭过脸看Gibbs一眼，他正靠在墙上，喝着咖啡。从技术上说，Gibbs没有权



利在Tony检查身体的时候待在这里，因为Tony已经不戴他的项圈了，但是Tony知道自己和Carson都没胆子对他说

“看起来不错。”Carson说移到下一块敷料上。“不用再上药了，Tony——都愈合得很好。”

“是是说我 现在可以回家了？”Tony问。“因为其他都在 Atlantis玩，哦 看到的只有你 病房。”

“我的 病房有吗 对吗，小哥？”Carson危险地问。

“这个，首先 这里很没劲。”Tony回答，马上他 发出 一声尖叫，因为Carson揭开下一块敷料的时候 太急一点 Gibbs微微一笑 又啜了一口咖啡。Tony冲他做了个鬼脸。“另外，我 现在好了我真的 很好 我 很健康 我 能够 站起来 走来走去 做事情。”

“我同意”Carson说

“我能够走到别的地方去不用坐在椅子上被推到……你说啥？”Tony转过头向 后看着 Carson朝他微笑着。

“我说是。”Carson回答。“我已经意 Gibbs的意见 等我弄好后，你可以出去逛一圈，但是不能超过一小时不能越过门口而且你不能一个去——Gibbs陪你去。”Carson坚决地补充道。

Tony不在乎任何限制——他终于被允许出去了。

“啊，对。”Carson说着去掉了所有的敷料。“你会好的 孩子——我 也许要补充 这是 你受到了 卓越治疗的证明。”他快乐地笑着 显然为自己 感到高兴。“别那样冲我翻白眼，Tony——那时有 一、两次 我们 可能会失去你。”

“才不会 永远不会发生。”Tony摇摇头 “告诉他头 儿。”他越过Carson的肩膀 看着 Gibbs。Gibbs耸肩。

“我没有 给他死亡的 许可，医生。”他说

“所以我 没死。”Tony补充道。“就像一个 乖顺的小sub。”他坐起来 Carson帮他 穿好浴袍，接着他滑下床，走到门边 不耐烦地等着Gibbs。

Gibbs不慌不忙地呷着咖啡，Tony站在那里，瞪着他明白 散步的条件。相信 Gibbs会摆出top的架子，让他 等着他 发现自己 两只脚轮流跳着 急着要走，同时能够看出来Gibbs在耍他 故意慢慢地喝着咖啡。

“Gibbs！”他最后说 再也忍不下去了。

“Tony？”Gibbs挑起一根眉毛。Tony怒视着他。

终于，Gibbs喝完了咖啡，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来到门口和他汇合，嘴角带着一丝顽皮的笑意。

重新出来逛的感觉太棒了；他们走到码头，Tony靠在栏杆上，抬起头，享受着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

他看见Abby，在很远的东码头那边，和Lorne上校还有一伙陆战队员在一起。她激动地朝他们挥着手，幅度很大打着手语。

“她说‘嗨’，希望你别把Carson彻底逼疯。”Gibbs翻译着，回给她几个手语。

“哈，反过来还差不多。”Tony嘟囔着，“那么你怎么学会手语的头儿？”

他以前问过好几次，Gibbs要不不予理睬，要不王顾左右而言他，所以这次他也没真的指望他回答；因而等他听到回答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

“我以前聋过。”Gibbs说。

“什么时候？”Tony吃惊地转过身。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DiNozzo。”Gibbs说，声音中带着一丝恼怒，好象这是件大事。“那时候我十岁，常常溜到附近的军事基地去，看陆战队员在训练时爆破。一次我靠得太近，弄破了鼓膜。他们认为我再也恢复不了听力，所以我学手语。”

“但是后来的听力恢复了？”

“当然。我能看出来我们为什么让你当了探员，DiNozzo。”

“哦……等一会儿。等那么该死的一小会儿……”Tony举起手，终于明白了。“你不光会手语——你还会唇读！这解释了所有的事——像，你怎么总能猜到我在说什么，当你根本不在附近的时候我以为那只是你拥有的某些恐怖的top能力，可是你会唇读，对吗？”

“是的，DiNozzo，我会唇读。”Gibbs微微一笑。“我在陆战队里当狙击手的时候，这太有用了。对付任何我在听力范围里就开始耍嘴的探员也很有用。”

“你聋了多久，头儿？”Tony问，感到好奇。

“只有一年多。”Gibbs耸肩。“在这件事上我的父亲们很伟大——我们都学手语，我的唇读学得相当好。然后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恢复了听力。那寂静的年让我真正觉察到身体语言——它教会我怎么看事情，怎么观察，本来我永远都不会那么做的。我学会了真正地全神贯注，意味着我能看到，摸到，闻到，它彻底改变了我观察世界的方法。”

“所以你会漏掉一件事。”

“当你听不到别人溜到你背后的时候，你不得不努力发展你眼睛的余光。”Gibbs说。“我没有错过在我附近的人。”

“没人能溜到你身边让你吓一跳。”Tony笑了。

“没人。”Gibbs把手撑在栏杆上，眺望着大海。

“那么你有两个爸爸？”Tony决定冒险问个私人问题，因为他们现在很顺。他去几天了解到的Gibbs比他过去五年里了解的都多。

“嗯。”Gibbs点头。

“我猜要一个要他俩都是军人。”Tony斗胆说。Gibbs侧过脸又对他笑了。

“你猜对，Tony。一个是海陆，一个是空军——他们都参加了二战。后来有我以后他们买了个小店，一起经营。”

“谁是亲生的？”Tony问。

“教我木匠活的那个。”Gibbs回答，轻笑着回避了那个问题。“他是个很棒的店主，但他在车库里做一些极好的家具——在镇子里卖得挺不错。”

“你参加海陆他们自豪吗？”

“才没有！我一够年龄就跑出来参军了。等我爸发现的时候他那么重地拍我的后脑勺，我以为我又会聋掉了。做木匠活时手掌又结实又平坦——打我屁股的时候真是疼极了。”

“嗯，这我知道这种感觉。”Tony低声嘟囔着。“那么他们为什么想让你当海陆呢？”

“太年轻——而我们知道军队活会有多艰苦——但是这是我一直想要的。”Gibbs耸肩。

“我打赌你是不好带的小孩。”Tony评论道。

“你怎么得出这结论的？”

“你十岁的时候偷跑去陆战队的武器测试场看他们爆破；后来你又偷跑出去参加陆战队；这还只是你对我的两件事。”Tony咧嘴笑了。“不用我多说了。你是个固执的小屁孩，不是吗？”

“也许我是有点 犟。”Gibbs承认道。Tony翻了个白眼，因为说 Gibbs有点 犟，就像说个 Shinzoic大师是控制狂。

Gibbs看起来 心情不错，所以 Tony决定冒险提 要求。

“头儿 我 觉得好多 了——你能要求Carson让我 现在出院吗？”

在外面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感觉这 好；他希 望 能够 感觉他已经 了结这 件事，把它整个 抛到身 后去而不是 感觉像 个虚弱的病人整 天要看 护着

“没门儿。”Gibbs摇头。

“哦，得了 头儿。你能 压他头 。”Tony微笑着，决定拍马屁是实现愿望的最好办法。另外 Gibbs能压任何人头。

“你想 让我在 Beckett医生住的 医院里压他头 ？”Gibbs挑眉 问。

“你能行。”Tony鼓励地说 Gibbs干笑了下

“是我 行，我可 打算 这做 。”他回答 。

“头儿.....你说Carson让我 出院后 我要 谈 我的 项目 。”Tony轻声说不 再要花招，因为这 才是他真想 讨论的

“我说过是 的”Gibbs点 头。

“这个我 好了，所以 现在我们 可以谈了。”Tony说这 件事 在困扰他他 需要找出Gibbs的立场。他头 儿打算再圈 他吗？在Tony知道 以前他 吃不准自己会 怎么回答，而在还没有决定以前 他 觉得自己好像 在炼狱里。如果Gibbs的确打算 再圈他他 究竟有 魄力 量拒绝他？

“你那么 想它 吗？”Gibbs问 。

“说实话？是 的”Tony说 “我以为不 会，可我的 确想 ”这并不意味着他 会重新接受它，但是想 它是事实；他的 确想 “我没 说我想 它带的 每件事 。”Tony补充 道。“像谁的 屁股每天挨揍——我是 说我想 念那 鬼东西 绕着的 脖子，还有它的意义。像刚才 我 换药的时候 你待在病房里——你的 举动好像 是 我的 top,可我知道 到底还是 是。”

“Tony——别烦这 件事 了。”Gibbs坚定地他说 “我告诉过 你，等你好 一点我 会和你谈的我 保证我会的 但不是 现在 几天前你差点死掉，等Carson让你出院了我 们再 处理你的项目 。”

“Gibbs.....”Tony开始说

“DiNozzo！”Gibbs厉声说。Tony瞪着他，感到压抑已久的挫折感浮了上来。Gibbs深吸一口气。“Tony，”他用柔和一些的语气说，“你究竟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每天打你屁股？”

“想过他妈的一天想到晚。”Tony强调说。

“它给你什么感觉？”Gibbs问。“它让你生气吗？”

Tony停下，思考着。他说“是”，可他道那不是真的。“不。”他最后承认道。“它……有点让我感觉心里暖洋洋的——好像我属于哪里，属于什么人；好像有人在照应我，让我脚踏实地——我没说我喜欢它。”

“可也喜欢我漏掉一天对吗？”Gibbs说。

“嗯。”Tony摇摇头。“尽管我真的讨厌你在周末的时候把我叫到你那里，就为拍我一下照，我看好像这么做是因为你可以——只是让我谁拥有我。”

Gibbs转过身，直视着他的眼睛。“Tony，你父亲究竟有没有在他喝醉的时候打过你的屁股？”他问。

“Gibbs，他从来不在清醒的时候打我屁股。”Tony回答。

Gibbs轻摆了下头，就像生气时总是做的那样。眼下他在生气，但不是我想Tony想。

“嗯，我猜就是那样。”Gibbs轻声说。

“事情是他常常醉得那么厉害，我可以站起来走出去，而他第二天永远不会知道。”Tony说，凝视着大海。“但我有我留在哪儿，让他用鞭子打我。”

“那么你为什么留下？”Gibbs问。

“因为我让它有点意义。”Tony叹了口气。“它从来没有过，可即使是孩子的时候，我骨子里然是个sub，Gibbs，我想相信他，我想让他比实际上的更有意义。我想信任他，我想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我做我要连接。喝醉了揍我是做过的，离这最接近的事。他清醒的时候他就是不理睬我，好像不值得为我费事。他有什么话要我说，常常是在旅馆套房里留小纸条。”

“而他清醒的时候把你送进了寄宿学校。”Tony说。

“嗯，说句公道话，我有点身边的头痛。”Tony说。

“这个我忍了你五年。”

“所以这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觉得你是有耐心的人，Gibbs。”Tony评论道。

Gibbs完全不出所料地拍了他的后脑勺。

“我能有 Tony。”他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每天打你屁股了吗？”

Tony皱起眉。“呃……不明白。”他说

Gibbs微微一笑。“我明白 Tony。现在，快点——我们回Carson那儿去。”

“嘿，你知道 Ducky年轻的时候很惹火吗？”他们往回走的时候，Tony问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有多累。也许Carson是对的——他还没透。

“我觉得他现在还很惹火。”Gibbs回答。Tony侧过脸看着他。

“你究竟……”他开始说，暗示性地挑了下眉毛，随即本能地缩了脖子，因为Gibbs的手又拍到了他的后脑勺上。

“不许提这个，Tony。”Gibbs警告道

Tony咧嘴笑。现在\*迷样\*开始感觉更像旧日时光了。

~\*~

Gibbs漫无目的地在Athosis的集市上闲逛着。他是喜欢购物的人，但是逛一下当地的购物中心并不完全一样。他觉得也许这里会有趣一点。

Athosis人通常以物易物，但他们也喜欢地球上的金子，所以Gibbs从Atlantis的军需官那里拿了一些带在身上，以防万一他看见喜欢的东西。从飞马星系带点纪念品回去会挺不错的。

Sheppard将军亲自把他摆渡到飞船——因为今天有集市，一些别的星球的人会通过星门过来，所以摆渡的人很多。

“这就是我在飞马星系上的生活。”他们踏上Athosis的土地时，Sheppard冲他笑着说。“一部分时间做出租车司机，一部分时间每天冒着失去生命或者肢体的危险。”

Athosis人主要出售手工制品——Gibbs小心地绕开几个高高地堆着Athosis服装的摊位。这些衣服大多数是用兽皮做的。接着他走向个武器摊位。

“Athosis人的刀子非常好。”Sheppard跟在他身后，对他指着把刀，它有着朴实的木头刀把，闪亮的锯齿状刀刃。“一点也不花哨——他们的刀是用来杀生的，不是用来炫耀的。”我见过Rodney了——称在食物帐篷碰头一个小时后？”

Gibbs点头，继续浏览着他喜欢的刀，所以他不怎么感兴趣。他继续向前

走，看见 Lorne 上校从附近的个 帐篷 里走出来。Abby 没和他 在一起 ——Gibbs 朝四下扫视着想看看 她是否在附近。

“她去看 Tony 了。”Lorne 对他说，赶在他 开口 之前。“她来过这 里——她和 Hansen 中尉一起 走的，所以 她没事。她刚刚 用无 线电对我 说 她到医院了。”

“只要 她全 。”Gibbs 低声说，露出一丝浅笑，因为很显然 Lorne 记得他提出的和 Abby 约会的每个条件。

Lorne 手里拿着一只 小包裹，他 悄悄 地把它塞进口袋里。Gibbs 扬起一根眉毛，但是 Lorne 没有 做出解 释；Gibbs 认为自 己叔 利追问。

“这个 帐篷 里有么 ？”他问。

“首饰——他们 有些很好的东 西。”Lorne 一边说一 边摇头示意。“看看 吧。”

Gibbs 决定既来之则安之，他 闪身进了帐篷，惊讶地发现 货架上 有些特别复 杂的东 西。衣服和武器 都很粗糙实用，看 起来都 差不多。但是这 里有体 饰品，穿环饰 品，手镯，项 圈，阴茎圈，吊带，项链——做工都很精美。他的 目光被 一条项链吸引住 了，它是用一种特别的红色金子做的。他 朝它指了指，Athosis 摊主走了 过来。

“这是 Athosis 金子。”他说。“我们过去 在家乡开采的，在我被 迫逃亡到这 里之前。现在这 种金子很少了，所 以 很贵。”

“这个 呢？”Gibbs 指着一 条闪亮的看 起来更白一 点的 链子。

“这是 Atlantis 金子，”那人 对他说。“我们这 里开采的——这两 种金子都 不会褪色，都 很漂亮，很结实，但是 Atlantis 金子很难开采——所以和 Athosis 金子一样贵，我 恐怕。”他道 歉地笑笑。

Gibbs 紧 盯着那人想 决定自 己是 否被 蒙了。但是多年的 审讯 惊讶和自 己的内心告 他这 说是 实话。他 沉思地摸 着金链，让 自 己幻想一 会儿，随即振 作起精神，摇了摇头。

“如 果你 改变了主意，我 就在这 里。”Athosis 人 对他说。

半小时后，Gibbs 在食物帐篷 和 Rodney 及 John 汇合了他 俩的 面前，放着个 盛满食物的大 盘子。

“这些 sub 怎么搞的？永远吃不饱？”Gibbs 坐到他们 面前 问。“DiNozzo 也是个 人要吃三 个人的份。”

Rodney 停 下嚼。“因为我 要 忙着照顾我们 永远 苛求的 top，所 以我们需要吃很 多东 西物？”他满嘴食物 地说。Gibbs 哼了一 声。

“我圈你之前 就这、能吃了。”John 揣出，伸出堆满食物的叉子让Rodney又吃了一口。“Tony怎么样？”John问，抬头看着 Gibbs。

“很好。Carson说他后天可以回宿舍了。”Gibbs回答。

“感谢上帝！”Rodney叹了口气。Gibbs挑起一根眉毛。“呃……只是他关在裡面快把大家都逼疯了。昨天夜里我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他用无线电叫了我七次。”

“他让我想起了你。你俩恢复的时候我很惊讶Carson没有继续用长效镇定剂。”John对他说，又伸出一满叉食物，Rodney开心地狼吞虎咽着。

“哦，帮忙！上次你住院的时候Carson差点紧张得崩溃了。”Rodney对他说

John宠溺地朝他笑着，Rodney回给他个微笑。他的戏谑那么轻松、快乐，连Gibbs也不禁被他们感染了。很少能够看到top和sub能够这么彻底完美的保持一致。Gibbs对自己和周围人的动力有敏锐的眼光，他觉得他从来没有碰到过比这对更天造地设了。当然他俩也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就像所有人一样，但是他们的关系非常牢固。

“Tony呼叫了你七次？”Gibbs皱起眉。“他到底要什么？”

“呃……”Rodney脸涨得通红，无助地盯着John。

“回答他，Rodney。”John催促道，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Rodney看起来恨不得地上裂开一个口子好让他钻进去。Gibbs稳稳地注视着，脸上不带任何表情——这是他最喜欢的审讯技巧，而Rodney可说还是个难以攻克的对象。沉默只持续了10秒左右，Rodney就屈服了。

“这个……呃……他想让我去把他从病房里弄出来。”Rodney嘟囔着说。

Gibbs大笑起来。“那你怎么说的？”他问。

“就是我还想活下去，惹怒Atlantis上最top的个top——你，John和Carson——可不是活下去的好办法。”Rodney带着痛苦的表情说。

“而他又呼叫了六次？”Gibbs微笑着。“要不执著就不是DiNozzo了！”

Rodney又吃了一口John用叉子递过来的食物，若有所思地注视着Gibbs。

“你知道”他一边嚼，一边说：“你刚到我想不一样。”

Gibbs挑眉问：“怎么说？”

“这个……我以为你热衷牵绳礼节和Shinzoic服从礼仪之类的事情，可你没有。”



“你以为我 热衷Shinzoic那套狗屎？”Gibbs皱起了眉。“见鬼，你怎么会那么想？”

“我知道 大概是因为你牵着五个sub,他们紧跟着你，好像和你步调一致。”Rodney把脸皱成一团。“通常这种情形只能在秀场里看到。”

“他们紧跟着是因为他们有过深刻教训，我不会等他们。”Gibbs暗笑着回答。“我没时间搞什么Shinzoic规矩。如果sub和top之间有默契，那么他们的行动自然会协调——没必要把它搞成什么复杂的研究。”

“就是。”John同意道。“我和Rodney度蜜月的时候在一个Shinzoic的休养所待了好几天。”他坦白道。

“太可怕了。”Rodney惨兮兮地说。

“这是你想的。”John提醒他。

“我知道我以为那会很惹火，可实际是我做的最费劲的事情。”Rodney坦白道：“那些人年复一年地研究，就为了两人变成同一只苹果两半之类的——一个硬币的两面，月亮的两边——有是么。‘sub和top用完美的和谐移动，就像一个运行良好的机器上的零件’，”他引用说。“可怕。”他再次摇摇头，补充道。

Gibbs大声笑起来。“我可以告诉你，做top是一种本能——我想，对你来说做sub也是一样的，Rodney。用不着任何人来教你——即使你要学的就是听从的内心，做你自己，永远不要让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同意。”John点头，嘴角挂着微笑。“我知道这是你和我处得来的个原因，Gibbs。”Gibbs回给他个微笑。

“彼此彼此，将军。”他真心诚意地说。John Sheppard是他碰到的最好的人，最好的top——他帮他救回了Tony，他欠他的情。

Gibbs回到宿舍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指望屋子里有人，因为Ducky和Abby都分别把空闲时间花在Woolsey和Lorne那里，所以当他打开灯，看见Abby的时候，Gibbs吃了一惊。Abby蜷缩在休息室的一角，凝视着窗外。

“一切都好吗，Abs？”他慎重地问，感到心中紧张。如果Lorne做了任何让Abby伤心的事，他会去把那人的脖子拧断。

“不。”她说，声音发闷，因为她说话的时候，脸埋在膝盖上。“Gibbs……对不起。”她抬起头，立刻明白她说不起的原因了。她的脖子上的项圈不见了，她把它松散地拿在手里。

“哦。”他说，呼吸有点急促。“这个……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他对她说，走过去，坐到她身边的地板上，伸手挽住她，等待着。

“我道”她最后说“但是我想到会这么痛苦。”

“你确定吗？”他说“因为这一次，如果你把它还给了我，你就再也不要回它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目光坚定，虽然里面有少许不安。“我确定。”她说：“尽管有点吓到了我，居然这么确定。”

他亲了亲她的头，紧紧搂住她。

“Lorne？”他问。

“他很特别，Gibbs。”她答：“这不公平，如果我还戴其他top的项圈，他很耐心，他没有要求我这么做，但是.....事情是我这么做。”

“很公平。”他又亲了亲她。

“我要知道，我那么那么感激你，让我一直以来都戴着你的项圈。”

“那是我的荣幸。”他真诚地对她说

“你肯定你生气吗？”她问。“只是我道Tim和Ziva走到一起了，Jordan拿掉了Tony的项圈，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打算把它放回去，所以只留下Ducky和.....你会孤单吗，Gibbs？”

他又笑了。“哦，我是个男孩，Abby——我能对付。”

“这是Tony说你会说的！”她叫了起来

“你和Tony谈过这事？”

“嗯。Tony不假装，假装傻瓜的时候他可以很酷。”她说

“嗯，我知道。”Gibbs点头。“他说的对我会好的。”

“他说你从来没打算永远留住任何一个，而且我记得你让Stan走了，还有Ziva和Tim。你甚至让Tony走，这双不起，真是错得太离谱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我明白了。”

“Lorne工作的地方离开NCIS要多远有多远。”Gibbs向她指出。“我不想像失去我的sub一样失去我的鉴证专家。”

“我想离开NCIS——你们是我的家人.....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会得给这件事一个机会对吗？”

“是的 说是。”Gibbs同意道 “Lorne是个 好top，Abby。我喜 欢她。如果还 得不因为任何人失去你 他是 最好 的人 选。”

“谢谢 你，Gibbs。”她朝 他转过身他 抬起她的下 巴，最 后 一次亲了亲她的嘴唇。她张开双臂 给了他一个紧拥 抱，然后撤回身 把项圈 交到手 里。他站 起身 拽她 拉了起来

“工作上你还是我人。”他提醒 她。

她笑了 “我还有 别的想 法的头 儿！”

“再见，Abby。”他柔声说

“再见，Gibbs。”她答 ，眼 睛里 闪着泪光，她强忍着没有让 眼泪流下来

他看 着她走向门口。她都快到了， 却转身奔回来拥 抱住他 冲力差点他 跌倒 了。

“答应我你会带 Tony。”她热切地在他 耳边低 声说

“没法答 应你，Abby。你 瞧，他 不再需要 的 项圈 了。”

她拍了他的 后脑勺，把他吓了一 跳。他 抬手揉着被 打痛的 地方。

“这是 干吗？”他问。

“这是 因为你错了，Gibbs！”她说 “什 么 事情 都有 第一次。”她俏皮地补充 道。

“走！”他命令道 轻声笑了。“还有Abby——谢谢 \*你\*。你 戴我的 项圈 是 我的 荣 幸。”

她微笑着，举手轻轻 挥了一 下，随即，她离开了。

~\*~

Abby走向Lorne的宿舍，感觉既害怕又激动这 就像 开始一段新 生活 ——她不知道 它 会把 她 领向何处，但仍然 让人 兴奋 。

Lorne设置了他的 门禁，让 她可以直接进去，所 以 她就这么做。 现在她进了屋， 心中忐忑 。如果他 没有她想 的 那么喜欢她呢？如果他 实际上喜欢她是其他top戴项圈 的 sub，和 她在一起 安全 呢？也许她考虑得还不够清楚 .....

她正胡思乱想 越来越暴躁的时候 听到 到了 门口。

“嗨！”他微笑着进了他的 打扮很休闲，一件藏青色条纹衬衫，一条牛仔 裤。她喜欢他的 穿着风格；他是 那种需要穿戴 一些沉重的皮革行头，才能自 己感觉良好的 top。“你好吗？”他看着 她的脸问。

她慢慢 直起身 站着呢 。

“那个.....我做了件事，我不 清楚 你有什么 感想.....也许我本该先和你谈 这件事，可这感觉像 是必须 由我自己 决定的事情.....我知道 只 认识 了你几 个星期，可感觉 起来好像 比实际长，还有 瞧 我觉得这是 那种短 暂的艳遇，可 也许你是那么的我 猜我事先应该想想，在我.....”

她停下来意 识他正 凝视 着自己的脖子，两眼炯 炯有神 接着 冲过来 双手 抱住她转了 一圈。

“那么我 做的是 坏事？”她说而他 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她的脖子 。

“不是 坏事，Abs。”他在亲吻之间 嗓音暗哑地说 “根本 不是 坏事。呃.....Gibbs同意吗？他 不会过来 徒手或者用什么 家伙 杀死我吧？”

“你瞧，我点明白 为啥 每个都这么 害怕Gibbs！”Abby说 “他真的是个 很亲切的人。”

Lorne笑起来 “Abby——如果他 面试我看 够 格和你约会的时候 你在场的话，你就会知道 为啥这么 尊敬 这家伙 了而且 我 猜你是唯一一个 ——目前为止——会用‘亲切’形容他 的人。”

“这个，他 对我 一直亲 切。”Abby说：“好吧，有 时候看 得出来他 会有点 怕人，可大多数时候人们是 误解了他 ”

“好——吧。”Lorne说 那语气说明他点 也不相信这话 他 用手描摹 着她空 空的脖子，朝她微笑 着 “Abby，你 在想么 ？”他问：“我 是说我 知道 \*我\*的感觉，可你呢？”

“我想 离开 NCIS，因为我 爱我的 工作，我也爱那 些家伙，可我会离开——为了 你。”她说：“我 想过——Rodney也许用得到另外个 科学家——我知道 为啥么 多人会离开，可他这 儿真的 需要更多的帮手我 能在这 里申请一份工作——那样我们 就能 在一起了。”

“先是Gibbs，现在是 Rodney——你对我看 法真特别，Abs。”Lorne咧嘴 笑了：“为

此我爱你。虽然我想即便是你，大概也会发现 Rodney是个很难伺候的头儿。”

“我会！”Abby抗议道。

“也许不会——你显然有为难搞老板工作的能力。”Lorne笑着：“可……不我想那不是个好办法，Abby。”

“你不是？”Abby皱起眉。“你觉得我行动太快了是吗？我想暗示我会搬进来和你同居，或者让你感到非得圈我可我是想……”

“嘘。”他把一根手指放到她的嘴上。“这个怎么样？”他建议道：“我有一个月的假期。我在飞马星系上已经多年，差不多没回过地球。我为什么不利用那三个月呢？我得问问 Sheppard，可有把握他会同意的。然后……如果我们处得不错，过后你还要我，那我会要求永久调到地球，所以你们仍旧可以在NCIS工作。”

“你会为我放弃飞马星系？”Abby问：“真的？可这里这么酷！”

“嗯，可最近我很想地球。我妈妈年纪大了，我知道她因为不能经常见到我而担心。别想错了——我喜欢这里——可我猜回家也有足够激动人心的事情，特别当我有理由回去的时候。”

“我爱你，”她对他说：“是不是太快说这句话了？”

“不。”他揽住她，把她的手拉到背后，正是她喜欢的方式，让她感到既有束缚，又很安全。“一点也不快。”他吻着她，而她叹了口气，紧贴住身子，接着松开她，退后一步。

“嘿！”她噘起了嘴：“我以为我们能……”她瞥了一眼床。

“哦，不。”Lorne摇摇头。“今晚我有计划过来。”他伸出手让她抓住，然后领着她出了房间。

“这个……你告诉我，明确地，永远不要无聊。”他对她说，眼睛闪闪发亮。“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保证它永远不无聊。”他微笑里的某种东西告诉她，他喜欢安排惊喜，正合她的口味。

他领着她来到小飞船码头，登上一艘小飞船。他关上舱门，把她拉到身边，给了她一个吻。

“脱衣服。”他松开她的时候，喉咙沙哑地说。

“哦——，变态。”她说，解开上衣的扣子。他一面操纵着小飞船，一面回头冲她微笑着。“宇宙飞船上的性事——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

“今天晚上你也会做。”他说：“我有别的想法。”

她脱完衣服站在屋里，一丝不挂，同时他开着小飞船穿过大海。他扔给她一样黑乎乎的东西。

“戴上。”她抓住它的时候，他命令道。

“眼罩？呃……我喜欢事情的发展。”她把眼罩蒙到自己脸上，站到他身边。“这个……感觉很奇怪。”她说的确是——一丝不挂地戴着只戴着眼罩，而他在操纵飞船，这让她感到自己兴奋了起来。

很快，飞船平稳地降落了，她暗想：身处何地？他有何计划。她听见他在飞船周围走着，拿起了一些东西，接着她感觉到温暖的手牵住了她的手。

“跟我过来。”他在她耳边低语，听起来非常危险。她打了个颤，记起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是怎样让自己兴奋的。他是和她调情，说话，碰了碰她的手腕而已。他似乎本能地理解她。

他领着她走向舷梯，她能够感到夜晚温暖的空气拂过自己赤裸的皮肤。

“我是……你把我带到公共场合去吧？”她不安地问。他捏了捏她的手。

“相信我。”他说，她这做了——一点没有保留。他领着她慢慢走出飞船，她感觉到赤脚下草地。夜晚很温暖，一阵和煦的微风爱抚着她的皮肤。她喜欢这种感觉——赤裸着身子，蒙着眼罩，毫无抵抗力。而他则衣着整齐，掌控一切。她要做的只是把自己交付给他。不管他有什么计划，她都会高兴地去做。

他们走了一小段路，接着停了下来。她听见他再次行动起来。最后，他回来，一手放到她的肩膀上。

“好了……现在要拿掉眼罩了。”他对她说。“闭着眼睛。”她照他的话做，感觉到他拿掉了眼罩。“睁开。”他对着她的耳朵低声说。

她睁开眼，环视着四周。他站在俯视海湾的悬崖顶上，她的脚边有一条毯子。

另外一边有一小堆篝火，毯子四周围绕着几十个在小罐子里的蜡烛。她注意到钉在毯子旁边的木桩，心中涌起一阵期望的涟漪，思忖着自己有没安排。

“Evan……这里太美了！”她说

“这就是我们初次邂逅的地方。”他对她说

他站在她身后，双手抚摸着她裸露的胳膊。她颤抖着，柔软地靠到他身上，喜欢他的半裸贴着她赤裸的臀部，他手滑到她的酥胸上，拢住它们，指尖戏弄着乳头。涌过她胸口的兴奋让她喘息，他亲吻着她的头颈。

“这也是我想在你的允许下，给你这里穿环的地方。”他一边说一边轻柔地捏着她的乳头，她感觉到全身涌过一阵兴奋的战栗。

“你想给我穿环？”她激动地问。

“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说，指尖不停地揉搓着她的乳头。如果她是他的戴项圈的sub，他用不着请求同意——他可以就这么做了——可她还没被圈——暂时。她知道他这样问她有多好，充满尊重。

她在他怀里转过身，用力地亲吻他的嘴唇。

“我会认为这就是同意了。”她亲完以后，他说，她看着他，感到有点晕眩。

“Gibbs总是说等到个让它变得特别。”她低语道。

“我够特别吗？”他问，挑起一根眉毛。

“当然！”

“它会痛，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会让它变成美好的体验。”

“我当然相信你——而且喜欢有点疼痛。”她调皮地说

他笑起来，接着那种危险的表情又回到他的眼睛里。她记起几周前就在此地碰到这个陌生人，还有是如何在她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小小的美好场景的。Lorne是个想象力丰富的top，但也有责任感和高超的技巧。她对完全彻底地臣服没有丝毫犹疑。

“那么到这里来。”他拉着她的手，拽她领到毯子上让她坐下。她喜欢篝火温暖着

她肌肤的感觉 这是 温暖的夜晚，所以 她一点 也不冷，可火苗的热力让她裸露 的身体 感觉很好。“我想 让你看——我想 让你感觉。”他耳语道，再次用眼 罩蒙住她的眼睛。

现在这 里只有 她裸露的身体 呈现在悬崖顶上和 风撩拨着她，他 深沉危险 的声音让她沉静下来他 拉起她的手， 把绳子绕到她的手 腕上。她喜 欢他用绳子——她不反感手铐 而 且它们肯定 更舒适，可她喜 欢他知道 怎样如此娴熟地绑起一个 sub。

接下来他 捉住被 缚的双手， 推到她头顶上，让 她平躺在毯子上。她感觉到它们 被绳子套到 一根桩 上，让 她牢牢 地待在那儿。

“我要 紧紧 绑住你。”他对她说，气息 让她的汗竖 立起来他 听上去 那么镇静，那么自信，那么有 把握 她的阴蒂兴奋 地跳动起来。“我继续 穿环的时候不 让你动 我要 你不动 ——所以我 把你绑得比平时紧。”

她轻声喘息 着，喜欢他的 话语里交织着许诺和恐吓。她极喜欢被绑起来，爱死他给她穿环时，自己全 动弹不得的主意了。

她感觉到自己 身体上的 绳索，交叉在她的皮肤上，她知道 这会在她的 皮肤上留那些美丽的小红 印，她喜 欢他放开她 后能在自己 身看到它们 她希望 它们不 会很快消退。

“现在你是我的 Abby。”他一面绑，一面喃喃 低语。“我要 在你的身 上留下我 永久的印记。

我要 给穿环 这会告 诉你——告诉其他每人 ——你属于谁。”他一面说一面吻着她的头 颈，就在她以前戴 项圈 的地方。她知道 这他 意味着什么。现在是 她的了 ——她不再属于Gibbs，而 Lorne要在她身上留下他的 印记，在她的皮肤上留下 不可磨灭的痕迹。

她期待地蠕动着， 当他拍她大腿的时候 尖叫了起来。

“不要 动 臣服。”他危险地在 她耳边喷着气说 她想她可能当时当场就高潮，可他还没 允许她这么做 所以 她努力 放松，照他的 命令行事。她想象着如果她能看他的 眼睛，一定会在里面看到 笑意，但是她喜 欢戴着眼罩——这这 场景更强烈。

他如同保证的那样紧紧 绑住她，绳子勒进她裸露 的皮肤，每节绳索都在 提醒 她它们的存在他她 分开她的双腿 把它们系到他 钉在地上的 桩 上，直到她动弹不得，一 块肌肉也动了。



她听见他打开了什么东西。她希望能看见他要给她穿什么环。接着她想他肯定买了一些身体饰品，不知道她的新装饰会是什么样的。

“你这么美……你是我的”他低语着，解开她的羊角辫，让她的头发披散开来。他吻着她的嘴，她呻吟起来，张着嘴迎向他。可他没有流连，他沿着她的脖子一路湿吻下去。接着，毫无预警的，她感觉到他的嘴覆上了她右边的乳头，用力吮吸着。她大叫起来，却无法动弹，被这样禁锢着他玩弄的感觉如此美妙。

他移到另一个乳头上，同样吮吸着。接着他移向她张开的双腿间，揉搓她的阴蒂。它已经跳得像要爆炸似的，可这太早了，她知道她必须为他坚持住。

“过一会儿。”他警告道。她呻吟着作为回答。

她感到乳头有一丝凉意，闻到一股药味，所以她猜他在用某种东西消毒。她打了哆嗦。她要被穿环了。她知道会痛，可她喜欢在手心里经历这种疼痛。这会很强烈，但却如此美好。而且，她被紧紧绑着，无法抵抗。她是他的，他可以照他喜欢的任何方式标记她。

她听到他走向篝火，接着又回来了。她很高兴自己能看到他——即使她渴望知道事情的发展。罩着眼罩让她对自己的身体如此敏感。她能够感觉到毯子柔软地铺在身下，绳子交错着紧紧勒进身体，篝火温暖着皮肤，微风轻拂过她被缚的裸体。

她感觉到他跨坐到她身上的时候，觉得自己快要因为紧张、害怕、激动和兴奋而爆炸了。有那么一刻，她希望能和他四目相对，看他给她穿环时眼中专注的神情，可随即她粗声叫了起来，因为她感觉到左边的乳头被似乎是个冰冷的金属夹子夹住了。她努力喘着气，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既害怕又期待。接着，她的乳头一阵剧痛，她想扭开，可被绳子牢牢地绑在那儿，她不停地尖叫着，尖叫着，可胸口的锐痛就是不肯退去。她感到一种拉扯的感觉，接着疼痛减弱成一种闷闷的、沉重的跳动。

“哦，上帝！”她哭叫道。浑身是汗，他的唇封住了她的嘴，她把自己奉献给他那探索的吻。她是他的。她对自己说一边又一边，就象是在祈祷。如果她想给她穿环，那么她会愉快地奉上自己的身体。她喜欢他的主意——她的胸前戴着他的饰品，尽管眼下她疼得那么厉害。

“这很好。它看去美极了。”亲吻结束后他轻声对她说：“如果你能看见我所看到的——你看起来棒极了Abby。在我绑得牢牢的——穿环看去太漂亮了我爱你的酥胸……那么圆，那么白，那么软……现在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她感到他在受伤的乳房上印下了个吻，然后撤了回去。另一个乳头也被冰冷的金

属夹子夹住，她紧张了起来。

“拜托不要……拜托要……拜托不要……”她低语着想继续，却又害怕剧烈的疼痛。

“嘘。”他说安慰着她。“为我忍一下，Abby。你能忍的对吗？”

她知道自己能，所以她颤抖着点头接着。她又感到一阵剧痛，又大声尖叫起来。他在标记她，这感觉既痛苦又美好。牵引感来，她又尖叫起来，热爱这一刻的强烈感受。他让她尖叫——她很高兴他没有堵上自己的嘴——她喜欢他一路来这儿，没人会看他们，没人会听见他们，她爱叫多大声就可以叫多大声，叫出她的快乐，也叫出她的疼痛。接着，就在她尖叫的时候，他的唇封住了她的嘴，吞掉了她的声音，用一个深深的用力的亲吻，宣告她是属于他的。

随后，一切都结束了，现在两边的乳房都在痛，可感觉如此美好。

他再次亲吻着她，这次是温柔地。她在身下完无助地呻吟起来，接着她感觉到他的嘴在她身上，丈量着领地，描绘着地图，宣告着所有权。

她感觉到他一边吻，一边解开了绳索，在亲吻和爱抚之间慢慢松开束缚，直到她完全自由。

“留在这儿。”他对她说，她服从了，没有移动一块肌肉。她听见他在脱衣服，随即他回来，坐到她身边，拽她拉了过去。她发现自己做在他的腿上，感觉到他硬挺。他拽她举了起来，她让自己随着他的引领坐了下去，她潮湿的阴户轻易地吞下了他的硬挺，她双腿跪在他身体两侧。

“坚持住。”他对她说，她又了一口气，喜欢他在自己身体里的感觉——坚硬，强壮，律动。

她感觉到他的手移到她脸上，然后他扯掉了她的眼罩。她朝他眨着眼睛，痴痴地笑着看他，他也在微笑，眼睛闪着光。

“现在你可以看了。”他说，她低下头看，那美丽的珠宝在篝火的映衬下，在她的乳头上闪闪发光。乳环是简单的杠铃款式，但是下面挂着一小片网状装饰，精巧的网须上镶着7颗闪亮的红宝石。“我觉得这很适合你。不过我还买了其它的。”他说，朝篝火旁的盒子点点头。“下次我们可以在你身上试其它的。”

“它们太完美了。”她低语道。她喜欢他想改变她，而是挑选了一些深合她本性的

东西。她探手去摸它们，可他抓住她的手，把它们固定到她身后。

“呃哦。今晚它们是——不去碰。”他说“现在，骑我我想我的时候眼睛正着它们”

她喜欢这样他攫她双手捉在她身后，而她在他的硬挺上一起一伏。她骑在他上的时候他的嘴唇不时蹭过她的胸脯，小心地不去碰到刚刚穿上的环，这感觉实在太强烈了，她快爆炸了。

她在夏夜的空气里忽起忽落，她骑着他的时候她的乳房在跳动，她的每下移动都给她的身体送去一波快感，让她疼痛的乳头甜蜜、撩她跳动着渴望更多。

她低头看他迎他投向她的目光。她看出来他在他的top-space里，专注、集中他的棕发乱糟糟的英俊的脸庞结实健美，他的身体映照在火光里，他那么完美，这一刻那么完美，她迷失在自己的sub-space里。除了从她乳房上荡下来的金属网，除了他在她体内的硬挺，她什么也不是。她是他的sub，他亲手标记了她，让她成为他的。

她的身体因为不同的感觉而骚动着——痛苦，欢乐，还有某种美丽的黑暗都混在一起。她骑在他上头发瀑布般披在肩膀上，她和他的身体连在一起，跳着古老的dom和sub之间的舞蹈。她是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她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她体内演奏着的乐章慢慢走向高潮，接着她眼前散出万道星光，白色的光芒就像烟火在她身体里，在她脑海里爆炸开来，把一波又一波的欢愉送过她的全身，这欢乐的波涛不断地涌来一次又一次，直到她精疲力竭，只能耷拉在那里，低头看着他完全失去了心神。

他松开她的腕，抚摸着她的腿，而她挂在他身上，凝视着他，失落在这一刻里。他的双手移到她身上，罩住了她的双乳，她低头看着他，从他穿在那里的钢环上挂下来的金属网上。

“你再也还是我的”他轻声说，眼珠因为情感而变深。“现在你是我的Abby。今晚我把你变成我的”

“是的”她答：“我是的都是的”

她跌落的身上，她疼痛的乳头摇晃着，将又一波强烈的欢愉送过她的身体，他接住她，攫她，揽到怀里，让她安全，就像他保证的那样。

Gibbs不常出去玩。起码在家里的时候，他可以遛船，但在这里在 Atlantis上他每天大把时间，却没什么活儿好干。所以他把时间花在他最擅长的事情上——工作。

他看了所有探员的报告，把它们整理到个盒子里，放进较小的那个休息室，现在他挪间屋子当作了证物仓库。那里还有其它盒子——都整齐地做好了标签，里面放着不同的证物袋。Gibbs要等到把它们都送回NCIS，签收掉，把责任转移掉，才会彻底高兴。他们从Jordan的宿舍里拿来了很多东西，包括他用来打中Tim的P-90。Gibbs全部检查了一遍，确保它们都被正确地做好标签，分别归类了。

午饭的时候他暂停了一下，去看Tony。他给Tony带去几件衣服，准备第二天他出院的时候好穿，还带他下楼进行例行的散步。然后Gibbs把他送到Carson能干的手中——尽管之前Tony曾经试图说服他他早一天出院——然后他回到宿舍继续他的库存清点。

将近黄昏，Ducky过来的时候他还在工作。

“你知道工作不玩耍后面半句是什么吗？Jethro。”Ducky站在门口评论道。

“让Jethro变成了混蛋？”他抬起头问。“因为通常他们这么叫我。”

“这个我肯定没人会说你迟钝。”Ducky轻笑道。“这个谚语一般是这么说的。”（All work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我是想确保这些东西都完全按照我要求弄的。”Gibbs说，同时那些盒子摆了一下。

“Jethro，我们和你一起工作好多年了——我们知道你的要求。”Ducky温和地对他说。“有哪里做得不对的吗？”

“没。”Gibbs摇头。“要不是我检查一遍就不是我。”他补充道。

Ducky笑起来，接着他的表情变了。“我们能谈吗？”他轻声问。“不是关于工作——是私事。”

Gibbs盯着看了好长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还有你吗，Ducky？”他说，失望地摊开双手。

Ducky报之以一丝苦笑，接着转身朝大起居室走去。Gibbs跟在他后面，心头发紧。这从来不会变得容易——而这一次，他一直知道会伤得最痛。

Ducky坐到餐桌边，推给他一杯热咖啡，自己则是一杯茶。

“Jethro，我俩都知道我藏在你的项圈后面太久了。”Ducky说。Gibbs喝了一口咖啡，凝视着他的老朋友。

“嗯 我 知 道 。”他低声说

“准确地 说 是 十四年。”Ducky补充道。“多年前 当你把衬衫 撕下来系到我 脖子 上的时候我 俩谁也没想这 会持续这 长的时间 ”

“我猜没有 ”Gibbs摇头 “真的有 那么久了？妈的这我 感觉变老了。可他一直在外面，Ducky，继续 寄那些恐吓信，继续 打电话，直到最近 他 活着的时候让你拿下圈 一直感觉不 安全 对 吗？”

“对不 安全。”Ducky摇头 “而且 说实话 我 喜欢戴着它 我是 很自豪是你圈的sub，Jethro。”

“你 根本 不是个 sub。你是个 switch。”Gibbs指出。“我一直尊重这点 并不真的理解，但是我 尊重 这点 ”

“我道 ”Ducky轻笑起来。“我 不能说我 在 自我 解方面做得很好。也许我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加 sub——毕竟 我 戴了二十五年Randolph的项圈，十四年你的 ”

“现在你有机会了解真的 自己 。”Gibbs说 “和Woolsey的事情 怎么样？”

“他是可 爱的人。”Ducky回答，他 看起来 比Gibbs长久以来能够 看的 更年轻，更活泼。“我们两年的 龄和兴趣都不会让我去 共盘或者结 之类的事情，但是我 想现在这样我们都有 好处。”

“如果何 人能 帮他 迷的人， 那就是你，”Gibbs说他 并不非常 了解Woolsey，但是他 一 看见他 就道 他刚从 一个 欺压人的 top那 解脱出来

“是的我 差不多 有过同样的 经历。”Ducky回答，轻 摇头

“等我们回去以后 你准备 怎么办？”

“这 我只 认识了 很短的时间， 所以 我们 决定在目前状态下不要对 方期望 太多。如果遇见 别的top，那我意 见对我说 也一样 如果个 sub或者 top引起我的 兴趣。然而.....他正打算 定期 回地球——IOA委员会想他 从现 在起，每个月亲自回去述职。那样我们 就能 见面了他 还说欢迎我到 Atlantis度假，迷我们 可以保持联系 看 事情的发展怎样过 几年我 就考虑退休了，所以难道 到那时我 会做这样的决定呢。世界上还有比飞马 星象更 糟的退休地方。”

“过看 你一趟的路会很长，Ducky。”Gibbs指出。

“这 我 相信你会想出办法的 Jethro。”Ducky回答。“你总能想出办法，你道 。”

“嗯。”Gibbs又喝了一口咖啡。他不 善于处理自己 的情感 他 知道 这点而 眼下的

情况对他来说 很困难。

“但我 亲爱的小伙子 我不 会弃你于危难之的 ”Ducky说 “你是 最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你想我 留着项圈，那我 会的 ”

“不 Duck。”Gibbs摇头 “Jordan死了而他 一直是 戴这个 项圈 的主要原因。它的使命结束了。就像 你说的 从我第一天圈你们起 我就从来没有打算永远 留着你们的 任何个 ”

“真的是 这样 ！”Ducky轻轻 笑了笑。“但你 做得 很好，Jethro。你 用不同的方法拯救 我们——我们所有人 ——现在你让我 自由。你是个 君子 我的 朋友。”

他站起 走到Gibbs坐的地方，在他面前跪了来 “你把它放在里 的 Jethro。”他轻声说 “我非常 希望 你是 拿下的人。”

Gibbs伸出 手 碰到了那个朴素的黑 项圈。Jordan说它们便宜的话没错——Gibbs在Walmart把它们买下来的时候 花了点 钱。然而 它们里面所蕴含的感情从来是 廉价的他懂的 sub们明白这点

他盲目地摸索着插扣，暗里的 视力是是一 夜之间 变差了，因为他看见他 感觉到Ducky的 手指轻轻 覆到了 自己的上他于 一起打开了插扣。Gibbs拉了下 项圈，它落到他手他 把它扔到桌子上，眨了眨眼 他的 视线又清楚 了他 抹了一下眼睛，吃惊地发现 手湿了。Ducky站 起来

“谢谢 你 我的 朋友。”他说

“再见，Ducky。”Gibbs嗓音嘶哑地低语道。

“再见，Jethro。”Ducky把手放到Gibbs的肩膀 上，按了下

“这地 方一定被诅咒了，或者别的什么。”Gibbs说 悲伤地摇摇头 “我的 时候有手 戴项圈的sub，可现在他们 谁都不 戴我的 项圈了。”

“这， 从技术 上说 并不完全 正确。”Ducky指出。“你和 Tony都有 拿下的 项圈，所以 从法律上 并且我敢说 从感情上他的 状态还 未决定，是 吗？”

“啊，见鬼。Tony现在不 必你 们更需要拯救。”Gibbs说 “最近 他成长了很多。”

“你说得很对；他不 再需要拯救 了。”Ducky同意道

“所以我猜，我 现在没人好救了。”Gibbs叹了口气，

“啊，这是 你错的地 方，Jethro。”Ducky轻声说 “这里还 有人。”

“谁？”Gibbs抬起头 吃惊地看着他

“你我 亲爱的小伙子。”Ducky喃喃地说“你”他低下头，亲了一下Gibbs的头发，然后抬起头。“你有权快乐，对自己好一点，就像你一直对我的那样。Jethro——这是你应得的。”

“是吗？”Gibbs抬起头，直视着Ducky的眼睛。“我不能救她们，Ducky。”他沙哑地说。“Shannon和Kelly。保护她们是我的职责，可我没做到。所以，究竟为什么有权快乐？”

Ducky捧起他的脸，紧紧地捧着它。“哦，Jethro。那是有这些的原因吗？这么多年？哦，我亲爱的小伙子。怪不得从那以后你就一直在救人。Jethro——听我说，你当然有权拥有一些快乐。你是好人，你一直是好人。发生在Shannon和Kelly身上的事不是你的责任。发生在Tony，Tim和Abby身上的事也不是你的责任。现在放下心结我亲爱的小伙子。你须放下它——这是个建议，Jethro。这是命令。”他在Gibbs的额头印下一个温柔的吻，然后放开了他。Gibbs抬起一根眉毛。

“你在给我下命令？Ducky？”

“是的我亲爱的小伙子——我了解。”Ducky微微一笑。“至于Tony的项圈——除了救他，还有别的理由给一个sub戴上项圈，你懂的，Jethro。”

“有吗？”Gibbs挑眉问：“是吗？Ducky？”

“爱，Jethro。”Ducky轻声对他说。“爱情。”

他最后摸了摸了一下Gibbs的胳膊，然后转身离开了。

Gibbs在那儿坐了会儿，凝视着最后一个戴他项圈的sub刚才站的地方，感到浑身麻木。他感觉到脸上的湿润，生气地抬手把它擦掉。他不习惯这种感情，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发现自己站了起来，回到了证物室。他在几个盒子里搜索着，直到他找到要找的东西。他把那个数据条插进电脑，看着。

摄像机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没有角度的花哨变化。他看见自己站在码头上，眺望着大海。Tony在他身边，这差不多是他记得的。接着，Tony转身离开他，朝Tim和Ziva走去，说着什么。现在他离开他有好几英尺远了。Tim举手指着天空，头顶盘旋的鸟，就在这时，枪响了。Tony转过身，快得让他在屏幕上瞬间都变模糊了，然后他猛扑到Gibbs身上。Gibbs记得自己倒下时气都透不过来了；Tony的份量可不轻。他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才喘过气来，就在那个时候，Tony已经转过身，用已身体挡着Gibbs，拔出枪来开始回击，同时焦急地瞥着躺在地上的胳膊上受伤流血的Tim。

Gibbs把让录像暂停，倒回去，又看一遍，然后又重复一次。最后，他停了下来。Jordan说得对——Tony对他的爱一直就在他的鼻子底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

自己该干嘛了——他故意不去承认。然后Jordan把它扔到了他的脸上，现在——现在该怎么办？他喜欢最近和Tony待在一起的时候，分享一点自己的经历，让Tony走进他的心，只有他知道它要长，即便他是一个顽固的混蛋，仍然试图抵抗。也许他被禁锢在悲痛和自责的牢笼里太久，他已经习惯待在里面了——也许Ducky是对的；也许是时候饶恕自己了。

他站起身，走到卧室里，拿起自己的背包，找到一个小盒子，拿了出来。他走到阳台上，站在那里，看着大海正在落下的夕阳，把天空染成不同的红色和金色。

“救救自己？”他摇摇头喃喃自语。“要是那么容易，我几年前就做到了。”

他打开盒子，手指抚摸着Shannon的项圈。Tony也是对的——他一直是个顽固的混蛋，即使还是小孩的时候而且现在还是。也许这并不是一种美德。十五年的哀悼够长了。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现在到了最后放开他的时候。

他拿起项圈，亲吻着它，最后一次。

“再见，Shannon。”他悄声说，然后他振臂把项圈远远地扔了出去。它掠过这个城市灯光闪烁的塔楼，掉进大海，立刻沉了下去。

他说不出心中的感觉。如释重负？伤心难过？也许都有点。不过他确实知道下面该做什么。

他快步走到Sheppard将军的宿舍，敲了敲门。门被打开了，脸上带着吃惊的表情。

“我需要帮忙。”Gibbs说。

~\*~

Tony站在打开的门口，瞪着Carson。

“如果你同意我出院，我明白为什么我不能现在就走。”他咬着牙说。

“我对你说了十几遍了，孩子，只有等Gibbs来了，签过字，我才会放你走。”Carson对他说。

Tony眯起眼睛，指着自己的脖子。“你在这个脖子上看到项圈了吗，Carson？嗯，没有。这是因为我没有项圈。所有我不需要随便哪个该死的top签字让我出去。”

他曾经认为是Carson的蓝眼睛慈祥亲切，不过后来他就意识到它们是严格严肃的。现在这双蓝眼睛正紧紧地注视着他。



“孩子，别跟我抠字眼儿。”他坚决地说：“我在那儿——我看见那个圈是怎么拿掉的。”

Tony咬着嘴唇；他讨厌别人提醒他这件事。

“你和Gibbs探员也许有些事情要搞清楚，但是你必须尊重这个男人，因为他没有在你养伤的时候把圈扣回你的脖子上，因为你受了酷刑，还差点被先奸后杀！”Carson说，眼里闪着光。“你永远不能在一个sub不同意的情况下圈他而他一直在等你完全康复，能够在没有止痛药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影响下，完全履行你的知情同意权。他表现得像个top，做了所有个好top会做的事情。开头那几天，他在你床边几乎寸步不离，后来他每天都来看你。你经历的所有这些艰难时刻，他每一步都陪伴在你身边——当你尖叫的时候，当你做恶梦的时候，当你呕吐的时候，当你疼痛的时候。别跟我讲他是你top的屁话。”

“很好。”Tony重重地坐到门口的椅子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他知道Carson说得对，但是他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所以Gibbs没有在早饭后马上过来，他很失望。

他最后一次看到头儿还是昨天午饭的时候，Gibbs过来带他去例行散步，还给他带了件衣服，后来他就回去工作了。尽管Tony不明白案子几天前就了解了，到底还有什么工作要做。

“这家伙需要多出去出去。”他坐在那里，低声地自言自语，两条长腿搭在椅子扶手上。Gibbs给他带了他最喜欢的那条褪了颜色的牛仔褲和黑衫，他甚至给他带来了他的棕黄色Timberlands靴子。Tony知道Gibbs怎么会知道这些是他最喜欢的行头，不过它们确实是他最喜欢的。

今天早晨能够真正穿戴整齐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他脸上的青紫已经彻底消失了，他肩膀和背也不痛了——那里的伤痕很快也会淡掉，希望不会留下永久的伤疤。

他怀疑Carson把他留在病房里的时间比确实需要的长，但是他也知道原因。他住院的时候，Tony从医生眼睛里看出Carson记得Jordan折磨他的那一天。这有力地提醒了他，那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不仅对他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Tony知道那就是为什么Carson想确保自己已经竭尽全力，让Tony完全恢复健康以后才让他出院。

他也知道他们在担心他的精神状态；他一直在要Heightmeyer医生，直到Gibbs插手进来，把Tony从医生的病人名单上去掉，慈悲地让这个可怜的女人从她的悲惨境地中解脱了出来。既然心理治疗失败了，Tony怀疑Carson留了他这么久的另一个原因是

确保他能够正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会有自杀的想法。

“过度保护的top，见鬼去吧。”Tony低声咕哝着，尽管他知道没有别的路好走。他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快中午了他肯定Gibbs是故意这么做的，存心和他过不去；是Gibbs巨大的武器库里的又一个top小伎俩。

Tony知道自己在用暴躁掩盖不安。反正这档子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不管怎样他既害怕肯定发生的谈话，又渴望能够早点结束。

“比等着被狠打一顿屁股还糟。”他嘟囔着，把头扭过来扭过去，以缓解颈部的紧张。“我等等着人出现。”

Carson，坐在另一张空床的边上在他的报告上写着笔记，听到的话笑了起来。

“放松，孩子。我相信Gibbs很会就到了。”

“你不了解Gibbs。”Tony酸地说，“他觉得这样很有趣。相信我，还有Carson——你比我大不三、四岁，所以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孩子，这是我的病房，我把这里的每个病人看作我的sub，需要我竭尽所能的照料。”Carson对他说。

“真的？这说明了很多问题。”Tony喃喃地说。

“是的——所以我说我的病人是‘孩子’，或者‘小伙子’，或者‘小姑娘’，不管他们年龄、身份或者性向。”Carson微笑着说。

“那我真想看看Gibbs在这里做你的病人。”Tony静静地幻想了一会儿。

“请不要给我那种希望。”Carson回答，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你已经把我头发变成灰色的了——他会让我一夜白头的。”

“哦，你的头发不是灰色的，医生。”Tony笑着凝视着Carson梳地光溜溜的黑发。“发型有点奇怪，所有头发都那个样子朝上梳着，可颜色不是灰的。”

Carson怒目而视。

“呃……我说‘奇怪’了吗？我是存心用那个词的。”Tony赶紧说。

“你又说话不经大脑了，DiNozzo？”门口响起一个干巴巴的声音。Gibbs出现了，就象平时突然冒出来，没发出一点声音。

“是头儿不对起头儿。”Tony说，“感谢上帝你来帮头儿！什么鬼事情耽搁了你这么久？”他问道。

Gibbs朝他笑着。“等不及要出去，DiNozzo？”

Tony朝他做了个鬼脸，Gibbs转向Carson。

“医生你忍了他这么久，应该发点牢骚。”他说

“我不能假装这很容易。”Carson报之以一声实在的叹息。“我不能说他离开我的照顾没有让我很高兴。感谢上帝他再也不是我的责任了。我要花上几个星期把那些护士都抽回原来样子——他是可怕的影响，成天嘻嘻哈哈，偷偷摸摸，把那些意志薄弱的家伙都带坏了。”

“跟我说说吧，我已经忍了好几年。”Gibbs微笑着

“我就站在这儿呢。”Tony指出。

Carson交给Gibbs一张纸，同时咧开嘴笑着。Gibbs看了眼，然后挥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把它还给Carson。

“现在，你正是自由了，Tony。”Carson说，“别以为有你在这儿庆祝。”

“谢谢，医生。”Tony说，扭着胯，来一次小小的自由之舞。他抓住Carson，亲了下他的腮。“你一直很棒——有点吓人，但是很棒。”

Gibbs翻了个白眼，握了下Carson的手，随即带头走出房间来到主病房。Tony一路上和他最喜欢的护士们击着掌。他感觉身体松弛，健康，无拘无束，突然充满了活力。他自由了！

“DiNozzo！”Gibbs厉声在门边叫他。Tony结束他在主病房里的一小圈庆祝，追上了他头儿——Gibbs逮住人。

他跟着Gibbs穿过走廊回到宿舍。

“那么……如果我们好声好气地请求，Sheppard会用那种很酷的小飞船带我们兜一

圈吗？”他们一边走，他一边说：“Abby说Lorne带她兜了个遍——当然他是个飞行员。我在回家前出去看看头儿，我说这个完全不同的星球，好吧，这里看起来非常缺少夜生活，可我肯定我们能让事情活泼一点，举办一些派对什么的——对吧，头儿？”

Gibbs回头看他一眼，挑起一根眉毛。

“不对。”Tony说，小跑着赶上他。

他们回到宿舍，进门的时候，Tony感到一阵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来，他停下来，环顾着四周。

“回到这里感觉有点奇怪，头儿。”他喃喃地说，“上次我在这儿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Jordan，然后我们去开会……伙计，这感觉像很久以前的事，头儿，这房间不一样。”

他身探员的部分立刻注意到这个地方比他上次来的时候整洁多了——空旷多了。六个人在同一个套房里，意味着周围总是堆着很多东西——杯子、鞋子、卷宗、PDA，手提电脑，书……但是现在这里没什么东西了。

有的是一只朴素的黑项圈，躺在餐桌上。Tony身子一僵。

Gibbs转过身看他看什么。

“有问题，Tony？”他问。

Tony深吸一口气。现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他知道，之前他还不太确定，但是现在他在这儿，项圈就在他面前，事情似乎清楚了。

他走到桌前，拿起项圈，用大拇指轻轻抚摸着柔软的皮革。

“我喜欢它在绕着我脖子的感觉。”他轻声说，凝视着Gibbs。“温暖，舒服。我喜欢其他sub知道我带着你的项圈时他们看我的样子——我很喜欢那种样子。我喜欢top们和我搭讪，然后看到你，意识到我戴的是你的项圈时的样子。我喜欢它保护了我，你把它放到我脖子上，保护我免于自我毁灭。我喜欢所有这些事情。”

他把项圈举到鼻子底下，呼吸着皮革的味道。

“我不能再戴它了。”他说，两眼直视着头儿。

“不是因为我——因为你不会知道这诱惑有多大。”Tony说。现在他不再躲藏了，因为他的伪装已经在几天前被揭开了。在外星世界一个被遗弃的塔楼底部的一个黑屋子里。现在他是那个没有人能经常看到的 Tony DiNozzo，因为在他的成长经历里，他学到了最好让人家以为他是一个肤浅的喜欢干傻事的富家子，而耍他们靠近他，能够伤害到他。

“但是尽管很诱惑，戴你项圈所附的条件太难了。”Tony说。“上一次，我以为我能对付得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确实做了。可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那会变成低估我自己。我平生都做那样的事。是时候去寻找真的东西了。而是抓住某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希望不放。”

Gibbs轻轻摇摇头。“我告诉Ducky不用再拯救你。”他说。“我是对的。你取得了很大进步，Tony。”

“谢，头儿。”Tony轻轻点头，真心地。Gibbs的赞扬对他是很重要的。他觉得这永远不会改变。“我仍然爱这份工作——我仍然想和你一起干活，如你要的话。”他说。

“觉得你能对付吗？和我一起干活，却不戴我的项圈？”Gibbs问。

“也许不能。我们看看吧。”Tony若有所思地说。“那么……”他环顾着房间。“我猜这是再见我去拿行李——我会去问Woolsey能不能给我另外分配一个房间——现在我已经不戴你项圈了。我确信你不想我在旁边碍手碍脚。”

“必须说谢你头儿——为了所有的事。”他说。“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那时候你没有把你的项圈放到我脖子上，我不可能活到现在。我会做些傻事，惹恼不该惹的人在某个深夜被发现躺在小巷子里，头有一颗子弹。”

“嗯——我会的。”Gibbs苦笑着同意。

“再见头儿。”Tony伸出一只手，拍了拍Gibbs的胳膊。他想去想这个男人的感觉有多好——他抽身的这部分结束了。他必须向前走。

“再见，Tony。”Gibbs说。那双锐利的蓝眼睛里没有透露任何表情。

Tony叹了口气，朝卧室走去，准备收拾东西。他原本希望多一点东西——一滴眼泪也许是个奢求，但是也许会有一些迹象表明Gibbs的确在乎失去他。

“Tony。”Gibbs叫了他的名字，他停下了脚步。“桌那个项圈不是你的”Gibbs说。“那是Ducky的”

Tony转过身，皱起了眉头。“你拿下了Ducky的项圈？”他困惑地问。

“我们一起拿下来的”Gibbs说“到时候而且这是他要的——他要的”

“哇哦。从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现在他不比你更需要拯救。”Gibbs轻声说“我打算把你原来的项圈还给你，Tony。”

“哦。”这话让Tony有点灰心。

“这次我想给你一个新的”Gibbs说

Tony皱着眉。Gibbs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小袋子。他打开它，小心地拿出里面的东西，举了起来。Tony吃惊地吹了一声口哨。Gibbs拿着一只美丽的项圈，两种不同的金子绞在一起，打造成粗壮的结实锁链，一股是温暖的红色，另一股更闪亮，几乎是银色的。每节链子之间缀着平坦实的长方形金片，形状像一把抽象的挂锁。它既漂亮又经典——低调，但是美丽。

“这看起来很贵。”他喃喃地说

“是的”Gibbs说“我从大陆上一个Athosis工匠那里买来的。所以今天早上我到病房接你的时候迟到了。你瞧，我很确定我要么。昨天晚上John Sheppard带我飞过，我去告诉那个Athosis家伙我要的样子，他他可以连夜做出来让我今天拿到不同颜色的是新金子和旧金子，连在一起我喜欢那样”

Tony走近几步，他心跳得厉害了。他伸出手，Gibbs把项圈放到他手上。靠近了看，它更美丽。他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项圈——它真的是非常特别。他用手描摹着光滑的金属，抬起头看着Gibbs。

“这个项圈——带有任何条件吗？”他问。“以前那个有”

Gibbs摇摇头。“不，这个更加传统一点。这个项圈不是为了解救你，或者挽救你，不让你毁了自己。这个……这个项圈只是爱你。”他轻声说

Tony凝视着他，从来没想到自己会从Gibbs的唇间听到这样的话。Gibbs靠近他

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

“你戴上它我要 求所有 对你身体的 权利，DiNozzo。”他说 那种语气立刻引起了Tony老二的反应。“你是我的——卧室里，工作上，每个地方。不是一年，或者五年，而是 直到 你死的那一天。所以好好想想 Tony.....非常 仔细地想想 ”

Tony感到金子在他手指间暖和了起来他 盯着项圈 看了 好久，然后摇摇头 把它递了回去

“瞧，事情是我不能分享。”他说 “我会很高兴地属于你，可我需要你也属于我而 你有群 其他sub吊在你牵绳上的时候这是可 能的 ”

“不分享。”Gibbs对他说 “没有其他 sub了 ”

“Abby？”Tony问。Gibbs摇摇头 “Ziva和Tim？”Tony疑惑地问。Gibbs又摇了摇头。“我住院的时候 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Tony抱怨 “我回到 这里 结果 所有的事情都变了。”

“所有的事情\*是\*变了，Tony。”Gibbs对他说 “每件事。你 接受了这个 项圈 我 保证我不会圈 其他sub。说实话 我想这个， 就觉得我会很忙。”他微笑着补充道。

“你的 第一任 配偶 呢？”Tony问。“我尊重她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可我会和 鬼魂竞争——我猜这是 你所有其他恋情失败 的原因。”

“你猜的对”Gibbs同意道 “但是 这次不会有 问题 ，Tony。”

“我怎么知道 ？”

“因为Shannon之后，我没有 爱过 任何人——但是我 爱上了 你。”

Gibbs不是个 喋喋 我的人，他一直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 Tony怀疑他 永远不会听到长篇大论，但是 他会得到言简意赅的真话，而这他 足够了。

“想想 吧，Tony。”Gibbs说 把项圈 放回他手里，弯过他手指，让他握着 它。“别匆忙做任何事 。慢慢 来 ”

他转身走到阳台上，把Tony独自留在房间里。

Tony坐到桌边，凝视着项圈，几乎不能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思忖着：为Gibbs真正圈的sub会是什么样？褪去五年不同，这是肯定的。他想着给予外面站着的男人完全的身体权利会有什么感觉。他以前从来没有给过生命中任何一个top身体权利，一想到这个他既激动又害怕。

尽管如此，他这个深入骨髓的sub，就像他以前多次讲过的，他总想找到一个和他旗鼓相当的top。而这样的top除了Gibbs还有谁？他用手指着项圈，突然看到一个金锁片上刻着工整的字：Leroy Jethro Gibbs

如果他接受了这个项圈，他就会属于这个男人，把他的名字戴在脖子上；这样每个人都能看见是谁圈了他。他翻过链子，看见另一面的刻字——只有一个词，却让他的心漏跳了一拍：心爱的

他站起来走向门口，Gibbs没有转身——他仍然眺望着大海。

“答案是不”Tony说。Gibbs转过身，眼睛闪亮，Tony大笑起来。“别傻了。”他说。“好像除了是，还有什么别的答案似的。”

Gibbs的手成功地拍到他后脑勺上，Tony的脸上同时露出了微笑和痛苦的表情。他把项圈递回给Gibbs。

“你确定吗，Tony？”Gibbs问。“因为在我把这个项圈给你戴上以前，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Tony皱起眉。“什么事情？”

“我是个要求很高的top。”Gibbs开始道。Tony大声笑了起来。

“这还用说？在你手下做了五年，我会以为你是个小猫咪？”他问。

“所有的前妻都这么说。”Gibbs耸肩。“他们都说我不讲道理，顽固，满脑子工作，还有一大堆其它的话。”

“哦，她们只是不知道怎么对付你罢了。”Tony自信地说。

“你认为你行？”Gibbs挑战地扬起一根眉毛。Tony冲他笑了。

“哦，是啊。”他说。“不过，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你也确定吗？我不是个容易top的sub。我有不少问题。”

这回轮到Gibbs大笑了。“我对付你的问题五年了，Tony。我想我把它们都弄明白了。”



“我有信任问题。”Tony说，扳起一根手指，Gibbs沉思地凝视着他。

“你相信我吗？”他问。

“用我的生命。”Tony回答，坚定地摇头。

“那么这不是问题了。下一个？”

“我有承诺问题。”Tony指出。

“Tony，你去年没有和top睡觉了，就因为我给你戴了项圈。我认为我们不用担心承诺问题，对吗？”Gibbs问。

“我猜不用。”Tony说着浅笑。“我有父亲问题。”他继续道，又扳了一根手指。Gibbs再次大笑起来。

“你以为，DiNozzo？”他意味深长地翻了个白眼。“我长得像你父亲吗，Tony？”

“才不！”

“我的行为像你父亲吗，Tony？”

“从不。”Tony摇着头说。

“那我认为这不会是问题，你呢？”Gibbs扬起一根眉毛。

“看情况。”Tony说，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的语气。“我知道你喜欢你的杰克丹尼，不过你会不会喝醉？”

Gibbs稍稍挪了下身子，探寻地注视着他。“有时候。”他说。

“那好吧——有时候我也会醉。事情是……你喝醉的时候，我会睡沙发。那些完全的身体权利？你喝醉的时候不适用。这样我们就清楚了。”

Gibbs若有所思地点头。“我们清楚了，Tony。这听起来很好，我觉得很合理。”

“如果你喝醉了打我，我会还击的。然后我会拿下项圈，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Tony继续说道，语气严肃地可怕。

Gibbs的脸色沉了下来。“嘿——我\*永远\*不会虐待sub——不管是醉了还是清醒的时候。”他说。“听到吗？”

“嗯，我听到了。”Tony点头。“对不起只是 必须说清楚。”

Gibbs点头。“你说得很清楚，Tony。我听到了——我明白。”

Tony盯着他看了很久，Gibbs也看着他好 像他们在相互掂量着对方，不再是作为头儿和下属，而是 作为将来的 爱人和生活伴侣。他 们都有 自己的魔鬼，但是，Tony认为只要他们努力，这些 魔鬼 都会被 他们杀死。

“那么，如 果我 们同意我 俩都是一个恶梦……”Tony双膝跪地 抬头凝视 着Gibbs。“请你圈我好吗，头 儿？”他问。

“Jethro。”Gibbs纠正他。“我 不是作 为头儿来圈你。我是作为top来圈你。”

Tony点头。“请圈我，Jethro。”他说。他 本来以为这会感觉 很奇怪，第一次用Gibbs的名字称呼他 但是并 非如此。这感觉 再自然 也没有。

Gibbs低头看了他 一会儿，太阳照着地上的 项圈 闪光。然后 他绕到Tony身后 Tony的 后脑勺贴着的 鼠蹊。Tony仰起头，凝视 着他。对Gibbs的信任让他摆出这样一个绝对臣服的 姿势，暴露出脖子，抬头看着身 后。

Gibbs抚摸着他的 脖子，指尖让Tony全身涌过一阵流 他 跪在那里，面对着大海，双手背在身后 仰着头露 出脖子……等待着 Gibbs解开项圈，Tony闭上眼睛 把脖子献给的 top。

Tony感到项圈 的金 链轻松地 绕到他 脖子上，好像他已经 戴了这个项圈 多年。他 听到一声轻轻的咔哒声 随即项圈 就立 了他 深吸了一口 气，重新睁开眼睛。他 是一个戴项圈 的sub了。戴着Gibbs项圈 的sub。Gibbs唯一 戴项圈 的sub……他突然意识到这里面蕴含的所有意义。

戴上项圈，一个sub把自己交给他的 top，完 全 彻底的 接受了一个top的项圈。他 同意了top可能 会加诸其身的 所有要求，同意服从并接受 他的 top想对他做的 任何 事情。从现在起 他身 体属于Leroy Jethro Gibbs，用 一种最基本的方法——这些 想法让他感到既美妙又害怕。

Gibbs好像读到他的 思想。

“我平生从 来没给过任何一个sub安全口令，现在我也 不打算开始给。”Gibbs对他说。

“我一刻也没想过你会给。”Tony回答。“我猜到这是你一直 喜欢 的游戏方式。”

“哦，我不玩游戏，Tony。”Gibbs说，嘴角 挂着一个致命的微笑。“我不玩游戏，我不搞情景表演 而 且我不用玩具。”

“玩具怎 么 啦？”Tony吃惊地问。大 多数top使用玩具，大 多数sub喜欢玩具；他当然喜欢。

“我不需要它们。”Gibbs说。“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喜欢 的东西，我会很高兴地为你偶尔用一下，但是这不是我的爱好。我在性方面非常有 支配欲。我不需要什么玩具就能 很好地支配你。”

Tony毫不 怀疑这是事实。“所以.....没有 隆 圈？”他冒险问。

Gibbs一手 绕过来放到他 肩膀 上。“如果你 要求你忍住，我期望你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 下忍住。”他在 Tony耳边低声说。他的 语气让Tony的老二为自由轻跳了下 。

“乳头夹？”Tony问，嘴巴开始发干。Gibbs的手 指滑过他胸 前的衬衫，找到了他 乳头，拧了一下，重 重 地。Tony强咽下一声叫 喊。

“那是我手指的 棚 处。”Gibbs对他说。

“手铐呢？每 个人肯定都需要手铐吧？”Tony嗓音沙哑地说。

Gibbs的手 从Tony的 肩膀 滑下，像老虎钳一样 捉住了他手 腕，把他手 扭到背后。“感觉你能逃掉吗？”他问。

“不能。”Tony耳语道。他的 老二现在像铁一样 硬，痛苦 地顶着 他 牛仔裤的门襟。“肾塞或者 假阳具呢？”他斗 胆问，声音在自己 的耳朵里更像是短 促的尖叫。

Gibbs靠过来，正对着的 耳朵说。“我的坚硬的老二插进你 屁股 里有什么问 题吗？”他问。

“哦，没有。”Tony说，想着自己 是不是已经 死了，进入了天堂。“什么问题也没有。”

“很好。”Gibbs温暖 的呼吸萦绕在他 耳边，让他 浑身打 颤。

“可你有鞭子——还有板子。”Tony指出。“我数不过来被它们 打过多少次了。还有做 在地 室里的 该死的 棍子——你用它们 打过我几次，尽管我承认只是 在我搞砸的时 候——还有，嗨，那次我 们在Shenandoah国家公 园 查案子时 候，你让我给你割的 藤条呢？”

“哦，它们不是玩具——它们是工具，对你来说，它们是必需 品。”Gibbs说，声音里有一种 危险的笑意。“我也是使用散鞭和牛鞭的专家，还有我个人最爱的 单鞭。即使如此，绝大多数 时间里，你会感受到的 就是我的手 掌打在你的光 屁股 上，Tony。”

“考虑到你的 有多硬，我猜这就 够了。”Tony叹了口气 。

“通常是这样。”Gibbs同意道 。

他一手 托住Tony的 胳膊 肘，让他站起来，接着拉着他的 胳膊，让他转 过身，面对着 他。然后他 靠近Tony——靠近 了——近到Tony能够感 觉到的 衬衫擦着自己，还有他 身体 的热量。

。Gibbs看着 Tony, 好像他是只猎物。这感觉很奇怪, 这多年来 Tony一直是追逐猎物的那个人, 突然形势逆转他成了捕猎的对象。

“那么。”Tony说, 试图夺回一下控制权。“现在什么, 才一点多? 我想你打算吃点午饭, 然后也许散个步——今天天气很好。”

Gibbs冲他笑着他的蓝眼睛离得这么近, 目光这么强烈, Tony想要后退——结果却发现这让人入迷的凝视让自己脚底生了根。

“哦, 不。”Gibbs摇摇头。“哦, 不 Tony。五年里面你差不多每天都在向我求欢, 而今天你该兑现了。我等了这么久, 我才不在乎现在是什么时候呢。你是我的。我要占有你。就现在。”

“好吧。”Tony用力咽了口唾沫。“瞧, 你以为我会害怕, 可其实这样只有让我兴奋。”

“事实: 你是既害怕又兴奋。”Gibbs自信地说。

他握住Tony的手, 领着他朝卧室走去, Tony跟在后面, 感觉腿就像是用果冻做的。近乡情怯, 他等了这么久, 这一天真的到来时, 他几乎不能相信。

“五年”的时间有点长。”Gibbs把他拉进卧室的时候, Tony说。“对我温柔一点, 头儿。”

Gibbs大声笑了起来。“哦, 我可不想, Tony。”他说。“还有, Tony——如果你再在卧室里叫我‘头儿’, 我会把你的屁股打到外太空都看见闪着红光。”

“好吧。Jethro。好的。”Tony紧张地点头。

Gibbs脱下外套, Tony呆愣地看着他。Gibbs的黑色外套下面穿着一件纯黑的衬衫和一条黑裤子——他最性感的一套衣服。Tony总是觉得这套行头很惹火——尤其是他皮带上的闪闪发亮的扣子。Gibbs把外套甩到扶手椅上, 然后转向他一边, 走一边解开衬衫袖子的扣子。Tony向后退了一步, 又退了一步——Gibbs眼里掠食者的神情让他紧张不安。

“我五年没做, 那你呢?” Tony问, 试图让Gibbs饥渴的目光恢复一些正常。他被Gibbs现在一心一意的样子吓坏了。

“有一阵子了——但是没你那么长。”

“我就知道!” Tony说。“是Ducky, 对吧? 我就知道你和他……”

他说不下去了, 因为Gibbs把他推到墙上, 一手捂住了他的嘴。

“这就是我同样不需要口塞的原因。”Gibbs微笑着对他说。“还有一个——这个。”他松开手只

是换他的嘴。Tony叹息着，很高兴墙壁能够支撑住他，因为Gibbs第一次吻住他的双唇。

这跟他以前幻想的都不一样——这比他的幻想好太多了。Gibbs的嘴既坚定又老练，Gibbs的身体紧紧地贴着他，把他钉在那里。Gibbs的舌头无情而有效地撬开他的嘴，伸了进去，而他实在太开心让它进来。

他吻着的时候，Gibbs的双手沿着Tony的胳膊到他手腕上，牢牢地抓住他，把Tony的双腕举到他的头上。现在Gibbs靠得更近了他，坚实的身体贴着Tony，腿压在Tony的两腿之间。他们的腿碰在一起。抓着Tony的双手，让它们紧靠着墙，Tony的脑海很快闪过这样一个念头——Gibbs说他不用玩具就可以支配Tony时不是开玩笑。Gibbs可以把他的个性，坚硬的身体，和铁一样的意志力铸成致命的武器，迫使他的sub彻底投降。

Tony很高兴向他投降。他在吻的下面放松开来，让Gibbs取得控制权，把它完全交给他。他身体开始靠着墙松懈下来，相信Gibbs能够抓住他。Gibbs会让他站好。现在Gibbs拥有的身体——他要做的是屈服。

这不像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前戏，Tony意识到他面前的是一个top大师。挑逗和玩弄是根本不可能的；Gibbs要的是他。希望自己不会让这个男人失望。这不是情景表演，Tony无法用调笑和甜言蜜语骗过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将不得不接受Gibbs想对他做的一切，而这个想法让他前所未有地兴奋起来。

Gibbs亲完了他，撤回了身子，Tony正准备说点俏皮话，稀释一下眼前的紧张的气氛，可他接下来知道的，他被轻而易举地翻了过来。现在他身体对着墙，头歪在边。Gibbs抬起他的手，把他双手压在墙上，身体靠了过来。

“不要和我斗。”他在Tony耳边低语。

“我没有！”Tony抗议道。

“不要思考，不要猜疑，不要试图控制，只要服从。”他吻着Tony的后脖颈，让他战栗，与此同时他直接把他钉在那里，紧贴着墙，他的双手压着Tony的手，即使Tony想挣扎也根本挣脱不开——而Tony没有那么做。Gibbs的身体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他能够感到他top坚硬的老二顶着的屁股。

Gibbs继续吻着他的新项圈和发际线之间敏感的地方，Tony叹息着，喜爱这强有力的伴侣把他钉在墙上的感觉。Gibbs探过头，宠爱地轻啖着Tony的耳垂，啃咬得重了一点。Tony轻声叫了声，于是Gibbs吮着被欺凌的皮肤，温暖地安抚着它。

接着他把Tony扳过来，一只手插进Tony的头发里，不让他办，另一只手向下扯开Tony的衬衫，让扣子四处飞散。

“嗨……最喜欢的衬衫！”Tony抗议道。

“我知道。”Gibbs说。“可在错误的场合出现在了错误的场合。”他给了Tony又一个致命的微笑，再把他转了个身，趁机扯下他的衬衫，然后把衬衫扔到椅子上，整个过程称得上是一气呵成。

Tony平生从来没有被这么专业的剥光过。他不知道Gibbs从哪里学到这种特别的本领，但是就在其间思考这件事以前，Gibbs已经回到他身边，一手抵住他后背的正中央，重新把他按到墙上，接着另一手插进他发间，让他动弹不得。

他感觉到Gibbs的嘴在他背上蹭着，温柔地戏弄着他背上愈合的伤痕。

“这里痛吗？”Gibbs柔声地回答。

“不。”Tony老实地回答。

“很好。痛的话告诉我。我永远不想意外弄痛你——只有故意地。”

Tony颤抖了一下，因为这听起来既好又坏，而他在太喜欢这种特别的组合了。

Gibbs就像一只八爪鱼，Tony想，因为他确定这个男人不止有两只手。感觉就是那样的，似乎他的两只手在他的前门襟上，另一手缠在他的发间。他确信他能够感觉到还有很多只手在他的身上，不过也许那只是他的想象。Gibbs解开了Tony的皮带和门襟，接下来Tony知道的就是他的牛仔裤褪到他脚踝踝上。

Gibbs拉着他离开墙，随即把他扳过来，推着他，让他倒在床上，牛仔裤缠在他的Timberlands靴子上。Tony伸手去想把它解开，结果发现自己的手被紧紧地攥住了，然后被牢牢地推回到自己头上。

“瞧，事情是。”Gibbs俯下身子对他说，眼瞅然带着那种致命的表情。“我不想在你的sub身上看到任何东西，除了我的——你的手也不行。”

Tony盯着他，眼瞪得大大的。“你不想我碰我自己吗，Jethro？”他问。“什么——永远？”

“我在碰你的时候不行。”Gibbs回答。“我不碰你的时候，你随便怎么都行。但是你和我在床上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我的，而我是唯一可以碰它的。我就是有那么点占有欲。”

“一点？”Tony翻了个白眼，Gibbs笑了。

“你会习惯的。”

Tony躺回床上，头掉在枕头上。他感觉到Gibbs的手指很快解开了鞋带，鞋子掉了，接着是他的袜子，他的牛仔裤也跟着不见了，只留下他的身体和脖子的项圈。他意识到自己坚

硬的老二几颗贴到了肚皮。眼前发生的事让他严重地兴奋了。

“现在你这副样子可真好看。”Gibbs说，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

“就这个特别的派对来说，我俩中有一个穿得太多了。”Tony说，抬手刚够到Gibbs闪亮的皮带扣，他那探索的手就被推开了。

“你要学的关于我的另外一件事，”Gibbs坐到他身边的床上，仍然紧握着他的手，把它压回床垫上。Gibbs对他说：“我真的喜欢控制权。”

“这个我多少已经知道了。”Tony说着，做了个鬼脸。

“那么不要想把它拿回去。”Gibbs简单地说。“因为这是你要上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你今天就会学，即使要花上整天整夜的时间，让你牢牢记住。你现在的，小孩，你属于我，从肉体到灵魂，臣服是无条件的——这是强制性的。”

Tony几乎没时间仔细思考这里面的真实含义，Gibbs的嘴就又覆到他的嘴上，索取了一个深吻。他喜欢这样赤裸地暴露着光溜溜的肌肤，贴着Gibbs衬衫上凉凉的棉布。他喜欢Gibbs在他唇间的味道。Gibbs的味道混合着咖啡、皮革和木屑——即使已经离开他心爱的船几个星期了他身上仍然带着一缕淡淡的木屑味。所有这些美妙的真的汗水味融合在一起，让Tony兴奋。他躺在那里，接受着那个吻，欢迎Gibbs的舌头长驱直入，欢迎他压在他身上的重量，把他钉在床上。

Gibbs是个高大结实的男人，但是Tony也许比他高一英寸，重了几磅。即便如此，Tony一刻也没怀疑过Gibbs能够毫不费劲地把压在他身上，仅仅凭借他的意志力。他终于找到一个能够真正\*top\*他的top，不再需要再假装。他没有安全口令，他知道唯一能够令Gibbs停止的办法是Tony拿掉他的项圈——而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他非常确定Gibbs永远不会让他再要回去。

不过他也没想拿掉他的项圈——如此赤裸，如此不设防地接受他top老练的爱抚让他震颤。他喜欢这种感觉。这是他平生一直在寻找的震颤，而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他毫不怀疑Gibbs能够信守诺言，到这天结束的时候，他会学到怎么达到他直渴望的真正的臣服；他也疑心这不是能够轻易学到的。

“闭上眼睛，Tony。”Gibbs说。Tony立刻服从了他，感到床垫抖了一下。Gibbs站了起来听见几下急促的声音，他猜可能是Gibbs在脱衣服。最后他到床头柜抽屉被打开了，他摸索了一下，猜他的top在拿润滑剂。他的一下猛拍让他吃了一惊，眼睛睁开了。

“瞧，你还没领会。”Gibbs对他说。“你不要想我在做什么——你根本用不着。你要做的就是臣服，没关系——我会让你做到的，不管怎样。”

逐渐起来不是个好兆头，但是Tony没法集中思想分析，因为Gibbs就站在他身边……而且，哦，妈的……他一丝不挂。Gibbs以前看到过他裸体，好几次。但是关系到Gibbs，Tony从来没有

有过这样的 荣幸。现在他 从容地，几乎是沉醉地欣赏着他 top的形象。

Gibbs也许比他大 了十五岁，但是陆战 队和NCIS的岁月让他保持匀称 健壮。他身上没有 两赘肉他的 腹部像搓板一样 平整。他宽阔 胸前有几簇 卷曲的 银色胸 毛，肩膀结实肌肉 强健，却不过 于发达。他有一 双修长 精干的双腿上 面是.....Tony发出一声满意的叹息。他 并不执著与尺寸，但是他 很高兴Gibbs大于常人他的 老二硬着和 Tony的一 样硬，现在几乎是 垂直 地，挺立在一 丛卷曲的 深色毛发之间

“喜欢你看到的 吗？ Tony？”Gibbs愉快地问。

“呃.....喜欢，头 儿.....对不起 Jethro.....”Tony结结 巴巴 地说，没法儿把目光从他top的裸体 上移开。他 暗想着 Gibbs的屁股 长什么 样——在NCIS他无数次跟 在后走 进电 梯的时 候，总是 觉它 很看 ，很出色他 希望 自己 能够好看 上一 眼，只要Gibbs能转个身

“很好 .....因为从我站的地方看，你看上去也很好 。”Gibbs说，那种致命的表情又回到他的 眼里 “现在 我们该 发现你是谁了， Tony。”

“是吗？”Tony皱着眉问：“因为我以为我们在做爱 。”

“嗯，我们是在 做。”Gibbs轻笑起来 “但是我等 一个 像你这样的 sub等了很 久， Tony——一 能 够真 正交出些么 的sub， 我会 让你交出来的 ——我会 让你把所有的 东西 都交给我。你准备好了 吗？”

“呃.....我不确定 。”Tony急促地说。

“这会很甜蜜 ，把你带到那个 境界。”Gibbs坐到他 身边的 床上说。“我不会停下来 直到你到 为止 Tony。也许是很长很艰苦的旅程 ，但是我们会到的 没有必要保 留的感觉会很好 ，知道你能承受我加在你身的 任何东西 的感 觉 会很好 。”

“你怎么 会知道 ？”Tony问，感到真的被即将发生的不管什么 吓到。 Gibbs微笑着 指尖危险地拂过他胸 口，在 Tony右边的 乳头停 下来， 拧了下， 让他的 sub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声。

“因为我了解你， Tony。”Gibbs低语着头 靠过来 嘴巴紧贴着Tony的耳朵。“而且我准 备更加全面的 了解你。”

他重新 动作起来 双手扫荡着Tony的全身，似乎 立刻 覆盖了所 有他 方。Tony的头向后仰 起 满意地听到的 新项圈 在颈间叮当作响，感 觉 到汗水开始从他耻 处 缓缓 流下。

他到 润滑剂的盖子噗的一声被打开， 接着的 双腿被分开 凉凉 的 润滑的润滑剂被 Gibbs的食指 尖推进了他的 身体 。

“放松 .....我们还 有很长的 路要走。”Gibbs对他说着手 指探跟 深了一点。



“就像我说的.....很长啊。”Tony叹了口气，努力放松他猜这就像骑自行车，你永远不会忘记，但是五年是很长的等待。“也许Jordan说得对——我又变成处男。”他开玩笑地说，但是立刻他就希望自己没说这话，因为Gibbs的手拍到他的头旁边的床上，Gibbs的蓝眸出现在他眼前，看起来常生气。

“别对我提他的名字。”Gibbs怒气冲冲地说。“你是我的.....我不想记起脏手摸你，他贼一样手指拿掉了你项圈，他该死的舌头在你的身上——在我的\*sub身上。”

Tony凝视着他，可能是第一次意识到也许Gibbs不经常流露情感，但是像他这样强有力的top，他的情感正如同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炽烈。

“嗨.....放轻松，”Tony柔声说。“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他不在了，Jethro——现在他死了。他为他对我做的事情付出了代价——你让他付出了代价，记得吗？”

Gibbs的眼中闪过一阵怒火，接着消逝了他手温柔地抚摸着Tony的发。

“差点失去你，Tony.....而那差点要了我的命。”他说，Tony疑心他的语气中带着歉意。他感到自己被Gibbs明显的悲伤奇怪地影响到了——Gibbs对他说过他爱他，但是这是第一次真正看到他top的深情，这奇特地让他感到安慰。“只能站在旁边。”Gibbs低语道，声音哽咽着。“看着他碰你，伤害你，差点杀死你。”

“可我现在好了。”Tony安慰着他，Gibbs继续抚摸着他的发，然后低下头在Tony的嘴上索取了个甜蜜的温柔的吻。这不像他之前的那些吻，那些吻是原始的致命式的——这个吻是安慰的，既是对他sub的，也同样是对他自己的，Tony怀疑。

接着柔情的Gibbs消失了几几乎是立刻之间，就又换成了危险的致命的top。他把另一根手指也伸进了Tony的屁股，Tony叹息着放松下来，轻松地敞开他的身体。这很轻松——Tony喜欢被操，知道如果是Gibbs在操他的话，他会更加喜欢。

“你怎么说相信我的？”Gibbs低语道，手指深入探索着Tony的身体。

“用我的生命相信你，Jethro。”Tony回答，感到脑袋发晕，因为另一根手指伸了进来，哦上帝，这太好了。

Gibbs用手指操了他一会儿，直到Tony柔若无骨地摊在床上他的老二仍然硬硬地贴着他肚皮，但是有种感觉他不会很快射精，所以他是享受着这种感觉，没有刻意向高潮推进。他想无论如何如果他想那么做的话，Gibbs也许会惩罚他不许他高潮。

接着Gibbs的手指拿开了，Tony轻声呻吟了一下作为抗议。

“嘘.....我已经耐心了够久了，Tony DiNozzo。现在我要用有你了。”Gibbs对他说，用一种低

沉沙哑的声音。

他把Tony的两腿分开，放到自己的膝盖上，然后舒服地把自己安顿在它们中间。

Tony抬头盯着天花板，手指攥着床单，等待着即将到的事情。

“看着我，Tony。”Gibbs命令道。Tony低下头，看见Gibbs正凝视着自己。“我要你在我占有你的时候一直看着我，”Gibbs对他说。“不要把眼睛从我身上移开。”

他双手掰开Tony的屁股蛋儿，然后把他硬硬的、润滑过的老二顶进Tony的入口。他动作很慢，Tony吸着气，因为他穿过了肌肉圈，伸了进去，慢慢地往深处挪着。一会儿，Tony感到一阵熟悉的疼痛，随即Gibbs进入了他，推得更深。

Gibbs调整了下位置，然后，毫无预警的他，屁股用力一挺，深深地插了进去，同时身子往前一扑，两手放到了Tony脑袋的两侧。他身体完全覆盖在Tony的身上，胸口贴着胸口，Tony的老二被困在他们俩的肚子之间。Gibbs的眼睛现在离开Tony的眼睛有几英寸远，那探寻的目光令人无法逼视。

Gibbs稍微动了一下，把他自己调整到一个更加舒服的位置，然后他又冲刺了一下，完全没入了Tony的身体。

Tony有期待被操进床垫里，被大力快速地操到大声叫出他top的名字——但是这都没有发生。唯一发生的事情是Gibbs把他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压在Tony身上。他坚硬的老二插进Tony的身体，深到不能再深，然后他就待在那里，身体整个盖住Tony，双臂放在Tony脑袋的两侧。

这感觉太亲近，太强烈，Tony挪了挪身子，试图减轻身的各种疼痛，从Gibbs探寻的目光里挪开。

“不，Tony——接受。”Gibbs对他说。

Tony仰头瞪着他。这是某种测试吗？他暗想Gibbs能够坚持多久？这个男人很棒，可他毕竟是个凡人——他能够多长时间保持硬挺而不冲刺？

“如果你在怀疑的话，我想你在怀疑……我可以这样坚持多久有多久。”Gibbs对他说。

“要多久有多久？”Tony喘息着，轻轻蠕动着。Gibbs用手捧住Tony的头，不让他办

“我说接受。”他重复道。“我们完成时候我会知道。”

Tony感觉时间似乎停止了他躺在那儿，背贴着床，修长的双腿弯曲着，搭在Gibbs的肩膀上。他top坚硬的老二深深地嵌在他身体里，Gibbs的重量压在他的胸口，压住了他。他没法动——他被彻底陷在这里了。

他感到汗水从身上涌了出。他的 屁股 感觉就像 被他top的力道和重量大地 撑开了 入侵的角度那么深，他能 感到的 就是Gibbs坚硬的老二深深 地在身 体里跳动他 渴望Gibbs把他的 胯部往回挪一下好 让他解脱，哪怕只是一 秒钟，哪怕他立刻 冲刺回来 但是的 希望 落了空。

极 的 Gibbs开始轻轻 摇晃，让他感觉 Gibbs的老二更深地侵入 了他的 身 。

“哦，妈的”Tony说，再次想要向两边 蠕动——任何 事，只 要能够逃开紧 张的情形。

“把它交给我，Tony。”Gibbs说 他手 碰着Tony的头手 指温柔 地抚摸着Tony的脸颊。

“我做到 .....求你.....你必须让我起来”Tony乞求着 Gibbs摇头

“不确的 事。”他说。

Tony平生人 来没有用 安全口令从一个 情景中摆脱出来过，但是这不是一个情景 他 突然意识到他 没有安全口令。Gibbs要他接 受这个 而他 除了投降别无选择 。

他的 身 因为被 压迫而疼痛，他的 洞口感 被撑得不能再大，他 困难地适应着入侵的深度。他 以前被人用 这个体位操 过，但是从来没有被\*钉住\*， 被压住 以前压根儿没发 现过这个特别的角度 他 猜这部分是因为 Gibbs的老二够长 够粗，另外 也是因进 入的角度够精确 。Gibbs推进Tony身 体的时候，很清楚自己 的目标，Tony禁不住 对技巧如此高超的任何 top感到 很的 尊敬 。现在他 真的明白 Gibbs为什么感 到他 不需玩 具了——他干吗需要，当他仅 用 他身 体就这 样老练地征服一个sub？

Tony努力 集中思想 放松， 投降， 让他身 体适应Gibbs的要求。

“那样很好。”Gibbs对他说 但是他 所有的 放松 只是 给了Gibbs机会 让他 更深 地沉入进去 Tony知道他 以前没 被这么 深的操过

“求你”他再次低语道，绝望地凝 视着Gibbs。他的 top在他唇上印下个 温柔的吻， Tony立刻 张开嘴，需要个 吻的安 慰。

“你很安全。我们 在一起”Gibbs吻完以后说 “现在放弃它。把所有都 放弃。”

“我不 放弃。”Tony疯狂地说 Gibbs微笑 动一 下胯部，只 那么点点让 Tony喘息起来

“不你 还差得远。”Gibbs对他说

“我不 能.....太深了.....到处都是 你。”Tony喘着气，想要 挣扎，绝望地想 把Gibbs

从身上推下去。Gibbs抓住他手，把它们按到Tony脑袋的两侧，紧紧地压着他，用身体的重量不让Tony动弹。

“如果你屈服的话，会更容易一点。”Gibbs向他建议。

Tony努力记住呼吸，深深地喘了几下粗气。

“你是谁，Tony？”Gibbs问他。他的前臂压着Tony的前臂，手指蜷在Tony的手指上，握着他的双手，让它们紧贴在床垫上。

“我是Tony DiNozzo。我是的探员，你的sub……该死的，你他妈的要是谁我就是谁。”Tony大叫着。

Gibbs冲他微笑着，又吻了他下巴。“安静。”他轻声说。

他又扭了下胯；只是个小小的动作，却让Tony的全身涌过一阵震颤。Gibbs这么深地埋在他身体里有多久了？他怎么、俯卧在他身上、拥着他、宣示他的所有权有多久了？感觉起来就象永远。

Gibbs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他。这些甜蜜温柔的吻让Tony放松。他的屁股疼得不那么厉害了——他身体开始在Gibbs的老二周围松弛下来，学着适应它的存在，即使它埋得那么深。

“你是谁，Tony？”他听见Gibbs再次问道。他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Tony闭上眼睛，看见Randolph Jordan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手里拿着皮带，他畏缩了。

“你是谁，Tony？”Gibbs问。

“我是的……说实话。”Tony说。

Gibbs摇头。“不，你还不是。”他对他说。

“那我要怎么说才能证明？”Tony叫起来。他不确定自己还能继续承受下去，躺在这里，彻底无助地在这个男人的掌握中。

“只要告诉我你是谁。”Gibbs在他耳边低语。“不是假的，你不是。这些年来，你一直躲在后面的面具。真的，你是谁？”

那是年前他躺在医院的床上，濒死。他的肺在痛，浑身是汗。他能听到Kate在哭，Ducky轻声细语地安慰着她。

“他快死了。”她在说。他想着她说的。是谁。

“他敢。”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接着他看见了Gibbs，站在他的床边。“Tony——你不会死。明白吗？”Gibbs说他不想死，他病得太重，太容易就溜走，向魔鬼降。他感觉头重重地拍了一下，于是吃惊地睁眼。“你会死。”Gibbs命令道“我不允许你死，小子。”

“是头儿。”他答。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通死亡的捷径不通了——Gibbs把他堵死了。现在别无选择——他必须活下去。

“你是谁，Tony？”Gibbs问他。他又扭了下胯，Tony喘着气，颤抖着在身下发出一阵幽咽。

那是年前在NCIS一间办公室里，他坐在桌子后面。一个高个男人走进了房间。他留着铁色的头发，有着一双锐利的蓝眸，全身上下散发着起尽在掌握的气场。Tony懒散地靠到椅背上，威风凛凛的top吓不倒他。他给这个男人个最好的sub式案——它总是无面不利的。如果他再加上一次交，这个工差不多唾手可得。Gibbs冲他扬起眉毛，好象读到他的心思似的。而Tony的脸一下红了，突然觉得已又渺小又愚蠢。

“所以你过去几年里换了五份工作，要被炒了要不得不离开。”Gibbs说。“告诉我为什么要在你上冒险，DiNozzo。”

蓝色的眸子好象冲刷他的灵魂，他不安地在椅子上挪了一下身子。他听说过特别探员Gibbs的名，但是没有想到居然能够碰到一个让他完全无法轻视的top。

“这我知道，Gibbs探员。”他慢吞吞地说。“但是我听说你前一个探员海走了，所以也许你应该雇我，因为你像我一样绝望。”

“哦，孩子。”Gibbs摇摇头笑起来。“相信我，眼下没人像你一样绝望。”

“我知道我要继续什么。”Tony疲惫地对Gibbs说。“我没有保留过，现在也没有。我想属于你。从我遇见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只想这。”

“我知道。”Gibbs对他身体紧贴在，感觉温暖，让人欣慰。“还有更多继续。”

那是多年前他站在Baltimore警局的一个房间里，和他头儿还有搭档在一起。

“抱歉，Tony。”他的头儿摇着头说。“你要为小组做出牺牲。”

“可你说过……”他始说道。随即他明白了她微笑着，瞟了一眼他的搭档，Tony知道自己猜对了。“好吧，我懂了你和我，谢谢，Dana——也谢谢你老伙计。”他苦涩地瞥他的搭档说。他相信过这个男人以为可以在街上把生命付给他。

“事情就是那样的，Tony。”Dana对他来说。“就像学了一课吧。”

“我该学到点什么呢？要 梅 和我睡觉的 top 我 梅 ， Dana。我 不 信。所以我 录了音 我 我 ，而 是 炒我的 梅 。”Tony 声 说，看 笑容从她的 脸上褪去，代之以怒气冲 的表情。

“操你的 X, Tony。”她 着牙说。

“哦你 已经 过了—— 的 ”他 答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 出去看 Gibbs正低头凝 着他 “永远不要 背叛我 Jethro。”他悄声说

“我 的 Tony。”Gibbs回答，接着他又吻了吻他 非常 轻柔地 “继续。”他说。“把所有 都 交给我 现在你到哪里了？”

“我要 结婚了。”他的 父亲对 他说。Tony大 笑 了出来 马上他的 笑容 了。

“真的？”他问。“你 以 为 能忠于随便哪个sub超过五 种？”

他父亲的脸 沉了下来 “你 是 骗 了我， 记得？”他 声 说。“说到乱交——这 你 也像你的 妈 像 其它 地方 偷 溜出去 随便和人乱搞。”

“如果你 总是 的 没有 一直把我 扔在 套 房 里，也许 我 不用 出去自己 乐子了！”

“妈的 Tony。我 再也管不 了你 总是 所欲为不 管我说 什么。 坦白地说，你 难 堪 我想你 必须承认 我 远 处 在 起 ”

Tony感 就像被肚子 了一 拳。“如果你 这 想的话。”他 地 说。

“是的我 想 待在这 里 我的 新婚姻 我 准 送 倒 寄 学校去。”

“我 同意。反正 我 不 想 做 的事情，就 待在这里，看你表演 福 家庭。”

他眼 中的Gibbs突然模糊了他 感到他top的手 指扫过他的 眼睛，温柔地擦掉流 出来的 眼泪。

“嗯……就像我说的 父 亲 问题。”Tony 声 说

“嗯哼。”Gibbs喃 地说他的 拇指来回摸 着他的 脸颊 带 走潮湿。“还剩 什么，Tony？”

Gibbs的 身体 再也不 让他 感到 息 了他的 老二深埋在他 身体 里，也不再 让他 感到 侵入 这 感觉很好 他想 也许他可以 永远 保持 这 姿势。他要 Gibbs在这里 在他 里

面，在他上面，无处不在地围绕着他，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他十岁，站在他母亲的墓前，看着他父亲从他的黑色外套的口袋里掏出酒，吞下一大口威士忌。他突然意识到事情再也不会一样。他的母亲，他美丽的、迷人的、爱开玩笑的、妩媚的母亲没有，而他的父亲一夜之间从一个相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变成了这个尖酸刻薄的人。

“快点，该走了，Tony。”他父亲说，一只手放到他肩上。

“该走了。”Tony低声说。Gibbs又吻了吻他。Tony抬起朦胧的目光注视着他。

“让它走了。”Gibbs坚定地说。“你是谁，Tony？”

他九岁，他的母亲还没去世，父亲还没在他眼前变成另一个人。记得看着她派对上周旋在屋子顶之间的她那么美丽，衣着那么完美，优雅，调笑起来难以置信地得心应手。难怪屋子里没有一个top的目光能够从我身上移开。

“好看，学，Tony。”她对他说，眨了一下眼睛。“Top们很轻信，但是我们能变得很危险。你必须学会利用你之前利用他们。总是快一步，那样就不能伤害到你。永远不用投降——只要让他们以你投降了。如果你把所有都给了他们，他们就会失去兴趣，去找下一个sub。”

他在Gibbs身下颤抖着想最后一次推开他，但是Gibbs稳稳地压着他，把他压在自己身下。

“如果我告诉你，你就会离开。”Tony从牙缝里说。“我不能那么做。”

“你能的，Tony。你是谁？”Gibbs坚持地说。

Tony感到失落，他所有的把握都丢了。他是谁？真的是谁？他隐藏了这么久，都快忘了。

“我是个sub。”他说。“我一记事就知道了我一直想要的就是找到个能相信的top。我想成为我是从骨子里感到那个sub。我想成为他，但是有东西挡在那里。我能重新成为他吗，Jethro？”

“你已经是，Tony。”Gibbs对他说。“你以前一直是，只是你碰到的人都辜负了你。”

现在Gibbs的身体似乎令人舒服了。Tony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觉得接受他的重量那么难。现在这似乎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了。他整个人都感到松弛，自在，开放，满足。他的身体命中注定要这样合而为一——这感觉太对了。

“现在我分不出你和我界限了。”他喃喃地说。

“很好。”Gibbs说接着他再次吻住他，同时把他的臀部往后挪了点接着再向前一挺——只是一个小动作。Tony喘息起来，因为他身体抗议这个变化。Gibbs又抽插了几下，这次更加用力，触到了Tony的甜蜜部位，让Tony的眼前爆出焰火。“这感觉好吗？”Gibbs问。

“哦，嗯。”他喘息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凝视着Gibbs。“太好了。”

Gibbs微笑着，又动一下，形成一个悠长缓慢的节奏，每一下抽插都撞到Tony的前列腺上。Tony像猫一样弓起了身子，完全把自己交给了Gibbs，彻底向他的top想对他做的任何事情臣服。

“这样很好，Tony.....这太美了.....”Gibbs喃喃着。他就像精准的武器一样移动着他身体，每次抽插都老练地击中目标。Tony迷失在感觉里，迷失在这一刻，迷失在Gibbs作为top对他彻底的占有里。他毫保留地奉上自己，让Gibbs予取予求。他俩的身体做着完美的同步运动。他知道他会跟随这个男人到宇宙的尽头做任何他要做的事情。

“现在为我射吧.....和我一起射。”Gibbs命令道。同时Tony感到一只手握住了他的老二，坚定用力地摩擦着。

Gibbs的老二撞击着他的前列腺，Gibbs的手握着他的老二。迷幻的组合让他越过极限，立刻射精了，白光闪过他的脑海。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但是能够感觉到Gibbs仍然在他身体里，眼下这是他和世界的唯一连接。

时间流逝着他不确定有多久，但是现在他侧卧着身体，盖着一条毯子，Gibbs已经不在他身体里了。他感觉到洞口被撑得生疼，全身上下都在酸痛，但是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彻底满足。

Gibbs躺在他身边，脸对着他，一只手放在Tony的臀部，既显示了他的占有欲，又让Tony安心。Tony向前挪了挪，把脸埋在Gibbs的颈窝里，然后手绕到Gibbs的背后，需要再次感觉到那个他舒适的结实重量。

“我们在一起，Tony，现在永远。”Gibbs对他说着，吻着他的头发，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屁股。“现在你属于我，Tony。你全部都是我的。”

~\*~

Gibbs兴奋地睡不着，他抱着刚醒的sub，记不得上次感到这么满足是什么时候。Tony累坏了，安详地沉睡着，身体紧紧地依偎着Gibbs，仿佛他想埋在他里面。

Gibbs并不吃惊于Tony如此疲惫——毕竟他刚刚出院，并且刚刚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Gibbs——难怪他这么筋疲力尽。今天他们分享了一些很强烈的情感，Gibbs从来没有让一个sub这么彻底地臣服过，或者让他这么完全的奉献出自己。



这种经历太感人了。他感到一种熟悉的、古老的支配欲在他血管中流动，涌起一股股的暖流。现在，Tony是他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用生命保护睡在他身边的这个sub，和靠近他的top搏斗。多年来他一直有迷幻的感觉，但是对Tony的第一次占有，不知怎么的，让他心中被埋葬很久的一部分重新复活了。

他的sub的配合地太好了。他感觉到Tony的挣扎，当他沉入到自内心时，陪着Tony。接着当Tony抵达自己的核心，发现自最深处的真我，就在Tony身边结实，可靠，坚强。

Gibbs让他的手指懒散地在Tony肩部金色的皮肤上移动着；他的sub这么美，他吻着Tony的脖子，鼻子擦着他的头发，而Tony在睡梦中还朝他不里挪了挪，嘴里嘟囔着。

Gibbs差点笑出来——这个sub，这个敏感得令人惊讶的sub，多年来就在他的鼻子底下，而他却一直没把他当回事。他真是太傻了，没有看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就坐在他办公桌的斜对面。现在这个小伙子躺在他床上，赤裸地被强奸的干过，Gibbs没法相信，自己以前是这么盲目的傻瓜。

这么多年，他一直看着Tony活蹦乱跳地在他面前表演，从来没有看到令人愉快的举动下面那个完美的sub。

他让Tony睡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叫醒了他。

“什么……？”Tony坐起来，头发蓬乱地支棱着他，迷糊了一小会儿，困倦地眨着眼睛，接着他记起了自己身处何地，眼睛亮了起来，急切的回应着Gibbs热烈的吻。

Gibbs掀开被子，露出他sub赤裸的身体；还没睡醒的Tony呻吟着想把被子拽回来，重新钻进去。Gibbs用手制止住他。

“你现在再不起来，晚上就睡不着了。”他说，“另外……我要检查你。”

“嗯。听起来不错。”Tony嘟囔着，打了个大哈欠，又闭上了眼睛。

Gibbs重重地拍了他的——屁股，Tony叫了一声，坐起来，现在彻底清醒了。

“我告诉你我想检查你的时候，你要摆好被检查的姿势。”Gibbs对他说。Tony盯着他，绿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趴下，跪好。”Gibbs命令道。Tony很快摆好姿势，Gibbs强忍住一个微笑——这小子现在太听话了。

他手指滑过Tony的背脊，检查他们刚才的大力运动有没有他在愈合的伤口造成损害，不过这些伤口都没事。接着他移下去一点，双手掰开Tony的屁股蛋儿，检查自己有没有把他弄破。刚才他做的时候很小心，给了Tony充分的准备活动，但即便如此，他把他撑得很开，很久，他要确定没有给他造成任何损害。Tony的洞口有点粉红，但是看上去没事。Gibbs抓过润滑剂，手指滑进Tony的屁股。他现在比几小时前松弛了，他手指很容易地滑了进去。Tony咬住了嘴唇。

“疼吗？”Gibbs问。

“有点 嗯。”Tony对他说 Gibbs空着的那只手 又打下 Tony的屁股，吓了他一跳。

“那你就告诉我 别等我问——现在你是我的， 如果哪里痛 我 必须知道 。”

“是 Jethro。”Tony回过头 露出一个 微笑。“这是一种好的痛。”他说着 眨了一下眼睛。

Gibbs手滑过Tony身体的其它 地方，把他从 踝到 脚检查了一遍，满意地发现 他的 sub 很好。于是 他 退了回来

“饿吗？”

“快饿死了。”Tony点头

“那我们吃饭吧。”

Gibbs下了 床，穿上运动裤和T恤衫。Tony跟着他 除了项圈 身上 一丝不挂。

“你去哪儿？”Gibbs问，因为Tony朝他原来的 卧室 走去。

“浴袍。”Tony指了指房间 “我的 东西 都在 那里。”

“你这样子看起来 很好。”Gibbs说 招手示意他来。眼下他还不耻 Tony穿衣服；他喜欢看他 刚醒的sub，陶醉于他的 外表。Tony看起来有点 震惊，可 还是朝他走了过去。Gibbs抓住他 享受着 多年以后，又可以爱抚一个 sub的感觉 他 再次亲吻着 Tony，双手占有性 地抚过Tony的背脊和屁股，然后放开他 走进厨房。Tony乖乖 地跟在他后面。

Gibbs给水壶灌上水，放到炉子上，然后靠着墙 看着 Tony从柜子里拿出几个杯子。他喜欢Tony硕大的身体——结实，肌肉发达——他喜欢Tony移动时他的 老二摇摆的样子。Tony转过身让 Gibbs妹看 了看他坚实滚圆的屁股。无法 抵制地他 走过去 一手 抚摸着 紧致的肉丘。

“天生就是用来操，用来爽的”他说 又看一眼。“还有咬。”他补充道 他打 Tony的屁股 已经几年了 他 能相信 自己 一直能够 抗拒它 如果他个 人在 这里的话 他会自己 打自己的后脑勺，因为他做这 多年的 睁眼睛。

“这个 它是你的 所以，随时欢迎 Jethro。”Tony对他说

“太对了， 它是我的”Gibbs握住 一把结实丰满的肌肉，捏了一下。Tony朝后 靠到他身上。Gibbs在他sub的后颈上印下一个 吻，就在他 项圈 的上面。然后 他 拍了下

Tony的屁股，把他推出厨房，好让自己给他俩做些吐司。

Tony没有走远——他就徘徊在门口，头发仍旧凌乱着过了几分钟，他悄悄侧身溜了进来，跟在Gibbs在厨房里转悠着。

Gibbs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刚刚挫掉了Tony的锐气，这会让一个sub感觉脆弱。在那么强烈的经历之后，他有期待Tony也许需要一些身体接触让自己安心。

这很奇怪，看到Tony这样，没有他平时戏弄人的面具，他没说什么——事实上，他看起来非同寻常地克制。要是那双绿眼睛闪烁着热情的光，Gibbs都要担心他了。

Gibbs做了一叠吐司，放在盘子里，然后和咖啡一起放到托盘上。他们走到桌边，坐了下来。Gibbs咬了一口吐司，然后递给Tony，想也没想。Tony盯着看了一会儿，眼中露出一丝疑问。Gibbs不耐烦地朝他摆了摆吐司，Tony咧嘴笑了，咬了一口，然后他们交替吃了起来。

Gibbs根本不在乎任何共盘仪式——都是些废话，什么单腿跪下，请求一个sub和你共盘啦，什么买上一些花里胡哨的大盘子，把它浪漫地布置成爱的象征啦。Tony和他共睡一张床，所以，他们当然共用一个盘子。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让每个为此给他们寄那些傻乎乎的祝福卡。Tony是她的所，所以他喂他；就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哪里都不用去吧？”他们吃的时候，Tony问。

“我着急着想出去逛逛？”Gibbs扬起一根眉毛。现在快黄昏了——如果他们的话，还有时间做点事情。

“不是今天。要是行的话，今天我谁也不想理。我想待在这里，和你在一起。”Tony说。

Gibbs点头。Tony看起来好像经历了某种转化。他眼睛仍然闪着光，他有一种沉静，Gibbs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知道Tony仍然深深地沉浸在他的sub-space里，今天带他到任何其它地方都会是残忍的举动。

“当然。”Gibbs说。“Rodney说他上传了一些电影到Atlantis的主机上面。我道怎么弄，但是我还可以呼叫他搞明白。”

“好的。”Tony看起来对看电影的提议无动于衷。这实在不像他。他又咬了一口Gibbs递过来的吐司。

“等会儿我去餐厅，拿些好吃的回来。”Gibbs说。Tony的眼里闪过一道不安。Gibbs恨不得踢自己一脚——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严重地挫掉一个sub的锐气，他都忘了这会变成什么情形。Tony还不想他必须离开他的视线。“更正——我会叫人把吃的送过来。”他说。

“他们会这么做吗？”Tony皱起眉。“这里又不是酒店。”

“如果要求的话，他们就会的。”Gibbs坚决地回答。

“那么……我们回去以后怎么办？”Tony问，眼中仍然含着不安。

“你搬到我这儿来。从规起，就当你已经锁在我的床上——打个比方。”Gibbs说着，露出一丝微笑。“在我拥有个sub以后，我想独睡空床——永远。另外，随便什么时候，我兴致要你的时候，我要你光着身子就在我眼前。”

听到这些，Tony低下头，蹭着Gibbs空着的手寻求抚摸。Gibbs感到呼吸一阵急促——这个小伙子这么美好地臣服于他，会成为他的死穴。他手亲切地捋着Tony的短发，抚平所有被睡得乱七八糟的地方。Tony像猫一样地靠向他手，Gibbs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厌倦抚摸他。

他站起身，Tony立刻跟了上来。正像他所预料的，Gibbs理干净桌子，然后命令Tony进厨房跪在自己身边，这样他可以待在他地方，免得自己洗盘子的时候绊到他身上。Tony完全陷入自己的世界中，在Gibbs干活的时候，把头靠在Gibbs的腿旁。Gibbs忍不住要不时伸手下去，抚摸他柔软的头。他能够想象，如果Tony没有这么深地沉下去，他会抗议被命令跪在他地方，哪怕一小会儿，可眼下，Tony对他惟命是从。

他打了个响指，Tony站起来，紧跟着他走进居室。Gibbs坐到沙发上，把Tony拉到他身边。Tony看见了茶几上手提电脑，数据棒仍然插在土面，他皱了下眉。

“证物？”他问。

“嗯，昨天我在检查一些东西。”Gibbs回答。

“什么东西？”Tony问。

“只是Jordan拍的一些录像，我想查一下。”

Tony的身体僵硬了。“那个房间里的录像？”他问。Gibbs恨不得踢自己一脚，让自己面临这个问题。

“不是。”他小心地说：“是打劫中Tim的录像。”

“对。”Tony点头。“不过你有那个房间里的录像，对吗？”

Gibbs叹了口气。“是的，我们有。”他说。“Atlantis的主机都录下来，并且转移到了数据棒上，好让我带回家，作为证物归档。”

“谁转的？McGee？”Tony的肩膀绷紧。Gibbs抬起右手放到他肩上，感到它们立刻在他的手下放松了。

“不——Rodney Sheppard做的 唯一看到过证物的是 那些在那里的人， 或者事情发生时就看的人， 没有别人。”Gibbs安慰着他 “Tony——也许你告诉他们 会有帮助——Ziva和Tim？毕竟他是 组里的人。”

“还不行。”Tony摇摇头 “你看过 吗？”

“没有”Gibbs感到心头紧 “我已经看过一 次——足够了。”

“我还没 看过”Tony说

“不 我们 看它也不是 好主意”Gibbs对他说

“好吧。”Tony说 Gibbs瞪他的 回答 是是 太快，太容易 了

Gibbs呼叫了Rodney，在他帮助下， Gibbs和Tony搞明白了 怎么从 Atlantis主机 上把 电影库的电影目录 调到手提脑 上。

“我一直知道 总有一天我会想念麦小呆的”在Rodney第三次解释给他们 听，语气愈来愈不耐烦的时候， Tony说 “不管 怎样他在 哪里？还有 更重要的他和 谁在一起？”他提示性地扬了扬眉毛。

“我猜你会 搞清楚 的——最后。”Gibbs微笑着对他说他 把脚 搁到茶几上，把 Tony拉到他张开的两腿间。 Tony壮硕的身躯毫不费力地靠到Gibbs的身上。Gibbs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相处，还有Tony这、容易地回应他无声的命令。他们的身体 相互一致，天衣无缝 地合在一起。Tony裸露的背脊靠在他胸口， Tony的头轻松地枕在他的 颈窝里。他只手 搂住Tony的身体 用手指懒散 地抚摸着 赤裸 的胸膛。

“比摆弄船好？”Tony仰起头看着他 问。

“哦，是 啊。摆弄你肯定 比摆弄船好！”Gibbs轻声笑了起来。

他点下 鼠标，调出 有的 电影名单，往下拉着

“哦，我想 就是这部，你 说呢？”他指着 电影名说

“可 愤怒 ？”Tony开心地 摇晃着双腿 “你确定， Jethro？听起来不 像是喜 欢的。”

“开玩笑？我得 调查 一下竞争对手。”Gibbs哼了一 声。“Ricardo Montalban？”他在 Tony耳边悄声说他手指找到了 Tony的乳头，捏了一 下，稍微 多用了点 力。Tony贴着 颤抖 了一下，笑了起来。

“哦，他 远没有你惹火，Jethro。”他说 “相信我”

“送我 喜欢听的 小子。”他 说着 又捏了 一下。

Gibbs对电影不 那么感兴趣，尽管 他猜以后他会不得耐着性子看完更多的电影 因为他 把这么一个 特别的sub带了 床。但是电影并不重要——让这体 验如此愉快的 是 躺在沙发上怀 里搂着赤裸 的 顺从的 彻底臣服的Tony DiNozzo。

他们看了 电影 吃了Gibbs设法让厨 房 员工送 来的 晚饭 接着 又看了 另一部电影 不管他走到哪里，Tony都跟着他——甚至跟到了浴室。

Gibbs喜爱把 一个 sub深深 带进他的 sub-space后的最初几小 时有 那么多温柔的联结 ——就像驯服一只 野兽 让 它们永远 成为你的他 意谓他对 Tony的接触就和他 第一次圈Shannon时样 确信。后面的三个配偶，现在是不 快的回忆，因为他做 得大错特 错 他 并不真的 爱她 们

他确保经常给Tony一个 深深 的吻，不 加询问地给他亲密的触摸，次数同样频繁 。在这 天余下的时 间 里 他 摩挲 Tony的腿 股，挤压他的 乳头，拨弄他的 老二，托起他的 睾丸，双手抚过Tony赤裸 的肌肤，双唇不停 地印在他身 上。臣服并不 总是 容易的，Tony必须道 他身 体 已经 不再是他 自己的了 ——现在它属于Gibbs，他 爱怎么摸就 怎么摸 他想 摸多少次，就摸多少次。Tony似乎本 不和 这个 概念斗争。Gibbs知 道有些sub发 从 一个 独立自主的人 转变成一个 戴项圈 的sub非常 困难；这并不容易——突然属于另一个 人，把你身 体 贡奉给他 你已 的身 体 现在是 另一个的 性玩物，不 受你已 的控制，即使对天生的sub来说这 也是个 困难的头 脑转变。所以 Gibbs喜欢 在第一次和sub上床的时 候 就马上挫掉他的 锐气，从一开始就让他 们 知道，如果他们 无条件投降的话，滋味会有多么美妙 他 知 道 有的 top喜欢慢 来有候 那样做对 的要 看 sub的情况，但他一 直认为很多时 候这 并没有top原本打算 的 那么仁慈。一 开始的几个小时里就 彻底淹没一个 sub，然后在慢 把他带到 表面，一 路上支持着他们 要 远远 好过把压制的过 程拉长到几个星期，让他 们对 戴项圈 的sub的生 活产生 错误的 预期。

几个小时以后 他上 床时 Tony那么放松，对他的 触摸那 么敏感，Gibbs很容易 地 把他拉过来 把自己 坚硬的老二插进 Tony开放自愿的身 体 温柔甜蜜地和他 做爱，然后一起 进入沉沉 的梦乡。

~\*~

Tony醒过 来的时 候 惊了 一下 他 侧躺着头 枕在Gibbs的肩 膀 上，手 臂搁在Gibbs 的肚子上。Gibbs的双臂松 松 地搂着他这 感觉真好 他 扭头看 一下Gibbs的表。夜 光表 盘告他 现在是 三点十二分 他在那 躺 了一 会儿，盘算着 他 准备 做的 事情。

他内心有些东 西 告他 Gibbs是对他该 这么做 但是另外 一些东 西 坚持着他 \* 必须\*做这 件事 他 希 望 他能回到短 几小时前的那个状态，那时 他 唯一\*必须\*做的事

情就是不断的和top保持身体的接触。他以前来这么深的进入到自己的sub-space中去过他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留在那里。那样事情就简单得多，只要尽量靠近Gibbs，投入到每次爱护中只想着他的爱用抱。

离开Gibbs双臂的环绕，从被子下钻出来是一种痛苦。Gibbs动一下，低吟着

“Tony？”他半睡半醒到嘟囔道。

“就是去下浴室，Jethro。”Tony撒了个谎。

他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向门口，路过扶手椅的时候顺手拿起了自己的牛仔褲，没发出一点声音。他擅长偷溜走——他生都在做这种事，当他真正用心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悄无声息地移动。简直就和Gibbs一样。

他走进起居室，轻关上身后的门。然后他穿上牛仔褲，环顾着四周。Gibbs肯定把案子的证物放在什么地方了——问题是在哪里？他可以把它放到其他组员空出来的房间里，但是Tony怀疑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另一间小起居室。他们刚到的时候Ducky曾经占据的地方。

他静悄悄地走到那个房间，轻轻打开门，走进去，关上门。他先调暗灯的调光器，然后才把它打开，然后扫视着四周。他的；这个房间里堆满了盒子，全都整齐地贴着标签，就像Gibbs喜欢的。他看到另一边有一些他的装备。他找到一支手电，于是关掉了主灯——前面开主灯就是个冒险。接着他用手电检查着盒子。不久他就找到他的东西。一个盒子里都是做好标记的数据棒。他找到他的那个，然后离开了房间，就像他进来的时候一样安静。

他走到茶几前，把数据棒插进手提电脑里，然后坐到它前面的沙发上。他调低音量，停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点击一下鼠标。

“好吧，我们开始吧，Tony。”他低语道。

Gibbs翻了个身，朝他的sub伸出手摸到的却是空的床。照冰凉的手感来看那半边床已经空了一会儿了。Gibbs看了眼浴室的门，但是没有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他心头紧，立刻知道哪里不对了。

他下了床，穿运动褲和T恤衫，拿起枪，警惕地慢慢靠近门口。他能够听到起居室传来轻微的声音——他不喜欢听到的声音。Gibbs端起枪，轻轻打开门，看去，然后他叹了口气，重新收起枪。

Tony坐在沙发上，他的双脚搁在茶几上，膝盖弯曲着，双手抱着腿，盯着眼前的手提电

脑，身子一条一条的。牛仔裤。天刚刚蒙蒙亮，Gibbs看出来Tony已经不是昨天夜里那种甜蜜的状态了。现在他面容紧张苍白，目光紧张地盯着眼前的画面——Gibbs很清楚他在看什么。

“哦，Tony。”Gibbs说，摇着头。

Tony抬头看着他。“对不起。”他轻声说。“可我必须亲眼看一下。那天的记忆有点模糊……我想看看别人都看到些什么——知道有多糟。”

Gibbs走到沙发边，重重地跌坐在他的sub身边。他取下枪里的弹夹，和手枪一起放到桌子上。

“怕会做蠢事？”Tony问。

“不。”Gibbs摇摇头。“我不允许你做任何\*那种\*蠢事。”他气冲冲地说。“永远，听到了？”

“嗯。反正也不是我的风格。我快进了一些地方，不过我刚刚看到精彩部分。”Tony说，头朝电脑点了点。“Jordan刚刚进屋。”

Gibbs看着屏幕——这是他记得的噩梦。他宁愿出大价钱也不要再看它，但是他不能不让Tony看一看这个。Tony暂停下画面，扭头看着他。

“你想让我关掉吗？”他问。

“不。”Gibbs摇摇头。

“你生气我偷溜出来看这个吗？”

“不。不过你我得跟你谈谈你骗我的事。”Gibbs说。Tony似乎糊涂了。“你说你去厕所了。”Gibbs提醒他。

“哦。嗯。对不起。你要为这个打我屁股吗？”他问。

‘永远不要对头儿撒谎’是Gibbs给的sub们长的规则清单里的第一条。这些年来一直在反复向Tony灌输这一条——不过事实上这是Tony最讨厌问题的第一条规则。Gibbs认为他的sub一直很少撒谎——反正不会因为逃避责任而撒谎。Tony一向敢作敢当——他也许偶尔会违抗他的命令，但是他总是勇于承认，并且能够毫无怨言地承担后果。

“不。我不会为这个打你屁股。”Gibbs对他说，暗想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心肠变软了。但是他已经不得不中断了Tony在Heightmeyer医生那里的治疗，为了不让他可怜的女人发疯。而Tony显然还有心结没打开。他相信Tony的直觉——如果他认为自己必须看，那他就看，也许这能够帮助他俩最终把这件事情抛到身后。“不过也许我会因为你一个人这么做打你。你应该叫醒我的Tony。”



“抱歉。以为要是我问的话，你大概不会让我看。”Tony耸肩。

“告诉你——这从来不是不让我知道的好理由。”Gibbs干脆地对他说。“但是这是你的决定。”Gibbs若有所思的凝视着Tony。“如果你必须这么做，那么我们就做，一起做。”

“我记得那些片段。”Tony解释。“有时候我不确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我的幻觉。有一段时间我以为那个房间在水底下，可看起来不是真的。”他露出一个烦恼的微笑。

“不是。”Gibbs确认道。

“那些话你都听到了？我对Rodney说的那些胡话，我的童年，还有我对你的感觉？”

“嗯。”

“我说你是冷心肠的混蛋。”Tony说。

“我知道，我活该。”Gibbs回答。

Tony沉思地看着他，然后点头，他转回屏幕，重新点了下鼠标。

Gibbs希望自己能够应付这个，但同时他知道已别无选择。Tony需要这么做，而Gibbs不打算让他一个人做。他曾经怎么对Ziva说的？一个好top先想到sub，再想到自己？他总是努力照那条规则做，现在也不打算废弃。这个sub值得他去趟滔火——另外，他欠Tony的。

Jordan在屋里踱着步，朝着摄像机在说话。Gibbs能够听到画面外自己的回答。Tony看着录像，他半裸着，僵硬着一动不动。Gibbs一手放到sub的脖子上，温柔地抚摸着柔软赤裸的皮肤，和他一起看着。

“你喜欢他紧张，你喜欢他的努力，你  
会爱他点点滴滴，总是想要多一点他的

”Jordan在说：“你肯定  
永远不足是吗？”

“这都是他的工作”

”他听见自己回答。“用这办法我能到最佳状态”

”

Gibbs感到自己放在Tony脖子上的手不自觉地抓紧。

“你玩了我很长时间，Jethro。”Tony轻声说。

“嗯。我知道。”Gibbs回答。他活该。

“这是工作吗？还是有时候更像个游戏？”

”

长的 痛苦的停顿。接着 没有警告地，Jordan挥出一记反手 打在Tony的下 巴上

他身边的 Tony吓了一跳。“应该 快点 回答 的 Jethro。”他喃喃 地说。

“我那时在 想。”Gibbs生气地说。他 能够感 觉到Tony裸露的肩胛骨下 绷紧了他 不 知 道 他俩能不能看完录像熬 下来，但是 他 也 知 道 他们必须把这件事解 决掉，否则它会永远缠 着 他们。

“他迷了你可 对 这 很 忍 心，Gibbs，你 可 以 带 他 来 给 他 要 的 但 你 总 是 让 他 紧 张 让 他 为 难 不 是 吗 你 他 每 次 都 笑 我 都 快 死 了。”

Gibbs感 觉 似 乎 被 他 自 己 的 缺 点 击 中 了 面 门，痛。现在尤其痛，在 把Tony带 上 床，让他如 此 彻 底，如 此 甜 蜜 地 向 自 己 臣 服 以 后 他 感 觉 自 己 是 个 彻 头 彻 尾 的 混 蛋。

Tony咬着嘴唇，沉思着 一 句 话 也 没 说。Gibbs的脸抽搐了 下，思 忖 着 他 sub的 脑 子 在 想 什 么。也许这会是 他 平 生 最 短 的 一 次 戴 圈，也许等他们看完的 时 候，Tony会 把 崭 新 的 项 圈 扔 到 他 脸 上。

屏 幕 上 Jordan又给 Tony一记反手，因 为 Gibbs转了 视 线。

“自我 辩 护，那 时 我 实 在 看 不 下 去 了。”Gibbs诚 实 地 说。

Tony什 么 也 没 说。他 们 看 着 Jordan解 开 Tony，而 Tony笨 拙 地 挑 逗 他 同 时 偷 走 了 Rodney锁 链 的 钥 匙。

“这儿——瞧。”Tony指 了 指 屏 幕。“这儿我做得不错 头 儿。”

“Tony，你 是 我 有 过 的 最 棒 的 探 员。”Gibbs对 他 说。“我 知 道 你 能 想 出 些 办 法 来 的 不 管 说 看 起 来 有 多 糟。”他 有 种 感 觉，这 点 很 重 要。Jordan在 天 从 Tony那 里 偷 走 了 些 什 么，而 Tony 还 不 能 够 把 它 找 回 来，不 管 那 是 什 么。而 这 个 正 和 它 有 关。

现在Jordan把Tony扔 到 了 床 上 正 舔 着 他 后 脖 颈。

“恶。”Tony摇 了 摇 肩 膀，Gibbs的 手 被 挣 脱 了。

他们看 着 Rodney试图 用 铁 链 砸 Jordan，而 Jordan把 它 砸 到 了 科 家 的 额 头 上。现在轮到Tony 的 脸 抽 搐 了 下。

“可 怜 的 Rodney。他 应 该 跑 就 对 了。”他 说。

“我 知 道 他 不 会。”Gibbs摇 头。

“我对他好点就好了，你知道，在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指控他杀了Keller真是我干的一件蠢事。”Tony叹了口气。

“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Gibbs回答。接着他绷紧身子。“我真的不喜欢下面这段。”他说。

Tony佝偻着肩膀，双膝抱得更紧，因为屏幕上，Jordan从腰上解开皮带，抽了出来。皮带耷拉下去，Tony的呼吸传了过来。Tony的身子明显跳了一下，重温了第一次打击落在她肩上的时刻。Gibbs想一掌砸到电脑上结束这一切，他用尽所有的自我控制才没这么做。

“求你，Jordan。我恳求你要为Ducky的事说点什么——我会说任何话，我都会说这是重要的。top，Jordan，不是我赢了，对吗？就是要再伤害他求你。”

Tony看看Gibbs。“你道歉了？”他挑眉说。“你知道这是软弱的表现。”他补充道。听他语气中的一丝顽皮让Gibbs送了一口气。

“那个时候我会做任何事阻止它。眼下，我也会做任何事阻止它。”Gibbs愤怒地说。

“等一会。”Tony转回到屏幕上。

Gibbs以前不记得毒打进行了这么长，但现在它似乎持续了几个小时。Tony看起来像被什么东西嚼过又吐了出来；苍白的奄奄一息，肩膀上布满了隆起的伤痕，因为Jordan残忍地用皮带扣抽打了他。

Gibbs的双手攥成了拳头，他想冲到画面里去，找到Jordan，再一次把刀捅进他的身体。

“放轻松。”Tony轻声说，再次看着他。他们相互凝视了一会儿，Gibbs的心中忽然闪过一道灵光，意识到这个sub和自己旗鼓相当。Tony在让他接受一些事情，就像昨天也让他接受了一些事情一样——同时他也惊鸿一瞥地看到了Tony平时隐藏得很的钢铁般的意志。

“当时——我以为这个时候你被他打垮了。”Gibbs说，指着屏幕，那里面Jordan已经扔掉了皮带，正在摸Tony的屁股。Gibbs感觉这个画面真的要让他吐了。

“只有个能够打垮我，就是你，Jethro。”Tony对他说，他们又相互凝视着。Gibbs慢慢透了口气，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柔声说。“永远不会发生。”他加了一句。

Tony也点点头。“我相信你。”他说。

现在Tony绝望地盯着摄像机，他的脸填满了整个屏幕，似乎就在对他们说话。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救我，而不是其他人，不过我猜那是一种赌注，让你不着头脑。所以告诉他真相。告诉他不在乎这个，告诉他不在乎\*我\*。”

“做到，Tony。”传来Gibbs的回答。“他已经知道这是真相。”

“可是……”

“不，这是真相，我爱你，Tony。你走进那间浴室的时候我就爱你。你穿着皱巴巴的衬衫，给我个愚蠢的DiNozzo式微笑——你认为可以有所作为，可我那双眼睛盯着你，你眼神——你造假眼神，让我想把你压到桌上，让你明白你属谁。你骗了我很久，Tony，可你一直爱着我。”

“那为什么……？”

“我没有准备好对不起，Tony。”

“永远要道歉——弱弱的表现。”

“对不起。”

Tony转过来，面对着他。

“这段就是我想看的。”他说。“我记清了，我想确定我理解对了。”

“你理解对了，Tony。”Gibbs轻声说，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为什么他们这么做是必须的。Tony伸出一根手指放到他下巴下面，让他抬起头，看着他。

“你说了对不起。”Tony说。“而且是对我说的。”

Gibbs勉强露出一个微笑。“什么事都有第一次。”他喃喃地说。

“我们五年前就可以这么做了，你知道。”Tony指着他说。“你让我等了很长时间，Jethro。”

“你已经知道我是多么顽固的混蛋了。”Gibbs提醒他。“另外——你一直对我隐瞒着真相，Tony。我刚才还在想你怎样很少骗我，可你一直在撒一个很大的谎。”

“而你相信那个谎？”Tony问。

Gibbs犹豫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他回答。

“有一件事你是对的——你是个混蛋。”Tony对他说。

“我从来没否认过。”Gibbs叹了口气。“三个前配偶都这么说。你想成为第四个吗？”

“我们没结婚，你也没有那么容易甩掉我。”Tony干脆地说。

Gibbs感到束手无策。他一向不擅长处理这些复杂的情感，而Tony……Tony对此令人吃惊地老练；老练得出乎Gibbs的预料。

Tony转回屏幕，那面Jordan解开了裤手，掰着Tony的屁股，寻找着入口。他再也受不了了。Gibbs强压下一股极度的憎恶，猛地站起来，大步走到墙边，一掌砸在墙上。他再也看不下去了。

而Tony继续看着。Gibbs能够听到录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能够听到Tony刺耳的呼吸声，Jordan试图强奸他时令人作呕的喘息声。

“这段我不记得了。”Tony说。“哇哦——你们这家伙就这么从天而降……而且……哦。好。”他安静了下来。Gibbs听到他自己的声音，低沉，冰冷。

“没能伤害我的还活着。而Tony DiNozzo是我的。”

他听到刀子捅进去的声音，还有Jordan挣扎的尖叫，因为他拿着刀子，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捅。一下一下的咔嗒声，和一下落地声，因为Sheppard拧断了这人的脖子，把他像垃圾一样扔到了地上。然后是一片寂静。

他看到Tony起身，走过来，接着他的身体被扳了过来——双绿眸就在他面前。

“那么，你说你第一次碰到我就爱上了我？”Tony说。

“嗯。”Gibbs盯着他的双脚，完全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

“你多久知道我爱你的？”Tony轻声问。Gibbs没有回答。“多久，Jethro？”Tony坚持道，手猛拍了下Gibbs脑袋旁边的墙壁，一个从他那儿学来的审肢技巧——看来实在学得太好了。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Gibbs承认道，诚实的声音热得发烫。“因为我不想被你伤害。失去Shannon差一点要了我的命，Tony。我以为我再也不能冒险经历同样的感觉了。”

“那什么让你改了主意？”

“那个。”Gibbs指下屏幕。“当我意识到有没有和你睡觉没有一点区别——失去你的痛苦——

模一样 即使那样.....”他犹豫了下 接着 坚定地说了下去。“即使那样.....过后 我想也许让你更仁慈一些。你再也不需要我的圈套了。我想过让你自由，这样你可以找到别的什么人。”

“所以过后 你没有立刻再圈我？”Tony问。

“部分吧——无论如何，你没好以前我不会那么做的。不过，是的。那是我没错。我\*该不该\*再圈你。”Gibbs摸着下巴。“就像你那么准确地指出过的。Tony——我是个顽固的混蛋。我那么想要你，想得心痛，你恢复的时候，我们待在越多的时间越多，我们赶到那个该死的码头上散步谈话的次数越多——这个，我就是陷得越深。”

Tony思索地凝视着他，似乎脑子里在弄明白事情。“你知道，从我刚认识起，你就一直是又大又坏的top，Jethro。从一开始，你就攥着所有的牌。我只是在你脚边汪汪叫的小狗，渴望你的注意，你就是那么玩我的。玩了很长时间。”

“我知道。”Gibbs双臂抱住自己的身体——这很难受，但是该活该——所有的

“我必须看到top下面那个男人。”Tony说，用低沉，坚决的声音说。

Gibbs再次低下头，眼中起了一层雾气。Tony捧住他的头，强迫他抬头看着他。

“那就是我在录像里看到的。”Tony悄声说。“真实的那个人。真实的Leroy Jethro Gibbs，也是我现在看到的人。我很高兴知道，你像我们大家一样，搞砸了——上帝知道，我搞砸的次数够多了。我必须知道，你这里\*感觉\*到了些什么。”他说，一只手移来，放到Gibbs的心口。“我不确定，即使是在昨天以后，昨天在各个方面都棒极了。可我还是不确定。它还是看起来所有的付出都是我做的，而你就像你平时那样——负责一切，控制一切，拿走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却从来不允许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不确定是不是还只是在玩我，因为你太擅长你做的事情了。我必须亲眼看到那些录像，看到你真实的感情——那些你锁起来，不让我看见的感情。”

“这个，你肯定看到。”Gibbs气冲冲地说。“现在你就是在看到Tony。”

“我必须知道。”Tony坚持说，他的声音有一点破碎。“我必须\*知道\*你来救我是因为你真的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唯一没人想来救的。”

这时候Gibbs才看懂了——Tony隐藏得这么深的脆弱，过去五年里他是偶尔会瞥到眼。这种脆弱，直到昨天以前，昨天Tony终于向他敞开了自己，让他看到内心深处，真正他是怎样的。这个sub痛恨在top表现出脆弱——他平生一直在避免这种情况。然而Jordan出现了，让他软弱，让Tony坦白了他隐藏了这么久的感情，让他感觉暴露无遗。

而Jordan做了初一，Gibbs做了十五。Gibbs把Tony径直带到他的sub-space里，迫使他的一切交给他。而现在Tony刚刚从录像上看到Gibbs多年来一直在玩弄他，难怪他现在吓坏了，甚至比任何时候更脆弱。如果有任何必须诚实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他必须\*让\*Tony明白，在某个

方面 Jordan从他身上偷走的 Gibbs会还给他——所有的 甚至更多。他会把他全部的所有 给予站在他面前的这个sub。

“我无法 承受失去你们中的任何一个。”Gibbs说，声音沙哑粗糙，即使在他自己耳中。“Tim和Abby都不行……可最受不了的是你，Tony。如果我失去了你，我知道我恢复不过来。我也没打算恢复。我已经告诉Ducky，如果你死了，我就不回来。”

Tony目光炯炯地凝视着他，即使那时候，Gibbs还是不确定自己做的是不是已经足以让他信服。Tony双手放到Gibbs的肩，把他推到墙上，Gibbs由着那么做，心痛苦地在胸中怦直跳。

“你是谁，Jethro？”Tony问，他手指紧紧握着Gibbs的手臂。“真正的你是谁？如果我们共度余生，我必须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是你的 Tony。我会为你而活，为你而战，为你而死。那就是我。”Gibbs声音嘶哑地说。

Tony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试图从Gibbs的眼睛中看出那是真话。接着突然之间，他撤回了身子。Gibbs感到自己似被撕成了碎片，他不知道什么还能把他重新拼在一起。

“你要离开吗，Tony？”他问。以前很多sub抛弃了他——他三个前配偶中的个走的时候还给他一棒球棒。他不清楚自己对他们做了什么，让他们那么恼火，但是的确知道他们都认为他能把人活活气死。

“别傻了。”Tony回答。“可事情是这样的——我不会是那种sub，不管什么时候你一吼就缴械投降。我会跟你对抗的 Jethro，就像这样，不管什么时候我觉得你需要的话。昨天我告诉你我能对付，我真的能，也许你会不喜欢。你是我的top，是的，但是如果我们之间要相处的话，我们必须是平等的，是因为你比我大了几岁，是我的头——并能错误地认为我会让你随便做你那么擅长的‘把什么都藏在心里’的破事。”

Gibbs绕着自己身体的双手抱得紧紧的，他记得有一次和Shannon面对面，激烈争吵地情景，因为她和他对抗，要求他做什么，而她轻松地赢了那场争吵。现在Tony赢了这一场，而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Gibbs很高兴自己找到一个会为了拥有他的灵魂而和他抗争的sub。自Shannon以后，没那么做过。

“你把自己封闭了很多年。”Tony说。“现在你必须学会分享，Jethro。想你能做到吗？”

Gibbs凝视着他。“想你不会给我别的选择。”他喃喃地说着露出一个疲惫的微笑。

Tony回给他一个微笑，然后走上前，拿开Gibbs抱拢的双臂，用自己的双臂抱住他，他的身体感觉结实、温暖，那么地令人安慰。Gibbs把头埋到Tony的脖子里，呼吸着他的味道，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呼吸着氧气。

“你告诉Jordan我是你的哪一段？”Tony在Gibbs耳边低语。“那太惹火了。还有你把刀捅进那混蛋肚子的 那段？为此 感谢你，Jethro。”

Gibbs紧紧 抱住他 品味着他 sub赤裸 的脊 在他的 感觉。“我爱尔，Tony。”他悄声说。“不是 像个宠物，或者一件玩意儿，或者一个漂亮的有 面子的 sub。我爱\*你\*”

“我知道”Tony说。“我也爱尔，Jethro。不是 像个梦想中的top，不是个 爸 的替品，或者 某个把我 带到sub-space，让我飞起来的人。 我爱\*你\*”

Tony撤回身子 握着他的手 领着他 朝卧室走去。Gibbs感觉自己 就像在某种奇怪的电影里 他 摇摇头 轻声笑了起来。

“笑什么？”Tony问。

“只是想 ——Ducky说我 需要拯救 而 我以为我会是救我的人。”Gibbs对他说。“从来没想到会是你。”

“你只是不 喜欢情况倒过来。”Tony笑着 把他推到床上。Gibbs握住他的手 腕，温柔地吻着 还留在上面，Jordan的手 铐造成的 深深的伤口。

“小心点，小子 ——我还是你的top。”他说，接着他 用力一拉，Tony惊叫着跌到他 身上。Gibbs用个 深深的缠绵的吻，偷走了他 嘴里的 声音。

Tony把他推回到床上。Gibbs扬脸看着那双调皮的 绿眸。

“你想 过再婚吗？”Tony问，几乎是没话找话的。

“干吗？你在求婚吗？”Gibbs挪了肩膀 从Tony的手 臂里挣开。Gibbs翻了个 身，转眼把Tony压到下面。“只要你高兴就可以和 我对抗，可永远别想把我 压我一头小子。”他说着 冲着 的 sub微笑着。

“哦，得了！从来没人能 够压你一头，Jethro，永远没人能。”Tony回答道，翻了个 白眼。“还有，不，我没在求婚。我得到了 你的项圈，对我来说足够了。我从来不是婚姻 的狂热分子。我爸爸 结了四次婚，从来没有成功 过。”

Gibbs紧紧地盯着他，Tony微微 皱了下 眉。“好吧，他这个 配偶死了后面 三次 婚姻 都以 离婚收场.....但是他 真的 \*真的\*一点都不像你，Jethro。”

“我知道。”Gibbs低下头 轻柔地咬着Tony的耳朵，正是 的 sub喜欢的方式。“他没有良好的理智把你留 在身边——我有。”他说。



他喜欢Tony听到 这句话两眼炯炯 有神的样子。

“没必要弄得很正式，除非 你想”Gibbs低语道，他的 嘴徘徊 在Tony赤裸 的胸前，舔着 吮着 咬着 “我们 可以把它当做 我俩的秘密。”

他移上去 沿着Tony的下 巴吻着他 记得每一处伤痕 原来所在 的位置，吻着每一个地方。

“我， Leroy Jethro Gibbs， 请你， Anthony Daniel DiNozzo作为我的丈夫，”他说，目光一刻也没离开Tony的脸。Tony在他 身下 动不动 呆 地仰视着他。

“保姆， 珍爱你，”Gibbs低语着 完全知道 传统的结婚誓言。他 用一个胳膊 肘撑起身体， 手指抚摸着Tony深色的发。

“尊重你， 训导你.....”Gibbs的手 指移到Tony裸露的胸前，在他的 乳头间游移 温柔 地爱抚着它们。

“爱你， 照顾你.....”他吻着Tony的锁骨，Tony幽咽着朝他 弓起身子。

“不管是顺境是逆境.....”他吻着Tony的脖子 然后吸吮着它。

“是富裕是贫穷，是 疾病是健康，直到 死亡把我们分开。”他低语着，最后移他 Tony的嘴上 温柔地深深地吻着的 sub。Tony在他 身下就像一只 猫，身体 松弛，顺从。

他吻了很久，品尝着他 sub美味的嘴，和 Tony欢迎他进入的热情。接着 没有预警的Tony行动起来， Gibbs突然发现自己 背朝 下躺在床上， Tony压在他 上面。

Tony把他的 两张手钉到床上，在他 脑袋的上方，就像Gibbs昨天做的那样 然后跨在他 身上，膝盖 跪在他 身体的两旁。Gibbs朝他 微笑着 Tony个很大 份量很重，可 即便如此，他也知道 如果他 的话，他 可以轻松地 把他翻下去。他 也知道 Tony清楚 这一点，但是他们都享受这个时刻，所以 Gibbs待在原地没动。

“我， Anthony Daniel DiNozzo， 请你， Leroy Jethro Gibbs，做 我的丈夫，”Tony对他说，拥着他 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 那双绿眼睛，平时总是那么调皮 现在却严肃得要命，显然他真的想让Gibbs听到 这些话。“信任你， 臣服你， 尊敬 你，服侍你， 爱你，服从你，不管是顺境是逆境，是 富裕 是贫穷，是 疾病是健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Gibbs举起手， 抓住 Tony，抱住他 sub的身体，把他拉到自己身上又 给他个 深深的吻。Tony靠过来 情愿地，服从他，就像任何一个top能够希望 的那样 从骨子里 就是个 sub，就像他一直说的那样。

Gibbs扯着他的 牛仔裤 必须让他们 离开他身体。

“嗨，最喜欢的牛仔裤。”Tony弱弱地抗议着。

“不在乎。”Gibbs说，松开扣子，拉开拉链。他设法一下把牛仔裤从Tony的腿上扯了下来，然后Tony扑到他身上很快脱他的T恤衫和运动裤。

润滑剂出现在Tony的腿上，而Gibbs则很快把它填进Tony的洞口。

他们都没耐心慢慢来；Gibbs把Tony翻到俯卧的姿势，在他下塞了个枕头，抓住他的双胯，用个快速流畅的动作进入他身体。Tony喘着气，Gibbs抽回身子又大力插了进去，喜欢他冲进去时Tony发出的轻柔的物体般的声音。他形成一个节奏，每次Gibbs向前冲刺的时候，Tony的臀部及时向后移动，喜悦地迎接他坚硬的老二的每下撞击。

他们像一个人那样运动着。做爱的时候，两具身体形成完美的同步。Gibbs喜欢俯视着Tony光滑的金色皮肤，Tony的头半转过来看着Gibbs，他深色的发任性地支楞着他的眼睛。半睁着眼睛里面充满欢愉，他灵活的大嘴半张着，舌头舔着嘴唇。

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Gibbs一面欣赏着一面在Tony温暖的情怀里抽插着他。尽可能长的继续着，坚持到最后一刻，好让自己享受这一切。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够找到一个sub，和他融为一体，就像他眼下和Tony这样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两人的身体完美和谐地起伏着他把手伸向Tony的身体，找到Tony坚硬的老二，把它握在手里。随着他抽插的节奏抚摸着它。现在Tony已经魂不守舍了，Gibbs知道只有他在Tony身体上的双手和他身体里的坚硬的老二，才支撑着Tony。他最后用力冲刺了一下，随即射了出来，深深地射进他sub的身体。他眼前冒出了白光，同时模糊地意识到上一片潮湿，知道Tony也射了。接着几分钟的时间，什么事情都不清楚了。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倒在Tony的身上，仍然深深地埋在他的身体里。他抽出来，没有听到Tony抗议的呜咽，然后把他的sub搂进怀里，接着拉过被子盖在两人的身上。

“我们是不是刚刚结婚了？”Tony问他，脸上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嗯，某种程度上。”Gibbs回答，不是真的。因为没有见证人，但是对他俩来说足够真实了。Gibbs有种感觉，不久他就会在一屋子的面前重复这些誓言，让它成为正式的。

“酷。”Tony懒懒地吻了吻他的嘴，然后很快在他怀里睡着了。

Tony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他身边的床是空的他伸了个懒腰腿上所有新的疼痛归着类。他感觉正像一个被好好享用过的sub所应该有的感觉，不同的酸痛部位让他回忆起发生过的所有性活动他感觉很好。太好了。过去两三天里发生的事情从各个方面看都很激烈，但是他也认为也许那是不可避免的；他和Gibbs都有毛糙的棱角需要打磨，好让他们相互适应对方，还有自从今以后在对方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他听见浴室里的响动，下床朝那边走去。他觉得Gibbs不是那种在乎厕所隐私的人，所以他开门，直接走了进去。Gibbs站在镜子前，腰上围着条毛巾，下巴上都是剃须膏的泡沫。Tony微微一笑——他应该猜到Gibbs不是用电动剃须刀的家伙。

“嗨。”Gibbs在镜子里看见了他，朝他笑了下。Tony觉得也许他永远不会习惯看见他的top这样微笑，这么频繁，这么慷慨。他过几年里直试图从Gibbs脸上挤出那种小的、含蓄的微笑，为了得到他沉默寡言的top的反应，不惜装疯卖傻。现在Gibbs朝他微笑就像呼吸一样容易——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的sub，他眼睛就亮了起来。这就是Tony一直想要的他，肯定能够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内心涌起的幸福感；他希望它永远不会消失。

“嗨。”Tony轻声说。Gibbs伸手去拿剃须套装里锋利的剃刀，但是Tony先拿到了。他站在他top的身后，赤裸的胸膛靠在Gibbs的背上，双臂绕到Gibbs身前，抽掉了Gibbs的裤子。“允许我。”他说，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在Gibbs的眉毛上闪亮。他敏捷地拿起剃刀，试了试刀刃——正像他对Gibbs的估计一样的锋利——仍旧是个彻头彻尾的战士。

“相信我吗？”Tony说，把剃刀举到Gibbs的喉咙口。Gibbs朝他笑着，向后靠到他身上，手臂绕到Tony身后，双手交叉在他sub光溜溜的屁股上。

“用我的生命。”Gibbs回答，献上他的喉咙。

Tony一只手托着Gibbs的头，另一只手手指灵活熟练地开始给top刮胡子。他的时候，Gibbs摩擦着他的屁股。他喜欢他的老二紧贴着Gibbs裹着毛巾的屁股。这感觉亲近，亲密，亲爱。

Tony刮好胡子用毛巾拍着Gibbs的下巴和脖子。

“Voila Monsieur。（法语：瞧，先生。）”他说着，放下毛巾，搂住Gibbs腰，下巴搁在Gibbs的脑袋上。他们看着镜中的自己，他们在镜子里那么美好，Tony被打动了。他们看起来很衬，似乎相互属于对方，一对完美协调的top和sub。他在Gibbs刚刮好胡子的脸颊上印下一个吻，呼吸着新鲜的味道。

“你真是充满惊喜。”Gibbs评价道。“你哪里学来这么专业的手艺的？”

“我们住过的一个酒店——那里有个驻店理发师。我常常无聊的时候到发廊闲逛——他常给我吃他的甜甜圈。”Tony笑眯眯地说：“我会为了甜甜圈去任何地方。我喜欢看他给别人刮胡子，请他教我正确的方法。我总是想……”他打住了，凝视着镜中的自己。提到的童年生活时他通常都说假话，想也不想，脱口而出。可现在他和Gibbs在一起，他准备努力打破这个习惯。“我总是想有一天，也许我能够向我的top提供这种服务。”他轻声说。“我想做个完美的sub。”

“没有这种人。”Gibbs回答，看着镜中的他。

“我知道。我猜我想说的是.....我想找到一种表达我那个方面的方式,在我做的每件事里那天晚上你问我,我是谁,这就是我。我内心一直是这样的。也许这不是人们以为我是的那种人,但是我内心一直是这样的 sub。只是从我一直没有找到能够让我成为自己的人。”

“这个sub?我喜欢他。”Gibbs说着,拿起Tony的吻着

Tony笑了在Gibbs的背上印下一个自己的吻。

“我猜我俩都充满惊喜,吭?”他说。

“几个小时前,你肯定是的。”Gibbs评论道。

“我下到你了吗?”Tony笑眯眯地说。

Gibbs翻了个白眼:“没有——但是我很高兴你能和我对抗。还有Tony?我允许你再这么做,如果需要的话。”

“你尽管放心好了,Jethro。”Tony两手按住Gibbs的肩膀,随即皱起了眉头。“呃.....这里人肉还是石头?你的肩膀硬得么似的,Jethro。”

“已经好几个星期了。”Gibbs说,Tony认为,这是典型的Gibbs式的轻描淡写。他记得几个小时前Gibbs看那些录像的时候身体绷得有多紧,同时痛苦地想到他亲身经历这些的时候会是什么样。那时候他甚至还不确定最后结局。难怪这个男的肩膀会纠结成这样。

“那么允许我向你介绍我sub军火库里的另一件武器。”Tony对他说。“按摩。”

Gibbs讪讪地挑起根眉毛。

“我曾经约会过一个打职业橄榄球的top。”Tony笑嘻嘻地说。“他的肌肉像铁一样,纠缠得像绳子一样。作为一种生存技能,我学会了让他们舒展开——如果他肩膀痛的话,他击打水平就差了,被他打屁股会变得很不舒服。当然我只和他约会了三个星期,但是我从来没忘记怎么做一次好的按摩。”

他朝Gibbs眨眨眼,然后领着的top走进卧室,让他脸朝下躺到床上,他一把扯掉Gibbs的毛巾,没理会Gibbs抗议的低吼,知道只是装模作样的他回到浴室,找到一些精油,然后走向卧室——随即停了下来。Gibbs俯卧在床上,自从他天前被圈以后,Tony第一次好看了一眼他爱拍屁股。

“而且也是很好的屁股。”他喃喃自语着,靠在门框上,欣赏了一会儿。Gibbs的屁股又圆又翘,正如Tony怀疑的,看起来太美了。

“你准备整天站在那里盯着我的屁股吗？”Gibbs扭过头问。Tony笑了。

“sub可以看他的top的屁股，对吗？”他说，走到床边爬了上去，跨坐到Gibbs的身上。这样他的老二和蛋就窝在被讨论的屁股上。Gibbs觉得好笑地轻声咕哝了几句，Tony太喜欢这种声音了。

Tony朝手掌上倒了一些油，然后放到Gibbs的臀上。手指用力按了下去。Gibbs哼了起来。

“痛，吭？”Tony问。“因为你是个控制狂，还有拯救情结。克制不住冲动要在电影结束前抓住坏人，救出所有危难中的sub。只是你的电影永远不会结束。所有你需要一次彻底的大力按摩。”

他手中更加用力地来证明他的观点。

“你叫我控制狂？”Gibbs危险地扭头问。

“我叫了。”Tony快活地说，用他手指卖力地工作着，努力松开他top紧绷的肩。

“明白了。”Gibbs哼了一声，把头搁在自己的上。

“明白什么？”Tony皱起眉。他喜欢他手指消失在Gibbs结实的肌肉里，留下淡淡的红印。

“我有一阵子没打你屁股，你就变得油嘴滑舌的。”Gibbs说。Tony的手指突然停下了。

“哦，得了！我只是开个玩笑。”他紧张地说。

“我知道。”Gibbs回过头看着他。“我不是。”他危险地压低声音说。Tony用力咽了口唾沫，重新开始移动他手指。

“你准备重新开始每日一打那档子事？”他试探地问。他知道他的top打不打他不关他的事——那是Gibbs的决定。

“没必要。”Gibbs回答。“现在我可以每天操你的屁股，你不需要那么多打屁股了。”

“那操屁股是每天的吗？”Tony充满希望地问，手长地推过Gibbs的脊背，一直达到Gibbs的颈部。他到那里时停下来，亲了亲Gibbs的腮帮。

“哦，是的。”Gibbs轻笑起来。“也许不止每天一次。”

“我崇拜你的精力。”Tony评论道。他不再用力的按摩，代之以对酸痛肌肉的抚慰。“那么打屁股……？”

“由我**看着**办。”Gibbs扭过头对他微笑着，那**危险**的笑容人让Tony既**兴奋**又**害怕**。“不过，照我对你的了解，我想那经常会发生。”

他的话Tony的老二抽搐了下。Gibbs的**打股**总是痛得要命，可他喜欢它们带**继续**的感觉。而你不可能得到一个，拒绝另一个。

Tony**安静地**结束了按摩，沉浸在对他top的**服务**里。他认为自己干得很好，因为Gibbs似乎在他身下出了神，而且Tony结束的时候，他的top的**肩膀**比他刚开始的时候**松弛放松**地多了。

“谢谢你，Tony。”Gibbs叹息着，试着**转动**几下肩膀。他坐起来，拉过Tony，给他一个深吻。“该我回报你了，我想。”

Gibbs就像平时样的迅速有效，用他的速度和力量让Tony吃了一惊，转瞬间Tony发现自己趴在Gibbs的**大腿上**，**屁股**翘在当中，完全没有防备。他尖叫了一声，**惊惶地**发现自己这容易被智取——不过他觉得这也是不得不**习惯**的事情。卧室里的Gibbs，就和**出勤**时样**安静**、隐密、致命。

“好的.....我们开始吧.....”Tony说着，**舒展**开身体，努力放松。他喜欢趴在他top的膝头，即使知道Gibbs的**有多硬**，他也明白**最好的**办法就是服从，**领受**他top想**继续**的打击。

**大大出乎**他意料的，Gibbs没有开始打他的**屁股**，**相反**的他**手指**抚摸着的**屁股蛋儿**，**温柔地**爱抚着他。Tony吃惊地扭过头——**打股**从来是**这样**的。

“现在每件事都不同了，Tony。”Gibbs低声说，**回答**了他没说出口的问题。“**不是**说你需要的时候我不会照样**狠狠**的打你.....但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也能做开心的事情。”

他**轻轻拍**着Tony的**屁股**，让它预热，Tony叹了口气，更加**放松**开来。这会很\*好\*。拍打是轻柔的，当然也带着典型的Gibbs式的效率，**每一下**都无误地击中目标。Gibbs老练地让他的**屁股热起来**。每次集中在小一块地方，就在它快吃不消的时候**移到**下一个地方，很快Tony的**整个屁股都敏感起来**。它在发烫，却并不怎么痛，一点刺痛刚刚好让安多芬升高，但不足以真的伤人。这是他挨过的最怡人最专业的愉快**擗**了——他**朦胧的**意识到，不是第一次，他面前的是一个大师级的top。

Gibbs**把臂**，**转**或**轻轻**的爱抚，**结**着手，**掌**抚摸着Tony**圆圆**的温暖的**屁股蛋儿**，**捏着擗**。然后他俯下身，朝敏感的**皮肤**吹了一口气。Tony呻吟着，腿分开了，老二硬了起来。

“哦，妈的.....这实在.....”

**又是**一阵气流拂过他的**屁股**，让他**兴奋**，他腿分得更开，**充满希望**的把他的**洞口暴露**在Gibbs的**面前**。Gibbs体贴地伸进一根手指，戏弄着**干口**，刺激着它，Tony在Gibbs的腿上摩擦着自己，**一前一后**他的老二现在硬得像石头样，渴望释放。

“请求发射。”他喘息着

“请求不准。”Gibbs坏坏地对他说，Tony叹了口气，喜欢听到Gibbs不妥协的口气。转眼，他发现自己平平地仰卧着，因为Gibbs又老练地在他身上表演了一次翻转技。接着，又转眼，他尖叫起来，因为Gibbs温暖潮湿的嘴把他的老二整个吞了进去。

“哦，妈的！”他在床上蠕动着，因为Gibbs老练地把他吞进了喉咙，一条胳膊放在Tony的胸前，压住了他温暖的屁股。感觉一阵阵地跳动，他的老二因为需要而疼痛，而Gibbs——这个混蛋——就那么吮啊，吸啊。这既奇妙，又完全无法忍受——他怎么能坚持得住？Gibbs用他的舌头\*那么\*做的时候，任何血肉之躯的sub都坚持不住，如果他马上被允许高潮的话，他马上会死于……

“如果你说的话，现在可以射了。”Gibbs说，撤回身子，用愉快的却有点邪恶的蓝眸俯视着他。

Tony射了。

几分钟以后，他恢复了过来，坐起来，看见Gibbs现在已经整整齐齐地穿好了黑色的长裤和衬衫。

“噢——你穿好衣服了。”他撅起嘴。“我还在想我能投桃报李呢。”他朝Gibbs的裆部点了点头。

“不。”Gibbs摇摇头。“我会过会儿要你，在你不防备的时候——我有种癖好，喜欢出其不意地要我的sub，你现在最好习惯起来，因为这会发生——许多。”他笑嘻嘻地说：“不过现在——现在我想吃饭。”

早饭，午饭，不管是什么，和昨天的常相似——Gibbs拿着吐司，Tony吃。他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共盘过——他从来想——所以他吃惊地发现自己有多享受这样。Gibbs从来不扣住食物，或者用它戏弄他——这就是分享，友善地，没有评论，感觉就像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吃过早饭，Tony起身，朝他原来的卧室走去。

“你要去哪儿？”Gibbs问。

“去找点穿的——因为你把我最喜欢的衣服都毁了。”Tony说。Gibbs狼一样地对他微笑着。

“它们挡了道。”他耸肩说。Tony翻了个白眼——他已经知道工作的Gibbs有多坚决，不允许任何事情阻碍他。他怀疑他衣服要那种特殊的人格特征付出重大的代价——也许从今往后，他什么东西都得买双份，就为了以防万一。

Tony打开衣柜,看着里面的衣服想着该穿哪件。几秒钟以后,他听见Gibbs走进房间随即他的top越过他的肩膀看着衣柜里面。

“那套行头。”Gibbs指着裆部镂空的紧身裤和高腰的网眼T恤说,这是他们在Atlantis的第一个晚上参加Athosis人的驱魔节的时候,Tony穿过的。“我们走的时候,他们不会和我们一起回去。”

Tony扭过头朝他的top笑了。“嫉妒,Jethro?”他问。

“嗯。恨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所有那些top都盯着你的屁股,想摸你。我不想再经历这种事,永远。现在你属于我了,小子。”

“私下展览也不行么?”Tony问。“只为你。”

“我更喜欢你光着。”Gibbs回答,拍了下Tony的光屁股。

Tony笑了起来他有一种感觉,从今以后,他会经常看自己。

他冲了澡,穿好衣服,然后到后灶暗想着Gibbs对余下的这天有什么计划。他到Gibbs在厨房在和什么人用无线电通话。他把胳膊肘撑在栏杆上,俯下身,沉浸在思绪中。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尽管他喜欢和他的top猫在房间里,但是他想在离开这个美丽的星球前,出去逛逛也不错。

他享受着阳光照在他头发上的感觉,像往常一样,没有听到Gibbs来到他身后。他发出一声惊呼,因为一双手出其不意地绕到他身前,把他解开了;接下来他知道的就是裤子被褪到他脚踝上,腿被踢开了。随即他感觉到Gibbs涂了润滑剂的手指压在他的入口上。他往后挺了下,张开嘴,让他的top能够更容易地进入。他朝自己微笑着,奇袭继续带来欢愉。他曾经幻想过在这里弯在栏杆上被占有,看起来这个幻想马上就要变成现实。

Gibbs匆匆扩展了他,接着他感到他的top润滑过的老二顶着他,要求进入。他努力张开自己,好让Gibbs占有他上帝,这感觉真好!弯着腰站在栏杆后面,他的top一言不发地挺进他的身体,享用着他,就像一个sub应该被享用的那样在Tony的身体里攫取他的欢愉。

Gibbs没有浪费时间在 前戏上。他抓住Tony的双臂,不让他动,然后在里面做着活塞运动。Tony喜欢他的重量,喜欢他双手在他身上的感觉,把他固定住,然后无情地操他。这从原始开始,充满占有欲,他喜欢Gibbs这样没有请求——就是掠夺。

他感到暴露,脆弱,被这样操着,Atlantis美丽的景色在他们面前展开,太阳温暖地照耀在他们头上。Gibbs一手停在他的胯上,另一手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后拉着,同时继续在身体里冲刺着。Tony喘息着他喜欢这样原始的感觉,被摆成这样基本的姿势,让他的top尽情地享用他。他已经体验过Gibbs很多不同的做爱方式,尽管他知道Gibbs能够像任何大师一样温柔敏感地摆弄他身体,但是现在不是这种时候。现在是Gibbs在提醒他他属于谁。



——而他喜欢他的 top让他感到自己的归属，真正地感到深入骨髓。

过去日子里他被抚摸过，爱抚过，吮吸过，高超地掌握过，在他们所有的性行为中，有一件事一直是不变的——Gibbs在性生活上一直是极期支配欲的。Tony怀疑他的身体结构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他的支配欲是与生俱来的，不管他做爱的时候可以多缓慢，多温柔，他在卧室里总是掌控一切的。

他还不准备缓慢温柔。他手缠绕在Tony的颈里，把他头像杠杆一样向后拉着，坚硬的老二在Tony的屁股里来回抽插着。Tony喜欢这无助的感觉，他的top好享用的时候不能移动分毫，几乎称不上是个参与者，除了事实上Gibbs如此大力抽插他的身体。他自己的老二现在硬得像根通条，但是Gibbs没有去碰它去解救他——经之前那奇妙的撮臀和口交，Tony怀疑现在Gibbs的脑子里只有他自己的欢愉。这是Gibbs在主张他作为Tony的top的权利，而Tony太乐意让他主张这些权利了。

Gibbs发出一声满意的低吼，射了出来。他放开Tony的头发，轻轻抚摸着它们，让他们恢复原样。仍然深埋在Tony的身体里，他靠过来，把下巴搁到Tony的肩头，在他sub的脸颊上印下一个吻。

“感觉真好。”他说。“上帝，我已经忘了有你这样一个sub是什么感觉了。这真美妙。回应我，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我；我不用抑制自己。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退了回去。Tony听他整理好衣服，攥他，拉起Tony的裤，把它束好，好像整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除了Tony能够感到精液从他身上滴下来。他甚喜欢那种感觉——他喜欢Gibbs在享用完他以后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

“将来……如果我一直让自己润滑好，准备好的话，会省点时间。”Gibbs在他耳边呢喃。“我不喜欢等——我想享用你，我就享用你。”

想到这，Tony的老二愈加硬了。成为Gibbs的性玩具，每当他的top有兴致的时候就就位，整个儿地让他兴奋。

“如果我忘了呢？”他问。

“你喜欢被干燥吗？”

“不太喜欢。”

“那就别忘记。”Gibbs对他说，宠爱地拍了他的屁股。

“你准备释放我吗？”Tony，低头看着被他硬挺撑起的裤裆。

“不。”Gibbs说，又拍了他的屁股。

“我能自己释放吗？”Tony问。

“不。”Gibbs重复道，发出一声轻笑。“我告诉你，Tony——你是我的；你的老二，你的屁股——你的每个部分。现在我负责你什么时候射精——而你**只有**在我说你可以的时候射。”

“**不能**打手枪吗？”Tony垂头丧气地问。过几年来他手和他的老二变得非常亲密，他不太能够想象没有每日手淫的生活。

“除非我要求你表演给我看。你偷打手枪，我会要你的屁股好看。”

“你怎么会知道？”Tony问。

“我会知道的。”Gibbs的声音粗糙沙哑，就在他耳边。Tony一刻也没怀疑他会知道。“不过别担心——我会给你绰有余的性事，让你快活，Tony，相信我。”

这是做sub的难处之一，Tony暗想。但是失去控制以后随之而来有这么多棒极了的事情，他可以抱怨，而且他毫不怀疑Gibbs会在性生活上满足他。说起来，Tony会是个要追赶他非常支配欲，技巧非常高超的爱人。

他转过头发现Gibbs就在他身边，他的top抱住他，给他一个长的湿吻。

当他松开他的时候，Tony凝视着他，感到一阵晕眩。

“Jethro.....昨天.....你带我去的地方——在我脑子里的。”他耳语道。

“嗯？”Gibbs把手放到Tony的肩上，抚摸着，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的sub。

“你会再带我去到那里吗？”Tony轻声问。

Gibbs朝他微笑着。“你喜欢？”

“嗯，哦，喜欢极了。”Tony点头。“我不是说我想一直去那里，或者是绝大多数的时候，但是我喜欢再去那里——经常。”

“并不总是容易把sub带到那里。”Gibbs说。

“但你能到？”

“当然。”Gibbs微微一笑，手指轻轻划过Tony的肩膀。“每一次。我只是说——也许你不总是喜欢带你那里的方法，但是你到了那里会喜欢的。”

“我知道。”Tony点头。“以前从没人带我到那么远的地方。甚至连接近的都没有。”

“我知道。”Gibbs耸肩。“绝大多数top——他们是在玩，他们感觉不到它，而绝大多数sub——他们只是在表演；他们不明白那必须是艰难的——如果容易的话，说明做得不对，一点意义也没有。带你去那里，Tony——这很美妙。我很荣幸再这么做——经常这么做。像你这样的sub凤毛麟角。你就是交出所有的事情——你相信我，你跟着我，甚至在你害怕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有多好。这是一个top需要感觉到的——他的sub对他彻底的臣服——你没有保留；你给了我所有的东西。”

他捏了捏Tony的肩膀，把他拉进怀里，又给他一个吻。Tony双手搂住他，紧紧地抱着他，热爱这种紧密。

“你怎么会知道所有事情的？”他问，鼻子蹭着Gibbs的脖子。“你怎么知道带我去到那个地方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跟着本能。”Gibbs回答。“就像你凭本能回应一样——从来没有在床上有过比你更本能的sub。”

“你总是这么善于做top的吗？还是你费了一番苦功才学到的？”Tony问，稍稍退后一些，好奇地看着他。Gibbs皱起眉，想了想。

“说老实话，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有些top会理解得那么离谱。拿Randolph Jordan做例子。当一个top那么胡作非为的时候，我的牙都痒痒。他得到了那么好的东西，却把它变得那么离谱。像他这样的top就是一点不明白做个top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我是一直知道它应该怎么样，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从什么时候开始？”Tony问，感到好奇。

“从我还是小孩子起。我从来没有过不是top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

“你能分辨出操场上所有其它小孩子会成为什么吗？在他们自己知道之前？”Tony笑嘻嘻地问他。“我一直能。远早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前我就知道——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嗯。”Gibbs若有所思地点头。“我脑子里把他们都分好了top和sub。我的爸爸们常给我很多很多麻烦，因为我会和所有的小top们打架，试图保护所有的小sub们。我每天放学后陪Tom Sampson和Ginny Blair回家，因为他们sub得那么可爱，我想照顾他们。我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因为他们住得不近。但是值得这么做，就为了保证他们安全。”

“沙文主义。”Tony露齿一笑。

“从不否认。”Gibbs回以一个微笑。“这只是本能，你知道？我喜欢需要我的sub。Top们能照顾自己，但是sub们是我的责任。”

“不是的 sub——再也不了。”Tony指出。“只有这一个。你拯救左边 右边 中间的 sub 的日子结束了，Jethro。现在你是我的——从现在起 另外有些人得做救人的事了。”

“嗯，只有这一个。”Gibbs吻着他的腮说。“我想我在这个人上 找到了对手。”他补充道，爱怜地揉了揉Tony的发。

“那么——刚才你用无线电和谁讲话？”Tony问。

“Abby。显然Teyla和Ronon邀请了一帮子人 今天下午到这儿 吃饭，他们欢迎我们也参加——Abby已经在那里，说她可以让Lorne回来接我们过去。你想去吗？”

“听起来很有趣。”Tony点头。“那么……我穿上你那么喜欢的那条裤 怎么样……？”

他快活地笑了，因为Gibbs的手成功地拍到了不是他的 脑勺，而他的裤上结实实地打了他的一屁股。

Tim感到紧张；这是他第一次和他的新top出去 除了偶尔去过几次食堂之外——他们都沉浸在探索对方里，没怎么探索外面环境的环境。然而，面对世界的同时，他希望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Ziva从卧室里出来，穿了一条紧的 黑裤子和一件合身的紫色衬衫。她看去很美，就像平时样，她看到他的时候，头发干，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属于这样出色的top。

“哦，这很好。”她低声说，一手 按着他的肩膀，绕着他兜了一圈，上下打量着他。

“我觉得很傻。”他红着脸回答。“人们会朝我看的。”

“我想让他们朝你看。”她说。“我想让他们看着你，知道 他不能碰你，因为你属于我。你藏在你的书呆子衣服后面太久了——人们应该知道 你的屁股有多好看。”

这些话让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她笑着吻了吻他的腮。

“没错，Tim——你看起来非常性感。只要想想——我可能是那种喜欢在公共场合展览他们裸露的sub的人——或者穿着那种后面镂空的，会露出屁股的裤子。你庆幸吧。”

他朝她微笑着，偷了个香吻。“我有——”他热诚地说。“我就是这想的，每时每刻 我不知像 这样的 sub怎么能配得上你这样的 top。”

她皱起了眉头。“Tim……你应该看看自己，就像我看你这样。”她说，把他领到镜子前。

她站在他身后，手指占有性地摩挲着他身上的绿色真丝衬衫。它紧贴着他的身体，颜色浓郁鲜明，很衬他的眼睛。他穿着一条裁剪考究的巧克力色长裤，远比他以前穿的裤子舒适贴身。他的脚上是一双棕色的Athosis靴子，和他常穿的皮鞋相比一样舒适，却远为性感。几天前Ziva在Athosis市场上给他买了这套行头。今天是他第一次穿。他的目光，就像一直以来的，落到绕在他脖子上的柔软的棕色项圈上。它在哪儿那么合适，感觉那么轻巧，隐隐地从他绿色真丝衬衫的领口露出来，看上去棒极了，非常适合他。

Tim看着镜中的自己，为所看到的感到吃惊。他看上去就像他自己，只是更柔和更服从，他再不会感到再窘迫。他四肢舒展，眼中闪着快乐的光。他是个深得宠爱，深得幸福的sub——而他的外表多少反映了出来。

“你是个美丽的sub，Tim。”Ziva温柔地对他说，手指轻柔地滑过他的乳头，它们立刻立了起来，他喘息起来。“人们会嫉妒我的。”

对此他并不确定，但是他必须承认，看着镜中的自己，他被自己一直揣测的那样远远配不上她。

“现在——最后一件事。”她把他转过来，拿起一条长长的银链。“你愿意跟着我的牵绳走吗，Tim？”

“非常高兴。”他小声说，心头微微一颤。他是觉得跟着牵绳走很安心——他sub之心中的某些部分渴望和top有迷幻的联结，和他们步调一致，如此醒目地显示他属于谁。

过他喜欢跟着Gibbs的牵绳走，但是这次更好，因为他会是Ziva唯一的sub——她忠诚地仆从，他想跟在她身边，在她需要的时候服侍她，在她危险的时候保护她——尽管他怀疑自己在这方面没什么用处，考虑到她是训练有素的刺客，能够徒手杀人——但是他的sub之心里的某些地方\*想\*为她这么做。如果必须的话。

在她充满深情的指引下，他慢慢开始了解自己是怎样的sub。他想服侍——他会在她身边跪上几个小时，如果她要求他的话。他不像Tony那么厚脸皮，那么调皮。他不需要被打屁股，但是如果她想打他屁股的话，他也会忍受——这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想过。她一直很耐心，对他很温柔，很宽容。他回应她，向她敞开身心，给了她一切。这就是他要的——一个可以崇拜，可以爱慕的top。

Ziva把牵绳的扣子锁到他项圈前的圆环上，然后把长长的银链握手中。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她对他说。

他们到达的时候，派对到达高潮。Abby和Lorne已经在那里了，还有许多其他熟

悉的面孔，包括Rodney、John、Ducky和Richard Woolsey。Ziva过去给两人拿饮料，Abby高声尖叫着朝他奔过来，抓住他，盯着他，好像她快爆炸了。

“Tim！哦，我的上帝！Tim！这是你吗？”她朝他上下打量着，他有些在她震惊的目光下脸红，而站直身体享受着。

“嗯，是我，Abs。”他笑嘻嘻地对她说。

“哦……她一定\*很好\*，”Abby大笑着。“照你样子来看。”她伸出手碰了碰他脖子上的项圈。“这真可爱。”她轻声说。

他的目光在她空荡荡的脖子上，原来那里是Gibbs的项圈，他的微笑消失了。

“Abby——一切都好吗？”他问。

“一切都很好。”她坚定地回答。“Evan说我们回到地球上以后，如果我们相处得好，他会让我在亲手做项圈。我看着它会长什么样都快想死了，可他老是藏着它，所以我还不知道——我也偷偷瞄一眼。”她眨了眨眼睛。“不过我不担心眼下没有项圈——因为我有别的东西。我想继续看——但是在这儿——如果Evan看见他，会杀我，他不能到处炫耀，可我忍不住。”

“炫耀什么？”Tim紧张地问。

她偷偷指了指自己的胸脯，他透过她的T恤衫依稀看到了穿刺首饰的轮廓，这次，他\*真的\*脸红了。

“我等会儿继续看——等Tony来的时候他会想的。”她笑着说：“但没有别人——Ziva不行，Gibbs也不行，连Ducky也不行。只有sub——否则对Evan不公平。”

“Tony要来吗？他好吗？”Tim问。自从Tony被救回来后，他还没看过他。每个人都保证Tony很好，但是他忍不住要想Tony肯定经历了些什么，让每个人都对此守口如瓶。

“我猜的。”Abby皱起眉。“他和Gibbs躲起来好几天了，所以我猜等他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一切都好了。”

“我有点希望他不在这儿。”Tim承认道。“他会取笑我的，Abby。”他解释道，脸又红了。“我是说——看看这个——戴着Ziva的项圈？他会取笑个不停的，我会连几个星期成为的笑柄。”

“我倒想说不会这样，可我知道他会。”Abby高兴地说。“或者……也许不会。”她嘟囔道，目光越过他的肩膀。“哦，妈的，哦，我上帝。”

“怎么了？Ziva没事吧？”Tim问道，紧张地转过身。

“哦，是的……只是——看看谁来了。”Abby说，指着那边。Tim的目光穿过人群朝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随即大声吹起了口哨。

“哦，我的上帝。”他附和着她。

“是啊——所以当她取笑你时，正好可以取笑她。”

Tim咧开嘴笑了——她说得没错。Tony正穿过小群，脖子上挂着明晃晃，亮闪闪的金属项圈。在他旁边，Gibbs一手握着Tony的牵引绳，另一只手牢牢地放在Tony的屁股上。他们就像John和Rodney一直以来的那样走着——两人的步伐完全一致，总是同时停下、起步。两人的身体就像一个人那样运动着。Tim知道这样top和sub，肯定对对方的身体有亲密的了解，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他们也，相当明显地，最近做过。很多次。他猜测，根据Gibbs放松的肩膀来看，通常他的肩膀总是绷得那么紧，还有Tony脸上的笑容。

他看着Gibbs接过Teyla递给他的食物盘子。她朝他礼节性地鞠了一躬，看看Tony，又看了看Gibbs，眼睛闪亮了一下。

“我想这里只需要个盘子。”他听见她说。

“是啊。”Gibbs朝他微微一笑，然后看着Tony——Tim觉得他从来没有看过Gibbs有过这样的表情。它柔软温和——这个词以前他从来没有和Gibbs联系起来过。他的表情里还有些别的东西——保护，爱和强烈的自豪。

“哇哦——Gibbs迷上Tony了。”Abby喃喃地说。“我就知道！也该是呀。”

Gibbs又起一叉子食物吃起来，然后又抄了一叉子，递给Tony。Tony正忙着说话，可他停下来，吞了一口吃的，接着Gibbs回答了他，双眼凝视着的sub，目光中闪烁着怜爱。

“他们已经共盘了。”Tim说。“哇哦——那么快。”他和Ziva还没走到那一步呢，尽管她圈了他。对Top和sub应该何时开始共盘并没有硬性规定——但是他本能地知道Ziva还在慢来，小心不吓到他。所以他并不惊讶她还没有提出共盘。

“他们看上去就像已经共盘\*好多年\*了。”Abby评论道。“瞧瞧他们！”

她说对——当一对伴侣刚开始共盘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经常很做作，他们的身体语言会清楚地显示这将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可Tony和Gibbs看起来完全的自然，放松，似乎这根本就不是件新鲜事儿。

“这到底是时候发生的？”Tim问Abby。“我是说——我懂的最后一件事，还是Gibbs为了搞砸了Rodney Sheppard那档子事，每隔五分钟就打Tony一顿屁股……他们怎么从那样发展成迷的？”

“我知道。”Abby摇着头说。“不过……我想也许在他的脑子里，他们两个

就是这样的。已经很久了。也许这解释了一起。”

“Tony和Gibbs？”Tim问，有点吃惊。“我是说……我允许我他俩之间看到些什么，可……你真的以为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哦，不是。”Abby自信地说：“我是想，在他们心里，多年来他们一直是这样的top和sub——他们就是从来不对对方承认。现在——他们显然承认了！”

“Gibbs看起来……这个，很快乐。”Tim说，瞪着他头儿，他在笑，眼睛放着光。“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

“我就知道Tony对他有好处！”Abby笑眯眯地说。“感谢上帝，他们终于送作堆了，这一定是全宇宙历史时间最长的前戏。”

“Tony被绑架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Tim问他。“你知道，对吧，Abby？”Abby的脸色变了，她若有所思地咬着嘴唇。

“是的，我知道，但我不能告诉你，Tim。我确实知道那糟糕，但是那得由Tony来决定。怎么对你说我想差点失去Tony才让Gibbs承认了他俩的感情，终于！”她翻了白眼。

“我一直知道Tony想要Gibbs的注意，但我以为那是因为这，Tony，”Tim说，“总是和屋子里最强壮的top调情——并且让我们面对现实吧，Gibbs总是屋子里最强壮的top。我点知道那是认真的。”

“哦，是啊。”Abby笑了。“我想那一直是认真的——但他俩是傻瓜，从来不能向对方承认。Tony讨厌在top面前示弱，所以他总是玩那套愚蠢的把戏，假装他是在和Gibbs调情，就像他和任何强壮的top调情一样，而Gibbs被以前的那感情伤的那么深，总是假装根本不在乎Tony和谁调情。我猜他俩都在骗人。”

“直到Jordan出现，撕破了他的伪装。”Ziva来到他俩身后说。她递给Tim一大杯不知名的饮料，他小心地嗅着它。

“你想让我喝醉吗，Ziva？”他问。

她大笑起来，宠爱地拧了下他的屁股。“我用不着。”她对他说。“这个已经属于我了。”她小声说，拍了拍她刚才拧的地方，他脸红了，她又笑了起来，吻了吻他。

“你真可爱，你知道吗。”她对他说。

“嘿——那是那个亲切的小老太太告诉Gibbs说我们都会死的那个。”Abby说，指着被Teyla叫过去和Gibbs说话的Mara。“我猜，这让她搞错了。”

“准确的讲，她并不是那么说的，Abby。”Tim指出。“她对他说的时候有五个，但是走的时候有个……然而除了Tony，我们都不戴他的项圈了，也许她是



的。”

“Ducky呢？”Ziva皱起眉。

“哦，我刚才看他了——他没戴项圈。”Abby说

“那么她是真的。”Tim沉思着轻声说，仍然注视着Gibbs和Tony。Tony看见他眼睛发出调皮的光。他挥着手，同时打断了Gibbs，很快地说道：“哦，上帝，”Tim叹了口气。“这就来了。”

Gibbs解开Tony的牵绳，但是之前先占有性地亲了亲他的嘴，然后拍了下他的屁股，Tony朝他们的方向跑来

“感谢上帝！”Tony来到他们面前，方说：“那个老太吓死我了。”

“她还在对Gibbs说预言吗？”Ziva问。

“没有——就是一大堆废话，什么Yedahl和个Sedahl结合在一起是宇宙罕见的礼物啦，他们一起可以开启真的秘密啦，等等，等等，等等。”Tony说：“可是，嗨，我可不想和她说话，因为菜鸟站这里，戴了项圈，而且，如果我没搞错——让我们面对现实，我从来没搞错过——已经不再是麦处男了。”

Tim吃惊地发现自己没有脸红，相反的他是打量着Tony的新项圈，目光带着衡量眼神。

“Gibbs还每天打你的屁股吗，Tony——还是这个新项圈意味着他找到了别的办法对付你屁股？”他问，挑起一根眉毛，让他非常高兴地，Tony真的脸红了——这是他第一次设法占了Tony的上风，他开心极了。

“嗯，我发现我离开的时候，你不光学会了性事，McGee。”Tony嘟囔着。“噢，我们的小菜鸟长大成人了，真是热泪盈眶啊。”

他假模假式地抹了眼睛，Tim翻了个白眼。接着他注意到了Tony手腕上的伤痕——它们已经变淡了，但是伤疤很深。Tony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他的神情变了，目光沉了下来，他拉了拉衫袖子，想盖住伤痕，但是他们都注意到了。Tony朝地看了一眼，然后抬头看着他们。

“我猜我拒绝访客的时候，错过了很多事情。”他轻声说。“Ziva——恭喜；伤害Tim，我会把你打成两半。Tim——恭喜；伤害Ziva，我会非常，非常吃惊。”他微微一笑，一下。

“也恭喜你，Tony。”Ziva说，她的目光固定在他颈间闪亮的新项圈上。“不管身上发生了什么，起码让你和Gibbs明白了重要的事情——对吗？”

“嗯，我猜是的。”Tony耸肩。“关于那个——Jordan把我绑了起来，抽掉了我身

上一半的血。然后他狠狠抽了我一顿，Gibbs和Sheppard赶到的时候他要强奸我，然后割开我的喉咙。他们刚好赶上。那些事情都没有他拿走我的项圈那么痛。我觉得很没脸，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弱得没办法阻止他。”

“我的上帝，Tony——那不是你的错。”Tim说被听到的事情吓坏了。难怪Tony不想接待访客。不管Tony怎么说自己，上帝知道他做得够多的。Tim知道那都是烟幕——私下真正的底下他总是那样的。Tony讨厌向任何人承认软弱，尤其是对一个top，让他正视自己不能阻止Jordan拿掉他的项圈，肯定让他很难过。

“理性上，我知道这点，菜鸟。”Tony叹了口气。“感情上——有一阵子那很艰难。在我好之前，Gibbs一直没有再圈我。我忍不住要他在责备我之前让Jordan拿走了它。”

Tim抬起手碰了碰自己的项圈，想有人拿走它，心中不由得一紧。Ziva把它放在那里——他是她的妹，没有人要强行拿走它……这会是对她的背叛，对他们共同拥有的东西的背叛。难怪这件事对Tony的影响那么坏——特别是，照Abby说的他和Gibbs坠入情网已经几十年了。

Ziva伸手搂住他的腰，靠着他也感觉到他的悲伤，而他很高兴地发现她的存在让他感到安慰。

“你应该为我说这些的。”Ziva说。“你不肯见我，我很生气。”

Tony点头。“嗯，是该生气。我是想让菜鸟对我瞪大眼睛，同情我，而你用拳头砸墙，大吼大叫，Ziva。”

“那是真的。”Abby抱歉地对他说。

就在这时，Gibbs和Ducky走过来加入了他们。

“嗨——自从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块儿，解决案子起，这是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Abby指出。

“这，事实上，Abs，\*我\*解决了案子。”Tony说。“我点也想吹嘘，可这是我优秀的侦探工作，仔细查看了所有档案，最后破了案子。”

“只是在你差点逮捕可怜的Rodney以后。”Abby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做了那种事。”

“好吧，所以那不是我最优秀的时刻，但是我还是解决了案子！”Tony说。“是吗，头儿？”他转向Gibbs，寻求肯定。Gibbs朝他微微一笑，翻了白眼。

“嗯。”他说，随即拍了下Tony的后脑勺。“没人喜欢油嘴滑舌的家伙，Tony。”

Tim发现自己沉浸在熟悉的戏谑里，微笑了起来。看起来不管发生过所有事情

不管现在有没有 Tony带着 Gibbs的项圈，他们 仍然 是个 集体。

他看着 Gibbs，注意到他任 top的目光 很少离开 Tony的脸，他不知道 为什么 以前会害怕top。当然，Gibbs偶尔会很恐怖，但是 top们也是人，不像他以前一直以为的那样令人恐惧，不可接触。Tim不害怕 Ziva，Tony看起来也不 害怕 Gibbs——事实上，Tony看起来 就像一个 疯狂地爱着他 top的sub，他俩是平等的。

他感到Ziva的手 伸进了他的 掌心，他 低下头看着 她另一手 拿起他闲挂在项圈 上的 牵绳。她占有性地把它绕在自己 的手指上，他 朝她微笑着。Sub和top的关系，以前 对他来说 一直是个谜，现在似乎完全 彻底地清楚 了他不知道 为什么 居然会为这么 简单的事情困惑 过。

Gibbs和Tony，Abby和Lorne，John和Rodney，Teyla和Ronon，Carson和Steven，Ducky和Woolsey——还有他 自己 和Ziva。

都感觉非常 对头。

~\*~

“你知道我 该告 告别。”他们一起走向控制室的时候，Rodney嘟囔着。

“嗯，我知道。”Jordan按着他sub的肩膀，让他紧张舒缓了点。

“这就像 我们 离开另外个 宇宙 时一样。”Rodney小声 说。

“嗯，不过 奇怪的是，你第一次碰到别人的时候 恨他们，结果 却和他们 经历了疯狂的 结合仪式，所以 到该说 再见的时候，你成了他们 最好的伙伴。”John指出。

“那有什么 好奇怪的？”Rodney看着 他说。

“这，你可以在刚碰到他们的时候 就好 对他们，也许有很小的机会发现 他们 其实还不错。我是说，拿你和Tony做例子。”

这是 种奇怪的友谊，John心中暗想，他俩 应该没有任何共同点，可他们 似乎有 种奇怪的默契。Tony喜欢带坏Rodney，而 Rodney享受和他的 友谊，和这么一个 善于和人相处的sub，完全不像Rodney自己 那样受社交障碍的煎熬。

Tony似乎对Rodney着了迷，他俩像老朋友一样地 开玩笑，不停的相互嘲讽，脸上一直带着 那种愚蠢 的笑容。几天前，当John和Gibbs忙威胁评估的时候，Tony甚至说服 Rodney进行了一次灾难性的小 飞机 旅行。并不是 Rodney的飞行 有多糟糕，但是Tony刺激他开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超过他 平时舒服的范围，两个 又担心又生气的top被迫实施了一次临时的 救援。Rodney和Tony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都 没法 舒服地坐下来。

“还有Abby——Abby也很棒。”Rodney轻声说他的肩膀又隆了起来。“我该去告别。”他重复道。

他们走进控制室，发现Woolsey已经等在那里了和Ducky一起度过时光对他有好处；这些天他更放松了，相比以前，不那么拘泥于规则条例了。因此，他和John相处得颇为愉快。在星门之前，NCIS小组的行李和证物盒子堆在一起，等待着准备出发。Rodney跑上楼梯，检查着星门的状况，把John留在楼梯下面，等着说再见。

走廊里传来一阵响动，Lorne走进了控制室和Abby手牵着手。

“不会很久的。”他在对她说——她看起来像在哭，他显然在努力安慰她。“再过几个星期，我就会和你一起待上几个月，碍手碍脚，把你烦死。”

她什么也没说——晶莹的绿眸说出了一切。他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紧紧搂住了她。

“我真的认为人需要写一本关于古人建筑的书。”一个声音说。Ducky、Ziva和McGee走进了控制室。“当然，建筑不是我的爱好，但是谁会不欣赏那些闪光的尖塔呢？”

“呃，这个……这些闪光尖塔的存在是绝密的，Ducky，”McGee指出。“所以，我想你不能实际出版这本书，如果你的确去写的话。”

“我我会去写的我亲爱的小伙子。”Ducky说。“你是个作家！”

McGee看了看Ziva，她朝他微笑着。“我让他忙得没时间写了，Ducky。”她对医生说。

Ducky微微一笑。“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亲爱的。”他说，自个儿对自个儿笑着。他走过向Carson和Steven道别，他俩站在一边，等着他告辞。

Ziva领着Tim走到Teyla面前，Ronon跪在她身边，头低着，一动不动。John苦笑了一下——Ronon也喜欢告别，所以Teyla让他进入深深的臣服，免去他实际的参与。对这个小子来说，他在这儿就够了——他会讨厌让别人亲眼看到NCIS探员们的离去对他的影响。

Ziva和Teyla分享了个长长的衷心的拥抱；John知道她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显然有什么发生了。

Gibbs和Tony最后走进了控制室。

“我是说那是整个系列里面\*最好\*的电影。”Tony在说。“我是说它比第一部好。不过没有第四部好。”

“Tony——我看起来在乎这个吗？”Gibbs问，一只手抓着Tony的手腕，另一只手放

在他的屁股上——John有种感觉，在他们余生里，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是这样子。

“你的问题，Jethro，是有点不理解流行文化。等到我们回到家，我准备把你绑在沙发上让你乖乖看完这个系列里的所有十部片子。”Tony又对他

“等我们回到家，如果有人要把别人绑起来的话，那肯定是我。”Gibbs反驳道。

Tony笑着靠过去，从他的top那里索取了个吻。“你说得好像那是坏事情一样Jethro。”他轻轻地低语道。

John感到心底有种熟悉的感觉，当Rodney在附近时，总会有这种感觉——当他他的sub耳鬓厮磨时，似乎他体内的某种东西会放松下来。果然，一转眼，他就感觉到Rodney的身体了。过来，手和腿相互碰触着，就像他在一起是一直做的那样。

Gibbs走过来，和他说话，Tony在他身边。

“Rodney——我想这次星门没有任何问题，进行星系间传输吧？”他问，挑起一根眉毛。眼睛闪过一丝狡黠。Rodney立刻脸红了。

“它工作得很好。”他嘟囔着，眼睛盯着靴子。Tony朝他笑了，用脚尖捅了他一下。

“记住我跟你说的，Rodney——只有在你知道能脱身的情况下才撒谎。说谎守则101里面的第一条。”Tony又对他

“我很高兴你要带他回家了。”John对Gibbs说，“他是可怕的影响。”

“不管我带到哪里，人们都说。”Gibbs叹了口气。“还有，Tony，如果你还要对我撒谎，你会一个星期都要脸朝下睡觉。”

“是Jethro。”Tony笑嘻嘻地说。

Gibbs又打了他后脑勺。John觉得如果有任何人能够让积习难改的Tony就范，那就是Gibbs——同时他认为Tony，作为回报，对Gibbs有好处，让他开心，同时让他保持机警。像Gibbs这样的top，需要不断的感到挑战，就像Tony需要个既深爱着他，又能控制他的野性的top一样。

“我想感谢你的款待，Sheppard将军。我很抱歉Jordan对我的病态仇恨，累了你和你的人。”

“他确实道歉的。”Tony插了进来。“所以他是真的。”

“这不管这种环境，很高兴碰到你们这些家伙。”John回答，也是真的。他回想起来，Gibbs和他的小组没有出现的话，他和Rodney之间会发生什么。他觉得这不会有啥好结果。John是个强壮、自信的top，但是会第一个承认他从Gibbs那里学到了些

东西。他觉得那也不是单方面的——他注意到Gibbs经常观察他和Rodney在一起。他希望这多少帮助了Gibbs最后下决心面对他对Tony的感情，把那个奇特的项圈套到他sub的脖子上。

“再见，Rodney。”Tony拍拍Rodney的胳膊说，“永远别让top们以为他们赢了。”他大步地对着Rodney耳语。

Gibbs翻了个白眼，向John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将军。”他说。

John紧紧地握手。“我也一样。”他回答。

Gibbs转向Rodney。他看着John，后者假装想了几秒钟，然后微笑着点点头。Gibbs伸出手，Rodney握住了它。John不再感到威胁了——有Tony在牵绳的那头儿，Gibbs有的忙了——而且从这个时候起，Rodney会对John以外的人另眼相看了？

接着，Gibbs转过身，Tony也跟着转了过去。两人就像一个人那样行动着。

用他眼睛的余光，John看见Ducky在Richard Woolsey的唇上印下一个深情的吻。

“我盼望你的访问，亲爱的小伙子！”他说。Woolsey看起来有点忧郁，John猜他会想念和蔼的医生。他在脑子里记下以后要试着让Woolsey参加更多的基地上的社交活动。

Abby奔过来，抱住了Rodney，差点把他撞倒，他们拥抱了很长时间。接着她抱住John，也紧紧地抱着他，最后奔回Lorne那里，索取了最后一个吻。

NCIS一个接一个地排在星门前，看着他们的物品放在带轮子的大箱子里运走了，最后只剩下他们六个人。

他们在那里站一会儿，John最后看了他们一眼。Ziva站着，背靠着她sub的腿，贴着他——Tim McGee是个高大的男人，她显然喜欢他的坚实。他同样显然爱慕他美丽的top。他们等待的时候，一条胳膊松地搂着她。Ducky站在他们旁边，Abby的手牢牢地挽着他的胳膊。他在用安静温和的语气和她说话，她拼命点头，强忍着泪水。

Gibbs和Tony加入了他们。Gibbs一手紧握着Tony的牵绳，另一手放在他的屁股上。他们停了一会儿。

John记得他们刚到时候，从Daedalus下来，Gibbs手里握着他们所有五个的牵绳。现在他有一根了。然而，尽管这样，John觉得Gibbs看起来像换了个人。他也许失去了好几个sub，但他赢得了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因此，他看起来放松，快乐，正是个像Gibbs这样的男人应该有的样子。

出现了一阵波动，他们朝星门走去，转眼之间，他们消失了，这个地方立刻显得空旷了。Rodney靠向John，寻找他top的安慰。John挽住他的腰，搂紧他。

“一切都变了。”Rodney悄声说，目光低垂着。

“嗯，一切都变了。”John说，“然而一切都变。”

他用一根手指抬起Rodney的下巴，深深地吻着他的双唇。Rodney融化在他身上，就像是一个top能够希望的顺从的sub。

一切都变了——发生了很多事情，过去几周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忽而高潮，忽而低谷——但有些事情从不变，永远不会变。

“我们会舍去。”他对Rodney低语道。“我真的想对你做些事情……”

——全完

This story is archived at [www.xanthe.org/hiding-in-plain-sight/](http://www.xanthe.org/hiding-in-plain-sight/)